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八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1/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615 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八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六卷

〔明〕魏良弼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熊劍化徐良彥刻本

一

東遊集一卷

〔明〕黃金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一〇〇

端簡鄭公文集十二卷

〔明〕鄭曉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鄭心材刻本

一〇九

婁子靜文集六卷

〔明〕婁樞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王元登刻重修本

四九九

海樵先生全集二十一卷(存卷一至卷十八)(一)

〔明〕陳鶴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陳經國粵東刻本

五八八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

六卷

〔明〕魏良弼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

熊劍化徐良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水洲文集

四卷》提要

刻魏水洲先生集序
蘓洵伯諫論君子非之蓋謹嚴
于心術云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何言術哉高烱端本濟源重觀
其素是故平居驟正心誠意之
學而臨事言勿欺之忠豈未之
見也欺莫大於好名而作于用
氣名者烈士之所徇意氣所激
業已不涉信情而不同於德性
此何以故蓋德性無所倚而氣
骨倚德性無盛衰而氣骨盛衰
所謂毫厘而千里者也語曰知

我宿天壽夫惟無遜世不知之
悔而後可與天知惟可與天知
而後有歎之累絕而靖獻之路
清是故不喜事不必避事不懼
禍不必得禍功見言信端委朝
廷之上無驕志藉令言與身名
俱拙行吟澤畔歸骨青丘而喪
牢騷抑鬱之惑此非學問君子
其孰當此哉往余暨水洲先生
哥能於尚書李公蓋三杖
輟下而意未忘

國當提帥具五刑先生受繫匍伏

得賜死凝然不亂以大司馬奉
上寬赦命出輒騎帥拊其背致慰
藉語先生方假寐形羸息憊二
出人如無事也吳大府毋加疏
勅求嘉應慧星變令其疏具杜
當是時

肅皇帝天威嚴重言畢府稍不當
則試鼎俎矣求嘉魯大禮之議
當

上意此何異履席尾批逆鱗且天
道遠先生儒者不習星官之學
至欲以不可知出事犯不可犯

之賢臣而試不測之淵豈不足
寒心哉永嘉太無何慧滅斯難
言矣豈先生發端勲愈真不緣
意或觀名之私上帝臨之耶將
平生之大概屋漏之神明對祖
宗於九京通萬物爲一體者非
一朝一夕耶抑志氣之適符耶
子白余觀魏先生事知天爵之
非遠云先儒言先天而天弗
違志一之動氣也後天而奉天
時氣一之動志也果然與其然
與先生少受學余姚超然言悟乃

四

其辨義利之防明人倫之理謹
冥之行動小物之戒固非空
譚者所敢望方其賜珥而歸著
書西竺者卅十年簞瓢屢空泊
如也余猶及望見先生凜然莊
洞然無域能以微言正義發人
浹痼之疾遂使知者解頤悔者
流涕而無援引傳會之弊史稱
劉安盡受學涑水後卒以諫顯
要其指歸於誠意余謂三代而
降明于勿欺之指而不恃所聞
者余於元坤豫章見之琴亭熊

四

五

侯福阿淩水徐侯季良皆先生
里中後來之雋胥志節聞先生
事輒津津二向往刺吳集方今世
道日非旣當流涕太息者視嘉
靖不啻什百

主上用寬博駕馭群臣既奏牘不

六

六

當上指置不治內廷不聲止輦
轂然不設鼎鑊非胥先生不測
之遭顧余竊憂出矣千金之劑
試之烈火雖鍛煉猶藉精不漬
之沙泥之中十年不試則衣且
傳之曹沫胥言一鼓住氣再而

客三而竭主不明先生之學
猥云用氣毋論偏正即在今日
盜竭之勢且未可知表先生者
其胥溪瓦之思耶

萬曆丁未穰八月朔南昌後學

劉白寧頻嘗撰

七



零閏後學孫民表敬書

題魏水洲先生文集

太常魏先生存

肅皇朝為名諫臣其時君臣最
相信而進退之道又最奇吾
乃知聖人作用非常而窺君
子事君之微也聖人之作用

一

不根于耳目知見而根于性
靈君子之事其君也亦然故
其感不測而其相遇也獨知
而不可以告人今夫人主不
宜與臣下以所取而人臣不
得觀上之所與以為取也與

臣下以所取雖好直之君不
能試百鍊之臣觀上之所與
而取之雖謹言極諫之臣而
純白不信于主此耳目知見
之為患歷千古未有能破除
者也聖人之權在神明陽而
二
挽之以陰吐之若不可犯也
乃又噓而茹之聖人純以性
靈用而人不能知也聖人乃
以我之不可知者而窮其臣
之所安故純氣之守常信于
雷霆而商賈之小忠技窮于

鼎鑊由此言之臣主相遇之
微政不可以尋常論也先生
以敢言中

上忌霆擊而垂折血肉淋漓獄
邱創未起矣乃輒召輒遷已
召且遷輒又諫諫輒又杖已

三

又再諫至于露章論永嘉不
法事幾啗權相之口而

上已亟賜骸骨歸矣此其間獨
知相信迄今吾輩臣子思之
有堪慟哭而不能已者無論
先生當日事也

肅皇之御其臣也

聖性作用翕張驅使而當時觸
之即糜者或其臣一時精氣
所激未能派通透徹使然夫
聖人如大鑪鍛鍊多而純金
出聖人之實其金也緊其鍛
也而純金以鍛鑪為造化故
性地純白如魏先生者

四

肅皇轉展困苦鍛其勁而予其
完乃魏先生之信乎其君則
又不在語言意氣間矣孔子
曰信而後諫夫必如此乃為

真信也。鼎嘗讀魏先生著述，大約原本良知，為陽明先生指授弟子，光明洞達，根于一心而徹於天地萬物。則魏先生性靈之用，固在精微耳目，知見乃無倚著其微于聰明。睿智之聖人，以此也。斯道也，其在古唐虞性之之世乎？聖人代作而臣子如先生者，國家寧有幾人？則又不能不三歎俞樾令公神阿之為人，也能于聲色之外超然而獨得。

者其剎先生之集，夫亦真有其質焉。敢述中之所得以叙之。且以質令公，其以我能讀先生之書否也。

丁未孟冬望日翰林院庶吉士華亭後學張鼎謹撰



理學名臣水洲魏先生文集叙

太常魏水洲先生吾鄉聞人學宗良知為王文成高弟文成每於坐上目先生曰擔當世道力行所知將在此子今松陽以學為治民化而思之尸祝及其殤子

世廟之初英武獨斷御羣下以不測先生在諫垣極撓撓其所不可枉于

闕下者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上訝其不死會收赦已或遷一官先生于死生榮辱之際益浸漠如笑其大者在指陳星變以首斥

時宰而哲字為之改舍當此之時直聲動天下燕市羣兒有鐵衣門之謠金吾校領心為感動願從先生解去先生由此歸休托不朽于林下者四十年先生每諫入極越其草曰孔子以微罪行自許勿欺奈何其以直市也以此疏多不傳歟之日詔其子孫曰予平生仗忠信

皇天鑒不得已之言后土憐窮速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又曰予是世人生而無述迄歿乃多隱德狀不如其為人予行其事

著明于天下知我罪我聽之慎弗狀
古稱鄉先生歿可祭于社吾無可祭
非汝所得要清謹識吾言毋重貽以
所不顧也以此先生無狀誌十年而
如得議祀予小子幸與先生同里
請得言先生居鄉事先生與鄉人
慶情味真至接引後進禮恭而言
厲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且稱稱
其說以教家至今長老感慨時事
輒曰魏水洲有云其偶然者流焉
方語而深切者垂為法言痠痛則
向藥早涼則向披先生因而付之

各畢所取水純有梁水溢則有垓數
十年來水國之民恃無饑溺父子兄
弟有私則誅然悔曰幸不使魏水
洲聞之高里顧化爭訟之息人有
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客生兒
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為
瑞稻初登果未落家有老人不敢嘗
必以奉先生其為鄉里所親敬如此
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自明而誠
生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
情自相應照故能使天回象君父
易慮士大夫永思其至而愚夫孺

子之微于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
之天下智愚疎戚萬有不同孰與良
焉予爲兒時從長老望先生于古槐
堤上鬚眉如僊道采暎樹于時已覺
童心自失比長與先生偕揖讓于先
生墓左講誦有堂每一陟降則肅
肅如聞所未聞退處其室屏牖盡
歲銘財起不敢偃仰其英毅作人有
如是今大司成劉公雲嶠以風節表
後學特嘔慕先生而問遺于溧水令
徐季良季良以予爲先生里兒屬
予識其小予採之師儒所誦習四方

所傳錄合疏與詩文僅得若干篇以
備參考少許勝多與言益貴丑其貴
者而先生之大全睹矣先生諱良弼字
師說水洲別號新建人官至禮科都
給事中隆慶初晉秩太常少卿
今上嗣服
詔進一階年八十四卒其勝友則鄧東
郭羅念菴歐陽南野諸公相與倡
和于道德一祀名宦一祀鄉賢一並
祀羅豫章祠再特祀豫章先賢
祠皆後先生歿十年事至今而劉
大司成後徵其集以傳于世雲間

洪洲王公緒名流著有道統
考特筆先生于羅達夫之後且欣
然取焉校讐其異地相感如此

里中後學雲間令熊釗化神阿父謹識



雲間後學周裕度書

魏水洲先生集叙

子雲有言世無尼父則西山
之餓夫東國之絀臣惡乎聞
余初未敢以為然今讀魏水
洲先生集而始信其不我欺
我水洲先生者江右新建人

也在

肅皇朝為名給諫在南國為賢
薦紳在王文成公之門為傳
心高足往余令清江去新建
厓百里而遠先生之高節清
風亦既耳而目之矣自楚歸

里以荒牧之暇輯道統考一書
嘗慕先生行畧繼

國朝理學名臣後而猶恨不獲
見先生著述之全歲丁未豐
城熊際華公來令我華亭偶
以南雍劉司成雲嶠公溧水

二

徐令君岩谷公所裒輯先生
遺言示余不覺欣々動色蓋
嚮往於四十年之前者一旦
快睹於四十年之後不啻異
代珍竒復出今日夫文之為
道陸平原論之詳矣而其大

旨要辭達而理舉歷觀自古
握珠璣工組織如東西兩漢
作者雕蟲之彥競推為執林
孔孟而於斯文之正印則高
謝未遑非以徒侈於言而遺
其所以言乎今先生集具在

三

其所結撰不煩繩削而辭達
理舉動合典則始知先生之
文非鼓吹詞林之文而羽翼
聖真之文也先生嗜道不汲
汲於噉名故其集俱散漫幾
同秦火自南雍溧水華亭三

公闡揚閎輿收叢殘於沉埋
剝蝕之餘先生之集始賁若
揭日月而行即後之談道者
亦得沾其餘溉則先生固西
山東國之流亞而三公者又
先生之尼父也適熊侯以先
生集繡之木而余為引其端
若先生之立朝風采師受真
詮則前三序已悉之矣余何
庸贅

雲間後學王圻譔



同郡後學王三省書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

目錄

卷之一

奏議上

應制陳言疏

處決重囚疏

糾正貪邪疏

乞罷不職大臣疏

乞賜罷免大臣疏

乞賜罷大臣重任疏

卷之二

奏議下

乞恩罷黜疏

乞賜矜原疏

振餘財以足國恤民疏

究欺罔以重王言疏

修飭武備疏

急救饑荒疏

魏水洲先生文集 目錄

一 一百〇九

乞宥罪赦過疏

乞恩放回疏

恭謝 天恩疏

卷之三

書簡

簡撫按特建陽明王先生祠

答東廓鄒司成等

寄王真菴戚南玄

答念菴羅太史

魏水洲先生文集

目錄

二二

寄李振之

復南野歐陽宗伯

答高苔堦

答魯江裴正郎

復羅麓會諸君

奉陽明王先生

與劉司理

與聶雙江

與歐南野

與錢平崖

與曾前溪

與熊璧山

與魏敬吾

與李梅崖

與陳方伯

與太學熊省齋

與熊特受

與憲副文宗蘇舜澤

魏水洲先生文集

目錄

三二

復張北川大恭

寄歐南野年兄

與松陽諸生

語錄

示諸生語凡十四條

示諸生惜陰說

丹陽書院示諸生警語

養靜語二條

寬嚴說

季考諸生策問

問庠序學校

集義說

行有不慊於心要

附松陽縣社學條規

卷之四

撰述上

重修王陽明先生祠記

祭陽明王先生文

魏水洲先生文集

目錄

四
四十七

送少司空鳳竹徐公赴任留都

蘇舜澤詩集序

慶王東村夫婦七十序

葉豐川文集序

壽雙橋周年伯六十序

壽少司馬南溪丁先生七十序

賀翰林檢討范含虛六十序

送省齋熊君謁選序

送都憲傅應臺年兄移鎮關中序

南昌府儒學記

卷之五

撰述下

松陽縣誌序

祭裴魯江文

桐鄉少府戴君墓誌銘

廣西僉事況公行狀

再祭旗纛之神

詩賦

魏水洲先生文集

目錄

五
百九

四言偶出三首

五言偶出一首

雨後

題寧都黎育民號養拙

懷襄魯江同年

偶題

贈妻叔甘泉汝通宰黃牛驛

七言寄李吳西司諫年兄

夜立文殊臺

孤月上人

謁嚴子陵祠有感

偶題扇面二首

秋臯孤雁二首和傅先生韻

閑坐

偶成

贈魯江裴年兄

和白沙讀鮭魚文韻

題永豐劉震冊

魏水洲先生文集

目錄

六

二〇五

坐魯江賓山堂同鄒東廓次沈石山王龍

溪韻

謁孔廟和韻二首

謁顏廟觀陋巷

開先寺呈王鯉湖太府

題陸浩齋公號

贈魯江裴年兄

送王杜陵

書寄熊少尹南溪二律

此齋賦

卷之六

附錄

豫章增祀四先生祠記

魏公遺愛碑記

魏公遺愛祠記

處州府松陽縣新誌名宦傳

方侍御題請補謚疏

理學傳

魏水洲先生文集

目錄

七

二〇二

建松陽縣儒刻祭器書藉目錄序

太常少卿水洲先生八十序

蒙溪張公書

歐陽南野書

魏水洲先生行略

目錄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一

南昌 劉曰寧 刪訂

雲間 王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編輯

新建後學徐良彥

奏議類

應制陳言疏

刑科給事中 臣魏良弼謹

題爲應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制陳言以明祀典事 臣恭承

明詔以

郊祀天地未協諸義有乖明察俯納言官下詢郡議

蓋欲隆禮樂於三代垂典則於萬世者也 臣愚

學愧會通識慚獻納何足以仰承

明詔切惟圜丘祭

天方丘祭

地古也燔瘞異宜高卑異位禮樂異數衣服異章器

幣異等俱在周禮歷歷可辨未見有合祭之說

也且

國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行之十年乃

合祀於

大祀殿蓋亦嘗遵周禮而行者也考之周禮而可信

合之

祖制而有據分祀之禮何容復議但群臣愚慮其說

有四 臣敢爲

陛下陳之有曰圜丘方丘古禮也南郊北郊禮不經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見今欲復圜丘方丘之古則其郊也將安取衷

哉漢儒南北之說旣以禮起我

聖祖兆於鍾山之陰陽又異於漢儒矣二者將奚從

乎有曰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周禮也但冬

多飛雪夏多暑雨

鑾輿順動百官景從萬一雨雪之候不可中止

聖躬母乃勞乎有曰復古則諸壇並建不但南北郊

已也土木之工費用不貲兵荒相繼民力屈矣

昨者營

親蠶壇經賦已不可支至開納事例銀已足用況今

之費不啻數倍何所倚辦傷財爲禮古不其然
有曰郊分南北與夫

日月朝夕

聖躬皆親祀也

警蹕宿衛不容省設去冬偶一爲之尚念將士分班

況隆冬盛暑頻宿道途豈以爲百世可繼之道

臣惟聖人制禮必乘乎時變王者舉事貴順乎

人情故大體所因萬古不異儀文損益百世可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

知苟方圓之有恒則規矩之何用仰惟

陛下有制作之德操禮樂之權正須酌古之道叅今

之宜則禮不費而群議可以無拂矣臣請言之

大祀殿

祖宗所成

神祇所依也毀以爲丘固所不可置之閑廢亦有未

安臣又惟祀之分也以奠上下而郊之異也以

辨陰陽故臣願不必泥于圜丘方丘也不必泥

于南郊北郊也亦不必泥於冬至夏至也請仍

大祀殿以祀

天而天神之本乎天者皆從仍卜孟春之日敬事焉

改山川壇以祀

地而地祇之本乎地者皆從改卜孟秋之日敬事焉

其餘本有廟食者各歸其廟禮不經見者則廢

其祭庶幾上下之分明陰陽之義得而

神祇亦無不祀者且壇壝無增設而財費不匱

聖駕無勤動而宿衛不勞暑雨飛雪之虞亦可無慮

矣傳曰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

述今太裘驚毳不必古之冕雲門咸池不必古

之樂而仁孝誠敬禮樂之情未始不同也臣願

陛下盡其情不泥其文宜于時不戾于古先王之道

復見於今日矣臣不勝惓惓祈仰之至

處決重囚疏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處決重囚事先該刑部等衙門會審過斬絞

人柴捨陸各各情真罪當欲照例押赴市曹會

官處決奉

聖旨這斬絞犯人吳良等既審各情真內馬能陳良齊佐張仁吳全徐寶并三犯竊盜丁洪等貳拾名都且牢固監著其餘的都依律處決欽此欽遵又該本科都給事中趙廷瑞等題欲李琮齊佐張仁處決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法司知道欽此欽遵臣有以仰窺陛下欽哉欽哉惟刑恤哉之意蓋謂元惡大憝江彬錢寧已肆諸市曹足以快天下人心琮等乃其遺孽故稽數年之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

天討而亂臣賊子得以苟全旦夕之命於

仁恩浩蕩之中且牢固監著既不宥之以縱惡復不殺之以傷生又足以全

陛下不殺之仁殊不知江彬錢寧罪惡貫盈固不容誅使無李琮齊佐等爲之牙爪羽翼其播弄威福流毒海內未必至於如此之甚又焉知李琮齊佐等憑藉江彬錢寧之勢凌侮卿士虐害軍民破人之產殘人之膚又有浮於江彬錢寧之所爲者法司俱坐於交結朋黨紊亂朝政益撮

其罪之大者以合律處死而已而其罪惡種種之抵於死者有不能盡況李琮與江彬朋姦欺罔屢以耀武巡邊誘引

先帝宣府大同駐劄履危蹈險夫匹夫熒惑諸侯罪已當誅況

先帝爲天地神人之主乎此其罪不容誅一也

先帝回至通州江彬要得乘機行逆琮乃陰持兩端春秋無將漢法不道此其罪不容誅二也琮等回京裝載金銀奇玩等物占坐大船百十餘隻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六

頁三

沿途起撥人夫動以萬數死者枕藉蓋不可以數計也以一人計之猶當抵命死者何辜琮等獨幸生於今日此其罪不容誅三也齊佐姻連寧賊黨惡濟姦納賄交通動以萬計張仁優伶賤類竇亂

朝經脫死復來自投天網是皆惡極姦深情真罪當死有餘辜天下被其殘害者咸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久稽

天討固不足以謝天下該部奏

又蒙

陛下緩處其死及至臣等該科執奏

陛下却又已有旨了未見明處其死此等姦兒不誅

天下無可誅之人此時霜降不誅向後無決囚之日

陛下豈可不忍於一人之誅而顧忍久鬱萬民之積

憤乎臣荷蒙

深恩叨列諫院固當體

陛下好生之德豈敢傷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七

百三

陛下不殺之仁但亂臣賊子人所共怒所謂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今再緩其死則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於後而刑措之風終不

可登於

聖明之世古云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足以

化天下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伏望

皇上惡民所惡特

勅刑部將李琮等與同三覆人犯一體押赴市曹明

正典刑使天下知琮等之惡終不逃於

聖明之世天下被其殘害含冤者亦皆歡欣稱快感

陛下誅討之公也

糾正貪邪疏

欽差巡視京營刑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魏良弼等謹

題爲糾正貪邪提督大臣玩法欺

君廢弛營務事臣等節該欽奉

勅京營軍務國家重事近年十分廢弛今特命爾等

照依節次題准事理專一前去各該營伍不時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八

百三

巡歷點閱舉劾奸弊糾正貪邪凡該管大小官

員若果有賣放役占科剋等項及庸懦不職者

聽爾等指實奏奏究治罷黜欽此欽遵外臣等

切惟營務之廢弛由士氣之不振士氣之蕭索

由羣帥之貪刻提督大臣則羣帥之首也卽守

已奉法猶懼不堪以振羣帥而況蔑視

憲典大肆貪殘者乎訪得五軍營提督保定侯梁永

福貪得無厭醜狀有証臣等受

命之初已聞籍籍有言或恐風聞不實且猶冀其改

行不意故智日縱貪饕轉甚

陛下焦勞聖慮誠諄諄切而檢惡不悛乃如此臣不知其何心也請以臣等巡視以來耳目所及者言之如河南都司領班都指揮李輔等四員到營每員要見禮銀二十兩四員共銀八十兩太寧都指揮蕭瑾空乏無措輒以虛聲恐嚇逼令假貸取盈春班都指揮陳定西王汝卿遲回未舉每以他事重責致令苦迫不堪蕭瑾下班向臣等涕泣而言始得聞知其他忍苦不訴亦又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九

多矣又每年九月九日本爵生日領班都指揮四員各有賀禮銀三兩號頭二員亦要賀禮銀三兩共銀一十八兩中軍左右掖哨并千二營把總吳鑑等二十二員每員要賀禮銀二兩共銀四十四兩大營圍子手舍人殫忠效義等營把總王鐸等一十七員每員要賀禮銀一兩共銀一十八兩蓋以所管多上直官軍故殺之也內吳英楊奉各多五錢蓋以其所缺號頭故多索也至於年節亦復如是營中謠云一年重陽

并年節要送一百六十兩鉄不然打出

主帥之首既巧立名色歟弄威福以誅求於羣帥而欲求羣帥之不糾削軍士豈可得乎然而求索之罪猶可言也臣等五月初二日到營點開查出罰班指揮等官共該二十七員止有滁州衛指揮張朝憲揚州衛指揮月輪在營其餘不知所之隨鞠問各司把總蓋每年罰班官軍兵部咨送中府中府咨送該營定例也今中府既係本爵掌印而該營又係本爵提督彼此文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

移皆出一人之手故本爵任意賣放坐營把總莫得而知如平山衛指揮許其邁年授爲本爵頭目且免各處點卯罰班該本年三月十四日方滿本爵要銀一十四兩去歲十一月卽與劉付賣放回衛歸德州百戶耿勲亦逾年授爲本爵頭目脫班來遲到營例該責打四十本官畏懼刑責逃至張家灣捉回送平機布一百疋卽得免打罰班該六月初二日方滿又要銀二十兩亦與劉付賣放至如儀真衛鎮撫栢松懷遠

衛千戶梅真留守左衛千戶盛時鳳陽右衛千

戶齊輝鳳陽中衛滿朝

皇陵衛千戶顧佐長淮衛千戶閻果洪塘所百戶沈

昂涿鹿左衛千戶劉寧濟南衛指揮辛楷登州

衛千戶武見威海衛指揮徐銳潼關衛千戶龍

潭興化所千戶薛秉恭高郵衛指揮張鎮靈山

衛指揮蕭韶大嵩衛指揮李縉萊州衛指揮黃

助濟寧衛指揮劉仁成山衛指揮鄭鉞寧海衛

指揮董懋鸞山衛指揮吳臣膠州所千戶匡大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二

倫共二十三員罰班之久近不齊銀兩之多寡

不一皆係放賣回衛者也及見臣等查出却乃

故行舉叅夫平時則假軍法以罔利事發則飾

虛詞以欺

君此其爲罪浮于求索多矣然而賣放之罪猶可言

也

悼靈皇后陵倣工官軍四百員名蒙

欽賞銀四十兩本爵要除銀十兩李其信昂各要除

銀一兩仍要王鎮虛出領狀王鎮不肯延捱至

今

陛下之賞屯而不施此豈獨賣放軍士之比哉又訪

得本爵故縱家人王安邇年索要領班都司利

市銀五錢號頭把總或三錢五錢蓋與信昂表

裏相濟且聞本爵假公求索皆李其信昂過付

弄法生事皆李其信昂撥置夫三人者所謂奸

黠之雄本爵奚取焉訪得王安曾通同親識借

本爵銀千餘兩謀當太倉銀庫庫役其人謀于

王安偷出該庫元寶三千兩抵還本爵事發已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三

經問擬惟王安捏稱在逃卷存法司未曾歸結

夫知人盜官庫而公然受之同謀過送之家人

公然黨蔽而駕言在逃使無證佐反縱容其借

勢需索於法何如也又訪得李其信昂嘉靖五

年通同衛總袁昊等將奏

准放班官軍不行開除支出月米四百石變賣銀兩

本爵分用及聞事不可掩却令袁昊赴首東廠

前銀坐與李其信昂各問以徒罪夫人盜官糧

而公然分之及駕罪於人以漏網而復縱其賣

緣還入祿房剋害官軍於法何如也臣惟方今
地方災傷軍士貧苦月蒙給與行糧亦足以資
其生然而到營即逃者良由此輩差科百出上
下交征有以迫之至其賣放罰班之官黨敎犯
罪之徒勒分

欽賞之銀

國法壞於輦轂之下

仁恩屯於冕旒之前則梁永福負

聖明又不止害軍一節已也伏乞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一

三

皇上念軍營重寄大奮

乾剛明彰

國典

勅下兵部先將梁永福奪其兵權仍

勅錦衣衛將李其信昂王安拿送法司追問并梁永

福一併議罪應追銀兩以資官軍行糧仍行各

處巡按將罰班買免官員提解來京依法究治

庶幾營伍可清風弊可除武職大臣知所警勵

官軍亦少得甦息也緣係糾正貪邪提督大臣

玩法欺

君廢弛營務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親賞謹題請
旨

乞罷不職大臣疏

戶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為乞罷不職大臣以昭國法以圖治安事節該

欽奉

勅諭彭澤發邊遠地面克軍臣檢閱大明律邊遠克

軍廣東布政使司府公發山西行都指揮使司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一

四

近聞兵部編發彭澤乃福建漳州鎮海衛也使

彭澤為在京人編發漳州地方可謂邊遠矣彭

澤廣東人也與漳州密邇謂之邊遠可乎若謂

附近為邊遠則遼東之人編發三萬鉄嶺衛山

西之人編發大同宣府等處亦可謂之邊遠乎

不知兵部何所據而為之

聖明在上乃敢曲示黨與之私思故犯天下之公議

如此臣訪得兵部尚書王時中為侍郎日與少

傅張孚敬為同僚曲言阿比交驩甚得舊例兵

部尚書未有侍即竟陞者王時中以侍即得之人調孚敬有力乎其間既而言官論劾乃肆言醜詆加以爲僭缺鷹犬等語略無忌憚人亦謂有所恃也幸賴

皇上洞察其奸即賜罷斥未幾奏行起用罷開人員又謂王時中當是一箇起必復任本兵已而果然夫彭澤孚敬之黨與王時中孚敬之私人也交結黨護敢於欺蔽如此又何望其盡忠報

國之事哉再照王時中本以懦弱庸流濫叨兵柄重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

三

任既乏公輔之器殊欠安攘之策到部每事健忘看稿動經旬日筆削全無一字籌畫未見寸長對屬官嘗曰我皮條性兒不軟不硬只得挨將去推將來每日我也不問他賢否憑他造化此皆大小臣所共知也況近日遠通告災警報累騰夫以如是之才如是之志而當機密之任萬一更有意外緩急之事又何以望其折衝禦侮千樽俎坐制天下之勝以仰副

明主之委托哉伏惟

陛下明並日月斷若雷霆王時中之才不才本兵之勝任與否固不能逃

聖明洞鑒之下矣伏乞早

賜處斷別選忠義剛正明敏通達者以司其任庶幾朝廷有人而安內攘外之寄爲不負矣臣不勝願望祈懇悚息之至

乞賜罷免大臣疏

禮科都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六

三

賜罷免大臣收攬威權以消天變以迓天休事臣聞變不虛生必有所召

上天垂象其端甚明臣不敢違引前古泛指時事謹

按彗星爲妖去夏乃見今歲春秋又兩見之其

爲災甚重其詔告甚諄復

陛下試思去年之彗因何而見

陛下何修何爲漸微漸滅茲復于春秋間見之不爽

毫髮反復深求則可以知其故矣臣按文獻通

考等書有曰彗晨見東方則爲君臣爭明又曰

彗孛出并有奸臣在君側又曰彗者除舊布新

之象

陛下試思所謂君側者非

陛下肘腋之謂耶肘腋之側日與

陛下爭明者何人其奸與否不言將自喻於此見

天心仁愛

陛下惓惓不已至於再至於三反復諄告不啻耳提

面命必欲

陛下痛懲大悟而後已

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一

七

陛下不及今銳意懲創則彗星之變將無窮而天下

之事勢且無端矣臣請昧死爲

陛下下言之竊意占書所謂君側者股肱大臣也與

陛下爭明者輔臣張孚敬是也其素行姦回固莫能

逃

聖明洞鑒

陛下固嘗知之逐之令其省改又嘗降

勅切責播其姦惡昭示羣工褫其官保勒令致仕每

一放回旋復收召假借如故

陛下之於孚敬恩愛當何如其爲報耶爲孚敬者雖

輸忠竭力粉骨碎身尚不足以報

陛下洪恩之萬一乃不此之盍惟知憑

陛下之威狎

陛下之寵驕恣專橫播弄威福以奔走天下大小臣

工皆欲知恩自己出威不可犯

陛下試觀孚敬復來所省改者何事所進修者何德

所以輔

陛下導迎和氣者有何善狀是故孚敬之去也彗星

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一

十八

之光漸微孚敬之來也彗星之妖再見人道甚

邇天道寧遠乎哉方今大小羣臣畏其毒害惴

惴然如蹈虎尾如履春冰惟恐一毫少忤其意

禍且莫知所從是以益屏伏悚息惟命是從尤

甚於未去時也當

陛下再召孚敬之時諸司百職傾城郊迎惟恐或後

不復知有

聖明在上豈畏孚敬耶畏孚敬假

陛下之威福得以行已私耳況今黨與比周根互蟻

據內參機密外預政事又復何所憚哉我

太祖高皇帝懲前朝宰相專權之弊不設丞相止令

府部院各專其事直達

御前處分則臣下固莫能預其威福之柄而恩威皆從

上出今乎敬不思遵

祖宗法度佐

陛下休明之治部院每有奏覆必先咨稟可否然後

陳奏少有不至小則呵叱大則示以威福可專

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一

九

之意若遇

恩寵等事卽內外宣說以爲己力忝勅罪過必曰我

已稟云云

宸斷易之非我也大小臣工波流風靡惟乎敬是趨

豈其本心哉傳有之曰犯上干主其罪可救垂

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

臣斯言專爲乎敬發也夫恩則歸已過則歸君

陰竊威福之柄非所謂姦回爭明者耶臣每恨

其盜權罔上輒欲奮激論奏又聞

聖體違和以來章奏頻煩批答多出其手萬一未經

聖覽姦未發而身先無善地今妖星呈露奸狀有証

且蒙

明旨令言時政得失臣伏思之時政得失隱惡積蠹

莫有大于此者伏乞

陛下早賜

宸斷速將乎敬銳然罷免除此穢德則彗孛之妖將

不禳而自滅矣臣又惟

明旨令九卿自陳以聽裁處是亦體天除舊布新迎

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一

三

迂休徵之意但元惡大憝以招如彗之妖莫乎

敬若也伏乞凡遇章奏

陛下務要親自省覽體訪再三然後施行則賞罰當

而人心服若乃從乎敬批票任其恩怨則一彗

未去一孛又增矣臣愚昧荷蒙

陛下拔擢諫垣今且數年旣不能先事納忠又不能

乘姦指摘依阿隱忍抱愧位祿亦乞

明加黜責用激忠良之心以泄乎敬之忿臣日侍

殿陛時有章奏禍且不測解脫終無善計矣仰恃

聖明無任祈懇待罪戰慄之至

乞賜罷大臣重任疏

禮科都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賜罷大臣重任以正百官以清士風事昨該吏部奉
勅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改吏部尚書臣等聞之
不勝驚駭工相顧錯愕臣等切惟大臣
進退實係

國家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慎況冢宰之職所以統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

三

百官均四海具瞻之地治化所出天下人才皆
視之爲趨舍關係之機尤重且大尤不可以不
慎也臣等謹按汪鋐以斗筭之才叨負荷之重
內托逢迎以爲將順外示廉謹以爲恭勤妬賢
敗類緣植附已者排陷不附已者自以爲公是
非枉已徇物權勢所喜者趨之惟恐或後權勢
所忌者攻之惟恐不力自以爲同好惡搜刷細
事巧于中傷乃謂之振肅紀綱悻悻自好不恤
人言乃謂之獨持風裁夫以媚悅爲將順則非

直以廉謹爲恭勤則非忠妬賢敗類則爲媚疾

之人枉已徇物則無自守之節巧於中傷則陰

而賊義悻悻自好則無所忌憚而益驕人臣有

一於此皆足以害治傷化況鋐兼而有之而使

之居冢宰之職其不勝任也明矣夫所謂大臣

者貴以直道事君責難陳善以爲恭敬以天下

爲任以包荒爲度天下之賢與天下共進之天

下之不肖與天下共棄之是非好惡一以天下

之公而一毫已私不與焉其鎮靜足以消天下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

三

之邪其譽望足以服天下之心其謙虛足以來
天下之善不矯飾以爲清不狠愎以爲威不倚
削以爲能夫然而後大臣之任可勝也今鋐也
處心制事之迹皆反于此

陛下虛心體之多方察之則其情狀宛然而冢宰之

稱否不言自喻矣夫鋐之不稱斯任不獨臣等

知之雖在朝之人皆知其爲不可特畏其積威

所劫莫敢言其非者

陛下試察凡經其爲中傷而去者幾人其在都察院

時欲去不附已者尤不免假手吏部乃可以行
其私今既居吏部則進退予奪皆在其手凡平
日睚眦於人者又何所不至耶在都察院尚一
日受五千金及帽頂玉帶貂裘等物已經言官
指劾

陛下始令迴避中置不問鉉度無以自飾乃懸牌于
門以示首告之賞其自誣欺人者亦甚矣今居
進退百官之任又當何所不至耶鉉之不勝斯
任斷斷乎可前知矣臣等愚戇信不足以達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

言

主而力不足以回天但官居諍諫職守所宜與其安
於苟容重貽他日之悔寧使以方

命獲罪而不孤

朝廷儲養責成之恩與其失於機宜言之於敗壞之
後寧使先事而發以冀

陛下之亮而不辭中傷之禍臣等反覆思之義不容
默用是冒昧上賁

宸聰伏乞

陛下俯察愚衷多方體詢如果臣等所言不誣乞將

改除別職另選耆德夙望大臣練達

團體者當之庶幾百官有所視效

社稷倚以爲重

陛下可以垂拱無爲矣臣等又惟宋仁宗召用
爲樞密使諫官歐陽修等交章論之仁宗卽收
還成命罷竦而以杜衍代之石介作聖德詩昭
之史冊至今以爲盛德事臣等奉職固不及修
鉉之不堪斯任又浮于竦之居樞密使也

陛下稽古遠法堯舜視之仁宗若有所不屑者亦乞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

言

陛下毋執前命毅然更圖弗以逆心爲嫌而必求諸
道弗以速改爲憚而必協于善湯湯平平無所
意必使天下萬世誦

聖德於無涯也否則一小人退一小人進治亂安危
反覆相尋將無紀極矣臣等下情無任激切戰
慄之至

太常少卿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二

南昌 劉曰寧 刪訂

雲間 王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編輯

新建後學徐良彥

奏議類

乞恩罷黜疏

禮科都給事中 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 二百〇五

恩早賜罷黜以全臣節事 臣聞見有禮於其君者敬之如子弟之於父兄也 是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臣每誦斯言輒用奮激愧力不足以輔志才不足以達變故於權奸專橫之事未能隨事指摘昨因

上天示戒

聖躬憂惶

主憂臣辱 臣之罪也按迹往藉考據咎徵因時體事因事究人反復推求其故惟張孚敬輔臣專權

殺

主之惡上通於

天爭明市恩之忿下積於人以累

陛下維馨之享是以冒昧直陳其事恃有

聖明在上荷蒙

陛下採納 臣豈不知虎尾不可蹈蛇頭不可撩也亦

恃有

聖明能無懼耳況官居言責職司糾彈當此大姦大

惡却乃畏避隱忍更有何者可以指摘負罪不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 二百〇六

忠深用愧耻

朝廷儲養諫官亦復何所事耶乎敬却乃不遵

聖諭思省已過反咎人言當悔罪修省之期肆強辨

飾非之論略無引慝回

天之誠敢肆不恭犯

主之怒撫拾往事搪塞愆尤推其心必欲致 臣於死

然後足以回

天意

陛下欲其痛加思省之時尚如此則其平日憑恃罷

靈作威作福更當何所不至耶

陛下直據其詞不言可知矣再觀孚敬之奏一則曰實欲黜陟之權自天子出不得下移於部司夫天命天討

天子之事也豈容孚敬欲之言之彰之於外欲之一字孚敬將誰欺耶黜陟之權不得下移于臺諫司部孚敬固得而專之黜陟之權下移于孚敬任其恩怨不容人言又誰得而專之耶即孚敬之言其平日專權擅之罪莫能逃矣夫臣保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

舉將官奉右

明旨行事荷蒙

勅部看詳言議又經

陛下寬宥薄示奪俸臣方感

恩如天益勵前修以圖報稱孚敬乃反歸之於已以爲已怨以已腹度人心其不自量也甚矣孚敬之孜孜不忘於臣臣實仰戴

聖恩不復知有其他又謂臣內失私求外犯公議切齒于彼此尤非宰相之言臣雖乏宰相休休有

容亦不當如孚敬褊隘誣誣於

明主之前如此甚失大臣之體安得不招如彗之譴況臣原無外假清白禁約之屏幕招清自蠟之嫌陷大臣於不義以爲已功此心誓報

明主真可以剖腹對天有何公議之犯私求之失孚敬不思省咎反挾報復之語以聳動

聖聽則是上干

天和以致星變惟臣之罪過莫宥臣罪何辭臣誠不足以動物言不足以服人應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

言敷陳庸答

明主上應

天眷下紓民怨本無干犯孚敬之意方當

上天示戒之日正君臣交修之時今乃撝拾浮辭肆加辯論誠恐

天怒愈甚臣罪益無所逃況天下無兩是之理災譴有一定之歸孚敬反覆歸罪於臣則是孚敬無罪隱惡積釁皆在臣躬伏乞

陛下恕臣狂妄之罪寬臣斧鉞之誅將臣罷黜放歸

田皇庶臣進退有據行藏無忝不然則臣爲享
敬服中之丁無根可拔辨論反覆煩瀆

聖慮大臣有所恃小臣無所歸矣

乞賜矜原疏

禮科都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賜矜原以昭

國憲以開自新事近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

鵬進關精微落寫職名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五

陛下收之詔獄治以不謹之罪者臣切惟

朝廷之體以嚴爲主人臣之義以敬爲先是以

聖王在上率作興事百工欽承無小無大罔敢怠逸

然後法守明而紀綱可立體統正而朝廷可尊

矣況敷陳章奏對揚所關一字一言尤宜戒

豈容苟且輕率至於有所差遺且貞肅憲度乃

其職守曲加詳審始見精研題署之辭不嚴恭

敬之心安在責以不謹夫復何辭但臣思得光

祿寺方經懲戒大小臣工莫不震懼恐慄而王

應鵬乃復犯之彼豈不知

天威之嚴重祿位之當保乃昧於兢業自干憲典是

豈人情哉無亦有出於過誤失於覺察者乎臣

聞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故成於有心

過則出於無意有心者法所難容故雖小而必

刑無意者情在可原故雖大而必宥王應鵬不

謹之罪亦大矣然臣訪得王應鵬自光祿寺失

事之後每遇章奏時召臺屬以戒飭之宜乎免

於罪羅而乃差錯至此萬一在於過誤之科其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六二九五

情亦有可原又況大臣之分履端之始久繫凍

獄其情實有可憫伏望

陛下俯賜體察薄示戒懲操縱弛張恩威並濟則頃

者

詔獄之嚴既足以昭憲典而儆有位今日原察之仁

亦所以廣德美而新見聞燭物之明包荒之量

所以鼓舞動作有非尋常所能測識者矣臣待

罪言官職司論列竊有見聞義不容緘輒敢冒

昧上陳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臣不勝惓惓懇切祈望之至

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疏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臣等各准本衙門關劄遵依題

准事例前往壩上等處查點馬匹牛羊除將查點

過緣由造冊送部會計另行具題外竊照馬房

之制肇自永樂年間本爲蓄富振強非以度姦

匿蠹柰何法久弊滋人玩政弛冒破侵分視爲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七

故物至於正德年間而侵耗漫無紀極矣幸賴

陛下中興釐姦剔蠹百務維新首納大臣之議差官

清查始復

祖宗之舊故地有定分畜有定數官有定員軍有定

役錢糧有所稽考無復向時虛增妄報冒破侵

分臣等似無容議矣但其間名是而實非弊革

而害未除者尚不能無臣等巡歷之暇咨諏採

訪得其一二酌時宜而爲揀補因舊規而爲增

損條爲四事具昧上陳自度於

聖

聖明無所裨益而於脩舉馬政或不能無小補也伏

聖慈憫念時艱愛養民力乞

勅該部更加詳議特

賜採擇施行臣等不勝惓惓祈仰之至

計開

一議處料豆以杜侵分查得各馬房錢糧俱係

山東河南等處派徵責以叅政等官部運民之

脂膏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八

國之重計豈容其下損於民而上無益於官也近該

旗軍謝景和首發監丞曹忠每草萬束索銀八

十兩因而訪得不特草束爲然豆麥等料皆有

分例每千石不下七八十兩蓋緣每草一束官

價三分一厘萬束該銀三百一十兩斟酌豐凶

通融時估每束約用實價一百五十兩餘銀一

百六十兩皆係侵剋之數故管錢糧官索八十

兩管馬官三員共索五十兩下而識字箭手總

甲守門官攢人等亦各索分例有差若以見在

各倉草束四百一十六萬計之侵剋該銀七萬六千餘兩就中收放那移輕重之弊則又難以盡述也攬頭商人通同糾結官民內外冒破侵分此豈非於民有損於官無益者哉又訪得臺基等五廠草每秤四束官價二分八厘各馬房草每秤五束官價三分一厘草束有多寡官價有高下參互考究情弊自見及照綠荳豌豆小麥粟米等料皆係人食今以喂養馬牛實爲暴殄天物其原起于當事之人意圖侵剋黑豆無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九

厚利惟小麥粟米綠豆每石徵銀一兩二錢或九錢內外倉場價值不一苟侵百石遂得百有餘兩視侵黑豆所得不啻再倍故假以馬熟爲名遂已私耳軍民之家喂養馬牛皆以芻草黑豆爲常未聞其有病熱瘠損也可無故而使獸食人食以遂侵欺者之私哉如蒙乞

勅該部但遇解到草豆銀兩卽行貯庫給以批廻仍行委官主事會計各倉料草足勾幾年支用料其新陳通融移撥酌量有餘不足前銀悉委該

倉主事隨時高下聽與軍民兩平收買不必召商以滋浪費則宿草不致浥爛而一年新收可抵二年矣其小麥粟米等項盡行蠲除止徵黑豆庶天物不至於暴殄而錢糧侵分可杜也一議禁需索以絕侵剋訪得

御馬監太監及都督等官每年二九月下場教馬歲輪四馬房支待每員供設俱以猪羊鬼鹿禽雉爲牲常例銀百兩爲率其跟隨識字人役三五百人各以醉飽爲度善事者謂之孝順否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三

則呵叱責罰隨之四馬房力難獨支則取幫貼於十六馬房各不下三十餘兩至於五月壩上牧放馱鞍馬六月六日七月七日金盞義河橋洗馬二月社日黃土湯山圍隨海清供設常例名色百出悉如教馬無異內外官員忍心侵剋皆起於此不如是不足以厭無窮之欲而自取叱責之禍也今鷹犬海清荷蒙

陛下悉行縱放鷹坊遊獵將不禁而自革教馬洗馬雖不可廢團營教場比之各草場更甚

泉深池六七月不獨金盞義河在在潺湲未爲不可乞

勅該衙門計議今後教馬止許教場操習馱鞍馬下壩并洗馬俱不必太監等官止令勇士隨處洗牧仍各自辦飯食不許照前需索互相吞養以剝小民脂膏傷

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敢有仍蹈前弊者許巡青科道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奏與者受者從重究治庶侵剋之弊息而交征之風可免也

魏宗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一

書三

一議一法令以均事體臣等看得

國家錢糧出納無有不清查者雖戶工二部皆以尚書侍郎主之而且五年一刷光祿寺以卿少卿主之科道官巡視之而且每月一刷豈以卿佐爲不足任而猶慮其侵欺也法當然耳不如是不足以防奸革弊爲天下倡今牛馬羊房俱蒙差官清查無復虛增妄報冒破侵欺之弊獨御馬倉天師庵內場外場錢糧馬匹甲於壩上等處未奉委查令其自行查減查得弘治年間給事

中許天賜奉

勅清查太監審謹卽查將在監料減四萬八千一百餘石草減四十五萬束造數奏

聞

孝廟嘉其吐實事遂中寢論者謂審謹慮其勢難善後故爲此計

孝廟忽而未察以爲無復可查者耳切惟各馬房未經清查以前戶部會派每歲用豆一十八萬餘石草四百九十六萬餘束及經給事中陸燾

魏宗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二

百三

等清查通計一年止該用料三萬九千餘石草九千萬餘束若以審謹所減之數較之不過十分之中一二耳此豈無復可查者哉如蒙一體差官清查不以易察而獨略不以無弊而自諉庶幾成

陛下篤近舉遠之政光

陛下風清弊絕之志矣

一議清子粒以振頽廢查得各馬房俱有地土二十頃分給軍民人等耕種歲收子粒銀六十

兩以爲修理倉場之用訪得近年每畝徵銀七分歲計該銀一百四十兩總計馬牛等房歲計該銀三千餘兩宜乎倉場歲歲與新無有傾塌者矣臣等巡歷義河等處倉廩十分傾倒不行脩葺銀既不見其省免亦不見其支銷倉既不見其與新且坐視其頽廢若不早爲之所則私帑日克

也如蒙乞

天廩日廢復將別科營繕之財非所以善其後
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二
勅戶部查議將前項地土行令順天府每畝照依原定三分徵銀解部聽備脩理庶幾足目前補葺之用而陰損他日大脩之費矣

究欺罔以重 王言疏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究欺罔以重

王言事近該工部右侍郎黃衷奏爲自劾不職事奉聖旨黃衷已到京月餘却乃徧謁私門不行朝見又奏辭似欲沽名好生欺詐吏部叅看了來說今後

大小官員取用到京不行朝見的着科道劾奏經事衙門訪奏不許回護容隱欽此臣捧讀之餘以爲黃衷位居卿亞新承

寵命到京不朝而反先事干謁甚非事君之禮

陛下不卽誅譴但令吏部叅看其爲

寬假甚矣徐而察之人言皆謂衷尚未到京臣初未敢卽信然揆之事理衷係

欽差大臣沿途例當馳驛到京例當乘輿雖欲隱蔽有不可得況勤勞

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 二百六十一

王事進貳本兵何所嫌避井蹈不忠之譴旣而聞之廣中士民謂衷足疾舉發回籍調理候

命及查會同館並無黃衷白牌行到縱使衷冒昧妄

爲豈能預爲之計如此夫奉

命稽留衷固莫能辭責其人品臣亦未暇深論然而爲

陛下言者乃敢欺妄如此其訪察不真亦安敢遽以

上

聞罪莫大焉且

祖宗之制漏泄軍情者斬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夫說
謊與軍情似有間矣而罪不殊科者蓋說謊說
說殄行能使人人自危莫知禍所從來遺姦長
亂視軍情無以異者故曰震驚朕師袁所經南
北直隸山東地方有司軍衛驛遞衙門必有
符驗關文印信牌面以爲前導固非一日二日所能
越度亦非一人一手所能掩蔽沿途巡按巡鹽
巡倉各有御史

陛下但下明旨責令逐節挨查罪果在東自無所逃
樂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

如是言者不實亦乞下之法謂明正其罪庶爲
欺罔者之戒臣又聞古之帝王莫不欲盡天下
之情僞決天下之壅蔽故詢四岳闢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匹夫匹婦必使自盡蓋博訪乃可以
盡物偏聽易至於生奸彼小人之情其始也亦
嘗不以實告以固一時之信其流也捕風捉影
無所不至故法之初行不善者猶知所警畏而
莫敢肆其既也雖善者亦恐禍出不測莫能自
保

聖明在上萬萬無此履霜堅冰亦足爲先事之戒臣
聞

祖宗之朝即中鄭居員亦得

面對博士許存仁亦備顧問儒士唐仲實姚連亦蒙

召問下至耆宿細民有時亦

賜面諭臣愚伏乞

陛下好問好察無間遐邇一如

祖宗故事則天下之情不下

殿陛罔不周知而卑詞者恐議其後莫敢自肆壅

樂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二

六

二百

弊決而民志定

聖德光而治功成矣臣不勝冒昧悚慄殫越之至

脩飭武備疏

巡視京營戶科右給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脩飭武備振士氣以安內攘外事等切見

邸報各處災傷極甚民窮盜起勢所必至今雲

貴川陝已見告矣明者觀未萌況事情已露禍

難有據者乎此誠大可憂也夫禁暴止亂莫先

于兵居重馭輕而坐制天下之勝莫過于國營

然而團營之兵不振尤爲可憂者也萬一鳥驚魚駭禍連不解將何以應之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今日所最急者唯在于此臣等自奉

命巡視私役賣放臣等得而點閱之合體不職臣等得而糾劾之至於調度訓練振作士氣非臣等所得而與今事勢頗迫義不容緘亦臣職分所當舉者也夫團營之弊其來已久求其大約爲一弊有二賞罰無章操練無法何謂賞罰無章夫古者賞有功而罰不法故賞則勞臣勸罰則惰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主

三

者懼今團營把總等官效忠訓練者積二十餘年而不調易茸廢弛者經數十年而常存賢否不分薰蕕共器坐廢戎務莫此爲甚臣等所謂賞罰無章者此也何謂操練無法查得舊規每隊五十人取武藝精通者立爲師範每一人教十人騎卒則教以鎗刀騎射步兵則教以弓弩鎗砲因循精習師範徒存上下督察惟用銷名武藝之精否士馬之健否器械之利否反在所緩雖有比試之法把總官隊不得舉行及至提

督吊隊比試有不中者併把總管隊坐罪提督統轄既衆焉知人人比之故團營卒士各懷倖倖之心把總管隊空受無辜之罪臣等所謂操練無法者此也夫操練無法故武藝不精賞罰無章故人不効力臣等欲乞大加簡閱而責成之庶幾施爲有地營務可得振舉把總必釋智謀勇略精於武藝者任之管隊必擇指揮千百戶機略明健者爲之教師必擇精壯勇健武藝精通者用之然後弓手責成於弓師刀手責成於刀師至於鎗牌弓弩亦各責成於其師各五十人而責成管隊合千人而責成把總合把總之兵而責成坐營號頭期以日月定以功程提督月一比之坐營旬一比之把總五日一比之管隊日間一比之日課月練第其功罪月聞於陛下教有成效者各以其能受賞否則或加責罰如果經年累月教無成效者必須重懲而後大戒此常人之情也臣等查得洪武六年

御前比試操練軍士事例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主

三

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四箇月四百以上至五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二百人至六百人以上不中者住俸降級有差總旗小旗各遞爲軍因其制而盡其用酌其法以趨乎時務期士氣振作營務振舉夫責成既備降罰既重然使有功者不售則無以勵其用何能爲勸合無今後各處守備都司等官員缺卽于團營號頭把總教練有功者推之總兵叅將員缺卽于團營坐營等官教練有功者推之本營把總員缺卽於本營管隊官教練有功者推之非教練有功者皆不得推如此而後團營之勢重官始樂于效用士爭趨於精藝夫責成既專則能者得以盡職不才者不得以濫竽賞罰既彰不法者有所懲而有功者足以勸若是而武備不脩士氣不振未之有也但恐當事者樂於因循任責者或加忌沮使

大効不著耳臣等淺陋鄙見自知不足以仰裨

大猷目擊時艱心懷激切故敢冒昧上陳伏乞

陛下曲賜省覽萬一有可採者早賜施行臣等不勝

願望悚愧之至然此乃其大略耳若夫挑選將

士之法冗食復占之弊馬疋牧養之方糧料不

足之害容臣等逐一次第舉奏施行

急救饑荒疏

巡視京操吏科左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急救饑荒以安人心以弭盜賊事臣等切聞

近日畿輔遠近盜賊縱橫薊州遵化等處被害尤甚雖肩挑背負者且剽掠無虛厚賈重貨者又在所不論矣蓋因水荒所在多爲魚鱉五穀不收四民失業民至鬻妻子剝樹皮掃草子爲食人情窘迫至此是豈其得已哉窘迫而至於剽掠是豈其得已哉剽掠而至於殺傷是豈其得已而不已哉昔人有云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則爲大姦斯言誠可慮也今賊勢剽掠已非穿窬蓋將甚于強

盜矣萬一備慮不周各相求生其貽後日之患
當不淺也昨該都督桂勇差遣尖哨把總韓雄
等領兵分投督捕官兵所加糞常以追但爲民
父母不思所以振救而徒捕殺之屬要非善後
之策彼且有辭於我矣爲今之計宜先弛一
切逋負徵求大發

帑藏遣官分頭賑恤如寧夏故事各該地方朝

覲人員卽宜疾速放回星馳赴任悉以賑濟爲事
庶幾民命有賴地方可保無虞賊盜可不煩兵

魏翁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主

而自息也臣等又惟王化所加貴在遠被仁政
所施當自近始陝西寧夏等處饑荒尚蒙

陛下憫然爲之動心特遣重臣大加賑發況在畿輔
肘腋而顧不爲之所特以民情疾苦壅於

上聞惠恤大猷莫得而下究也書云愆愆在明不見

是圖夫不見尚且圖之事幾昭灼顯著者又當
何如耶臣等耳聞心熱義不容緘不勝犬馬慙

倦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早爲議處施行生民幸甚臣等不勝

大願祈望之至

乞宥罪赦過疏

巡視京營吏科左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垂

天鑒以宥罪赦過事臣切見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
史等官馬敷等論列吏部尚書王瓊事狀

陛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將馬敷等通行拿解來京

臣連日反覆思惟馬敷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
未能深知

魏翁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主

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溺舊聞泛舉往事肆
爲論說自以爲盡忠

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言之機而陷於狂妄之罪矣
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之懲創以輕率論列爲戒抑

且安瓊之心欲其感

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資

休明之治也但敷等職居言路言雖狂冒心實求稱

況十人之中半爲試職皆誤蒙

陛下近日簡拔之恩豈不思圖報而其心遽有他哉

蓋以中人之性事

聖明之主抱負區區免乖謬所賴

陛下天誣地育藏疾納汙庶幾奉令脩職可幸無罪而已臣又惟虎豹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夫虎豹人所惡而逐之者然能使窺藜藿者懼焉則虎豹於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若可罪然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福之柄大臣不敢行黨比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情之習權豪不敢長縱恣之風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三〇十

言則必盡無所迴避故人皆有所忌憚也以聖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然後朝廷有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爲臣者量而後言慮而後說則瘦伏之情有遺於聰明之外者多矣故曰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奸慝不遺審而行則是非不謬是在

陛下垂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

賜寬貸曲示優容或將敷等行彼處法司提問以懲其既往之愆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

新之路如此不惟敷等感激懲創而凡聞敷等

之風者皆知以狂率爲戒而知所以求自盡矣

臣極知愚慙觸冒

天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乞恩放回疏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奏爲患病乞

恩放回調理事臣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嘉靖二年

進士授浙江處州府松陽縣知縣嘉靖七年行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五二〇七五

取選授今職臣自少孱弱長多疾病初官僻縣尚得力疾供職幸不墜誤蒙擢居言職誠知才力不任然感蒙

聖恩思欲必效尺寸乃敢乞身竊祿年餘病無虛月未能自效已愧尸曠況近被言官劾臣出入寅

緣貪聲頗著吏部查覆調臣學識可觀荷蒙

陛下憐察容臣照舊辦事臣慚懼無地感德不勝臣

伏念自嘉靖三年出爲知縣在任三年有餘始

蒙行取巡按守巡等官不下三十餘人累經部

院考察巡按等官旌獎有謂臣清苦者矣有謂臣吏畏其廉者矣有謂臣敦古朴一正自持者矣去任之後士民復爲立碑謬稱遺愛既著貪聲巡按得糾劾部民得訐奏何俟今日而後頗著也凡實緣出入權門必素相親厚無芥蒂者臣與致仕尚書桂萼雖同鄉里素未識面臣師新建伯王守仁萼所知也朝士所知也萼忌守仁而毀之亦朝士所知也豈肯陰厚其徒而容之實緣乎若禮節往來群眾出入朝士所同卽親厚者獨往獨來而非以爲邪猶未足罪況臣實未嘗一人獨登其門萼去而吏皂具在也夫會本雖聯衆名實則各舉其所欲劾者而裁定於一二人之中況劾臣之後言官固有自相規切謂臣不當濫及者矣有向臣面悔其悞聽人言者矣復荷

陛下掩瑕納污使分其廢棄之人復効犬馬誠愚誠昧豈不知

息便當包羞忍耻捐軀圖報不意偶感寒邪變成

瘡疾日夕奄奄不能支持卽欲疏陳病狀但適當論列之初有謂臣默默以去殆真貪真實緣真出入者也又始荷

優容之旨將有謂悻悻以行殆中懷缺望不知

君恩者也伏枕沉思日病日劇復自念人臣生有益於君則爲之死無益於君則不爲臣今病勢狼狽而水土不耐醫非素習縱忍以待斃何益於陛下卽以情告得回籍順風氣就舊醫是非之公久而益定桑榆未晚豈遂無以效其涓埃是以不復顧忌昧死陳

請伏乞

皇上憐臣病患察臣情惻特

勅吏部放回原籍調理病痊之日果公論不終廢棄

臣亦不敢自負

聖明誓以殘軀上答

天地之恩臣不勝待罪祈懇之至

恭謝 天恩疏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致仕臣

魏良弼謹

題爲恭謝

天恩事臣於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接到吏部劄

付爲

開讀事隆慶元年四月十六日該本部奉

欽依陞授臣前職致仕者即於當日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以

九重頒鳳詔懽騰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

赤帝之符萬里拜

龍章驚溢素儒之分

寵踰佩玉

恩重橫金唯少卿列四品崇階況奉常爲九卿清秩

心皇皇而知感髮種種以俱榮伏念臣綰綬

先朝愧駕班於青瑣垂紳禁闥效鷹擊於黃封欲希

踪汲魏而未能恨致

君堯舜之無術慙愚數犯忌諱忠豈類於批鱗狂瞽

不中機宜鳴但同於仗馬荷

先王待臣以不死幸微軀回籍以全生蓋投閒散之

地者三十五年而享太平之休者七十七歲方

報稱之無地復承

命之自

天恭惟

皇上應運而生握符以出謂微邪莫先於旌直而求

諫必始於表忠特一日而頒鳳毛乃千金而收

駿骨七列而躋四列階聯北寺之榮青袍而晉

緋袍色炫西山之彩衰齡極遇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二

天

聖主殊恩自知未盡之年悉荷生成之澤伏願

留心草莽

訪落芻蕘養老而聞風歸者盡東海之濱西海

之濱柔遠而重譯朝者皆南蠻之長北夷之長

臣無任感激瞻戀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

申親齋上

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三

南昌 劉曰寧 刪訂

雲間 王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編輯

新建後學徐良彥

書簡

簡撫按文宗特建陽明先生祠

陽明先生倡道東南風被天下被澤深信向篤南贛吉安爲最南昌亦不在浙省下正德己卯宸濠稱兵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一

三頁

向 闕事聞 京師震恐本兵王晉溪先生笑曰南贛有王某在自足以了茲事已而先生果仗義勤王追躡其後破其巢穴宸濠旋師救護大戰於鄱湖一鼓成擒 朝廷不遺一矢生民不見有兵先生之力也獻俘到浙又聞 大駕南征羣璫壓境只得旋俘江西危疑之際先生以一都御史力抗其間羣璫武弁踐跡若非先生茲土皆荆棘生民爲魚肉矣人皆知孫許二公死節之難固也有孫許二公爲之于前而無先生以成其死其事殆未可知故古人以死國

易立孤難也南征之時國勢危疑無先生鎮定不撓調停于其間其爲死爲苦可勝言哉孫許死日卽立有專祠獨先生功高德厚士民祭祀無所巡按李六峰先生乃今拆滕閣廢地立祠以從民望旣而又加以孫許靜庵月山諸公名曰同仁先生又不得專祀徐少湖先生督學於此某請於本府廢地立祠旁列生舍諸生諸業其間扁曰龍沙勝會祠傍立有空室數間以待其四方遊學假宿之所廟貌甚稱足以慰士民之望十餘年來輒就廢弛乃承巡撫翁夢山先生親臨展謁加意修葺託諸太參孫蒙泉先生擘畫規模改觀視前益壯而遊學假宿之所不復知有此意先生道德繼往開來他日自當有定論特於祭祀之地無名筆以紀其成甚爲盛事闕典當時立有碑亭假重夢山先生大筆以發之無何蒙泉遷夢山公亦 內召此事竟虛無以垂久遠以爲此祠重先生爲斯文宗主嶽鎮茲土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敢以請

答東廓鄒司成等書

年來談師說者滿天下然於良知二字絕無定見着實處老師嚶嚶示人良知二字可謂聖門的傳第二三知已於師說有所發明見信於天下其他滔滔皆是日就支離反爲此道障礙奈何奈何夫道無動靜性無內外故言動亦定靜亦定又曰未感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近論多於觸處動念處體認良知不於一定處下着故不免支離之病逝者如斯何時始得歸一隨處體認不善着坐此病痛更甚悠悠歲月二三知已又復寥寥何日得同蘭臭話此斷金願與諸君子穩着擎天手爲萬世斯道無窮計也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三

寄王真庵感南玄書

別來聞高權深喜吾道得人惟不知真庵所得此心懸懸山居孤寂有疑與問亦惟形影自作商量耳明道云良知良能存又自明不待窮索是固本體之自然達之天下萬世所謂由仁義行窮索安排固已墮于外道存之一字恐已涉于窮索只一存字覺非本體之流行矣循其性之自然本無爲也老師云合着本體方是工夫此言良是總加一分意思卽爲二物

而非本來面目困勉之資去道頗遠一念真切卽此而在不能時時如是故加困勉則固非循其性之自然又焉能合着本體而謂之工夫耶悠悠我思遠莫能致附此請教

答念庵羅太史

先師謂良知存乎心悟悟由心得信非講求得來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凝知自致耳要得神凝須絕外誘固非頑空打坐亦非歌舞講求要自有悟處如尊論入頭血脉乃爲實得乃爲直致乃爲克已復禮乃爲持志養氣信古人不我欺也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

三

寄李振之書

前者辱書惠適多事倥偬未及報謝且承教愛之意反復再三感非言盡吾輩今日不向進只是一箇不肯認真着裏切已故悠悠年復一年若肯着實認真則一是百是何有非是卽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自然睟面盎背生於色不容假借安排真所謂遠之天下萬世而同情者吾輩力學如此自然月異而歲不同卽老師致知立志之說也高明以爲何如北上諸

賢必有新益何以教之慰此山寂

復南野歐陽宗伯

夫學有疑有問亦惟形影自作商量耳明道謂良知良能存久自明不待窮索安排是固天性之自然達之天下萬世無二所謂由仁義行者也窮索安排固已墮於外道存之一字恐亦非自然之流行矣率性之謂道循其自然之良知卽謂之道本無爲也老師又謂全着功夫方是本體困勉之資不免有爲安所致其本體之知曰困曰勉非所謂安排不免墮於窮索而言久存者何物所謂良知良能又何物也一貫之學不免爲二物矣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答高苔堦書

香山夜對曲江舟談雖少憫濶惘而一念欲卒所請則固未之罄也仰止高風自有真樂不假外求此哲人茂對偕行初情襟懷可想要非安排所能幾及也橋梁藉庇偶爾成就蓋一時感惻懷抱亦見牛未見羊意耳若以吾人中和爲學位育爲功蠢動含靈皆吾一體天喬向秀損折動情所謂人皆有不忍之心

者此也何時得會梅壇子真座下細論熟商如昔年競春色于樂育叢中舒此壯心要亦一段勝事何如何如

答魯江裘正郎

兩承教言具感雅誼但以性分故事指爲教外別傳則位育本於中和參贊彌綸合德天地鬼神是皆吾儒分內事也於此少或未透所謂克塞原不變動者似若聽於彼非所以爲立命也適已自便非利用安身以崇德者也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復羅麓會諸君

羅麓歸承以操心解見示正謂心所知卽此良知惟昧不昧人自異之所以省察擴克在着已難須臾離也但操與致自是有辨畢竟致是全功而操特始事致可以包操而操未可以言致是在學者會之吾輩言致則此心全然天理隨處克發此苔堦高年兄有心解也讀之覺不是漫說某素心戒慎恐懼因此隨處體認諸兄昨日辨之審矣又以謝教慎毋各持

奉陽明王先生

小价來備聞老師譽處益隆 朝廷向用之意益篤
公子發祥大德必受命仁者必有後天道人道同符
合轍吾道亨泰指日而待也既蒙手教下臨誨諭諄
復捧讀皆如老師耳提面命心志益覺有進於此益
知向之所問學未精而工夫踈略於此知作事不能
謀始苟且輕忽之弊深中生之病敢不拜命佩服於
此益知夢晝知晝之說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川上之
嘆水哉之稱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無一毫間
斷方才是心無一刻不收而所致者皆良知也不肖
居此自慚無補於生民局於體面事勢益聞老師至
教欲得盡去昔日之陋而時有不可為殊不知過於
前者不可追於後而改之者謂不復踵前日之病云
耳非謂追前而改正之也顏子之不貳過只是知得
透徹致得周遍無一毫罅隙可投只是一箇誠切專
一卽老師所謂誠切專一上蔡謂仁者心無內外遠
近精粗君子無入不自得也只是箇誠切專一又
蒙示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應
酬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靜言思之深坐

此病豈老師經歷愚生腹中查刷一遍過來何無一
毫遁情如此近得邸報費石二老先生去位繼之者
必遂菴也後此必吳賈二先生也老師此行 朝廷
必有以處老師無可無不可也愚謂繼諸公之後亦
可補府部之缺亦可第欲得此道之行回古風於唐
虞非得位得君轉移終覺難也不才叨此下邑德薄
才疎不能上順天心下副民望遭此荒旱飢口嗷嗷
撫字賑恤頗覺疲困幸賴二麥穰穰生民有濟而平
陽又報有警師旅又興坑兵不調於松陽矣思古人
師旅飢饉比及三年有勇知方之說展轉再三莫究
其所旨歸也惟老師終教之不勝大願

與劉司理松陽

蒙以良知之學下詢尤用敬仰僕慙其人也三四年
來汨沒於風濤中沿愛憎立固必舉師友之所植者
荒落頗甚不足爲公道幸良知良能原不喪失天然
自有之物少加警策順而循之象山云才一警策便
與天地相合不慮而知卽此而在主翁一醒百竅靈
竚故曰不習無不利自道自成邵子云不作風波於

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能不作好惡自遵聖道耳作風作浪起爐打竈違人以爲道此僕之所以不進也

與聶雙江

熊子來曾有啟上不知能徹聽覽否張滌泉歸拜公武舉錄寄示雖無教言所謂盡在不言中也吾道本無言四時行百物生焉耳開卷恭諭壯猷遠略捷奏明光獻諸郊廟播諸中外皆前所未有從今有之非今之方叔耶老驥伏櫪壯心頗快足以見朝廷有人學爲有用足以見吾黨脚跟到處皆爲實履不但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九

三

年誼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公於此線路提掇得起所在收撒日開良知處處妙用原自寶劍出匣磨礪有年故到處發光輝也

與歐南野

熊生上京曾有啟奉計久徹記室矣師門道脉惟公針線獨真弘施顯發惟公得地握權應機任重道遠亦惟公能勝之能令師門衣鉢不墜今亦惟公是望也雲龍風虎時幾適值乘時建志同心有人傳有五入而治才得九人乃謂唐虞於斯爲盛乃今卽其時

也公於此一線原自穿透體信達順應變弘化自有不言而信不動而敬之妙非山林野人所能知第窮居孤寂與病爲隣管中窺豹雖不見斑自憑花眼妄自把玩蓋託片曝燕石類耳不敢聞諸大庭某曾承朴作今可及矣乃自念守常難遇援例無貲徒自老大遠來依公求方便法門殊非弟意也臨楮有懷莫盡惟有馳懇更惟萬萬自愛

與錢平崖

鄒江邂逅倏爾數年玉人斗山恒在瞻想第丘壑爲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一

三

資無因與門共往還耳茲諭戢霜臺多繡之威而爲五馬行春之舉雖權有屈伸佈德施惠永永無替於一方虛實輕重何如檜軒公自是爲不朽矣野人山間寤寐惟日事事於身心竟無可得近來更覺日親書史大有裨益茲特以家貧難購就如三十七史溫公資治通鑑七十等子及文獻通考大明會典一統志等書爲書頗巨爲資不小不藉有力者爲之主張不惟無力者難購縱厚貲亦非山間枯寂所能致也倘蒙留神裨益山中風月其所感於故人不啻如獲

珙璧令弟君樂等近況何如乘便願附聞

與曾前溪

使回承華翰更承束帛足感久要下拜登受矣細讀來教知公所在經歷滋味備嘗非見得透守得定打得破不爲風前木波心石者幾何復久侵夷田正踰分拜禮積習既久不特夷方相襲爲常雖吾儕亦視爲固然一旦執議非惟當者難堪而吾儕先後公者不愧卽忌況執法大臣監之尤有難堪其意吾知益不在南垣効後揭帖行前固已萌於驟乘矣向來服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三

公直聲動南垣難也今知公外補爲尤難夫以法繩人苟盡心焉則人之枉直莫逃動于勢要積弊中間掣肘利害難言非若疏奏觸諱猶有可解者在公貞靜耿亮乎幽陟冥卒至事寢不行坐登周行足以占遐福矣小弟薄福顧以扁舟泛海失手沉沒公顧過爲褒借辱矣但以老年日能誦山中何所有足以自遣不足爲公道也臨楮神注萬萬自愛

與熊壁山

休顯異勢行藏殊用雖有能者不能使其必同而其

心之無它各行其志要亦吾人分耳故曰高者不用亢卑者不必企也生謝罪岩壑被清光以自照聊足自遣無可爲公道每聞公轍跡所加卽願爲執鞭然落落市城則勢不容以自隨耳公能亮之

與魏敬吾

昨承枉教得聞所未聞開發多矣惟是寡薄莫能自強尚冀匡輔引翼不我遐遺庶幾塵附霄羽蠅集駿髦千萬有賴也廿一日羣英畢集德星煌煌老生竊餘光以自照此未盡之年再生之慶字扁附名本不足以呈大方遵命也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吾儕今日事聞寺僧趨避非所以彰化耳願速安集卽所以爲會也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五

與周梅崖

仙舟奉別懷如之何山中風月信府行藏不能無眷眷也恭惟公雨澤遍江右功烈在朝廷真兒童君實走卒司馬也公何負明時況位都八座列郡予奪生殺盡出其手與民由之將加於無窮矣區區寒暄詎足以動翁哉古人有言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既而曰樂天知命吾何疑窮理盡性吾何憂可謂超然物外矣翁素以此爲事者也相去遠不能朝夕罄此懷抱又聞代者且復遲翁之遲回於信者尚多日也上候起居表此眷眷耳聖天子留心老成側席寢寐未必不有後望於公也願翁加意保蓄

與陳方伯

某與令叔有舊雅於公祖爲通家丈公以公祖臨某某則在弟子列有奔走服役之義不敢請見今朝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三

三百四十二

天戒行親炙光範德容在望義自不容忽然況某貧病久侵老態日促來日無多由此登延八座晉秉鈞衡不卜可知此生再能同哉萬一 天眷明德憐此黎庶旋復命公秉旄握纛撫我江邦重振令叔臺綱以爲異日故事某雖老猶幸竊餘光以自照也遠別將幣近輒視爲彌文反更多事又不能與縉紳追餞之列以老以病耳重力疲所謂心欲前而力不逮耳當爲高明所原敬此少致鄙悰前途宜日崇令德以綏天眷

與太學熊省齋

太夫人恙愈卽宜收拾行李了所云云秋風在耳入自生心也了此卽收拾比轅改歲春風乘興趨時建功不枉丈夫生業毋謂位卑職微自小其志古人垂顯名於竹帛者豈皆高位厚祿人耶龐德公羊髯兒生芻一束萬古仰其高風談者香頰原無位也魏仲房以教職至宰輔此今朝故事不必柳下惠也吾丈惟信心寧志處已待人一出於誠寬以容物和以集衆柔以御下毋徑行已志毋一時急得毋逞志目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四

三百四十三

與熊時受

此舉出自 先皇帝遺詔云自卽位至今建言得罪存者召用沒者恤錄見監者卽先放釋復職方士人等查照罪情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物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老臣犬馬伏枕抱病聞開讀云云不覺涕泗滂沱長號痛哭此生苟延殘喘無緣再見

聖明於九京矣

科舉後看如何吾爲爾擇師其學之勤情則固在爾
吾不知也早晚家中須孝父兄謙卑溫恭務在寔落
做人毋得習尚夸誕倭肆過度不惟非人家美事亦
不能持久也若來與吾兒同學尤須奈得辛苦甘得
淡薄乃可家常茶飯原無厚味況儒家風味多起寒
酸故朝家背地稱文臣爲酸子正此言也只此一
寒酸有無限滋味幸熟思之

念菴本學晉尚未能脫羅氣習得雙鉤墨刻把弄珍
玩不忍釋手絕似蘭亭家數設使羅得見之亦當訝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五 三十九十二

異不知筆法卽到此田地而私喜爲不勝也賢婦每
到領悟處卽通神逼真及下筆時或有不能如雙鉤
之時茲意如何能于此一轉移卽李詩所謂清水出
芙蓉天然露雕琢矣何如何如

與憲副文宗蘇舜澤

浙江素稱多士督教掄才非才力精健不足以斷決
非位望風表不足以振揚非明慮博識不足以區別
高明以數月卒事一十三郡多士翕然同風其所以
爲具者何如耶孤也伏罪苦塊聞之敬服降嘆幾欲

馳翮凌風遂此高仰恨罪廢殘息無緣大君子門牆
旣而思曰春風化雨隨在沾濡當不以岩壑枯朽與
向陽花木所施有異也何如草草荒迷伏惟尊照

復張北川大叅

憶昔同遊上苑共承春色別來今將廿年濯濯猶今
日自是竟無緣一候顏面懷好音以承動定而所謂
君子之德風未嘗不披拂於人人更聞執事棠植齊
魯陰垂河洛施於全楚所謂化行自北而南也不日
寵錫自天台省虛左河洛念禹思召詠棠不又自南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六 三十九五

而北耶昔辱梓溪過愛教以周禮尹縣時不足以承
事今來待罪山林究觀古典乃知前列用心處惜乎
九原不作近聞舍弟欲於三吳梓其文而周禮書冊
全授於兄不知亦可梓否倘或在御寄我山林以助
風月他日苟延更上原冊或有以報明賜也乘風草
草臨楮神馳萬唯鑒亮

寄大宗伯歐南野年兄

別來無由親炙某心甚懸懸此學有疑有問亦唯形
影自作商量耳明道調良知良能存久自明不待窮

索安排是固天性之自然達之天下萬世無二所謂由仁義行者也窮索安排固已墮於外道存之一字恐亦非自然之流行矣率性之謂道循其自然之良知卽謂之道本無爲也老師又謂全著工夫方是本體困勉之資不勉有爲安所致其本體之知曰困曰勉非所謂安排不免墮於窮索爾舍窮索而言久存者何物所謂良知良能又何物也一貫之學尚不免爲二物矣山居寂寥覺者甚寡仰望吾兄遠莫能致適因王生附此請教風便幸盡言以告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七

三〇九

與松陽諸生

古之君子只是一箇爲已事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反身而誠其它皆自此而推之故其見于言論施諸事業煥乎其有文章鬼鬼乎其有成功經書具存鑒鑒可信非敢孟浪道也后世只知讀書工文詞爲請舉取第作聖工夫諱不加意已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又有領一第後平生事了當者去此又加遠甚如之何哉此後世終難復古也在縣時已倦倦諸益諸賢當能記憶不忘區區不德下祿浮濫居人上既不

能身教徒以言告然欲得一邑豪傑同歸于善此却其素志也諸賢年有先後學有淺深趨向或殊而區區又以年稚學淺未得盡所欲言別後徒成悵恨而已願諸賢猛力學問此心此理簡易明白人所同得故曰自道自成如是用功方是進德脩業方是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作文以應富道方是脩辭立其誠不愁人品不高學問不進氣質不變閉門造車出門自然合轍若是便爲動心改廢繩墨更爾悠悠玩愒轉盼又是三年徒規規眼前得失榮辱毀譽小利終非區區之所望也終非所謂豪傑士也望之切故言之慊到不覺滔滔至此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六

三

語錄

示諸生語凡十四條

近時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異此良知之學所以愈久而愈失其傳也

一

陽明先生之學揭孔子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

良知教人學存此心也是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之言也已所不欲吾心之知也勿施於人致吾心之良知也誠勿施於人則已所不欲之物格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云者孔子之教也所惡於下吾心之矩也毋以事上絜吾心之矩也誠毋以事上焉則吾心所惡於下之矩絜矣是道也人孰不知之然而致之絜之者亦鮮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二

體用一源學者全要立本本立而用自達譬如形端則影端形偏則影偏形短少欠缺則影亦然影上如何着得力後儒見二氏徑超虛淨養就靈通例那一邊世學守禮度究名物以脩事實例這一邊怕不完全便將本末作兩段用功但就中調有先後調有輕重此乃是子夏意見

三

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冉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何也切與未切得與未得耳

四

儒家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有利欲之障五障有一自蔽若至實埋地誰知拾之間為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肩調障曰惟其滯有故障

五

或問講學不如言為學乃實踐曰講即為也猶云講禮即行禮也五官齊至是真講學就病求醫是真講學水寒火熱是真講學冬裘夏葛是真講學若玄談道理已隔公案況飾之以非情忝之以殊徑者乎

六

或問未發之中是如何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聖人之學莫大於無我非曰唯聖人能之夫人皆有之也性之本體無我也格形體而生私欲作聰明而生私智於是始有我爾去二者之累無我之體復矣

七

通天下之志莫尚於忠信人而忠信羣疑亡矣其志

有不通乎故忠信之道興則億兆合而爲同志忠信之道廢則宗族離而爲異人故忠信者人道之大端也天地至大忠信可以動之鬼神至幽忠信可以事之夷狄至異忠信可以化之鳥獸至愚忠信可以孚之忠信之用大矣哉

八

君子有諸已則得失不足易也故得之自是不得自是小人無諸已惟見於得失而已矣故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九

君子以誠身爲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邪學非主於誠身雖博學多能卒非已有所謂不誠無物

十

合天人之道其惟誠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皆始終不息者也息焉者妄也至誠無息者無妄也德未至於無妄者人而未天者也無妄

則與天爲一夫好惡者心之大端也由身而施諸天下國家已之是非天下國家之治亂靡不由之君子不可不慎也大學之言好惡本于誠意謹其幾也首於齊家明其用也反復于平天下推其極也一物而亟言之古人之意可見矣事若微且邇而得失利害大且遠者好惡之謂也

十一

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人不自知其心惑孰甚焉古人所爲學問者求其本心而已矣後世之徒徃徃舍其心而他學間有知爲己之學者然復鹵莽而未嘗自得虛憍而不能下問自是自罔寧喪其心而不悟也惜哉

十二

王道卽是天德卽是眼前學問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卽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在

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

十三

或問先生之學只是致良知不知先儒許多作用如主敬窮理等語亦可用否曰千蹊萬徑皆可適用豈不可用但致良知之訣不必外求字樣凡爲人者孰無良知細體認之無時無處莫非良知感觸但人未能識透得人皆可爲堯舜因無堅確必爲聖人之志不能契悟此良知之體便昏惰過了此生倘有大見識大志氣大契悟則良知炯然致之自不容已此實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四

良知之教不之學故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証然以三者皆一端之發見而未見乎全故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世之學者未嘗親炙先師未經指授又未嘗實致其知以格物安能窺其閫奧測其

高深哉

示諸生惜陰說

古人惜陰後世乃有分寸之說其所以致力乃在朝夕運甕視古人惜陰何如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聞鷄起舞與窓前置禽者果皆孟子言歟較之惜陰諸子之視孟子孟子之視禹同歟抑別有說歟二三子新春入念九分春已過其一矣當必知所惜也願書以勉之

丹陵書院訓諸生警語

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十四

師門授受良知繩墨動轉分明乃見天則則非自外深造入妙左右逢源帝心簡照照爲貞應妄卽是疚審得其幾聖狂異首首出羣倫言行是敦三緘其口誠性存存存之又存道義之門人皆樂喧我獨守默而不論庶幾乎乾父坤母子孫

養靜語二條

嘗以爲性無動靜固不以靜而存動而忘也然而於朝夕之間惟有動而無靜須收攝放心靜以澄志自

爾見悟益明應務從容綽有餘地

有問聖門凡事未嘗言頭腦答曰否居處執事與人
是事恭敬忠便是頭腦何嘗不言又問良知天理異
同答曰知之良處即是天理昧其知失其良則爲人
欲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理
也

寬嚴說

寬嚴皆中正美德也故曰寬則得衆居上以寬爲本
嚴乃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之論也故克寬克仁成湯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三三

爲有商顏子不遷怒故能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故
能視與禽獸無異可謂善學寬者矣曰怒曰與禽獸
笑擇斯固所謂嚴也後世不明乎此乃以優游廢弛
苛刻殘忍者目之其去寬嚴何啻千里也予蒞任初
愛予者輒以至寬至嚴匡予政不逮予求之而不得
寬嚴不足以治明訓爲空言也潛心積累乃知愛我
者明於世俗相沿之弊而失其本真寬者嚴之體嚴
者寬之用體用一源者也知乎嚴則知所寬矣予病
其學之不明故作箴以自警且以告同志也

季考諸生策問

問性無小大學當無小大也而乃云八歲教之以洒
掃應對進退十五乃教之以窮理正心修身豈大人
之性與小子異與洒掃應對果非窮理正心修己事
與先儒有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與精義入神
貫通只一理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則是洒
掃窮理同一體事何以有小學大學歟又曰先傳以
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二三子幸詳言之以
觀合一之學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三三

問庠序學校卽今之儒學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
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
於西序近主司造就人才老者輒罷黜之豈古今人
不同而教法亦異耶抑亦所養之老非今之所謂老
者耶造士進士專在於學而老者養之或有時將有
所顧問而不但養耶西伯善養老起二老盡歸乎來
之念養老不可謂無効矣何今日顧惟年力稍壯者
作養成就之年老者罷黜惟恐不亟所廩之士至六
十七十多矣不聞有所謂善養老而盡歸乎來者何

耶必有其說明辨之毋諱

集義說

集義所生卽禮云孝子之有深愛根于中斯有和氣發生於外之意襲義卽如掩襲之襲不是自性本來面目由仁義行是集義所生行仁義便是義襲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乃舜自性流出察字卽習不察之察由仁義行卽根于心其生色粹面盎背之意行仁義非不是由此心也終是知得爲好必如此做方好是乃第二義便不是從中生故曰義外

魏東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三
九

行有不慊於心要

人本得天地之生意自能生但彼習心遮蔽故不能生如今但去其蔽則本體自然呈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自然流出乃其生意也不去習心故有着內着外之弊着內謂一切外物不須掛念惟反觀內照自然清明着外者謂按迹爲之乃爲實得皆不是但去其蔽不着外想不着內想將平日好名好利好色習心一切除去自然物來順應亦無所着也

附松陽縣社學條規

一各鄉童蒙擇謹厚者爲師教之

一教小學生專以孝經小學爲主晚間或講故事一

兩條至午間覺其有倦怠處令歌詩習禮遇朔望日俱要帶赴縣中挨次行禮以驗師生勤惰

一司日者免其課做專察一學生徒威儀動靜至各家父母兄嫂前在家曾放潑行賴不遵家教否在途輕言亂語毀罵人父母起手動脚行路不莊者俱要重責以詳報於師登功過簿予以俟按臨懲勸

一教士大要以端嚴莊重爲本而脫洒豪邁乃其文

魏東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二
三

采發見處放誕不羈入道最難卽此便是放心願諸賢或自處或處朋友毋得輕易戲謔務取相觀而善之義出入必相友過失必相規德業必相勸作事必相法進退必相度疾病必相恤有無必相濟能遵此行庶幾有成

一爲學須要識大頭腦方好下手如孔門所謂求仁求放心謹獨是也其入門下手非靜坐不得伊川見人靜坐必嘆其善學何也以數十年習心塵揚波瀾汨沒殆盡幸賴而所以終不泯者根於天而不可終

絕也纔一靜坐間習氣稍退方沉思默究始知此爲放心此爲天理彼爲人欲此爲良知良能彼爲習心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此而不是再無是處如孺子入井一事惻怛怵惕乃其真心卽是良知卽是天理若痛一分納交要譽惡其聲之念卽爲人欲卽爲習心此處最好體認精察然此非靜坐不能體察到得後面工夫稍知用力不消靜坐自能隨分體認天理而良知自不昧矣

教訓子孫不可令其驕奢若幼時卽與其美好衣食

梨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三

金銀器物奴僕使令皆可以喪其志雖欲不驕奢不可得也疏廣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願吾良民戒之

小兒稍有知覺卽教之洒掃應對孝弟忠信安詳恭敬不可教之驕傲惰慢忤逆兒戲使爭奪飲食笑罵父母追逐兄嫂婢息父兄稱嘆其好習與性成不知孝弟爲何物雖欲不忤逆傲慢得乎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禮云幼子常視母誑明道先生幼時好絮羹其母侯氏呵之曰小兒恁好飲食走忙跌蹠家人前

抱不許令其自起叱之曰爾若徐行何至於此孟子幼時問母東家殺猪何爲母僞應之曰欲啖汝隨悔之曰不可教之不信遂買啖之卒之俱成大儒易云蒙以養正此可爲人家聖功也禮云幼子常視母誑二母是也爲吾民者體而行之毋忽

終吾與良民共勉之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三

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凡酒之爲害有四起念召亂敗德喪身辱先傾財然亦不可廢也節而不過其度是爲良民

會客之禮不專在飲食惟在誠敬而已若能恭敬雖三五品散六七行酒情意自然浹洽兼不費財如是富者可以終日行而貧者亦不至廢禮也又安有酒禍若以奢侈相高求濃酒厚味以誇族人鄉黨僅得一時好譽而家計亦費多矣願吾民戒之然能備味

以養父兄年老者不在此例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四

南昌 劉日寧 刪訂

雲間 王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編輯

新建後學徐良彥

撰述

重修陽明王先生祠記

陽明先生祠者今大學士徐公爲督學時因廢府基而立射圃所建崇德報功立表定趨以詔多士卽書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四

一 二八十六

大學所謂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之意士方知所鄉方未幾公入爲洗馬可泉蔡公繼之樂有所承增議春秋祀享進龍沙士聯會於祠明器樹的比耦升降雍雍乎禮遜有儀氣勢勃然與矣故賢科得士爲多公遷爲廣東督學夢山翁公行臺蒙泉孫公叅藩皆受業先生門深慨祠館未稱孫公其勞翁經其費餘皆委諸南昌府同知黃君持衡綜理地位宏敞宮牆高深視昔加隆先生妥靈如在多士樂育成化儼然一賢關也亭立將記諸石孫近翁

亦尋拜爲少司馬二事遂寢公家物三五年來卽多
消蝕館舍悉皆實陽多士方苦之會可泉公復以撫
節臨視遂捐金爲百者二仍檄黃君經理凡祠宇當
修及館之不南者悉徹而新之千戶張相度其工知
事陳奎相其役改築宮牆廟貌再新易朽完敝昧爽
適宜不半載而工告成自是再無遺憾矣公乃行府
具儀命府庠訓導葉宜春氏造廬致辭且云用垂永
久哉唯公之德之政自爲督學爲按察爲右使今又
爲監撫凡四任茲土未嘗一日忘造士士戀戀于公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二二七

云者孔子之教也所惡於下吾心之矩也毋以事上
絜吾心之矩也誠毋以事上焉則吾心所惡於下之
矩絜於上矣是道也人孰不知之然而致之絜之者
鮮矣此知行之所以二者若能實致其知以格物焉
絜矩也致知也惟精惟一以貫之者也世之學者
未嘗親炙先生未經指授又未嘗實致其知以格物
安能窺其闢奧測其高深哉顏曾上智得孔子爲之
依歸猶未免仰鑽瞻忽及聞博約乃始竭才卓爾于
三月不違曾子曰以三省爲學一貫有闢遂乃唯然
全歸見曾子之學矣獨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何
耶顏子之學致知之學有不善未嘗不知之也知之
未嘗復行致知也常知常致卽嘗一矣故云庶幾有
幾于一也顏子大而未化蓋亦限于三月耳過此以
往至誠無息故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其餘則日
月至焉而已矣一貫云乎哉浴沂詠詠乃多士今日
聯會日用事也夫子與之三子志于用世不唯不與
而且有哂辭點之志素位而行格物致知之學也求
諸內也三子不免于爲人點雖未誠諸身然而近之

矣此夫子之所與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茲可以觀教可以觀學無言之訓川上之嘆莫我知之問竭兩端以發其機竟未聞于吾言無所不悅聖門諄諄時習尚且日至月至後世以惜陰學禹三點檢學三省者毋怪其然也吾道安得而不孤哉多士承諸公造就之德致知之學聞之熟矣默成習察時習而不已焉三月於顏一貫于孔所謂登塔說相輪實際在目前矣其或仍溺舊聞牽於故習未能實體諸身能如公之改館乾旋坤轉俄頃收功冲漠

魏淵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

三百七十

無朕萬象卽森然也孟子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多士日底於成猶坐有待待而猶或有未興者公其奈之何哉記成會公賦役成規頒百年夙弊一旦洗滌士習民風不然一變親賢樂利他日當有歸公又以總漕陞副都御史未能身見其成立立法每病于遷轉無常民隱須久于其地乃知尚幸鍾陽馬公以本省左使遷撫臺同切民隱亦四任茲土知之真行之果終惠困窮定爲百世不易之良規而不爲他所挫者其在鍾陽公哉其在鍾陽公哉至于樂育或有未盡

校所王公方切諭志必能如可泉公之於少湖公也教養一體士民同情故備記以俟

祭王陽明先生文

嗚呼先生英肅天挺高視千古精一正傳心領神悟親民之誼格致之訓擴先儒之未發指後人之迷路真所謂侯後聖而不惑考前王而不謬者也然而世之人徒見先生文與道俱音協風雅駕出漢唐爭趨而慕不知先生矢口皆格言而自爲律爲度非若有所襲於外而假以爲助者也人徒見先生三征不庭

魏淵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

三百九十

倉卒注措聲色不大功業熾富非學者所能企及而究其故不知先生日與二三子相講習者莫非此理之著其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殺以神其武者寔先生經世宰物之素有非若所謂權謀術數嗚呼先生道高毀積功成讒妬在孔孟計所不免而於先生復何怨何惡嗚呼先生某兄弟良政良器少不知師學不知務幸賴先生發蒙聾瞽切切焉明善爲誠身之工夫格物乃致知之實下手處嗚呼先生父母全而生之欲報罔極苟得全而歸之先生與生我者又

復何如何如嗚呼先生往矣二弟俱逝某也孱弱焉
所依附嗚呼先生道有廢興命也奈何山頽木壞哲
人者磨斯道不彰負罪寔多臨風披奠血淚滂沱嗚
呼痛哉

送少司空鳳竹徐公赴任留都

是歲春三月我大中丞鳳竹徐公建節江右百度貞
肅庶績其凝既二年天子簡在晉陟工侍蓋漸崇
其階將進而置諸左右也三學師生曰公下學卽以
論語孝經開導諸生如此爲孝如此爲不孝如此而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六 三百四十五

顯親揚名如此而虧體辱親切切惻惻不少置曾子
啟手足樂正子春學于曾子之門下堂傷足憂保身
不如師也孝豈易言哉世謂科名爲顯揚顯揚不外
乎科名然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則非科名所能該
也古今巍科顯仕湮滅無聞者寧少哉顏子曾子亞
聖親至今顯揚此真所謂顯父母也諸生勉之復刻
大學衍義補節要人給一部若曰明德親民之學致
知格物之功由此而入也嗟乎諸生何幸而有此聞
誦語孝經具在也今而後乃知窮理必在於反躬致

孝莫要於自得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豈欺哉哉
孔子憂學之不講必如是而後謂之講也哉四禮以
端士習葺黌宮以崇文教刻感應以戒殺生明奢僭
惜財以辦分禁聲伎洽情以止偷是皆吾儒分內真
切事世多忽而不察禮不下庶人士者民之表也此
可與期會簿書者道耶嗚呼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於
是教授黃君等同多士相與謁言于予予惟多士信
豪傑言下知歸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所謂無文猶興
抑或吾斯之未能信聞此懇到未有不憤悱者卽此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 三百四十七

一念直下承當人一已百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也昔象山講君子喻義於白鹿洞坐中有泣下者文
公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說到這裡千古猶觀面也由
是公與諸生相唯喏遂收作人造士之效諸生亦悟
窮經致用之要古今人何相遠哉是故公實有諸已
故其推於教也言切而士信教成于家故其於政
也澤博而人化要非一日之積也江右素多水患
此莫之省究皆歸諸數書曰東涯澤爲彭蠡今東
二湖是也公初臨一聞水患猶已瀾之忘其身之

督出舍于湖乃命太守發廩載粟沿流賑救拯民于水火之中乃復縱觀水勢察其隄防高下加築高堅計工散粟倣古救荒意歸卽疏火土聞得減分數地平天復成之是歲卽大稔自是民免魚鱉鮮艱食者公平水土之功也條編賦役民甚便之但正供雜費混淆吏書得以高下其手公細心研磨裁爲畫一官有成規民有定守俾人遵用一緩二之規如兩稅三限之法毋以操切取盈爲能良法美意無窮也公廉靜寡欲撫茲疲氓以先有司有司猶復操切卽民

蘇舜澤詩集序

卷之四

力有所不堪甚非所以相承噫安得時裁潤狹與民相假貸無字心勞催科政拙者與民造福耶舜以孝友協帝好生治民卒禪堯讓禹以克勤克儉盡力溝洫舜命作司空公今膺簡此官事若有偶同者其聞舜禹風乎然跡其爲令爲南臺爲推爲倅爲僉憲爲督學爲藩臬使莫非教諸生者以安百姓體信達順之道所謂不出家而成教由來素矣由此而達之司空無二道也況近薦陽明先師從祀疏自謂臣夙習某著述遺言已竊窺其有本之學毫髮不詭於聖修

臣淺淺所能窺哉間嘗讀海防諸疏及胡莊肅十二籌邊策皆經國遠猷設無絳灌者流得見施行豈憂南倭北虜耶然以二公視太中太中未爲不遇直使後世不見三代禮樂乃後世人之不幸非太中之不遇也及今邊塵稍靜海波不揚越此閑暇微彼桑土得如莊肅若公者幾何人儲於邊塞海防久任如二公條陳便宜注措早爲之所齊猶其或庶幾若復因仍舊貫不加改作杞人烏容不憂賈太中烏容已痛哭流涕於文帝庶幾成康之日也予少時聞二泉

蘇舜澤詩集序

卷之四

公事母甚孝公鄉人也督學吾省久於其道作人甚多晉階禮部尚書謚文孝文臣得謚孝者惟公也史稱揚文貞入相子儀坐中徹樂京兆滅騶風采猶可想見公孝友節廉簡在帝衷他日由司空晉榮軸佐皇極孝德光於上下刑於四海公事業昭著文孝公上不必減騶徹樂然爲後文貞也是則師牛所願望也

蘇舜澤詩集序

西江集者吾庠教諭鄭君孔健集蘇君舜澤尹吳邑

及督學西江所作詩也不言內臺獨以西江名者三
巡集行矣集成鄭君請梓行之言余曰舜澤素號大
家余幸班聯臺省出入朝署者乃未得交面偶坐論
心道素及蒞我邦地密而伊邇也又以服麻顏惡不
敢見寧非命耶歲嘉靖己亥方伯黃君海亭以叅藩
至徐君少湖召爲東宮洗馬余別少湖而邂逅海亭
謂余代少湖者蘇君也懷珍網耀隱義與文才名自
秀才時固已鸞翔虎蔚岳立川遊表見流輩今爲士
宗展哉庚子冬少叅朱君砥齋亦謂余茂懿淵澄空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一

洞朗豁若舜澤莫能窺其涯涘學已成家數矣夫二
公間於世者不欲外示人以言其所以自爲權衡未
嘗少徇低昂乃於舜澤不啻若自己口舜澤寧獨在
詩耶舜澤不獨在詩見舜澤詩者猶珍奇寶玩不問
品價皆知其爲至貴遲回顧惜不忍舍況及門師生
挹注有不在詩者爲情寧獨異也是則梓行意也夫
詩三百漢魏近古人孰不知之然世之文人學士言
詩者乃獨駕言陶阮枕藉李杜舍三百篇不學學夫
是亦未見奪幟於趙壁獲符於晉鄙者豈古今相去

懸耶抑志匪尚古而學猶夫今也歟且人孰無志詩
也者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如蓼莪興哀清廟頌德麟
趾懷仁關雎慕義吟哦上下反覆千載有不咏嘆感
發者乎脫有未能乃沉溺載籍牽滯文句耳非所謂
以意逆也不然興觀羣怨之教非耶夫二南君臣父
子之懿何如也讀書不知其人猶爲面牆況未必讀
書者徒耶今讀二南者寧少哉孔子教人學詩乃曰
邇可事父遠可事君蓋爲達者言耳故曰不達不能
專對然非徒古云爾也今夫岩歌野詠耆耄稚謳憂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三

歡悲喜聽者動容彼豈庸情於我哉動天地感鬼神
至誠未有不動者也乃後顧作爲詩法教人步驟古
體敲推字句而所謂思無邪者慢不加論及若是不
惟墮落麗障縱合品式則於小子何莫學夫詩者遠
近何如也況所云科則品式乃人心不測之妙神情
變化意境周流亦其自然之勢所謂惡可已也有其
實耳無其實徒按法以爲之寧不爲障耶是故得其
志而法不違者有矣未有不得夫志而能達夫法者
也今觀舜澤詩開心見膽落目快人景與意會事以

達勝若有超悟獨得而自達夫法者余不知詩不知
於諸大家云何但由二公之言觀之則其會秀儲真
乃不在擅場後浩然獨存沛然若決實由養之有素
未可盡委諸天成也

慶王東村夫婦七十序

真州王氏與 留都上新王同出豐城槎溪槎溪稼
村王先生兄弟以甲第顯名宋元豐間諸王皆其後
也世家舊族其來遠矣吾槎溪者名富然不若習韜
叔姪商外富尤顯烈習韜以冶錫起馳聲江淮名動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三

朝紳雖三公九卿莫不分庭與之抗禮予少時猶及
見之文采風流猶可想像蓋亦一時之盛及予入仕
又見若元者以雜販起積著數十萬列肆真州然猶
有東坦雲岡金憲宅相郭山正即爲之地也今又聞
東村兄弟居真州不窺市井不游別省惟以數十萬
助邊益國固外安內中監於淮坐而待收身有處士
之義享有戶侯之奉視王不猶居簡富亦饒耶古云
富潤屋屋潤弗潤身乎身潤體常舒泰有弗壽乎東
村以歲十月八日夫婦偕壽古稀予弟良政孫芝乞

言爲東村壽予何以壽東村東村居得其地操得其
要心不經慮體不煩功俛有拾仰有取壽固宜然且
有丈夫子四居常養志率訓乃曰仲也業吾鹽足歲
歲有秋以永身家矣其所以立身教家貽謀固自有
道豈若誦法孔子取則古昔先王效用 明時光昭
祖德不尤顯揚耶伯也叔也季也汝其業儒務底於
成以申吾志乃拓基延師分經教子誦詩習禮雍雍
如也卒至業精行成各有所立伯也判郡是用績于
有官叔也經府方當見用於時季吾婿也身雖未達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三 三百七十

羽翮已成有扶搖九萬之勢皆能無負翁教斯亦罕
矣然則翁雖隱商而實非徒商也夫婦偕壽以此古
有夫婦合德相成惟冀缺梁鴻龐公見於傳記東村
夫婦齊年交勉育雛成志以承其家未必同於三人
同於尚德夫婦未必偕壽偕於有成三人者辭富而
隱於農翁乃隱商而富富弗肯耀其趨一而已矣真
州古淮揚也天下之中舟車輻輳川珍陸賈備矣是
日也車蓋冠裳宗姓巨商濟濟踰踰珍綺霞觴更進
迭將其樂洋洋由此以進無疆寧有窮邪諸若是前

此自習韜后恐未能或先於東村也予爲芝孫作蟠
桃歌遺諸郎歲歲祝翁與若母焉歌曰長椿老榦枝
相樛綠陰紫蓋翠雲流萱堂晝永樂優遊歲難秀發
明千秋瑤池蟠桃宴方適眼見滄海成桑丘鼓琴瑟
兮羅珍羞塤箎迭奏風日柔農家力作惟種田我家
稼穡惟種鹽水旱虫蝗三百廛左經右史論聖賢高
車駟馬羅曾玄綵服起舞春風前歲祝南山歌萬年
抑又聞水根諸地水流於源槎溪本源地也東村其
念之哉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十四

葉豐川文集序

豐川集者奉全楚文宗應君命而成之也應君既採
輿論業已祀公石鼓書院矣乃又移文我邦備採公
履歷及遺文奏疏行之表樹風聲非所謂無徵不信
者歟是集也成於孤惟庸及門人祝君岫嶠等搜羅
突爇流落中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耳觀者卽以是而
爲求公之筌蹄則可若直以公爲盡在是焉過矣夫
渥洼產已物故千里安在哉枯蹄斷穎尤有市者明
年千里馬至者三焉公雖往矣不有且言客爲二

三君子親炙者乎因是而求千里固在目也昔人于
百世下聞風猶能立懦敦薄矧曾親炙而又茲可據
耶據茲而或得其所謂風者興焉茲誠筌蹄也應君
之德不亦風哉予少隨方伯伯齋公遊得覲公顏色
英毅挺特今猶可想是時留都學士大夫當 敬皇
帝昇平化成後有若胡公世寧吳公昂李公承勛魏
公校朱公應登楊公果等連署奏佩爭尚前矩德星
不特五百里內聚焉已也夫崑山片玉桂林一枝莫
非良材一經師匠品自登價公取斯於曾擇射于他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

三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況生平自負高視獨行覽輝于
仰久矣又得與四方士游乘其風力九萬里有不下
哉惜乎未見其止應君謂行誼定于蓋棺公論明于
旣沒三十年後乃有此舉公所能者人也天也皆不
可得而知也座近高賢享獻陰濟俎豆與風雨共淒
南面同衡嶽爭峙能不能何如也況使 賜環之命
久下公齡少延榮遇通顯膺寄受托又安得有此遐
思而動兩省之風哉世固有化導能留去後之思者
未必能父子兄弟足法相夷固非常情先後同風亦

寡矣不有更生安世湯歆何人也父作子述古猶難
之公伯子香孝行聞於朝野風表化諸鄉閭有開必
先無往不復公之崇於已者厚天之報公數值其定
人自無數也不然父子修文地下且有未盡之辭安
得如是並隆哉人銘公未第時似法西銘作也大意
具見公素太極圖說濂溪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
語自分曉公謂必求所以能生百年後爲不死者安
得起士遷商之予於圖下二圈意亦云然公履歷顯
晦集皆備焉予特表集所由及集之可行者有在不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六

壽雙橋周年伯六十序

息生道也天地之化機也人心之生理也得之則生
不已其或昧焉者息之無息是謂至誠天道也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純於天道亦謂之無息耳
是故天道不已也日月之運行寒暑之代謝一元之

獨運五氣布而四時行焉天何道哉豈惟天道然哉
惟山亦然小之爲培塿爲岡阜大之爲華岳爲崑崙
巋然獨峙居其所而不與時變遷非此機之不息而
能如是乎惟水亦然蒙之爲洧滴會之爲川瀆沛之
爲長江爲大河滔滔東逝晝夜不舍寧有一息之或
停乎其在於人也此心不息之機亦如天之默運無
已其未發也貞而恒靜如山之定而不遷及其發也
動而有本如水之流而不息是故仁者見之謂之仁
故樂山智者見之謂之智故樂水文王之法天也不
顯亦臨無數亦保則爲不已之純孔子之繼文王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以造一貫之妙
所以爲不已也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貳矣憲周君梅崖有志此者也乃翁雙橋公今
歲某月某日爲甲子初度之辰是歲歲如今日之無
已也梅崖之樂其得爲何如也冬十月撫友張槃以
某月某日聞予此心之耀無已予不識翁知梅崖知
翁其庶幾矣善觀山者由麓而至於絕巔善觀水者
逝流而極於窮源莫非山水也山水有二哉是故知

梅崖知翁其庶幾矣梅崖操修而行潔志圓而道方無息之志不以久近殊習不以崇卑易慮不以少壯改操不以夷險改節方其鳴琴宰物百里不應有存心愛物之誠梅崖也及其鵠志臺端見義必爲其忠君體國之誠天下壯之旣而梅崖東遷西謫爲幕爲郡佐爲臬司其存心愛物忠君體國之誠猶夫梅崖也繼此而位台鼎輔理弘化其存心愛物忠君體國之誠豈不猶今之梅崖乎是故父子一體也文武一道也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謂之承則其所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八

承顯故其言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勉之焉亦承之哉傳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亦言乎承耳梅崖不已之誠寧非公耶然則公之不已將爲天道乎爲山乎爲水乎抑文王之純孔子之年吾不得而知也予與翁有通家之好誼不容以無言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無息也予與梅崖共勉之以爲公壽

壽少司馬南溪丁先生七十序

傳稱孔門受業身通六藝者凡七十孔子何以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是時在陳思門人

之在魯者不得歸而裁之非謂顏閔等言也若顏閔等蓋已登夫子之堂而入其室特未達一間大而未化者也不猶九四之躍將登九五之飛歟孟子謂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其所以見而聞者要自有在程子亦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不然何以有任重道遠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況喟然之嘆一貫之唯如愚之氣象不幾於化者能哉至於曾點之狂孟子已明言矣朱子謂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九

然自見於言外發之無餘蘊矣何復引檀弓云云無乃淺視點與非惟不知點亦併失夫子與點之意也夫子喜柴愚參魯而不欲人賊之及悅開之自信閔子和悅而諍其所註意非以其狂狷將進而可近道者與且是二三子孝友根於天性立身超卓見道分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非孔子言歟孟子常云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蓋亦自寓云耳設無母氏三遷私淑諸人未必能爲孟子使孟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卽韓子所謂世無孔子顏子不

當在弟子之列未可知也豈直孟子已哉朱子亦曰
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夫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
噫豪傑而不得遇夫子而不爲狂狷狂狷而不得歸
於中行者寧少哉吾邑西山里南溪先生故家宜
蹟代有聞人與兄東溪先生並有高世之志終日宴
坐怡怡如也庭無間言人亦信之非所謂豪傑士與
假使得侍夫子而得隨柴愚參魯之後而黜狂開狷
要亦不敢多讓也久之兄謂公曰守田廬拓先業我
其圖之力學進修無忘前人風烈責固在弟公乃蚤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夜草草不敢少有廢墜以負乃兄之教不三五年業
成賓興揚于王庭潛見飛躍超然直上蓋有確乎其
不可拔者爲之地也由是入叅郎署出典名郡揚鑣
閩粵仗鉞齊魯遂以總憲晉陟司馬皆卓有聲稱柱
明堂棟清廟有日也公乃未老而先乞休見幾明決
急流中勇退若水不得專美于前矣易曰介于石焉
寧用終日公其以之平居事乃兄間詢衣得無薄食
無餒乎有同司馬公之爲此非孝友根於性耶守河
門日家宰熊公北原以言忤 旨 世廟震怒褫其

服押發歸民妻子纍纍然於風雪中親友莫敢爲之
所公獨憫惻收其妻孥以俟凍解熊則有君命在不
敢違前爲之脩以送之又先之於其所往禍在不測
皆其所甘心也非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丁在宋
甲科顯發獨盛 明興亦不乏然至高位大官峻登
九列自公始也其在先名談者號甕天先生以理學
倡江右士多興起與象山議論每相上下不肯苟同
足以知其人矣公其後人也公篤於孝友而人無非
問急難而不及禍身退而名益尊風與西山爭高豈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不其丈夫而爲豪傑士哉公今春秋七十月十又
九日其誕辰也北城丘君資翰兄弟亦孝友篤至其
弟某與公爲姻婭乃兄謂文爲壽予曰前盡矣曰更
願進之予曰莫過華封三祝堯皆曰辭公公有子承
家矣振振公孫秩秩德音行將有名世者富而好禮
積而能散公當有定裁也公今修德就閑事堯之事
乘白雲而還帝鄉不幸不得經孔子門牆而與中行
狂狷之列德如堯矣不爲尤幸耶請以是爲先生壽
賀翰林檢討范含虛四十序

春王正月上九日翰林含虛范君初度之辰萬曆元年之初始也君以含虛爲號蓋見神明內照靈局中啟不由外假故曰含于此而克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鳥獸魚鱉咸若由此道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皆吾儒本分事也茲值萬曆登極大封宗室君捧冊寶於遼岐二府持節以行因而過家展掃烝嘗永言孝思適逢初度豈偶然哉夫人臣欲效忠於君不易地而有加損而懈匪躬之節人子欲竭力於親不以存亡而有勤怠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而廢罔極之私是故展孝者情也奉節者義也情義兼盡忠孝兩全明王以孝治天下正欲臣子盡節於君親況此順成事耶君蚤承庭訓詩禮家學得自先大夫久矣故三出而試於邑遂冠多士再試於棘園褒然舉首由此而從政遊亦有餘地矣然常不自滿假溫遜自將見邑之度田也輒擬章程以自試老於數學者莫是過其精練欲見諸行者類如此可以觀其志及見其較藝會試色色信地本來務學國是出格心靖獻非口耳漫應也天子既採擇進諸士

矣又命閣臣擇其士之尤者得君廿有餘人儲養教育日食大官讀中秘書三年學不志於穀又擇其尤者留其半焉因其甲第品秩皆授之館職須次輔弼天子喜曰吾成是才需吾實用五臣十亂皆在左右似若賢於夢卜帝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又曰予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予於彌綸天地叅贊化育有學際天人幽贊神明者焉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有鋪舒治道黼黻皇猷者焉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有志存康濟識達治體者焉朕躬有過予有補袞拾遺之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臣敵國外患予有折衝樽俎之臣寇賊奸宄予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之臣舜得九官十二牧恭已南面文賴濟濟而寧予則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不亦可乎詩云謁謁王多吉士媚於天子是則翰林掄選儲養之制也往往謂翰選惟供文翰協聲律琢文句爲工抑末也本之則無若徒知其取清務簡地望崇高自視爲玉堂仙者少矣昔蕭相國鄙嗇夫知其體矣或未能履其事也丙相問牛履其事矣或未探其實也宣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他無所恤王言一出人神感泣天爲昭回地爲變色俄頃之間乾旋坤轉俾得久於其位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吾嘗有書與君謂君以中和位育爲心民胞與物爲念得此遭際足展素蘊正今日祝君意也君以平生自信卽其自試先資之言及念朝家掄選儲養之重調元贊化皆其職分當爲者也夫以虛受善以實展孝以誠結主安往而不易曰遇主于巷格心格君致身致主昌言正論秉義正色一言契合千載一時風雲際會魚水相投易曰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孟

三

納約自牖又曰素履往無咎惟其素履往也故逢巷卽遇遇牖卽納惟其素履往也故能反身而誠反身而誠者故能樂莫大焉克拓得去記曰強年始仕君令格君致主已有進階級矣願珍之重之日可見之行者方進而未艾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吾老矣於君有友道之義故於年也不以祝而以規友之道也

送省齋熊君謁選序

省齋弱冠卽有聲行輩曾受知先伯狗齊方伯公與

此齋憲副兄爲莫逆交予被召北上與乃翁常熟承偕得與省齋道故數相往來然後知其所謂莫逆者非市道而受知先伯者有由然也久之又聞其學于監試卽魁監多士歷于部部試部多士咸後極爲太宰見山公稱賞夫見山學古尚行好賢樂才亦難悅人也於省齋深懷寘膝之愛或勤前席之禮見卽坐語移日刺刺不休茲豈他青袍士能哉諸司者亦皆清選名流然非賢者未嘗不高其地顧遇省齋咸不欲以地高之宿部輒遺茶果火炭此可以觀省齋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孟 三

矣省齋亦自謂馳聲輦轂價登士林奮臂毛錐足可千人自廢不必仰首長鳴遇伯樂卽當知已累世不收竟伏鹽車與卒伍等孔子謂得不得命也信哉自是歸娛二親忘其所謂進取君子愛日達人知命崇先青後修德俟時省齋所得信地有餘情矣然人生無百年常泰君子有三公不換無何翁母謝世孝子願孤回思前日受知見山蓋欲薄申所願前知十五年來猶爲青袍士當時少降其志求爲金馬待詔飽食大官縱觀上苑委蛇太常無難也積有年勞今以

他途進卿亞者少哉茲出固非其所安又不欲民
無聞過予請曰士之自信者心需用者才不願者外
夫苟惟外之願則所守不素自信不及才之需於用
者安在易曰中行獨復中心願也既願矣義安能疚
利不可回必矣自信何如也才可以爲騰薛大夫顧
謂優於爲老斯豈在我哉昔人寄食牧豕爵祿不入
其心卒之身都將相顯名垂休要非外得也省齋毋
以他途自諉古有卜式固非賢良方正招亦非茂才
異等舉也功烈見於載記班班可考播芳流休光昭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〇五

永永視賢良異等者何如儒林傳曰質直汲黯卜式
其自信需用之才萬世之下誰不信之省齋惟自直
行不忘其初窮通得喪升沉寵辱有不在我者聽之
如是雖伏鹽車猶驥足也安知不有伯樂如見山公
哉予於省齋好通婚姻義切友朋有兄弟之雅故於
其行直叙平生昭其始也規之以義要其成也友之
道也茲其爲莫逆也不然予言亦外矣

送都憲傅應臺年兄移鎮關中序

士君子生天地間有出處同而事功不同世皆謂適

然遭際而不知才與德之遠大近小特負荷差等之
不同以致之某與公舉南宮其出同也服官爲令尹
其仕同也繼而銓司課殿最檄擢以入公登蘭臺某
亦濫竽給舍其知遇于時同也尋復受命稽乘田
規條積廢敷奏以聞今皆著爲令甲其事同也凡
燭機通變裁酌以協于中幸獲免于罪戾者皆公範
圍而曲成之所謂同德相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
獨同榜謂之同年而已嘉靖戊子公詰戎于茲吸張
動作如雷霆鬼神不可測識兒童走卒咸知有傅清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三七

軍嗣是副臬于閩用廷臣薦章疏四上戎備洮岷四
境安堵黎藩東魯旬宣勞來甘棠猶存會甘肅弗靖
特拜爲大中丞提兵外攘而邊警息凡公所至蔚有
嘉譽癸巳某以愚慙片逐退居林丘中間消息茫然
二十餘年大江以西卯辰歲饑人將爲溝中瘠矣當
事者因民情之所歸依疏公得節鉞東移甫至凡困
役傷財者塞源剔蠹不遺錙銖且酌地之豐殺肥磽
取賦役之偏重者而均停之于是饑者食勞者息吾
江右百八十年之隱弊一洗維新方煦煦然如赤子

之怙襍祿值西北戒嚴數求可當厥寄者公復有閩中之命至是三復爲中丞矣人以爲德浮於位非所以禮賢而尚功也不知中丞者百僚之師帥糾舉奸慝肅靜紀綱任職而相古之制也今明天子眷注在公歷試諸艱以爲負重道遠之地夫豈無意哉某也嚆昔竊負於公求同於終始之初心雖不可遂然天下事非我爲卽彼爲所深屬望於我公者不獨輝煌于功名而已公行幢在郊鳴車載道望衮衣而興思西土之人曷其有極敢以是告諸命駕者夷狄

魏永清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

三

思曷其有極于其時也輒復扳轅而獻之以此

南昌府儒學記

南昌府學會秀儲英植材陶器其來已非一日而士之居是學者景行先哲追蹤遺矩所以學爲士爲賢爲聖求所以盡爲人之道者雖未必人人盡同而可

法於後來者寧少哉古今題刻炳若前日可稽也今士入學卽令展謁先師然後登堂明倫立標定趨亦以聖人人倫之至望之耳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國初創造府州縣建學養士彰勸懲幽陟明悉責成于守令提調故士稱弟子員者視守令猶父母也不曰作之君作之師哉是故文翁化蜀風同鄒魯伏恭令杭遂成伏學武城絃歌流風可想古今猶一揆也故多收作人之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以哉厥後更代靡常提調未稱遂謂守令

魏永清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

難以責成正統間乃設督學官於按察總領之守令提調之責遂有所諉而教亦不專矣夫道有否泰政有隆替待其人而後行也今不曰人非而曰官榮何異因噎廢食耶督學今有專勅故責成守令者視國初少異而士之宗提調亦視督學爲少遜也夫士旣視守令爲父母卽視督學猶高曾也今士不授教於提調而惟督學是宗是猶宗子舍祖禰而宗高曾原本雖同其如地遠而分不親愛博而情不專何如古以鄉三物教萬民卽今守令之職按察明刑以

弼教猶古糾以八刑之官今制三歲賓興猶古也未聞專以三物廋士亦未聞糾以八刑名同而實異守令之責分先王之風微矣學大修於弘治戊子繼是修者屢見宮牆外隘巷一道竟未有爲展拓計也三易壬子於今矣茲幸三溪饒公來守是邦德以道民儒以飭吏門無通介守不爽節蓋欲起文伏之風於千古流休聲於無窮也責固嫌於安諉每復忌于自專故令多士引發而鳴諸當道自待風亦厚矣惟時若都御史翁公御史蕭公左布政使馮公按察使陳公提學鄭公守巡孫公許公咸是公議遂以公地易民居得地東西若干丈南北若干丈設屏樹坊官牆廟貌煥然一新道遠勢雄目豁心泰自開國以來所未備也今備于公手仍以壬子紀年寧非一大數耶教授王君三聘訓導陳君旦袁君昊何君燁楊君萬仞仰德昭教請記諸君子亦樂事之有成也不容以不佞辭夫公旣以身教無隱於諸士仁施義發於諸士父兄已三年于吾土乃謂諸士曰門前路徑要須寬廣不然則發軔展足無地何以任重道遠即開

示周行廣居大啟諸士其念之哉諸士復相謂曰公爲吾儕修學惟恐開導不至吾儕所以自修亦須自念躬逢盛典周旋俎豆佩服詩禮修于身行於家者于六德六行不謬乎前哲遺矩庶幾人倫之道所謂過則聖及則賢也書曰日宣三德夙夜夢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是故朝廷作養會秀儲英植材陶器至意公修學亦有光也設有樂道謀食不復升堂入室從事百官宗廟之美而來督學不孝不弟之糾者於公爲毀瓦畫墁而亦非記者樂成意也吾儕敢不念哉公名相廣東大埔人乙未進士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五

南昌 劉曰寧

刪定

雲間 王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編輯

新建後學徐良彥

撰述

松陽縣誌序

松陽誌誌松陽土地人民政事於冊所以彰往而昭來也非其類而誌之非也應誌而弗誌亦非也是則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一 三

謂之誌也得百里之地而君者分符受寄未有不先於此而謂之能知治體者也何也一邑之誌一方之典章文物係焉所謂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也是故不讀禹貢何以知大禹經州畫野之爲功不讀周禮何以知文武制禮作樂之爲備誦詩讀書論世尚友存乎誌記由來久矣有民社寄者於此而不知所以志焉卽失其所以爲誌矣此孔子所以惜餽羊嘆杞宋無徵猶幸及史闕文尚有不闕者在況全無作者乎江侯一洲志切惠民心存康濟度田方

暇大懼邑乘散逸此其志可與急於簿書期會者語哉故與予書云松陽缺典邑乘最其大者向託之徐龍陽繼得劉淮編輯草創已具然其間損益斟酌必賴有道者裁之方可入刻松翁舊治也山川人物夙有定盟敢借名筆序之於首茲令淮生懇求考訂垂憲方來則加惠之意不專在一方面施於某者爲無窮矣同心晤對千里關情不必覲面而後爲久要也然又蒙委均田幸賴成功益推我翁同然之教殊於我心有戚戚焉何也均一清糧也予查冊而侯方均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二 三

田均修誌也侯託劉生而予自執管乃托王生詔蒐輯非勞於自用而逸於用人者歟成不成存乎人同然而不然不有數耶歸檢予草未得舊志究觀劉生採拾凡建置興廢始末山川流峙動靜名人良史出處幽貞孤嫠顯伏及鼓舞發揮以盡利進退變通以趨時具見矣其主張斯道風表人倫有餘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覽者當自得之頗覺良工心獨苦也予暇時每憶劉生圖記卽同自成如瞻南岩百仞山巔蒼筠翠竹在坐下俯長溪遊人如織延眸長阡廣陌

廬下之傭隴上之叟雨簑風笠縱橫畝間若有莫知誰之爲力意忽然焉若登卯酉大方等山梯雲入紫翠上揖羽人於晴空邈乎其不可及顧視迴流溪上童冠隨侯辨方審位又似武城有人單父取友予意會處如是知侯之誌成成於是矣是編也雖若未甚備然於一二百年頽風少振不亦爲松之盛典哉按舊誌松陽爲古大縣漢獻時屬會稽南鄉建安八年始立縣隋開皇九年割其東以爲括蒼縣處州府之唐景雲中割其西以爲遂昌乾元中又割其南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三三

以爲龍泉地日割而境日促分土雖儉於前封壤與區要亦括蒼名邑也茲當凋弊之餘幸賴侯加意安養化導正其疆界計畝均敷田不加賦征有定法民始欣欣有向榮意宜撮其所行大要備書於冊俾永永有考要其害已者亦永永無以授其隙由是八方會道四境同風善乎其中丞有曰某貽松陽無窮之利百姓受福多矣侯隨試輒効所在有功以此是宜松民歸德於侯侯歸德於中丞中丞聞諸上加侯四品章服仍留督理要皆一時遭際異數非偶然也況

又會誌之成哉侯名昂字文冬號一洲湖廣攸縣人劉生名淮號從山諸生中好博古雅不在龍陽下後當有誌者稱劉生與侯也

祭裴魯江文

嗚呼公真舍我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耶公固生順死安無憾矣而使後死者與於斯後無和而前無倡安能無憾於渺茫耶憶昔與公同遊於泮同舉於鄉齊鑣並舉揭采搏芳將日進于高明期共觀乎國光致君英詠回風陶唐庶幾乎尚友古人出處行藏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五

四二二

既而思曰與其裕人孰若薰德而善良與其外暴而內荒孰若闇然而章乃就師顏日就月將鞭辟近裏動靜有常深造必求乎自得妙詣必契乎大方靈局中啟泰宇天光默焉而靜契其理語焉而妙發其詳良知精徹格致平章光明俊偉特達開張巍巍蕩蕩坦坦堂堂理刑於岳名問益颺刑清訟簡仁昭義匡進階郎署委心動勸名動公卿譽在岩廊旌能別異封章顯揚謝病解組放跡滄浪抱琴山谷賞音水旁予也避地遊神澹泊通理黃裳期妙晤于身心戒

多岐於亡羊方將就正有道公乃抱嬰張遑予固知有絕絃之感不謂公卽遽逝而奠枕於北卽嗚呼傷哉公逝矣其所以爲公者昭然於穹壤之間不與公而俱亡靈爽不昧起予匡我登我平康性命交修內外兩忘是固公平生萬物一體之素心抑亦二三子之願望也嗚呼哀哉

桐鄉少府戴君墓誌銘

中叙廷杖事爲詳故錄之

萬曆二年歲甲戌夏五月戴君二孤將塋厥考於馬耳山祖隴之原謂予請銘其墓庶永有光也予愴

魏東洲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然思少府逝去蓋嘉靖己未六月計今十有六年予從叔爲君姑夫者舍予去今亦三年餘矣少府美風度白晳朱顏衣冠濟楚惟是欠師友琢磨予謂十室忠信蓋公之類云俛而就吏非其所安設使得師友造就就其所進立當出儕輩遠甚所得與其儀表裏而稱矣嘉靖初世宗皇帝御極勵精圖治議禮制度凡祖宗有未備及備而未協於義者孜孜求言以規制作之善予時謬克補闕出入禁闥期以將順匡救盡忠補過報國時有獻納荷蒙採擇施行然亦

時有犯顏廷諍事干國典者不容不直輕則怒置

呵斥或奪俸重則逮治拷訊甚則廷杖怒始泄尋

復追悔竟不黜落亦足徵聖德之有在也夫以狂

直慙愚之性事聖明睿哲之君加以七八年之久

昧於進言中間批鱗蹈尾履危冒險蘇子所謂心

火命如鷄者何日忘之也聖主賓天慙臣猶幸苟

全是故聖主優容向非海內異姓同志兄弟若南

野念菴龍溪克齋諸公等及君與陳君曜羅君顯等

分班夙夜護侍供理藥物其爲鬼錄久矣何能有今

魏東洲先生文集

卷之五

六

三頁六五

不然斃於杖者豈少哉況予么麼屢經下獄杖亦不次今銘君墓追憶四十年前患難不覺吞聲飲泣重有感傷君如有知當知予之懷抱山之高水之深也自是薦紳多知君君亦知所立予罷官南歸君亦與陳君相送至灣予尚病杖瘡泣別以爲不復再見寧論今日然自是卽落落不獲如在京朝夕過從也詎意今日復得銘君墓乎少府世居戴坊遠有端緒在宋有爲評事者焉官於桐鄉聞古朱邑高風知所樹立補任山東掖縣捕盜有耿而倭夷突至則領兵設

出奇大破之斬獲甚衆蝗爲苗害君率民禱而捕之歲獲豐稔民皆悅之君可謂獲上信下以此從政何崇卑之有人言五十不稱天君年六十有二是壽杖于鄉也恩榮一命惠流兩邑貴加於人一等矣桐鄉移祿以養親在行年五十之後有終身慕父母之孝復何憾焉予爲君銘亦爲君歌

銘曰錦水戴坊來自剡江中有吉人孝友義方祿爲親移仕以民康遁迹洪都徘徊潁陽桐鄉鄉官不里慈祥豈弟民依依衆皆胥溺君安歸掖縣少府行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
春早盜息民安書上考抑民食蝗心何狡襲擊羣傷震海島毋以我公歸我公歸今民有殍馬耳氣勢低復昂山迴水遶堂若防卜云其吉終允藏會見德厚流清光

再祭旗纛之神

惟神秉天地乾剛之德司民物吊伐之權於時爲秋於色爲白於氣爲肅殺於方爲坎號曰玄武於卦爲師貞以丈人太公得之而興周文韜武略諸葛得之而佐漢七縱七擒而孫臏吳起得之亦能効用於一

時苗王斷伯自古在昔其爲明驗者也今暮爾小醜罔知王度昭彰罔懼神之威靈突肆劫掠聚而不散悖逆天道殘害地方人怨於下神怒於上蓋不待官兵義奮而陰兵威武已先禡賊之魄矣況我坑兵素號驍勇善謀茲役也義直氣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又有神以司之殄滅益不難也鋒鏑之下豈無脅從橫遭殺戮者乎尚願神功顯揚善誘奪其衷不勞一兵一甲自爾投戈請降革心向化清分玉石伐罪吊民則脅從感好生之德而渠魁亦無所逃罪矣官兵之幸爲何如哉是固願望於神者也

奉議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況公行狀

公諱照字廷光別號雲岡瑞之高安人也其先爲虞國公子烈四十四傳曰景仙由上高青城遷雲岡是爲高安始祖今人稱著姓但云岡下況不曰雲岡云景仙六傳曰彥瑜者公高祖乃福建按察司僉事彥珍弟皆出均仁均仁以僉憲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陳氏贈安人彥瑜孝友著於宗鄰壽九十三歲有奉例建百歲坊于門曾祖大新約已樂施歲凶以

粟千賑惠鄉曲 詔建坊表樹闔巷祖德洪浙江布政司理問呂涇野殿元稱其政留兩浙德在瑞陽既有任睦孝友夙成娶於敖父樹母胡氏公年八歲胡喪賴祖母敖鞠育隨任教養弱冠乃歸就學憲官試爲學官弟子員凡經邵蔡名公甄別羣材恒第高等受廩食無何德洪謝世事敖如母丁卯鄉試中式戊辰登進士第拜南京大理寺評事迎養於敖秩滿蒙恩封父樹如其官母故贈孺人奉 勅歸勒大學士費公鶴湖誌文母胡墓并告贈典繼母左氏封孺

龜谷先生文集

卷之五

九

三

人未幾陞本寺副寺副陞寺正爲理官忠貞峻潔執法明允理直涉嫌罔顧法在容情爲耻蕪湖尹汪嫉惡太嚴法司以酷坐公詳情法不應乃得奏直徽豪汪某江洋拒捕殺人惡狀有証奏行欲出之公不允竟坐如律留都姚三老富民也誰不知之妻與僕私倚結堂官纏奏無虛日公執法賄不能行獄遂成他如此類平反者月或數事積以數年廷平不平於人少哉由是直者徒思坐積仇怨羣言召戮公是罔定有不在我者公亦莫如之何遂落戆判廣德州其執

法猶如大理時部民陽毛九等相聚爲亂奉檄擒捕卽得首禍者以報亂遂息署建平丈田畝以清飛詭新門社學校頽弛蕪漫者疑獄淹滯如嚴李等坐決如辨民大悅服遠懷邇肅風聞異境莫不願下廣德判寧國人命獄十年不決益因富家賄成公一鞠遂得其故太平府庫被盜盜逸邏者略乞丐十許人以當獄成巡察明知其枉莫能解公乃因部使恤刑白以枉狀年貌不相當者咸脫之夫渡蟻活命高大于門前史殷鑒綠野貧僧繫中外輕重四十年犀玉帶

龜谷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

三

圍耳公異績陰功冥報顯受寧異于古耶遷浙江海寧尹供事已卯場屋得名士如石簡等多出公薦凡闔閭鎮守護奸撓法奸豪投之藉勢生事規避徭役公不少假借徭役稱平猶查究爲班頭稔惡者七十餘人申革發遣之歲旱瘡毒盈腴力疾祈請甘霖遠邇通通決寧謂天道遠耶迺濠稱兵犯 闕鎮闕畢約爲內應諸道惴惴一切軍需僞檄風馳他民社寄不方寸亂者幾何公乃從容矢曰寇至死城不當先顧民速亂民卒無擾會 毅皇帝南幸權奄挾狐虎之

威豪縱赫霍操持郡縣如東槁供辦折乾等事需索無厭普太監者素御公多方鉤織公據理守法不少阿徇竟亦無事邑不受恐人有北門鎖鑰徒淹準南國監司暫借恂及青天萬里侯謠云羣陞安吉知州州素瘠耗習俗善通公至會歲大凶又聞部使者督逋拷掠相藉於他郡不忍聞公以義激諸民曰逋負無義玩逋蠹職窮逋傷牧吾不欲蠹職傷牧吾唯束裝以俟能者民感泣爭留完逋不受部使拷掠者過半孝豐豪飛隱田糧近千計莫之按公悉覈正之得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五

土

羨餘錢存恤憚獨新學延師禮儒會又 毅皇帝哀詔至百官爲位哭哭已不諳禮節者乃卽位前杖人公明法執議杖者引罪衆皆服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茲不信耶擢廣西按察司僉事民遮留塞道有落脚便能除夙弊到頭終不受分錢及撫按薦剡剛方藐權璫政績已著于劇縣廉幹蘇涓察賢聲尚裕于僻州數年賢勞沉鬱未得超遷猶未爲閭沕弗昭也入廣會岑猛弗靖總鎮檄至星言就道卽操致鬱林州頭目令其自相攻伐兩江已風動功將有歸因與

何御史不協投劾拂衣功竟不錄謂公有道哉卒之朝論察公誣行勘公之心事已明但不欲損耳目於言官耳乃御史朱豹按江西遣官禮公廬移文曰博學宏才循良偉績風高林下譽重鄉評朱亦真正人也公高懷雅量風標磊落儉朴天成貌無外假故凡爭者忿者構結者經公卽平釋亦以公中無物耳林棲二十年多寄興於詩酒與鶴坡台峯號釣比三同恒以分外功名還造化閑中問答有漁樵書座足以見公樂休雅致及聞軍國大事則又未嘗憂樂不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三百七

關情所謂寄興云者非託而有在歟建一德樓歲時祀先爲文明廳貯一御製誥赦立書院二所貽訓後昆若三原王公故事誨德崇行今世罷歸者孰不憂子孫不富貴哉今觀卽中君高邁振俗海陽尹舒易坦豁府學生俊翹有待孫曾森茂所從來者爾也予童時隨方伯猶齋公任得挹公貌見人卽嘻嘻情瀾可掬家食與卽中君通訊竟未得登堂觀其所謂六十化者何似忽以癸卯十二月十九夜半痰作念日卽長逝距生丙申享年六十八歲鄉哲云謝典刑莫

存再荏歲月又以先遠戒期求狀流光逝波感今懷
昔豈徒前識悲哉公先娶熊氏贈孺人繼娶王氏封
孺人後以郎中君貴加封安人生男四長維垣丙戌
進士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加封大夫取則古先游
心高明師事陽明甘泉二夫子東郭涇野周旋寮案
溉潤弘益稱執友焉維壩辛卯舉人委翅海陽非其
所安維壩勁勢橫秋志在圖南皆不負公貽訓維垣
出繼公弟曰魚者垣娶劉氏封安人壩娶王氏壩娶
劉氏女一名玉娥適胡謹言府學生垣壩壩玉娥皆
王安人出壩側室門氏出孫男三人與泰孫天胤孫
女二德坤德貞將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卜葬祖
隴傍口況家山負震面兌予與郎中君契協蘭馨又
介以省齋熊君督謹掇拾其言行可模成範者俟
仁人君子採擇以昭永永省齋視公爲姑夫與郎中
君有兒女好

詩賦

四言偶出三首

幾忘於心庭鳥下地風來樹間路上塵起

其二

事在可人心則有喜情忤於物即鑒諸理

其三

喜生則動鑒理則止漸入自然庶幾心體

五言偶出

薰風入高樹野鳥翻庭柯心憐興自適竹籜聞賡歌

雨後

縱目林臯外林外青山秀白鶴摩肩蒼啼鳥聞清晝

題寧都黎育民號養拙

此曲由來拙天空月正圓機回山大靜興逐海鷗便

有象知愚日無懷不動年箇中些子事君寧養未然

懷襄魯江同年

可人久不見猶是隔年心春露披羣物東流逝海濤
音自遷喬轉懷從別處深琳宮空委象白髮坐來侵

偶題

反照倒晴空霞彩千山盡歸鴉赴層林獨鳥鳴高木
欣然得我懷無言獨自宿甲子春何在龍溪元年毓

贈妻叔耳泉汝通宰黃牛驛

京國相逢晚江風引別襟一官毛義檄萬里老萊心
水路迎歸棹天空出遠林貯看山色暝楓冷露華侵

寄李吳西司諫年兄

每憑此意托芳華未信人間此意賒桃李有懷山色
外望窮山色靜無涯

夜立文殊臺

夜深無語立岩頭月冷山空翠欲流鶴久不來天宇
迴竹林基響洞簫幽

孤月上人

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言

兀坐無言一草菴如如不動妙虛含本來面目憑誰
識朗月孤懸獨晚叅

謁嚴子陵祠有感

萬古綱常一線當水光山色達穹蒼焚香謁罷歸帆
穩一枕清風到野航

偶題扇面二首

飛雁乘風過淺灘小舟移柳向前灣道人本是無心
客故向浮雲步遠山

又

不受風波坐擁灘一竿明月釣前灣人生事業魚竿
上落日溪風照遠山

秋旱孤雁二首和傅先生韻

南來北去幾經秋霜月寒風獨過樓不偶也隨生意
得正蘆飛渡謝人謀

又

萬里凌空送早秋霜風隨月上南樓沙頭水際頻觀
我自信孤貞是善謀

閑坐

魏永洲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言

坐擁寒爐向竹扉西山白雪蔽微肥門前綠水涓涓
靜檻外浮雲隱隱飛

偶成

一溪門對萬山來兩卷黃庭獨自開萬籟月斜風寂
寂五更鐘響夢初回

贈魯江裴年兄

歲晏俄驚兩鬢霜魯江頻掃隔年床語窮物外心雙
白典出風前月一方

和白沙讀鮭魚文韻

造化乾坤識者無眼前人物幾之乎須臾丹灶還成
字肯信尊親是一魚

題永豐劉震冊

曾聞回也簞瓢樂今見仁齋歡粥編氣味風情今肯
異兩般人物總悠然

坐魯江賓山堂同鄒東廓次沈石山王龍溪

韻

竹風梧月坐江頭清夜長歌入畫樓軒開杖社來青
鳥亭倚蒹葭愁白鷗古易漸深千聖奧高懷殊異昔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
年遊幸逢三益憐予拙別去應知重反求

又

堂對西山德比隣相逢一笑信吾真車途羨汝同雙
軌牆面慚予到六旬機探希夷言更別詩經煅煉句
方新遲疑岐路勞君指頓覺從前錯用神

謁孔廟和韻二首

古木擎天擁翠陰千年享祀廟沉沉乾坤不夜開東
阜絲竹空堂奏古音直從泰岱招鳬嶧隱約洙源帶
孔林勝地有懷徒爾爾饒君先着重追尋

又

學道經年路渺茫小曹得路卽升堂風生檣栢瞻依
在水薦溪毛俎豆香江漢無聲流日夜乾坤隨處有
宮牆中行已復清規遠幾見男兒點也狂

謁顏廟觀陋巷井

窮巷顏生井不遷魯侯宮殿化爲田天來一脉寒侵
漢地擁空明玉在淵不向生前爲福汲豈圖身後託
眞傳如愚像在淳風遠故國晴嵐起暮烟

聞先寺呈王鯉太府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五 大
尋幽山寺出塵囂野徑招提跨石橋翠壁鏤磨猶古
路蒼苔基址識前朝龍依二瀑歸青峽鶴唳雙峰入
紫霄安得乘風臨絕頂便應飛錫去人遙

題陸浩齋公號

拍塞乾坤本浩然更於何處論虧全心能得正見真
體功到無爲是太玄一自握苗趨末路遂從襲義失
前傳憑君會取其中意俯仰優游到百年

贈魯江裘年兄

卜築多年歲月闌山陰忽上大夫炫忘機自信千峯

月出世誰明九轉丹積雪寒空明遠岫早梅迎臍故
臨干素標無語垂三益蒲耳蕭蕭入鳳鸞

送王杜陵

經臨信地卽登臺帶得天香滿袖來已許文章經國
務又從實地覓仙茅乾坤妙手須當軸風月多情好
放懷賴得高賢憑着眼定交梅勝去年梅

書寄熊少尹南溪二律

幾曲寒光水遶家迎簷索笑對君嘉輿當岸柳人依
樹暖入窓梅月正紗盃酒有情更自永笑譚無紀獨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五

九

頻加歸來謾有登樓興步月吟風肯浪嗟

又

意從會處卽爲家到處龍山亦巫嘉過眼繁華蕉葉
夢轉頭事業壁籠紗須知此意由心得莫向浮生訝
髮加水際風光聊自適東君猶自夜闌差

此齋賦

家兄歸自南雍於爲己爲人分別處大有所得語予
曰大凡徇人者多忘乎已守己者或簡於人徇人者
失天失天而徇人愈貴愈賤矣況人未必可徇乎已

者此也人者彼也推己以及人舉此而加諸彼得之
矣然宜此之不此而不此士得己而民不失望人何
簡焉不此此之宜此而彼未免逐逐徇人而失其天
已何有焉此朱子所以有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之言
此吾所以大有感而惕若乎此也故以此扁齋而顧
謾焉爲吾弟之先鋒也子盍爲我賦之予亦感激作
爲此辭焉辭曰

渺形曠於大化兮形與剗而俱軻全厥則而無虧今
德與天而同侔體此知此而強此秀其秀而好修此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

天之所以與我今操則存舍則休胡棄天襲天以流
從今鷄犬放而不求凌飄帆於洞庭兮波上下而沉
浮萍汎汎東以鹵兮誰云云在河之州是用不潰於
成兮如彼築室於道謀萬物皆備於我兮道在邇而
遠逮古昔先民有作兮惟好古以敏求富與貴而可
求兮當執鞭以驅騶參反身而循此兮彼富爵而我
愈咎高數仞之巍我今羅萬丈之珍羞在彼我不爲
兮民到于今而仰其鄒功業忝立乎三兮道德明著
乎六幽何聖賢之不作兮俗靡靡以從偷追時好以

自貶兮期與世而相投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而
易椒紉茝蘭與菌桂周旋兮獲謠詠之嘲啁爰有一
佳士兮厥貌頎然而孔修不膠古而混俗兮介匪僞
而不流慨世道之不古兮知我者爲我心憂結茅於
山之阿兮眼前烈之徽猷長紳佩之陸離兮冠切雲
之休俅襲中正之逢掖兮鳴璜珮之瑯球衆競巧以
進取兮吾擬拙於山鳩衆銜玉以求售兮吾抱璞而
益瘦衆巧笑以干媚兮吾抗節於督郵援韶武之古
琴兮不諧適乎俗謳敬以直其內兮義以方其外暇
集 魏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主 三〇七

人兮邇焉寡儔欲從之兮道阻且道登山無車兮河
無舟願言思伯兮我心悠悠

太常少卿水洲魏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集 魏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主 三〇六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六

南昌 劉曰寧 刪訂

雲間 王 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編輯

新建後學徐良彥

附錄

豫章增祀四先生祠記

省會故有豫章書院先巡撫中丞洋山凌公勗延學士大夫講學其中中爲祠豫章羅仲素先生而下凡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二

十有二人皆鄉之先賢名儒能輔翼斯道者鳳竹徐公記詳矣閱數年印川潘公寔繼二公既勤撫治覃思往哲謂不能無遺也因舉素所景行若宗伯歐陽文莊公德司成鄒文康公守益翰林羅公洪先都諫魏公良弼咸名賢繼起並馳道範而追芳仲素諸先生者宜並得祀乃檄南昌守王三錫諏吉奉主于祠而徵文於提學副使江以東俾篆之以石識無斁時公以少司寇 召隨晉御史大夫司空總理河道行矣以東撫無能爲役顧無所庸諉也重惟四先生與

仲素先後輔翼吾道而公之尊崇表勵之意要不可無述焉夫道不宗自洙泗乎千數百年間在宋則濂洛關閩續其絕在我 明則紹興振其微乃豪挺傑特之士或厲之節義或炳之文章於江省非不彬彬相望而顧鮮有主盟立幟者論者蓋或左之噫豈知考亭之傳淵源仲素而豫章一派固濂洛關閩所以引如綫之緒者繫不謂重功不謂鉅乎方紹興倡爲致良知之教也寔本考亭晚年契悟之旨其言直指本體明白簡切天下驟而聞之駭顧愕視而莫之敢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二

信時惟歐公鄒公魏公奮然徒步往從之游研精殫思窮探闡奧而各極其自得之趣以廣其傳而究其用羅公雖不及門然涵養之純造詣之粹出處進退始終於道則興起於所聞而諸君子相與切磋之功不可誣也尼父師乎識太子與私淑諸人世無考亭者出則亦已矣如有考亭者出四先生之所以俟將來者非仲素其徒乎雖然道在天下如日揭中天今非不家孔孟戶程朱矣卒由斯道之難者何哉科舉之學功利之習爲之機阱矣今觀四先生者通藉致

身非能越科目也服官任職非能外勲名也而道無負於聖賢名光榮於山斗者豈非人顧所志何如哉故志義理則科舉一義理矣志道德則功利一道德矣何者彼其有以克養於心而運完吾性之本體則雖假飾於雉羔規續於竹帛要莫非性真之運用道誠存而貴醇白此所以謂人師之致不朽之宗也若迂而視之姑且卑焉日以競葩鬪靡銜功矜能附影和聲隨俗雅化揚揚焉快爲得志譬膠舟萍鐵而汎稽天之浸其于淪沒均耳詎不足悲哉雖然知所志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風矣

魏松陽遺愛碑記

仙居應良撰

魏子之令松陽也其民親戴之如父母敬信之如神明既三年報政將如京師民戀戀然齋咨涕洟而不忍也皇皇然憂其不復來控留而不能也於是學諭

張君淮司訓裴君輝葉君愷列狀遺門生詹世用何寶達數百里至仙居告予史氏應良曰松陽之政國朝百六十年魏明府一人而已不可以無紀請公文之以諭來者垂不朽按狀魏子以嘉靖甲申夏至省風俗詢察利病先後緩急漸次罷行洗濯刮磨與民更始嚴禁令曲撫諭罷訟遊手兒閭里之猾屏息正版籍之欺隱以蘇下戶絕銀場之喧聚以遏亂略老弊巨蠹剗剔且盡凡諸廢墜罔不興修建浮橋以利徒涉築河堤田爲永利治教場列樹之桑尤心于學校修文廟飭門廡葺齋舍勅書樓濬泮池闢湫隘鑄祭器置制書壇墮潔清禮祀秩如孔翼孔嚴其待士也如其子弟困乏不振者周之婚喪不能舉者助之其教人也如其身本之於心身而貴力行先之以德行而後文藝松雖僻陋道化聿興萬民政觀志益勸仁及旁邑赴愬日來善政疊疊未易縷書予亦嘗聞丙戌浙東之飢括盜尤橫非魏子拊其萌芽延蔓且不止也夫魏子之政人可能也至其不任才力不假權數道之以德非易能也松陽人德魏子而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四

未必知也知之或未悉也昔也魏子學于陽明夫子而聞明德親民之說矣其體驗于身心講習於朋友亦久矣予曩在京師而友魏子見其與同鄉王公弼歐陽崇一同舉進士同志道同邸舍恩若弟兄尋各出爲州縣皆卓卓見諸實用而松陽尤號難治遺愛之深迺若是世之任才智以就事功者往往病講學爲空談而以王道不可復行於今孔子之教爲迂吁亦謬矣予于松陽之政見魏子能信其師說見魏子行其所學見王道易見聖人之教之非迂庸記之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

以慰松民之思且質諸世之仕學者魏子名良弼字師說江西新建人

魏公遺愛祠記

春王正月監察御史豫章謝公按部浙東次於括蒼延見吏民父老檢察吏治稽求利害罷行之彰往闡幽風采甚著時則有若松陽父老百餘人稽首上言舊令尹水洲魏公之賢時魏公自給舍歸豫章可四十年餘矣御史公者魏公里人也父老遂問魏公安否幸聞無恙則咸舉手加額曰有是哉天佑我公無

彊惟休也御史公曰父老何自而驩乃魏公時奚若對曰往昔邑未有魏公斯民直憤憤耳自魏公下車來民始有生人之樂今數十年魏公德教在人耳目者如一日何可忘何可忘夫松故菁峭區區耕農無藝而奪時妨生疾苦種種公裕之生每方春零雨趣駕勸相往來無問阡陌以時督濬溝澮無致潦涸少旱則竭誠祈禱率屬步行初不張蓋爲文多責躬語讀至名氏必免冠謝罪衆庶爲之感泣歲凶多方賑濟務行實惠無告窮民俾咸有寧宇講武行地多令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六

種樹桑柘積成廣林無不垂利愛久遠于是民始知養民性獮野弦誦靡遑公率之教修起學宮拓湫隘葺旁舍創禮器備典籍每瞻謁罷進問諸生誦論失得諄諄誨迪士婚喪不給者時時補助之於是民始知學邑外內規制敝陋俗患歸訟公之理葺政事堂頗以視民如傷而解舍戒榜更漏樓樵無不貞肅又秩社稷飾新郵渡所在綜理無爽乃忠信內察聽斷如流奸利屏息閉礦冶以遏絕盜源間時微行勸誘紡讀比歲囹圄空虛四郊晏然民情太洽故持身歷

平事事爲民修衆庶之和古謂遺愛乃公無不備有
卽去松四十五載我民無日不思父母大德顧安所
用情哉嘗記憶公時育子不祿瘞在郊垌邑人歲時
封植今墓木且拱矣我民保視奚啻甘棠哉宜於墓
旁建祠院肖像我公其中我民得世世伏臘不忘今
德于是乎在此大願也御史公曰唯唯于是攝邑事
通判秦君往爲胥宇邑耆庶無不踴躍自效無煩帑
費不日成之郡守陳君深爲德誼與秦君各捐俸二
千緡用備丹牒更請析公田一十二畝以租入贍祠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六 七

于斯乎魏公名良弼字師說別號水洲居士舉嘉靖
癸未進士歲甲申來令松陽戊子擢補刑科給事中
歷禮科都給事中在邑凡五載云

處州府松陽縣新志名宦傳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江西新建人進士嘉靖三
年任松陽知縣興學恤民好古立教葺修尊經閣東
西號房徙櫺星門築泮池置祭器闢學前橫路庠序
煥然一新每朔望諸生至縣中必列坐後堂講明德
親民之學罄其所問而退每堂事畢聽訟開東西門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六

八

三百六

一剖而決東入西出解無宿牒午後盡閑垂簾歌咏
足有天地同流萬物一體氣象凡百供役俱以大家
子弟選其性質淳粹者爲之百姓化之大奸宿宄畏
服如神反爲任使秩滿擢刑科給事中離縣之日男
女如失考妣事見去思碑

方侍御題請補謚疏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方大美爲遵例題

請補謚各臣以彰 今典以勵臣工事據南昌府南

新二縣三學廩增附生員熊汝謨張演周之冕等

呈稱竊惟人品係于生平必世隔而其品乃定鄉
評炳于星日至歲久而其評愈公茲覩新建縣已
故鄉宦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由嘉靖二年
進士初任松陽縣知縣選授刑科右給事中歷陞
前官晉太常寺少卿致仕於萬曆三年六月二十
六日病故本官清風高節義膽忠肝綰綬松陽政
比鳳鸞百里化滋雨露納言蘭省節高骨鯁一囊
草挾風霜感慧亭經天則疏請斥權宰幾斃杖下
矣卒相移而星亦移精神可孚于天地時履端逮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九

三十五

繫又疏請寬總臺復杖 御前矣卒臂烈而心尤
烈直聲尚著于朝堂蓋庭杖不啻再三而身家何
卹萬一因校丘隴之原益暢姚江之學以厚倫維
宗祊父子兄弟藹然鄉魯之風以正學啟羣蒙食
息起居粹然典刑之範雖屢經于起用而丘園之
志彌堅乎肆力于學問而耄耄之年不倦兩間正
氣一代真儒懇乞專請

卹典褒以懿謚二字昭華袞之榮 錫以崇銜九地
晉官階之列庶先德被 恩光於泉室而 特恩

貽盛美於鄉關等情俱蒙批布政司會同按察司
并提學道查報并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夏批
據南昌府三學生員熊汝謨等各申呈前由奉批
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提學道查報依蒙就經會
行南昌府查報去後隨據南昌府申稱行據南新
二縣知縣黃一騰倪承課議看得贈謚係

國家重典鄉評乃人品定衡據三學生員公呈已故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忠直自天節根於性
惠普鳴琴而三異筮見於花封猶云履順節勵請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

三十五

劒而七尺屢損於列疏詎云易能養晦丘園獨証
名理享年耄耄愈究聖真一代高標百年異品等
因粘連官吏師生里隣結狀申府該本府知府陳
鵠覆看得本官精忠貫日勁節凌霄滋雨露於一
方菽芾甘棠遺錦爛觸 雷霆者幾度模糊殘血
故衣殷益壯益堅累被徵而不起彌高彌仰躋大
耄而罔渝等各因具申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吳
獻台會同按察司按察使張鼎思提學道副使錢
標看得原任禮科都給事中晉太常寺少卿致仕

魏良弼忠義素根天性其一默辨道源涵養深則和而不流趨操定則清能絕俗潔身避逆藩之辟彥善士重掖垣之徵賢正色露彈章經九死而靡悔直身留諫草歷百世而不磨始讀江王文成有偉擔當之許才本非常既養晦丘園熊恭肅有長風憲之薦望堪大任兩間正氣二代完人晉秩既隆于先朝易名應待于今日等因通詳到臣據此查得大明會典內開凡文武大臣謚亦用二字與否取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又一欵大臣應得謚者禮部仍廣加咨詢稽覈名實間有應謚而未經題請及曾題請而未蒙贈謚者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補給又一欵凡遇文武大臣應得謚號者備查本官生平履歷必其節槩爲朝野具瞻勲猷係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上裁如行業平常卽官品雖崇不得與欽此又查得隆慶元年七月內奉都察院勘劄准禮部

咨爲獻愚衷以裨新政事該禮科左給事中陳瓚題本部議覆兵部尚書彭澤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太僕寺卿楊最左贊善羅洪先各祭葬謚典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彭澤何孟春楊最依擬與祭葬還同楊繼盛羅洪先都與他謚欽此欽遵咨劄前來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夏看看得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仁心道體義骨剛腸屹矣貞操獨立風塵之表嶄然粹抱無慚余影之間試花封而邵杜齊聲永存尸祝登瑣闥而逢于張膽惟有心丹節抗逆藩百折不回初志疏關時政九死猶冀格心雖震震再經而霜操獨凜浮雲解組愛日娛班華萼情隆一粟布必爲推解市城絕迹古圖書常自吟哦道養日克正學獨傳心印德修逾邵人綱昭揭世型精誠久徹于先朝已重賜環之典優禮倍隆于去後更覃加秩之恩懿行純衷旣已軼今超古芳聲碩望尤足立懦廉頑雖官秩僅晉常卿而

行履實符近例尊名無忝謚典允宜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魏良弼補謚庶本臣被光于身後而庶官有勸于將來矣

理學傳

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嘉靖進士蚤受學於王文成公繇松陽知縣授給事中累遷至禮科都給事中前後在諫垣七年論諍至數十上其大者則論保定侯梁永福兵部尚書王時中大學士張孚敬吏部尚書汪鉉及論救都御史王應鵬南京御史馬敷諸人每

魏良弼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三
四十三

一疏上輒予杖杖已或釋或詔獄未幾輒令復故官公薨殆無完膚久之張還內閣而汪尚書猶在吏部竟用前隙落職歸矣公家食四十年講求性理孜孜不倦知命後不復入內室屏居村塢宴坐澄心朔望還家謁先祠與夫人列坐堂中對談談畢輒去接引後進貌恭而言厲見者意銷縉紳以爲模楷隆慶初錄用忠鯁而公薦老矣晉太常寺少卿致仕年八十四卒後十二年而有司祀于豫章先賢祠云

建松陽縣儒學刻祭器書籍目錄序

是歲秋八月予承乏試松陽教事始至進諸生講良知之學翕翕然有興動者對曰是吾父母魏公教我者也既而視祭器皆出新型閱書籍斬斲完具凡其煥然改觀者皆對曰是吾父母魏公之創造者也於乎魏公之興學亦至此乎世俗以功利之心乘之記誦詞章之習如醉如夢魏公以聞於師者淑諸已而詔諸人辟諸乎寐者而寤之抑奚用儀文爲夫靡不有接孰知所警人之情然也雖然可與興矣何由知其能立儀文是以詔也是故陳其器則思將享之誠讀其書則思論世之益游息偃仰皆可以爲觀感興起之地如是而曰作其志一其功庶乎近之矣夫豈區區潤色於儀文格式而已耶魏公入爲給事中月溪張公代之勸率既勤又置之十三經疏註徹文廟而一新之且將次第未備者舉焉其事卽魏公之事也其心卽魏公之心也凡吾同學者事其事而心其心可也乃若陳其器而或失其義讀其書不知其人習觀美而侈心滋廣記誦而敖心長或者怠若事而不能守略其細而不能舉則又并筌蹄糟粕而失

魏良弼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四
三十二

之二公之志荒矣吾懼吾松之士謂二公之舉爲儀文也於是乎記之交警於不忘以諭諸將來者若夫魏公之政應大史記之月溪之政來當有采之者矣予何言

太常少卿魏老先生八十壽序

莊生之言道也曰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信斯言也壽莫如道矣故天最清與道最近故最壽地與天同壽日月得天地精氣之至以爲壽萬物亦各有其壽而金石獨以形壽皆道也人尤備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五

道而生者也故尤宜與道同壽然靈發而智生精洎而慾多相感相習潤道最甚其堅反不若金石而與草木同腐朽或者疑其與天地日月之壽不相及也亦已過矣不知愚夫愚婦苟專志而抱朴則亦得以形壽而各人義士有一言一行之微與一念之耿耿有當於道猶或終靈光炳宇宙以壽其名於不朽而況至人將抱道而自全者乎信乎其與天壤無窮已故壽太上以道其次以形又其次以年非體道君子其孰能信之新建水洲魏先生弱冠講學於陽明王

先生之門舉進士擢諫議當世皇之初英毅神武羣下少當聖意獨承嘉張公以才識風略寵冠一時天下畏之先生首斥其非白於朝中一日直聲四震而先生遂以解官于是洗迹林泉以道自命曩予與今兵憲見羅李君爲諸生從念菴羅先生于章水之上先生清標秀骨風神洒然目光如秋水青旻淵澄瑩碧姿鸞鶴而吐珠璣俯仰顧盼之間真足以使人豁滯襟而動遐想已竊嘆先生非塵世中人矣嗣是先生涉匡廬泛彭蠡訪道於靈山上清懷玉之中

魏永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五

三十七

恍有見于宇宙往復之靈機與吾身呼吸相應端靜攝若有疑結於其中者於是克然樂而忘世而世亦莫知先生之所爲隆慶改元余謁先生於草堂先生忻然接之蒼顏鶴髮神骨愈殊雖未易測乎高深而置身寥廓之上搏日月而俯塵垢儵然將與太清鄰而年非所計者已默于氣象得之矣朝廷方念舊德卽拜太常少卿於家致仕而先生已久無意于世然而詢訪人才料測事機又疊疊不倦蓋其精神深固流溢之盛如此予歸以稟於家君家君曰吾固知

先生先生乃今壽八十矣小子其圖以爲獻余唯唯
今年夏李過余維原貽同志周川喻君士原王君輩
之刺共圖以壽先生者余惟先生有道者也請以道
壽于是再拜而祝曰西山之麓章水之濱回旋數百
里古多至人卽吾郡所記如徐聘君黃大史以清風
藻思獨著當代至今猶隱顯于烟雲霞日之間而相
爲不窮而旌陽許公又以丹砂飛舉千載而下精魄
猶存顧徐黃依道以名世而不知其以道自壽爲何
如許公壽于道矣而儒者猶或有異論乃若退藏於
密握宇宙生化之機卷舒六合大中和位育之効置
此身於天地萬物之表而明此學于羲皇堯舜之前
以與斯道終始則余生也晚瞻仰前修亦久矣其將
在先生乎其將在先生乎

蒙溪張公書

客歲秋瀕行感沐至情未謝抵京後諸縉紳必問顏
色經生學士猶述議論闔宦武人亦談風槩而兒童
走卒婦女亦能知姓名生惟公之去諫垣幾一載矣
而威望能竦人毛髮赫赫若前日事公之所爲不及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也生聞之只欣且慄而又爲世道惜非敢以吾道私
公也因便作字引侯謝且陳底裏又惟自愛

二

吾丈以風節爲士林表幟輿論 國論昭如日星然
竟無以回 天意賢俊陸沉負此 明聖爲世道
計者能不一短氣也耶雖然造化幽遠恒情之憂預
未爲定也加愛加愛鑒辱教比年面目塵俗磨濯甚
難雖冒竊無以爲知己慰然勉策之功寔有望也

南野歐陽公書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八

九

新春聞杖于 闕下賤婦頑子皆相潛然旣而卜之
誓之累得吉兆蓋踰月而後吉信至及聞再考察同
志諸公喜吾兄必得生還且喜得居閑養靜足以進
學已而果然接儀真手書更皆懇切至道之意誠若
是其爲吾黨倡率爲山中地主使同志有所依歸可
勝慰哉天之所以佑吾道者不小矣況吾兄親老矣
得生還以慰不測之慮且得承懽膝下壽日益增樂
日益無窮天之所以福魏氏福吾兄者豈淺淺耶

魏水洲先生行略

先生姓魏氏諱良弼字師說別號水洲世爲新建之杉林人其先居南昌之濯城鄉龍沙里宋有諱清者任峽州推官比歿其子筠州太守莊奉樞墓于新建羅壩遂占藉新建十數傳至文隆文隆生建仲建仲生伯原伯原生字興爲建寧典史上言屯田事成祖逮繫之遣官按實著之令甲尋陞建寧知縣卒于官邑人祀之子與生仲宏爲先生曾祖豪邁尚文堅貞教子配吳氏祖默號介慈領成化乙酉鄉薦任光澤知縣多惠政事載邵武光澤二志邑人至今尸祝之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九

萬計正德丙子先生與從叔榜從兄此齋並以詩領鄉薦自以爲學不止于應世文字乃携二弟政器偕歐陽文莊公德太恭瑤湖王公臣受學於陽明公之門海內稱爲魏氏兄弟而陽明公每目先生曰擔當天下一大事其此子乎宸濠潛蓄異謀遍邏名士講學陽春書院以收人心先生名在邏中乃從間道脫避家居癸未登姚涑榜進士與南野公同居一室共賃一馬更僕出入退卽會友講習切劘聖賢要旨檢所爲事舉括於心酒食微逐不與也甲申夏拜松陽令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六

三

歸卒本于良知而善能提挈宗旨切中事情令人人自得反復於性命之致雖隸卒多感發興起或至泣下增脩社學令童子講習冠婚鄉射之禮考其勤惰而勸督之道化事興愬者不飭詞負罪者詣庭輸款囹圄空虛絃誦遍野民幾無訟每春零雨則躬行阡陌以時督濬溝澮少旱則竭誠祈禱率屬步行而露不張蓋多責躬語讀至名氏必免冠謝罪每禱輒應丙戌大饑先生設粥於四門令就食者行列有序屯坐一處以待給食衆無喧嘩食得均足全活甚衆尋

黎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復大疫又處給湯藥督醫遍視民賴不夭發帑賑給先生惟一馬二隸躬行閭里問民疾苦而面給之雖深山窮谷之民皆沾實惠仁及旁邑赴愬日來百姓圖其像家戶朝夕祝之戊子擢補刑科給事中去之日民扳留不舍邑中爲之罷市復徵太史應公良爲作遺愛碑豎之儀門先是先生有子民秀早殤瘞於郊外逍遙觀旁邑人保視過於甘棠隆慶壬申士民請於御史謝公特建祠宇於其左肖先生遺像祀之士民割田若干以供祀事太叅何公賓岩記其

爲誅載之名宦傳先生晚歲家食士民不遠千里走問起居歲以爲常先生初入諫垣首論江彬錢寧之黨乞斬吳良等以謝天下朝廷以郊祀之禮未協於義下制求言先生上稽二祖創守之意援周禮叅酌時宜具疏已丑奉勅提督團營首効保定侯梁永福玩法欺君戎政改觀又劾兵部尚書王時中曲言阿比爲時相鷹犬舉朝憚之先生一日過貴戚家問其亭榭石山所費幾何其人惶懼一夕盡除去人之見重如此庚寅陞戶科左給事中尋陞吏科左

黎洲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右給事南京御史馬敷等論列吏部尚書王瓊上差官械繫下詔獄先生論救命下杖先生於廷是月仍進禮科都給事中壬辰慧亭見紫微垣先生專斥時相張孚敬驕恣專橫疏上孚敬具疏辦論先生復上疏求去聖旨有魏良弼職在言路凡事着盡心奏聞不許挾私相忌不准辭之語先生益感激上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人謂之真諫官先生步履端嚴音吐清亮貌雖清癯雙眸炯炯上常注目視之上以都御史汪鉉爲吏部尚書先生上疏

政除 上始大怒欲重治之而 聖眷愛惜先生

旨雖切責僅廷杖八十罰俸半年先生之不能久立於 朝亦萌於此矣明年癸巳正月朔都御史王應鵬以題請誤落職名 詔獄欲重治之凡論救者同罪先生復上疏人人危之先生日藁坐飽食待罪從容家人尚不知也 命下果繫 詔獄有黨扶欺罔奏瀆 朝廷好生無禮着實打着究問之旨先生屢遭廷杖譬若虎飴金吾官校多揮涕咨嗟勸先生毋自苦而先生面折廷諍不少互杖罷不數日復上疏

魏永淵先生文集

卷之六

重

疏上輒受杖先生未嘗挫也由是先生之名聞於天下癸巳先生以故相舊劄而冢宰汪誣喉科道訐奏先生遂致仕去時牧菴翁暨太孺人俱在堂先生極其孝養朝夕聚講不入私宅兄弟怡怡閨庭之間內外斬斬間里化之已亥庚子連遭大艱卜葬西山明覺院時皆極寒先生徒跣走冰雪中附身附棺者繼悉具備盡禮盡制士大夫自以爲不及惟是二弟相繼淪亡諸孤皆在襁褓先生鞠育教誨等於已子仁致成立有聲庠校而先生爲心亦苦矣林居四十年

魏永淵先生文集

卷之六

重

足跡鮮入城郭無一字入公門僻處一丘竹樹菁蔥儼若仙境巡撫何公題曰西郊草堂去家僅里餘左右惟二三蒼頭絕無一毫塵俗可嬰都憲翁公爲創丹陵書院爲先生讀書之所題其柱聯曰正色立朝青瑣十年曾報國 聖恩去位滄州萬里不忘君日與書相對至忘寢食晚歲步履益健反齡少壯時童顏鶴髮宛若神仙中人或徐行郊外田夫牧豎皆爭先快靚若景星慶雲然間與海內同志士大夫如東郭南竺雙江荆川念菴渚山龍溪克齋諸公往來名山講明舊學或識見少異亦必反復辨難以歸先生嘗語學者曰近時良知之學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知矣而不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異此良知之學愈久而愈失其傳也先生論學明切故四方之士不遠千里而來先生各因其才而成就之質疑問難者反復告戒雖中夜不倦或擁衾達旦終日端坐畧無偏倚隆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少有憚容家庭訓誡皆道義藥石之言多舉先世勤儉忠厚之事畧不及私臨童僕亦無疾言慢色與人語煦煦惟恐傷

之至於臨大節決大義則如秋霜烈日凜不可犯爲
文自出機杼不求工而自工予奪之嚴一字不苟筆
札適勁端楷自成一家識者謂類其爲人凡得其片
楮隻字者皆寶愛之是皆先生涵養克積理明義精
日新又新自不能已也兩臺藩臬高先生之風者或
就而問政先生侃侃直陳所行是非聞者莫不悚息
里閭爭競者雖暮夜必赴先生質平亦莫不迎面輪
服甚有自媿及門而返者庶幾有歸田息爭之風見
人貧苦多推衣食以濟之見人疾病製藥餌以療之

黎永清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十五

無婦者多養贍終其身凡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
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
遺恩無所闕母族之親流移不能自存者創室以居
之家廟時祭必誠必敬齋戒以臨之稱人之善不啻
出自其口自奉甚約菜羹素食處之泰然間聞朝
政之闕失生民之疾苦則憂形於色里中有松湖市
太平大同二橋圯廢先生殫力竭心爲石梁二利澤
可垂久遠凡濱河圩垸如太平永豐諸圩松湖勝坊
谷林諸墟每歲興工脩築工以萬計凡經先生指授

人皆樂於從事雖以有司法令督責猶不若先生一
言之重是皆先生行誼素孚於人如此豈世之任才
智以就事功者可同日語哉先生謝仕後撫按先後
疏數十上皆薦先生可大用而能恭肅公潔任冢宰
時獨薦先生可長風憲先帝亦有嚮用之意聞
官中每目之曰魏家又時宰多忌之故先生卒不見
用也隆慶改元以遺詔召用天下莫不拭目而先
生年已七十有七矣冢宰請晉公太常少卿致仕
今上嗣統詔進亞中大夫夫人亦以爲曠典云萬曆乙

黎永清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十六

亥夏旱先生齋戒沐浴爲民祈禱遂得微疾親友候
問先生一一致承訣六月二十七日卯時奄然長逝
略無一語及他享年八十有四嗚呼痛哉遠近吊者
莫不痛哭失聲兩臺藩臬郡縣三學暨在城鄉士大
夫爲位臨於豫章書院哭臨五日非先生盛德昭著
其何能致是哉先是巡撫鳳竹徐公請先生講學於
正學書院以式多士環座聽講者日數百人於是巡
撫潘舉先生暨鄒羅歐陽四先生並祀於祠中後大
守范公復創豫章先賢祠以祀胡願慈袁白舒梓濂

芬以及公而人心亦痛快矣配豐城庠生甘棠女封
孺人有淑德平生裙布荆釵等於里嫗不以一毫富
貴動念故能成先生清白之操先先生十年卒今合
葬於西郊草堂之前先生平日所居之地也子二長
增秀娶龔氏次松秀娶熊氏俱庠生女二長適小嶺
夏續禹次適界檀熊祐即不肖也孫男四長應極庠
生娶禮部尚書范文恪公謙女次應時娶吳氏次應
垣督學朱公送邑庠肄業爲先生奉祀次應試娶吏
部郎中況繼垣孫女曾孫男六學曾邑庠生娶陳氏
側室徐氏學娶氏學娶談春元鳴鳳女玄孫
一敬玄女孫壁英先生卒之明年不肖錄其文集二
卷奏疏一卷圖傳之世而力不逮家君宦閫時復請
奏議文稿梓行於世先生復秘而不出今先生饑形
日遠竟未有發其幽馨而起敬思者憶昔先生八袞
不肖製排律百韻歌以侑觴叙述頗詳先生笑而頷
之今僭不自量董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奏議文錄
之所槩見者定爲草稿以諗同志庶存什一於千百
況先生不得大用於世所可見者特議論之間况

魏東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七

當時諸疏海內傳頌人謂不在陸宣公之下今其集
槩未梓行世所書談而樂誦者又復泯之可乎雖然
先生功在朝廷事在國史廟食豫章及松陽名
宦天下後世自有傳之者區區紀述又烏足爲有無
哉謹撰次如右以俟知德者考焉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六

魏東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十八



水洲文集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魏良弼撰良弼字師說別號水洲新建人嘉靖
癸未進士官至禮科都給事中以劾張璉爲所中
削籍歸隆慶初卽家晉太常寺少卿致仕天啟初
追謚忠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南冒劉曰寧
所刪訂豐城熊劍化爲刻於華亭據其原曰凡奏
議書簡語錄撰述詩賦等五卷附錄碑記行畧一
卷此本佚其第三卷之語錄與其第四卷之撰述
僅存四卷非完帙矣原序稱其學爲陽明高弟建
言受杖者三今疏稿具載一二卷中蓋亦剛直之
士詞章則非所長也

東遊集一卷

〔明〕黃金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遊集一

卷》提要

東遊集

出京

辛溪黃金著

恩命新承出 帝州風雲壯志屬茲遊 四瞻王氣浮龍虎近擁

行轡列貔貅時兵騎送教云心上經綸元有自眼前獨際可無瘳却思

卓魯龔黃事于載于今芳譽流

早發臨邑

縣城侵曉發村巷戶初開人立茅簷下鷓鴣草間隈陰交煙樹

谷風逐水雲來極目臨高處時懸陟此懷

過章丘東陳平岡大尹先任內翰

一入使君邑賢聲滿路傳瑚璉元自重枳棘使人憐冠守聊河

內班生且洛川他年勲業任翹首望凌煙

公署

曉涼清暑興悠哉靜院無人草色開祇爲浮名千里外俄驚物

候九秋來短牆過燕多新語古柏當庭半舊栽國計報來書上

考邑囊應達九重臺

過濟陽

濟陽城北古河流雲樹拂天無盡頭舟載唯通鹽賈利居民半

是野耕謀桑麻色散青郊路村落聲聞白杜謳却羨花封賢令

尹雅知教養爲民壽

發曲堤

晨鐘鳴野寺客子即征塗鷄鳴村初曉人行露尚濡引與排蟬
炬清道羅兵徒幾望東方白林間星影孤

清可渡

日暮望行色遙塵滿路飛平岡垂碧草孤嶂隱斜暉獨樹中流
見行人隔岸回輕風揚柳渡颼颼舞征衣

登太山有作

太山曾豁仲尼眸今日何緣得此遊獨夜遙瞻星拱北晴旭俯
瞰海東流兩輪日月朝昏見萬古乾坤上下浮紀德磨崖應有
待願爲摘藻闡皇休

侵曉肩輿度太山崇岩絕壁路迴還清風細轉長林外晴日高
臨曲水灣疑是飛仙凌碧漢恨無大藥駐朱顏自憐車馬紅塵
客空負白雲漂緲間

石磴連雲起有輿向日馳聞鳴泉漱玉峯引岫成惟捫草觀唐
碣刻苔覽漢碑平生懷古意感慨有餘思

山院聞簫

洞簫縹緲隔溪聞疑是仙家弄夕曛况復梁園千里客宦情鄉
思兩紛紛

寄內兄較溪春曹

一自燕臺別今來數月臨解舟身更苦極敝力難任骨肉三秋
淚關河萬里心鱗鴻如有便莫惜枉佳音

夜出武定道中

人棉秋夜靜野色望中微水落沙浮白天空月吐輝荒鷄先曉
唱邊廂隔雲飛民度關心切何辭遠道歸

卽事因路災有作

省災夙駕過東阡邑井蕭條最可憐極目荒煙籠白草傷心流
水沁平田已知民力刀鉏盡側望君恩旦夕蠲遮泣道前聲
震野西風回首淚潸然

脫粟

弱冠登科幾閱春志存濟世與安民微官初試新城令高節常
期往哲倫唯恐素餐招物議敢因脫粟怨官貧吾家世宦多清

白願取芳釐繼後塵

春偕金憲楊公看小清河口

晚隨憲節聞河防駭浪驚風勢渺茫本是斯民不忝地胡爲今
日水雲卿沙邊返照紅將歛堤上寒煙晚故長滿眼瘡痍誠痛
骨不知誰與底平康

和月峯賈二府憫災韻

停舸一望水滔天水患今來倍昔年已過三秋無一粒安能斗
米直三錢蕭條風色吹寒露浩渺波流漫野田幸有明公來
拯溺齊川才負斗山懸

過淄川

促駕沿川道山園四望晴流泉衝亂石絕壁帶芳英日耀旌旗
色風傳鑼鼓聲思親不可見回首白雲情

曉渡孝婦河

山寒風撲面霜凍水侵人石上有與過河濱從騎巡丹崖飛野
馬碧草競餘春旭日遙天外時時散影新

謁頻孝婦泉祠

一入靈泉祠凄風洒髮毛遺容當萬古順德仰吾曹路轉朱堯
出山開碧殿高辦香聊展敬瞻拜敢辭勞

甕口山

甕口名山跡亦奇行人到此路多疑乍看旭日浮光細漫訝寒

雲靜影遲耳畔草蟲聲振谷目前峯葉翠含姿平生雅好林泉
趣伏軾沉吟有所思

新泰山行有感

今年失脚下魚磯悔却從前心事非本意布常安懶拙何心青
紫逐輕肥故園松菊開荒徑客路烟霞送落暉自笑此身真浪
跡關山空望白雲扉

苗山店

山行鎮日遠山阿望眼林扉感慨多一徑殘花開晚樹半溪曲
水泛寒波荒原不見桑麻地野行看鳥雀羅司念此方生意
火不知民牧欲如何

宿山寺

夜宿招提境天空象緯開佛香飄別院僧吟動管簫燭燦霜灯
外蟲鳴月牖來靜中俗慮息回首即塵埃

書寄高東玉亞卿因而賦此

晚衙人散已杳更秉燭揮毫報交生帳別每驚千里夢論交常
憶十年情一簾花影風初定滿院秋光月正明無那懷人阻兩
地何時對酒破愁城

濟南贈同弦齋之汀州

聞君新命守江皋濟水城邊送却旋世務閑來同臭味宦情
歷盡幾風濤舊爲御史曾攀轅今任專城始佩刀從此經綸應

有在勳華端不負人豪

雪夕偕竹溪一齋集李九山館

滕六飛花動遠天錦堂銀燭照華筵卽看三白占豐歲更喜同
心擬昔賢醉裏流觴延漏永興來衆翰覓詩聯他卿今夕成高
會何羨玉猶雪夜還

夜飯王蘆泉

遙情常繫汴河干宦邸逢君強自寬十里那堪鄉國遠一尊同
對雪宵寒座中燈火流香霧簾外歌鐘繞畫欄歡宴莫教輕許
別明朝回首路漫漫

夜宴張梧川宅

薄暮開嘉宴嚴城欲二更木冠集上客蕭鼓動前摠歡叙平生
舊歌持此日情霜清鶴唳夜猶自論縱橫

偕胡二川夜過章丘

蚤夜勤王事相逢喜並與林空斜見月橋斷細通渠蓋轉連雲
迴驛鳴入野徐誰憐遊子意遙念在親廬

龍山驛途中

旭旦煙嵐秀雲長客路遲寒禽鳴野樹衰草蔓荒池故里千山
隔離人方寸思無端風力勁時向手中吹

青陽驛夜雪

朔風午夜掠行臺六出飛花片片來坐對燈前寒透骨起看庭

下雪成堆照室摠爲雲母障隔林遙望玉英開清香一種毒花
味恨不當筵侑酒杯

邪平雪中

肩輿雪裏度邪平雪影雲光一樣清閃閃旗旗雜鼓吹只疑跨

鶴王宵行

賀王金吾七十

極星流采當物度華館開選集上賓寶象風飄香霧曉斑木酒
進紫霞醇極知福德栽培厚可是天人感應真願擬南山祝永
壽木公合信是前身

鐵山道中

獵獵旌旗捲朔風曉天遙望海雲紅雪消客路泥猶濕春到河
橋凍欲融皂蓋影搖山色動錦袍光映日華烘輶車時駐詢田
叟每見荒蕪一愴衷

寄上家君

海月流清漢客窓散素光故國去千里南北各一方思親不可
見香白在高堂晨昏曠起居左右誰教養一介遺行李遙爲布
素腸書去神亦去儼然在親傍諒知冠冕意何似坐石床立身
與行道勉勉不敢忘蒞官兩半載獲上民亦康素履苟不爽官
歲庶無妨何日瓜期代團樂進壽觴

憶都憲沅溪何公北上

憶在京華日談經夜共聽別來驚歲晚到此喜官聯德業恒相
勉才名每見憐勿勿忽北上帳望暮雲邊

正月十六日偕諸同寅登城北臺

去年此日燕蓬萊雲南官署今歲同登魯國臺序轉青陽開品
景雲連滄海淨纖埃輕風飄颻吹雙鬢淑氣氤氳徧九枝正是
元宵燈火夜太平蕭鼓侑金杯

陽春有脚到蒿萊勝日登臨野外臺暫假薄遊占歲事不妨風
鶴胃氛埃管絃聲沸惟清晝老穉人呼步紫核可是太平真景
象問醺飲亦御杯

魯竹溪往署歸已餞于北臺有贈

送客春郊外微風近午天城陰迂徑轉水曲斷橋懸對酒歌金
樓登臺望紫煙蒸黎應有待莫遣馬留連

寄高東玉太卿

童稚情親三十年比來消息兩茫然縱知故國終相聚無那他
鄉最可憐曾水煙含春野樹除山地隔暮雲天迢迢不盡相思
恨握手何時醉綺筵

新城早發

曉出桓臺道山雲入眼清流闊纖細柳條鴈度高城學宦空無
補半輩每自驚強顏今日事感嘆負平生

雨後長山即興

雨過平衢靜天空皎日低石橋騎馬滑芳樹坐鶯啼風色翻紅
蓋春流亂野畦雲山望不極客思轉淒迷

夢童內方學士

往歲送別三月天桃紅李白耿蒼煙君擁玉勒雙龍節我薦陽
關三疊簫離遙在城西寺把酒相看愧黯然只欲尊前玉山
倒何妨門外驪歌早酒闌歌盡日待料馬高車即速道懷望
寒雲孤鴈飛碧天萬里淨如掃憶昔同是京華客自少謬忝聲
名赫同袍豈特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相期握手五雲衢先
舜君民雷竹帛一自去後不復還讀書滿錦筆痕斑誰遣修文
歸地下空留華閣落人間今宵忽向夢中見款語平生別意慳

覺來慘悽聊數語感今悼昔淚潛潛

賀少府一齋施公榮膺旌獎叔

夫人之於世也凡有所負挾者孰不欲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
之衢以赴功名之會以遂生平之願也哉頃時有運速數有成
否而德有靜躁才有短長之不同夫時與數在天者也才與德
在人者也係于天者雖難必而存乎人者當自盡君子亦唯盡
其在而我而已苟盡其在我則人以勝天天以人定隨軼輟効而
榮名隨之是又烏可以執一論哉然則施君克披旌獎之榮寧
無所自也耶予嘗聞之君子藏器于身而動必有獲行無不利
者乃其養之有素也於君殆有徵焉何哉予與君為同鄉往往

聞君名頃承乏新城大金吾許南岡過予曰一齋為人蘊藉深
厚恭謹忠雅適數奇久之以選士始拜今職時服恒卑之幸得
公相與其有成哉及接君見其貌恂恂爾言訥訥爾虛衷謙謙
爾是蓋靜養而有德者予曰噫君固其可與也南岡其知人哉
已而觀其職司馬政勤於考牧中間董之以威綏之以惠執之
以信斷之以義而又矜持乎清白之操以致牧政克脩而馬獨
完且先馬人咸藉藉稱嘆曰前丞于斯者每以賄敗今若此益
數十年所僅見者也謂非長於才者能之乎故予嘗署其考曰
常例却而名檢自勵馬政脩而幹濟得宜豈虛美耶庸是甫及
數月煥有聲績此其所以來太僕獎勸之典由是而進之無仕

崇階詎可量乎視前所謂時有遲速數有成否者可得而拘之
哉若夫近時仕者欲速者不知時者也妄意者不知數者也淺
中者不足德者也滯行者不足才者也以是不足才德之人而
有不知時與數之見身名胥失無惑乎世風愈下而治之不如
君也予於君有深慶焉又有深感焉於是酌酒而歌之曰魯頌
駟牡兮無邪是思衛歌駟牡兮塞淵自持以和召祥兮物罔不
滋雲錦成群兮攻車載馳共武之服兮安攘賴之荷茲寵命兮
百禄咸宜

送王樂川戶部九江監稅

上苑春風御柳斜情懷紫陌碧烟沙民曹大夫拜帝命南來

江國擁星槎蟠龍萬里雲中節歸鴈三秋夢裡家宛轉整駕東
山道先過梓里駐仙車仙車到來三月天黃鳥嚶嚶鳴樹巔遊
子聽之掩客思逢君話舊最堪憐形管羽觴吟侍座雲塢花墜
笑登筵歡宴遙隔遠言邁分袂翻爲離思牽旗亭送別爲花撲
青青草色野風寒山氣霏微連海岱川雲杳靄入江干征蓋遙
臨吳水上堂齊獨掩香城瑞可嘆室邇人遠遐何由接晤珮珊
珊回首昔遊新邑日尊酒留連詩興逸于春青雲遠君方玉樹
質誰憶今來復開顏風蓬轉徙真難必况今捧薦正北飛縱有
遙情安得悉蠲羨分曹潯江頭邦儲綜理展才猷時論久懸山
嶽望評談應切廟堂憂知君心似寒潭水印取水盞皎月秋會

須得代瓜期至兩袖清風觀鳳樓

宿張店寺

軒靜風聲細窓虛月影通偶來獨夜宿四視萬緣空暮火明禪
榻松雲隱佛龕應憐名利客何事日匆匆

過青州有懷王淮川

四圍山廓孤城險千里封疆一掌平春滿田疇含野色風來關
樹奏絃聲瞻雲不盡思親意向日常懷戀關情東去胸邑今在
眼故人喜得話平生

夜集王淮川

不竊連卿郡文遊歷歲時比來官此地遙望繁于思何幸春風
夜同揮碧玉卮鵬搏方拭目莫負舊襟期

金嶺鎮宵行

暮夜驅行車寒燎照路衢喧喧鼓吹發星宿動清虛

長山往候臺察

車從乘春發焚輪起夕狂風沙迷客路雲日亂林杪寄車身忘
瘁心憂政欲良料應繡斧使旌別有封章

鄒平野中值雷雨熱懷一齋

軒車馳遠道雷雨漲荒烟正氣元凌漢丹心可質天窮通誠有
命出處且隨緣少試經綸畧寧爲利祿筌擇期永玉美政尚常
茲全勞拙安于素聲庸敢衆先最憎俗客眼豈識達人詮况復

同心遠局勝別思懸

過古青門

遙觀雲樹外城廓儼猶存塵世驚何代荒原有舊門平沙人跡
少斷霞日光昏却憶雄圖恨空揚遊子魂

哭毛石溪太師燕傷重內方翰學王衡州太守

內方哭罷又衡州忽報石溪不少留四海知音星落落兩行清
淚恨悠悠明時共惜人龍逝端世何緣彩鳳求追憶同袍三十
載幾回夢裏見君侯

臨朐山行

山空風力勁地僻日光寒峰度煙雲碧崖翻花草丹喬林啼吳

鳥絕澗激清湍古有垂堂戒今愁遠道難

懋破丘俞氏庄次韵

乘輅宛轉度春山晴日遲遲翠靄間過爾茅堂堪適興清風一

榻白雲閒

送王菊亭致仕

怡退辭榮十畝閒曉來祖帳鵲陽關心懷民隱成多病性厭塵
囂在早還水繞芹泉堪濯足山連河曲最怡顏承平知已難爲
別悵望文輅去英攀

三學寺

禪院清風細巖陰車牛亦端居無俗念僻地遠塵光日照花容

榴風吹草色香雨薰寒氏曲侵入鼓琴章

堤上偶成

堤上晨風暑氣微海邊日出散朝暉青山綠水寒雲亂碧樹蒼
煙野雀飛薄曠自慚俗士駕河漁每憶舊時磯從來古道滄洲
在倦鳥終還故樹依

夜過青城感懷

白雲親舍鳳城端縮地無由恨苦牽惟有月明千里共清宵相
伴倚門看

夜集施一齋

明月當庭照佳賓共綺筵更憐同志好莫厭巨觥傳華燭明高
樹霓裳媚晚天坐來涼夜永清賞興悠然

慶施太夫人七十

秋風浙浙白露寒挂魄婆娑光欲圓仙舄起踏瑤臺闕翩翾飛
下浮光端浮光地跨中州勝塵寰佳萼閱時令衍成夫子列儒
紳望重中臺侈親聽令子擢秀花封伯宅相攀蟻霄漢客指日
徵封下玉墀身兼五福稱嘖嘖壽茲七十初度日群仙到來仙
錄出默爐香噴紫煙瑤管音協朱鳳律五色雲外虬車聲九
華丹液閃光晶火棗如瓜登玉案金盤帶露薦靈饒肩拍蓬綠
華扶執許仙姑從今笑看桑田地幾變滄海綠參差

秋夜即興

涼宵浮影氣露滿秋叢野曠風吹急天空月色融絳紗籠
炬皂蓋引青驄漸爲浮名繫行西復東

即事

華館新秋卓午涼重門深鎖拂晴光平徭自有宜民術體國須
尋善政方槐舞天風繁影碎鳥窺簷角巧音忙坐來終日琴堂
靜竊効宗人治賴長

九月八日夜過平陵廢城有感

何代繁華地荒城見古臺暮烟連斷露殘月隱蒿萊九節明朝
至征鴻北塞來遙憐茅屋菊今日爲誰開

贈竹溪魯君擢尹招遠叙

予自弱冠登第交游半海內嘗會都諫戚南玄於同窓太師毛
石溪第習聞其姻友魯竹溪爲有道者久之余頃承乏新城君
丞于斯幾三載矣益雅相善亡何君蒙恩擢招遠令乃謁予
曰前丞恒坐誣累即弗累亦無能保終者幸得叨冒若此其曷
前以抵承裁余辭且再顧義不可以無言遂告之曰夫守令民
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今惟親民令之賢否民之休戚係
焉其責爲尤重肆我國家獨重其選而不輕以畀人者蓋慎
之也今夫招遠山海之隘鄙也其地較通而嘯虎其俗輕剽而
易煽緩之則玩激之則變厥惟艱哉非知道者其曷能濟或者
曰君爲丞及攝諸邑剛介精敏勢利罔移庸能衡鑒爲臺使

所屢推茲行殆何加焉予曰嘻地有巨細事有專分前乎丞則
細而分也今乎令則巨而專也階崇秩異其地與事有不同如
此矧夫人德難於自持才難於泛應績難於歷試情難於大同
甚至矯世干譽而事每任之已焉則私矣私則弗中弗中則弗
平弗平則民命有弗堪是奚足語道哉君固有道者聖賢道之
會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子論政曰尊五美屏四惡真
西山論屬亦欲脩四事去十害此皆格言也君誠体而行之可
以德教可以刑罰可以因可以革翁張闢歸諸道焉耳矣其
他如俗所謂征以賂膏佚以敗度刑以剝膚培以望性一切拂
民者弗爲於道其庶幾乎夫然則人惟見其德養於默才蓄於
晦功收於簡情協於正動罔弗善治其民而民從之矣有於地
之曠而俗之易煽也耶則南玄謂君爲有道者信不虛矣言既
君作而謝曰機強志于道敢不奉以周旋遂相率餞諸恒臺之
上而別

雪中別竹溪魯君尹招遠

祖帳陽關擁使節聲未追陪樽俎絮且盡沙頭雙玉瓶何妨門
外驪歌關海風吹雪舞珊瑚萬里同雲拂曉寒水花幻出梅千
樹凍月裝成玉萬竿相逢未久復相離美人辭我將東之行色
胡爲匆匆爾云是官程毋愆期軺車遙指萊陽道蓬萊海市祇
幽抱棲臺屬氣聞奇姿邑里鮫人驚筆藻登臺則日鳴朱紱春

來風駕稅桑田始信陽春今有脚莫令鷄犬夜無眠更體斯民
父母情皎懸秋月永臺清男子路頭牢着足吾儒義利要分明
報政三年名位豁慰我交游仰止渴飲罷君上瑤臺去雲山萬
疊清光潤

謝兩院卻幸獎勵

某才不逮人學未聞道比自筮仕以來心期廉幹力効愚忠唯
求立政寡過而已近誤蒙本院獎勵某捫心增懼揣分奚堪從
此愈切矜持之陳仰副優待之意綠繁職守末由叅謁先此差
官謹為申謝

東遊集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金撰金號莘溪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山
東新城縣知縣是集卽其赴新城時所作自出京
至濟南凡所遊歷俱紀以詩率皆淺易又間以應
酬襍著若賀施少府榮膺旌獎序之類錯載於詩
之前後尤無體例

端簡鄭公文集十二卷

〔明〕鄭曉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鄭心

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端簡文集

十二卷》提要

鄭端簡公文集叙

肅皇帝朝鹽官澹泉鄭端簡公
以文章政事名一代蓋公弱
冠擢解兩浙其王制等篇業
爲海內經生誦讀迨後別歷
中外豎建炳然

鄭端簡公文集叙

一 海鹽夏雲刊

朝野倚以爲重居常田百家之
藪而漁獵之於書無所不窺
而尤貴有用彙次我

朝文獻爲吾學編卷凡六十有
九洋洋乎奧衍悉備不佞舞
象時已共學士大夫靡然龜

鏡視之矣公旣沒而其他著作甚富曩曾以懼累畀火存者未及什一迄歲庚子公冢孫敬中氏始克蒐集而剞劂之工旣以序屬不佞不佞無能爲役自惟公嘗誌先大父奉政公墓有世誼又叅戎孔嘉弟于公爲門下婿屬在戚黨不可辭遂僭焉古有云文章者經世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雕鏤萬象旋幹元化夫豈人力也哉大塊生人林林總

總其僭爵執圭分茅裂土鳴鐘鼎食者何限惟以文章擅名照耀來禩者則恒寥寥代不一二人或累代不一二人又或亘數百年而無一人焉蓋扶輿精英之氣鍾於一人以洩其渾龐沕穆之秘大造有所寄以洩而又不欲其盡洩之而不肯輕以畀人者也先秦兩漢而下若賈董兩司馬班固劉向歆楊雄機雲梁昭明諸君子外未易屈指輓

近世章句之士矢口爲腐語
既不足過目而其刻意欲肖
先生之言巧拾其一字一句
而標剝之詭澁贅牙不可以
句其於大雅之音何若是二
者之所爲皆過也公崛起鹽

官邁俗友古諸所撰述雄渾
莊重正大爾雅不爲末俗鈎
棘刺目之技而古色蒼然與
生氣相射又慷慨激切讀之
令人毛豎且公不習爲修詞
子當分宜柄政時大節挺然

終身無所附麗雅意慕范希
文以天下爲已任以故集內
頗少風雲月露之句若六經
語孟諸解既足以羽翊聖真
寄荅奏議等作疊疊數千萬
言凡疆土民生國計夷防田

賦禮樂兵刑枚枚井井先憂
石畫燦然若指諸掌即世所
稱修詞子又或弗逮卓然名
一家言然則公之文非輓近
世之文而先民所謂經世之
文也後世有繼司馬子長而

作者或收公於儒林或爲公
作列傳皆可考而知焉若以
公列藝文志則猶淺之乎待
公者矣又公家夙有四賢集
蓋鄭氏自公大父贈尚書東
谷公一世父贈尚書吾核公
二世暨公三世公嗣贈光祿
少卿元宇公四世皆以鄉賢
從祀先師學宮故云
萬曆庚子孟夏旣望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等
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奉

勅整飭台州兵備分巡紹台道
全椒眷晚生彭夢祖頓首拜
撰

端簡鄭公文集總目

卷一

說經

易說

書說

詩說

春秋說

禮說

孝經說

大學說

端簡鄭公文集總目

論語說

孟子說

經傳說

卷二

歌行

大同行

黃山行

暎山行

凱賁行

送平齋先生長告還鄉

五言古詩

坦齋

題羅大叅卷

寄賁生

五言排律

壽少保許太宰

中麓草堂

周玉山壽母

述懷

五言律詩

端簡鄭公文集總目

答胡九峰鴻臚二首

詠馬

大風

即事四首

和容菴阻雨二首

途中十二首

中秋憶陶雙泉

諸同年被謫五律

懷子鎮

懷友人三律

北山

半村

園居 五首

黃司訓還莆

憶黃海野

金山寺

彭城

宿浦口玉靈觀憶石城

故人

答陸簣齋

端簡鄭公集

入總目

三

一百

即事

雪屏

七言律詩

居和陽和宋賢三老堂

和謝右溪僉憲致仕 二首

秋日海上 八首

留城子房廟

壽張竹村封君

壽劉初泉乃翁

七言絕句

放舟

和陽公寓

諸將 十二首

卷三

書

與吉陽何都憲

答虞坡楊司馬

答南岷王都憲

答水東閔少司馬

與侯貞菴

端簡鄭公集

入總目

四

一百四

答荆川唐銀臺

與荆川唐都憲

答方湖王都憲

答荆川唐都憲

與草亭彭都憲

答雷古和

答盧嘉興

與吳默泉

與梅林胡都憲

復胡梅林

與胡梅林

復聶雙江

復王端溪

與謝與槐

與半洲張督府

又與張半洲

報李古冲

答吳初泉

與少渠張太守

答克齋李都憲

端簡鄭公全集

總目

復東郭鄒祭酒

答黃潭陳都憲

答虞坡楊司馬

答華陽章都憲

答兩華羅大叅

與梧臯喻都憲

答克齋李都憲

與同野李都憲

與永明張都憲

答柏泉胡中丞

五

夏六

與董北山

答濯溪間柱史

復董後峰

與石渚馬年兄

與孫季泉

與彭草亭

復汪春谷

與吳默泉

復蔡鶴田

復右洲劉大叅

端簡鄭公全集

總目

復希齋陳都憲

答蔡太守 揚金

答橫泉雷憲副

答方湖王都憲

與樊侍御

與余漳南

答東溟范都憲

與永石張都憲

與同野李都憲

答湛泉王文選

六

夏七

與永石張都憲

答柏泉胡方伯

答胡子忠

復王太守道行

答黃海野

與毅菴

與趙大洲

卷四

序

別同年虞東厓序

端簡鄭公集

八總目

七

耳

壯遊錄序

送董大尹應召赴京序

叙海塘事略

壽碧梧龔公序

鄭省齋調笑集序

壽封君思竹錢翁七十序

合陽王氏世行錄序

淘涇劉氏家乘序

恩光錄後序

碧霄翔鳳詩卷序

贈太宰兩洲王公改大司馬叅贊機務序

苞溪李氏宗譜序

雲巢省錄序

送姊丈錢汝冲序

送湖東廖先生令文昌序

送西川沈先生任兗府序

壽平湖孫母六十序

送環峰宋憲副序

送郡太守次山鄭公述職序

送夏侯月川先述職序

端簡鄭公集

八總目

八

耳

壽少尹謝三溪七十序

送劉唐巖太守擢憲序

賀提督漕運總兵鎮遠侯平溪顧公簡授

總兵京營戎政帳詞并序

送沈龍山詞并序

虹橋鄭氏譜略

卷五

傳

杜生傳

雪菴和尚傳

南溪先生傳

王鶴山小傳

華職方傳

湛泉王公傳

陸長君傳

張淑人傳

李宜人傳

吳節婦傳

哀烈胡氏傳

祭文

端簡鄭公集 入總目

祭吳南溪先生

祭整菴羅太宰

祭仰崕胡主政

祭苑洛韓公

祭吳憲長

祭戴鄆南

祭屠東洲中丞

祭范贈君

祭于二尹

祭華海月贈君

九

一百一

祭華水西年兄

祭徐東園

祭陣亡朱馬滿三揮使

祭項瓶山

祭同年張淑安母

祭年家徐母趙太恭人

祭胡柏泉母

祭王樂湖母

卷六

碑銘

端簡鄭公集 入總目

正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贈工部尚書石涇陸公神道碑銘

墓誌銘

四川按察司僉事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

郎楊公配贈淑人田氏合葬墓誌銘

延安府同知彭君墓誌銘

福建延平府同知封中憲大夫湖廣衡州

府知府蔡公墓誌銘

梅塘盛封君墓誌銘

中順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致仕孫君墓

十

一百八

誌銘

海陽縣丞吳君墓誌銘

山陽知縣沈君墓誌銘

孫工部墓誌銘

錢工部墓誌銘

朱翁墓誌銘

廣東惠州知府鄂陽沈君墓誌銘

南澗徐翁墓誌銘

孫生墓誌

吏部稽勲郎中卜君墓誌銘

端簡鄭公集

總目

十一

一百七十五

誥贈淑人王母顏氏墓誌銘

誥封李淑人墓誌銘

誥封恭人項母張氏墓誌銘

誥贈恭人錢母滕氏墓誌銘

誥封張宜人墓誌銘

殷贈君周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李母屠孺人墓誌銘

樊母王孺人墓誌銘

朱母劉碩人墓誌銘

朱母馮碩人墓誌銘

墓表

浙江布政司都事致仕華君墓表

外王父福建建寧知縣費公墓表

行狀

南京光祿寺卿項公行狀

卷七

記

嘉興府題名記

平湖縣重修廟學記

躋古堂記

端簡鄭公集

總目

十二

一百七十六

峽飲岩樓記

近田草堂記

嘉魚李氏重建義學記

當湖里居記

常足窩記

祀六府記

書兵部題名記後

書慶成圖本後

書趙漸齋戶帖卷後

書西墅卷後

書異路同恩卷

書胡端敏公行狀後

卷八

志論

皇明土官志

書六關圖後

書直隸三關圖後

書西山三關圖後

書遼東鎮圖後

書薊州鎮圖後

端簡鄭公全集

入總目

十三

雜著

漢黨人論

讀晦翁劾唐仲友劄子

讀陶集四八目

蛇戒

嘉靖名臣頌

新建伯王公

少師大學士楊公

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

少傅大學士蔣公

少保大學士石公

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

少師大學士楊公

少保吏部尚書喬公

吏部侍郎何公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

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

大同總兵太保梁公

端簡鄭公全集

入總目

十四

遼東總兵都督馬公

平齋沈先生像贊

自贊

連珠三十首

晉齋箴有序

觀井圖銘

午山銘

斗斛銘

弟子說有序

卷九

疏議

大同疏

乞養病疏

再乞養病疏

又乞養病疏

薦文武官疏

明職掌疏

會題詳議賊犯王直等疏

會題處置南京叛軍疏

申明律例疏

端簡齋文集

總目

十五

可

辯明御史鄭存仁欺罔疏

認罪回話疏

議

擬上監國議

卷十

疏

淮揚類

添設揚州同知一員駐劄瓜洲疏

漕運議事疏

乞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疏

修築城寨疏

瓜洲築城疏

請發銀兩築城疏

議變塘田奏築瓜洲城疏

倭賊燒燬糧船比例折允疏

擒剿倭寇疏

剿滅江北倭寇疏

官軍奮勇殺敗大勢倭寇疏

生擒真倭斬獲首級疏

斬獲倭寇首級疏

端簡齋文集

總目

十六

百

斬獲倭寇首級生擒姦細疏

剿逐江北倭寇疏

剿滅淮北倭寇疏

斬獲江北倭寇疏

剿逐江北倭寇疏

卷十一

疏

淮揚類

預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疏

定議江南江北兵糧疏

預處來年漕運疏

贊運糧儲疏

久任理刑疏

議處驛傳疏

挑濬河道疏

建三里溝閘疏

叅軍官索詐白糧船疏

肆奏災傷折徵秋糧疏

異常水雹疏

剿逐倭寇查勘功罪疏

端簡鄭金集

總目

七

一百四十一

停建江閘疏

剿滅江北倭寇查勘功罪并乞預為防禦

疏

附錄鹽法莫御史奏功疏

附錄兵部覆題請陞賞錄廢疏

卷十二上

疏

淮揚類

陵寢工程銀兩疏

修理陵墳告成疏

佃種昭陽湖權外餘田疏

申明三湖禁例疏

薦舉兵備官員疏

公舉劾以勵庶官疏

舉武職以備擢用疏

薦舉境內人才疏

卷十二中

疏

兵部類

查催覈冊疏

端簡鄭金集

總目

十八

一百六

議處重鎮將官疏

會議大同巡按樂尚約題兵餉疏

覆給事中徐浦條陳疏

覆御史王本固倭寇疏

選軍疏

大工軍役疏

取用錢糧疏

卷十二下

疏

刑部類

奉旨從重擬罪疏

議大同撫按官楊順路楷罪疏

看議知府宿應麟等疏

看擬科道官查勘楊順路楷疏

參巡撫趙忻等疏

定擬葉宗文余光裕等罪疏

端簡鄭公文集

總目

九

六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一

說經

易說

書說

詩說

春秋說

禮說

孝經說

大學說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二目錄

一

陶思至

論語說

孟子說

經傳說

端簡鄭公文集卷一

海鹽鄭曉著 子履淳輯

說經

易說

伏羲作八卦非取於河圖也孔子傳易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一

三〇九字

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可乎書曰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洛龜事

後世言伏羲止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者非也若無六十四卦何以能筮筮必六十四卦乃有三百八十爻不然筮必一爻動而後可占二爻動則無卦可占矣若謂至文王方有六十四卦何以唐虞時即有龜筮協從之說三皇堯舜何以取象於渙於噬嗑等卦乎

程子傳易據王弼本弼出費直朱子易本義據呂伯恭古易則本之田何費直易長于卦筮無章

句以爻象文言等參入諸卦以解經田何易傳自孔子經分上下以孔子所作爲十傳皆有章句蓋程朱傳義異本今程傳朱義並行乃以朱義從程傳學者不復知有古易矣

易疑初筮告蒙約少宰彬陽何公孟春述也卷首有尚書林公俊題詞林公清耿有文章名題詞云彖上下象上下繫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翼孔子也愚謂又云彖上下傳象上下傳繫辭上下傳蓋彖文王之辭卦下之辭曰彖爻周公之辭六爻之辭曰爻亦曰象爻詞下又有小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一

二

三五五字

象孔子之辭彖與象皆謂繫辭謂繫於義畫之辭也何公目錄云彖象上下傳繫辭傳是已但云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似亦未安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即傳也非傳文言說序雜卦也豈王肅本已然公因之耶何公博學沉思忠謹有奇節爲政持大體在吏部求材尤急近世名卿也

易林十六卷世傳出焦延壽雖隋唐藝文志亦然今考漢書儒林傳藝文志及荀氏漢紀皆不言焦氏著易林惟東漢書云許曼著易林至今行

於世又云崔篆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
多占驗隋唐藝文志載易林新林數家又不言
有許氏易林沙隨程氏云延壽傳易於孟喜行
事見儒林傳中今按傳言延壽獨得隱士說托
之孟氏不與田丁輩同乃在京房列傳中儒林
傳京房未嘗言延壽行事也近世彭安成叙易
林深惜焦氏學不行無傳亦以易林歸焦氏矣
大抵志隋唐藝文者皆謂焦氏易林後人因之
其來已久余按漢書漢記疑今之易林未必出
于焦氏况貢爲房師今考明夷之咸林云新作
初陵蹈蹈難登三駒推車跌損傷頤乃成帝時
事節之解林云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祿襁
成就爲君似言定陶傳太后育哀帝事皆在貢
後不應貢預言之也今刻易林載東萊費直曰
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所
撰劉向當成帝時校書已有貢易說貢非莽時
人明矣况直雖後於貢與高相同時雖直亦非
莽時人也唐王俞叙易林云貢與孟喜同時又
云當在西漢元成間喜與梁丘賀同門豈元成
間人也易林前引漢書至以貢爲延壽名黃秘

書校易進覽亦云延壽名貢其謬妄可知矣
易以文王爲中古禮以神農爲中古

書說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遭秦焚坑之禍藏於壁中多遺失耳伏生以此教於齊魯間爲大傳三篇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古文尚書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孔臧與安國書尚書二十八篇儒者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子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文分堯典慎微以下爲舜典又分臯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棄稷分盤庚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凡五篇中間多有改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云古文一十六篇者類多惟異之說凡經書所引率所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移書甚勤竟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晉時又有二十五篇之書乃改棄稷爲益稷齊蕭鸞四年姚方興以慎微五典不可徑分爲舜典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甚至改易刪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

端簡齋集

卷一

五 三百五十四

安國之書而爲之也蔡氏集註並存今文古文

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儒嘗疑古

文易讀今文固難讀亦欲有所釐正然古文中

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

作故寧存而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

後出名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也

虞書一典二謨曰堯典曰大禹謨曰臯陶謨乃古

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

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

端簡齋集

卷一

六

三百五十六

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皆同姓

四岳即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四岳之

功最大堯在位既久共工驩兜伯鯀朋黨蒙蔽

洪水大害堯寔憂切故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

臣同辭薦舜舜既爲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

羣聖賢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

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爲四人

不數稷契臯陶仍舊職者而并禹益垂伯夷夔

龍十二牧爲二十二人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
稷契皋陶而以爰析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并
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
書岳曰是岳爲一人舜賓于四門是四岳之職
爰析伯與朱虎熊羆是七人并九官乃十六人
所謂八元八凱也左傳元愷中有伯虎伯熊又
有庭堅即皋陶字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六藝惟
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立賢無方然尤
重世臣舊族之選以故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

隆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

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
國水口真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
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
入海故道山海關至冀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
小海時遼東亦不屬交者蓋須入山海關從永
平薊州方至交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
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
河淪海而交地甚狹

端緒叢書 卷一 七 附元三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江必源

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
畝漚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與九江九河意同
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
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
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蔡
氏力辯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
而非古書也况江漢合流同匯於彭蠡既匯而
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爲逆河
入海也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

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以書之中江北

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足據耶舊志西楚霸
王廟在和州江中去岸五里今廟在陸地去江
五里註疏言三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
亦在三江中謬甚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
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一黑水爲是
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
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

端緒叢書 卷一 八 附元三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其他史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流無甚關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即今長江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南江北匯水口猶導嶠於漢入江據書至於大別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端簡鄭文集

卷一

九

陳於三百廿五

四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爲大河入海在兖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弱黑河沅淮渭洛皆先言導後言水江漢先言山後言導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之下亦自西北而東南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兖州卑處入

海甚湧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九江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九江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瞽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後庶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日食伐鼓用幣之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

端簡鄭文集

卷一

十

陳於三百廿

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禮政典不同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建丑月也可見商改正朔不改月數漢註以前爲不踰年改元後爲服闋非也

帝嚳元妃姜嫄生子遲三妃常儀慶都簡狄皆先有子帝卜四妃之子摯堯契稷皆有天下摯堯身有天下故不傳契稷久之子孫有天下故歷世永

殷商並稱北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翼捷彼
殷武單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兼稱
也毫是殷故殷社謂之毫社

太誓十有三年蔡註以爲武王即位之十三年漢
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并居喪之年
中間武王即位不改元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
太誓與僞太誓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
王太公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
甚豈可即據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

端簡齋集

卷一

十一

三〇五二 休姓

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
武王已八十三矣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與
太誓不合今考武王已已踐位已卯伐商乙酉
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或傳寫誤爲十有三年
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已七十七武王少文王
十九歲

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爲地太誓類於
上帝宜於冢土又以后土爲社小劉云后土與
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然左傳又云勾龍爲后
土豈勾龍爲地乎地名后土社名后土名同而

義異洪武中合祀天地地神位書后土皇地祇
嘉靖中分祀北郊改書皇地祇大劉焯小劉炫
也

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
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據
非是洛誥七年乃洛邑既成成王留周公治洛
七年而卒也作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爲在
成王即位之六年年庚寅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非常祭
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后稷一非是豈作

端簡齋集

卷一

十一

三〇四十五 休姓

洛大事止祭天而遺地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
地也漢說社稷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
社稷異牢

武王定鼎郊廓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水上以
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乃卜河南澗瀍
之間爲王城吉又卜瀍水東爲下都以遷殷民
亦吉二地皆在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府是也
厥後平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
三十二年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卜河北
黎水者以近紂都爲其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

以悅民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後爲封
禽父於魯爲周公後非是詳玩經文君臣之詞
是周公留後於洛成王即辟於鎬漢儒又以王
在新邑爲成王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蓋是年
周公繼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
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
留公告不可遣公祭也故於篇終又叙戊辰烝
祭祭雖冬禮之常告文專爲留公治洛逸祝冊
是祭廟祝文作冊逸詰是命公留洛詰命皆史

端簡齋集

卷一

七

三

逸作

成王乙酉即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三叔祿
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寅營洛周公反
政於成王而留治洛邑丙申周公卒蓋攝政者
六年留洛者七年

周公叙商六臣言高宗時有其盤而不言說何也
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其盤免喪不言乃
求傳說漢儒以爲即位初有其盤佐之其盤卒
後有傳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
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

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
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
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
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爲北亳穀熟
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
庚又用康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炎帝之
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又言蚩尤爲黃
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

端簡齋集

卷一

七

三

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之種類尚在故至少
昊未復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
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劭云蚩
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黃帝滅蚩尤於涿鹿
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
尤九黎非一種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
與黎同種康成亦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
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又誅之
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詩說

韓申毛韓四家言詩爲漢儒宗今韓詩外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韓申說無傳

邶風柏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羣小爲衆妾恐未然蓋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忠臣端士不得於君而爲去婦歎出婦詞妾薄命耳

端簡鄭公集

卷一

五

三思

擊鼓閔衛亂也內有土木役外有版築之役南有戰陣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命

淫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值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內亂禽獸行宣公上蒸夷姜下通宣姜如雄雉苦匏所刺公子頑又蒸君母宣姜鶉鵲不如矣所以竟滅於狄觀此則知關雎爲王化之基不誣稠第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慎哉慎哉

式微中露泥中註疏以爲衛一邑恐上言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漕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傳疑以爲相贈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爲楸木實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嘗用之蓋無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况齊有大造於我乎木瓜猶言土飯也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呂雖衰

端簡鄭公集

卷一

六

三思

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申被楚害故戍之朱曰并戍甫許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由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撓踊生物公羊傳有祭仲往省於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朱傳直以

爲婦人淫思之詩更詳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
不曰彼美人兮乎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力田脩祀然祀
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於主索祭祀於
祊正祭於堂繹祭於祊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
祭之祊在廟門內饗爨炙肉廩爨炊米廩爨又
名饗爨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內羞房中之羞作
肉羞者非是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米在右
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諸宰徹諸饌君婦徹邊
豆燕於寢祭於廟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

端簡鄭公集

卷一

七

三百四十五

詠雖異樂器則同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
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膂爲
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
賓客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以充君庖貫心
疾死肉最潔美爲上遠心死稍遲次之中協死
最遲又次之三不獻而傷踐毛皆逆射嫌於殺
降不成禽惡害幼少也小貍易死而難中故曰
發大兕易中而難死故曰殪

賓之初筵言非射非祭不飲也射飲先飲祭飲祭

飲將祭擇士先射於澤宮後射於射宮大射射
於射宮將祭擇士之射也賓射射於朝諸侯來
朝之射也燕射射於寢賓客相飲之射也大射
皮侯賓射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
與民射於州序也并主皮之射爲五射祭奏樂
聞之魂也而求其降求諸陽也灌地聞之魄也
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
先灌又曰廟祭取簫合臍管焚之使臭達牆屋
亦以求神於陽也

端簡鄭公集

卷一

大

三百四十五

瓠葉序言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
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而
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
醢生曰牽

笙詩有辭有聲或曰有聲無辭非也燕禮升歌鹿
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矣宋公享叔孫昭子賦
新宮將謂管詩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干爲新
宮者亦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
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
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
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已而笙

入三終南陔三詩也已而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已而合樂三終則二南六詩衆聲偕作矣于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終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辭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惠於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先公宗廟先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八虞度闕天謀南宮諏蔡原訪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

端簡鄭全書

卷一

九

三多六十及云

神而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欣悅周宣王時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觀伐獫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可見崧高送申伯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山甫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若自稱者何也當時召伯不宜出營謝樊侯不宜出城齊吉甫詩意可見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于懿王非也周家積德耕稼養人十年至武王爲天子年老未幾崩成王

立時內則管蔡外則奄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與修禮樂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禽父丁公燮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內外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王立海內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強於爲善使子孫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爲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如此其遠者天道固不誣也

端簡鄭全書

卷一

十

三多六十及云

魯頌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僖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徐爲孟孫氏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

此時始也

春秋外傳曰金秦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玉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饗元侯朱子以執競爲昭王後詩又曰此即周公制禮九夏之三二說相舛必記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即樊韶夏即遏納夏即渠叔玉又以樊遏爲一詩未知孰是

爾雅蓋詩訓詁也蓋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

夏獨能問逸詩遂悟務本之學晦翁讀詩綱領述論詩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小序又非盡出于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詭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彷彿徬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二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詞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粗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塗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又曰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註爾雅又著埤雅

春秋說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今叅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下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其去聖人未遠宜信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端簡齋文集

卷一

三

三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參雖孔子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爲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謂如此則學者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來就經爲傳者自季長始也元凱解左傳亦合而爲一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穀梁曰太室即世室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

禮說

士冠禮天子諸侯大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冠而受命於君始貴也若天子諸侯踐祚而後冠者又有公冠禮其賓以大夫之賢者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版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端簡齋文集

卷一

五

三

九

周禮職金曰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是周之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朴之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

副車朝祭者曰貳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高禘即先禘亦曰郊禘又曰人先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太公爲尸祭岱召公爲尸

索祭羣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令民得大飲曰息民息民大蜡二祭同月大蜡之祭素服

息民之祭黃衣古者祭服尊於朝服

行也祖也釋輶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曰餞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有昕婚用昏請期用昕親逆用昏日入三商爲昏霜降婦功成嫁娶行水泮農業起婚禮已季秋至孟春皆可婚

記曰雩宗祭水旱也宗讀爲崇讀如字者誤矣夫雩請雨故魯旱則雩崇請霽故鄭水則崇古之

端簡鄭文集

卷一

天

三百五十三

雩祭以牲雲漢詩曰靡愛斯牲是也祭祭以牲春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是也左氏凡大災有幣無牲之說豈別有據乎周禮雩祭司巫祭祭鬯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皂祭衣朱各異其物蓋雩從雨祭從火故雩以女祭以男雩於北祭於南陰陽之義也舞皇用瓢古法也或謂雩以男佞祭以營域更詳之

陰厭陽厭求諸神者無定位也不知其神在此乎在彼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終之以陽厭孝之至也孝之至也者愛之至敬之至也何言

乎陰厭陽厭也陰厭于奧也陽厭于屋漏也奧室西南隅不得戶明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歆祝而始來陽謂神之就享而將去其來來自陰也其去去自陽也詩正義云大夫無陽厭非也夫特牲饋食士禮也陰厭陽厭不殺于士而况大夫少牢饋食不有陰厭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之祭始饋尸于堂卒禮尸于室一日之事也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于士而殺于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之陰厭之禮隆于陽厭備于陽厭徐于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改饌也又曰二厭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陽厭也

端簡鄭文集

卷一

天

三百五十三

孝經說

呂氏春秋引仲虺言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殷周之刑豈煩簡相縣至此

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春秋二尺四寸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大學說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味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綿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節次秦晉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

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星溫陵蔡氏清莆田鄭氏
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
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
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
考正五經衛覬耶鄆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
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
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
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
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爲無見
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

分於宋儒

論語說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
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
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
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
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
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瑯邪王卿御史大夫貢
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
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
中凡二十一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

子張問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
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註之安昌侯張禹
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
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
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
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叅考齊古爲注
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
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
并已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
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

也形多頭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

佾舞之數服虔說每佾八人蓋減行數不減人數
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於
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惟
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
預及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宜方行
列旣減即人數亦宜減從何杜說諸侯則六六
三十六人也

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爲丘戎馬

端簡鄭公集

卷一

董

陳於三月十七

一牛三四丘爲甸長轂一乘四馬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輜具備丘馬謂之匹
馬甸馬謂之乘馬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性也動
靜者意也善惡者情也有知覺者意也情也無
知覺者心也性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孟子說

孟子至炎漢後始盛傳於世註有趙岐陸善經音
釋有張鎰丁公註自善經已降訓說雖小有異
同而共宗趙氏音釋二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
頗多丁氏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至宋孫奭等作
音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爲正
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疏行於世七篇各有上
下趙所分也

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圉臺觀
鳥魚諸侯無靈臺秦伯舍晉侯於靈臺周故宅

端簡鄭公集

卷一

董

三十四

也衛侯爲靈臺僭矣又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徵招角招爲事爲民皆以招名者孫氏云舜作歌
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恐未必
然是時韶樂尚傳於齊又世皆重韶樂角木音
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八八六十四民之象也
角亂則憂其民怨徵火音三分宮損一以生其
數六九五十四事之象也徵亂則哀其事隳宮
九九八十一商八九七十二羽五八四十八商
三分徵益一以徵五十四而三分之每分十八
於五十四而加一十八則得七十二矣羽三分

商損一以商七十二而三分之每分二十四於七十二而損二十四則得四十八徵角放此孔門諸弟所問皆性命道德之旨孟子弟子所問不過古今聞見人情世變而已惟公孫丑問不動心最精切

經傳說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參雖孔子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爲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謂如此則學者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來就經爲傳者自季長始也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二

歌行

大同行

黃山行

映山行

凱賁行

送平齋先生長告還鄉

五言古詩

坦齋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三目錄

題羅大恭卷

寄費生

五言排律

壽少保許太宰

中麓草堂

周玉山壽母

述懷

五言律詩

答胡九峰鴻臚二首

詠馬

大風

即事四首

和容菴阻雨二首

途中十二首

中秋憶陶雙泉

諸同年被謫五律

懷子鎮

懷友人三律

北山

半村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三目錄

園居五首

黃司訓還莆

憶黃海野

金山寺

彭城

宿浦口玉靈觀憶石城

故人

答陸篋齋

即事

雪屏

七言律詩

居和陽和宋賢三老堂

和謝右溪僉憲致仕 二首

秋日海上 八首

留城子房廟

壽張竹村封君

壽劉初泉乃翁

七言絕句

放舟

和陽公寓

諸將 十二首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三目錄

三

七十一

川

端簡鄭公文集卷二

海鹽鄭曉著 子履淳輯

歌行

大同行 嘉靖乙酉

太平天子臨端黼桑土綢繆莫予侮極知樽俎有
 餘威良恐因循破寧宇憶昔 高皇蕩滌初大同
 咫尺巢胡虜長陵建國燕山隈甲冑躬擐肯咎
 六龍一日度金川烽煙塞上紛如羽提兵百萬過
 清淮飛輓尚書鑿齊魯抑自前茅望斗南上谷雲
 中皆樂土上下安恬四十秋土木倉皇驚失伍大
 將生歸知不知鐵騎長驅薄宣武此時非有節菴
 翁山前山後無完堵邇來幸值胡運衰却諱門庭
 秦豺虎河西都督悍且驕節使淋漓葬旗鼓寧武
 關頭復嘯號豸史奔波向宣府囂聲相扇動三陟
 萌芽護養幾如股舊邊之役竟奈何五堡健兒譁
 無主大同城外殺參軍大同城內封都撫親王草
 草東南行回首宮中但塵部司徒捷報自為功翻
 然破膽陽和塢將軍忠勇世所希誰謂功成茶更
 苦白旄無計效丹心蒼頭有血流朱戶一呼再亂
 不可收從而叛者十之五債帥出匣遂邀求虎印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二

陳於三百廿八

魚符輕販賈喜峰元帥舊金吾韜畧胸中不妄詡
自言境內近耕桑漁陽士馬三千部跳盪居庸百
里間慎勿朝堂累煦嫗朝行暮止往復還東泉侍
郎嗟無補識面言官不肯言鉛山相國頃相迂會
昌任李澤潞平裴佐元和削淮浦君德盛矣臣道
衰郎曹抗疏還恩補

黃山行

君不見黃山兀兀都靈奇千峰萬峰相嶽嶽地維
中盤岱華坼天苞上拔斗牛歎大者龍躍細者馬
馳起者鸞鳳伏者蹲獅湖江面負僅潢潦日月東

端簡鄭公集

卷二

二

懷於三月十五日

西相蔽虧偃蹇瓊瑰聚磊落覲翠草木殷英莖赤
鼎仙人間玄局白芒隱士弄蒼芝浙中使君黃山
產山中三復崧高詩君住黃山山不輕君出黃山
山有名明光對罷羣公驚伐木深交徧兩京虬髯
蕭爽揮塵纓水肝瘖踏憂天傾旬方賦政字官程
時時海上擁雙鉦結旌雷解三春雨攬轡晴飛六
月雲我思君今胡晦胡明願君素履利堅貞勲庸
鏤入昆吾銘我牧我耕我飭我觥我歌我曲吹我
笙山海遙遙無限情

映山行

我聞成山高斗入大海中下有蛟龍窟上有蘭桂
叢西蟠齊魯連岱岳東走海底千里萬里蜿蜒接
方蓬白鹿朱鴈紛奇產石橋煙洞秦標漢島處處
尚有神仙宮海濶山高形勝截膠東久矣生才雄
劉子結廬成山側映山映山相龍從伯氏英山真
將種映山難弟何冲融束髮讀書鄙統袴牧人更
有循良風怪見貪殘欲唾面海民阨如此瘵恫嗟
乎嗟乎大官小官皆齷齪官評那復論汚隆堅堅
劉子須自愛青天白日曾膏膏我歌映山佐劉子
映山從此益崇崇

端簡鄭公集

卷二

三

三〇四十四 休文

凱賁行

先生矯矯人中龍翹翹經濟無留悰河東報政幾
朝夕蒼珩赤帶疇奇庸五命藩叅守嵩洛鴈門制
府遲檐檐談笑風霆賊破膽羨公師律更軍容有
時中堅坐虎帳有時左次披羊縫有時三捷破深
窟有時一戰獲高墉司馬論功真中率受藏之饗
何重重南金匪頒出天府雙雙綺繡輝雲彤馳驅
汴浙賦靡盬上答恩思展靖共邇來山後羽書棘
輶車况復征南賓安得雄才盡如此萬方安堵樂
春農

送平齋先生長告還鄉

曾聞洪武詔開科經行名實相參磨已乃一切徵
文字英賢緣此竟蹉跎平齋文章本奇絕千言頃
刻如懸河小比輒利大比北命也塞產君奈何玉
潤金鏗衆所羨周鼎商彝世豈多我欲薦君愧無
力公然竊位真媿嬰秋風發發吹塵土霜月如如
滿薜蘿丈夫處世誰窮達爲賦高車秣馬歌

五言古詩

坦齋

轟轟呂梁水齒齒呂梁石水上豚魚飛石下鼉鼉
蹶蹶洞復遡流俱是險中役念我坦齋翁翛然自
清樸授衣屋後桑酌酒溪中鯽燕雀欣往來牛羊
滿場屋抱膝嘻兒孫野老班荆席冥心到羲皇信
手交棊弈但願年穀登吾生與之適愧我走風塵
畏人時踟躕何不歸去來百年幾朝夕迷途未遠
而毋爾徒歎息

題羅大叅卷

多病久習懶結門謝賓客羅子良不訾惠然坐幽
僻躊躇接話言歷歷道先澤弘文密勿姿司空才
鴻碩纓綬百年餘桃林長風格慶源固遙遙產此
崑崙壁白茅薦明堂雕琢輕萬鎰東登會稽巔南
摧搖鬼魄翻然賦歸來乾坤肯躅躅請披文江圖
中有改齋筆改齋不可作遺此比金石珍重文江
翁脩名共無斁

寄費生

憶昔洪武中我宗遘奇變爾我甥舅家保育危如
線邇來百餘年骨肉相依繼世世結婚姻恩義金

可斷吾母爾祖姑憐爾中衰散爾來寓吾廬孤立
持楨幹我茲宦中朝留爾守阡陌別後今幾年規
言聽壁畫養蠶復養魚種田須種麥墻籬布桃梅
墳墓脩松柏歲時瞻宗親饑荒賑佃客升斗必齊
同等允無折閱稅糧依程期衣食甘粗劣足跡避
官衙口言戒欺啜莫謂天可瞞蒼蒼僅咫尺莫謂
衆不知神明在堂宅積善慶源長結冤路頭窄但
憑強暴侵天理有順逆但憑讒謗加人心有黑白
保護我田園兩家綿世澤爾不解文詞俗語我迅
筆事事皆平常句句皆老實違此受煩惱信此逢

端簡鄭公全集

卷二

六

自
二五十一

康吉丁寧復丁寧我有歸來日

五言排律

壽少保許太宰

天佑孚平格高崧鬱降神三川開混沌雙岳擁嶙
峴雄秀原非偶精英自有真發祥靈寶域懸貺壽
星辰華牒聯姜呂名家沓鳳麟祝鳩曾諗母乘傳
竟歸輪宇內傾心久朝廷虛席頻勲庸傳鼎鉉銓
揆並陶鈞題目山公啓歌遊召伯陳才憐墉上隼
廢起轍中鱗破格先行鴈循資後積薪激昂揮劒
屢調劑適甘辛對客無慙色憂時莫轉輟荀龍仍
濟美揚鱣更同倫展也箕裘地依然桃李春謙光
騰讓表端慎注溫綸清議推完節蒼生總要津商
宗援老遜姬服重耆純几杖孤卿備眉貽戢穀臻
乾坤茲寵錫河漢正流銀玉露團秋爽金疇獻歲
新砂丹凝碧海氣紫抱青璘斗北橫台象躔南候
老人赤鯢增羽翰玄鶴迴風塵孝友登周燕威儀
浹衛賓素絲占退食黃髮會猷詢方叔經營壯寬
夫器度淳萬年欣拜虎四國願留申膏澤霑行葦
帡幪倚大椿九重咨袞職未許憶鱸蓴

中麓草堂

胡峰元峻絕中麓更孤騫却擁盤龍窟遙臨踞虎

端簡鄭公全集

卷二

七

自
二五十二

巔斗焉東入海截彼上摩天拔契留今古長城跨
幅幘雞鳴日在掌瓜漏水如纏搖落於陵室徘徊
寧戚田山河齊十二禮樂魯三千蘭蕙茲成畝松
杉不計年時平饒稼穡世亂脫戈鋌值此精靈地
寧無秀發賢文章韓吏部翰墨柳公權業本淄南
授名由櫪下傳麗詞五色錦彩筆八花碑信手高
禱賦論心種葛篇讀書仍破卷雄辯復驚筵意氣
風雲動銓裁藻鏡懸象覲通禹甸離杞諗周編下
榻皆徐穉談經失鄭玄壯圖存鼎錫結志寄林泉
白飯晨初熟青藜夜獨燃蚤期呈豹隱小築旁牛

端簡齋文集

卷二

八

三月空

眠壹了蒼生念還隨綠野緣

周玉山壽母

遊子離南國羈懷遶北堂垂絲人未老鼓缶日初
長渴飲青城水饑餐白海桑百年應過算三壽合
無疆擬作閑居賦遙傳燕喜章城隈看去馬驛路
問歸航夜漏銀河淡秋風鴈浦涼衣冠新雨露宅
里舊松篁賓客當歌舞兒童送酒漿塤篪均大雅
蘭桂襲餘芳紫拍前溪蟹黃收後圃梁六禽供綺
饌九醞溢霞觴天際窺笙鶴雲端落鳳凰大椿滋
美蔭列宿注精光毛義須臣漢王維本仕唐潘輿

頻往返蕭雉任翱翔吳越千山共江湖一水將羨
君能錫類愧我尚遐方

述懷

天運何駸駸人生徒碌碌依違恒自疑毀譽仍相
續摠角驚血駒特弁貺萃鹿性情渺聖途聞見狂
鄉塾消渴岐陽歌餘波汲冢竹偶然抗青霄從此
謝白屋富貴非夙心芄蘭有初服幽懷董園帷奇
策賈廷哭翰苑愧絲綸兵曹傳弓鞬龍驤亦舉麾
虎帳曾推轂罷戰隔雲中鬻聲連上谷小臣守坤
裳上相憂鼎餽密雪變燕然悲風動平陸宗祊援

端簡齋文集

卷二

九

頁六十一

本支朝會詔昭穆聚訟庭易盈多謀室難築百官
混拘攣九死紛匍匐消晷詫飛鵲旅亭對鳴鵲雅
言茶更飴易象腊且毒猶藉父兄恩尚縻升斗祿
雷霆幾震疊蒲柳競消縮新殿榜黃金司空貸神
木恭皇漢沉綿漢議宋反覆今古同綱常晨昏異
寒燠公卿韓稚圭館閣歐陽叔七廟叨餘靈兩宮
故交睦翠華候寢興榆翟羞種莖載鬼破羣蒙包
桑效率復嗟余遘閔凶壯歲棄慈育涕淚迸重泉
躊躇走聯麓三冬足嚴霜千里快良僕蹴險瀛漢
水褰裳恒衛澳周秦蒼薛神鄉魯紅塵輟達巷射

御荒嶧陽梧桐熟彭城凜波濤沛井愁湯沐沙畧
濟河流潮奔淮海狀一磯漂母臺萬樹松家族瓜
埠帆檣遲焦山蛟螭逐扣舷起羣鷗解纜落孤鷺
京口多遊觀吳關鮮淳朴兼葭壯秋深菱芡墮庚
伏澤國况蕭條江雲寧慘黯寥寥敬輿祠黯黯聞
琴隕憔悴登几筵呼號摧杼軸取譏陳情歎負篇
遠遊牘匝月敢易衰倚廬能啜粥賻乏堯夫舟兆
有君平卜水土鍾英華子孫庇清淑閉門詠停雲
抱膝占大畜勲業固恂恂言詞竟輟輟駕鶴待着
鞭飲鼠期充腹攻玉西南朋希賢四八目膏梁就
端簡齋文集 卷二 十 角 五 刻

糠粃布帛經錦穀影響羊問岐支離珠買櫝詩書
豈絕倫冠屨皆邊幅弱貌失留侯虛談得馬謖魚
鰕但甘肥壟畝未幽獨采筆任雕章素餐知伐輻
單衣念唐虞駟馬危綺角清濁付滄浪災祥匪尸
祝哀蟬落日喧好鳥深樹宿荆席欣嘉辰椿堂保
遐福應知益乃謙奚美拙者速名驥方遙遙微坦
尤肅肅

五言律詩

答胡九峰鴻臚 二首

三復閑居賦慙余種葛篇大明懸藻鏡後進足韋
弦賈傳仍條策揚雄莫草玄江湖憂不細何處可
高眠

二

文選今方重鴻臚漢不輕一言能取相三考尚爲
卿江濶秋風冷天高玉露清相看各努力頭白見
平生

詠馬

伯樂空羣去王良附路還秋風蒲海外春草躍龍
間將相皆天駟驊騮已帝閑神靈真有種十駕詎
能班

大風

半載燕山客憂時不憚煩飛塵穿几閣宿麥盡兵
原春色隨風滅蛙聲候雨喧 聖躬頻露禱橫吏
莫推門

即事 四首

臨淵思結網鼓瑟貴調弦劇盜橫江海饑民半幅
隕冥鴻曾避弋市馬未歸燕 聖主今宵漢明朝

御講筵

二

天王不好武獨秉太阿鐔厚幣方寶帥前茅已桂林北收光祿塞西謝玉門琛經濟慙余拙歸心逐莫礎

三

廟堂今盛德災變豈無緣星隕黃霾日水飛白露天瘡痍還下詔虜騎久窺邊憂國如公少將詩莫浪傳

四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二 十一 三十三
萬方皆願治天意豈難諶州郡貪夫急邊陲債帥淫蝗飛江可渡蛟舞陸爲沉不憚輪臺悔何愁歲屢侵

和容庵阻雨 二首

道誼定交期相逢慰我思斷金頻問易伐木喜聞詩雨急雷霆聞風高鳥雀知吾徒仗忠義放棹不疑

二

江湖原是險丘壑本吾情去國輕王粲爲園憶邵平乍逢春雨暗漸覺暮雲晴一笑雙蓬鬢耕漁足

此生

途中 十二首

何處寒山寺離家有一句風塵千里客霄漢百年身好鳥求深樹游魚逝釣緝獨憐滄海月時照白頭人

二

江上多青草秋風尚未頽露深偏受月虹淡故收雷慷慨辭溫嶠歡娛戀老萊何時賦歸去莫使衆人猜

三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二 十一 三十三
大椿東海上清陰播桑田歲月周三百春秋並入千何如招隱曲負却遠遊篇夜夜庭幃夢江雲白滿船

四

幾日離東海今朝問惠泉春堂開奉詔孝績付遺編抗志辭榮表終身色養年嗟余爲升斗奔走更誰憐

五

京口江流急焦門海氣通海平雲冉冉江動月朧朧絮仲悲江北巢翁慕海東人生各有意江海一

飛蓬

六

搗練聲何急家貧亦有親履霜知謝葛流火輒歌
幽白鴈隨江草黃花照客巾不知東海畔裘褐竟
何人

七

白面誰家子青春辭改鄉柴門徒寂寞毬馬自飛
揚黃稻三秋雨蒼葭一夜霜天涯人更老爲爾問
歸航

八

端簡齋文集

卷二

古

陳元二首

不是西川路胡爲有杜鵑夜啼千樹月子餒百巢
巔錦水春過舍天津月上船也知歸去好衰白自
周旋

九

發船休打鼓而使夢魂驚寤語歌綿葛傷心雜杜
蘅艱難迷後甲容易愧先庚行役嗟予子能忘陟
岵情

十

北海秋濤壯吾鄉亦此時七年頻往返一日幾盈
虧畫舫餘簫鼓漁人但竹枝雲深千里外誰補白

華詩

十一

此境非吾土逢人面自生長風雲驟落日鬢驚
薨地軸連鯨海天街接鳳城南枝三匝鳥故作護
兒聲

十二

盡角聲何壯清秋意獨悲孤城芳草歇兩岸白蘋
吹片月輝輝起來鴻衍衍儀無邊江海夢深夜一
凄其

中秋憶陶雙泉

端簡齋文集

卷二

十五

選部雙泉子今秋尚戍邊百年心共苦萬里月同
圓生死憑誰問饑寒獨爾憐殘星過斷鴈愁絕塞
門煙

諸同年被謫五律

流落嗟君子生歸尚自憐原華悲驛路癡隼失秋
天南國風塵外西江繡斧前青天不敢問月夜亂
啼鵑

二

憶昔明光殿賢良莫爾過履霜曾抗疏塗豕竟傳
訛九畹多蘭蕙三秋足芰荷勳名千古事未肯歎

蹉跎

三

風雨淮山桂饑寒秋杜詩故人今五岳逐客未三
危白馬唐無國丹書宋有碑幸逢明聖日何事弔
湘纍

四

客邸驚孤鵬虛窓泣聚螢錢江春浪白海穴暮雲
青王貢名猶在雷陳事已零獨憐今夜月千里共
滄溟

五

端簡齋全集

卷二

共

陳於百廿

莫爲浮名動頻看大學章支離虛兩漢詞賦陋三
唐鹿洞規模遠驚湖感慨長聖途須自擇何處覓
空桑

懷子鎮

春日虛鴻鴈薰風理素書極知歌秋杜未肯歎衣
袂雲物朝朝變江湖處處賒何當問舟楫共款子
方廬

懷友人三律

三益真吾友棲遲獨爾憐風流千里外談笑十年
前客子登樓賦佳人種葛篇何爲長太息春草故

芊芊

二

芊芊春草夢常在故人邊荷館論文日薇堂勸駕
年高梧宜鳳起幽谷帶鶯遷尊酒何時共溪深萬
樹煙

三

煙樹深溪裏虛窻竟日眠雲歸星在戶月動海如
天攻玉知吾短滋蘭愧爾賢乾坤未牢落早晚向
龍田

北山

端簡齋全集

卷二

七

沈

磊落北山子蕭然水石心春葩來曲戶夏日散疎
林采杞青雲路移文白首吟江湖詞賦客千里有
知音

半村

之子幽棲日西亭吏隱時卜鄰過舊墅樽酒共新
醺春草雲塘路秋風震澤陂未須城市遠回首謝
塵緇

園居

五首

有屋聊成堵扶疎竹樹林門低通鳥雀堂迴異晴
陰急電流深莽驚雷度遠岑白頭斯道在猛省得

吾心

二

吾生已如此抱病對朝暉
梅老花偏密桑柔葉正肥
隔林聽鳥喚傍水看魚飛
幽意那不愜何妨心事違

三

晨起懶梳頭此身幸無恙
千峰雷雨過一夜松枝長
飛鳥入林低遊魚遡水上
兒童莫應門客來好標榜

四

綿鶴齋集 卷二 大 三百十八 沐
風雨胡能久晴明諒有時
稻花承早露草色附遊絲
天地本叵測兒童莫浪疑
人生半休戚達者自宜知

五

乾坤今變化日月已居諸
海內誰知已山中此舊廬
光榮卑二鳥憔悴憶三閭
謝却周公夢冥心混沌初

黃司訓還莆

羨君歸故里我亦戀耕桑
海上風雲晚山中草木長
乾坤容俯仰幾譽任低昂
此意誰能識離筵更

一觴

憶黃海野

齊人重知己管鮑幾千年
庶見渠陽子應憐種葛篇
談兵雄有筭掄士氣無前密
慎攻吾短頻書到海邊

金山寺

獨上金山寺江光照眼明
孤根通滬瀕倒影落蓬瀛
危石層層起流波面面平
屹然常砥柱潮汐任虧盈

彭城

蕭縣志卷二 九 三百卅 李承
彭城天下險萬里接河源
落石東南斷飛濤日夜喧
江淮連絕島齊魯入平原
寄語當關者征求無太繁

宿浦口玉靈觀憶石城

日月開江表千城殿北涯
過山莊子宅隔岸許由家
經濟非吾事塗泥莫自嗟
道人鐘磬發爲爾說南華

故人

莫寄故人書遐心竟我疎
斷金原有約按劍欲何如
海上田園在江干歲月虛
應須返初服努力事

春會

答陸質齋

福星開軫翼江漢度旄麾擊楫心猶壯登樓賦亦
奇金蘭吾有分鐘鼎爾爲期此去頻行縣春農正
及時

即事

九廟神如在千官疏不違爾曹無偃蹇吾黨有光
輝北極懸黃道前星傍紫微翻然開象魏歡喜動
龍旂

雪屏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二

二十

百四十

劉

參差雙嶺合混沌九溪分山色侵城見泉聲隔座
聞龍關兼鳥道素雪帶朱甍南國饒蒸鬱清高自
不羣

七言律詩

居和陽和宋賢三老堂

龍蛇到處可存身況復 君王本聖仁華省廿年
從自負名州六品未全貧誰言白璧完非偶自信
黃金煉更真補袞扶天三老在好將心事對前人
和謝右溪僉憲致仕二首

曾聞聲望十年餘喜見輝光滿玉除愧我未投鳴
鳥句憐君已上逆鱗書關心宗社誰休戚轉眼煙
雲任卷舒 聖主只今勞夢卜可能從此老耕畬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二

主

陶淵明

旌旄何事忽西還吾道行藏信有天好趣已知君
子吉知幾更有丈夫賢相逢且誦閑居賦此別應
傳種葛篇東海西川千萬里清風明月共悠然

秋日海上八首

閒來海上問中林萬里秋濤爽氣森尚有天津通
宇宙翻然地軸變晴陰鶉居悵望頻回首雲物蕭
條獨此心落日平沙滿路紛紛月色又霜砧

憲使祠堂棟宇斜獨留俎豆見年華祇愁白屋纖
纖稼猶喜青天練練槎寂寞龍迴夜雨蒼茫燈

火落秋筵溝防一瀉雙隄壞不見菱荷到處花

三

層樓千尺對晴暉何事行藏意轉微天際冥鴻寒
氣歛雲間浴鷺浪花飛長公去國心猶壯長孺還
朝事已違白髮于今須杖屨年年海味亦甘肥

四

孤城海角若星碁聞說三遷事更悲百谷東南虧
地方九秋潮汐任天時黃灣水落魚蝦亂白塔煙
深草木遲磬鼓年年聲未息何人肉食抱長思

五

雲車何日到三山却笑秦皇想象間祠宇蕭蕭傍
東海輶輶草草度西關丹成七日虛金鼎花落千
秋累玉顏萬水一漚真幻化臨風莫問鬢毛斑

六

歷歷川流注海頭不知漕艤幾春秋婁松昔罷登
萊路豐沛今添汶泗愁去住未能存老馬浮沉猶
自付輕鷗明河一夜心千里天北天南共此憂

七

獨立滄溟歎禹功長隄隱見亂濤中鹽田何處蘆
花雨茅屋誰家燕子風漂泊苔痕兼水碧參差楓

葉帶霜紅珊瑚樹底垂綸者豈盡天涯白髮翁

八

六鰲三島自相迤萬壑千源共此陂塵網漫隨青
鳥翼慈航誰悟紫雲枝光流白鷺隨潮迴影落蒼
龍並月移夜夜江南看北斗微垣深處袞衣垂

留城子房廟

西風嫋嫋隔河津何處留侯廟貌真恩義五朝須
事漢英雄三戶竟亡秦赤松草草非無算黃石倦
倦信有神出處平生還自愛不妨江海一綸巾

壽張竹村封君

幽居遙望住雲間叢竹陰陰獨閉關跡入沙汀鷗
與伴身扶鳩杖鶴隨還十洲家近尋仙藥三徑花
深對暮顏南國淹留青瑣客春暉長媚舞衣斑

壽劉初泉乃翁

早辭簪紱臥雲煙白海青城在眼前閉戶不傳招
隱賦開緘曾讀養生篇欲將道藝推劉向豈有文
章似鄭玄試傍天南占象緯老人今度壽星躔

七言絕句

放舟

春風春雨放舟行兩岸春花照眼明却憶故山水
雪後手栽松柏正青青

和陽公寓

公門雖設晝常關山色江光滿座閒有酒懶斟書
懶讀更將何事擾人間

諸將

十二首嘉靖辛丑

胡馬南驅摧紫塞材官北面守黃河風塵不斷千
山動渾脫相牽一羣過

端簡齋集

卷二

五

言二藏

二

狗澗灰泉斷鼓聲滿川胡騎下山旌旄霧捲秋
風暗刀劍霜拋夜月淒

三

七月初旬虜報聞直從白露過秋分東西殺氣方
千里牛馬長驅幾萬羣

四

太原天險傍雲中保障今誰第一功西顧榆林東
上谷漢家京兆此扶風

五

胡兒落鴈誇鳴鏑元帥椎牛賽蘇牙冀北於今驚
趙魏河西且莫問瓜沙

六

驃騎未搜青海賊匈奴還結黑山奚朱旗夜颺雙
城破白骨秋燐萬鬼啼

七

制府魚符縛錦幃將軍虎印臥征徼隔山傳箭催
朝食對面援兵怕解圍

八

邊臣累疏竟蹉跎詔問羣僚發難多陸賈未能調

端簡齋集

卷二

五

言三李文

將相武侯焉得倚山河

九

連山黃葉落胡笳滿路蒼天哭魯髻殿後屯兵逾
半月村前流血已千家

十

三關飛檄陳都憲一騎倉皇祝總兵降虜掉頭真
定路番酋笑指大同城

十一

鴈門烽火隔龍泉倒馬居庸自接連諸將提兵相
倚角幾時凱奏答皇天

十二

朱雀西纏太白消軒龍東指歲星搖即看月掩旄
頭黑定斬單于塞上泉

端簡鄭公集

卷二

宋

端簡鄭公文集卷二

孫心材訂訛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三

書

與吉陽何都憲

答虞坡楊司馬

答南岷王都憲

答水東閔少司馬

與侯貞菴

答荆川唐銀臺

與荆川唐都憲

端簡鄭公集

卷三目錄

一

陳元一

答方湖王都憲

答荆川唐都憲

與草亭彭都憲

答雷古和

答盧嘉興

與吳默泉

與梅林胡都憲

復胡梅林

與胡梅林

復聶雙江

復王端溪

與謝與槐

與半洲張督府

又與張半洲

報李古冲

答吳初泉

與少渠張太守

答克齋李都憲

復東郭鄒祭酒

答黃潭陳都憲

端簡鄭金集

卷三目錄

二

陳

一百廿

答虞坡楊司馬

答華陽章都憲

答兩華羅大叅

與梧臯喻都憲

答克齋李都憲

與同野李都憲

與永明張都憲

答柏泉胡中丞

與董北山

答濯溪間柱史

復董後峰

與石渚馬年兄

與孫季泉

與彭草亭

復汪春谷

與吳默泉

復蔡鶴田

復右洲劉大叅

復希齋陳都憲

答蔡太守

揚金

端簡鄭金集

卷三目錄

三

陳

一百十五

答橫泉雷憲副

答方湖王都憲

與樊侍御

與余漳南

答東溟范都憲

與永石張都憲

與同野李都憲

答湛泉王文選

與永石張都憲

答柏泉胡方伯

答胡子忠

復王太守 道行

答黃海野

與毅菴

與趙大洲

端簡鄭公文集卷三

書

子履淳輯 孫心材訂訛

與吉陽何都憲

漢陽張先生至領翰教捧讀再三仰見吾文望道未見視民如傷之意民艱莫振吏治難齊事每違心力多虛費此在吾丈一念不忘爾近世任事者稍加經理輒矜利益皆非實事知其不能裨補日夕憂勤則所濟必多矣至於吏治難齊由人之才品與其時與勢自不能一惟開心見誠虛懷接下

令諸吏各得自展布即有差謬苟於行止無碍便當寬假調劑之羣吏相信即民安而事集可庶幾矣不大聲以色吾丈能事也秉此心以往當日異而月不同也某承乏於茲百凡負心負知已負天日者時有之惟吾丈能諒鄙心有所聞萬乞誨示修改他日可相見無相愧也張兄篤行君子委非袞袞謁人者特過信吾丈謂某為可與共學者無以應之不亦慙乎匆匆奉復不恭伏乞鑒諒幸甚

答虞坡楊司馬

領教知非時調兵芻糧爲急撤兵省費即至萬計
裁算濶狹神慮勞苦重以蒞事甚棘京陵孔邇得
遊兵二枝進駐三河遏賊西向東兵聞之敢尾虜
後不復馳騁從薊北出塞者公之功也今時馬力
地利委難深入但潞東諸州縣庚戌午巳未三
掠止寶坻未至我之天險人謀賊盡得之秋高恐
更可憂爾留公雲谷干城固足倚執若還公樞省
南北兵機咸出指授利益尤大言不盡別帖分兵
駐赤城者防北路而援東路駐左衛者防西路而
援中路仍俵馬勾丁給與軍資皆爲要務賞不逾
時將吏始知勸覈功良不可緩此在省中諒悉從
公議惟厚自崇護以副上下中外之望

端簡鄭公集

卷三

二

陳南三百四十

答南岷王都憲

三湖之議某因昭陽佃後恐奸豪垂涎特疏申明
禁例時默翁在工曹已曾覆允不意復有此舉吾
丈所持寔經國遠猷況此祖宗典制豈可紛更
某疏中止言漕事不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
輩不乞荒曠地土而必欲假湖垸漸肆兼并且避
徭賦一謂此湖不特蓄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
潦與其煦煦於東汶之奸豪孰若不遺曹濮諸郡
之沮洳豈非識見有巨細局度有廣狹敬服敬服
虞坡翁雲中首疏嘗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
臣累月之建白其可行者豈敢執泥以爲非如不
可行亦不敢依違以爲是竊自慚不能侃侃如是
今讀來疏亦然堅貞端諒真古大臣風節敢不師
資國家事皆若此必求其是何異都俞吁咈嗟不
可多見矣

端簡鄭公集

卷三

三

二六十六

答水東閔少司馬

領是月十日翰教并副帖知紫鴈二關內外囊橐載途倉庾如櫛非翁忠慎勤勞財以聚衆說以先民何以得此至於裁濶狹量登耗計徒庸平市易旁籌曲算雖蕭冠楊韓殆不是過矧千里緘詞恍如面諭文章爾雅經略具在翁之識慮安閒精神凝靖尤可想見也此間幾成旱暵上軫聖衷殷禱周雪靡神不舉有感必通愠旣解於薰風化更速於時雨薶麥將收於至日禾黍可望於秋成天時人事豈偶然哉安攘之功固不專在於戰陣間還朝諒在旬月瞻望旌旄不勝戀戀

端簡齋全集

卷三

四

三

四

與侯貞菴

承諭出處之分詞嚴義正敢不敬聽顧鄙意有未安者豈可屈于知己隱忍遷就不一暴白夫出與處人各有志某弱冠時投牒有司蓬頭跣足偃項俛眉請試於文學之前研墨伸紙收視反聽惟恐出之不工自取夷落以故瀝竭心血罷構精神巧說蔓詞奚啻妖冶旣叨科甲獲見公卿則又極其謹慎不憚卑諂坐則半席行則側身過則趨踰立則偃僂始亦面赤背汗已而恬然以爲當如是耳夫旣已乞覓名利如此今乃猥云錙銖富貴人誰我信然某之所以決志求去者老親多病故爾私情矧有諸兄義非終鮮獨得罪權貴人日積月深其間本末如甲申乙酉之事兄歸隴右或知之未悉今日所云兄所聞見即如春闈辭試官夏間辭言官之選者自分文學空疎不堪藻鑑又素無節義未諳治體臺諫清嚴自宜遜避若使斷斷大臣聞某茲舉即不獎借恬靜亦當以堅直許之乃今不然以爲立異以爲沽名以爲阻衆此直其名言如此其心又以爲吾欲羅之門墻付之耳目藉之鷹犬而敢於撓抗如此此其所以發怒益深而不

端簡齋全集

卷三

五

之

三

五

可解也胡李二公昔吏外藩已而矯矯久負公輔之望今稍不遂其請寄則又以爲其間阻其間夫胡之待某真如國士李亦少加禮貌耳胡之忠鯁舉朝知之某又何與力焉轉展思之惟有裂冠冕秉耒耜庶得免於中傷之禍此某之所以決志求去也請即兄事更展鄙懷兄之廉剛雄諒竟見疑於金司馬西歸非兄志矣已而胡侍郎薦兄霍南海推挽兄桂緣霍而知兄張緣桂而知兄楊則久宦關隴素知兄兄今又爲吏部似可少行其志然以論恩澤公侯不當世及則不從以論凡鄙公卿不當贈謚則不從以論陽明不當削廕則不從以論南州諸兄不當斥出則不從今又聞兄當以驗封補藩省不復進之考功文選此非薄兄恐兄一日持其柄諸人不得行其私也以某愚見兄亦宜見幾而作矧如某者旣無金張比附之援又無長莊推揚之力而重之以勝詭傾擠之奸丁王睚眦之恨微譏顯刺交構萬端而尤貪戀光榮私利薪食不有暗昧污穢之辱必有嶺南毒瘴之行矣夫仕之顯晦斷然有命命有台鼎雖一旬三疏亦不得休如其不然雖九頓首于權貴之門終不可得

祇取辱耳古之君子各潔其心不泥其迹夷山望海毛博薛漿陶翁江湖梅生城市方朔廟堂伯鸞春籛平津晚出淡成早歸子陵一謁孫叔三起迹若殊途心歸一致某之此去其復來與不復來皆未可必也兄之要約豈敢懸度忘答自貽白圭之耻耶乃若擬鳳從莽如龍附卓先勁後回範詭易節不惟取譏于正直抑且厭快于權貴矣此某之所以危心深慮必欲無愧于青天白日者也外議紛紛皆謂今之吏部有相識者求進甚易無相識者求進亦難某初不以爲然今某三疏求歸一切廢閣于是始信人言之不謬而吏部之能困人也此疏不行便當以痼疾爲詞請乞休致顧年纔三十似涉不情君父之前恩深義重豈忍忽然惟兄委曲周旋得遂請告庶形迹之間少存遲悔是出之機械之中而放之平曠之域生死骨肉之恩感刻無量如再以世俗交遊煦濡之情浮沉前却請斷來章萬萬無悔

答荊川唐銀臺

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始退歛江東浙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若公泛海洋窺賊巢水路往來出入阻險豈敢謂異樣說謊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爲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余廬相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難輾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端簡齋全集 卷三 陳元三首主五

秋去春來習已爲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憂真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爲武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而不知其已爲俘鬼莫若於所獲真倭中量留數人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送死彼既目擊言必真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爲事恐不止於庚戌首尾十年況土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爲盜所浚之財冒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牆也

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由中迅筆殊不倫次

與荆川唐都憲

前具啓復時新命未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名條上久安長治方略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寔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專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於江南積軍餉江南易於江北賊之長技利於江北而不利於江南總計則賊利於陸戰而我利於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於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賫糧漏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榮惑出入南斗占者謂吳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

端齋全集

卷三

十

傳於言部七

答方湖王都憲

承教知內調衆口外戡羣盜憂勞萬狀任事之難如此奈何壬子歲黃巖之變生時寓金陵嘗言此賊皆豪族巨室爲之耳目賫糧漏師肆無忌憚以至此極非請劍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謗迷執不改非至滅門慘禍不止所諭三事第一事最難處海禁豈可明開蓋彼中所欲寬假者皆奸豪強橫之家而軍門所欲寬假者在貧細愚弱之衆宜其法雖良而不以爲恩害已深而猶以爲利也第二事易處在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

端齋全集

卷三

士

三才五十六

總兵蓋與該縣治相表裏愚意縣治設於月港總兵亦宜駐月港俟內賊漸歸外寇漸息即將浙廣市舶并而爲一移置月港修復先朝故事嘗聞洪武初一市舶司設於太倉黃渡至今稱爲六國馬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爲三移之於浙於閩於廣六國亦分隸三司今可考而行也洪武永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爲盜嘗遣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二十餘年而後已今不考之故實而輒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夫上下遊說比之國初更難展布朝議倚賴明公甚重幸熟

思而決行之不但八閩蒙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
皆有息肩之望矣

答荊川唐都憲

昨述真悃不忍飾詞來諭若督過何也某有見不
以告吾兄更誰告乎兄尚疑某更誰不我疑蹈海
聞巢誠不欲調弄筆劄某固信之亦不能不爲吾
兄危之恐亦非直激懦將疲卒之氣而已備嘗險
阻徧尋多訪理固宜然末云所謂易者轉覺甚難
此真話也詳讀大疏所列八事勝于南沙北灣數
千首級一海洋文武吏士皆移險阨且重迎擊來
舟之賞是也復設視師官官易設而人不易得奈
何二防海岸必須海岸與腹內從入與被虜並論
功罪此不但可行於東南在西北亦應如是二圖
海外二事最爲要策但葉非自歸之賊蔣非絕域
之使以此二人爲可托又不若不行爲愈也盧帥
之言鑿鑿可行四定軍制練鄉兵調土兵處置甚
善無容他議六鼓軍氣貴在磨礱而時用之文臣
督帥環甲臨戎武將次第身先士卒自古爲然雅
詩具在至于出刀用鉞直可偶一爲之爾七復舊
制此國初良法善謀父老相傳倭賊登岸爲大創
以故水寨不可不復復水寨則出洋亦易矣浙西
亦有水寨原在乍浦沿海衛所舍田耘田誠爲非

策金堂玉環諸山某不知其在何處三市舶者何以謂福不通貢亦不通舶琉球三國鼎立時專在福海往來今之賊皆起於福福人至今通賊以地狹人稠生理薄不得不資於番今若城月港設叅將兵備并三市舶於彼亦以毒攻毒以人治人之術也八別人才所薦所効皆允當矣或謂羅拱辰勝於唐堯臣嚴太守不如淮安張給事果否九定廟謨極言兵變民變爲禍叵測尤人所難言者非吾兄忠誠安肯及此倭寇往時春來秋去秋去春來今徧地皆有幸倭之盜時時皆有望倭之心何端爾鄭公集 卷三 十四 之 三十七九李承

日得息肩乎即今朝鮮將倭賊所虜人口送回及此獎諭國王并令傳諭日本事非創端機出乘便而議論不同蓋前此蔣洲但至賊舟未嘗至日本也五足軍食只於鹽法上稍加損益可也若專責歛財者而不責之用財者用財不肯節即日殺守令守令日殺百姓祇爲循恩巢芝先驅耳爲今之計歛財者不可不守潔廉之操用財者不可不知交際之節如何又春汛時浙東兵備移舟山江東移崇明不知浙西移乍浦爲便抑移金山乎金山有武將移乍浦可也

與彭草亭都憲

皇明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所謂日本即古倭奴國東西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者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年遣使賜詔諭日本無擾我海上三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詔諭其王良懷勿侵擾我海上五年寇海鹽澈浦又寇福州溫州是年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是年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是東南被倭寇者殆無虛歲十三年又遣使詔諭十四年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却其貢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九年上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乃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年置

端爾鄭公集 卷三 十五 之 三十七六附恩

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埒軍福興漳泉戍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勅都督楊文舉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永樂初源義嗣爲王時時掠我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令還所掠海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絕間亦掠海上至正德中華人通倭而閩浙大官豪族寔爲禍首 聖祖時倭寇如此其棘使諭如此其數築城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

楊准顧文明

卷三

十六之三十九

臣今安可以易視宜奏請考求洪武永樂故事不必專使只寫勅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責之絕其請封却其貢使彼不仗天威不能服其小種自不得不收歛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後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爲盜蓋不獨潮惠漳泉寧紹徽歙奸商而已兇徒逸賊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從之爲鄉道爲奸細急宜奏請善行招撫於先其有名大賊如汪忤瘋徐必欺毛醢瘋魏純楊准顧文明等亦宜奏請許令自相擒斬來歸一

體宥罪或即令各賊親屬賞牌直至賊巢諭之如兩月內不報定行族誅沒產若中國外夷人在賊中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策似迂遠恐必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及早圖之尤有可望日復一日且莫慮今秋其如明春何海上至安慶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卒之際不過郡縣二三健隸耳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急宜博求將才令其練兵選弩箭鉛銃等各長技每十人教

楊准顧文明

卷三

七

三十九

百人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所便但取勇敢不必人多多而怯懦損國威增賊勢駭人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顧募之何如驅賊於陸必須步兵賊旣入舟必須用沙船人截殺百計募人火攻之方可至於郡邑之吏平日貪酷比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橫斂雖寺鐘銅佛收毀鑄銃者一切乾沒他可類推賊纔近境懷印而走此不用法嚴究遂成大業至正之禍賊退之後即宜安戢被賊地方明示秦聞於朝一切賦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內郡盜又起不暇爲明

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登萊尚遲未至洪武初承胡元諸吏貪殘之後國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宜有之今何時也更有甚焉其故何與

答雷古和

翰教惓惓至愛感戰無地諭及云云誠爲過激苟有公平廣大願治之心者豈能忘情近亦覺其意向議論似非昔比海內善類望明公不淺收人心收人才真格言也敬服敬服邇者中國狡賊通倭劫掠海上溫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十郡皆被其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敝縣爲甚賊五至敝縣某盡室圍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矣今其再生之日可歎可歎小兒淳已移入府城萬一縣城不守府城奈何思質公及俞叅戎搗巢不爲無見不咎通番大家豪族齎糧漏師之罪而乃云云可乎况羣賊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爲不軌已非一日搗巢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某嘗聞洪武二十年以前倭更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溫台處張氏據寧紹杭嘉蘇松二氏滅而其餘黨入海勾引諸倭故其爲害直至二十年後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方得少息是時浙中東甌王築城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傑練兵都督于顯出海巡哨都督劉德商高楊文往來勦捕蓋大將七人又數數遣使詔諭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商敗吏及衣冠

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爲之禍首而小民苦於貪酷困於徭賦迫於飢寒者一聞倭至又樂從之爲奸細爲鄉導故其勢益猖獗計擒內賊揀選良吏此爲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首家屬安住中土莫敢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生靈受其殺戮汚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稅當天下十五今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學冠當世一述洪武永樂遣將遣使諸已行典故密密幹旋豈惟海上萬民之幸

答盧嘉興

昨遣僕歸曾復均稅覈田事是時恐或尼于豪有力者迅筆草草條其利害極望有成不意石江中丞暨少谷君子亦竟不能排衆難畫此百年規可歎也即事成豈能保百年無弊顧緩急何如此法不行數十年後雖豪有力者田連阡陌皆爲鳬鴈荏葦之場貧民流徙飽煖之家里中人相援就貸勢且必至我朝東南賦法三變矣今之不可不變甚於周公況公時嗟乎誰其任此執事努力爲天子牧養斯民寧惜任勞任怨即譽慚一時未若功在百世況不任勞怨譽未即得任勞怨公評或不可泯惟高明裁之

與吳默泉

旬朔前錢封君行曾脩啓附呈想得入覽我公膺
茲簡命所謂遺大投艱賴天之靈河伯效順漕渠
通利一日萬艘盡渡徐呂此 聖明感格而我公
福德亦豈小小哉乃若明春之事我公諒有長策
也河淮濟三瀆并於一渠諸川且不可數計安得
不潰裂四出乎神禹止一河入海處讓地五百里
今既欲除害又欲資利又欲爭地安能一一如意
也同年三紀落落曙星白雲石林二兄幸爲撫屬
帡幪多矣嗟余小子家鄉寇難盡室遷移東奔西
走今且半載迄無寧居奈何奈何茲因東溪座主
何翁乃器孟賢兄謁選之便念我公篤於舊誼百
凡自能照拂生辱在同門且寓此七年與孟賢往
來見其勤儉謹恪克紹家澤於其行也不可無一
書爲之先容敢勒狀上陳伏祈台照諸所欲言殊
不能悉臨書無任惓惓

端簡齋集

卷三

五

言九十九 李文

與梅林胡都憲

翰教云不問賊之來否惟當整兵以待壯猷長策
無過於此但聚兵易散兵難養兵尤難奈何公今
水陸分布洋嶼海岸腹裏皆得險阨先聲所至賊
且遠遁然此皆除戎禦寇之事若弭亂安民久安
長治之計公固熟籌之而未肯盡言之力任之耶
九重倚望真切即百戰百勝衮繡遄歸尚未可期
海內人材公所知也誰其代公克齋公近聞 聖
意欲移之宣大金陵危疑意必煩公今又付之芳
溪公矣復先朝番船之舊制解近日封海之嚴科
收豪傑於賈馱之流消神奸於強暴之族非公精
神意氣誰辦此者久不奉候抱歉種種惟諒其心
略其迹察其無他腸而垂照焉

端簡齋集

卷三

五

言九十九 李文

復胡梅林

領教知賊情緩急撫勦端緒今歲江浙間賴明公保障賊知歛縮春夏麥禾民得穫耕功德偉矣但其深入淮泗者水陸轉掠縱橫千里二陵五塙相去不遠傳聞駭異奈何開市之說既不能蚤圖於壬子之冬及至沈庄之後海既授首洪復獻俘人誰我信今則我無必勝之策賊無必歸之意幾會反覆憂方深耳且主客職方議如矛盾樞臺督府恐亦如之江淮道絕今已四月撫市之疏今已再上日復一日明年春汛又至矣某念鄉閭剝膚之端簡鄭全集

卷三

雷

一百六十六

災故敢盡言伏祈台照

與胡梅林

是月初十日大巡公疏至甬翁即晚錄差人馳上似與尊疏不相合說者又云二書記之姓似賊有意豐州之號或即王直外洋大船多至二三百均爲可疑以是此間主議者不肯堅決前疏中何不入日本字并捧金葉表乃原降勘合字樣賊不信我我不信賊其間用計貴在得人嗜利奸氓粉飾語言不可憑亦不可拒將計就計乃可去歲沈庄捷時即宜收海戶歛而祭之奏官其弟庶爲今歲開路當時便明言海計獻賊酋首先歸順大兵一進勢難分別以故勦滅亦與撫勦兩不相妨今日直至必須另作一局而矣幸尊裁

端簡鄭全集

卷三

王

一百六十六

復聶雙江

即日捧讀翰教仰見庇覆周旋真德實意感戢無地七八日前半洲公檄至某才本凡庸即乞移文且止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報啓行庶於民情軍務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賊已去明春必至而師又老爾且某撫屬比之江南賊不足深憂而地方困苦爲可憂江南調兵募兵凡安家行糧等項俱令有司驛遞支給其何能堪再加以山東兵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必能平內盜因而竊發此腹心之患也曾具啓奉

端簡鄭公集

卷三

三

三十七十六

聞若浙西蘇松江北三處各得精兵三千分守信地賊必不能爲患伏惟明公道德文章伯仲伊周匪直韓范儔匹而已朝野倚恃腹心干城但今日之事有可一言而決者累千百言而未決有可一時而定者經年而未定所恃以指揮發縱者有我翁在也又尊翰欲問荆川兄隆中之術某竊念孔明出師表中亦云此皆數十年內糾合四方之精銳則今烏合不練之兵恐孔明臨之亦未得如意孔明是時祁山六出亦自謂成敗利鈍不能逆觀人材不甚相遠但難其忠實不欺可倚任者付之

幹辦而又寬其約束假之歲月方可不然日復一日所可憂者未在倭奴也某所請未蒙准留洋麻港東西海所把總委相應比例添設掘港亦欲比例上請日前奏未蒙施行故且遲回伏乞裁答顧平溪孝友廉靖端毅明達漕務非此人不可萬乞久任俾某得與共事至幸至幸此我翁所知向承見教恐一動移難云重其任似於國家未見有益留之漕司賜璽加官可也懇切懇切公差人甚急迅筆草草語不倫次萬乞垂鑒

端簡鄭公集

卷三

三

三十七十六

復王端溪

張鶴事三承教三奉復矣何以尚未徹覽也茲領長翰副帖仰見元老愛君憂國壯猷遠略有非後生所能測識者但今輒云倭寇然而非盡倭寇也生去年在金陵嘗告白灘掌科亟宜宣諭倭夷招撫華入部議允行已而中止近日生又上疏乞亟議招以消賊黨尚未有肯蓋賊千人中倭夷不過百人其驪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者皆華人也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數年之後或有

端簡齋集

卷三

天

三十五

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難撲滅矣昔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旣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高練兵又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于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蛋戶藉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今日事勢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也

謹領尊誨奉以周旋匆勿不及詳且語不倫次統祈台照不宣

端簡齋集

卷三

三

三十五

與謝與槐

是月二十日望湖公過廣陵傳示教翰兼領腆貺知桑梓無虞皆我翁德威仁澤也某入淮未兩月日先期守將江南策應久之不回催督四五竟不至比至賊已登岸七日矣如皋海門小縣無兵擒斬至四十餘名顆渠但閉門求援表擒而賊稍斂退近幸計擒叛賊顧表兇惡詭詐分布倭寇及海上鹽徒爲間諜奸細此而不擒即他日之汪忤瘋矣南都備倭甚急遣阮長官至江北募兵具題而來不復敢阻况西界汝蔡蕪黃皆有賊徒多至四五百人少不下百十人隱而未發然可憂最甚漕務乃廢弛又更僕不能數矣某本孱軀素無學術又不諳吏事一旦當此豈能稱塞百凡乖謬萬乞不吝條示俾得省改少追罪愆幸甚幸甚茲因倭寇焚糧船事未審門下作何處分曾否題知或別有委曲恐與漕司相左故特專人賁文請教即今五月至矣恐不可再遲也楮往神馳有言不能盡統祈垂照

端簡齋全集

卷三

三

三十三

四

與半洲張督府

維揚侍教受益甚多真勝讀十年書袞鉞方渡江而霖雨適至此洗甲兵之兆三捷之功諒在旦夕願望顒望茲啓毫兵二百餘人蓋自四月調來今幾五閱月離家既久不無授衣之望生初擬中秋賊情稍寧更畱放回昨奉尊命義不可辭以是即時督發不意此輩素聞江南糧餉之難安家銀兩渡江始給愚民小見遂謂賒帳木桃盡餅徒成話說遂爾逃逸數多生統轄不嚴罪復何辭奉別方至天寧寺喬叅將來白此事惶悚無地已隨令喬叅將別行選補務足四百名之數安家銀兩遵奉制諭亦令揚州府就此給散聽候軍門裁處毫兵逃逸者行頴道提問夫人情易動而難安事機難得而易失生屢以糧餉隨兵奉瀆正慮此也况淮西風俗雖膂力强悍然亦難於約束相州岐溝符離往事可鑒遼陽雲中上谷尤耳目所覩記生辱知愛不敢不盡其愚伏惟留神

端簡齋全集

卷三

五

五

說

又與張半洲

某少尋章句壯習耕漁雖嘗玷仕籍數年其於軍旅錢穀刑名百務不啻面牆昨廣陵侍側浹旬凡所見聞孰非教益始知載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非虛語也別後因萬壽大慶冒風雨馳行三日始抵淮浦得預班行之末意明公渡江當在丙子順風時兩殷雷迅霆皆元戎三捷之兆殊慰鄙懷通州舟師如期督發已具咨報揚州陸卒諒亦在行追擊分布蠢茲醜徒授首在即某承役江北實藉庇覆茲領尊檄條具八事草創膚淺殊不足觀端簡鄭公全集 卷三 三

仰惟明公安懷籌策經濟文章不吝潤色必能孚廷議而動聖聰矣萬祈垂鑒不勝至願肅清海宇軍務寔勞更乞厚自崇護不宜

報李古冲

某因山東兵至七月二十四日趨廣陵八月九日冒風雨渡重湖還淮得綴萬壽賀班而尊翰付華指揮者適至有隕自天歡喜無量但獎借過情益增惶悚某所控訴實出懇悃未蒙憐察顧委諸調笑不勝愁歎不勝愁歎某之伎倆明公所知乃今舉萬鈞而加之駑駘竟不慮其顛踣以死得無太忍乎真切真切某至淮浦值饑饉師旅之後賑濟甫完倭寇卒至漕途幾梗今雖賊退運舟過徐而生靈荼毒亦已甚矣待罪之餘未審聖明肯寬斧鉞之誅否萬一未得罷免明春漕事更復艱難况今境內千里旱蝗民窮財盡而數爲江南所苦徵兵括糧日無寧時恐外寇未平內變將作性命尚未可保豈敢他望惟願故人不忘三十餘年舊誼曲加庇覆使得蚤遂首丘之願足矣行人索報書甚急匆匆不及詳兼以情緒蒼茫言不倫次伏祈垂照幸甚

答吳初泉

日者因海寇縱橫恐妨運道時危勢急不得已爲此臆說仰賴門下留神專官踏看長翰見諭且圖畫甚明不啻指掌非開誠布公協心體國何以得此感戢無地但慮浙漕可出太湖避浙西之賊然又必須取道平望則吳江姑蘇之賊尚可慮松漕再無別道必由嘉興嘉興今春賊凡五至蘇漕亦豈能越平望而出雪川乎故阻塞之途殆不止東堤也某於六月十日具題豫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欲於正月兌完浙西江東七郡米石二月前渡

端簡鄭公集

卷三

書

陳元三百七十七

江以防春風迅潮賊至之禍奉欽依行下尚賴各該府縣相與共濟不然亦豈能必其奉約束乎某今日夕憂惶者不在倭寇一則境內千里旱蝗軍民困苦一則糙白漕糧二百五十萬石皆由京口弱質菲材展轉思議別無長策奈何奈何天時人事一旦至此人臣事君義不辭難若終無益於國計民瘼死亦徒然爾言不能盡加之十羊九牧事多掣肘三令五申人無固志即使漢何唐晏直此時亦未必其能展布也况不肖如某者乎令弟節推在廣陵偶有恙今已平復初任驅馳過勞耳無

足慮也使旋匆匆矧有江南報益增悚懼豈惟江北江南休戚相關兵威賊狀所係不小臨楮惘然何日面晤

端簡鄭公集

卷三

三五

於平二

與少渠張太守

別後一領教言再呈啓劄情深義重非徒尋常寒
溫而已未審近日境內財力何如徵歛得少寬否
春麥可登場秋苗曾入土否愛身守正達權順時
公素所問學詩歌亦易占素履萬祈益自崇護
言不盡

答克齋李都憲

海寇突犯江北其說頗異或云風也或又云非是
其敢於越浙西江東而窺淮泗抑別有說耶來諭
兵刃小接屢戰屢捷釜中之魚決無生理仰見壯
猷度此時次第勦逐矣鄧子擁萬兵而賊登岸罪
復何辭寇在門庭而經費缺乏度支義不容吝况
聖明注意東南尤不得不如議施行顧未能如原
擬之數爾詳觀部署方略賊似不能南出瓜儀恐
掘港以北或從夷陵間道出郵寶或直走鹽城麻
洋廟灣雲梯則運道亦可慮也賊徒至萬非翁文
武全材孰能禦之努力奏膚功至望至望使人立
候報書草草不恭伏乞垂照幸甚

復東郭鄒祭酒

其無似仰止門牆二十年餘矣別後雖三奉教言殊以未得瞻對顏範爲歎近令孫春元來京復承手翰雅音開緘捧讀如侍杖履喜甚喜甚恭惟門下道德文章師表海內遲遲巖渭天意云何人情夢卜此其時矣况薛鳳荀龍淵源家學堂播箕裘奕葉濟美尤衣冠盛事也其不閑吏事晚叨此後百凡愆謬徒自知之朝夕匡掖寔惟令器諸君子是賴有聞萬乞誨示俾圖有改至望至望匆奉復語不倫次統祈台照幸甚

答黃潭陳都憲

往歲謫居和陽仰承教言至今不能忘丙辰春京邸相逢冗俗殊失禮嗣後袞鉞南征未能修候顧辱記存翰貺并至感戢何如仰惟執事南畿開府控扼江浙凡善類所屬望與執事所自期待者均有在矣近舟山遺孽已離巢窟但春汛不遠未審後當何如要之頭上難於絕內賊末後難於弭外寇故膏糧漏師亂孔不可不塞番船海賈利源不可不開惟任怨任勞任利害任毀譽者能決此策遺大投艱非公尚誰望哉

答虞坡楊司馬

某忝竊臭味依附門墻夙勤山斗之思寔抱型模之願三年皮骨曾過有聞一味素餐課績無效誤蒙恩渥仍玷班行教掖之功敢忘所自獎借之意其何以堪伏惟明公兼吉甫文武之才分符鎖鑰蘊張仲孝友之德虛席樞衡 聖明倚重如干城縉紳信嚮如著蔡顧垂念於管茅情逾伐木遂遠遺於文繡貺比緇衣徒誦金玉之音竟乏瓊瑤之報謹修蕪啓敬致菲儀伏乞尊慈俯鑒微悃臨書無任瞻戀

端簡鄭公集

卷三

四

一百七十七

答陽華章都憲

翰帖并至知麾鉞尚在汴汴中注措宏大而周密桑土衣袽之意知者鮮矣諭云南倭北虜人所共知汴控三省之中當四方之會萬一有變七省一脉深憂豫圖非公安能及此訛言飛帖竟爾消奪公之功大矣大疏所陳雖未直指而情狀自見太原之變厥鑒不遠方溪公及蘇山職方必從來議其他事端亦宜次第及之近有漕臺之命度其責任不減於汴有司不奉約束官軍極其疲困諸省各持意見部使類喜紛更數千里外止憑一劄我急彼緩我重彼輕不可意事日有之至於鑿山煮海狠於荏蒲轉壑推溝瘠於鴻鴈且介郊圻申晷之間又直水陸午道之會尤爲可慮公純心偉畧遺大投艱信非偶然也何日接滕言所難言楮往神馳伏祈台照

端簡鄭公集

卷三

四

一百七十七

陽思

答兩華羅大叅

上年閏月二十五日具啓奉報今秋又過半矣相望且萬里瞻對不可期義重聚樂想同此情也抗事古行古心有爲有守徘徊遐徼出入四載大叅之推至再至三始得之何其人易而公獨難耶非巧拙殊途即淹速有數也茲承長翰真德實意油然滿紙恍若面談更辱垂問淳兒非道誼通家何以得此感戢感戢某賴庇給由伏蒙 聖恩贈及兩世下廕小孫心材既免三禡之虞重徼一朝之貺寔出望外意所欲聞敢附及之

與梧臯喻都憲

某久仰門牆未由瞻對春初京邸得奉顏色領教言殊慰生平徒以冗俗不得時時款語爲歉近承簡命開府西畿經文緯武之才於茲得展布矣顧今之時咸知外攘之難而不思內寧之尤不易也安得年穀時熟徭賦均節而休息斯民乎諒公忠慎勤勞於此獨留神也茲承翰脫殊感存記使旋匆匆先此布復別具緇衣少伸鄙敬統祈台照幸甚

答克齋李都憲

領翰教往來水陸勞心勞力忠勤可想見江南江北事此間公論甚明今亦須兩解時勢至此豈有明知遺賄於賊移壑於鄰而付之若罔聞知乎況此情不特東南爲然西北諸鎮皆然不獨今歲爲然其爲宿蠹久矣度此時貴鎮已有捷報目下且得休息但恐秋去春來終無了期若非拔根塞源另爲經略日復一日財力並困禍不在海島而在閭里中也翁志存天下素抱經國遠猷何不明條議上達 聖聰乎

與同野李都憲

曩承翰教草率奉報已徹尊覽再辱長緘深感存記雲中虜患日侵士氣益衰出塞搗巢爲奇策豈惟牽其東窺之勢抑亦警其南伺之謀非公壯猷何以得此懋功之典諒簡 聖心虛江總兵同心共濟訓練強兵防秋之際必大有獲但今南倭北虜尚未殄滅而軍情民志所在動搖內戢之計殆又難於外懷矣遺大投艱非公孰望哉

與永明張都憲

承翰教并副帖知春防有備醜虜失利退去非公壯猷偉略夙夜勤勞何以得此上寬 聖主宵旰之懷下慰善類倚注之望喜甚喜甚大抵安內攘外皆以得人心爲本欲得人心惟有不妄用其財不妄役其力爾小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況天地鬼神垂鑒乎漁陽全境晏然寔我公得人心所致不佞不佞旬日二麥收成秋防又覺省力矣

答桂泉胡中丞

承教言日夕瞻望昨見試錄序始知復有西臺之命我公經文緯武之才蓄積既久出而一試之東南不足慮矣但民窮財盡所在騷然官府既寡廉靖之節士夫又肆侵剝之禍驅民爲盜不可不交任其咎也旌鉞西指愛莫助之來諭云別無奇策惟秉持此心昭對天日上報君恩下解民怨爾然貴省事比之他省尤難今之甲第聯雲侔于王府者誰之財力也況猶有秘密於此者乎從此能斷絕小民自信之他事可行矣來使取報音匆匆不盡晤語知何日真切真切

與董北山

金陵再候不得一奉教言爲歉爲歉報政有日當道諸公挽留再三者以執事威信素孚而忠勇其天性也然孤兵力戰竟無中權後勁之助雖孫吳奈何收功桑榆古名將皆然幸益自愛近聞返旆豈當道者不聞孟明之事乎抑執事以其難與共事而求歸也鄙心惓惓專人走候賊中動靜與所以防之破之之術萬希不吝見誨盈盈江水欲見顏色而未能也垂諒幸甚

端簡齋集

卷三

哭

一百五十八 李文

答濯溪間柱史

某無似側聞道譽傾邇久矣繡斧至金陵始得奉顏色聆誨教爲慰方圖修候趙起未遑而雲緘適至獎借過情且感且愧仰惟門下純心粹學充養有素而才猷風節又足以展布其志意肅度貞寮懷民戢吏胥得之矣不佞不佞遄歸有期例應事竣舉劾代巡之政莫此爲大願留意焉悶悶者或有裨於細民皞皞者或無補於實事循良者或未盡出於科名貪殘者或非皆由於異路門下照臨之諒無遁情也江湖滿地後會何時臨書無任瞻戀

端簡齋集

卷三

哭

一百九十一 刊

復董後峰

癸卯冬奉違光霽忽逾十年往嘗三過高廬再登
堂見尊翁音容恍然如在感舊思賢情不能已徒
以孫迹市朝交遊鮮少不獲一致書於記室爲歉
然每會閩中人士知善政善教固已駸駸乎著
矣兩漢時最重二千石以爲吏民之本務在得人
故漢時吏治過於唐宋近乃大不然矣崔莊敏王
端毅能幾人哉以事上則毀譽動心以臨下則嘖
笑任意宜其情理之不相通也執事學有本源才
尤敏達三年有成庶幾近之幸益自愛不沮不渝
端簡鄭公集 卷三 三
光樹勲庸是望是望茲承長翰兼荷腆幣深愧先
施且感厚誼謹修小狀附使奉復匆匆言不倫次
伏惟諒之

與石渚馬年兄

相違日久相思日切況弟多病日益衰弱感舊懷
賢此心更轉輾也春中小价至京完事辱明公倦
倦厚情渠輩雖不解字義亦善窺人顏色獨謂明
公於某休戚相關似與衆大異也感戢感戢令親
凌司城才行皆不凡自足見知於大吏某未效分
毫之助爲愧耳茲因其考績北上便具小啓奉布
素棕欲言萬種不敢盡伏惟明公垂照爲幸臨書
目昏手顫不能成字不得已付吏人錄上前去八
十有幾年更乞保壽至望至望

端簡鄭公集

卷三

三

一百八十二

與孫季泉

往歲京邸極承知愛形迹若踈而心神傾注久矣別後奔走江干趙趙仕路幾欲致一書於記室而未果也近聞晉位銓衡善類欣欣想見風采況於因緣桑梓夙被膏華者乎伏念某任情信已嘗過寔多欲蓋彌彰爲衆所棄尚賴明公獨加憐察比蒙推轂獲玷清班未遑布謝迺辱先施令人愧感無地仰惟明公秦晉休休何須菟李臯謨采采不棄管茅至如某者所謂察之衆好而不知其惡也敢不勉自濯磨上答知己顧近年以來屢遭家難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三

聖

二五十四夏云

百念灰冷病目足疾離披已甚苟祿南都或可歲月倘有他轉鞭策不前矣茲因劉常山人便敬備短狀奉候起居諸所欲言尚未能盡伏乞台慈俯賜照答臨書無任瞻戀之至

與彭草亭

衣繡東行不得面候爲歉自後邸報云云大抵事體已定但我公才德並著衆所倚望今所統督益復重大天下撫臣未有領十三府事漕粟二百餘萬石銀幣布縷不下數百萬又加以師旅之任者北山之詩非虛語矣萬祈堪懷順應無起他念所恃者 聖明在上君子盡其在我智者行所無事我公素所蓄積也茲因方臬道長使旋謹此奉候諸所欲言尚未能悉惟台照幸甚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三

聖

之

陳雨

復汪春谷

奉違道範於今五年音問濶疎亦已兩載盛德至教日夕不忘未審何時得侍左右也明公去任漕渠大壞迄無善策當是時盡明公材志經理豈至勞費而無功如此槐野兄至金陵可謂知明公者久淹藩省用人者亦爲讒夫所動乎自古亂天下者貪夫暴夫讒夫而讒夫之禍烈於貪暴吁可畏也近日北虜抵紫荆幸未深入歸德之盜往來中原且睥睨濠梁倭夷結我奸商及海上人肆行無忌溫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登萊南北數千里皆被其害慘毒不可言敝縣被圍先後五日孤城僅完郊墟四十里內不啻雲中上谷矣邇來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苦於貪酷迫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爲盜理固宜然不塞其源而徒事軍旅亂方殷耳况軍旅又不足恃乎明公抱經濟之略凡此皆與有責焉故敢及之貴屬來得長翰深喜深喜因其還便敬此奉復并致契濶之私伏祈台照尚容嗣音

靖肅齋文集

卷三

五古

陳南士

與吳默泉

日承教翰知淮揚徐沛流移安輯惟山東所在盜起不能不厯我公之憂然朝野羣情倚賴攸重諒能先幾豫戒豈敢闕覲昨見邸報聞賊北走彰德波及臨漳則高牆之說亦不爲誣草竊小醜干紀至此是可深慮海寇乍來乍去嚴冬尚在東隅明春風信時有大舉且屢得間諜皆言其造舟結黨漁丁島人動以萬計草亭思質二公經理勤勞增埔濬渠除器積粟皆已有備而戰將乏人巨艦未集人心幸禍訛言日興重以內郡奸豪反爲賊地

靖肅齋文集

卷三

五古

言上三

復蔡鶴田

某質本凡蒙數尤奇蹇動遭逸口事輒危心其在時流視爲陳物獨賴正人君子答其無他每勤注念雖未獲奉候記室而交遊來往傳道高情者蓋亦屢矣豈敢自附於臭味之同抑亦相諒於形迹之外興言及此感戢何如欲圖報稱惟此心爾茲者遠使過臨拜受長緘登嘉腴幣愧負益增歡喜無量於是愈信所聞之不謬而明公包荒棄瑕念舊不遐遺之意不淺淺矣仰惟明公道德文章政事表著朝野暫借麾鉞行躋槐鼎海內善類得所瞻依某素辱知愛者無能自效尚冀懋樹勲庸流光旂竹也

謝簡鄭文集

卷三

五

三百八

復右洲劉大叅

某行役淮揚深承匡掖馬頭之役調兵給餉身先將士殄殲劇寇皆公之功也某得追於罪愆而公獨徘徊藩臬慚負何如京邸再聚首徒以冗俗不能時時罄欵別後又踈候問爲歉比者借重敝省尚缺致賀顧辱存注翰貺并至令人且愧且感仰惟執事才兼文武望實旣隆江淮之間尤著奇績年來閱歷閩浙本以干城腹心相倚賴也但積習旣久蠹壞已極財盡民窮尤難展布惟事事節省拊循百姓專意安內庶可外攘若乃練鄉兵聯保甲非得賢縣令不可百務皆從縣起縣令不肯同心協力上官即有良法美意亦壅閼不得行矣敝縣斗偏海濱久缺縣令昨始選何進士思謹觀其狀貌才志似足任事蓋在吏部觀政默翁所簡授者萬乞誨詔之使旋匆匆謹此奉復

謝簡鄭文集

卷三

五

四百七十七

復希齋陳都憲

某因緣臭味嚮慕久矣去春京邸奉別忽又逾年
再承書問感哉何如乃今 聖明簡注開府楚中
未能致一書於 顧辱存記翰貺先施令人益
增愧悚仰惟我公緯武經文才行並懋黃裳素履
表裏相符既離藩臬而陟臺省發揮事業康濟時
艱凡善類所屬望與公所自期待者均有在也論
云江漢之廣寔兼民夷之司保釐之任非我公孰
負荷之召南棠芾典刑具在我公何讓焉但民窮
財盡百凡取辦勢不容已安內攘外竟無善策奈
何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三

五九
之
陳於二百八十七

答蔡知府 揚金

往歲行役淮東時值倥傯才力綿薄莫能展布百
凡寔賴扶掖過承曲護罪過種種不致鑄暴至今
思之殊不能忘執事宏才清操取信銓衡擢之知
郡所謂篤實輝光自不容掩也某緣病冗諸凡濶
略顧辱存記示我華緘重以腆幣令人益增愧感
仰惟執事蒞郡以來名實益懋有守有爲上下孚
洽某辱知愛欣慰何如萬祈益加珍愛不沮不渝
如崔莊敏王端毅二公皆以守郡治行致位台鼎
公何讓焉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三

五九
之
陳於二百七十

答橫泉雷憲副

某才識謏劣一無所長至於刑名之學尤所未習承乏於茲旋檢律例百凡乖謬實賴執事開誠曲誨俾得省改曾未逾年竟爾違別谷風伐木情可知也即刻領長翰如對顏色喜甚感甚諭云東西驅馳周歷邊關在天津者不踰旬朔勞苦奈何虞坡翁又有此疏度至秋初且有漁陽之行公沉機朗識當此盤根錯節直揮斤游刃爾然兵凶戰危况積弊之後亭障壘壁器械芻糧皆所未備內輯外攘不可缺一而內輯尤爲急切今夏麥無收秋苗又澇即使蕭葛韓關尚難措手每一念及未嘗不爲當事諸公憂慮也尸祝樽俎從容禮文此何等事而可大家不知痛痒乎真切真切

答方湖王都憲

數承翰教愛莫助之海賊山寇沓犯閩中憂勞奈何所恃者我公忠亮明達文武兼資足以獎率吏民而鼓舞兵戎以次第勦逐爾別帖云云大抵此弊自大江以南直抵嶺表皆然昨印巖公亦云賊中多華人爲耳目幸獲之又多方行賄得解脫從未減人心至此但圖利已不顧桑梓殺掠之禍此其人豈有種哉天地神明必鑒之我公堅心勁節諒不爲逸口所搖也

與樊侍御

五月廿一日延平教翰至知閩中寇難兵食皆窘
修攘之策寔勞神慮且議論紛雜或曰寇不可不
殲或曰非寇也急宜撫之或云撫之是招寇爾或
云內賊難去或云賊自外至何尤於內要之皆非
公論外賊本起於內賊內賊不除除外賊祇見其
難也此事直須另立主意方可結構不然諸路未
嘗不報首功而地方益見殘破何也

與余漳南

某律例之學會未肄習晚叨秋署奚啻面牆百凡
乖謬深承匡掖竟爲有力所奪況以仁賢君子當
此繁劇之地奈何顧惟揮斤游刃才有餘裕非遇
盤根錯節何以自見幸留意愛養休息民財即已
財官事即家事也但得師旅寧戢工役完繕年穀
時熟便可臥治淮陽禁闥長孺不能忘情惟執事
留意

答東溟范都憲

曩歲郎署追隨時公已負台輔之望嗣後敷歷中外名實益著去秋京邸相逢得奉顏色請教甚喜勿勿違別不覺更歲仰惟門下端諒貞堅才器雄偉稚圭重厚復之敏達寔兼有之開府南服控制諸省內輯外攘文武迭用莫緩有期尊諭所謂法令頽弛兵罷財殫大抵所在皆然非曲爲經畫委難濟物

與永石張都憲

臘前春後再領教言深荷存記比聞塞外頗有賊踪調度兵食正勞神用尤軫念民窮懇疏請賑蓋攘外必先於安內真至計也間里苦楚怨咨痛癢之狀疏中甚詳其緩急輕重又有差別矣夫國初徙外省之民實圻輔今可坐視圻輔之民轉徙外省乎當事諸公必能如議題覆見諸施行也通糧雖少天津倉又何吝乎二三年後責民抵償恐亦不當如是但發廩之際酌量轉運亦未易處爾救荒之策自古爲難公之憂勞槩可想見愛莫助之奈何奈何

與同野李都憲

條上邊事者多矣未見有如執事此疏者洪武中司徒郁公新嘗議之聖祖亦深以爲慮今且二百年况雲中斗逼虜巢俗習强悍使此輩不得其所怨詈憤恨懷逆扇禍勢所必至往事可鑒疏中首言賑恤以收窘困之心委宜急於歲祿帑金四萬即未肯盡作賑數亦當取其半婚嫁及時最近人情此不獨宜行於雲中八省皆當如是內經親王外經郡守典法固不廢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豈得三月無所仰給前欠者督催藩司將來者端簡鄭全集卷三

本六
卷三
一百一十二
附思

議入會計或可免於空乏耳史冊所載庶民亦得徙就寬閒處况宗人乎名分別於貴賤約束嚴於莊墮惠與威可並行也關內代遼縱未可輕議關外渾蔚可徙也鄙意以爲我公此議急宜見之施行親親仁民安內攘外弭目前之害貽日後之利一舉而兼得之司徒宗伯二公皆有開誠布公廣忠集衆之意諒必如議請覆也

答湛泉王文選

前月二十七日領手翰并副帖知道履康勝爲慰仰惟吾兄清風勁節宏材邃學久臥東山竟無有能少効推轂之力者某乃忝竊仕籍因循歲月王貢之誼安在顧麟游鳳儀良有天意龍潛夔蟄且盡人謀爾兄高名滿海內不問識不識皆知嚮往乃亦有覩顏色聆緒論者亦不相知仲尼平仲謂非命耶諒兄不介意也

端簡鄭全集

卷三

宅

一百四十一
歲洪

與永明張都憲

承翰教并疏稿知春防有備醜虜失利退去非公壯猷偉略夙夜勤勞何以得此上寬 聖主宵旰之懷下慰善類倚注之望喜甚喜甚大抵安內攘外以得人心爲本欲得人心惟有不妄用其財不妄役其力爾小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况天地鬼神垂鑒乎漁陽全境晏然寔是公得人心所致也不日二麥收成秋防又覺省力矣

答柏泉胡方伯

某無似夙承懿戒亦勉自樹立求他日相見無愧色顧庸劣之資事至輒乖謬積有罪愆尚不覺悟仰荷 聖慈不即誅殛薄示譴黜爲幸多矣五月十三日旨下六月二十七日抵舍酷暑長途良賤無恙秋禾將熟鈴柝晏然皆公庇覆也杜門省過不敢修候乃辱記存長緘腆貺一時并至感甚愧甚諭中云具悉此套已習成即欲刮磨殊未易爲力獵較之意可想見矣犀提羅波蜜有味且曲處之即不可必有去而已擇而處之公素所蓄積也使旋匆匆敬此奉謝不敢令僮僕至官府乞垂諒

答胡子忠

辱委先公傳後之文僕何人也敢當是任來翰謂僕受知先公義不可辭又謂莊渠翁亦謂僕宜任此役顧僕才力不能發揚且無足取信僕昔見行狀頗略亦欲妄以詮次爲先公小傳傳未即就曾於狀後略跋數語及觀年譜中儘有可議自昔史傳何代無之惟秦漢人才精彩渾厚皆遷固叙述之功後世史官非才即如汾陽敬輿稚圭君實諸公之傳已覺奄奄無氣遂使諸公當時忠誠懇惻之懷好善嫉邪之志進退義禮之節內外經理之

端簡鄭公集

卷三

七

百十六李文

勞皆不得暴白明快以詔後人況其他乎先公忠毅端諒不爲公卿臺諫時輩所悅賴天子明聖眷注保全脂韋汨沒取悅於人者反多掠譽辭益久益傳先公不爲時輩所悅又能保其無詆誣於後世耶年譜叙述雖詳但嫌行移文字少典重之氣謹嚴之法形容之力即如陳九疇邵杰趙郎中哈密諸事皆有難言者言則恐以虛文賈實禍或可成就此書藏之家笥姑俟數年方行刊布可也且芒部功次再三議與內閣不合薦馬昊得旨且用桂家宰以昌化之謫非終怒於此疏公侵議此

皆大節譜中不見載何也豈諱之耶前數事旣不諱又何獨諱此也要之先公心迹可對天日僕又安能軒輊耶莊渠翁宣取名臣錄俟後尋得即奉轉達餘惟心照不具

端簡鄭公集

卷三

七

之

七十五夏

復王知府

其無似惟好賢一念竊慕緇衣仰惟執事學行端
純才諳朗達凡諸注措寔飫聞而嚮往久矣昨過
姑蘇始得傾晤所見果如所聞殊慰生平別後二
日抵舍徒以罪廢餘生分合杜門省過以故未敢
脩謝乃辱記存翰貺并至獎借過情令人且感且
愧使旋匆匆敬此奉復別具非儀聊致鄙忱村庄
僣僕不敢輒造臺府統希垂諒

答黃海野

某無似忝附同年同寮同心同遇三十餘年於茲
矣中間聚首曾不數載音書落莫亦似無情然伐
木興思緇衣在念北海東海之濱所可共見者惟
此青天白日耳已亥別後五年而弟有江干之謫
又十年而有淮浦之役徒以歛跡市朝交游鮮少
金陵數年蕭寺對野僧江頭看流水而已以故不
獲致一書記室罪甚愧甚比得手書副帖如覩顏
色如聆音誨感舊懷賢極增愁悶恐懼安樂日異
月新昇徑坦途竟不可逆料而趨避古昔聖賢憂

勤惕勵以終其身良有以也弟本孱軀素無學術
且不諳吏事一旦承乏漕司百責攸萃軍旅錢穀
刑名賊盜飢饉皆非細故且當此時勢竟未知善
後之策每憶先君治命官至四品亟求歸田毋貪
利祿官高難稱塞又難解脫慎無忘余言弟不孝
不能敬聽乃今進退維谷奈何奈何弟藉先世遺
貲勤生儉用亦足自贍近因倭寇屢攻圍焚劫家
事半爲所廢至今弟姪十餘人尚無棲止婚喪百
費仰給一人今歲尚可支持後賊復至悠悠蒼天
孰爲樂土乎弟丙午復喪室因有庶子三遂不

復再繼長兒履淳今年十九已補府學生次兒準
初知行文幼兒洵但覓梨棗賢令器已登國學業
亦大成龍駒豚犬本有種也餘懷尚不能悉

與毅庵

某夙承聞譽傾邇寔勤未遂瞻依候問踈濶罪甚
歉甚某素無學術且不諳吏事尋常職守自分尚
不能勝况 帝鄉四郡表裏江淮雲帆萬艘襟喉
水陸重以飢饉之後加以師旅之後人情易致驚
疑事體未能歸一竊恐歲運後期春耕失業罪愆
匪輕日夕憂懼今雖倭船出海漕舟過淮將來事
勢尚未可知也茲者循例條上便宜類皆商確於
總叅檢會於案牘者意見時有謬妄注措遂至乖
違徒知五公之技自謂一得之愚豈敢是已而非
人輒欲取新而去故萬乞開誠布公之餘務隱惡
而揚善羣策衆思之際不因入而廢言衡室萬楹
寧辭尺寸之木韶音九奏或更琴瑟之絃不勝幸
甚幸甚

與趙大洲

某日寓燕山時時班行中覩公顏色友朋中聞論議竊仰公忠諒明潔超脫世累真有根器而又能充之以問學今所謂天下士者非公其誰某本鄙劣無足數惟好賢一念切於緇衣往歲公南謫時每念公昌言義色幾欲爲公執鞭而不可得也比聞道履至留銓舊家增重又幾欲致一書通姓名於記室徒以未同之言遲回者久之昨朋石兄過淮諭公起居且聞公亦似謬以某爲可與進輒敢具啓奉候幸垂照某本非材承乏淮浦一籌莫展重以師旅饑饉之後千里旱蝗財盡民窮恐外寇未平而內變將作日夕憂惶計無所出萬乞不吝條示俾得省改少逭罪愆幸甚欲言種種未敢盡

端簡鄭公全集

卷三

美

百五十三

端簡鄭公文集卷三

曾孫端胤校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四

序

別同年虞東厓序

壯遊錄序

送董大尹應召赴京序

叙海塘事略

壽碧梧龔公序

鄭省齋調笑集序

壽封君思竹錢翁七十序

端簡鄭公全集

卷四目錄

一

一百五十五

合陽王氏世行錄序

淘涇劉氏家乘序

恩光錄後序

碧霄翔鳳詩卷序

贈太宰兩洲王公改大司馬叅贊機務序

苞溪李氏宗譜序

雲巢省錄序

送姊丈錢汝冲序

送湖東廖先生令文昌序

送西川沈先生任兗府序

壽平湖孫母六十序

送環峰宋憲副序

送郡太守次山鄭公述職序

送夏侯月川先生述職序

壽少尹謝三溪七十序

送劉唐巖太守擢憲序

賀提督漕運總兵鎮遠侯平溪顧公簡授

總督京營戎政帳詞并序

送沈龍山詞并序

虹橋鄭氏譜略

端簡鄭公文集卷四

序譜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

別同年虞東厓序

余舉進士與東厓虞子同年又同觀政營繕朝夕繼見必有以規誨我也今且出令嘉魚誰復規誨我者余言易虞子曰詞之輯矣內斯靜專余諾之欲防其口而未能也余貌俯虞子曰不諂不瀆是謂知幾余諾之欲近於禮而未能也余量褊甚虞子曰鍾釜之器所受幾何余諾之欲恢其度而未

能也余事嗜速虞子曰馬奔易顛火灼易燼余諾之欲平其氣而未能也余日以請於虞子虞子曰子是之學亦爲不知本矣夫言易心之蕩也貌俯心之歉也量褊甚心之隘也事嗜速心之躁也四者皆心之放也放其心而受病多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虞子今且去余焉能忘之然余於虞子亦願有說焉余聞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虞子亦率其常而已憾之以威而不休臨之以財而不苟委之以棘而不滑處之以簡而不解悅之以順而不淫激之以逆而不怒

抑之以久而不援進之以驟而不亢曰吾忠吾君而已曰吾愛吾民而已曰吾奉吾職盡吾心而已誠如是敦良之吉其有量乎夫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余於虞子交相觀也交相修也始終之義胥共圖之君子曰易尚斷金詩取攻玉虞鄭二子庶其有焉書以爲別

壯游錄序

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旣檄取圖說於帥府率具文書塞歲故牾牾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鎮有端緒時馬都督永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名將故其言不謬幽并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關歲有巡臺報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世務甚閑熟故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四鎮最多虜患卒無可據爲書者制府楊公適遣張子淮奏記京師張子者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問之關中事對曰淮入關徘徊於咸陽者兩月尋

過固原度金城逾河抵甘涼旋師東入臨洮屯兵皋蘭山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援朔方入塞又東往來於延慶間南走涇原岐陽至於興元耕牧戰守利害興革之宜更僕不能數惟河西之戍本以隔羌胡今羌胡糾而撓我玉門陽關且弗論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棄哈密哈密棄土魯番能遂飽其欲無插旗耳州城之志乎土魯番即不來亦不刺瓦刺善野戰南北相犄角土魯番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盪關中得安枕乎漢元朔置郡時史稱涼州畜產爲

天下饒穀糴常賤今大異於昔矣由金城循塞而東朔方乃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興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虜而貧困特甚何以賑卹河套之役大矣唐時我據之以拒虜虜今顧爲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沍寒虜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即擾雲中上谷能不罷於奔命乎朝廷馭將帥將帥馭士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囂聲

端明集

卷四

四

才

相扇都臺再受禍矣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吏士專方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駐北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機呼吸間耳關中大河遶三百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產稱天府比歲不登至厯聖天子軫念雖出內錫而飢者弗療欲詣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葛故道轉川粟猶陝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閼非旦夕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輓卒轅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請於職方其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文夫有志四方者

夫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四路經略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爾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游錄索叙於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

端明集

卷四

五

一百廿

送董令應召赴京序

今皇帝御文華殿慨然發奮思獲才賢更化致理
乃命公卿臺諫論薦林壑之彥又驛召海內令長
之才且賢者布列臺諫以廣聰明防壅閼之奸予
邑侯晴谿董先生首應召命晴谿令吾邑三年矣
勤勵肅敏政令明齊庭無逋事野無曠吐上之
情久而益練於是郡大夫謂晴谿才且賢藩臬大
夫又謂晴谿才且賢繡斧命使又謂晴谿才且賢
聞諸朝考功大夫御史中丞冢宰亦莫不謂晴谿
才且賢也茲行也不爲臺史必爲諫官晴谿以其

端簡鄭全集

卷四

六

才

爲令長者爲臺諫凡今急務皆晴谿所得言矣曩
者晴谿述職京師余告之民隱而曰他日驛召爲
言官得論天下事茲非其時耶三垂棘於羌胡江
南憊於租稅中原疲於河防漕卒疲於輸輓湖南
嶺表削於徭徭藩祿日廣武廕日繁校卒日驕官
評曰舛士論日淆文體日流於邪橫朋黨之論日
起經營之役日新上下奢侈之風日益皆不可謂
細事也矧欲恬養太平與民休息尤有進於此者
孰非晴谿所得言乎昔之登津要顯赫一時者其
心溫飽不能自樹其德業往往煙蒙草腐無聞於

世然則余所望晴谿者不淺淺矣

端簡鄭全集

卷四

七

才

叙海塘事畧

嘉靖乙未冬十月侍御西野張君巡海上觀海曰此剝床之災也波亢于陸垠閼薄卑苟各隄工閭殫爲海乃屬憲伯黃山焦君黃山亟發帑與人徒運土捷石且修且築閱兩月費僅二千金厚址峻防平齊固密於是郡邑大夫士庶頌之文章不謀同詞當是時余謂吏于民上者爲民造福乃其常職雖弗頌可也已而聞之乃有大異不然者余于是深歎夫任事之難矣西墅省方勤民風裁堅肅黃山瘁力肩心辰出酉入并食露蓋以身先民縣

端簡鄭公集

卷四

八

三首七十五字

令晴豁董君又能經理濶狹贍給百費下上相應共濟茲役可不爲難乎今觀茲錄雖壺漿餐食纖瑣必載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豈虛語哉方今海內之事大于此者多矣抑孰有任其責者事成則謗與不幸而不成則羣囂閼訟必欲中以危法如田寧徭寨雲中之役余未嘗不三歎息也夫君子之仕與居各求無愧而已仕者乾沒居者請寄交隱曲舉以罔輿情清議是衣冠之盜跖曾之流也余實耻之嗟乎吾徒所恃以無恐者惟青天白日耳非卓然特立獨行自信之君子烏足以語此哉

壽碧梧龔公序

嘉靖戊戌秋九月乙未西蜀碧梧龔公初壽周甲之辰冢嗣邑師石浦先生載欣且慶朋壽無疆陳牢肆竿鼓缶吹笙慈孝充容流聲海國惟時李秋萬寶堅密霄宇澄夷雲風爽霽白露黃花種種妍鮮稱茲壽獻門牆之彥素唯化端恩義學孚合愛同敬相率問余言壽公辭再不獲余與石浦交迹疎而心習石浦履正好修醜利敦義口無佞詞面無忤色其守介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辱矣弗壽石浦坦懷降情近人約已薄覽寡聽難忤易親其度恢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怨矣弗壽石浦朴行淳衷剗奇就質朗鑒玄思表裏相副其心粹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畏矣弗壽余又聞公孝友天至質任自然讀書明經能文詞不事眩暴中道卷懷晦時俟命用貽其子奮迅天衢譽浹鄉邦僉薦冠服內崇義方外獎恬遜凡石浦自樹之道皆公之教也奚弗壽父子相成允作允述是曰濟美繩武燕翼易占善慶書贊惠吉天不可矯人不

端簡鄭公集

卷四

九

三首七十五字

可匿凡我朋交各慎爾術資父事君惟師資是即石浦壽公匪專家醢錫頌作人庸建爾極

鄭省齋獨笑集序

閩自常觀察之後文教始興至宋南遷而人才遂盛上下八郡入國朝而莆產爲尤盛若省齋鄭公又莆之良也公幼穎異無童心十歲援筆爲古文詞十六能治孝經爲疏解比冠德性溫明善蘊藉退然如不能至遇事是非人邪正義利不可即俚俚然自樹不肯隱面曲詞與世俗浮沉既三試並高選蔚有聲聞益謙虛自勵大肆力於問學經史百氏書靡不究覽議論通古今時時傳以經義其爲文不謬於理昌於氣沉重典實不爲奇袤尖

端簡鄭公集

卷四

十一

三十七

麗險棘之詞且體裁渾健意味深永往復閱之不厭詩穩潤有唐人風致其瑣談詩話博而詳辯而不詭所謂華實相兼卓乎文行君子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由心生者也出焉弗情而枝葉益繁矣今之文類以艱深相喜可至或不能句讀否則剽陳言切切相模襲否則泛濫於莊列老佛諸異端雜說君子考辭以徵德不特敝於文焉爾矣夫文未足以觀人夔不能文不失爲大賢行苟隨矣雖文如永欽歆雄奚貴焉余故先張公之行而文次之莆志謂公官不

過五品年僅逾四旬一時儒碩皆惜其學未盡用而位不滿德官評士論於是乎足徵矣公之子次山先生守吾郡靖共夙夜爲江南良二千石益以稱公之燕翼也

端簡鄭公集

卷四

十一

三十七

壽封君思竹錢翁七十序

嘉靖丁未封君思竹錢翁壽登七旬孟冬己未初
度之辰也時胤子景山先生為納言於留都迎翁
拜壽曩余從景山遊余朴拙不宜於時景山獨能
諒余謂余無他腸直好任已行一意耳已而余謫
江干歸耕海曲出入五年景山時時唁余蓋相違
無後言相逢無愧色者即余不能文顧不為翁頌
且禱乎翁姑蘇望族世業天官官於其鄉明霽通
朗曉暢時務重然諾專以信義懷人人亦嚮慕翁
翁每自恨不能以儒術起家夙夜教景山讀諸經
史為古今文詞問寢過庭義方疊疊景山又能承
順周旋檢身力學蚤有聞望比成進士令高安高
安大治移令縉雲縉雲又大治召入銓曹歷諸司
郎大夫益諒潔靖恭卓然自樹不屑俛仰依附人
諸郎大夫皆自謂不及景山遠甚人以故知翁能
教子景山報政書上最勅封翁稽勲郎廟典
覃恩誥進封考功大夫篤實輝光上孚宸宇制
詞稱翁端方稱翁孝慎又稱翁鍾仁積善且願翁
之壽而康也乃今翁愈俊健不近聲利恬然隱約
樵牧耕漁惟意所適嘗曰父子交相成也兢兢顧

名節景山得以展其忠勤無復繫慮此人間至樂
百不可一得者翁怡享其盛晚福其可量乎昔余
先人凡以育教漸磨不肖者皆不在翁後余獨不
能立身揚名以為先人光寵不孝孰甚焉繼自今
勉自省惕庶幾無忝所生夾持之力尚有藉於景
山也

合陽王氏世行錄序

相山王先生曩爲文選大夫余從之遊臭味相與也別且四年相見於和陽歡甚不信宿又別去南都南都與和陽江東西相望甚近書問時往來一日緘世行錄示余曰此吾家乘子宜爲序余素拙於詞藝相山意顧有在文不文非所論也叙曰西蜀合陽王氏世積淳謹力田修行愛遺鄉曲風流縉紳至於今可數而知者將十世矣乃今錄中所載處士名臣皆友民之壽俊國士之秀達而閨閤之內又能效勤蚕績致孝蘋蘩易稱積善餘慶如

端簡鄭公集

卷四

十四

三

王氏者非耶夫累締於先敷遺於後發祥受祉濟美象賢信順不啻左契斯允非直人理蓋有天道焉相山固王氏之良也約已堅貞遇人方毅簡學中秘效政三曹爾乃秉銓標鑑高朗清平望實兼收賢愚無滯拯良抑競任怨却恩義色昌辭雅仗名節王氏百年之積寔於相山發之余嘗怪夫古今英雋之士類經險夷蒙毀譽苟先勁後回一敗塗地遂使讒冒之口得爲知言豈不悲哉相山行潔珪瑜而心孚天日固確乎不可拔者念爾先猷永茲世德庇其宗姓而授之儀刑光啓之功未可

量也嗟乎貽孫者以燕翼爲慈念祖者以鳩宗爲孝孰非人孫孰非人祖觀斯錄也可以發深省矣

端簡鄭公集

卷四

十五

陳元四十八

陶涇劉氏家乘序

陶涇劉氏先封君母家也余童子時聞先封君言劉氏舊德甚詳已而與其父兄子弟相往來觀其積書遺稿益見劉氏之盛自大梁來家于海上世有聞人云景儀贈君倜儻濶達有德于鄉人小贈君偉度博施修內行御史君好奇節任氣矯時盡友海內名士緩齋羅雲篤行航經博觀外家語與御史兄弟三人皆能文章蘭畹最孝友朴厚無他腸憲副公簡恭醇諒凝澹自將辭受出處大節皎然郎中君不屑曲謹事繼母極順孝雲巢晚年益修勵端飭爲詩歌雖不及御史輩俊贍然深郁有意味工部君與余同舉進士其潔廉無私方果有負荷余不能及也邑人皆稱劉氏多賢爲著族信然乃其宗子學諭君模倬念先猷損益舊譜爲本支表仕隱志詩文略凡三卷題曰劉氏家乘問序於余余閱之再三蓋良譜也夫世系之官廢而仁孝之道衰矣表本支者教仁孝也疎而戚遠而近萬殊而一本也然而勸戒之義微矣不可無仕隱志志不可誣終之以詩文畧而文獻足徵矣劉氏之譜凡幾修茲詳而有法良譜也余家與梅岡之

端簡鄭文集

卷四

十六

陳元三百七十一

端簡鄭文集

卷四

七

陳元八百八十一

費苞溪之李陶涇之劉世爲甥舅之族入國朝而詩書簪綬劉氏爲最盛又其子孫益繁以昌天亢厥宗非偶然者耕田讀書以善爾身詣爾族無隕爾世澤孰非爾子若孫之責苟其利健訐竄衰不自顧愛羞而祖考孰甚焉昔人有言門高族盛纖瑕爭指登斯乘者慎哉慎哉書旣成其族子棟輩請梓之且益義田收族余舅于湖先生嘗稱棟爲良子弟工部之子烱今爲兵部郎中學諭君之子熠爲南道御史御史學於余於先大母爲從姪孫兵部余姊出也

恩光錄後序

余讀恩光錄見國家待士之禮張官之義卿大夫士推賢讓能相觀爲善之美而淺齋魏公之所以效忠於國致孝於家取信於友者皆於是乎足徵矣公初爲御史巡留畿東四郡摧豪村弱政有張弛剌薦鵠暴必傳公議比省大工利孔百出公以廉靖莅之不爲苛細矯激而內外諸乾沒者皆知斂戢已而秉鉞出鎮開府汴城承大祲之後民不聊生公夙夜憂勞愛人節用請寄干乞一切謝絕務寧輯其人民會有虜寇羽書交馳議者不察欲

端簡齋全集

卷四

大

才
原於三百十五

大鳩河南北之兵以備虜稱謂鴈門太原上黨中山諸鎮皆不足恃至以雲中督府兼領趙魏梁宋齊魯數千里之地誠事指揮呼吸間耳方畧顧如是哉公曉暢機宜示以鎮靜稍練勁卒扼其險要民無恒惑虜亦退去使公牽於文法曲計利害索賦哀財民必大困不俟虜至而內憂斯棘矣此豈可與尋常功名之士論巧拙課殿最耶公忠孝大節信於善類凡以荷國恩而綿家慶者所謂篤實輝光闇然日章素所蓄積然也抑余又聞之洪武宣德中宰執諸公任職最久或二十年或三四十

年類多剛毅木訥直已行一意不屑低回俛仰游聲譽正統以後議論日滋大抵雍容遜約抑已下人然竟不免於短長之口孝皇御極不欲以浮言進退人人亦能自樹立當是時人懷譎訛之耻其涵養培植有自來矣迨至正德佞幸雖迭用事而端人正士益奮勵爭自檢飭何也以其所中傷人者直取其官不敗其名也乃今又異於昔矣自非特立獨行正氣足以矯時含章係美沉機足以藏用安能不沮不渝不失其素履也是故紹前修之矩矱而懸後進之型模吾於公得之矣

端簡齋全集

卷四

九

才
原於九十七林

碧霄翔鳳詩卷序

胡子文澄質敏而才瞻志潔而行端與余遊余奇愛之乃嘉靖丁酉比賢者謂胡子文章精強秀達宜與韓歐董賈爭驅登之薦書進南宮對明光廸官政有日矣茲行也其内外戚友繪碧霄翔鳳圖聲諸詩歌送之長谷之湄問所以贈文澄者余好讀古經疏得鳳之說盖成周而上鳳三見焉天倪漆漆帝武于落葆玄贊靈烟煜磅礴經綸無章變化有確不遷不虞淵焉夷莫時則有若巢阿之鳳會丁數術世際天中七聖一堂萬幾九功川珠山

端簡鄭全集

卷四

序

三十九

玉梓樸金鎔乾坤訴合人物休融時則有若儀庭之鳳承箕千載秉鉞四征威戡惠燮禮備樂盈卷阿登吉園土蠲刑二南六典化協文明時則有若鳴岐之鳳秦漢以降偽妄滋煩或按按以甘君或竊倫以矜已或比壤而蹶集或匝月而邇來徒存史牒吾無取焉天老曰鳳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文澄固東國之良也今皇帝虛心書接撻武綏文字內晏然無金革早澇飢饉之憂譬之大明麗天前霽偃霄萬邦快覩文澄戢翮中林矯翥上國蔽日傳天名與時值溫旦崇梧志與事適豈

特谷鶯水遷溟鵬水擊云爾乎哉文澄益檢其身益勤懋其問學以養其心以益進其德以廣其才以無負鄉曲之譽儔彼三鳳媚茲一人所謂將飛得羽應圖協瑞表世觀人在子而已不然小人汝嚇君子汝詰有鳳之名無鳳之實文澄行矣慎哉慎哉

端簡鄭全集

卷四

三

一百八

贈太宰兩洲王公改大司馬參贊機務叙

安成兩洲王公自少宰出留都爲宗伯進太宰再上疏乞致仕不得去改大司馬參贊機務益堅臥不肯起又上疏乞致仕留都諸公卿日夕強公出視事公不聽於是諸公卿謂某嘗爲公屬吏辱公知亦知公宜有文字爲公賀且述諸公卿留公之意余惟公之求去與諸公卿之留公皆縉紳盛節然出處之微權與君臣之大義輕重甚明恐未可以肥遯爲高蹈猷裕爲濡跡也公鍾英周岳蓄德商岩早與計偕過就賡席湘楚之間由其模範不

端簡鄭全集

卷四

三

才

三才六字承

帝文靖之在華亭蘇湖之有安定矣旣登南省筮仕西曹遂移宰屬總領銓司善類蒙辜抗章湔雪儉徒干紀累疏糾繩尋遷太僕旋入奉常衆皆傾心人亦側目公居其間和而不流貞而不諒雖不履其危機亦竟被其巧擠出藩閩中晉轄嶺表緩刑尚德節用愛人珊瑚犀角大貝南金衆所易淶公無私焉已而撫鎮鄖襄安輯流冗會有妄男子者挾張角之術飾王郎之詐公沉機曲算不動聲色生縛渠魁亟散支黨下縣巨豪二三相倚借交藏命寔繁有徒官府因循幸且無事虎翼鳴張漸

不可制公召而諭之伏地請罪淵藪羣情一時解散由是威行惠浹簡武興農鄉有委積之儲野無

寇攘之警曾是險區遂成樂土迨董舟師屏我南國草竊奸宄驚擾畿甸公曰茅葉弗剪將尋斧柯請兵誅討約束堅明師徒用命殲其狡獪盡爲鯨鯢有其滌汗皆歸畎畝顯庸隱德蓋兼有之伏飛方還轉卿大理嚴必用情恕不刊法書曰恤刑詩言淑問公之謂也爰有召命少宰還朝臧否三銓進退百辟思不歸已怨不避人桃李在公門庭如水秦晉休休臯謨采采公奚歎焉久之拜宗伯歷

端簡鄭全集

卷四

三

才

三才六字承

冢宰典禮修明務崇儉節賢愚畏慕爭自濯磨邇綰留鑰參機務地望愈尊而職任愈重矣說者皆謂留都視唐東都宋西京豈其然哉舟車水陸之途遠於秦梁官府吏士之富備于嵩洛先朝監以儲皇副以名弼意可知也昔元之衰也隙始于江淮秦之敝也難發乎吳越今之倚賴于公亦猶畢公以太師司馬保釐成周乃所以寧一人而康四海也公孝友足以行仁清方足以明義果毅足以樹功豈弟足以種德槩其素履先後弗渝擬諸黃裳表裏相稱此尤未足以盡公之用顧乃九命滋

恭三錫固遜其何以答 聖明之注簡僉同之推讓乎古之大臣去國者不得於君則去得於君不得行其道則去得行其道而年力有所不逮則去公於此三者無一焉胡爲若是然也嗟乎周公不見信於召伯召伯求去周公留之疊疊千言召伯曾無一言相答然亦竟爲周公所留不去再相兩朝歷數十年近日名臣如忠肅端毅端肅三太宰亦豈能盡信於人然皆年躋八袞尚在政府公所知也公其察周公召伯之心而觀忠肅端毅端肅三太宰之迹其於去留之際可以沛然無罣礙矣

端簡鄭公集

卷四

孟

三

苞溪李氏宗譜序

江南之李其族大者皆祖南唐或遂祖唐展轉附會失真惟吳邑苞溪之李實推胃族敦悅詩禮世濟其休自伯翼始居苞溪伯翼之子原白以賢良方正起家郡副總管清白有吏績尋遷平江水軍都萬戶萬戶之孫孟璿仲璣季衡皆有文行長陵時孟璿被薦爲三郡訓導予家所藏書尚有南莊先生題墨南莊即孟璿也季衡之子景孟舉明經進士爲莆田尹慷慨修潔莆田之子滂亦以明經舉于鄉行業雖未及其父其令蒼梧才諳幹局亦有可稱述者蒼梧之孫儒烈舉進士有名諸族人類多殖學耕田無忝世澤故苞溪之李與陶涇之劉梅園之費輿城之陸之王水南之馮皆號望族而李之後人視數家尤爲秀發矣予王大父少纓於難寔保育於李予王父提舉府君李出也百餘年間予家與李男女五姻矣予先封君嘗爲予言李之先禔甚詳予嘗屢造李氏之廬見其父兄子弟有禮讓阡陌中循循如庠序然非蓄累積漸之久其能然耶伯翼七世孫廷珮悼念先德斷自伯翼始爲譜以示族人質而悉善善而不誣本支有

端簡鄭公集

卷四

三

三

叙而不相遠庶幾乎宗法矣譜成授序於予予惟仁孝之心根于天性然中人以下非有所感發警省或遂因循隕落故爲譜以示族人所以教仁孝也嗚呼李氏家苞溪今九世幾百人其初固一人也能以一人視一族者乃可謂賢譜念祖貽孫收族之道胥此焉在矣

雲巢省錄序

先封君嘗言詩言志志發乎情而不謬於禮義詩即工矣唐虞時詩往往颺之歌謠至於中古盛矣然不闕於音韻上下五百餘年詩之存者三百篇三百篇中周公之作最多亦不過十七篇太史公稱周公能詩歌者此也漢魏以後作者益衆就其善者庶幾變風雅矣唐初始尚偶律然沉鬱悠婉詞外有餘味宋即議論多而風致衰矣元雄宕慷慨可喜而或病其獷豈氣運然耶明興專以經術取士士以故多不能詩自宋方諸公至近世中州何李名能於詩矣其與前代大抵殊科小子識之詩言之成章者也詩匪其志僞言也言僞而行弗僞者鮮矣小子識之余結髮業明經既舉進士學殖益落不能詩詩之工弗工亦不能辨然讀他人詩未嘗不知其性情先封君之教爾矣雲巢劉先生先封君母家兄也出名族惇說詩禮操行長厚晚年益進德有古懿戒風其發之詩歌不屑爲恢奇新麗巧玩之詞而平正深郁可詠歎殆其性情然也鄉先生戴雙湖氏廉直慎許可亟稱雲巢詩可刻云

送姊丈錢汝冲序

余聞之董生曰守令民之師帥蓋教養萃焉士筮仕得居師帥之地可教養斯民勢不爲易乎方今民困於財化尼不行雖明敏仁厚之士不久任不得行其志時不爲難乎夫勢易可喜也時難可憂也達其難易之故而不動其憂喜之情將不爲良吏子吾儕未遇坐誦詩書斐然皆有志於民及官之往往取各於有司貽譏於君子此其故何也情蔽之也蔽於喜者見其易不見其難於是乎尚奇蔽於憂者見其難不見其易於是乎習故尚奇則

端簡鄭文集

卷四

天

三言今李文

見小欲速之累多習故則赴功裕俗之意淺欲其爲民造福不可得矣善爲政者不以時勢爲難易不以難易爲憂喜夫喜不以易則思業乎其官而所操者爲難致之勢憂不以難則思通乎其變而所值者爲易乘之時故曰謂易匪易略之則難謂難非難圖之則易錢子所宰圻縣也民僕父母國賴股肱可弗是思乎錢子色溫而言厲中方而外馴明不以察物而介足以容人授之以政宜無不達者區區難易之說於錢子何加焉錢子於余懿親密友恩義兼之苟不以余言爲少而有取焉余

又以知錢子之優於天下也

端簡鄭文集

卷四

无

才

廿

可

送湖東廖先生令文昌序

代孫朴居作

聖天子綏世厚生懸簡人牧罔有遐邇惟時湖東
廖先生以海鹽學諭膺文昌之命行有日矣鄭子
室甫先生弟子也乞言於余以爲別夫行以言贈
有文采者類能之室甫獨以屬余其容無辭以對
余惟唐虞三代以來設官分職凡以爲民縣之有
令尤勢近而情接者視之爲父母尊之爲師帥懷
柔安輯之恩董正訓飭之義孰非令之責也余嘗
以繡斧之役往來嶺表出羊城而西渡龍江逾高
涼抵合浦登石門遵桂海之濱南望吉陽而訪諸
端簡鄭公集 卷四 三十一 才 言十四
吏民蓋文昌之俗質而教儉而勤生有兼葭蟋蟀
之風去京師雖萬里殆未可以島居卉服論也顧
所以治之者何如耳湖東志專而業遂詞直而行
方躍然有意於聖賢之學今茲試焉不求諸人求
諸已不求諸迹求諸心通變宜民有餘地矣彼徒
剪剪焉汨沒於簿書期會米鹽獄訟瑣屑之務者
俗吏也日相尋於水涯山嶠之間以爲流連曠達
足以動風聲而留勝譽者通吏也恃才能好奇使
氣進退揚揚上下不相蒙者傲吏也芻狗魚肉其
人民者猛吏也柳子厚所謂受直怠事又從而盜

之者黷吏也俗吏之政冗以棘通吏之政濶以弛
傲吏之政險以懷猛與黷者又不足言矣余昔筮
仕今旌德惴焉惟此之懼也有一於此雖齊魯不
能治湖東勉乎哉余與湖東臭味相求久矣於其
行也能無望乎若夫推擠脗合之交清濁淹速之
遇義命存焉有非今日所宜道也是爲序

端簡鄭公集

卷四

三十一

才

言十四

送西川沈先生任交府序

曉也遠吾父得見友吾父者吾能弗事之云乎曉也不逮吾祖得見師吾祖者吾能弗事之云乎西川沈先生師吾祖者幾年友吾父者幾年其寓京師也曉也未嘗以凡禮謁之曰先生於吾祖也將弗有子道乎於吾父也將弗有兄道乎曉也烏得以凡禮謁之先生於曉也亦然旦旦而撫之纖纖而詔之曰而祖吾師也而父吾友也吾於而也有三世之好焉吾弗能視而也猶其視而祖而父也而祖而父純誠朴直而濟之以文章而祖欽欽如

端簡鄭公全集

卷四

三

三百八十四

也而父侃侃如也而且仕而能無念而祖而父乎蓋先生於曉也亦未嘗以恒情畜之也夫謁之以凡禮也于上之交不爲諂也畜之不以恒情也于下之交不爲瀆也衷之所繫者重則其分自合也澤之所留者遠則其望自厚也感之以重繫之衷而激之以遠留之澤緣其祖父之懷而重以師友之託是有真德實意存焉非徒僞貌飾詞區區一時相遇之殷而已先生今且去其能相釋乎先生于世淡然今其官亦甚簡然亦不可謂無好禮樂善之責試委事焉志或得行而可以無長沙江

都之歎斯已矣否則東海之濱亦足以自老而胡僕僕然勤動爲哉此固先生之志也曉也聞吾父北來理舟有日先生行且遇諸途其爲我報曰曉也食粟而已幸無恙

端簡鄭公全集

卷四

三

才

七十六

壽平湖孫母六十序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甲辰平湖孫母倪孺人壽三百六十甲子倪之宗人相率問壽于海上大笠生大笠生曰禮有內則女無外聞余何以爲壽雖然余聞之先封君嘗言倪都運公清白吏也其溫厚篤謹醇亮不渝殆過張汀州乃其子實庵學成竟弗效母固都運公孫也其夙閑陰禮是曰淑女宜壽又聞之案山子嘗言我孫之宗遠矣至朴翁起家進士爲名御史我伯兄務力田畜魏儉邠勤鄉閭中稱長者既饒高貲益卑歛飭乃其春耕秋賽刈葛求桑男女效績高閭言言內助不可誣也是曰令妻宜壽余又交于母之子聞之母未老而傳也冢胤折節讀書義程自好矜弱扶傷施歛有節仲子亦馴雅嚮學友恭相濟並遊太學臚仕有期明經崔訓良朋湛交孰非教也是曰賢母宜壽夫觀母觀其子觀婦觀其夫觀女觀其族姓母有三德焉壽未可量也倪之宗人皆曰大笠生之言然哉然哉請書爲壽

端簡鄭文集

卷四

壽一

倪

送環峰宋憲副序

三衢環峰宋君筮仕秋官郎明罰勅法稱才大夫已而錄囚于粵奏讞平允君子曰書言恤刑詩稱淑問環峰有焉比出守太平孜孜求莫日率羣屬兢惕集事拊順摧頑平繇簡訟聲冠江左君子又曰周民父母漢吏循良於今見之余以圻牧行役至姑熟歷諸下縣見其士民忻然皆言太守善教養我考其牧政圉人安輯駭牝成羣揆諸所聞非譽言矣環峰聲實交孚撫臺監使薦疏凡六上下天官卿大夫不俟環峰詣省課最擬晉河南憲副夫河南爲天下中土恒華嵩岳河洛榮波拱抱紫滙引燕趙控秦晉邇者虜窺郊甸其屏翰翼擁眎山西東憲副官高統文武吏士時平則申畫愼固羽書或至得秉鉞臨戎兼干城心腹之寄方今廟謨令股肱耳目諸臣各舉異才共圖亨屯濟蹇之業環峰茲遷蓋不徒循資采望一轉階級而已夫多士濟濟莫盛於周疏附先後奔奏禦侮惟其所使環峰才器雄雋學討純遠展其馮翼孝德之資而效經常權變之用奚施不可况當宁拊髀之時羣公推轂之日環峰得無惕然奮庸懋勳歟

端簡鄭文集

卷四

三

陳元三

以抒發其素所積蓄者乎夫太平南圻劇郡水陸孔道最難治環峰治郡不大聲色而政行化洽績用有成如此率是以往任重道遠未可量也當塗令李君索贈言書以歸之

送郡太守次山鄭公述職序

郡太守次山鄭公之朝天子也余庠師黃子林子率余友百六十人送之屬言於余余惟古岳牧長伯各有分土爲天子撫循其民人至秦罷封建置守守之權益輕漢人稍知優重故其時多賢二千石夫二千石賢非直嚴健致法喜事紛更爲也年穀時熟則賢境內盜賊息則賢豪強戢不敢武斷鄉曲則賢催科有藝無逋賦則賢吏能無深禍肆其欺負則賢寮案坐堂寅恭相協競修其職業則賢下邑長吏有治蹟則賢賢操士大夫能以禮下之則賢學官飭士興于學則賢凡此數者公皆有之浙東西太守公稱爲賢已監司巡御史有薦書冢宰考功大夫有最課余何言余何言雖然古之贈言利其益今之贈言其其諛公非其諛者也今天子夙夜求莫太守賢如公必召見問民所疾苦公其曰臣待罪二千石賴皇帝仁覆歲比大稔顧穀賤甚傷農農有穀十五鍾售白金一斤制地征者視地歲增歛白金抵穀即穀賦十二白金賦乃十五矣以故農盡其穀售白金給公輸明年夏秋間食不給即金多得穀益少其勢不得不折

而入于富有力居積者東海之後豈惟捍海鹽海
鹽決浙以西財賦之區不能田臣日夜經理有端
緒文法拘持不能遂比日役千夫率正役一日加
役又一日又緩急失次耗費且無益臣七邑兩稅
近百萬壤則錯出通計八百科有奇雖慧者不能
詳矧茲愚民當巧弄胥吏貧粥產者又展轉輕重
積空稅不能支即流亡且累里中人臣日夜計會
庶幾畫一可調劑上吏按籍稱故事旋議旋罷惟
茲三事惟 聖明留意亟下司徒司空圖可以貽
經久佐小民者 天子誠允公言公即留於朝博
端簡鄭文集 卷四 三才 附於二百五十一

利遺余郡中矣忠乎君而樂乎善余非公誰望哉

送夏侯月川先生述職序

余往來村落間見鄉人作業甚苦國家歲征其十
二以奉吏以爲非吏則民爭且亂雖民亦以爲吏
我治也故未滌場即日夜思給公輸公輸給乃計
其餘以爲父兄子弟一歲衣食吉凶百費即不贍
轉貸傭保勤動終其身不厭糟糠不敢缺公輸而
吏於民上者乃或芻狗魚肉其民不然則飾體貌
游聲譽養望待遷視官如傳舍不然則屈首簿書
米鹽獄訟間幸無通事得避上官督過罔最書足
矣孰肯爲民深長思者夏侯月川先生來莅於茲
以經術自輔略武健溫恭靜密閑焉如弗勝行之
暮年政教甚設余父兄子弟皆謂侯賢侯已余獨
謂侯之賢不在此此未足爲侯賢也余鄉人苦里
役里役即坊市中尤苦一人應役家十人不得息
耗費亦稱是以故富有力者不計市胥吏胥吏亦
利富有力者與之上下手如鬼域然雖吏清平有
幹局者亦以爲籍更十年此直他日事往往不能
盡力致法無私民以故益巧弄漸靡比均力政時
富有力者多免役亦在鄉不在坊市中矣侯初至
叅伍善問盡知富有力者主名起居及田宅蓄積

上下不爽銖兩既授後者亦無怨言往時貧不支者得解後頓首階下歡呼去又通境內產口授受後者必均平無多寡後坊市中者益與奇美以裨其苦籍既定竟無能爲奸利欺負者此侯爲我父兄子弟深長思非特塞坐課完考而已貧者得休養滋其生力富有力者雖役亦未至於貧不能支侯雖賢驛召以去利固在我父兄子弟也惠孰大焉侯茲朝於京師寮友許君輩徵余言贈侯也侯行矣吾邑東海之後四十九科之稅侯嘗經理上吏弗能察也今聖天子愛養元元問民所疾苦

端簡鄭公集

卷四

四十一

三十一

侯宜亟聞於上以終惠我父兄子弟許君輩亦能守其畫一以待侯之歸也是爲叙

壽少尹謝三溪七十序

曩余請告歸耕海曲聞平湖少尹三溪謝君善譽平湖吾邑所割大易鄉地相去不百里而近以故謝君常至海上問余郡太守次山鄭公知三溪凡鄰邑徭賦不均兩詞不能決者輒付三溪次山亦時時令三溪造吾廬也乃別去者幾二十年茲其胤子奎封緘書走价千里言嚴君年躋古稀三月十有一日其初度之辰也敢乞一言爲壽余惟兩生學文修行就養無方歆受家慶綏篤天祉陳牢肆罕鼓缶吹笙宗姻里黨充間盈席惟時李春乾坤訢合人物休融慈孝濟美情景相適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斯之謂矣余聞三溪善視其親調甘嘗藥愛敬懇摯慎終追遠必傳古禮和哉伯仲繼述家訓考叙譜係褒表幽貞尊祖收族曲盡恩義即有怨怒弗藏弗宿視譬如德坦然平施其修於家者如此若乃慷慨奮發見義必爲在南雍有上守臣平賊書在中都有上撫臺賑災書謁選至京師又有敷陳王道疏雖未得盡行其言而其卓犖雄偉固爲憐才下士者所歎賞矣其佐理平湖大抵柔細民忤大吏摧強族擒黠盜果於幹濟耻

端簡鄭公集

卷四

四十一

三十一

於俛仰以故竟爲忌者所中傷雖次山昭雪而覆護之曾不得轉一階以去余乃知小人之能妨賢而君子之不能庇其類也三溪既歸志量不衰辛丑壬寅間北虜猖獗條上十事爲銀臺所格庚戌冬陶侍御募兵江北又兩上書條列戰守區畫兵餉皆有識略侍御見而奇之若三溪者其孝思義槩殆不可及語曰仁者壽外家書言氣壯者壽三溪履平康安適之時而有冬日夏雲之意當憂愁抑鬱之際而有掉頭舒嘯之風處山林遲暮之年而有鷹揚馬革之志所謂仁而氣且壯者非耶其壽固未可量也聚百順以悅其親奎與封也尚其懋諸是爲序

端簡鄭公集

卷四

聖三

三百八十五

送劉唐巖太守擢憲序

項少溪代作

余官京師從松臯先生游詳其家世文學之盛心竊慕之及觀國野紀聞又知公之所由大其門者皆襄毅用兵衛民之遺也嗣出留都聞唐巖劉公能世其家名稱籍甚未嘗不想見其人會郡太守員缺朝命簡公來守茲土公甫下車閔旱爲災痛自抑損齋居露禱浹旬不懈民賴以濟他如課士惠民節財措刑諸凡善政不可殫述郡之父老子弟嘖嘖稱太守賢至不閱載而貞介之操端方之器明敏之才薦剡以不一書人謂古之循良不是

端簡鄭公集

卷四

聖三

三百八十五

過也會夷寇江南飛書日至郡人習耳目玩不爲虞公曰澈乍寧紹聲勢聯絡其漸可憂即一旦有警誰以支之廼發公帑造戰艦簡水卒儲餉犒請客兵詰戎器事甫就緒而寇至屬邑公調兵擊却之未幾趨薄郡城郡中震恐莫知所爲公徐不爲動鼓新集之兵作勇敢之氣南下而斬其酋東出而殲其傑兩戰皆捷城賴以完嗣是澈乍連營屢獻戎餼鹽湖列鎮累送俘囚皆公豫爲之助也且嘉郡東瀕海口名爲殷饒而實不副之比歲飢饉加以師旅值開府用兵百費俱起萬灶咸集益以

城守之築塞堡之設宜民之財力就匱且疲也而公盡心區畫不厭勤勞不惜異同不順苛指雖有不得盡行其志者終不少變其初惟躬自儉約委曲經理無巨細煩瑣悉出其手所謂視國之事猶已之事惜民之財猶已之財寔公之心也以是兵興三年士民安堵不復知有兵革之擾非有淵源之漸世德之求烏能致此哉余承乏淮北夷寇之虞不逮江南遠甚其獲免罪戾者賢家屬之力居多况吳越之變寔大且久微公孰與匡之余意爲鄉曲計者擬公考最增秩留守茲土造福生民而端簡鄭公集 卷四 四 三百九十四思

簡書適至擢憲全浙說者謂公出守五載屢遭事變身經歷戰保全東南根本而循資略轉未足以稱其報得非當事以公在浙日久練達機宜况烽火未息鎖鑰吳門非公不可甫爾量移以俟柄用耶公蒞官有日門下士謝誥等感造就之恩懷如山之戴不遠千里倩余言爲別介項甥篤周請之余佩公父母斯民之德爲厚知公文章政事爲詳故以所慕許氏世德歸之而襄毅之所由大其門者尤公所當留意也若夫降澤之殷奏功之懋秉介之卓故能所居民阜所去見思行將國史傳之

野志紀之間巷歌詠之余何暇于贅詞哉是爲贈

賀提督漕運總兵鎮遠侯平溪顧公簡授總

督京營戎政帳詞并序

竊以京師爲四方之極貴居重而馭輕元帥領九
伐之權實安內而攘外遴選難於克稱倚任尚於
能專若非文武兼資名實並著即使登壇而授鉞
豈能制閫而運籌洪惟我朝始焉分五軍以隸五
府旣而合三營以肄團營會豐亨豫大之時昧濟
蹇利屯之計師律遂廢凱績無聞伏惟我皇上
勇智天錫聖武日昭煥乎鼎新毅然革故謂書重
世臣之選盟府可傳謂詩壯元老之猷簡書具在

端簡齋文集

卷四

四

三百八十八

聿求長子爰得丈人恭惟門下弓冶其衷閑家無
悔山河礪帶與國咸休先武毅公奮跡江都長驅
粵徼開國之勲庸旣懋靖難之翊戴尤勤漢室通
侯周家列爵淵源有自奕葉相傳襄慈清慎肅恭
榮靖明慈允懿逮至門下承鴻貽燕翼之謀展鷹
揚豹變之略廉明本之孝友宏達濟以端方綰鑰
留都布東轡之惠推轂嶺表紆南顧之憂督漕者
三一肩行李入朝者七兩袖清風豈惟保障於江
淮抑亦儀刑於寮采舟車所至每懷汲汲之私倉
庾旣盈甫奏陳陳之粟適承咨命遂拜俞音上將

騰耀式睹九天之象緯星軺夙駕竟迴三月之樓
船聖明拊髀之思公卿連茹之義胥得之矣牙
璋玉節行看劍珮之光鳳闕龍城坐擁金湯之固
籌策足媲美元凱忠順不亞汾陽徵泮水之章見魯
侯之無忝列祖考漢澣之雅知穆公之克稱英孫
赫赫厥聲而濯濯厥靈內參廟算穆穆在上而明
明在下外靖邊塵蓋自是高宗無慮甲冑之起戎
而重華不患蠻夷之滑夏矣某等或寅恭朝夕念
切金蘭或符璽後先誼同衣鉢攀留無計傾邇徒
勤謹獻鄙言爰申微悃

端簡齋文集

卷四

四

三百九十一

詞曰貔貅萬隊桓桓敵王愾共美元戎白髮丹心
九重簡在從此轅門台府將相和調一匡宇內何
須讓平勃蕭曹勲名等輩降醜呼韓塞笞凶慙
中行輩看軍令分明閃朱旗總天地風雲檠柳營
到處春耕金城晏然秋塞吉夢協熊罷宗祊還百
代

右調帝臺春

送沈龍山詞并序

伏以有過必改聖王休復之仁無言不讐君子孫
膚之節方陽德之雲蒸適善類之茅拔豈謂一人
進退今是而昨非寔惟四海聽觀大來而小往恭
惟龍山沈先生豈弟肅明溫恭粹恪文章重於金
石行藝潔於珪璋不吐剛而茹柔義形于色匪澄
清而撓濁性根于心漸鴻翼于西南附龍光于咫
尺清寺展廟廊之禮鬼神享之黃門歷文武之科
鳳凰鳴矣十旬九疏雲中經略尤奇一表千言發
源情狀畢露大奸距脫遠甸鸞棲政不拙於催科
端簡鄭公集 卷四 哭 三首 李李文才

心更勞於撫字唐羅漢卓執云非百里之才蜀錦
梁瑋信乎稱十朋之器勿傳江滸之命切睠海濱
之民傾遡何如攀留不可伏願益勵丹心愈堅素
節或隊諸淵加諸膝也夷險何尤誰先之咷後之
笑焉義命無隕仁聲已著而應務貴精曠度既醇
而藏機尚密勿以藩垣而遺宮闕之念勿以樽俎
而忘軍旅之圖登台鼎之司必開賢路享輿餐之
奉必隱民情允惟社稷之臣寧徒溫飽之計無詞
有盡厚望無窮

詞曰桃花岸岸春水生江流折折春潮平樓船送

君發蕭鼓一尊酒萬里情莫負天王此聖明 繞
繞徽垣紫氣橫挈壺夜夜奏天閤孤臣收拔真非
偶懲羸豕薦茅蕝由來吾道利艱貞

端簡鄭公集

卷四

四九

才

六十一頁三

虹橋鄭氏譜略

嗚呼予少侍先封君及諸叔祖聞予上世本開封人從宋南遷渡江至浙西家於海鹽南海上甘泉鄉去城五里今祖墓其初宅也勝國時有諱元璠元琰二公以學行知兵顯名官至總管別駕當是時方國珍張士誠往來海中爲寇二公率鄉兵禦之不能爲害鄉人皆信嚮二公 明興歸附後時幾及於難會二公卒得免顧宗人衆盛田連阡陌不能盡就繩爇洪武初大治江南豪右逮詔獄者近百人惟予始祖諱澤字士洪支子馴善謫戍宣

端簡鄭公文集

卷四

辛

三十七

德府故譜牒散失無所於考直祖士洪爲始云士洪淳謹愿恪脩行義鄉人又復信嚮士洪士洪稍輯遺業累資數萬金城中邸租歲數百金積書萬卷配胡氏生三子長諱璠字伯璣次仲明失其諱次諱震字李聲伯璣配梅園費氏守內則庭幃肅然生二子長諱讓字克恭號信庵次諱諱字存敬女一適贈監察御史劉景儀仲子伯璣博學通達今古事卓犖有幹濟材以計脫戍籍信庵幼失父母里中王姓者亦大族見信庵弱巧中奇禍乃以桐鄉人籍戍宣德者謂予家故籍信庵竟以此破

家時長水李孟璠先生以經明行修徵爲汝寧訓

導謂鄭故名族乃以子妻信庵信庵端慎簡重謹

厚寡默即貧乏磊落不妄取予卒年七十二李太

安人孝順秉禮年八十五卒生一子諱延字世昌

學者稱爲東谷先生配陶涇劉氏贈君孫女也東

谷博讀五經諸史諸文集及外家小說書性耿介

直毅端諒嚴冬盛暑衣冠危坐飲食造次必依於

禮善楷書所著詩文三十卷燬於回祿郡邑中舊

儒家及僧寺多有存者生徒從學先後五百餘人

登科貢者百餘人諸生仕通顯至髮白時時來拜

端簡鄭公文集

卷四

壬

三十九

墓予少時尚及見之以選貢入太學授廣東市舶副提舉卒於官年五十九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配劉氏儉勤孝敬深舟淺泳以佐東谷年五十卒贈夫人東谷時有側室郁氏不復謀繼室存敬四子長諱遠字世明號守朴次諱迂字世貞號愚直次諱達字世達號朽庵次諱邈字世蕃號樂善守朴坦直喜清談好酒年七十三卒配陸氏先封君迎而養之終其身二子曰珪曰璧亦好酒有田數頃盡償酒價俱無後愚直有心計不屑人後卒年六十七配彭氏朽庵好學能詩文卒年六十九配

陳氏無後有屋值百金粥之與二女樂善天性敦實多藝口不言人過卒年八十配五羊黃氏卒年八十五東谷三子長即先君諱儒泰字亨道號吾核封承德郎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孝友純至操行端貞臨財無苟得遇禍不苟避勤儉恭慎終始一節賑貧恤孤絕耳分少無吝色凡葬殮婚嫁三族之親百餘人年十六時從東谷廣東海寧人有爲巡檢者其繼妻携前夫女嫁巡檢巡檢既滿欲汙其女妻不肯從乃挈白金十五斤與女倩居市舶官舍乘間泣訴先君曰

端簡鄭公集

卷四

聖

三十九

吾此女并此金付公子幸爲我毒此老賊先君不肯曰我留若金爾撫若女巡檢妻又百方置毒毒巡檢先君輒先覺止之又不可告巡檢巡檢將歸先君謂尔老矣女且少又有囊中物道途恐不利盍且寓吾舍移書呼尔子爲尔女求一婿來此配尔女奉尔歸可無他慮巡檢意頗悟即泣下從先君言逾半年子果携一婿來既成婚先君盡出昔所蓄金付巡檢歸比先君歸巡檢夫妻于母女及婿相率來拜先君先君竟不言予家有老媪嫁爲栢氏婦者其父母嘗從在廣東此媪生于廣東年

且八十餘謂予曰郎君輩有今日大爹積陰陽也媪呼先君爲大爹云先君能默誦五經性理好觀歷代史不曲記至治亂興衰大事歷歷能言又能口說本朝典故卒年六十九配費氏高祖妣孫女建寧縣令琦之女也封安人贈夫人閑靖貞約每以不及事舅姑爲憾歲時節序愍忌必躬潔牲殺不假手於妯娌子婦家業日裕布袍荆笄不事華飾卒年六十一先君二弟儒恒字存道美丰姿善楷書聘知州仲公孫女納幣費二百金未娶而卒仲欲返幣先君泣曰吾不忍竟不受儒晉字敷道

端簡鄭公集

卷四

聖

三十九

配王氏側室李氏敷道六歲喪父先君撫而教之分貲千金好近官府盡廢其業一妹八歲喪父先君擇配百戶張憲資之數百金廬舍器什咸備封安人先君及存道劉夫人出敷道及張安人郁氏出愚直二子儒升儒濟儒升字進道號吾匏配費氏吾匏少爲邑庠生治書經經書史鑑性理皆能讀顧不善爲舉業文字能爲詩以故不得舉卒年七十九儒濟字行道好酒任氣與人寡合田廬穀粟千金皆廢於酒卒年五十配某氏樂善二子儒萃儒益儒萃字順道質實孝謹無矯僞語配孫氏

樂善無厚產順道能拓之買地爲墳葬父母已而
又衰落儒益字從道配周氏勤生力苦以成其家
先君五子一女長暉字晦甫號蒼谷配李氏曾祖
妣曾孫女也側室朱氏林氏次昕字蒙甫號懷核
聘劉氏祖妣夫人姪孫女也配塘南步氏繼水南
馮氏馮氏次時字潛甫號樂耕配東城李氏繼梅
園邵氏次即不肖名曉字室甫號澹泉配劉氏贈
安人加贈夫人繼劉氏封安人贈夫人皆先祖妣
夫人姪孫女廣東憲副瑋孫女也側室沈氏封太夫人
顧氏誥封宜人又次晞字潤甫配海倉沈氏女一適工

樂善無厚產

卷四

五

部主事錢君木封孺人工部本劉姓先祖妣夫人
姪孫與予同舉進士初爲威尹廉明有惠政威人
尸祝之蒼谷能書尤精於算通醫藥偶儻明爽勤
於治生喜面折人過然無他腸人亦諒之多交遊
飲酒輒醉浩歌先君早付之家政諸弟皆敬愛之
卒年五十七子四長淙字叔源娶李氏次洙娶戴
氏次滴娶蔡氏次淋早卒淙滴李出洙朱出淋林
出懷核性簡勁遇事直前不敢侮人人侮之亦輒
報卒年六十一子二長滌字叔新娶孫氏次決字
叔洽聘馮氏繼馮氏樂耕淳篤自守不好交遊

衣食省約卒年五十四子二長激字叔揚娶陸氏
次法字叔禮娶徐氏法洙滌皆庠生不肖子三長
履淳沈出娶朱氏封安人太學簪女嘉靖戊午舉順
天鄉試壬戌會試中式引疾歸隆慶己巳調選授
刑部主事改尚寶司丞庚午建言廷杖繫獄逾年臺省申救子一心
爲民萬曆改元首詔錄用卒光祿少卿
材以予二品考滿廕爲官生次履準履洵皆顧出
準太學生追錄軍功廕叙仕娶沈氏惠州太守垣
女封宜人洵庠生娶徐氏常州通判梗孫女女五長
前劉夫人出適秀水進士項爲壽廣東次適進士
湯彬子承寵邑庠生定州同知沈出次適彭指揮端孫

樂善無厚產

卷四

五

紹賢金山後劉夫人出次適呂性祖秀水文懿公
玄孫府庠生江教諭沈出次適秀水太學生吳紳陰
縣顧出敷道子二長昇王出早卒無後次嚙字潔
甫配李氏子六吾匏子二長暘字明甫次旦早卒
無後行道子一啓字復甫娶趙氏繼費氏子二順
道子一晰娶費氏從道子一昱字賓甫娶某氏自
始祖至敷道及樂耕潤甫皆葬祖墓先君墓在長
水鄉勾塍山形如點地梅花蒼谷墓在洵涇塘東
五里橋西懷核墓在蒼谷墓後里許樂善墓在洵
涇塘西嗚呼惟我始祖至今且二百年與梅園之

費長水之李陶涇之劉世爲甥舅之族乃今李劉
宗人繁昌至三四百人科貢不絕世濟其美費自
先外祖後無仕進者然子孫亦近百人惟予宗族
鮮少豈祖宗積仁累善而後弗能繼歟凡我兄弟
子姪輩幸相與力行善厚勤生儉用學文修行以
光紹前休哉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五

傳

杜生傳

雪菴和尚傳

南溪先生傳

王鶴山小傳

華職方傳

湛泉王公傳

陸長君傳

張淑人傳

李宜人傳

有序

吳節婦傳

哀烈胡氏傳

祭文

祭吳南溪先生

祭整菴羅太宰

祭仰崕胡主政

祭苑洛韓公

祭吳憲長

祭戴鄆南

祭屠東洲中丞

祭范贈君

祭于二尹

祭華海月贈君

祭華水西年兄

祭徐東園

祭陣亡采馬滿三揮使

祭項瓶山

祭同年張淑安母

祭年家徐母趙太恭人

祭胡柏泉母

祭王樂湖母

端簡鄭公文集卷五

子履淳輯 孫心材訂訛

傳

杜生傳

杜生宋陽翟人也不知其名入皆稱爲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與兄嫂力耕自養既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受則遂攜妻子走城西里中倩草廬而居廬前有隙地數丈周匝皆槿籬籬中密植菜窠花卉籬外桑柘數株當是時生理益窘乃爲人選日賣藥人謝之布粟薪鹽卽受謝以金錢不受也子旣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嗟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于是呼鄉鄰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鄰愚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謝錢卽與鄉鄰時時端坐蓋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携老妻坐桑下納涼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頃時但無用世無求于人不能遠出

耳問生何以爲養曰數年前業薄技今直耕田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觀何書曰鄰翁遺一書抄本也無題欸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顧忘之其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此書曝之日中有過客見而愛之索之去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臥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强讀子可宦否曰村朴兒何能宦然執性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懼愛然亦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閤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答曰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五

二
陳元三

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客亦不往富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敬愛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浹洽然或經月不往來亦不相呼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饑倦爲菜羹餽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或携酒飲生生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而已生氣宇閒曠言論精簡頽然山立不見喜怒無問賢不肖皆知其爲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

論曰余讀後漢書極慕申屠生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搖其神不失其身不托交于人郭林宗符融殆有愧焉謂其不能忘情于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因鳩隲其事作杜生傳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五

三

於八十三

雪庵和尚傳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卽不殺請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林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可亟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敢顯言言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弃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酤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

甚王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

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

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

曰楊公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

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

南溪先生傳

先大父東谷先生以蔡氏書教授門人登科貢者百餘人雲谷朱先生名最著雲谷之門人南溪先生名最著先生之門人類多文行著名惟余不敏學殖日落乃今抱病歸耕方圖卒業而先生殞矣作南溪先生傳先生姓吳氏諱昂字德翼別號南溪上世自勾餘徙家海鹽五世矣父贈君寬母鄭安人安人少寡秉節教先生喪父時纔六歲端穎不凡出就外傳卽知嗜學習禮項大父括庵翁遣學於雲谷雲谷顧諸生中獨吳生沉潛力學善問大奇之先生亦博讀經史及宋四子書歎曰學莫先於主敬名其讀書處敬齋弘治甲子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是冬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弗善耕織先生教之解耕織宜城人喜曰吳公衣食我宜城邑諛先生廉靖務休息暮年孚洽村社中皆尸祝吳公正德丁卯更新建新治江西會城當是寧庶人驕索租甚橫民不堪結寨丁家山拒庶人諸大吏劫庶人積威低頭不敢出聲庶人曰新建人反諸大吏亦曰反先生獨抗言新建人非反者特畏死相救知縣當以法諭令解散輒以反名不

端齋全集

卷五

六

三八七五

山東按察副使兵備淮揚治徐州未上明年致仕又明年母卒戊子家拜山東按察副使仍莅徐州時江淮饑先生請漕臺賑議且上陞福建叅政當是時桂文襄公驟入吏部爲尚書感上恩日夜咨訪人才魏莊渠先生歐陽恭簡公力薦先生故先生至徐僅逾十旬遂擢入閩庚寅侯官囚逸出殘方面是日先生以括庵翁愍忌素服齋居諸囚亦相戒無害叅政明年進右布政使出納清允府史不能爲奸利同事人忌先生異已出金饋先生却不受同事人益愧有後言又明年五月震樵樓先生曰閩災也罪在官長吾備位方伯閩長官也敢不引咎卽日上疏請老疏二上始得致仕先生歸携圖書數卷閩士民歎慕攀援設供張祖道者幾千人先生歸溪上居故廬力耕數年稍積田穀構萬卷樓積古今書日坐樓中遠覽旁搜贊幽詮課契悟既深率履尤篤若乃國朝文獻時政緩急修輟更絃咸有條理既老而傳時時扁舟訪舊道古規今油然終日或徒步市井混迹漁農怡色坦懷賢愚欣附丙申海潮逾隄漂民田廬上下官司交相蒙蔽禍賴民嗷勢不得已苟且興役增卑

端齋全集

卷五

八

三八七五

補薄應故具文輒稱功樹石謂可百年無事曾未
逾時潮患益急功力蕩費轉展歲時耕收並廢先
生上疏乞專勅京朝官一人鳩工繕治始下江東
撫臺議督水利僉事黃光昇經理出入兩載工乃
就緒已亥歐陽公特疏薦先生是歲大饑先生緘
救荒活民書請賑上官不答癸卯甲辰又大饑先
生再上書又不答是時吾邑人死徙轉粥去者不
知幾萬人盜賊公行殺人莫敢誰何先生歎曰荒
且亂矣不如無生獨抱隱憂因而感疾龍蛇之交
忽焉長逝嗚呼惜哉先生天性孝友痛贈君早世

端簡鄭公集

卷五

九

八 三百九十九

歲時饗祀拜跪涕洟事鄭安人尤極愛敬溫衾清
枕至老不衰又能表異忠幽崇護賢達方洲墟墓
松楸鬱然異隱文章流傳海內皆先生力也先生
讀書主宋儒說傳以漢唐注宋疏近世學術心嘗
疑之每曰毫釐千里可不慎乎晚年好觀周禮疑
後儒亂經乃叅訂諸說附以己見著爲成書名周
禮音釋嗚呼先生懿質淳衷清心寡慾克之問學
涵養深厚故能出處輝朗始終令獨譽流鄉曲望
隆朝野云誄德考行宜受大名執友門生共薦嘉
謚叅政平湖趙公漢曰禮無私謚南溪效法程朱

師尊孔孟新學日煩卓有定見宜稱曰崇正先生
論曰余讀明名臣錄錄中有兩方伯天台陳公華
亭夏公二公皆人傑也先生學行純固如天台先
幾明哲如華亭而安貞履順歛華就實先生尤不
可及矣

端簡鄭公集

卷五

十

八 八十八

王鶴山小傳

鶴山王先生名激字子揚浙東永嘉人沉穎堅肅有風槩旣鄉舉益交海內名士相磨切晚成進士令吉水召拜考功主事歷文選稽勲至郎中考中當是時舅氏張文忠公爲大學士有寵於今皇帝柄用輒以喜怒進退人子揚能調護善類脫其荼毒已而稍稍引避辭文選郎中去南京爲通政時貴溪嚮用與文忠相持文忠又欲挽子揚相左右改清黃通政進國子祭酒未幾比文忠寵衰勒致仕去今皇帝亦厭惡其黨子揚遂引疾請告

端簡鄭公集

卷五

十二

三百七十一 戴洪

內批得致仕逾年病卒初子揚居白鶴山中讀書飭行負盛名又其才諳幹局自足表見於世顧以舅氏故驟起驟廢廢卽不復起竟坐是抑鬱憤懣交游中有志節者多疑之悲哉子揚友誼甚厚雖十年不通一書者未嘗不用其情也爲文章簡峻有氣力吏事精強持體要兼治詩春秋有議疏存其家尤喜仙佛外家語時附儒書爲人談說嘗曰孔佛一道耳其通遊知往來存謝不啻蓋天資潤達不屑曲謹固然其大節不可掩文忠素不喜余非子揚得禍且不則其卒爲位哭之七

目而除

論曰甚哉自樹之難也以故君子寧愛身以遂已無寧貸時以便人使子揚以縣令歸山潔志峻節心迹之際矚然矣顧其意亦欲委曲盤桓救十一於千百而卒莫能諒其心也

端簡鄭公集

卷五

十二

八十一 戴洪

華職方傳

君姓華氏諱鑰字德啓別號水西上世居無錫南齊時有孝子寶孝子十八世孫榮仕宋居汴其曾孫承事府君從宋南渡復歸無錫無錫之華皆祖承事府君父肯齋贈君承事十世孫也敦愿有隱德君幼秀穎年十五例入國學壯益英爽矜名節贈君持謙約輒有外侮君左右之侮者稍沮年二十四贈君歿內外窘急君經理喪葬甫畢卽條畫家務諸橫逆者忌君謂家且復振百計中傷君竟能自脫於險嘉靖壬午入南都從學矯亭方先生

端簡鄭公全集

卷五

主一八

端明

是秋以朱氏詩發解南圻第一明年賜進士出身第二授戶部主事踰月調職方職方劇司君才明敏暇卽下帷讀書甲申秋議禮疏上杖闕下丙戌陞員外郎監試武舉戊子陞武庫郎中充浙江考試官北還永嘉見試錄文喜欲改君翰林君不應永嘉始不悅庚寅調職方郎中郎中掌將校黜陟類多承順有力者上下相蒙爲奸利卽不敗幸得美遷亦負清議否且低頭隱忍俄引疾去君獨不肯依附永嘉遂憾司馬李康惠公顧獨倚重君君條奏按典法傳經義融朗勁達公每見君輒喜

諸朋儕緣是亦相忌先是君爲武庫見上諭斥

永嘉勅有中秋對月詩三章錄示余余急謂君且焚其草勿傳示人然已致諸友人友人壯而快之轉展相傳誦不數日永嘉復召至朋儕欲擠君者爲永嘉誦君詩永嘉果大怒永嘉姻黨陳叅將欲得錦衣君以首相與錦衣相表裏禍且及善類遂疏請勒陳去未幾陳發憤死永嘉益怒汪中丞鉉欲入吏部急君請司馬廷推汪提督團營汪又大怒曰華職方故阻我陝西胡巡按嘗冒軍功求陞不得憾君至是受願指劾君言道中獲將官營陞

端簡鄭公全集

卷五

十四

端明

書書中有華職方金若干君抗疏辯且乞解官歸聽覈已而多官窮訊無驗胡竟以他罪削籍當是時諸骨鯁大臣相繼去汪遂入吏部考察京朝官君竟以胡謗故被指摘諸忌先生者又組織無根事必欲逐君自是不得還職方矣君嘗筮易得賁之明夷更號白賁子曰著書賦詩治園池雜植花果自娛徧歷江東名山水興至浩歌劇飲翛然物外上官慕其賢求一見君深謝曰吾不任冠裳也戊戌冬君母太宜人病日夜視醫藥請亟治君恐傷母心忍不言病母卒尤力疾持喪禮病益深竟

不可救呼子泮謂曰人生修短有數直恐素行愧天日耳吾死且無憾惟汝學未成勉自樹立擇師而師擇友而友明經修行無殞世澤吾死且無憾年纔四十六君儀觀雅潔外若欽約而神采毅然言論鏗鏘道述今古令人喜聽性明銳有經濟才不肯詭隨人人以故寡合諸與君遊者又多直諒端方君子不屑曲相援引以故君一廢不復起君博學明諸經尤精於禮所著有禮記集註若干卷集註尊洪武開科詔本古註疏以正陳氏之誤一時好禮儒碩皆是華氏說文章精健叙事疊疊明端簡齋文集 卷五 主 三百六十六字文

瞻如與人對語古詩似魏晉律似杜書法似虞柳有文集八卷勝遊集三卷

論曰余與君同年進士仕職方朝夕繼見相規誨也所與來往者皆一時雋達乃今二十餘年化爲小人者不知其幾君獨抱堅貞皦然不涅於緇垢矣

湛泉王公傳

嗚呼吾友湛泉王公今天下第一流人物也公年四十三服母喪走使至金陵問銘於余今纔十有四年乃爲公作傳乎公名與齡字受甫山西鄉寧人世有隱德祖文封承德郎彰德府通判父爵累官至知薊州封吏部稽勲員外郎母李氏封宜人正德戊辰七月辛丑公生於宣化里幼奇穎丙子年九歲隨父彰德與兄培齡同受業於崔文敏公嘉靖戊子舉于鄉明年兄弟同登進士初授蘇州府推官廉平執法御史大夫御史交章論薦陞戶

端簡齋文集

卷五

主

三百六十五字文

部主事旬月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丙申遷稽勲員外郎丁酉請告歸適遭父喪祔舍如禮庚子還朝會文敏公卒公疏乞送母至彰德經理其喪葬壬寅轉文選郎中公在文選秉政嫉邪直行已志條上清銓衡四事必欲剔洗奔競請寄汚陋卑佞之習薦起周公用熊公浹唐公龍萬公鏜時冢宰許文簡公又能信任公仕路稍清會諸城分宜脇權黷貨爲人求高貲善地無虛日癸卯秋公發憤上疏訟言其事諸城分宜餽詞巧詆幾中危法賴天子聖明奪官去余時爲考功郎中代公文

選五閱月謫官去自是權貴人勢益張未幾分宜傾諸城父子並削籍壬戌分宜亦敗孽子世蕃伏誅籍其奸賊金寶數百萬計蓋銓曹不得其職者且二十年于時朝野善類喁喁望公旦夕且起而公以甲子十一月壬戌卒於家年纔五十有七公丰神秀朗孝友純備學討宏博材猷敏達毅然自信利害毀譽不能搖奪好善惡惡別白太分明以故居官居鄉善者好之而不善者亦或惡之去國之日行李蕭然琴鶴圖書不滿一車都人聚觀歎息泣下既抵舍結廬姑射洞天濯纓汾曲躬稼龍門足不及公府口不談時事絕甘分少周贍宗戚啓迪後進勤勤善誘學者稱爲湛泉先生公自稱白鶴山人所著詩文若干卷門人西安同知李愚梓行于世配高氏封宜人克守內則子男二長整縣學生文行不凡次敕早卒孫女二關中谿田馬公嘗爲平陽四賢吟謂忠定韓公恭介陶公恭肅張公及公人咸以爲允

論曰余爲宰屬六年僚友先後二十六人端忠清諒如公者纔二三人又皆不能久於其位天之生材甚難而才之用世尤不易也悲夫

陸長君傳

陸長君者世縣歸安歸安有東澳村村中多平田奇樹長君自善璉村徙東澳東澳之陸皆祖長君長君名瑜字文珪自其高曾世世善馴儉朴至長君明毅方果不屑後人又能折節重然諾趨人之急人有德長君者長君不自德也狀貌奇梧稱其心度年且少有司授之後役辦授之鄉稅稅辦鄉鄰有相讐者皆請於長君長君一言即聽長君又非飲食草薦布被往來村落中不費人一菜果僕亦解長君意戢戢自歛長君妻占溪沈氏又賢

長君三十二殞矣沈能撫其孤濂日夜織紉自養茹荼揮血矢心靡他暴豪欲奪其廬沈不可竟不能奪乃今廬尚存樛樛蠹瓦皆勝國時故物語悉華亭錢太史傳中長君且死力疾擁樹濂疾聲呼沈曰傷哉孺子以累汝慎無隕家祏及濂壯及稍稍自振濂三子時中時和時雍中與雍與余同舉於鄉雍又與余同舉進士二子皆懋學篤行不狎時俗歸安人皆曰陸長君有後宜哉宜哉海陽盛太史表長君墓稱長君死而爲神歷歷有靈異水旱疾疫輒祭長君于社

論曰鄉曲中豪有力者往往削貧弱設財利已快
意甚或武斷扞文罔長君才氣足以服人然厯厯
守矩矱不爲抗暴竟不壽而死節婦之貞素皦然
長君儀刑遠矣陸氏之宗賴以益昌豈偶然哉

張淑人傳

誥封張淑人太宰直齋先生屠公元配也世爲廣
西平南人高祖福建政和令某曾祖廣東翁源教
諭輝祖南京戶部主事廷綸主事君晚歲徙居桂
林之全州桂林屠爲著姓累世樹德迨太宰之父
侍郎公文行有名與太子少傅叅贊機務大司馬
深偕計春官相友契甚淑人少傳公仲女也幼柔
慧靜專母韋夫人教之內則女訓諸書史卽解大
義教之織紉蠶績卽習其事于時太宰悼年失怙
無童心秀穎喜問學雲南憲副包公裕少傳公同
端簡鄭文集 卷五 三十五夏云
年進士屠又甥舅之族曰是子是女天作之合余
執柯焉遂成二姓之好太宰弱冠登鄉薦親迎淑
人淑人旣成婦盡屏金珠錦綉居常荆笄布襦不
尚華飭盤飧簞食澹泊自將乃至喪紀賓筵祀祭
吉凶之禮必致其豐潔事姑王太淑人曲盡婦道
事太宰尤恭慎當饋不敢先臨務不敢遂若乃恩
遇宗族禮接姻黨拊輯童僕周卹鄰曲咸有節適
人皆宜之德音融融內外無間矣淑人年三十六
始舉一子以產難故不育遂獨處一室不復與太
宰共榻亟請置側室爲嗣續計初卜陳氏得子炳

言未幾陳卒再卜張氏又得子炳哲炳哲週晬而張卒淑人抱而乳哺之淑人既病凡醢醢諸物悉封識付侍兒令謹其蓋藏裳衣簪珥手自披檢均授子女疾革時顧二子曰吾其歸矣兒竟無母以累汝父奈何宜勉讀書學禮素爾勿忘期紹前烈又曰兒白汝父吾屬續日附於身者布縕足矣勿用紵練吾平生未嘗出見外客親賓弔者無勞臨奠閨壺女流不敢當此禮言訖凝然而逝已而太宰閱故笥得封牒啓視之乃淑人手書曰一介寒儒叨官二品既衰病不堪報稱宜亟求退以讓賢

端簡鄭公集

卷五

主

陳南三百八十六

者太宰方懇疏乞休 今皇帝溫旨勉留諸公卿貽書皆言檢狃孔棘大臣義不可求去以故不敢再請見淑人書益悲感淑人約身閑家動存繩墨里言俗諺不出諸辭氣墮容遽色不形於宴私雖父與夫並八座大臣而勤儉孝敬終始不渝隱然有士君子之行故其生死之際神識不亂如此太宰歷官兩京今且三十年清心純德孚於朝野謂非內助之力不可也淑人歸太宰十九年始封安人又四年進封宜人又四年立 皇太子朝賀兩宮受白金文綺之錫又六年進今封又九年嘉

靖辛亥五月丁未卒於南吏部品官宅距所生弘治壬子十一月享年六十某年月日葬始安嶺先塋子男二即炳言炳哲炳言受廕爲太學生炳哲纔八歲女二淑人於諸子女恩勤如已出一錢尺帛不入私篋旅櫬南還二子墨客素願銜恤行慟淚薄靈衣道路悽慘太宰曰惜乎夫人不及見二子之成立也傷哉

端簡鄭公集

卷五

主

陳南三百五十一

論曰余讀古經訓考女德蓋書春秋者三十一人詩論歌九十一篇類多逸民烈士賢公卿大夫之妻皆足以徵箴圖樹風聲垂壹範然逮下之德惟周南有之豈非愛欲之感天性所存乎淑人早悟淨因過謀側室肅雍相濟成茲福履鳳毛麟趾卒行屠宗樛木蠡斯不是過坤道無成刑于之化其有自哉其有自哉

王母李宜人傳 有序

嘉靖壬寅癸卯間山西湛泉王子爲文選郎中余時在考功交相砥礪務直躬潔已爲國家進賢退不肖必行其志乃已而王子發憤抗疏忤時宰賴聖明憐察解職去未幾余亦謫江渚蓋不相見者九年於茲矣余趙起仕路進退維谷未能自引去而王子藏修克養清風勁節名滿海內海內善類無問識不識皆傾嚮王子乃今不遠數千里遣從子士至金陵致母氏行狀問傳於余作王母李宜人傳

端簡鄭公集

卷五

五

三十九

傳曰王母李氏世河東聞喜人父文繡以儒術起家爲豐潤主簿母任氏豐潤君初貧力學黌舍中母時纔十歲日與鄰女採薪櫛野蔬夜卽紡織易粟比豐潤君改應鄉寧且耕且讀書母乃携饁求桑凡以贍給朝夕者辛苦萬狀豐潤君年五十有子矣母亦稍長乃秉志陰禮守內則誦女訓不踰畿闕大人擇配歸太守王公王公鄉寧大族沉毅寡言有才智母謹事之饋中牖下咸有節適嘗曰祭與養皆婦人事不必其豐必致其潔姑盧宜人性端肅母恭孝曲當宜人意正德癸酉公謁選上

端簡鄭公集

卷五

五

三十九

京師盧宜人念子憂成疾母調甘嘗藥寢食靡寧號呼籲天求以身代竟不可起母茹荼揮血周旋喪紀棺衾含禭總總如禮丙子公通判鄴郡鄴郡中原孔道政劇多豪強難治公每戴星出入母上奉尊章下育諸子義方之訓嚴於過庭非師弗師非友弗友也嘉靖乙酉公晉知薊州漁陽邊郡尤難治治行尤著蓋公歷兩郡十五年母荆筭布襦無金珠長物公清白無玷堅鯁不回謂非母有助焉不可也戊子公謝政歸河汾已丑元子培齡仲子與齡同舉進士與齡卽湛泉辛卯湛泉出蘇州府爲推官母從之居吳甲午湛泉入吏部丁酉湛泉請告歸逾月而太守公卒母喪太守公亦如禮壬寅湛泉總銓部母從之京邸朝夕誠諭益切曰兒勿黷貨勿俛仰依附權貴人勿詭隨徇俗兒惟用天下好人答聖明我心卽悅湛泉受命惟謹癸卯秋湛泉歸山奉母極愛敬母心安焉益康樂強健庚戌六月辛巳無疾而卒年七十有二子男三人其李喬齡孫男二人曰整曰敕喬齡整皆縣學生母性稟夙成習學有素以故敏慧而安和慈順而儼恪儉猶葛覃勤卽雞鳴愛洽鳩鳩惠深樛

木敦叙宗黨輯拊童奚憐貧敬老有施無吝可謂
淑女令妻壽母者也若乃處約則服勞以裕蠡居
豫則謹度以閑家思初則黽勉以效績閒居則凝
靜以怡神雖士君子信道好修者不是過也狀言
母食糗啗素三十餘年金剛圓覺觀音諸經不離
手焚香默坐時見金光滿室歿後七日五鶴自空
而降回翔哀鳴極次者久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吳節婦傳

吳節婦者平湖鄭氏女也父肅娶於茹雍敬一德
寔生節婦節婦幼閑內則年十七歸海鹽吳贈君
未幾贈君歿矣當是時節婦纔年二十八有兩孤
日夜躬衣食教之茹茶揮血益久益勵蓋五十年
年七十八而終人咸稱爲吳節婦云節婦執勞自
飭蠶績織紉寒燠無休時姑且亡呼幼女屬之節
婦以累汝節婦育而嫁之穉矜九十事其舅始終
極恭順雖魚菽之薦筐筥必自蠲曰養與祭皆婦
人事敢不虔韓妣暴疾死無能飲節婦以者
襚焉節婦又能念父母孝敬不衰歲時上塚輒泣
下徘徊不能去時時述贈君長厚事教兩孤曰而
父宜有後憐結酸愴然亦未嘗夜哭也仲子今宜
城時分祿遺節婦節婦曰嗟乎祿養汝廉輟汝祿
無妨汝廉乎慎無復爾旣封太安人貴矣益纖儉
居約一布被更六十年綴緝不忍棄歲饑徵責且
棘村嫗或以告節婦曰民不厭糠粃忍更涸其髓
謂仲子盍言之郡事竟弛正德中有旌典邑中賢
豪父老白之有司皆曰吳節婦綜家迪子劬力苦
心迹其堅素允宜應詔節婦則謂仲子曰從一而

終吾盡吾心焉耳吾業受封敢傲再命汝亟謝以故有司輟弗請大夫士能文章者相率爲節婦詩天子制詞亦謂節婦端莊勤儉云兩孤者長昇仲子余師也諱昂仕至福建右布政三疏乞歸篤學粹行海內名德

論曰余讀古經訓至於女德書春秋者三十一人詩論歌九十一篇惟紀叔姬衛共姜之節最著可不謂難乎矧道塞學荒士鮮操概女婦何以稱焉吳節婦矢心靡他卒葆吳宗以昌其後難矣哉語云忠臣孝子多產於節婦之家彼其隱衷危慮積

端簡鄭文集

卷五

五

元二

苦叢憂惜恒精誠孚貫天日非偶然矣

哀烈胡氏傳

哀烈胡氏江西南城楊華妻華與父行賈其母淫於羣惡少胡氏孝謹曲至姑與羣惡少飲食必呼胡執酒餞侍左右胡不敢辭姑恐胡洩其事與羣惡少謀并汚胡塞口胡不肯姑毒手捶楚數百胡不能忍走投井中鄰伍人聞之急出諸井中鄰伍人或告胡氏母兄弟故母兄弟亟問胡胡輒對曰姑善罵人鄰伍人妄言耳姑又夜半令惡少入胡寢胡大驚匿地下姑與惡少牽其髮痛捶之胡欲呼求救聞姑聲不忍呼竟忍痛已而惡少又好語

端簡鄭文集

卷五

五

元二

怵之胡曰有死而已姑益憤矯不孝告諸縣官縣官微聞其故召密詢胡胡又哭頭搶地言婦實不孝縣官不能詰遣去未幾行賈者歸胡泣謂夫曰家足溫飽自今勿更涉江湖夫意胡戀已稍不悅母覘知卽密謂子汝婦有他志汝勿復行賈即行賈遣汝婦去別擇良家女子信母言大怒斥胡汝亟決去不去吾殺汝胡哭曰吾寧受君刃死君前不恨誓不出君畿又頭搶地哭夫稍遲疑且竊聞鄰伍人笑言竟不遣婦去乃與其父復行賈姑與羣惡少厝火薪中置胡室火未及起姑大聲呼婦

竊財欲逐人去焚我廬持鐵槌撈胡幾死與羣惡少謀再告縣官可必殺此婦一惡少不可曰前此縣官稍疑此聞時時遣隸踪跡幸少忍吾輩直殺之易耳乃數月羣惡少囊沙數升與其姑半夜入胡寢呼胡謂之曰汝能從此諸少年姑婦好如初即不從今晚必殺汝胡徐應曰分死久矣不忍負姑家隱忍至此幸姑憐而活我能事姑姑益怒羣惡少共縛胡置地下持囊掩其口鼻胡宛轉未即死姑拔簪抉其左目羣惡少挺折其臂胡遂死姑與羣惡少急舉火焚其廬將號市人謂胡死于火也火竟扇不起天明矣鄰伍人知之羣相呼或哭號于市胡烈婦死矣盡市人走觀姑及羣惡少愕立不能走盡縛詣縣官具服讞報當南城士民萬口一詞稱胡氏貞孝徧告上官巡撫王暉聞於朝禮部請如盱眙何氏雙貞二女賜祠祭制曰可祠額哀烈與論祭有司仍歲時祭羣惡少咸從重典論當是時南城士民鳩金錢立祠有司稍助材木嘉靖庚子祠成

祭文

祭南溪先生

嗚呼先生粹質淳衷潛心篤行學本存誠教專主敬乃迪王庭遂勤民政德藝姬髦循良漢令入登曹省出踐藩臬三分閩符再秉楚節吏畏其明民懷其潔介而能容和不可替鄉崇秀達國推俊賢少需旬朔坐躡衡權曾不終日高尚靡堅鳳翔千仞龍戢九淵圖書萬卷早夜精思寤寐周禮歷覽旁咨輯爲音釋百世可垂見諸行事文不在茲嗟余小子學於先生年幾弱冠寔荷陶甄修辭砥節善誘循循經師人師時孰與倫傳而不習竟爾沉湮業荒行毀履險蒙瘠宮墻可負忍辱此身一違顏色忽更六年比歸海曲徒拜几筵典刑如在音容杳然陳辭薦藻有淚如漣嗚呼先生岱山北斗白日青天幾先殆庶禮中周旋出處輝朗始終令燭神在帝旁陟降翩翩其來欣悅望此哀虔

祭整庵羅太宰

穆穆 敬皇稽天額俊景運式開英髦彙進公際
其時發解南服大對洋洋重瞳屢屬益自警惕有
美弗彰揚金楚璞素履黃裳入肄秘館出踐瞽宗
學討宏遠模範溫恭乃貳太常乃貳太宰三禮是
寅九德斯采迨秉留銓聲實兼懋宗工大儒誰出
其右盈庭之議非公弗睦公拜元卿賢於夢卜方
瞻繡袞遽戀尊魚羣疑未忘朝端若虛龍戢九淵
鳳翔千仞樹蕙滋蘭深棲遠引充養粹完先知先
覺力屏喧呶發揮正學虛心平氣論難諄諄予豈
好辭啓迪後人劉子傳經馬君述史公豈無心時
止嗚呼我公閱歷三朝諳練既久詩曰老成
書云壽考登公鼎鉉虞敷衡置公左右孔思周
情公不可召孰尼公行厥施弗究嗟乎蒼生某等
分職南都獲繼後塵憶公顏色仰止丰神訃音忽
至信耶或訛天不憖遺傷如之何嗚呼我公岱山
北斗白日青天神在帝旁陟降翩翩緘辭千里敬
奠几筵公其欣說鑒此哀虔

端簡齋集

卷五

五

三

水

祭仰崕胡主政

嗚呼仰崕權穎文林濟揚洪緒射策彤墀列躋高
第南曹拜官初騫雲翅共謂層霄跂予可致對鵬
與妖吞瑰兆寐嬰疾牽綿忽逃二豎生之實艱奪
之胡易依日凌霜鬱爾奇志譬彼瓊瑤造物所秘
鏤彩韜輝俾世乏匱又如嚴霜羣條並瘁無擇芬
芳摧此蘭桂嗚呼橫目之氓接趾比屋有偉才彥
亦不偶然長養培植匪人實天得士如君天故殲
旒冥靈何德獲衍長年日及何辜頓隕朝煙君方
強仕恭溫寡愆高春尚遠曠輪遽旋賀門未闔弔
廬已填宵邈茫昧天局問焉某等桑梓風期萍踪
宦侶昔聯騎輿今阻笑語修夜不陽悲哉已矣非
來祀流孰不酸楚陳牲于俎注醑于鍾葦輶素旄
歸逐飛蓬埋玉何地衰草寒封輓謳不竟寫悵長
風

端簡齋集

卷五

五

三

水

祭苑洛韓公兄

秦中之韓材俊相望爰有長公修名益昌約身勵志
華實寒細弟兄師友道德文章譽流月旦惠浹
甘棠乃周行義而漢循良蚤辭朱紱邁返素裳棲
遲林壑既壽而康卓哉仲氏金如玉如思兼禮樂
蘊發圖書埶頽鴻隕曾不少延白頭聞訃瘖若童
年某等銓曹先後異姓同心覩茲友愛悼念彌深
緘詞千里敬奠几筵慰爾孔懷鑒我遐虔嗚呼雲
黯黯兮白日闌木葉落兮秋風寒鴈孤鳴兮悽以
酸注行潦兮酬江干望靈旗兮何處瞻舊宇兮盤

端簡鄭公集

卷五

三

二四八李永

桓

祭吳憲長

代作

穆穆憲祖顯有令德惟人斯作惟皇之極姤遇泰
交罔匪俊塞兄際其時抱策談經鴻漸于磐鸞振
于庭素心直道偉貌脩名
肅百僚截截風聲出憲于藩荐歷佐長陳臬是持
周咨弗爽繁秉殷綱寧踈漢網碩位未躋辭榮請
告陶賦歸來齊歌高蹈春煦秋陰崇厓深澳飾巾
待期從吾所好嗟兄於我連茹同征歡偕魚藻寵
洽鹿茸庶幾携手皓首爲程何如四紀落落嚶鳴
豈不懷兄亦有簡書一緘千里日月居諸忽承哀
訃我心躊躇今其已矣感舊思初嗚呼王貢情違
國罕交絕愬遺莫逮餘微未竭潦酌谿毛爲兄遥
設燕樹江雲山空水咽兄盍鑒茲其來欣說

端簡鄭公集

卷五

三

二四十三李永

祭戴鄧南

綿綿戴宗世濟奇良或登廊廟或晦耕桑淵源鄧
南肯構而堂掄經畿府抱策明光雄才脫穎雅度
含章清修苦節華實寒細婉詞正色春藻秋霜始
官民部介勵自將出納惟允夙夜不遑昔聞易簣
子寔辭牀充子之志白賁黃裳天胡弗弔胡忍子
戕嗚呼戴子余知子文亦知子心子不余負余亦
子欽嗚呼戴子鶴髮在堂鳳毛在室造寢過庭能
無增恤嗚呼戴子韜爾靈懿葆爾精英同根互宅
一死一生胡壽非天胡壞非成青天白日懸此素

端簡齋集

卷五

五

八二頁八十七陶思

旌

祭屠東洲中丞

嗚呼我公世德克紹直躬不渝蚤登甲第夙負經
綸駁歷藩臬秉法臺省蓋有汲長孺之堅貞而不
憚有包孝肅之耿介而能容有呂獻可之先憂而
不忍於去國有杜祁公之持正而不屑於絕人是
以上簡宸衷下孚羣望豪權斂手庸鄙革心真三
代之遺直百年之間氣也若近代太康鹿邑鹽山
浮梁可謂先後頡頏者矣天不恕遺傷如之何嗚
呼霜臺寂寞梓里蕭條我亦何心爲公長號東芻
豆脯再拜陳辭洋洋玄旒神之格思

端簡齋集

卷五

五

八二頁八十三陶思

祭范贈君

攜李之范世濟賢科惟君遵養晦迹泉阿蕭爽自
任狂直無叱或歌而鼓或醉而嗒豈能矩矱隘我
軸適循循訓子弗弛弗苛左經右史師規友摩早
登天府秉節馳軻祿養方茂遽罹寢疴曾未日昃
隕此黃番銜恤行慟傷如之何嗚呼薦爾湘滯侑
以吳纖慰爾令子毀無過憖強乃饘粥慎乃廬苦
約躬飭行妥爾玄潛

祭于二尹

蜀有壽俊允惟柏莊慈明洵訪愷易醇臧文章羽
獵惠愛甘棠乃周行藝乃漢循良早辭朱紱反茲
素裳山椒水滙屏迹耕桑豈無矩矱遂我徜徉官
評士論孰低孰昂循循義訓弗弛弗苛左經右史
師規友摩梁瓌蜀錦並掇賢科祿養方茂遽罹閔
疴曾未日昃盍鼓盍歌銜恤行慟傷如之何

祭華海月贈君

循循華翁韜迹中林溫恭成性孝友因心隱非狷
約仕肯侵尋葆靈蓄懿既積既深克有令子繼述
欽欽左經右史師規友箴康侯偉器大雅遺音式
登膺仕祿養方隆天胡弗弔罹此閔恫嗚呼云云

祭同年華水西

遙遙華宗世濟奇良宋以忠奮晉以孝章淵源贈
君肯播肯堂君其冢胤鳳翥龍驤掄經畿府抱策
明光雄詞金石雅度珪璋辯驚筵座翰絕縹緗始
官民部再歷職方陳圖畫策燁燁周行婉詞正色
春藻秋霜赫彼時宰肆其堅彊如川之潰如火之
煬金吾冢宰左笙右簧忤顏抗議願指中傷俗憎
雋秀世嫌勁剛竟罹置戾屏迹耕桑助庸未竟著
述自昌詩言匡鼎禮云后蒼官評士論朝低夕昂
洗然無愧孰否孰臧嗟我於君壬癸聯翔墳簞等
義蘭莊同芳歌我伐木藉爾承筐十年不見問我
滄浪我曰螻蟻君曰岐羊君曰陳辭我曰括囊箴
言觀行慷慨鏗鏘曾別未幾倏爾云亡訃承令子
我言悼惶遙慰爾知莫此椒漿嗚呼玄旗央央素
雪荒荒青天白日而不可量吁嗟乎君其來樂康

祭徐東園

我朝鷹揚元勳軒龍懿戚未有盛於公家者也先王佐 聖驅胡功高伊呂嗣公托孤效節志慕夷齊自茲以後世篤忠貞或躬耕故里或綰綸留都逮至莊靖敦詩說禮亮國閑家上簡宸衷下乎士論休哉烈矣公莊靖仲子也孝友同心謙良率物莊靖寔鍾愛焉盖有信陵孟嘗之風而耻於豪俠無魏其武安之靡而未嘗以聲音顏色拒人况鳳毛麟趾無忝義方緯武經文世濟其美以故縉紳君子樂與公遊而公亦樂與縉紳君子相存謝也

端簡鄭公集

卷五

望

二百二十七 李文

某昔寓金陵周旋樽俎談玄道古竟日淹留違離未久忽聞長逝臭蘭伐木傷如之何馳驅原隰未遑致奠每一念及恍接音容嗚呼生死生同根互宅孰常無常奚悲奚憐緘詞千里再拜匍匐公其鑒茲宛然降陟

祭陣亡采馬滿三揮使

嘉靖癸丑四月十六日

諸君皆勳閥元胄生長江南賴國家昌靈不識兵革邇因江南貴官豪族嗜利通番釀成禍變浙東西屢被其害吾邑斗逼海上平沙擁護盖自開國以來未嘗有海寇窺我城闈者今乃出沒兩浦倏去倏來遂令樂土幾成荒徼衛中總麾諸使君設謀奮勇出城力戰先焚其舟又擒其黨賊既潰散鄉閭晏然俄而後曹賊再至諸君欲殄殲寇讐抗績僚友率衆先登背城接戰竟殞其生嗚呼痛哉某卽刻接家書得聞其事南望揮涕不勝驚悼

端簡鄭公集

卷五

望

三百二十五 李文

旋念諸君之死於 國家有忠義之報於壙壕有保障之功光昭祖考澤庇子孫雖死猶不死也文武大吏必能表揚 恩命下臨血食茲土否則吾父老子弟當共圖之決不忍使諸君泯沒也再拜緘詞遣子生員履淳致奠英魂其鑒之同事効死千兵戶侯禮宜配食陣亡軍士皆有親上死長之義并具酒肉可呼而飲食之人還勿遽迅筆潦草嗚呼痛哉

祭項瓶山

惟公上世百年種德孰發其祥載封載殖桓桓司
馬功在社稷大叅繼之柔嘉惟則乃祖乃父孫貽
子翼乃有瓶山是承是式木訥近仁質直好義城
府不設表裏無二三策旣陳百里斯寄豈弟姬髦
循良漢吏入踐秋臺晉司符瑞十齡不徙徘徊卿
寺遜跡金陵奚擇而處東都西京于焉暇豫乃賓
四門乃總三署委蛇自公庶幾終譽蚤辭朱紱返
吾素裳山椒水渌樂且無央九淵龍戢千仞鳳翔
官評士論孰就我低昂矧茲庭訓師規友摩揚金楚
端簡鄭公全集 卷五 四三 五五三列

璞濟美賢科作之述之孰與公多曾未日晷盍鼓
而歌訃音忽至傷如之何某等分職留事與公後
先典刑如在音容杳然緘詞束帛遙致几筵公其
鑒而玄旒翩翩嗚呼悲哉

祭同年張淑安母

辱交令子異姓弟兄側聞母懿內則是程詩占窈
窕易用柔貞豈無陰教亦有神成施輦于室奠藻
於祊儉由葛覃勤即雞鳴人亦有言無非無儀惟
母之懿家人是宜言觀其夫抗志矯時清修贍學
經師人師亦觀其子雙鳳朋龜賢科濟美如墳如
簞寵章未逮祿養方隆旣豐其始亦令其終天胡
弗弔遽此閔恫訃聞東徼海曠山窮銜恤行慟落
日悲風嗚呼候玄霜兮素雪竟春草兮秋叢慰哀
忱於遙路寓澗酌於幽宮

端簡鄭公全集

卷五

四四

八

一百八十一列

祭年家徐母趙太恭人

允懿徐母克修陰禮內則蠲蠲九十陳儀閑家奠
牖雍肅恭淵彤管黃裳春桑秋葛弗懈弗專湛友
崔經效績夫子義方周旋成茲國器疏言勁忠吏
事旬宣講幄宮賓淳明慈諒朝野歸賢家慶未艾
祿養方隆胡不少延訃聞京邑純孝濟婁五內摧
捐卹典哀策賁始厚終有寵自天某等年家子行
迹繫風塵心馳几筵南望婁松薦毛陳藻鑒此遐
虔

祭胡柏泉母

於惟淑人生於名族宋子齊姜蚤閑內則彤管黃
裳天作之合爰嬪于胡饋中牖下學於舅姑詩云
窈窕易曰靜方儉猶葛覃勤即雞鳴人亦有言無
非無儀惟母之懿家人是宜宜爾有子溫共靖宣
緯武經文朝野歸賢惠問斯存德音載揚家有餘
慶國有寵章葆茲陰禮既壽而康胡弗少延遽返
真常瘠哉純孝五內摧傷某等辱交令子道誼周
旋迹繫風塵心馳几筵發引有日玄旄翩翩未遑
執紼抱此微虔

祭王樂湖母

允懿王母雍肅恭淵儉由絺綌勤即紘紕祔禋明
恤灑掃周旋含章行地義訓流川音容既戢稠第
無愆雙鳳朋龜賁茲綸藻祿養交殷遽罹凶憐望
絕秋雲情淪春草筵几徒存神形遂杳傷哉令子
異姓同心感茲大感悼念彌深溪毛澗酌再拜欽
欽喟然陳詞彷彿來臨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五

七

一多世夏云

端簡鄭公文集卷五

孫忠材校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六

碑銘

正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贈工部尚書石涇陸公神道碑銘
墓誌銘

四川按察司僉事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

郎楊公配贈淑人田氏合葬墓誌銘

延安府同知彭君墓誌銘

福建延平府同知封中憲大夫湖廣衡州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六目錄

一

二百九十六 蘇洪

府知府蔡公墓誌銘

梅塘盛封君墓誌銘

中順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致仕孫君墓

誌銘

海陽縣丞吳君墓誌銘

山陽知縣沈君墓誌銘

孫工部墓誌銘

錢工部墓誌銘

朱翁墓誌銘

廣東惠州知府鄂陽沈君墓誌銘

南澗徐翁墓誌銘

孫生墓誌

吏部稽勲郎中卜君墓誌銘

誥贈淑人王母顏氏墓誌銘

誥封李淑人墓誌銘

誥封恭人項母張氏墓誌銘

誥贈恭人錢母勝氏墓誌銘

誥封張宜人墓誌銘

殷贈君周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李母屠孺人墓誌銘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六墓誌

二

一百六十七歲終

樊母王孺人墓誌銘

朱母劉碩人墓誌銘

朱母馮碩人墓誌銘

墓表

浙江布政司都事致仕華君墓表

外王父福建建寧知縣費公墓表

行狀

南京光祿寺卿項公行狀

端簡鄭公文集卷六

子履準輯 孫忠材訂訛

碑銘

正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工部尚書石涇陸公神道碑銘

曉童子時受蔡氏書於石涇陸公後十年上春官拜公於武庫又二十年爲文選拜公於冬曹又十二年而公之宗弟太保都督公持公母弟主事君狀問銘於曉嗚呼年過半百學道無成徒見焚墻未遑場室烏忍銘公哉按狀公姓陸氏諱杰字元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六

一

號告

望石涇其別號也先世吳郡人唐忠宣公家浙西至宋樞密副使旋吉族益大子孫析居海鹽宣德中始分隸平湖是時有處士宗秀珪相繼捐粟萬餘石賑鄉閭朝廷賜璽書旌其門蓋公之高曾祖也祖張知程鄉縣多惠政民尸祝焉父南京光祿卿淞純心篤行有大臣風節母王氏累封太淑人順孝閑內則弘治戊申月日公生於石碑涇幼岐嶷長洵慧能讀經史爲文章瞻麗雄暢正德癸酉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武選主事歷車駕員外郎中考覽典章裁議明名康陵欲南巡疏

諫不聽嘉靖癸未陞湖廣右叅議分守荆南兼理
太和山荆南在豫雍間民鬻雜徭賦狡黠不可
踪跡又與中貴人共事類多齟齬公嚴正善張弛
竟莫能相撓甲申外艱歸丙戌終喪移山東右叅
議治遼東東虜名葆塞顧數內侵公能調兵食將
士豫附遇虜輒肯戰虜頗畏我不敢輒入寇庚寅
陞陝西按察副使兵備河南值久旱穀貴饑甚公
便宜發賑又繕亭障薄其直而食之全活幾萬人
壬辰虜大入榆林塞兵西援逗遛不敢進公督梁
游擊張總兵合擊虜虜引去追斬首功中律急請
端簡鄭公案集 卷六 二 天 親 浩

利已而一切禁絕利孔未塞亂源遂開公殲其渠
魁解網更絃民夷胥說戊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適 今皇帝幸舊邸卜葬 獻皇后公綜理
精密率以恭勤勞來吏民奔走用命旰夜宣索綱
大立辦車駕纔北還 梓宮卽南耐水陸舟車未
聞定議公隨宜區畫所在夙備葬事甫畢復葺園
寢財力之需動逾百萬公請留帑賦并蠲田租皆
得 俞旨楚人大說守備中官廖斌不法公疏劾
斌斌亦誣公賴 今皇帝聖明不問未幾斌敗抵
法稍暇卽行視江漢修堤二千餘里至今賴之辛
丑進工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仍巡撫 今皇
帝嘗數見公狀貌又知公才以故數賜金幣諭問
稱冬官大臣而不名壬寅召還京佐部事公辭兼
官甲辰內艱歸明年言官論公得致仕壬子巡浙
御史疏薦公遂起修 顯陵及玄岳宮觀公至楚
未幾遘疾甲寅三月卒於均州享年六十有七計
聞 今皇帝悼歎贈工部尚書遣官祭葬可謂恩
遇始終矣公元配楊氏繼沈氏贈封皆淑人子光
弼光畿皆官生能慎家法女九並適名族孫男一
堯時乙卯正月 二子奉公柩葬仁和縣黃鶴

山新塋公脩髯奇骨廣顙豐頤秀朗出風塵重厚
凝山岳望而知其爲非常人也家庭之間內行謹
飭紹聞追邁志行不違念鞠諸弟義兼師友述家
譜置義田建世德祠敦叙堂養蒙室凡以立愛收
族者無不盡心焉若其器度寬平混融物我議論
爽達諳練古今尋常吏事剖決如流對壘臨戎形
神閑暇雖敷歷中外四十餘年亦嘗發揮於事業
而實未究其蘊蓄嘗曰讀書求仕豈圖溫飽今旬
奴未滅不能爲國家任干城縮鎖鑰而徒縻好爵
非吾志也及其歸田里居儵然卷約水涯山嶠混
跡漁樵短棹肩輿惟意所適營丘敦匠飾巾待盡
其死生之際了悟如斯險夷毀譽又焉所擇哉銘
曰吳中之陸遙華可譜遜弘霸圖贊臣帝宇衍於
平湖實自樞府迨我 皇朝世篤其祜 寶綸在
堂綽楔在間恂恂程鄉令名弗居勲卿繼之金如
玉如志存貞諒道洽淳初槐鼎未登有孚盈缶公
其元嗣克繩厥後書曰溫恭詩云孝友緯武經文
左宜右有肅肅邦政是究是圖扣關一疏誰及其
愚玄岳奕奕岩壑奧區堅明約束莫敢矯誣乃逾
榆關拊輯東垂訓農閱武士飽而嬉布其恩信

脫相縻懷我好音柔此諸夷秦之郿延斗偪朔方
憲節莅止車徒載揚希文繕塞長孺開倉不煩禁
旅儼狖于襄晉守關西屏茲涇隴顧綏宗潢安集
流冗比長江臬凶墨恐恐雪其青災剪其怙寵總
轄東廣交酋弗庭伏波下瀨如雷如霆公曰勿亟
外憂內寧盍修文告完我王靈番舶海賈伊昔匪
今孰遏民利而啓戎心執禽於田舍鹿於林交易
而退弗叛弗侵經營四國譽命滋崇結旌秉鉞分
臺楚中重華狩岳文母歸豐龍飛鳳戢載奏膚功
取其豺虎安問狐狢溝防千里江漢攸同百廢具
舉人和政通 天子有詔還貳司空曾是巧言返
吾初服含章履坦優游過軸清議弗渝無往不復
簡在聖衷奚俟推轂楚甸三疊甘棠郁郁天不慙
遺民之無祿 皇曰吁嗟爾勞爾勤錫之恤典禮
數孔殷隆隆黃鶴萬松如雲彼采芩者無逝我墳
惟公作人循循善導翼我上達牖我深造人亦有
言靡德不報庶幾斯銘匪阿所好

誌銘

四川按察司僉事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楊公配贈淑人田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己未秋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兼副都御史楊公上疏言伏念臣先臣殞歿
甫及祥禫 聖書臨門奔走金革未遑襄事緣臣
母逝 賜葬王庄先臣墳室例得豫營茲藉 威
靈既脫遠徙欲遣臣男舉人州俊以仲冬丙子啓
壙合祔仰祈 聖慈俯賜卹典 上若曰卿守邊
勤勞可因父及母同葬異祭蓋殊數也時官保公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六

六

天

移鎮薊遼緘叅政裴君紳所著行狀及手述母淑
人墳誌問余合葬之銘余惟官保公才兼文武名
播華夷矯世濟時屹然砥柱永言孝思孰此爲大
謹誌而銘之誌曰侍郎公姓楊氏諱瞻字叔後舜
原其別號也七世祖善甫自華陰徙蒲遂爲蒲人
曾祖昇祖謹皆有行誼父選母李氏長厚好施予
姻族多賴之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封太淑人
弘治辛亥十一月甲午公生於蒲先是二年正月
壬戌蒲有田隱君者著姓也生女奇愛之爲擇配
見公穎敏讀書能文章總卅充學宮弟子試

等遂許聘焉正德戊辰歸公含貞納順百爾并白

事不以累公公得肆力於問學已卯遂登鄉薦嘉
靖己丑官保公成進士公亟圖祿養授扶溝知縣
至縣纔三日外艱解任壬辰授知縣扶風甫下車
值歲饑卽發粟賑貸尋旱且蝗公齋禱請雨雨集
蝗盡斃歲則大熟若乃教始菁莪俊髦連茹政先
樹畜男女獻功繇賦劑於均平淑慝嚴於旌別庭
有質成之訟野無顛越之徒昔人所稱牧夫循吏
公奚讓焉淑人又能陰禮自將柔儀不忒綢繆牖
戶間無外言約束童叟家有內則於是公職益修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六

七

天

名益起上下益孚說督撫席文襄公王襄敏公上
其治行甲於關中乙未徵書至縣父老子弟扶携
送公歲時伏臘尸而祝之太史康君海王君九思
碑文皆去後思也是年拜貴州道監察御史丁酉
巡按江北公考六計於周典叅三德於箕疇獎廉
能除殘黷柔窮困抑權豪敷奏則會文切理允駁
則就事得情挈綱舉目憲紀聿修執政者顧不喜
調大理評事稍遷寺副辛丑出爲四川按察僉事
分巡北道公結旌馳驅度陰陽扼唇齒崇墉浚隍
平途飾館包絡巖壑關柝相望旣獲地利務順人

和巴劍之間田牧安堵大抵公之治蜀宣慈類扶風而明肅類江北也會有謗言當調官公竟浩然東歸稅駕九衢振衣千仞水岷山嶠尋樵問漁而已庚戌六月己未淑人卒辛亥 賜葬祭十月庚午安厝甲寅官保公三品考績封公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母初封孺人再封宜人至是加贈淑人乙卯十二月癸卯公卒又四年而合葬蓋公後淑人二年而生淑人先公五年而卒公壽六十有五淑人六十有二公質抱恭良因心孝友雖伉直好折人過而存謝遊知周卹故舊獎進善類褒表前修恒若不及爾其經圖緯籍靡不探綜發憤下惟尤深於易略晏弼之訓詰索程朱之理數収朋善誘指授家法達材成器械樸盆門發爲詩文不務纖靡操觚揮筆篇章立就逸宕幽閑惟意所適著書有曰周易尚書億評錄各四卷羣書類要二十卷天人造命錄一卷臺中奏議二卷詩文三種三十六卷淑人事舅姑最孝三族周親恩禮勤厚尊卑良賤並得其歡心雖未嘗知書預外事而慮利害辨頑良明義利示勸戒言輒中理公嘗曰吾自得淑人而四十三年庶幾寡過嗟乎雞鳴昧旦可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六

天

言六李文

謂得意永畢矣子三長卽官保公名博娶張氏累封淑人次惇次惺皆天女三適州學生丁成規馬豸舉人王崇雅側室子二忭州學生娶張氏憬娶蔣氏孫男五長卽州民娶史氏州士官生兩娶裴氏州俊官生聘王氏州域錦衣正千戶聘王氏州鎮官生聘盛氏孫女四曾孫女一銘曰重華之墟世有哲人矯矯舜原弱冠超倫材請弘霽學討深醇出領邑符入綰臺紳師我帥我我宜我旬無恒安息肯失其身移我北寺俄復西巡經之營之孰非王臣道之將廢巧言如信反吾初服匪詘伊伸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六

九

陳元三百七十一

延安府同知彭君墓誌銘

全椒彭生渠卜嘉靖戊申月日葬其父延安君於
邑西龍山之陽衰經詣余致栢泉胡先生書問銘
書言君倜儻敏達勤事以死渠又博聞藻瞻云余
惟栢泉文學行誼有名何不銘君而乃委余余力
辭渠拜且泣曰先生表先人墓已不可再請泣生
拜不肯起余哀之乃受行狀狀出澶淵吉進士澄
進士令洛川見君行役勞瘁憐其死叙述甚悉君
諱儒字伯真別號小湖上世江西安福儒族六世
祖觀受徙全椒觀受至君父雄皆馴謹有隱行雄

端簡鄭公全集

卷六

十

三百九十五文

配張氏弘治戊午十二月望生君幼穎異年十三
就試督學御史亟稱彭生高才十七廩于庠庠諸
生皆推彭生易學明遂正德己卯娶李氏時生理
落莫君性顧闊達好施予周族賑貧扶傷救死至
空囊不吝嘉靖癸未江淮間大飢君歎曰使吾有
粟千鍾殍不至是乙酉登鄉薦丙戌試南宮還學
于國學比登銓籍歸結屋南山見不可意事輒歎
曰使吾得沾一命忍負所學壬辰外艱喪祭如禮
戊戌以母老謁選資祿養君時壯年自負試文俊
朗有思議出入今古以故得授兗州府同知治河

會河決幾壞漕渠君往來河上視水勢地勢百

濬塞未幾河又南徙省請河吏都御史胡公繼宗
知君請留君山東改濟南君敏練事至立斷已而
移延安延安秦中東北邊地瘠民窶又近朔方
虜東西入寇孔道君專調兵食能曲算劑盈縮節
適其財力農人安焉軍興不乏檄君行塞塞上有
神木所所官故橫肆貪殘君鐫暴其奸諸塞武吏
皆敬憚君君志在摧強不肯侮孱弱收恤孤表
禮孝順降情嘉色煦如父母保安被虜慘毒人情
大搖制府遣君行撫君至保安弁與馬踰險出絕

端簡鄭公全集

卷六

十一

三百九十六文

塞求殘骸揮涕為文祭之保安人皆感泣當是時
君聲猷益著上官交薦君延安人亦謂君旦夕且
擢去丁未夏御史又檄君覈塞帑君年已半百冒
暑驅馳浹旬千里叅伍出納帳牘紛叢竟以暑病
比至府谷乘風中寒醫藥相左不數日卒時六月
二十六日也子男三長即渠縣學生娶蔣氏次璨
娶朱氏次璋聘林氏女三孫男一夢祖渠出九歲
解屬文聘吳氏銘曰蚤負奇諲秀達弗羣學窺底
奧志抗層雲素所蓄積約已裕民書賢留旬仕魯
齊秦共位以質飭吏以文遂根錯節游刃揮斤孰

毀孰譽吾任吾真以死勤事祭法所掄韓克復
勒此貞珉是曰樹德俟爾後人

福建延平府同知封中憲大夫湖廣衡州府
知府蔡公墓誌銘

公姓蔡氏諱玘字潤之亦字玉卿扁所居別室曰
夷軒人稱夷軒先生始祖源爲宋直閣秘書郎自
新蔡扈從入浙遂家德清六世祖舜卿仕元爲福
建觀察副使子可宗宏拓之族益大可宗生文浩
文浩生綱綱生本本生公父麟有行誼鄉稱長者
配嚴氏柔貞守內則成化辛丑三月二十日公生
于德清幼岐嶷偉風度性沉毅簡樸不以才智先
人然內剛介自負少長習舉子業亦時爲古文辭
皆藻思過人年未二十補博士弟子督學使者試
其文必真高等顧歲比利大比輒不利至嘉靖壬
午凡七大比始舉于鄉癸未游辟雍上書司成崔
文敏公銃極言敦學之要文敏奇其言亡何文敏
議禮不合去六館士送至維揚千餘人公實倡之
辛卯子汝楠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公曰吾荷國
家作養久糜廩祿忝科名豈可以未第進士故遂
自棄不思亟報稱那凡六上春官不第乃謁選銓
曹試第一授福建延平府同知戊戌莅延平會延
平缺守公攝篆者久之嘗曰守令民父母也第與

民休息不宜操切如束薪令民側目重足卽令行禁止何補於治故其政尚慈恕延平人德公凡訟獄至公所多自直且相率完通賦甲辰延平大疫歲且饑粟踊貴當事者議平糴公曰糴卽平民何操以糴非大發官廩賑之不可遂力請於上官得粟若干斛賑之賴全活者萬人三載考績最公曰有子報國卽吾所爲報也遂自免歸去之日父老走送塞衢路至有板鞞不忍別去者公旣歸湖中諸耆碩故有社亟邀公入會公與諸君子日嘯咏山水間以杯酒文籍自娛癸丑春進士歷官守衡州報政書最又數有薦書進公階中憲大夫如其子官是年衡守擢四川按察副使再上疏乞侍養不報遷江西叅政疏又上又不報公聞之愀然不樂曰父子受國恩厚吾老不能宣力效尺寸上報天子乃又以吾老故令兒棄王事歸自逸吾何面目任衣冠邪亟貽書令勿歸身自就養江西時公年已七十六矣會公誕日叅政服金紫稱觴爲壽縉紳皆榮之未幾以疾卒於藩署蓋嘉靖丙辰正月十二日也公遭家式微獨以文學自樹不營貨產博綜羣籍尤邃於朱易兼覽晏弼疏說

後進從公學易登臚仕者甚衆遇里中子弟諄諄以孝友勤儉勵行飭躬爲訓雖無餘貲而周族贍貧曾無吝嗇貽書訓子惓惓欲其慎官箴盡忠報國疾革時適叅政行部歸尤問所與游者乃皆時聞人也公頷之旣歿櫬歸邑士人合詞謂公學不爲人仕不爲己請于督學使者祀公鄉賢云配陳氏封宜人無出側室沈氏封如陳氏生子一卽汝楠今山東按察使轉江西方伯文行材謂蔚有公輔之望娶臧氏封宜人長興貢士應璧女嘉靖某年月日葬公某山之原旣葬之某年方伯持余同年刑部主事一菴唐君樞所狀公行實問銘於余余與公同舉于鄉上世皆自河南徙家浙西公長於余賢於余每見必有所規益余亦敬愛公今且與方伯相觀摩也乃誌而爲之銘曰恂恂夷軒明經篤行寬綽廉平施於有政政成而歸厥施未竟欲竟厥施啓佑以正是曰濟美必有餘慶勒我銘詞繁爾宗姓

梅塘盛封君墓誌銘

侍御桐城盛君汝謙遣其子世阜世夔奉所述厥考梅塘公行狀問銘於余余於侍御君爲知己義不可辭按狀誌而銘之公姓盛氏諱儀字克恭上世婺源人曾祖華華生茂茂生健皆有隱德健配王氏公其仲子也少朗秀爽閭閻和慈惠父母鍾愛之比長狀貌魁梧豐頤廣額脩髯過腹鄉人皆曰克恭長厚有福人也顧無它腸慷慨重然諾信義自負時時覽經史輒稱大義旁通星曆天官日用諸書獨不喜浮屠法鄉人皆曰克恭宜用世昔

端簡鄭公全集

卷六

宋

三百七十八

周興毗漢舉力田克恭不值其時非命耶初伯兄欲析居公牽父母衣號哭曰安忍是伯兄不聽公抱季弟哭折券伯兄竟棄故廬與公倍索值去未幾再索再與之無何伯兄卒公爲治葬亟迎養嫂氏撫其遺孤五人俾有家室乃始別治產而遣季弟習舉子業百爾家事不以累弟弟舉弘治甲子鄉進士未仕而卒妻倪年未三十守節餘四十年詔旌其門禮義之閑皆公力也公有腴業強有力者必欲得之值不如業不與較人有業售公者必咨其宗人業不如值亦不與較公嘗失牛踪跡

之得盜縛致公公留其牛不問主名遣去逾旬盜携他物謝亦不受公無餘財性好施急人宗姻婚喪有弗贍相補助不吝人無賢愚貴賤強弱洵洵下之有所謀焉爲之周旋必濟乃已警勵浮窳獎誘勤飭開誠相與咸能得其歡心自是公之名益著浸聞於有司例授冠帶會寧庶人反攻安慶公在行間調兵食 睿皇后沿江北上臺人輓卒費皆屬公出納平慎莫能持其短長桐故有羨米萬餘石公白有司此非經賦賦且病民民之狡者且易乾沒或洙有司請除之有司從其言至今爲便

端簡鄭公全集

卷六

七

三百八十七

里墟中有違言莫能決公居間數言卽解年未六旬幡然歛晦孫於兎河意況所適若將老焉自稱梅塘居士於是有司又以鄉飲酒禮禮公累辭不赴人益高之鄉人士又皆曰克恭孝友純備修內行善包荒不欲鐫暴人過人多德克恭克恭不自德昌盛宗者必其人也公之教侍御君也勞以義方勗之文行非師弗師非友弗友卒成其學登嘉靖辛丑進士授行人進監察御史廉明端諒著名中臺丙午秋以 宗廟恩封公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配張氏贈孺人先是公喪伯兄諸從子弱

季弟中道隕折且無後長子汝正又天張孺人恒
憂念公曰我心苟無瑕敢不敬順既而侍御君仕
於朝諸孫滿前公每曰胤祚繁矣敢不祇慎於是
鄉人士又皆曰積善餘慶克恭有焉晚年遘疾形
神不亂飾巾待期考終正寢蓋生于成化辛卯正
月望後三日卒于嘉靖辛亥六月望前四日享年
八十有一癸丑二月十有二日葬授子山先塋從
公志也公子男二人次即侍御君女一適邑人孫
文盛侍御君娶王氏贈孺人貢士亭女繼室王氏
封孺人省祭官顯女孫男七人世畢娶張氏貢士
端簡鄭公集卷六
天 三十四 終
緡女世襲娶方氏貢士軻女皆邑庠生世緡世霖
聘阮柱史鶚從郡伯桂女世翼世延世承尚幼孫
女三長殤次適汪省郎居安子彭年次適趙給舍
欽子養吾曾孫女五人長許聘齊舉人遇子兆賜
餘在室銘曰番番封君素履無咎永言孝思因心
則友蹇而不渝豐而不有約已裕人逆來順受孰
我怨尤厥孚盈缶君子軾焉逸民之耦是曰樹德
宜康而壽命服斯煌煌逍遙林藪于焉令終俾爾單
厚隆隆玄宮左右川阜既秀既靈克昌厥後闕此
銘辭庶幾不朽

中順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致仕孫君墓誌銘

嘉靖己未三月十四日明軒先生卒于正寢年纔
五十有八嗣子詩卜以某年月日葬祖右新阡奉
君治命函狀乞銘於余余與君同時爲文武選郎
中朝夕相切磨不敢失身徇人廢典法未幾余謫
江北君謫嶺南蒙恩牽復與君同官金陵君之赴
蜀余適行役江南君朝過南陵而予夕至竟不得
一聚首君既歸田予忝厠六卿又不能力薦起君
而君竟不可起矣余安忍銘君哉按狀君諱校字
幼文別號明軒先世汴人扈宋南遷寓餘姚燭溪
湖上正一祖徙海鹽大易鄉擊壤里宣德庚戌析
縣平湖因家焉曾祖瑄封旌德知縣祖達有隱德
父綬力學不仕以君貴封某部某司主事母周氏
贈安人弘治壬戌八月十四日君生於精嚴里幼
穎異秀朗包贈君見而奇之曰吾女柔靖當貴遂
許聘焉比就外傳博讀經史弱冠游邑庠試輒高
等嘉靖乙酉登鄉薦壬辰舉進士觀政禮部周安
人卒喪葬如禮服闋授工部營繕主事未幾封君
卒喪葬如周安人服闋補兵部武庫歷陞職方員

外郎郎中調武選初在工部會廟工起財用不貲
司空小泉林公知君一切奏牘咸以屬君君伸縮
張弛得宜事集法行而人無怨言其爲武選考彙
章謝請謁必欲直已行其志司馬東塘毛公亦知
君凡選將調兵諸大政必以咨君尋坐同官失覺
營株連及君出爲廣東市舶提舉轉同知衡州府
陞南京刑部郎中法平情允人稱無冤司寇治齋
萬公嘗謂予曰孫子讀書讀律他日經師法吏也
太宰石塘聞公亟稱君端潔入吏部卽陞君四川
按察副使兵備重夔君至出淹繫撫豪酋與農講

端簡鄭全集

卷六

三

天

端明

三百九

武平徭簡賦漢夷寧輯暇則問俗禮賢橫經訓士
暮月之間政通人和顧勞勩太過爲氣瘴所侵忽
感疾乃抗疏乞致仕撫按交章留之君竟肩輿東
歸友人有饋慶遠衫者君力辭曰吾寧速朽有司
以羨金遣人出百里致贖君又力辭曰吾寧速貧
既抵家病愈絕塵遠驚混跡樵牧願神葆性會意
黃軒敝廬數楹薄田數畝衣食菲陋僅足朝夕而
已卽有橫逆瞿然自省曰一言之辱若撻市朝三
反之餘奚擇禽獸以是君之行業日新名實益懋
君子有緇衣之願而小人亦不能爲巧言之玷也

君學討宏邃爲文章瞻麗有思致通達今古論議
持正不隨人唯諾里居時值奸氓島夷擾並海郡
邑君抱隱憂時時畫安攘要計告諸上官卽行弗
行弗問也君家世業儒至從祖監察御史迪方毅
尚氣節忤逆瑾奪職稍遷南署員外郎請告歸君
父及叔諸兄弟皆不得志于有司君蚤發躋位金
緋任方面又不究于用累世饒貲至君登仕且二
十餘年而家殖益落享年且不永天人之際固不
可量乎配包氏封安人兄弟並監察御史男二長
卽詩娶姚氏次諫娶曹氏俱庠生女一歸府庠生

端簡鄭全集

卷六

三

天

端明

三百九

李有塋孫女一許聘沈某詩出孫男二叔京叔文
諫出銘曰有斐君子含章抱質旣簡而文亦溫而
栗克諧以孝因心則友是究是圖厥孚盈缶乃佐
司空乃佐司馬獨秉堅貞時欽端雅投諸嶺海載
窺衡湘視險如夷用晦而明遄歸留省胥啓刑書
庶幾淑問不吐不茹皇皇龍綽出殿東川蘇彼民
夷旣旬旣宣胡爲高謝挽莫可留遜無不利吾復
何求殮霞飲露樂以忘憂令終如始邈焉寡儔嗚
呼平田曲徑環清流九九松柏如龍蚪闕此銘詞
護玄丘宜爾子孫能踐脩

海陽縣丞吳君墓誌銘

淮陰吳氏從宋渡江家豐歷二十六世族益繁至海陽君兄弟大振君諱順字某高曾以來皆種德好施父南聲處士母李氏君生而秀朗有穎質宗人咸欲君學舉業母獨不喜曰自吾歸于吳聞吳仕者輒以勁正潔廉中廢通政公謫士伍山西至今爲子孫憂太守公貧無以爲養以故吳宗人不復有學求仕奈何獨苦此子比君壯嗜學處士大喜教君讀禮記卽解漢儒禮容諸家及陳氏說教讀他經諸史卽解他經諸史發爲文詞益爾雅有

端簡鄭公集

卷六

三

三

矩度吳宗人又皆大喜謂母曰媼故不欲苦此子此子竟不能顯融耶母於是亦喜顧君數奇寒郡邑歲比輒利省大比輒不利久之始貢入太學太學諸生亦皆讓君君天性最孝父母病露禱頓首哭求以身代服喪修祭咸以禮事三兄極恭讓正德辛巳一命爲海陽丞海陽人有田弗善耕有桑弗善蚕君旦夕導勸務耕蚕海陽人亦愛君曰吳君衣食我郡太守挾威凌下下吏庭叅盡匍匐君故與太守交謁稍衣鮮衣太守卽不喜君又或抗言民疾苦狀太守滋怒百方挫君君憤曰人生貴

適意吾終不以承故辱吾身竟辭疾歸君藉遺

又力勤善治生生理日饒更務質儉疏食布衣至收族賑貧出囊庾所有無吝色人皆謂海陽君君子長厚人也君又善教子兩從子暨從子子皆成進士君諸子尚未得舉時時誨諸子義命曰無慮淹速力田必熟力學必祿諸子感君言益奮不懈晚年營壽域去家半里所臺池明潔林樹深茂手植雙柏尤挺秀君日往來愛之因自號雙柏一日忽召諸兒孫前謂曰吾二月二十日欲大遊諸湖山不數日疾作竟以二月二十日卒君生天順已

端簡鄭公集

卷六

三

三

丑三月朔至嘉靖辛丑壽七十有三配順零張氏恭敬和樂有內則子男五人長一良陰陽訓術娶李繼閔次一唐娶張繼周次一圭娶王次原化娶陳次一袞娶王一唐原化一袞皆太學生女二適王鏞李瓊孫男十二維元維藩維喬維賢皆庠生性生維潮維中道生維垣維邦維貞維教孫女六玄孫一玄孫女一一良卜卒之歲某月某日葬金山之原三太學生與余遊于海曲者十年餘見其勤學篤行意家有嚴君焉茲緘君從子考功大夫龍所爲狀問銘義胡可辭銘曰淵源吳宗自淮徂

浙清發於君鬱爲時哲孝協丁連敬孚梁缺然諾
丹青行義塗轍進豈擇榮退如避涅與爾觀願孰
我耳節翩然歸來濯纓振冠水崖山嶠于焉盤桓
積而能散遺之以安釐爾子孫翩翩鳳翰玄宮斯
扁銘詞弗刊視此雙柏雨露九尤

山陽知縣沈君墓誌銘

余嘗過淮陰淮陰人稱山陽君賢漕府文武大吏
亦莫不賢山陽君 今天子愛養元元安得盡如
山陽君者使爲人牧哉而今不可作矣君姓沈氏
諱聖字子宣別號南崖其先吳興人避地平湖遂
世縣平湖平湖之族沈爲大世世有聞人至於君
六舉進士矣君生弘治癸丑月日生五六年卽解
文義對偶聲律王父大叅吾匏翁竒愛之稍長益
知向詣比習舉業不爲舉業累閉戶靜坐沈深虛
密每有意會輒書識之久之積成帙爲文詞沛然
不可羈尤爾雅有思致嘉靖乙酉舉鄉試明年成
進士出宰山陽迂道歸省君大人內臯先生光明
經有家法教君當官歷歷道先德外祖倪都運公
吏清白君之母亦以告君君奉以周旋不敢廢丁
亥春上山陽山陽數月就理書報君大人曰山陽
東西楚一都會北走齊魯梁宋南控江南北其民
不可使貧民卽貧緩急大可憂又好氣任俠易發
怒椎剽武斷之徒往往而有否卽擅魚鹽借交藏
命悟有司有司惟簿書期會送迎之憂漫不省此
非爲國深長思者兒不忍爲也又曰今之吏者一

臨民時時取辦於民民不堪民與我本父子既乃
仇讐然非民之罪罪在上之人兒日夜淬礪不敢
妄費民一錢又曰民入詞於官旬時不與決遠或
經年情未直而業破矣兒午夜治文書曙謁上吏
畢卽聽訟細者立斷略文法大亦不過浹旬未敢
言虛獄庶無久縲者又曰兒不幸值山陽多故疫
且殪死者十三四卽不死縷衣菜色令人不忍見
顧一時急兩稅又重以金溝之後兒誠不愛其軀
以急斯民如力弗逮何君大人聞之喜甚謂君無
隕先澤矣未幾勞勩太過疾驟作戊子夏四月大
端簡鄭公集 卷六 壬子 天 魏 浩 二月 乙 亥

人往撫之不愈乃白巡撫漁石唐公公曰潔已愛
民民之父母沈山陽無愧焉令東歸就醫於家亟
請於 朝改簡地需後用而君竟以是歲秋月日
卒卒逾月乃有鹽城之命鹽城並山陽鹽城人未
謂君遽殞也日夜望君來蓋余過淮陰淮陰人始
知之羣來問訊至有哭而去者君資性純篤不妄
言笑父子兄弟和樂無間口與人交恂恂如也然
甚有情久益使人念之始君釋褐時或謂君例當
爲縣盍委曲者君曰吾筮仕而欺吾心欺吾君也
辱祖父孰甚焉拒不聽君特立修潔自守者卒

年三十六配呂氏判南京兆呂伯時女無子君大
人以長子垓之仲子維鑑後君禮也女一許配府
庠生項元滄嘉靖辛卯月日葬君昆吾圩新阡大
人哭且拜授狀問銘於余君大人學於余王父交
於先封君而余與君又相善也恐爲銘哉銘曰殷
殷厥質蘊素純我父我兄歡無訛沉精易學窺兩
何文章濬發千頃波淵源濟美登賢科一命百里
綰青綬約身厚下起疲瘵暮月化理幾通和愛在
山陽允不磨去矣死乎春無歌嗚呼遙遙名驥歷
坡陀君子貞吉徒爾詫爲爾勒銘清溪渦上有樹

端簡鄭公集 卷六 壬子 天 魏 浩 二月 乙 亥

松被修羅

孫工部墓誌銘

余童子時從先封君遊洵遇朴居孫公公顧奇余自是二十餘年時時文行勛余公疾亟余候之榻前又力疾屬余銘墓中石於乎余忍銘公哉公孫氏名迪字吉夫別號朴居其先汴人從宋南狩徙越燭溪湖上已而徙海鹽大易鄉初縣平湖大易鄉隸平湖遂爲平湖人其高曾皆高賢馴謹喜施稱長者父某敦悅詩禮母沈又賢淑也百年忠厚發祥於公公幼穎異長益洵明通賸經史弘治乙未以古今文尚書舉進士令旌德旌德在萬山

端簡鄭公集

卷六

天
一
限於三百五十一

中其人任氣險健難治公明信潔廉孚於上下循守條職縣無通事旁邑聞公名有疑獄輒請決於公公在旌德三述職皆書最臺中大夫郎至旌德者益察公賢表公循吏璽書褒公得封贈父母乙丑召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明年正德元旦日食公曰此中豎驕悍不謹之占上封事極言諱忌丁卯巡嶺南兩路舉刺有風裁藩使某乾沒畏公鐫暴稱病去適當是時豎瑾果竊柄盡逐名士骨鯁異已者謫公推官德安未幾瑾敗詔復公官官公南刑部主事尋陞虞衡員外郎公已而有子喪侵尋

不遂病滿請告歸十一年銓曹三起公司馬伍公

文定又薦起公公竟不肯起嘉靖丙戌疏乞致仕戊子大禮書成進一階越四年壬辰仲冬二十四日卒以公望實稍低回卽致位通顯公固重愛不屑遷就功名以耻辱其身乃今論定所得孰多公識度雄豁儀觀魁梧文章言論清劭秀爽收族賑貧屢施不吝汲引後進誨獎兼密存謝游知禮意殷摯其懷親念國白首不渝尤大節也晚年耕牧蚕績稍有餘財田宅之外書畫連屋鼓鐘鼎洗選蓄精良町場鹽米薪布舟輿百務綜理咸有程度

端簡鄭公集

卷六

无

天
限於三百五十一

顧其好善嫉邪別白太過時有憎訛公何損焉公生成化丁亥正月二十八日壽六十有六元配潘孺人有賢操子男五人獻岳官守牧牧太學生獻岳官皆有美質先後公天歿牧守卜以某年月日合葬公孺人鳳凰橋新阡奉其從兄四維狀問銘銘曰矯矯孫公龍田虎革三仕徘徊惟我方格結志深棲既堅旣壹出我處我誰使誰尼公貌山河公心天日豈殄厥愠而甘回過鳳凰之阡杉松奕奕孰阿所好有此貞石

錢工部墓誌銘

淡泉子曰余讀太史公伯夷傳及其論述孫叔敖事未嘗不怪其怨且謔也夫有道仁人所以自表樹於世者誠慕義無窮而安於命也雖貧且天如顏淵晝夜沛然可無憾也此豈可與謏聞諧俗爭咫尺利者論哉作錢工部墓誌銘

君本劉姓諱木字汝冲別號石屋山人其先洛陽人八世祖美仕海鹽學諭留家海鹽洵學諭四世孫景儀倜儻好奇略以子御史貴號贈君贈君仲子顯廣額豐下有內行亦以子御史貴號小贈

端簡鄭公集

卷六

三十

天三百七十三附

君小贈君生璠璠生滂滂生君君伯祖有省郎子亦貴號封君故稱君大人小封君小封君父贊同里錢氏因錢姓君將請於朝以歸於劉而未果也母朱氏贈孺人弘治壬子春正月己亥君生於洵涇幼岐嶷不遜兒童喜戲稍長知讀書先封君見而奇之許聘吾姊比壯學於君大人又學於先封君學益明粹曉暢經史能屬文滔滔千餘言意雋永不竭卽短篇數語亦渾健弗覺縮隘嘉靖改元以古今文尚書登鄉薦明年舉進士禮部是年冬授威知縣威當漳河間燕趙之交其人鷙悍持官

府短長扞文罔君開誠待之榜境內求能箴吾過

者威廟學廢君至卽整飭又創小學訓蒙士士以故興於學威地瘠民皆窳無宿聚卒遇水旱不能救君捐俸倡邑中賢豪邑中賢豪競勸數月得穀萬石劉齊之亂威出燼餘城中多棄地君築室一千三百區募受廬者區歲粟一石入社倉轉假貧民歲息十二積數歲得穀又萬餘石君曰食足矣威墉頽卽有蓄盜之招也亟修葺更爲外郭益堅高濬隍繞植林木爲阻固未幾河北大無麥道殣相望威賴君獨全活流民自占者先後三千人威

端簡鄭公集

卷六

三十

天三百九十一附

若牧馬牧牝馬尤苦君度牧田爲兩科牝畝十七特畝十三於是民受馬於有司威信誣鬼往往夜聚又健武少年操弓矢跨馬推埋爲奸不可踪跡君爲五十甲稽察守望相保威少年不能爲奸他奸亦無敢入威者威境內有藩府佃卒佃卒豪挾勢凌民民苦莫可訴君至按法斃其尤傑黠胡屯長者羣豪卒不敢譁久之馴以定冀臨清呂張家有殺人獄疑莫能決君微知殺人賊決之片時當是時君神明之譽滿河北河北大名三郡有兵備憲臣忤權貴人罷其人并罷其官君抗言河北有

兵備西攝井陘西北接紫荆東控齊魯南扼河津
自居庸諸山抵河上千里平曠人且懷急相矜爭
勝易動搖兵備官不可罷威賦不均君傲晦翁漳
州圖帳則壤畫界爲經遠計雖勢有力者請寄不
曲聽貧富咸便之河北三郡父老皆請於巡御史
願得錢知縣均我田也威有門丁產三徭吏上下
其手與奸市君就中裒益人人以爲便巡御史下
其法河北河北曲周邯鄲魏濟長垣諸父老又皆
請於巡御史願得錢知縣均我役也君既歷旁諸
邑旁諸邑無弗便君者內黃南和敝尤甚君爲經

端簡鄭公集

卷六

三

天

陳

三百九十一

理三月內黃南和至今尸祝君君遇事輒自斷卽
不詭於法理人莫能奪已時郡大夫擅事好凌下
下吏匍匐莫敢出聲君與爭大體及民利害郡大
夫積憤百計中君君潔廉竟郡大夫去莫能中君
也君善政更僕不能數其不私民一錢不妄用民
力一日奉職循理斷然爲民造福庶幾血食茲土
以稱塞 聖明愛養元元至意此君之心也巡御
史御史大夫無弗謂君賢者最書九薦考功大夫
再下巡御史覈異政如令申稱循吏得 異恩封
贈父母進君一階妻封孺人時嘉靖六年秋八月

也又明年己丑來朝於京師聞繼母顧喪卽日南
奔是年春陞工部營繕主事俄而得疾明年秋八
月壬戌竟不起嗚呼君在威出入七年卒之日瓶
有脫粟二斗棺衾不能備君大人以歲制者與之
始克大殮君侃侃任氣節沉雄簡實常慕張復之
趙閱道之爲人矚然自振未嘗出瑣瑣衣食語人
固弗信其貧至是獨余信之君之心如青天白日
豈肯嬖婁醜醜爲兒女計充其志必欲不負所學
惟忠惟孝以無辱此百年之身而今不可作矣君
年三十九子男二長煥聘憲友孫堂長女次煥聘

端簡鄭公集

卷六

三

天

陳

三百九十二

同年友錢芹仲女女一許聘嘉興胡宗陳皆吾姊
出也煥與煥也皆不凡天其或以報君者煥以辛
卯十二月丁酉葬君大易鄉祖塋君大人率煥等
持狀拜且哭問余銘余與君總角共學見君文行
卓卓如此必爲國家宣力樹功名曾謂君遽至此
哉銘曰淘涇之劉係自洛陽塞塞景儀乃發其祥
蒙翁風裁緩齋文章拙逸養貞鳳起龍驤允也石
屋世濟其光金如玉如白賁黃裳董帷沉濬賈策
鏗鏘受命作牧股肱帝疆孰于懿戒敢恃予臧教
學在予予序予庠國胡相恤民無蓋藏予有常祿

予則爾倡說乃先民乃箚乃箱予相原隰惟于棟
床予授爾宅爾遺予棖予惟葆之斯墉斯隍歲閔
其凶予發予倉予惟哺爾爾無通亡惟予圉人貴
孰爾償爾牝爾特予第爾芒惟予子弟無或寇攘
爾耕爾蓄予不爾搶騎卒爾陵爾無相恒予寔耻
之茹柔吐剛借交藏命邦刑有常鬼神屋漏予敢
弗詳河北千里爾無闕郭除戎設險謂予過防爾
賦爾役孰爾低昂三郡父老予寧爾養予爾畫一
爾無予忘九章交辟重書予揚予奉予職徼福予
皇忍弗終圖有如河漳予朝京師旋予有喪匍匐
端簡鄭文集 卷六 三十五 陳元三百七十七

南奔圖書滿旂詎曰明試登予巖廊晨炊弗繼就
養無方昊天弗弔奪予胡戕嗚呼爲周行藝爲漢
循良厥施未究而心孔長死其安矣其後必昌嗚
呼山荒荒兮海茫茫君之神兮在帝旁我銘君兮
君無傍徨

朱翁墓誌銘

海鹽朱翁生正統乙丑仲冬八日歷明六朝豐洽
之世至嘉靖丙申季冬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九十
有三翁有腴田千頃桑竹梅李榆柳萬株湖蕩可
漁樵者千畝馬牛羊雜畜千足臧獲有力任耒耜
給衣食者千指子六人縉紳組繡經綸孫十人雷
應雲電電曇霽霑霑其應雲又能自奮讀經史
以古今文蔡氏書舉進士爲名進士一命爲刑部
主事又有名刑部刑部君益恭謙修飭砥行翁壽
富多男子兼茲三福盛矣乃今歲秋初刑部君請
於朝歸葬翁也疏曰臣卅年失臣父紳育於臣祖
玉臣幸章句舉業起家爲郎省中蒙恩贈臣父如
臣官母馮氏贈安人惟臣祖沒且三年臣諸叔旣
葬臣祖母某氏相繼淪喪臣母兄雷又有宿疾臣
祖尚未窆臣日夜疚心請告歸葬葬事畢矢竭犬
馬力報 陛下 今皇帝敦先孝行亟予告刑部
君歸海上卜季冬二十二日葬翁開濟鄉乞銘於
淡泉生淡泉生曰予晚生尚及見翁翁習事負氣
倜儻不可羈然摧強拊弱不肯役財凌鄉曲鄉曲
有曲直不能解翁居間數言卽解又耻武斷有持

金錢牲酒來謝卽走避却去嘗爲萬石長徵輸必如期卽他人爲萬石長翁亦如約初翁始祖華有雄貲四傳至翁翁父琦中衰翁力田縮用乃稍稍致蓄藏而糧鹽之後又輒叢至不可支翁身任不累諸弟弟四人翁悉撫教授室畀恒產其孝友大節如此翁年且八十餘刑部君晚再拜請願攝歌鼓無勞苦筋骨爲翁固弗喜不應應役京師走水路往返萬里益矍鑠雖精悍少年自謂不如已而有詔賜高年米帛官服翁遂得官服邑大夫歲以養老禮遣人持米帛問於家余聞先封尹言吾

端簡齋文集

卷六

三

天

三

邑東海南山風氣包絡以故人多壽俊乃今里墟中年幾百歲者四人然馬氏無子周氏無孫惟翁及崔將軍文武光榮最盛所謂累行積善者非耶銘曰謂海淳涵謂山崩律冲勝凝融縮我壽域瞿瞿朱翁配命求福魏儉幽勤宜爾戢穀不有英孫孰發爾輝松原隆隆翁其永歸

廣東惠州知府鄂陽沈君墓誌銘

宣德庚戌析吾縣東北境縣平湖平湖多大族而清溪之沈尤著沈自吳興徙清溪世有聞人太守石憲公琮謹厚有文御史青壁公肆孝廉表宅里叅政吾匏公榮三守壯郡時稱清沈叅議一山公煉方毅秉禮封君洵阜公光明經博學叅政龍湫公圻有吏材大尹山陽君璽潔已愛民後先濟美世守家法淵源所漸濬發於君君諱垣字子完號鄂陽高祖昊曾祖封工部主事渭吾匏洵阜其大父父也洵阜以君貴封大理寺左評事母倪氏吾鄉賢都運使顯女封孺人君幼穎粹稍長沉潛力學端靖簡默不妄言笑治程朱易有名舉嘉靖辛卯浙江鄉試乙未登進士丙申除大理寺左寺評事歷寺副寺正日獻省臺獄持平恕律例有弗當輒照駁叅駁追駁甚或圓審情理制決必平乃已已而奉璽書錄囚廣西出寬民劉榮等七十餘人不爲法縛亦不刑法轉讞奏當上盡如公議癸卯陞汀州府知府行至河間聞內艱哀瘠幾殞比抵几筵以封君高年故輒婉詞愉色強自寬務慰封君既終喪當之官又輒跽請不欲旦夕去左右

端簡齋文集

卷六

三

天

三

封君不聽迫之行不得已至京補守惠州府還待封君遲回數月不忍去封君又迫之行不得已携老僕二三人赴惠惠在嶺海間難治君政先風化廣輯學官勗諸生脩文行嚴御徒吏勾校簿案事至立斷務得民情錢穀出入莅以清平黠胥束手不能爲奸郡人皆曰太守敏達曾某豪有力宗黨皆奸橫凌鄉曲持官府短長嘗謀殺鄰人莫敢發君廉得之逮至卽訊詞證明甚并其宗黨咸底法李鑑者和平劇盜也糾羣偷負險出剽劫君設方略調兵餉言且勦賊乃遣人入巢諭禍福鑑自縛伏罪支附皆解散君亦不窮治郡人又皆曰太守明毅值歲侵民大飢且轉溝壑或聚爲盜君發廩賑贍急爲平糴法通有無民得全活者不啻幾萬人郡人又皆曰太守慈惠君天性真純表裏無貳郡中旱請雨卽雨潦請霽卽霽郡人又皆曰太守治行神固歆之蓋視事甫及期而上下孚洽會郡有利病條上詣督府議道中中瘴卒於番禺館舍同年沈少湖大叅素重君匍匐治喪祔舍得如禮惠人在會城者相率走哭太守諸僚檢君故篋圖書外無長物也君篤於天倫善事父母曲盡愛敬

昆弟相與推盈取歉曾無間言兩兄蚤世撫其後甚勤女兄蚤寡無嗣迎歸禮事之餘三十年君質抱淳慤不喜紛華世勤耕織饒於布粟務崇儉朴澣衣敝裘自甘粗糲歷官清慎所至資給于家其與人交直道坦懷中無厓谷三族故舊恩禮隆洽周恤補助不吝財力尤遜志好古博綜經史探討理數及論前代治體人材及國家遺文故事言之亹亹有條理顧善韜斂人莫之知茶陵張文隱公嘗曰沈子完含章篤行可謂慤慤君子非知言哉配張孺人叅政贈太僕卿時敏女先君十一年卒有賢行具載太史趙貞吉所爲狀君初未有子孺人請側室君辭再三孺人竟納王氏未幾孺人乃生二子維鏡維錚已而孺人卒君義不再娶太僕公有文武才效績蜀中歿無後君別爲祠歲時祀之凡以無忘孺人也君生於弘治辛酉閏七月日卒於嘉靖戊申十月日年僅四十有八嗚呼曾謂慤德如君而天奪之速如此鏡與錚也皆雋秀能文君之澤固未艾也維鏡娶貴進士滂女維錚聘太學生徐樟女鏡等卜嘉靖年月日葬君及孺人於江圩新阡奉光祿孫屨川先生狀走金陵請

銘於余一山泐臯二公皆學於先大父東谷府君
山陽君與余相友善余與君又同朝受君教益乃
今仲子履準聘君季女銘烏可辭昔山陽君之卒
也君嘗夢山陽君言必問我銘於鄭子曾未幾何
時乃復銘君耶銘曰恂恂鄂陽兼德行藝乃質而
文乃弘而毅乃簡而廉乃明而懿書云孝恭詩言
豈弟古貌古心表裏相濟展其才猷靡往不利國
無冤民郡有循吏允矣修名金石可鐫是爲席珍
是爲國器曾是蓄積而厥施弗既嗟乎鄂陽山蒼
蒼海茫茫悠悠清溪深且長奠爾玄封茲吉壤宜

端簡齋集

卷六

卑

爾子孫百世其昌

南澗徐翁墓誌銘

嘉靖壬子月日鄉進士兩山徐先生率諸弟葬厥
考南澗翁於長水鄉新塋先期走千里至金陵問
銘於予予夙知翁又與兩山相友善翁孫可適女
今許聘予季子履洵有婚媾之好銘烏可辭按狀
誌而銘之誌曰海鹽諸水皆注自西南過峽石山
匯爲黃道湖湖旁縈川沃野村墟包絡爰有著姓
徐氏居湖之陽世勤約積善至南澗翁益昌大翁
諱瑤字世美別號南澗高祖奉訓大夫倫倫生熊
熊生樂耕處士顯顯生慎靜處士全全生翁翁生
而淳懿體貌魁梧廣額豐頤見而知其爲長厚有
福人也禹疇以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命爲五福翁
固兼有之皓髮朱顏步履強健往來數里不資筇
杖盖生于成化戊子三月日歷弘治正德至嘉靖
庚戌二月乙巳而卒享年八十有二閏甲子五百
有奇壽矣翁克紹先基孳孳堂構乃有腴田千頃
廬舍千楹桑柘萬株牛羊豕萬蹄菽粟萬種菜蔬
萬畦陂池林麓萬畝封君之富何加焉且生長全
盛時值吏治清平繇賦均約不識金革不近微纒
不罹險難帝力相忘心無罣礙非康寧耶翁天性

端簡齋集

卷六

罕

三十八

孝友篤於彞倫念祖合族不辭劇勤以故官山舊址擊壤先塋披諸草萊登於譜牒其事慎靜處士及母陸孺人率其真心左右就養服勞裕蠱處士安焉年躋古稀不識城邑撫愛昆弟推盈取薄時出財力曲爲補助畿第之間尤嚴矩矱元配吳氏婉淑宜家得意永畢悼念彌摯馮氏繼之徽音如在均愛子女宛若鳴鳩義方之訓嚴於過庭教以詩書輔以朋傳國士友民因材而篤宗黨交游或有窘急存謝周卹務求贍濟下至僮奚衣食饒給包荒覆過不盡其情甫年十八卽總鄉賦出納萬

端簡鄭公全集

卷六

聖一天

魏浩

斛量槩必平下無怨言上無通事人有隙辭險健莫解翁爲居間數言而釋其用財也積而能散有負弗責有求弗吝出穀食飢懸金掩骼慷慨施予不啻水火顧薄於自奉耻事紛華布袍葛屨十年不厭器度宏濶常善下人卽有橫逆受而不較若乃倚勢相侵輒正色折之曰興衰更事夢幻泡影便宜幾何我慢侵人徒而自損上官每旌善必書翁第一縣尹夏學憲公浚少尹沈方伯公繼美留意彰瘡皆禮敬翁亟稱淳謹表勵鄉閭有司以鄉飲酒禮翁凡十有五年皆辭循例授翁冠服又辭

人益高翁翁之好德雖更僕可數也邁疾彌留形神不亂飾中正寢從容待期子孫滿前稟受治命翁曰百事須從寬吾以此成家今亦以此傳家寬人乃所以自寬也又曰九世一門自古爲難汝輩田廬相比溝井相望勉爲和順何異同居語畢長逝離諸苦惱可謂考終命矣昔周興毗漢舉力田翁際其時必能致位貴顯爲民造福乃竟爲科目所遺兩山及諸後昆皆秀雋有文行行將荐登臚仕凡以褒揚翁者未可量也子男五女三皆吳出長梗卽兩山舉嘉靖戊子應天鄉試娶朱氏繼陳

端簡鄭公全集

卷六

聖一天

魏浩

氏次相娶虞氏橋娶王氏樟太學生娶吳氏梓娶董氏姚欽陳相周郊其婿也馮出女一適談某孫男十七可賢可教可學可適可觀可上梗出可成可立可嘉相出可進可遷可迪可道可達可選橋出可表樟出可忠梓出教適成庠生達太學生曾孫男七洪訓太學生洪範洪諭洪謨餘未名孫女十曾孫女七銘曰奕奕峽山洋洋長谷漚而爲湖翁居其澳乃殖乃封乃開乃讀經史箴圖耕漁樵牧于焉種德于焉貽穀素履番番綸巾野服孰我怨尤旣嫺旣睦謂翁朱頓謂翁黃閨釐爾子孫森

其如玉靡積弗發尚有遐福隆隆玄宮莫茲平陸
斯銘不磨式哉軌躅

北南鄉志

卷六

附

元貴八

孫生墓誌

孫生名官字德懋世居平湖大易鄉其高曾皆雄
貲有隱德父廸起家進士爲監察御史忤逆瑾排
徊不仕稱方正君子母夏氏御史公側室也生生
而秀慧少長能讀書御史公自教之已而學於方
伯南溪吳先生吳先生宦於閩乃遣之來學於余
時生已能講解書傳爲舉業文字余稍節束之就
矩度已而教之爲古文辭卽能爲古文辭教之讀
經史卽能讀經史生楷書甚道勁爲大字亦雄俊
有神采生好潔不屑與人寢食余曰是非福相竟
堪斯鄉志卷六 附 元貴八
改與人交由由如也生儀觀磊落器宇軒翺任負
倜儻能持人緩急其假貸居積未嘗盡人財力生
又好擊劒買長劒時時自舞爲懽亦好射射百步
輒中余故奇愛之冀其爲遠大器乃竟夭折惜哉
生生正德甲戌季冬十八日嘉靖癸巳八月十七
日卒後御史公纔十閱月使御史公在其痛何如
也或曰生好色竟以是病或曰生尚氣必欲自其
曲直竟以是病豈其然哉生孝謹宜自愛其身必
不爲此此忌生者毀生也娶清溪劉氏苦節自甘
誓不他適卜以某年月日葬大易鄉新阡

吏部稽勲郎中卜君墓誌銘

嘉靖辛酉正月庚辰簠泉卜君卒于京邸又明年癸亥十一月乙酉葬思賢鄉良字圩新阡乃兄益泉太守持錢秋官狀問銘于余余與君同朝五年每過余必質經誼咨政典言不及私曾謂君遽至此哉按狀君諱大順字信夫簠泉其別號也上世居嘉興宣德中析秀水高祖璿曾祖顯祖周皆力田種德考國子生宗洛樸厚善教子三子相繼登進士一授王官以長子官加贈刑部員外郎母賀氏進封太宜人君初生有奇兆幼穎敏稍長即嗜學兄弟交相師友博讀經史爲文典麗有思致質素清癯骨相顧堅聳志能帥氣丰儀秀朗服父喪如禮事母孝愛懇至宗族鄉黨曲爲周卹訓誠子姪必曰詩書耕織吾家世業也姊氏早寡尤矜念之嘉靖己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初令當塗當塗南畿壯邑去都近富賈羣集善附麗徭賦病細民又巡按御史所駐節江南北水陸孔道館候無虛日勞費百倍旁邑民大困君潔廉尚簡約盡罷諸冗費廩庖舟車夫隸悉裁濶狹均其勞逸而日省閱之賔不留行民罔怨言且明習律比事至立

端肅文集

卷六

哭

三十九

劉

端肅文集

卷六

哭

三十九

劉

斷案無累牘獄無宿繫請寄不行庭宇清肅御史大夫御史交薦三歲二十餘章故事吏部之屬十有四人省必一人丙辰正月兩浙擬用君實冢宰既寧古冲李公定議余時爲吏侍與聞之俄李公去位余出理戎政君自刑部主事改稽勲歷四司主事員外郎稽勲郎中日檢故籍凡政令因革可法與否類析爲書必守其典則不爲人所搖奪尤留意人材詢諏周密揚善隱過務存平恕寡交游謝宴會却問遺卓然樹立不屑逐時下上考功員外郎報政制詞有克承家學競爽聯芳秉公持慎甄量精明之褒比抱貞疾數請告母聞之不喜君冀得其歡心以故竟不可起長歎曰傷哉吾母兒不孝矣善類聞之咸悼惜焉君生正德庚辰十二月辛卯年僅四十有二元配楊氏贈安人繼室顧氏封安人子男二長自鄆聘余長子之女次自邦未聘女三俱顧出長字陸職方子基誠次項主客子時亨次未字銘曰瞰瞰君子志在脩名文以行著才以學成孝友端潔洵敏粹貞豈惟鄉雋蔚爲國楨百里可寄三銓是平愛留棠芾譽猶水清陳書展圖左規右繩圭稜外霽淵回內凝彌留不

亂臨深履水謂天蓋高殲我良朋勒此銘辭奠爾
玄塋仁必有後繼序其承之

誥贈淑人王母顏氏墓誌銘

嘉靖丁未冬大宗伯安福兩洲王公謂余曰曩歲
癸未臘月甲寅葬吾母於邑東象岡之陽至於今
二十有五年矣豐城楊文恪公嘗爲壙志而墓中
之石尚未有刻子其爲我銘諸余按公所爲行狀
誌而銘之誌曰母姓顏氏安福令族父主敬先生
廣烈明經篤行發解廣石爲睢寧儒官母姚亦儒
家女父爲虹學司訓先生其館甥也景泰甲戌五
月丙寅母生於虹幼莊靖寡言笑六歲大人教之
兒童詩歌母不喜願學烈女故事稍長教之刺繡
繡又及不喜願學蚕績布縷大人異之爲擇配得水
藻王翁翁家蒙岡世有聞人母年十七歸翁先是
姑氏歿繼姑氏疾且殆舅適四方母卽任家政翁
有大父母在也母周旋孝養務得其歡心翁又有
幼弟與妹母曰吾不逮事吾姑某有子若女而吾
不善撫之惡在其爲人婦絕甘分少相爲衣食長
而授之室家咸俾得所祖舅姑歿母以孫婦當冢
婦事喪紀總總皆有節適歲時魚菽之祭不必其
豐立必致其潔也當是時翁壯年秀朗有志用世就
學睢寧又謁定山先生問性理之學學既有得自

金陵遡江逾湖登南岳蓋往來於吳楚者數年母外資篋笈內操井臼深舟淺泳辛苦自甘枵軸雞豚筐筥污幹之務身執其勞公初讀書母督之甚嚴非師弗師非友弗友晝所講貫夕必令其習服比翁歸喜相勞苦曰吾遠遊百爾家事以累爾爾又善教子學且成行將繼吾志吾今營於丘壑老焉遂謝進取已而有舅喪喪之如祖舅有子婦教之如子有女教之如婦少子生而晚也甚憐之然亦不弛其教庭闕之間翕然雍肅乎於宗黨曾無間言人以故益信嚮翁翁之行義益著正德甲戌公舉進士仕刑曹入銓省母屢書戒守官箴曰糲飯布衣吾家常物勿以食祿故滋驕侈丁丑公書最封翁文選主事母安人辛巳兩宮徽號詔恩加封文選員外郎母宜人母曰上世積善以有今日惜吾舅姑不及見之又明年疾作六月丙辰卒于正寢是年母壽七十公將請告歸省而訃音忽至銜恤行慟奔赴几筵稽諸夢卜得葬吉壤葬後十有八年公九卿三品報政贈翁南京大理寺卿母淑人又後四年公再報政遇廟恩贈翁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母仍淑人子男二長即公

名學夔端諒廉平兼資文武持銓秉鉞績用胥成娶劉氏累贈至淑人少子學益嘉靖己丑進士爲職方郎中有名今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贊理軍務娶劉氏封宜人女二長適劉閱次適監察御史劉模孫男七世初官生世載世叅世方俱太學生世昌世種庠生世構孫女二曾孫四紹祖繩祖俱庠生襲祖同祖曾孫女二余讀古經史見所書女德多逸民之妻賢公卿大夫之母莫不慈孝貞約足垂內範母相其夫爲隱君子成其子爲天下士雖古今哲何加焉銘曰允懿王母含坤德蚤聞陰禮閑內則昧旦雞鳴交警飭登堂奠牖皆吾職學而弗仕無遲色豐約不知誰之力母亦嚴君佐義方天衢鸞鴛雙翔翔重綸衍命何輝光宜爾晚福壽而康行吾素履安其常貽厥孫子無相忘隱隆隆兮象岡山拱抱兮泉源長松杉萬樹兮鬱蒼蒼勒貞石兮護玄藏

誥封李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李氏父慎菴先生宋丞相宗勉之後世縣富陽已而徙錢塘與仁和胡封君交淑人許聘封君仲子封君仲子 皇明名臣端敏公世寧也淑人既歸公屏靡從質稱公志公方嚴淑人濟以和敬調劑上下家人皆宜之弘治壬子公舉於鄉試南宮淑人儼室事舅姑餅壘相倚必有以悅舅姑也癸丑公成進士推官德安淑人從公奉舅姑德安當是時慎菴司訓漢陽漢陽去德安近淑人歲時候使甚孝謹不衰甲申從公主事南刑曹以公

端簡鄭公集

卷六

四

三百八十八歲洪

推官最績故始封孺人正德戊辰公守太平太平去家萬里公歎曰有祿不能養父母奈何淑人曰舅姑有婦何憂也公去太平未幾姑病家益貧淑人寄食父家日夜織緝資湯藥不能給則仰天泣曰婦力竭矣姑竟卒歛殮必以禮壬申公自寶慶守擢憲副兵備江西淑人從之江西時劇盜驕藩內外孔棘公時時在兵間淑人內政視德安寶慶益謹戢一夕寧庶人召藩臬群公子群公子競往淑人獨不遣子純往甲戌公抗疏寧庶人必反羣奸臣利庶人賂欲殺公悅庶人公獄中累上書得

不死謫戍遼陽當是時純纔年十五六淑人亟爲求師師莊渠魏先生撫其背泣而遣之曰汝父嘗言魏先生孔孟正學汝念汝父善事汝師無以蒙難故廢汝學已卯寧庶人敗公起徙中再遷御史大夫巡蜀逾月進少宰公念封君老留淑人事封君俄封君卒於家淑人哀歛如姑嘉靖壬午 今皇帝上 四宮尊號謂淑人禮嚴蘋藻動協箴圖超三等進封淑人已丑公以官保大司馬致仕歸逾年薨淑人痛公孤忠寡諧未盡其蘊哭之極慙慘竟以是病越四年甲午冬肝氣驟發又素患風濕顧兀兀欲吐方書禁不可吐醫人誤投之吐劑吐已卽脇痛又或投之下劑已下卽不起時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純每言及淑人病時事卽涕泣頭搶地不能出聲曰嗟乎純不孝不知醫痛哉嗚呼無及矣淑人父家故饒已而清苦自約終其身刈葛求桑不廢績祗荆苧布襦無金珠長物公歷官孤鄉清白無玷難進易退堅鯁不回謂非有助於淑人耶淑人逮下嚴而有恩賓筵饋祀皆有節適云淑人生成化丁亥正月二十八日壽六十有五子男四震茂繼皆卒純以特恩爲太學生女一適

端簡鄭公集

卷六

辛

天三頁六八

富陽何繼淑人卒之明年癸巳秋 天子遣藩臣
諭祭是年冬月日葬九曜山陽純奉廣東督學田
汝成狀走三傳問銘甚哀銘曰允嫺胡母內閑垠
垠含章思媚既輯既譚何塞非夷何豫非屯載其
一德惟此貞馴克相君子社稷之臣吉壤三卜奠
爾長窀

誥封恭人項母張氏墓誌銘

余閱職方舊牘至石城之役如項襄毅公何壯也
比撫荆襄戒妄殺全活幾千人有遺愛焉其能發
明功名有後也宜哉公仲子綬結髮從公出入秦
楚被薦充畫贊官往來廣東西却敵上首功七級
累官指揮僉事明威將軍恭人將軍繼室也恭人
姓張氏父武以親軍千戶隸上衛錦衣母某宜人
恭人幼莊靜寡言笑閑女紅錦衣擇配歸將軍時
年十七襄毅公方貴內外姻族饒洽恭人能獨儉
節蚕績弗休尤孝敬姑鮑夫人特愛之成化壬辰
將軍自執金吾改官九溪十五年得無恙弘治已
卯將軍再改守禦嘉興歸里閑甚安適恭人恒曰
慎無忘九溪也正德丁卯將軍再罹難恭人謂不
能忍小辱即死無益奈先人何人獨患無身耳將
軍遂慷慨去戍遼陽恭人亦時時遣人至遼陽候
問占言卜筮北望隕涕庚午詔渝雪將軍歸自遼
陽則又曰慎無忘遼陽也初將軍伯兄在南臺恭
人相將軍養襄毅公無違色將軍弟繹天矣有遺
孤女將軍令恭人收字之教之成人嫁之禱衿九
十歲時祭祀必洗渙馭下嚴有恩禮臧獲男女咸

率程度視諸子女甚均有鵲鳩之愛將軍歸逾年卒卒之日治命嫁二勝金與章也恭人曰金可嫁章有出嫁之不可章竟全其節子行如指揮鏞主事錫上舍銓輩皆謂恭人賢有婦道母道也恭人生景泰甲戌七月朔嘉靖己丑五月十七日卒於正寢壽七十有七蓋生與將軍同甲後將軍十有九年而卒將軍葬永豐鄉恭人膺誥贈封子男二鎧前嘉興守禦千戶娶某氏鎮太學生娶某氏女某適九溪指揮使薛遠太學生女某鎧豁達雄談善飲酒稱將家子吾郡文武之盛如項宗者鮮矣

端簡鄭公全集

卷六

五三

天三百八十七附

襄毅公賞不蔽功其遺休余澤固宜有此而鮑夫人以來嗣徽之助如恭人者亦不可誣也鎧等卜某年月日葬恭人將軍墓次乃用鄉進士胡君逢狀請余銘銘曰婦徵徵夫母徵徵子侯子侯夫文武斯視我銘泉宮貽此女軌

誥贈錢母勝恭人墓誌銘

余友太常卿景山錢公孝友端諒愷悌明潔敷歷中外名實相孚視余若兄弟也將改葬其母而問銘於余且拜且泣哀瘠不能言計公喪母時纔年十有一今且四十有四年矣所謂大孝終身慕者非耶母姓勝氏世吳人先祖德懋國初爲兵部尚書有名父以章善醫有隱德母朱氏成化丙申十月望母生吳里中幼淑慧莊靖織紉蠶績筐筥糴糖酒食諸女事皆閑習比歸思竹翁逮事舅竹隱先生姑某碩人竹隱爲陰陽正術僦任義姑性儼恪恭人敬順能得其歡心翁壯年癸達志且用世好存謝游知賓客母深舟浚泳不以累翁太常君就外傳習章句對偶凡食飲語言母時時督誨之必曰小學少儀當如是是時里中競侈靡母獨儉約其淡泊顧於姻黨重奚務從勤厚畿第之間融融如也子男一人卽太常卿名邦彥女二正德庚午三月旣望母忽遘疾疾且亟形神不亂起謝翁曰妾不孝不獲終事舅姑子與女皆幼奈何累君幸善視之喪紀稱家荆笄布襦故在也語畢冥然而逝年僅三十有五卒後二年葬吳山之陽又

端簡鄭公全集

卷六

五十四

天三百八十八附

十六年而太常公舉于鄉又七年成進士又七年爲吏部稽勲員外郎贈母安人又二年爲考功郎中贈宜人又一年爲太常少卿報政道陞光祿卿上疏乞貶封封翁中順大夫太常少卿而母加贈恭人繼母氏封恭人先是太常公元配沈氏繼室氏贈封皆宜人時某恭人有子邦直太學生生子二人而恭人尚未有孫堪輿家咸請改葬恭人諸卿大夫與太常公遊者亦謂堪輿家言不妄公請於翁訪名師博求之果得吉壤於某鄉耆且卜之習吉乃某年月日啓恭人藏加杉棺陳命服碑刻

端簡鄭公全集

卷六

墓

三十三

天

制詞開神道移葬焉公初葬母庶人禮也張都水嘗爲銘今三承寵制葬以大夫烏可無銘銘曰公施命誥咨予秩宗嗟爾母氏陰禮是庸無非無憾旣肅旣雍弗偕夫壽而逮子封予三錫命言慰爾恫旣褒爾孝亦勸爾忠惟忠惟孝天監爾衷乃獲吉壤隱隱隆隆經之營之莫此玄宮釐爾子孫維熊維能九九松柏山回水縈銘詞不磨德音無窮

誥封張宜人墓誌銘

張宜人明襄陽太守東濱徐先生咸元配也宜人父家世鄞人國初戍海寧衛因家海鹽宜人生四歲喪母父彥昇處士故循謹鍾愛宜人時東濱年少能讀書爲文章有名處士顧東濱喜曰五行家言吾女當貴必欲得賢婿莫宜徐生遂定婿宜人幼祥順貞閑守內則母有遺貲盡讓其姊去已而父家稍落東濱又貧張徐諸婦女讌會率侈飾宜人布素自若東濱舉進士歷守汙襄汙襄皆楚壯郡宜人侍東濱潔廉自愛每歲除輒白東濱爲酒

端簡鄭公全集

卷六

墓

陳元三月十八

天

飯飲食園中人令醉飽曰鄉井家室之思亦人情耳園中人皆感泣當是時東濱二千石宜人誥封已貴益儉朴僅僅如居約時東濱仕京楚二十年大人留海上宜人亟請所以悅舅姑者錦穀甘羹鐘鼓歌舞之奉竭常祿不問所出入舅姑甚適其養事繼母及異母弟極孝愛周旋匍匐不遺餘力東濱樂易無他腸不屑生產客日十至不厭卽留之坐東濱不數起茗醴菜蔬燈區皆燭腆歲時饋祀錡釜必自飭也其調睦先後輯拊僮奚敬老憐貧有施無吝均愛女子襦衿九十再更喪紀專致

信誠閭內之設有儀刑焉宜人舊有痰疾每發輒愈比長子清孺縣學生甚孝懿學成竟早喪其婦湯氏繼喪遺孤承祖纔幾歲宜人固重憐之已而長女又寡無葦功可倚者東濱又一病三月宜人時時泣且禱又不欲使東濱知而戚也積憂叢瘁遂成隱厄乃甲午季冬六日竟蹶不起東濱念其賢不復謀繼室所謂得意永畢矣宜人三子重恩重俊皆清孺弟早夭三婿長賀訐次仇俊卿次王大猷皆縣學生孫男卽承祖聘顧氏宜人生成化丙戌月日壽五十有七東濱卜乙未月日葬清風

端簡鄭公集

卷六

墓

元二百五十七

新阡持狀問銘銘曰閑閑陰禮有允宜人賢幾樛木敬始湘蘋載其堅約胡豫胡屯左右君子喪亦速貧旣深旣秀清風之潏斯銘不磨扁此長闡

殷贈君周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嘉靖丙申冬十月 皇太子生有詔覃恩勅贈東阿殷公爲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元配周氏封太孺人時公卒已二十有七年又後十有一年而太孺人卒卒之明年戊申十一月庚寅仲子學憲君啓公竈而合葬焉手書行狀走使數千里問銘於余義不可辭謹叙次其事誌而銘之誌曰公姓殷氏諱祐字景淑號恬庵世東阿人父清母門氏成化丁酉十一月十七日公生於阿故城岐嶷有美質少卽砥礪不屑人後甫壯失母生理衰落公勤家服賈相時懋遷歲有贏息拓田廬潔滄瀟大入安之益自飲飭里中周處士有女少公二歲九月八日生幼端重寡言笑處士愛之爲擇配公奉大人命請婚於周周宗人皆稱公賢處士遂許納聘卽太孺人也太孺人來嬪于殷敬順雍肅宜於上下當是時祖姑暨舅在也太孺人澡身承志昕昏寒暑時省而謹護之已而舅病風未幾又病痿公侍疾嘗藥日夜憂悴饘粥甘旨專倚太孺人以故雖罹貞疾竟獲永年比卒公居喪哀毀葬祭必依於禮公性儉朴無妄費顧好急人樂施予三弟

端簡鄭公集

卷六

墓

元二百五十七

妹皆幼撫而教之授之室家遇宗黨子弟誘善規過懇惻如已出往來存謝恒執謙和橫逆加諸受而不報更徭服賦人擇其便我任其難暇則與二三父老弄茶相娛忘情勝負阿故城素不喜業儒公發憤曰吾恨不能讀書以經術起家今有子乃不蚤善教卽有貲萬金何益兩子甫五齡遂遣就外傳凡公懿行太孺人寔有助焉正德庚午公年三十四忽遘疾荏苒數月季秋十三日竟不起太孺人年纔三十二慟不欲生母賈碩人百方寬解曰汝祖姑年且百歲諸孤長者纔九歲少者六七歲汝死誰任其責者奈何不自忍太孺人乃已亟圖襄事閱三月祔葬公邑城西北原先塋太孺人能讀孝經烈女傳了大義中更多故內操井臼外防鼠雀上奉尊章下保孤弱茹荼揮血辛苦萬狀志操益堅辛未流賊且至人爭走避太孺人曰吾有祖姑及諸孤安忍棄去卽去恐不能脫俄賊至驅太孺人太孺人罵賊賊持刀逼脇太孺人罵不絕口賊怒甚力斫兩刀刀當太孺人額額破血流滿地賊以爲死去不顧宗親里媼急走視太孺人見刀傷入寸許相顧流涕曰天平孝節婦乃若此

死逾時忽蘇諸孤環哭太孺人張目視諸孤亦哭曰吾未亡人也汝父歿吾分死以祖姑及汝輩故忍死至今日乃遭此賊祖姑無恙汝輩無恙吾卽死無憾又曰賊斫我時若見汝父在我旁捍我宗親里媼又皆愕且喜曰孝節婦復生神庇也然瘡甚被風三年後始痊十餘年輒一發發則痛癢不可忍祖姑卒二叔貧太孺人力持喪紀至粥產不以問二叔族有欺侮者太孺人携諸孤避之母家就學東阿因良師友太孺人辟繡織縷以贍諸孤曰汝父命汝輩名何義也努力無爲人所嗤子婦初入門皆令務機杼不得刺文繡飾鈿襦下至臧獲亦知嚴憚作息有時家無廢事壬辰仲子成進士令合肥徵拜山西道監察御史才行文學顯名於時丁未僉憲關中不數月擢河南督學憲副太孺人曰經師人師豈易稱哉日慎一日可也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忽患痰疾而卒壽六十有九太孺人孀居三十八年遇險如夷履盈如歉兄弟相見若對嚴賓縞衣布被十年不易幾闕之內莫敢笑語完節稜稜霜寒玉潔登諸圖史足垂靈範刑於寡妻公之謂矣子男三長儒娶林氏學憲君其仲

子也名學娶張氏封孺人李舉娶蘇氏蚤亡曾孫男二曾孫女二學憲君書詞甚哀瘠且曰學不肖不復得事吾父母繼自今忍不倍萬修檢求無忝於所生嗟乎余亦人子聞斯言也能不惕然銘曰遙遙殷宗世種其德餘慶淵源乃封乃殖於惟贈君秉心翼翼濟濟亨屯裕盛是力克儉克勤而康而色胡弗耄願而奪之亟惟太孺人允也善匹淺泳深舟樹此家室昊天弗弔中年永畢抱此素衷有如白日孝養弗違義方弗佚蒙難正志葆其貞一丘原隆隆九九松柏勒我銘詞局茲玄窆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六

空

卷二百九

李母屠孺人墓誌銘

海鹽長水之李皆祖元白元白仕勝國爲河南水軍都萬戶入國朝而其曾孫莆田君進士起家爲郎君慷慨修潔寔生蓉菴蓉菴幼穎異莆田君奇之擇可與齊者乃聘贈尚書平湖屠公女是爲孺人孺人母姜夫人有內則陰禮之教閑如也歸蓉菴逮事姑蕭孺人孝養無違色歲時饋祀洗腆喪紀賓筵咸有節適姑甚宜之蓉菴學於郡百爾壺內事孺人任之不以煩蓉菴蓉菴竟以科舉之學登進士嗣是上春官入冑監南北行李孺人輒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六

空

卷二百九

先戒蓉菴登堂辭母去無難色正德庚午蓉菴一命爲蒼梧令孺人曰遠地也听昏服食非吾躬視之不可卽從之官未報政蓉菴沒柩歸自嶺外歷端溪灘麓之險孺人茹荼揮血艱苦備至泪抵家遂圖襄事康僖公嘗曰吾妹事蓉菴可謂以禮始終者矣初孺人有子而殤騰無待年者亟爲蓉菴置側室比生子愛且教之壯而授室產秩如適族人謂孺人含章飭性足稱女模此其逮下之德尤不可及孺人生卒享年六十有九男三長世楠早卒次世樞太學生次世枋卽側室子女五適郡庠

生林茂賢太學生倪傲金鳳士人葉松沈真孫男
五雲儒烈儒休廷遷壽松雲以族人後世楠儒烈
充郡弟子員女四世楠將以嘉靖丁亥十一月二
十八日耐蓉菴之墓而奉其族兄霽山所爲狀以
請余銘泣且曰歲之不易罪何及矣余惟我王父
提舉府君李出也於蓉菴爲兄弟行是烏可辭按
狀刪次其大者而系之銘曰允懿孺人旣雍旣肅
敬始坤裳賢幾樛木粵徽絃絃轉偉克復而况系
宜崇此家蓄有閭泉宮莫此平陸

樊母王孺人墓誌銘

縉雲樊侍御在留臺端潔持風裁凡所論建大抵
欲清官常恤民隱不肯顯然錫暴人予心器之已
而聞母喪墨顏素顙灑血南奔旣抵家述狀緘書
屬會稽陶柱史承學問銘於予義不可辭按狀母
姓王氏考水南處士友勝妣申氏弘治庚申仲冬
二十一日母生於水南幼婉慧貞靜處士教之孝
經小學及古列女賢哲故事母輒解稍長申碩人
教之蚕績織衽饗糟酒漿蘋蘩污幹諸女婦事又
輒開習年十八歸一所翁守翁壯年負義氣與人
寡合母以柔道濟之宗姻里黨皆親附翁未幾姑
亡母承家有禮事舅益孝敬凡歲時愍忌魚菽之
祭不必其豐必致其潔妯娌先後相與無間言下
至童奚衣食作息咸有節適翁讀書別館不屑治
生母外資篋笈內操井臼深舟淺泳清苦自甘百
爾朝夕芻米不以累翁翁學竟成顧命數蹇產歲
比利大比輒不利母曰無憂也不有命乎比翁邁
難大窘家殖益落母又曰無憂也不有義乎當是
時侍御就外傳母辟纊成練當束修翁旣免于難
尋膺歲貢侍御學又成文名駸駸著浙東矣乃嘉

靖壬寅翁受官京師得山東陵縣儒學訓導母從之陵在陵五年而侍御舉于鄉上南宮省母於陵明年丁未侍御成進士拜行人奉使南都再至陵母若曰吾在田間聞國家取進士恩榮禮數最盛汝父終身力學不能得汝今得之夫進身益高立身益不易汝始服官慎無忘先世自吾爲汝家婦聞諸長老言汝五世祖諱敬在諫垣十八年陞江西叅政又不知幾年終其身疏食布衣如做秀才時家業不長尺寸其家孫諱貴舉進士亦能守家法清白之吏後必昌汝其遺庇也侍御曰敢不受

端簡公集

卷六

奎

天

三十九李

命以辱先世戊申秋侍御還朝至陵奉母入京就養饒廬湫隘滂時竭母日怡然顧侍御曰書生得官便有富貴相非好消息汝甘此我無憂也庚戌秋虜犯郊甸衆恒懼母謂家人無恐密令從者鑿大坎於廬後侍御見之驚問故母曰吾意也勿問汝爲臣子慎無草草是年翁陞教諭高密侍御之官南臺送母之高密道出任丘見囚徒荷校血流至踵號哭楚毒謂侍御曰此獨非人子何至是對曰有罪固宜然母曰卽有罪罪之何至是甚吾嘗聞一貪官每酷刑賜金錢去官後病斃死所

得竟歸他人天道真可畏母至高密翁曰整床葦戶儒官固然若安此且相聚否且從兒南俟我爲歸計母曰兒在京更澹泊白首糟糠吾又安能舍此去遂留高密辛亥侍御數圖迎養未果壬子正月望母卒于高密享年五十有三子男三長卽侍御名獻科娶朱氏次獻壽娶梁氏次獻綱聘鄭氏繼聘朱氏女一適士人鄭重孫男四女二侍御走高密奉柩歸縉雲卜癸丑八月壬辰葬仙都山陽銘曰母秉陰體德以順隨有閑有則無非無儀饋中牖下正位斯宜履豐而約視寒如夷獸主猶織冀婦相被左右君子經師人師成之賢胤邦家之基徽音惠問爰徵於茲寵章未逮祿養方滋曾是餘慶而不少遲仙都之麓川谷逶迤奠爾玄窆百世其思

端簡公集

卷六

奎

天

三十九李

朱母劉碩人墓誌銘

碩人姓劉氏世家洵涇洵涇之劉惇說詩禮四舉進士有名碩人父杰篤行耽經好博觀外家語能詩文寔整修其家法母錢氏天順丁卯八月十二日碩人生於洵涇幼婉淑解讀女誡長益靜雅歸愛蘭朱君愛蘭秉義程爽任氣好存謝游知賓客諸嘗往來皆賢豪有力者碩人善相之閭以內甚設當是時舅亡姑且老碩人事之極孝敬比歿遂哀致喪祭必腆洗先後相與甚節適僮傭雜作者衣食之以恩鄉鄰卽造請未嘗敢簡賤有羨輒推

端簡鄭文集

卷六

宅

三百八十一李文

以相濟家益饒益纖儉事農畜春蠶秋績日無休時時時述長厚事教子若孫子若孫亦習見其未嘗遽言色相率爲馴謹耻抗暴長子模模天婦顧少也碩人撫之特厚爲立後後以仲孫璨璨弟玘後仲子楷楷有子塘弗慧碩人哀念之指王婦謂玘曰而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塘固而兄也蓋璨與玘也皆季子杖之子也杖春和坦直無忤悴稱碩人子娶倪氏產四男球玘皆國子生以故璨與玘得爲人後禮也碩人五子三男二女女適陳沐沈坤孫女六曾男三篋簪繁女三碩人卒于嘉

靖戊子七月十六日後愛蘭二十五年壽八十二學諭劉君模狀曰古稱賢婦孝者恭者慈者富而勤者惠逮下者碩人庶兼之信夫杖以某年月日葬碩人於愛蘭墓右墓在某鄉銘曰劉有緩齋薛鳳荀龍成之令女內閑樅樅旣盟旣饋協於華穠燾後崇先柔宜是庸觀於桐第宜爾祔宗有允銘詞秘此玄封

端簡鄭文集

卷六

宋

天

一百三

朱母馮碩人墓誌銘

嘉靖戊子閏月丙申朱子從龍葬母于開濟鄉先塋屬銘於余余乙酉冬竊斗食京師聞先人訃摧裂幾殞從龍匍匐救余得南奔比余禪從龍亦罹此大故嗚呼痛哉從龍睨致孝母病經時衣不解帶食不甘味余負愧寔多母馮氏海鹽大易鄉著姓世朴厚有雄貲考昇妣何成化丙戌七月三日生母於淘涇母少而柔慧壬辰海溢家人倉卒辟難母時甫七歲徐曰新舟可乘也亟登舟棟撓死者數人舟中人得全父故奇愛之爲擇配順德

端簡鄭公集

卷六

元

天

魏

君總鄉賦旦夕入城府母經理家政逮事曾祖祖暨舅姑佐餼授衣最孝謹歲時修饋祀腆潔馭臧獲男女有程度後先姑妹間臧否毀譽所自起母依義崇恩久益宜之弘治己酉子雷生癸丑生子雲雲卽從龍生未冠順德君病病且亟告母曰雷也殖子雲也藝子吾卽死而勉飭之母泣對曰萬一不諱未亡人之責也俄而順德君卒卒之歲正德辛未水大歉母輒飯瓢飯從龍進曰雲不孝惟是朝夕芻米幸不竭胡自苦如此母曰鄉人且食草木實吾得瓢飯足矣歲無屢豐吾亦以訓爾曹

耳客有謂從龍文無害盍爲椽者族人以告母母曰雲不欲爲有道之士乎吾不忍爲郭林宗母也

驟勗之力學從龍非師弗師非友弗友經學明瞻正德辛巳遊太學明年舉順天鄉薦蓋順德君卒已十二年矣乙酉秋母謂從龍曰汝兄任吾外汝婦哺吾吾無恙明年天子策士煦煦膝下非四方之志從龍不敢違遂卒業太學丙戌夏六月母疾寢語呼從龍從龍忽心動走歸母獲見從龍喜疾良愈愈某年而疾復作竟以二月晦卒於正寢卒之前一日召冢孫槃立榻下目視之曰吾年六十有三僅得一孫汝耕效汝父讀效汝叔汝母凌賢也善視之又泣而呼曰孫孝婦孫孝婦尚未育奈何行且從夫宦矣汝能逮下早圖之自是不復言嗚呼母之愛子無弗至矣成其身念及其後至於死生之際而弗能忘也嗚呼人孰無母哉狀母者孫子構卿從龍內兄也其言文而信按而銘之曰濟睽以豫弭誓以節昭其儉德陰禮弗越胡不肅雍餘徽未歇克有令子鬱爲時哲是曰嚴母敬此松柏

端簡鄭公集

卷六

主

天二百五十五

墓表

浙江布政司都事致仕華君墓表

無錫之華皆祖晉孝子寶寶後數十世至宋原泉府君徙隆亭族益繁大入國朝而科甲始盛君王大父大父皆歛飭孝弟力田守先緒里墟中稱長厚君子父坦庵先生嘗讀儒書爲科舉之學顧好奇節不屑羈檢瀕貢罷去君汝秀穎敏達倜儻憤發欲成父志資名師友益研經史爲文章有名江東顧歲比利大比輒不利迺請入粟補郎散官已棄郎散官去游太學太學諸生推華生才祭酒司

端簡鄭公集

卷六

主

天三百六十八

業皆喜華生勤學好禮又有名南都南都再大比竟不利當是時君之子雲舉於鄉矣曰吾不能復僕僕人下遂上疏乞長告官授浙江布政司都事階從仕郎歸老於田君性朴諒尚簡質不喜燕遊日理耕桑廸訓孫子輯馭臧獲暇則琴鶴圖書稍自閒適嘉靖辛丑雲舉進士禮部君益喜時時寓進士書廡以忠孝大節君豐軀玉立風度磊落劇談專對人莫能詘然寬大無他腸人皆信而敬之臨財不肯妄輒推與人又能守矩矱恭慎自約租入先公賦有餘貲弛責賑貧施舍不倦尤敦修孝

友養祭喪葬必依於禮遇內外宗戚皆有恩義衰

落不振者力與周旋必使有衣食田廬乃已人故

多德君君不自以爲德也縣大夫歲讀法以鄉飲

酒禮致君君曰斯禮也所謂觀王道於鄉者謹謝

不敢赴人益高君君交知姻婭非東南聞人即望

族以故君名久之益著壬寅秋七月卒享年七十

有九名卿大夫士咸悼傷焉初君病時進士適奉

使便道歸省醫藥飯含無遺憾云君二子進士爲

長次露進士余所知積學修行有用世之才癸卯

冬葬君于揚名阡緘狀問余夫晚達者積益厚寡

端簡鄭公集

卷六

主

天三百六十八

獲者澤愈長華氏之種德久矣封培葆聚尚在爾嗣人余故表之令後世得覽焉

外王父福建建寧知縣費公墓表

嗚呼余外王父質齋費公葬開濟鄉四十六年矣
惟是表墓之石未有刻余聞先人言費氏冢祐詳
甚公世縣海鹽爲右族曾大父山甫大父原禧父
仲昭皆賢豪長者累積百餘年發於公公幼奇穎
年十三能爲文詞補邑庠弟子員有名邑庠成化
丙戌貢太學又有名太學壬寅授建寧令令又益
有名條禮洗俗稽市通幣閔農賑歉均賦平役勸
學授程惟夙惟夜鋤其強梗以植良柔曲請不能
奪也幕史其貪縱不法公扑諸庭列罪狀奪其官

端簡齋文集

卷六

主五

三百八十四

去公又不屑低回媚上官直已徑行其志以故民
胥悅而時有毀言公曰吾吏民上凡以爲民苟徇
勢逐時負吾民雖一歲九遷吾不爲竟抑鬱憤悶
不盡其素所積蓄以死悲哉公豐軀鐵面雙目炯
炯孝友殷摯問學淵宏凡喪祭大禮必致其情與
人交規愆成美意氣感激白首不衰外王母陸孺
人平湖名處士禮之女有內行舅氏曰鑾曰鏐皆
孺人出長舅氏娶呂州判女繼室葉氏有子坤泰
娶夏將軍孫女繼室鍾氏子道愚道魯道拙皆鍾
出少舅氏無後外王父

安人仲女也費與

鄭世婚姻至外王父與先王父提舉府君益相善
指吾母許嫁吾父嗚呼吾養無及矣忍表吾外王
父哉吾聞廉良之吏其後必昌外王父官建寧不
私民錢今閱其日曆出入者凡魚薪錙銖費皆給
常祿外王父已矣非爲官評士論存此竿牘飭耳
目也其爲廉良吏無疑乃舅氏學弗獲仕孤孫僅
以醫名光揚之期有望諸曾孫矣表以俟之

端簡齋文集

卷六

主五

三百八十四

行狀

南京光祿寺卿項公行狀

公姓項氏諱錫字秉仁別號鉞山其先祖秀從宋南渡徙家嘉興累世樹德六傳而至公之高祖吳江縣丞邦曾祖衡皆贈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忠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襄毅父經仕至江西右叅政襄毅公有文武才秉鉞秦楚擒逆胡輯流冗全活幾萬人功德盛懋著在旂常敷遺後人瘡痍於公公生而穎敏稍長沉厚端靖讀書輒善記襄毅公奇愛之爲擇配時陝西學憲祝虛齋先生致

端簡公集

卷六

七

夏三十九

仕居海上明經篤行士類宗仰襄毅公造其廬委禽焉且曰我孫可教也幸卒成之年八歲嫡母趙淑人卒母王淑人又卒公哀號如成人諸長老憐之曰汝稚子無過苦叅政公在南臺爲御史出守太平聞之召公至姑熟就養于田淑人公見父牽衣大哭言兩母棄我去狀父亦哭而心竊異之曰此非凡兒也久之襄毅公卒于家從父奔喪歸尋就學於虛齋教之讀五經公即能讀五經而專治春秋國初開科取士春秋兼用六家傳及古註疏公又能盡讀六家傳及古註疏時時靜坐深思

端簡公集

卷六

七

夏三十九

作爲文詞春容俊雅共學者皆自謂不及項生虛齋亦喜項甥守矩矱力學含章善晦也甲戌入郡庠而叅政公起補臨江太守未幾田淑人卒於臨江公迎柩歸喪紀總總如禮服闋入太學丙子舉順天鄉試癸未登進士授建陽知縣建陽閩壯縣繁劇難治公潔廉示以恭儉堅明約束戢胥吏崇文教表祀遺哲磨礪風俗駸駸向治於是藩臬皆稱建陽令賢臺察亦皆賢建陽令登諸薦剡謂可任風憲建陽人又皆慕令至有鳴弦夜拍之書蓋三載書最始陞刑部陝西司主事或爲公歎公顧喜曰此吾大父舊游地得一履遺跡幸矣益留心律比傳以經義不爲法縛亦不汙法師聽明允有聲西曹戊子叅政公有疾公請告歸調甘嘗藥疾且稍瘳會回祿旋罹大故含祿葬祭情禮備擊服闋補福建司主事入莅本科看諸司刑獄奏疏同年進士王子揚在考功擬薦公自代公遜謝之語浸聞於人人愈重公甲午改尚寶司尚寶直內廬職符璽公以恪慎將之六年陞少卿尚寶尋陞南京鴻臚卿鴻臚閑局頽垣敗屋不可朝夕公移文修葺始有堂廡時督屬吏肄習禮容閱四載陞南

京光祿卿公曰叨第二十四年官至卿寺三品章句書生無他行能誤被 聖恩寔踰涯分吾將營于舊隱老焉且疏欲上老再輒爲交游所阻光祿本漢官顧今職掌大與漢異歲入白粲萬七千石牢醴鹽薪飴酪果旅諸物稱是類供給內府旁孔漏卮不可勾較公稍欲剪剔逸口相譏聞之言路然無可踪跡者直論公不稱職會當事者素不喜公竟免歸未踰年而當事者敗衆意且起公而公不可起矣公旣反初服卽郊墟故庄布樊築室中爲草堂榜曰歸來水丘林壑窈窕崎嶇嘉木名花

端齋全集

卷六

七

夏三言

周匝籬落時乘笨車或棹舴舺遊息無時惟意所適春和景明賓朋沓至蓮豆洗腆竟日淹留然自奉儉薄脫粟盤殮未嘗不飽尤善下人不屑簡伉野老村童必與釣禮孤寒之士苟有一技皆得衣食於公以故人無貴賤才不肖皆喜親就公公內行修飭事諸母最孝事諸兄最弟事諸叔最謹其處人倫之變包荒濟殯殆有人所不能言者繼母王夫人卒時公年已六十矣衰麻哭泣罔不中禮夫人治命遺貲悉與公公悉推與妹妹有子不能婚姻禮百費皆出公子弟或違教未嘗顯斥微諷

論之能改卽止歲時燕會必述先世積善累德事及虛齋所論經義學術訓之虛齋子繼臯與公同舉進士其後稍不振數數周之爲置墓田祀虛齋從子元淳項氏宗子也有貞疾公曰禮不可無後以孫其後之元淳弟淳年甫五歲弱甚內外涂指風雨漂搖公曲護周防憂勤萬狀田宅繇賦奚童良惡咸爲區畫恐懼安樂人情日異公固安焉槩公性行可謂木訥近仁質直好義城府不設而表裏無二者矣若乃不媚人之長不言人之短不忘人之德不讐人之怨有先民長厚之風焉至其論

端齋全集

卷六

七

天

魏

析經史商確政事又能出入古今審中利害外若渾淪而內有條理是故所至雖無赫赫名而其操身馭物矚然無可訾議也嘉靖癸丑閏二月五日衣冠對客痰疾忽作諸子環侍嚤不能言俄而少甦略進湯藥猶將鬚張目咄嗟欲語少頃鼾睡如雷痰壅累不能出口明日漏下五刻瞑焉長逝距所生弘治庚戌某月日享年六十有四元配祝氏加封宜人子男三人長元深太學生娶邵氏次元淙壬子舉人娶沈氏繼徐氏又次元沐聘陸氏女一人孫男四人道亨國亨時亨臣亨孫女一卒之

歲季冬十三日葬公思賢鄉先塋之次深具公事實匍匐千里至金陵問狀於余余與公同舉進士同官兩京辱公之知公素所積蓄未究於用深與淙皆能學文修行以世其家襄毅公之澤固未艾也謹述其實事俟立言君子采擇焉

文集

卷六

志

端簡鄭公文集卷六

曾孫端胤校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七

記

嘉興府題名記

平湖縣重修廟學記

躋古堂記

峽飲岩樓記

近田草堂記

嘉魚李氏重建義學記

當湖里居記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七目錄

常足窩記

祀六府記

書兵部題名記後

書慶成圖本後

書趙漸齋戶帖卷後

書西墅卷後

書異路同恩卷

書胡端敏公行狀後

端簡鄭公文集卷七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

記

嘉興府題名記

江南九省浙爲大浙十一郡嘉興爲大嘉興據湖海之交平田曲澮饒稻梁有魚鹽窳果之利士重廉節耻馳競齊民勤生耕織蠶畜務蓋藏又鮮兵革不虞之患故嘉興易治然賦日繁壤則錯出制地征者時時曲算裁濶狹以故黠胥能上下奇美爲奸利東並海築堤歲役幾萬人勞費無休時俗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七

三頁五

且近侈或矜勝相訐豪兼魁宿之家往往設財役貧又當傳道飭館勤候煩言易生故嘉興亦不易治治嘉興者知府員一人同知通判推官五人知府古太守所謂吏民之本也同知通判推官佐太守者也嘉興開府百六十八年未嘗有題名之刻建康司馬公曰名不題何以徵文獻識臧否懸勸沮乃樹碑於堂書其氏名而繫之字里官秩問記於余余曰唐人有言居官而自記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媚人公非其媚者也今登斯石者孰非作人之選其德政人人深至于今思之不衰者楊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七

二

不

九

七

公繼宗徐公盈也夫宦於茲土孰不欲尸祝於茲土然率愆其素者勢法易倚寵賂易遷名實易眩力之弗逮而志之弗堅故也是故爲人牧者貴有真誠惻怛之心爲國家根本深長之慮夙夜爲民造福耳財用有短長幹局有精拙莅官久近有遇有不遇毀譽有不齊皆非君子所謀也司馬公以南臺御史守懷慶有成更賢於茲聞霽雄斂劇劇有餘才察案高君晉君張君又皆以文章政事相益共濟可謂一時之盛矣嗟乎人心無常急於風電不渝不沮克終永譽顧於斯石不有深省乎

平湖縣重修廟學記

嘉靖丙申冬平湖縣重修廟學又明年秋廟學成
晉藩叅政趙公里居並學過余百可園問記余適
軸鄙夫不宜以文字見姓名于人辭再三不獲乃
記曰平湖初縣首建廟堂歷百餘年礎歌棟撓禮
教弗稱縣大尹華容黎侯文僖公孫也謁奠既虔
過圖繕葺新責于鼎去蠱于華表樹維隅籌約費
務役書甫授鑿鼓弗勝于是崇殿邃廡足以嚴聖
隆儒豐堂麗齋足以闡猷陳教高墉曲衛包絡東
西密室穹門內外閑整雍雝合幾名賢異祠習肄
聯廬廡器殊鑰繩引鈎錯度法咸宜丹堊塗茨仍
改並飾若乃前迫囂市衢道湫塵畫地懋屬增其
式廓秩干右注則俯闕清泠匯波左縈則遙瞻沃
蕩偈奧齊開冲勝咸集吉壤奇觀於是乎在雖新
宮之軒正泮水之雄深何以加焉矧其經始弗徐
落成弗亟剗淫就正先說後勞萬力千金低昂劑
量官無會財民無可贖經政育才之功節用愛人
之意胥得之矣凡我友生履茲聖域修息之際能
無詮擇惟明興該教敦用經學化端統一道術均
齊非聖之書曠然放距循習既久論議漸滋宋儒

蒙毀于支離經師負謗于訓詁游聲相扇附和寔
繁將有尼父異端之憂于興聖徒之感剪拔奇袤
嚮歸純正聖謨王制是守是廸撫壯自求崇此明
德凡我友生責也慎哉慎哉黎侯名循典愷易廉
明有惠政趙公名漢淳懿簡諒出處大節皦然

躋古堂記

余曩耕海曲聞河南默齋許子既來京師知許子益稔今年夏許子去南京爲光祿問余躋古堂記云夫弘農分陝靈寶其壯邑也嵩嶽三州遠近包絡爰有泰山乘離戴午悠迥磅礴雄秀萃焉衍爲豐原融爲巨壑方田曲澗市柳回塘稍稱幽適尚未入其奧也載陟載降屢峻屢夷旣蹇產以循流復覲髮其失遲於是脫西峪之阻而開南村之竇懸磴化爲周行叢崖豁爲明野宛然又一區域也始有居民什伍爲族陶而穴耕而牧婦子相携衣食自畜人憎其野我狎其樸再引而南匪涯匪麓益溥而長若往而復山嶠藏阿丘形點陸高不乘嶽廣不聯坎卜築於斯可適可軸所謂躋古堂者崑然擁門庭而殿寢塾矣嗟乎桃林自今桑稠非昔險坳雙嶠闔蕪兩號韓秦更衰漢楚交厄烈士辭人關夫俠客紛紛徇世以翹名竟煙蒙而草籍遊息登眺之餘得無有槩於陳迹乎余聞許子結髮讀書即耻回通深略壯圖憂先漆室顧夫歲月如流神精易軼多病寡交誰我同卹旣無裨於經綸徒有傷於跼蹐斯堂旣葺聊以自誓吾土信美初

端明鄭公集

卷七

五

陳元三首

服可修或妬危而奮翼或履坦而旋轉或歸潔而早退或靖獻而晚收我出我處孰悔孰尤信斯言也因將塞移文之誚謝捷徑之嚆比跡商衡而莘傳作求也

端明鄭公集

卷七

六

陳元七十

峽飲岩樓記

嘉靖丁未七月余至留都獲拜太宰西磐張公時公報政戒行李還朝有日僅得一再見見必道今正人君子事規誨余且曰學達于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於學則章句非腐儒乃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奈何其能善治也既送公江舟問余峽飲岩樓記曰此吾舊隱子爲吾記余惟公晉人也余未嘗至晉所謂峽與岩者不知其高大深廣之狀意其在河汾原岳之間靈秀雄偉鍾爲材賢其爲奧區吉壤必矣夫峽可飲水也飲於峽樂水也岩可

端簡齋集

卷七

七

陳於三百七十五

樓山也樓於岩樂山也非公仁且知能相忘於斯相安於斯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公非直有見於斯而已心目相融而意景相適殆有得於岩峽之外者余筮仕職方見公以內臺立朝端朝士相指謂曰此臨汾張公逆瑾竊柄時陵百官公卿皆俛首下氣不敢出一言公時爲諫官侃侃引大義昌詞正色與瑾爭是非瑾爲奪氣又後十餘年國有疑獄未幾有大役羣憮巨黠險狠相濟公譽望孚洽丰采凝峻不肯隨人下上相阿徇卒能守典法均縮財用諸不便已私者輒齟齬

公公益堅貞持節槩不爲動搖當是時非公爲之砥柱縉紳之愧多矣乃若旬宣之惠浹於甘棠干城之功扞於疆圉臧否之辨昭於冰鑑約儉之德潔於素絲凡公懿行更僕未易數非公政學兼懋能然乎公年且八十猶夙夜修檢孳孳不厭有瞻淇抑戒之風其汲引善類迪訓後進疊疊不倦有君實晦叔之意益以占公之仁且知也昔公之隱岩峽也無悔心比其出也無改步今其歸也無愧容仁者不渝其晚節知者不眩於先幾公其有焉公之鄉後進周汝威王受夫今之正人君子往來

端簡齋集

卷七

八

陳於三百七十五

岩峽候公其以余言諭之

近田草堂記

少保太宰許公之爲近田吟也其仲子亨夫頓首
受命揭之郊居奉以周旋惟謹浙西鄭子爲之記
曰嵩華河洛之交雄奇深秀鬱爲靈寶去城半里
有田一區雖阡陌未封而南東可畝亨夫分固知
足義不取盈也爾其背負林麓遙合故山而俯溪
泉時添新水桃李擁其周行丘陵殿其厚址規洞
留雲寄我心於不競方塘止水涵吾性於有融亭
於斯高山流水拱抱几席之前臺于斯豐草長林
映帶坊堦之側於是酌陰陽之中宅茲堯堊選遊
息之勝謝彼舊塵比松竹于斯千取棟宇于大壯
外樊百堵中堂五楹廉隅修然其直方隍序坦乎
其敞博儼若彛訓榜曰近田蓋陶村朝曙雞犬相
聞山郭暮鐘牛羊不牯以事西疇則作息如期以
饁南畝則饗殮可繼以築場圃則任戴不勞以供
賦租則委輸易致徒步便於往來經營宜於昕夕
詩謂來牟用康書稱稼穡克壽信乎蕭垣晏市皆
非令圖魏儉幽勤斯爲本務也若乃侮父母者耻
昔人之勤勞聽祖考者願小子之迪德或因之而
景福受慶忝士興毗或因之而廢禮黷神害時望

續鄭公集

卷七

九

三十一

功

續鄭公集

卷七

十

三十一

三十一

嘉魚李氏重建義學記

余童子時讀書東海上聞今天下有嘉魚李公與
仁和胡公崑山魏公鄱陽余公同官留都號君子
四友私竊願見顧賤且遠不能以姓名通越數年
公爲大司馬余從屬吏後始獲承受教言屬余爲
義學記云公之言曰惟我李宗唐出也唐有顯王
封望鬱林鬱林十五傳至璠璠自永陵徙嘉魚嘉
魚一世之祖祖璠也璠四傳越惟有我宗儒府君
始爲湖西義學學旁有田若干畝歲收其入以贍
來學之人勝國末學遂廢廢且百三十餘年我伯
氏東嶠宗儒十三世孫也爰復舊址再建爲學學
設而無田我族人廬又弗附於學學亦旋廢廢又
三十餘年惟我先中丞悼念先猷弗遑式廓予惟
夙夜疚心涕慕是經是管用弗殞於舊德乃惟予
五世崇三祖綽有功德於我宗人禮不獲祀於家
廟乃即何崙墓偏爲祠祀之亦惟我榮惠叔祖有
堂構播獲之勞法宜祀伯氏東嶠大崖以聖賢之
學倡我宗人風於楚中法亦宜祀爰及三公合祀
於祠祠左建爲義學學旁有田蓋學非舊址而名
固舊顏弗忍忘世澤也凡我宗人廬於斯耕讀於

端簡鄭公集

卷七

十一

三十一

斯和樂如一克類德音惟於茲學有賴焉嗚呼公
之心何心也非仁且孝其孰能與於斯夫正學不
明久矣射利媒榮者固弗足言其進於是者則又
侮聖言而崇清談厭實事而歆虛譽往而不復其
究未可知也公爲義學能無有繫於是乎密邇松
楸允念爾祖以發其孝思省之稼穡惟土物愛以
弗遷其志幼而相諧羣而不相忤以廣其樂易子
諒之心教之小學五經四書以端其嚮往四教行
而聖功存焉由是而獲用則爲良士不獲用亦不
失爲友民李氏之宗益昌且遠矣嗚呼今之人視
從子弟弗若已之子弟矣而況於五服之親乎况
於服窮者乎況於百年十世歲時弗相集者乎公
比渙萃離必欲同歸於善此其心何心哉凡學於
是者亦思公之意景公之行求無愧于仁人孝子
之心可也

端簡鄭公集

卷七

十一

三十一

當湖里居記

當湖里居者漸齋趙先生之廬也當湖川谷委抱深秀余三過當湖未嘗不躊躇焉景陵時初縣平湖平湖治當湖至今父老稱當湖云漸齋七世祖友一居新倉力耕種德其徙當湖者蓋友一之曾孫也當湖濱故有權務趙氏世居其旁先生八九歲時秀穎不凡喜弄水石草樹置盆缶中蓋池若山水既壯時時走湖上觀水或登高望海上東南諸山有會意輒圖之久之益精潤意所未盡又能發諸詩歌清遠有思致以故人爭構之先生曰藝成而下吾直自適耳已仕給省請告歸益徙近湖舍東闢隙地疊石栽花構數椽游息其中名其石窻曰吾將于茲老焉比再起再歸益闢後圃湖上雜植竹樹花草無慮百種川湖奇石不問巨細闢徑澹隍高下羅列就中爲序芳亭亭中有書萬卷有琴有碁弈博簞投壺觥籌談笑可樂之具圖後有曲溪可適當湖時與三四友生放舟觴詠既醉或維舟青草宿湖中雖藩臬郡邑吏吏非知舊有禮數願見者不見也初先生以程朱易舉進士推官建昌太史羅玘建昌人志先生名宦未幾召拜給

端簡齋集

卷七

三

三十九

事中南科已而爲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士習稍變言官采聽風議依附願旨論事猥瑣先生獨持大體戶兵兩尚書有時譽願其子弟通鹽賈邊師覓金錢先生疏論引古誼動以廉耻兩尚書竟引去大禮議起先生暨廷臣伏左順門哭諫不可竟下詔獄朴於廷其復拜給事中進都給事中也得與朝廷大議先生不屑俛仰權貴人忤好語君無異我卿佐可得先生益堅飭自愛權貴人亦益忌之出先生山西叅政先生至纔六閱月又不能馳驅懇疏乞歸考功曰是端靖有才識者請賜告需後用內批竟致仕致仕歸當湖三年雲中遼陽戍伍置譚關隴三鎮虜入塞殺掠吏士朝廷方急人公卿臺諫合詞薦先生亦竟不肯起余友數人皆海內名士有才志能文章達練時務者一遭蹇產即低頭變面曲事權貴人庶幾附會功名以自濟其私然亦未聞有枉尋直寸者雲泥鴟鳳先後兩截百年之身蒙此縑垢吁可惜也余與先生同朝先生出處之際大節儼然非直刃毀選避區區全其身不出其鄉者比也作當湖里居記

端簡齋集

卷七

十四

三十九

常足窩文

平湖漸齋趙先生之縣車也知幾高尚觀化神游大暢玄旨陶然日休於是扁厥居曰常足之窩詞類俗稱義根理窟語淡泉子曰曩吾與子並通朝籍朝夕親甚既子歸臥滄海吾猶待罪青瑣比吾謝事金門子乃被召宣室徵音寡聆中靈稍塞今余有室一斗靡物不有緬惟往哲格言在牖假子玉珩模彼金箴發爾洪鐘披我寶鏡可乎淡泉子謝曰吾何足以知此雖然先生處不殖利仕不究貴老不廢學有此三難吾方羨子神獬振羣孤隼

端齋全集 卷七 三言天 戴洪

離七豈有珠玉盈室聲色填帳哉而云窩之足也吾乃喻矣先生之窩匠石莫能運其斧而等明堂清廟之富乎工倕不獲雕其器而媿天球璫璣之陳乎含章靡闕若蒼旻之綴繁星應妙無方譬英盤之轉明月乎蓋太極合而爲坯至善麗而克宇惟聖入域惟賢跂止水火不害風雨莫圯鬼神怡而弗忌貪饕過而不取是以有此常足乎殆性靈之奧居直理之廣宅也顧乃忌已之足而望我之無不幾乎持燈乞火者與先生曰唯唯吾亦欲不失此常足爾若云已能則余何敢於是淡泉子曰

太陽不憇輪於崑崙冥渤不迴瀾於尾閭君子不以道遙而弛任畜博而遺珍所以規久大於玄象矩宏遠於黃輿俾無虧其初也先生譜行黃髮考心赤子令問無殞耄履彌堅猶且潛居願靜探六籍之驪淵開襟談道采衆思之文繡恐恐然一息驟盈萬善必漏懼足以虧也故聖猶致謙以求益况吾人得託足而取損乎先生寓言立教殆一日全仁垂千齡之壽貧士服道邁列侯之富者矣先生曰善乎之言至矣納之吾窩克然足矣他有奇論非所容矣

端齋全集

卷七

六

三百六十八 戴洪

祀六府記

國制大夫祭五祀蓋從周禮歷漢唐宋至於今未之有改也大夫之子若孫不得爲大夫即五祀不得祭矣古之大夫命於天子世世爲大夫故五祀可世祭今世父子爲大夫者鮮矣將不廢五祀之祭乎五祀之祭廢則位亦廢廢位將安所藏乎余心竊疑之虞書曰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曰六府六府萬世永賴余忝爲元士今且二十餘年不得祭五祀六府之祭可義起也自庶人以上皆可祭也敬設神位六以梓木爲之題曰水火金木土穀府

端簡齋文集

卷七

七

三百六十五字

春正月望

書兵部題名記後

此錄之選簿者也故昔任留都者亦與焉 長陵往來兩京選事固出留都簿云敬依敬陞者 獻陵監國時旨也其間有任行部行在兵部者是蒞於茲而弗載焉羈勒之役無與於選無所於考也今載是石者凡尚書若干人左右侍郎若干人有由右侍郎轉左左右侍郎進尚書者弗復也天順景泰間南北多事一時有五尚書今所載惟于與石二公餘則經營四方者也如近時王公守仁楊公一清王公憲王公瓊伍公文定皆以尚書有事

端簡齋文集

卷七

七

三百六十五字

寇遼陽西不樂出寇陝右浙有葉宗留閩有鄧茂
七廣有黃蕭養各擁衆數十萬僭號攻城而錢塘
于公謙獨以一身任社稷之重掖留國監力阻南
遷決戰德勝門外却虜無厭要求專意戰守俄而
皇天悔禍虜亦革心翠華邁返蓋忠勇如李宗而
成功過之卒以亨賊貪天不保首領西湖坏土纍
然與鄂武穆相望殆亦非偶然嗚呼逆鉞之議不
行 茂陵固在東宮無恙也公何愧哉又後二十
年鈞陽馬公文升以侍郎撫海西建州之夷畧有
端緒竟不容於汪豎謫戍川中至弘治癸丑哈密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七 十九 不 三六夏云

逆瑾竊柄芳宇以衣冠之盜百計中公欲甘心焉
遠謫生還卒享遐福而芳宇遺臭萬世莫滌矣東
山後又二十餘年爲嘉靖戊子仁和胡公世寧忠
義根乎天性首發宸濠之惡幾詔獄今 天子以
漢昭之年應癸庚之兆公首被召用傾注委切比
入兵曹以哈密芒部議不合決意辭疾去嗟乎上
下百六十二年其間有六公齊公鐵公于公慘禍
不忍言馬公劉公胡公皆負戟邊隅仆而復起彼
依阿淟忍曲詞笑貌惟富貴是圖而於國家利害
不顧焉者卒全軀厚養以終其身以及其子若孫
何耶書以識之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七 二十 不 三六夏云

書慶成圖本後

嘗聞季札觀魯仲尼從周蓋文獻存焉有足徵者
我朝紀年十有二元而史局之開凡十國家遺文
故事宜可槩見然液池焚草一字不傳王葉丘邵
四文莊公雖時有著述亦或稔矣而未傳或傳矣
而未悉士有通今學古之志者往往得之傳聞講
說之餘非誣則陋漢遷唐競宜其無聞也虛窻陳
武選先生錄慶成圖本出以示余觀其序意殆謂
事出一時有三可錄夫因其可錄而錄之以傳夫
人事每如此文獻其有徵乎錄而藏之可也

書趙漸齋戶帖卷後

大明建國之三年檢括海內圖帳此所謂半印戶
帖授之漸齋先生七世祖友一翁者也斯帖創議
於庚戌冬 聖諭云中書省臣者韓公善長明年
辛亥正月韓公致仕去忠勤伯取進止頒之海內
帖尾六押蓋戶部尚書鄧德暨侍郎程進其稍下
者或試侍郎署侍郎也又其下者民部三郎官其
姓不可考矣當是時甫定中原西蜀滇南尚阻聲
教 聖祖即欲輯武興農與民休息友一羅勝國
之亂動生畜德以免於難其後世子孫珍守不墮
至於今名臣良吏績學之彥濟美明時皆可傳矣
是固 聖祖功德之隆趙宗耕讀之効也觀於斯
帖國家宜夙夜勤惕節用愛民張師詰兵無慮疆
宇以稱 聖祖百戰艱難汲汲繹思求定之意趙
之子孫不可不悼念先世世德厚積薄發履盈思
謙忠信恭儉益敦宗祏也余既作當湖里居記又
因漸齋之請書以歸之

書西墅卷後

余耕海上未嘗不發憤太息怪吏治日偷民生日困而舉刺之風裁日落莫也余既病廢惟冀賢人君子宣力致平海內無事乃得深棲飽食蛇委俛仰於水涯山嶠之間顧大不然奈何其能善其後也嘉靖乙未汝南西墅張君以御史巡余浙中浙東西父老皆謂君稱御史八計三科咸有程適余時時聞之顧喜余亦以爲稱御史矣已而繡斧至海上過余舊廬中坐語竟日則見其光霽雄豁堅貞自信其能措諸政事悅羣心也固宜茲還朝與天子宰相可否天下事余願一言而君擇焉我朝倚邊立國武事最競自許李變三垂曷譚護養萌芽幾於脛股甘肅松番孤危日甚雲中遼左蹙國日深非止造陽百里而已湖嶺之南夷獠桀傲彭岑安李諸族皆所謂嬰樊之虎所在兵力巽懷若不相支漕途日裂挽卒益窘梁楚之境勢如潰瓜自長陵至於今汨逆水性以通舟楫河濟淮三瀆失其性者五百十年矣分封太廣乃今載屬籍者六七萬人皆坐而衣食縣官後將何以給之報功之典古有之然未有優之太過如今日者漢唐

端簡齋文集

卷七

七

不

端簡齋文集

卷七

七

不

元功小過輒廢即國初宗臣直茅爵土者亦惟魏默武定暨今天子續封五姓而已而諸小功臣旁枝借沿襲之榮貴游竊恩澤之號今計一歲武臣之祿數千百萬民之膏血何堪於此國家經賦仰江東江東五郡當天下什五乃壤則錯出即有心計者不能曲算以故胥吏得巧弄欺負農人農人貧粥產者轉展輕重積空額不能支即流亡累里中人相率就貧不賣男女身爲僕虜不休鬻序之士不肯明經傳傳義操心行平正其詞一切務爲奇袤尖利險刺破道惑衆之說以徼時好流而不返遂成邪橫士大夫務爲容悅再三顧忌是非隨聲日積月深必將盡驅天下之人闐然皆無忠義之氣又其甚者天子願治急於饑渴大臣交抗迫於水火分朋樹黨翕訛百端不知君子日侍殿廷見天子宵旰憂勞之色何忍爲此凡此皆可憂者君歸與君相求所以匡濟斯世於此皆急務也然使他人聞之其不姍笑以爲狂且迂者鮮矣君緘西墅卷示余余謂西墅之名不在雲虹水石之佳而在勲庸節行之著矧余未嘗至西墅即言之不過摹擬繪綯間未必能發揚快君意故頌君

浙中之績而願君任天下之憂書之卷後歸之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七

圭

陳元鼎

書異路同恩卷

余少業科舉文字已屏海曲日與漁牧耕樵相狎不復能爲古文詞詩歌以故儒紳談辭章競翰墨者不屑與余遊余自喜朴拙人顧謂余木強人耳同年龍臯葉子遣童子持此卷問余余怪其困人以所不能欲辭去已思龍臯爲縣宜於民不負鹿鳴之約也爲之叙曰龍臯不得舉進士進士爲縣即不潔不能爲民造福者或得爲臺諫否亦六官即州郡大夫上官見進士知縣亦輒降情相推挽惟不得舉進士者非才與守稱不登之薦刻龍臯爲南樂御史大夫御史皆薦南樂知縣賢報政考功考功大夫又書南樂知縣最非龍臯樹立卓然不能得此龍臯論議英鄂節槩端直憫世病民瘠見顏色絕無憂譏畏譏歎老嗟卑之態骨相磊落又足稱其志意其薦與最固宜司封著令知縣非薦與最不得贈封南樂贈封及存歿矣龍臯今自南樂移上蔡上蔡之民苦於南樂水旱蝗蝻風電災半天下民之苦於吏者又奚止上蔡君子學以用世寧忍忽然耶余所望於龍臯者非直上蔡已也童子立侯草草殊不文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七

圭

陳元鼎

書胡端敏公行狀後

公初在兵曹爲侍郎余筮仕職方專校四司奏牘
每日一至廂房見三司馬他司馬閱奏牘畢直云
封進或遂不閱惟公遇大事往復再三閱有不當
輒對余長歎曰此事豈宜草草又曰必如是如是
乃可否且有患事後往往如公言余嘗謂公胡不
即改定即不改定胡不商之兩堂公又輒歎曰難
言難言余內艱南奔值嚴冬公不意余速亟差官
追之彰義門書賻致余手書愛身報國忠孝大節
勉余後數年余起復補武選公爲尚書矣尚書至

端簡鄭公集

卷七

七

陳於三

部不數日首劾職方左郎中左郎中者素通邊將
寵賂無厭且倚權要人蔑視三司馬以故公堅欲
逐去疏入權要人爲之內主僅改南戶部未幾溫
州缺太守權要人囑吏曹權之守温州蓋公爲尚
書不久而兵曹夙弊大奸利事整刷十五六既議
處哈密與霍詹事議不合論芒部功次忤張閣老
薦人材桂太宰發怒訢於朝至斥公亂政哈密疏
制置極詳悉中有意主他說但好辭批答實不用
公言公於是歸志決矣公論大禮始終是張桂之
說然竟亦不肯附張桂也賴 天子憐其忠潔眷

注保全其力爭陳九疇忠勇保全河西得不殺事
尤烈皆狀中所諱公嘗命余作小傳余辭不敏後
見余跋兵部堂官題名記稱六尚書公謂余過譽
然實不敢譽公也海上大笠生識

端簡鄭公集

卷七

七

陳於九十四

端簡鄭公文集卷七

曾孫端胤校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八

志論

皇明土官志

書六關圖後

書直隸三關圖後

書西山三關圖後

書遼東鎮圖後

書薊州鎮圖後

雜著

端簡鄭文集

卷八目錄

漢黨人論

讀晦翁劾唐仲友劄子

讀陶集四八目

蛇戒

嘉靖名臣頌

新建伯王公

少師大學士楊公

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

少傳大學士蔣公

少保大學士石公

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

少師大學士楊公

少保吏部尚書喬公

吏部侍郎何公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

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

大同總兵太保梁公

遼東總兵都督馬公

端簡鄭文集

卷八目錄

平齋沈先生像贊

自贊

連珠 三十首

晉齋箴 有序

觀井圖銘

午山銘

斗斛銘

弟子說 有序

端簡鄭公文集卷八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

志論

皇明土官志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官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官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八

三十三 休

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 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廢嘉靖九年 今皇帝斟酌情理曲爲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傳友德沐氏父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八

二

三十九 休

子兄弟威戢惠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慄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强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徇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復况投宦非人刳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霑翠宋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顧其壤地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剽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泉僉事汪濬統馭嚴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直苗夷也廣西

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藤諸屏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爲孽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今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強姚鏌勦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忍數年之間復煩經略爾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硠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

端簡齋文集

卷八

三

九

是在調擾龍州爲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顧其內黨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碉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西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獍猺獠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縮狡窟益深矣

況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蔑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關國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網頽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備於節帥修文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鮮矣

端簡齋文集

卷八

四

九

書六關圖後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巨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閼狄藩華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昔隆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書直隸三關圖後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雖固真天險哉

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障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距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荐伐

條枚林木日疎薄樹渠藩塞豈無謂耶

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旣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洛遂入齊魯已已之難虜有謀奪紫荆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哉

書山西三關圖後

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荆繁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

端簡齋文集

卷八

七

一百七十五號洪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

書遼東鎮圖後

遼東西

遼東青分營州遼西冀分幽州

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

起山海歷醫無閭長白諸山東南走海上海薄蓋

金以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吳淞

金州旅順口海運陸路蓋州梁

舟入遼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葆塞奚

夷彼遂挾以邀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闖出入亦

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

理廣寧無屯管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

兩濱防虜遼陽以北益聚兵食益窘開原三城

固中

河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

端簡齋文集

卷八

八

三百九十九號洪

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累我男女易畜產二江

外松花龍否則繁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

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內外皆山

多伏虜我難於斥望瀋陽雖有關上榆虜馳牧外

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戟東垂鴉鵲鎖鑰西境並

海四州恃劉廣寧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注海溢

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書薊州鎮圖後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縣登萊陸走趙魏肩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樹畜漁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余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甚近也已已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障於斯爲急喜峰稍深峻山海肩鑰遼東西燕河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援虜即入中兩營當其衝燕河密雲相倚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遮洋猶海運也興營諸衛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關山外西北接宣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盤水屋可廬而居旣挈其地界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葆塞比結媚大種關我東鄙慎哉慎哉

端簡齋文集

卷八

九

三百十四李

雜著

漢黨人論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歛迹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劈畫四海已而三叔閼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懌罪罟驟張羅織臣僕留則翕訛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于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折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權力不足爲聞望不能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善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于四凶阿衡葆穉于三葉箕子披髮于狡童仲尼脫冕于婦口柳下躊躇于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碯乞老于綠衣季友假詞于執紼先蔑避禍于適秦子哀辭榮于遜魯陶朱扁舟于烏喙子房謝爵于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招朋游譽以干螫螻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旣急熱心外慕羣疑

端簡齋文集

卷八

十

三百六十六李

衆難伺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
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
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剗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
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
明道無寧辱身以徇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
以速謗寧含章以示默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
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歛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樂
天知道轍然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于
斯也叔向數晉嬰憂齊世治諫陳正先許秦忠
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乎東漢黨
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
遂成世網范岑冗職干竊吏權事起郡邑聲流學
胃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障澗拔石堅留力
阻示以中庸導以豈弟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
瓜包杞飛鳥桃蟲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
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心倡和朋徒
之盛烈于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
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搖
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翼脫微纒交結宦
奄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移貳貞方扇成詭怪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耳
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入主聽可移于是丹
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勾校姻亞
坐收鄰伍鈐赭偏于章縫贊序鞠爲囹圄囊頭滿
道檻車相望詞連跡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
實校尉表請再三帝怒稍解奄氣益張善淑旣消
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逐原野昔以拔茅今且需
血昔以尚口今乃剝膚當是時雖痛心改轍揮涕
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咎悟益肆標榜爾曰君
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謔謾不
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于朱並曹節
慘于侯覽刊章密捕踪跡益繁李膺輩死獄者百
數十人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
交言者盡罹罪且罔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殆夫曹
鸞申救殞命槐里于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
外內總免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
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淫于動天和鼓萃人
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強因事進規稍得赦宥
卒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烈
于衰周典刑絕于商季董卓首撓鍾簋曹操遂移

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乎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譽堅于介石勝說之困棘于焚巢進退迫于羝藩行止迷于狼跋叢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充海起萬仞于蟻垤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于橫議誹謗之律始于反唇況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鼎之隙賦役繁重杼軸其空刑獄苛棘握粟出下讒人交亂發荀逝梁貪人敗類遡風執熱殆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

端簡齋集 卷八 十三 二百五十五 列

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于車鄰之寺人欲避岑苦之災則懲于楊園之巷伯君子于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爲人已甚含田芸田所博者希所失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賓客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添工脩然絕跡雖與黨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讀晦翁劾唐仲友劄子

君子小人不相容而致亂海宇流禍後世未有若宋僞學之禁之烈也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漢唐衰世皆然宋甚矣晦翁何人也卒亦不能辭其過史稱王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禁痛毒善類嗟乎此可獨罪淮耶今觀晦翁以淮薦提刑浙東仲友不可以淮故私淮獨可以仲友故輒數責許發曾不少委曲哉曰觸忤權貴掇取怨嫌曰得遂夙心免罹非禍曰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曰怨仇當路踪跡孤危曰賊吏黨與並當要

端簡齋集 卷八 十四 二百五十四 列

路曰按劾賊吏于忤相臣曰與其失身於讐人之手不若得罪于陛下之前嗟乎何其迫也晦翁不能忍淮發憤至此淮又何足責乎君子愛身明道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讀陶集四八目

淵明先生有云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
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
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也淡泉子曰嗚呼古之
君子固爲已非爲名可名在我而沒世不稱亦安
可勝悼也幸或畧見行事而不知姓名又寧獨數
人哉晨門荷簣儀封人荷篠丈人皆聰明睿哲君
子才優經世志欲扶天非苟爲遜焉者顧達時委
命與孔孟殊不相妨嗟乎誰能尚友千載默識此
心其姓名之湮滅又奚足深恨也乃若陶唐九男
孟獻三友單父五賢齊四太史秦二十七諫士萬
石君二仲子高陵兩昆弟野王二老軼儒生麥丘
邑人烏江亭長泉鳩主人陳留老父孫叔敖之弔
客齊景公之虞人晏平仲之御頃襄王之射者太
公之家令子房之倉海君趙之方與公韓延壽之
騎卒富平侯之長史與夫袁公愧扎餓夫羞黔漁
父憐胥刺客全盜賈人辭荀伶官歌楚力士擊秦
廝卒還趙漢濱詰溫彭城哀勝漢陰拒賜東海絕
良童子愛曾小兒諷項負苓譏薛施桶啓程是其
人或毀貌飭心以藏已或曲辭長算以悟人或沐

端齋文集

卷八

五

觀浩

垢茹荼以庇物或殞首匿軀以明義或直情任氣
以矯時或遵銳示驚以乘變矯矯翼翼砥平繩直
姚姚密密玉質金相均卓犖間世之英也僅爾行
迹可見而姓名寂無傳焉則凡雲山邃僻之中江
海幽淪之際魚竿牛口之下耕傭春築之間更多
玄豹冥鴻淵龍林鶴懷珠櫃玉隱霧殮霞豈惟名
姓沉滅併無詞論可聞行迹可覩茫茫宇宙不啻
幾何人矣胡其忘世忘名竟甘心泯焉已耶抑有
重於此而不屑將命使之然也是以史公董相發
憤爲文蕭遠孝標感慨輿論誠有激於中莫能自
已焉者嗚呼好修君子但求無辱於身無疚於心
無忝於親無愧於鬼神要之晝無忤容夜無寐語
生而不虛死而不沒斯已矣即當世姓名之知不
知行事之傳不傳不惟不必計亦不暇計矧肯後
役爲後世名哉嗚呼觀予言者益不能不撫卷長
歎已也

端齋文集

卷八

六

凡觀二五

蛇戒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甲申之朝童子告予曰庚有蛇長且尋丈羣鼠嚙之潰其腎腸竟死余曰嗟乎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冬仲蟄候蛇之不蟄洩氣沮陽驟遭風雨寒氣總至蜿蜒弗遂竟死于羣鼠固宜先是孟冬之肫伏雷發聲氣三晨冥霧苦霧不辨咫尺揆之月令陰不固陽是謂發天地之房蛇之弗蟄雷發之殃也使十月無雷蛇不啓不死即有雷蛇能坏堦內俯亦不死蛇即起遇風雨暴寒遄反故穴亦不死內典有言真性成蛇以故佚

瑞蘭鄭文集

卷八

七

陳元三百五十五

嘉靖名臣頌

嘉靖名臣頌爲新建伯王公守仁少師大學士楊公廷和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世寧少傳大學士蔣公冕少保大學士石公珪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承勛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俊少師大學士楊公一清少保吏部尚書喬公宇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澤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韜大同總兵太保梁公震遼東總兵都督馬公永凡十五人

瑞蘭鄭文集

卷八

十八

陳元三百四十一

於明高皇載開載闢刻戎雪華赤鼎黃華軼唐襄周正位光宅燕翼鴻貽鳩盤宗祏八聖淵源道崇政敷世斯及斯惟親惟德濟發沔江光橫軫翼代邸濮藩豈云陋側紹肇堯年燭燕漢嶷日角虬髯龍顏鳳臆明作萬幾敦率六職結網更絃勿褻勿逼時有名臣治五亂十杖鉞星垣秉鈞天邑緝武經文鴻磐鑊螭才與時際道隨身輯亦有聞望豈無訛滄才後人備事假衆集

新建伯王公

矯矯王公英資超崛老佛孫吳歐蘇宋屈一悟翻

然良知泐泐右陸左朱羣疑衆佛聖域閑閑道岸
屹屹力輦志寧庶其彷彿惜牛譏豎田禽珍瓊俾
淩檻長寧剝彬剝師律儒珍長裾短襦嶺北嶺南
茸棠芾芾朋來盍簪汾湖炳蔚彼采苓者聯章矯
綍

少師大學士楊公

新都番番沉心朗識康陵再相徘徊九戩搖搖翠
華楚南秦北寂寞文華善類無色細蠹剝床元亮
敢弋宦闈樊排渭璽絳坊內籍徽音外莫崇極談
笑危疑弗徐弗棘帝曰孝思嗟余偏昇大號三釐
端簡鄭文集 卷八 十九 陳於三百五

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

杭三少保惟于惟岳惟端敏公允武超羣古貌古
心中靈外樸觸觸驕藩力摧其角微服扣閭囊頭
徙朔長孺含章晁生天祿防豈後時幾乃先覺繡
斧戕戕奮白清濁晚躋玄樞造膝丹幄余曰履霜
余曰重較余曰練才余曰敦學忠梗上孚竟罹謠
詠

少傅大學士蔣公

蔣公端澄亦簡亦慎下襲九淵上凌千仞愚不可
卷堅不可磷胡慶非殃胡貞非各稱詩蓋臣允書
壽俊左右楊喬顛倒張桂十九紛更再三調劑頓
首平臺苦言隕涕臣曰唐虞皇曰孝弟陵殿初成
統嗣再繼父子之倫君臣之際卷舌留譏山椒水
澁

少保大學士石公

石公庭庭靖方介格氣拔幽恒志探伊洛雅操圭
璋雄文彫腹槩足久要義匪寢諾洗滌衡曹周旋
密閣孰我毀譽孰我囊橐時逐低昂我胡前却謁
端簡鄭文集 卷八 二十 陳於三百六

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

嘉魚楚材融通爽霽學本家庭名由砥礪迹示盤
桓寧甘吟嘆會守南昌柔綬武厲東園言言山戎
喙喙撥憲以澄董師以制乃條六黃乃翦五細周
達人情諳練國契雄算籌胡省災深計積積憂勞
趨朝顛蹶需爾天卿重瞳屢諦黔婁展禽謚兼康
惠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

見素清英蚤好嫖節佛關韓疇蜀靖張垓謝祿深
棲如暫避涅江濠不共誣命于竊千里一函義風
杰烈起踐秋臺平反係繼孰富孰威守我陳臬禮
疏同蘭黨議共疑介石胡堅投魚胡決葆抱孤貞
大巧似拙啓手遺章餘忠自竭矧有文章鏗如金
鐵

少師大學士楊公

達哉邃菴應變警捷高略深資難聯易盍坐填褒
衣門攬長鈇燕許文章秦隴事業石畫四廻金閨
端簡鄭文集 卷八 三
三接奸瑾穴璠遙度邇刦兵貴形牽謀尚幾合亞
夫中堅弱翁私聶搏虎於樊襲狐於脅起視戎輶
遄歸理燮徇正傾邪功隳利喋萬鎰纖瑕煩言緩
頰

少保吏部尚書喬公

喬公嶺宇寬綽和平魁梧山立翰藻雲行見惡無
咎聞善若驚盜起洪都窺窺建業奸吏甘言克菴
詭喋潰川原火不震不懾六飛南巡左超右卓刑
緩甸師妖纏大角密意寢謀屹如山岳乃總百揆
乃康羣流宋奚比漢琦肯誤修勿履虎尾而首狐

丘

吏部侍郎何公

彬陽閭閻簡粹雄昌溫容春雨正論秋霜孔云好
古孟曰成章出釐開牧還靖職方甸宣滇徼佐典
銓綱約不留畛廣不隳坊九騰奏牘一慟朝堂有
赫嚴詔數爾猖狂屏爾草莽褫爾冠裳以俟百世
而考三王易心改節悠悠彼蒼讐言報德神在帝
傍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

壯哉幸庵有聲秦隴謂爾孝恭謂爾忠勇闢達非
踈盤錯非冗遊刃揮斤風翔泉湧轉戰中原奏凱
巴蜀吐蕃窺邊五郡荼毒攬總戎端西關閉玉譏
昌寵賂矯詞詔獄引咎讓功再起司馬或淵或田
望重朝野細行勿矜大節弗假早謝見幾脫於鈐
赭

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

展也文襄確廉端勁志稱其才學達於政惠郊疲
昨蠲准利柄抗疏披龍出奇剪貌禮議盈庭分朋
樹讐風摧震烈廢死竄流非茲曲護自怒局瘳罪
我冷段知我韓歐士以轂推約以脯納夫豈詭隨

何謂嘽沓拜相武英即命稠楊進賢遠奸願無雜
選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

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乖程馬業喜固遷黜亦甚
顛誼非少年奇跡穎脫飛辯河懸累書交疏謂非
我職政資清議理賴皇極憤或詆口義或形色遏
惡揚善揉曲逾直昔胡從宓今乃歎老淹速殊途
行違一道堅冰不遲苞桑宜早乃圖聖功勗哉阿
保

大同總兵太保梁公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八

七

三

赴赴梁公行間奮迹豸面鳬肩鷹胸虎額氣擁霆
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其澤移鎮雲中兵騎
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奪
彼草泉繕我溝壘紫韁千羣蒼頭百隊禍讐唐藩
威行漢塞胡隕千城憂我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
愾

遼東總兵都督馬公

馬公特起明慈信劄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漁
陽心懸大寧曾是甌脫薄我郊垌乃鉗其酋乃
其羣百里未闢三捷來聞密章獻忠收攬賢

滅坤囊譴深需穴全遼喁喁載秉符旂涉河陷陣
逾山毀巢疆陲外靖伍卒內囂腹心弗潰掌股斯
調於惟先達械芑盈朝或更九試或貺一朝和不
爲比競不爲囂同聲同氣道長道消惟予小子瞻
斗望洋奚終晏謝梁摧鏡亡效詞表呂竊比彭楊
用拘簡素以俟旂常

端簡鄭公文集

卷八

七

三

平齋沈先生像贊

此平齋像也能象之冠裳而不能象之道義能象之丰儀而不能象之志意質而文廉而易直而溫柔而懿誦六經而覽百家通時務而敦古誼如先生者竟老於過軸之間而不得爲明堂清廟之器乃知古昔三物賓興之典其終不可棄也耶

自贊

爾貌何癯爾心何漉爾言何銳爾行何翫或謂爾躁迫或謂爾憂悵或謂爾剛愎或謂爾精悍爾病弗弭爾質弗變涵養爾性情勿恃爾聞見沉潛爾經書勿耽爾史傳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知存知亡可舒可卷尚胥顧于箴言庶收功於瞑眩不然將負爾百年之身而寧剪焉自謂一時之彥

連珠三十首

余聞道莫大於綱常有主則立政莫先於禮樂非
人不行故作之君師治教所繫防以和敬陰陽乃
平

余聞巨室將顛一材莫措狂瀾雖迅寸隄可防故
師匠地營揮斤可藉河流天注砥柱奚傷

余聞事有重於潔名矢丹心於白日身或輕於去
國較玉折於蒲芬故楚問九天寧忍懷都之族齊
留三宿尤存庶改之君

余聞易棟需材大小異區瘳疾需藥耳苦殊性故

端齋文集

卷八

三七

戴洪

棄大取小難扶六字之顛厭耳即苦何補七年之

病

余聞日中見斗本非天道檀下有穀固乃物情故
晝夜相旋兩儀不廢忠邪雜進三黨遂傾

余聞藉之白茅無咎之術困於朱紱有說其徐故
忠信可昭猶云泮渙屈伸靡定聊以躊躇

余聞羣芳破穢合志爲難一簣成山收功甚疾故
斷金可利尚有賴於同心介石是貞貴見幾於終

日

余聞采葑采苓人言罔極匪兇匪虎吾道何屯故

坦坦素履不罹虎尾之厄凡凡赤烏自靖狼胡之
嗔

余聞孝定於禮本以從周政急於名猶之助衛故
秉禮空傳於魯國宣子留規正名徒講於聖門仲
由滋蔽

余聞先咷後笑難取諒於他年大往小來詎忘情
於當日故義從進退碩果有期命委吉凶小狐竟
失

余聞就重華而陳詞獨抱烏號之痛指九天以爲
証或囂相累之嘲故蒼梧暮雲空餘宿草寒江夜

端齋文集

卷八

三八

戴洪

雨苦動潛蛟

余聞懷瑾握瑜好此嫫節毀鍾鳴釜殃乃逢時故
重石可任蹇蹇違心比草不芳將將速訾

余聞耻畫已於半途力定則敏咤拒人於千里志
遜則虛故載驟駸駸十駕何後伐檀坎坎一窾尚
疎

余聞施衿結帨乃全九十之儀抱布貿絲遂至二
三其德故刈楚秣駒熱中久愧方江泳漢改路貽

貳

余聞襲常非義能遷則崇任重爲仁失守則譴故

樂土可依恐拂鶉居之喻高山是仰尤增奮負之憂

余聞交扈啄粟本非其性飛鴉食黠且革其音故侈心生矣或直尺而在尋改悟翻然乃厲深而揭淺

余聞陸海飛波奚取諸渙積薪厝火詫見乎離故可戒衣袂禴祭有福既傷童僕焚巢何疑

余聞昌詞正色足破邪謀內陰外陽遂傷善類故強藩奪氣由知汲直之賢曲學當時竟落江都之位

續鄭公集

卷八

无

三百六十六 李太

余聞過虎豹谷者恐發於聲當盤盂殮者或徵於色故害有所可避不必倣以周廟之緘利有所可趨不必嘗以齊封之域

余聞屬性於內者用晦而明標命於外者先善與利故木雞可闢在腹無虞泥牛不返東陵可戲

余聞道有升降匪是古而非今教有淺深豈先傳而後倦故被華服於後狙竟速周公之誚薦太牢於海鳥能無顏子之譴

余聞王貢殊途彈冠坐舉曹劉共事投箸成嗔故心迹交乎胡越可爲左右手利害相激兄弟或如

道路人

余聞宣聲耀迹利或隨之韜靈畜德害則遠已故鳴鴈後烹若競漸磐之志甘泉易潔奚煩井甃之池

余聞別鶴孤鸞諧俗非調游魚秣馬動物有腔故濮上桑間竟以亡國靈臺鐘鼓由之造邦

余聞麥垂黍仰異春秋花實之期鳬短鶴長共雲水飛鳴之局故力有所不可強孰能簪筆而荷戈才有所不可棄豈無尺瑕而寸玉

余聞帝出震春枯乃發露爲霜秋芳遂傾故物貴

續鄭公集

卷八

三

三百六十七 李太

乘時化機迭運仁需藏用造物忌盈

余聞箕風畢雨適逢其時殞鳥木曾固非其地故撫三時而務農者懸磨無憂視九地而行師者建旆自易

余聞續三王之緒尚有藉於後賢復九世之讐庶不隳於先哲故故宮離黍空傳食洛之龜揚水束薪莫止戊申之轍

余聞天地位焉毀乾坤則無以見易陰陽和矣交上下斯所以爲泰故朝曰君臣嚴敬之巨防燕稱賓主和樂之嘉會

余聞兼山著其背之占介於石矣習坎效維心之象渙若冰焉故剛柔萬變隨物而能慮夷險一節安土而無遷

晉齋箴 有序

同年水西華職方先生文行君子也秉正嫉邪竟為權奸中傷不究於用厥胤泮緝熙家學以晉名齋箴以貽之其詞曰

易有太極闡化哀神兩儀六子象數相因觀之玩之言意交伸乃取諸晉居身所珍曰晉云何內順外明明順相濟胡履非貞以昭爾德斯邁而征以遜爾志既和且平明無察察順無卑卑弢爾靈覺秉爾謙撝慮以下人百志惟熙資始令終永言孝思悔也勿文摧也勿愁福爾王母接爾康侯有慶無咎樂以忘憂含章麗正於焉藏脩

觀井圖銘

宋太常博士陳靖曰淳化中余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爲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余無取焉所慕者惟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歛躬踞踏而迎視兢兢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此檢身遠害有若此後之君子能無效歟余實好古者歷其跡於傳記雖復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於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於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予省予行予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予旣繪彭祖觀井圖并錄宋太常陳公所著銘於上顧其文義雅博非兒輩所能及也復爲淺近之詞令易解云嗟乎圖不盡形銘不盡意予子淳伯準仲洵季尚念予言交相儆愆汝身何從父母天地愛之敬之吉無不利臭味色聲持行聽

視服聞登高乘舟攬轡何安非危何險非易禍福自求是趨是避理不御欲氣不從志顛覆厥德形神俱瘁雖悔曷追自暴自棄孝子仁人罔敢豫戲事天事親厥心不貳勗哉諸子夙興夜寐

午山銘

奕奕安陽望於楚中昆侖磅礴含靈萃冲若拱若
抱既隱既隆經之營之坎爲泉宮爰獲奇石厥文
永午午永陽安意言相伍有開必先匪今伊古斯
乃神授以篤家祐乃象物宜而占數術是爲乾龍
是爲離日是爲書九是爲圖七於茲發祥終焉允
吉仁人孝子克慎克蠲思啓行翼余敢弗虔敬以
自命有順無愆秉茲陽德事親事天

斗斛銘

出以是入以是子孫世守是庶不殄厥世

弟子說有序

廖湖東先生之任文昌曉既贈以朴翁之文矣平生恩義一別萬里江湖滿地繼見未期復作弟子說弟子微也言有尊也曷爲尊師也曷爲而尊之以成已也是故敬其師焉資之以事君也忠也愛其師焉資之以事父也孝也臣繫於君子繫於父子弟子繫於師一也世之爲弟子者吾惑焉方其請學於師也坐之南面北面而拜之一旦起而相侮如戴少府之於安昌侯者輾然自以爲達也即幸而仕矣則以官閥加其師寧無應泰山之愧乎其端簡鄭公集

卷八

三七

陳元一曰

掃燭衽莫不有教是以心虛氣平無復驕情之習此其成人莫不有純和子諒之風焉今也三尺童子翹然自負教之以弟子之事則面赤背汗而不肯爲長而益狎險躁恚淫百病交作無惑乎其然也昔退之作師說謂人弗師其師爾使其悟焉擇師而師之猶可望也今既師之又從而棄易之棄置之甚而仇讐怨惡之相觀相襲以爲當然則今之時又非若退之之時矣湖東先生非直官聯之師也曉之於先生也其將爲弟子乎其弗得爲弟子乎

端簡鄭公集

卷八

三八

陳元一曰

端簡鄭公文集卷八

孫心材校

端簡鄭公文集卷九目錄

疏議

大同疏

乞養病疏

再乞養病疏

又乞養病疏

薦文武官疏

明職掌疏

會題詳議賊犯王直等疏

會題處置南京叛軍疏

端簡鄭公文集卷九目錄

申明律例疏

辯明御史鄭存仁欺罔疏

認罪回話疏

議

擬上監國議

九十四

端簡鄭公文集卷九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議

大同疏 嘉靖己丑正月十七日進留中

大同之賊罪大惡極決難輕貸邇者命將出師無功輒返皇上軫重宗社再議用兵本部調遣星夜四發既又差官體勘既又會官集議勅旨頻仍乍行乍止臣竊惑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頹幹弱枝強內輕外重蓋自甘州總兵李隆賊殺都御史許銘時邊防漸已多事其後宣府教場訥喊

端簡鄭公文集卷九

卷九

一

寧武點名潰散腹心之疾日甚一日至於大同軍士積惡尤深御史張欽下操官軍誼譁抗拒其時上下因循未能明正刑法馴至今日釀成禍變大軍致討尚肆憑陵朝廷誅其首惡不過十六人彼乃警殺數十餘人是以殺人之威抗朝廷也朝廷賞誅首惡者銀四百兩彼乃奪取其銀凡殺桂勇家丁者賞二百兩是以賞人之恩抗朝廷也都督魯綱回軍到部臣問以駐軍陽和等處何不取桂總兵到軍前一問賊中動靜綱對臣曰誰肯便放他出城臣問既說地方寧靜何不一進大同城內

宣布朝廷威德綱曰誰敢進去臣問前誅首惡果真正否綱曰首惡那是郭鑑等本部郎中趙錦自大同歸對臣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由此二臣之言觀之大同之亂良未已也唐縱朱克融於盧龍竟復失河北今日首惡那是郭鑑等又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間矣可不爲寒心哉爲今之計用兵有禍不用兵亦有禍用兵之禍速而小不用兵之禍遲而大小者止於一鎮大者聯於九邊周思歷算較短量長用兵之議誠爲上策然遷延宛轉再三未決者特無有

端簡鄭文憲集

卷九

二

附於三百十

爲 皇上負荷此擔子耳夫宗室固可憂而祖宗社稷尤可慮良民固可恤而異日兵連禍結民靡底定尤可哀誠願 皇上思念及此赫然斯怒發士卒數萬錢糧數萬別選志慮忠純爲國任事文武大臣各一員爲之總帥令其臨城布陣索取五堡亂軍頭目檻送京師追究前日至謀之人加以赤族之誅其餘首惡如郭巴子者止誅本身脇從不問則鎮藩知畏姦宄潛消何有潰亂四出之患舍此之外更無長策然兵凶戰危勝負無常更望 皇上堅持此議不爲動搖務平大憝用收全

功昔唐自肅宗以後君臣幸安河北之地盡爲藩將所據憲宗發憤倚用裴度力排衆論決意用兵卒能光復土宇爲唐中興賢君相是時以靈武奉天之難惘疑恐惕者不下數輩憲宗裴度惟斷乃成耳 皇上誠以憲宗爲可法大臣誠以裴度爲可師一城叛卒何足爲全盛之憂哉今若苟逸偷恬長奸養亂各邊相扇同日而起外交戎虜內侵圻甸其去京師不過旬日 皇上雖追咎今日當事之人亦無及矣臣備員該司不敢緘默伏候勅旨

端簡鄭文憲集

卷九

三

〇一子

狀

乞養病疏

臣海濱賤士幸濫仕途龜勉稱報豈敢愛力緣臣賦質素弱自幼多病積習既久遂成虛怯形骸枯槁面色痿黃痰嗽驟發飲食少進累經醫藥不能痊愈况臣父年幾七十念臣千里孤身殷憂成疾愈疾愈憂憂愈疾臣又以父病關心精神恍惚每一南望幾致喪心是臣一官而臣父子二人之命係焉如蒙勅下吏部查照刑部主事項錫事例令臣還鄉調理病痊之日赴部聽用則 皇上孝治曲成之德臣雖致命曷足云報

再乞養病疏

臣棄親來京本圖祿仕詎意水土不服攝生欠謹舊症時發十日九病外曠官守內貽親憂臣已於本年初八日奏乞養病旨下吏部立案尚期痊愈復出供職而臣妻劉氏竟殞命路濱見今旅殯舟中遺有四歲幼女旦夕哀號臣久病呻吟之際罹此驚憂疾日益增屢藥弗效日食數匙枯槁特甚臣之病狀衆所共見豈敢自誣如蒙勅下吏部查照監察御史劉訥事例容臣回籍調理病痊之日赴部聽用不惟息臣父子懸念之情臣亦得以安靜休養幸不早填溝壑叨祿效勞尚有日也

又乞養病疏

竊念臣於嘉靖七年閏十月復除前職至今未及一年三疏求歸本非得已緣臣父年幾七十衰年多病臣母既亡父無繼室飲食衣服湯藥之類付之一二家僮旋聞臣父疾時聞臣思歸致病臣妻殞命潞濱臣父憂念益深疾遂日進本年五月二十一日特令臣義男鄭旺齎書到京呼臣急歸相見發書之時已臥病兩月計今已逾四月矣臣父昔日促臣赴部今又呼臣急歸必其疾勢危迫不復如昔康健時矣臣不即歸一面是真遺親不孝之子也清明之朝亦焉用此遺親不孝之子為哉伏惟 皇上大孝橫四海至誠體萬物而微臣區區父子之情獨未得伸遂使數月以來經旬伏枕面色痿黃形骸枯槁飲食厭惡夢寐驚惶自度此請不得終亦捐命旅邸無復生全之理如蒙勅下吏部查照近日監察御史王重賢事例容臣回籍調理兼侍父病臣雖終身草莽亦當為歌詠太平之民矣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端簡鄭公集

卷九

六

李元三

薦文武官疏

題為懲前慮後陳愚見以裨邊務事准兵部咨節開該工科給事中徐浦題前事內一件舉將才以備任使奉 聖旨兵部看議了來說欽此欽遵看議得給事中徐浦所題相應依擬合行在京九卿官限半月以裏各要虛心採訪但有忠勇過人智略出眾及明習天文諳練邊務可備軍旅之用將帥之選者不拘文臣武職見任革任緣事聽勘及山林隱逸微賤各疏名具薦兵部議擬上請定奪仍不得濫舉匪人致滋請託違者聽本部及科道

端簡鄭公集

卷九

七

陶思三

官叅究治罪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部臣等虛心採訪得見任革任文臣武職可備軍旅之用將帥之選者凡一十員如原任山西叅政胡松材可剴煩智能應變勞績已徵於太原方略備見於章疏力田糊口匪徒過軸之良閉戶沉思可謂干城之器原任春坊贊善羅洪先學以廣才而心迹光明志以帥氣而德性堅定覽究孫吳之書端諒有識習知占步之術朗達不踈原任應天巡撫都御史今充軍曹邦輔持已清方賦性忠勇身先士卒甘苦相同惠及瘡痍錙銖不擾追南

京流劫之寇殄戮無遺却監督橫逆之求中傷有
自大同先致仕今代副總兵尚表年力未衰忠勤
茂著出奇以挫賊鋒俘馘具在行間以携賊黨營
帳漸移竟收保障之功皆其鼓舞之力五軍營副
將雲冒昔充總帥累建奇功今在京營申明師律
老成練事聞望夙著於同儕精神折衝姓名久馳
於異域薊州副總兵馬芳膂力方強騎射出衆發
身行伍能識士卒之情歷樹戰功備嘗險阻之味
邊境服其恩信虜衆畏其驍雄大同閒住叅將趙
臣聞鼓鼙之警歎髀肉之復生懷桑梓之愛即纓

端簡鄭公集

卷九

八

附三

冠而往救方醜虜窺城之際勵氣巡城迨援兵入
餉之時乘危轉餉獨石叅將劉漢守上谷之東隅
孤懸足倚扼漁陽之西界斤埃甚明勞苦當一面
之衝果毅衛三軍之帥宣府叅將郭鎮蚤肄韜鈴
夙乘壘壁先驅後殿綽有虎視之威合騎分營累
挫鷗張之寇原任叅將黃演膽氣雄豪弓馬閑熟
繕修關塞經理屯營處危地而結陣完師遇勍敵
而鼓勇決戰以上各官雖文武不同職任亦異要
皆練達時務曉暢戎機有勇有謀可戰可守者也
再照永樂中百戶孫岩退閒子亨替職岩復起用

歷官都指揮使封應城伯稱為功臣成化中遼東
巡撫馬文升充軍起用歷官少師吏部尚書稱為
名臣即今南倭北虜尚在用兵欲求所以上體

聖心下安民庶惟有用人最為急要是應破格超
資取新求舊務集僉謀用收羣策如蒙勅下吏兵
二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薦原非濫舉徒滋請
託即為酌量叙錄擢用起用見諸施行臣等不勝
幸甚伏乞 聖裁緣係懲前慮後陳愚見以裨軍
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三十七年五月
十三日進十五日奉

端簡鄭公集

卷九

九

附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明職掌疏

題爲明職掌以平刑獄以一政體事山西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貴州清吏司主事鄒光祚呈奉本
部劄委本職管理嘉靖三十七年春季紙劄查得
內翰林院五軍都督府吏戶禮兵工五部通政使
司大理寺宗人詹事等府鴻臚光祿等寺吏科等
六科翰林院尚寶司國子監太醫院四夷館行人
司及內府司禮尚膳等監承運針工等局春秋二
季并本部十三司四季舊額該支紙劄共一百一
十三萬六千八百三十七張俱於本部十三司問

端簡彙纂卷九

十一

三十七張

過囚犯官民告紙內支給本部近因詞訟既簡紙
劄甚少各衙門應用紙數日逐候領似不可缺呈
乞處等因到部送司伏覩大明會典一款吏戶禮
兵工五部及大理寺歲用紙劄刑部關支不敷於
都察院見收類解紙劄內關用如又不敷并刑部
題奏本紙俱於兩法司支贓罰銀兩買辦又一款
吏戶禮兵工五部凡有應問罪人不許自理俱付
刑部又一款五城兵馬司凡巡城御史批發囚犯
該司取供送法司擬罪發落又查得成化年間該
都察院題准兩京法司接受詞訟與在外不同在

端簡彙纂卷九

十一

刑部

京一應大小詞狀例該通政司受送各衙門施行
至如巡視等項御史縱有分內當行詞訟俱送該
城兵馬司轉送刑部問理又查得嘉靖三十三年
該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條陳四事內一件明職
掌查得問刑條例南京詞訟干係地方者除內外
守備官受理其餘一應詞訟悉赴南京通政司告
送法司問理近年以來事體漸更各衙門自受詞
狀揆之政體甚非所宜一件處紙劄照得南京各
衙門紙劄該刑部取用今北京紙劄刑部都察院
各管半年南京既有巡撫操江都御史又有六科
巡城等衙門准理詞訟本部不特紙價不敷雖贓
罰無所於處俱該本部議題奉欽依行南京府部
及守備等衙門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送法
司問理不許一槩接受其紙劄各衙門隨數多少
酌量均支如再不敷許於入官贓罰銀內動支買
補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該司呈稱各衙門紙
劄不敷欲要查議一節爲照該司所呈雖爲紙劄
不敷然實侵奪職掌以致刑獄冤濫政體紛更非
細故也在京各衙門歲用紙張春秋二季例該一
百十三萬六千八百三十七張以每年三百六十

日該紙三千一百五十七張俱於本部十三司問過囚犯名下取給今通政司送到狀詞每日少則一二張多則不過六七張於內又有例不該准者詞狀紙劄賊罰通爲一事先年紙劄不敷許動支賊罰買給今詞狀既少紙張亦少賊罰豈得獨多以故累年紙劄不敷動支賊罰年復一年賊罰無幾一二年間必罄竭又將何以處之切緣在京一應大小衙門人犯俱應叅送法司問理大明會典開載甚明近來各衙門不遵 成憲各受詞狀徑自發落紙劄賊罰通無查考甚至強竊盜賊止送

端緒叢書 卷九
三
三百四十五號洪

人犯不開賊仗人命威逼量追埋葬不送問擬笞杖以下不暇論矣其間類多枉縱往往具告通狀送部因而平反者甚多夫輦轂之下 聖明在上

一應詞訟既不由刑部問擬又不經大理寺評允越職侵官任情廢法踵弊效尤肆無忌憚職等待罪刑部知而不言是爲失職况四海之內孰非朝廷赤子而神州赤縣百萬生靈尤爲最切近者今各受詞狀拘提禁繫筆楚結斷申可乙否此重彼輕致使良善苦於紛拏刁潑喜於詐害是小民之不安其生又有甚於法司之不得其職矣職等直

因紙劄缺乏一事究極弊源冒昧上陳伏乞 聖明申飭在京衙門務要各安分守欽遵大明會典及成化年間嘉靖三十二年部院題准事例凡軍民詞訟俱聽赴通政使司告送法司問斷不許逕自受理各衙門有應問人犯俱要叅送法司不得逕自決發其巡視五城批送兵馬司人犯除情輕無可結正就彼量情發落外若係杖徒以上罪犯亦要叅送法司問擬通送大理寺審允發落庶幾職掌既明刑獄清平政體歸一賊罰銀兩不致乾沒年季紙劄亦能取辦矣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初

端緒叢書 卷九
三
三百四十五號洪

一日進初二日奉 聖旨是在京軍民詞訟各衙門并巡城御史不許逕自受理今後故違的你每查叅來說欽此

會題詳議賊犯王直等疏

兵部等衙門左侍郎等官江 等謹題爲仰仗玄威計獲海上巨寇事兵科抄出總督浙直右都御史胡宗憲題前事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 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總督浙直右都御史胡宗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斯盛各題稱問擬過犯人王直葉宗滿各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邊關塞出境絞罪及稱葉宗滿王汝賢俱各歸順報効欲從末減定擬充軍王直妻子免其爲

端簡齋集

卷九

古

百十五字文

奴止行流置伊母汪氏八十以上犯流依律議貸葉宗滿妻子令其隨住伊弟葉義三十八量擬本等罪名發落各一節臣等謹遵 明旨會同刑部尚書臣鄭 等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臣周大理寺卿臣馬 等伏覲大明律一款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一款越度緣邊關塞因而出外境者絞又一款年七十以上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

上裁欽此臣等詳議得犯人王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坐擬前律於法允當今胡宗憲等議欲將葉宗滿王汝賢貸死充軍恐未足以正法其王直妻洪氏妾許氏男王澄小記陶福葉宗滿妻張氏男葉天祥各係謀叛親屬俱應爲奴葉宗滿弟葉義三十八亦應流置俱難別議王直母汪氏招年八十以上犯流相應議擬奏請及照王直葉宗滿罪惡已極神人共憤通行解獻闕庭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始禍原在海上似宜就彼

端簡齋集

卷九

五

百十五字文

典刑以快人心恭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王直葉宗滿查照原議斬罪即時處決梟示海濱以爲叛逆之戒王汝賢一併處絞各犯妻妾及子洪氏許氏王澄小記陶福張氏葉天祥等七名口俱押解來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葉義三十八流二千里安置汪氏合無依律收贖惟復別有定奪庶國法昭明人心知所警懼矣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進二十九日奉

聖旨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

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効饒死發邊衛永遠充軍其餘依擬欽此

會題處置南京叛軍疏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鄭 等謹題為擒首惡以安重地事廣東清吏司案呈到奉本部送刑科抄出該本部等衙門題前事先准兵部咨兵科抄出該兵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張 等題近緣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越牆頻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劫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得委曲撫處

南鄭全集 卷九 七 三百一十李

原各兵原無叛心祇十數兇徒乘見衆怨誘脅至此當即解散即已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人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謀於野肆或飲於神祠倡爲洗管之訛圖行走海之計以致入情危懼洵洵動搖臣謀同本部右侍郎李遂訪據坐營華恩把總張勲等開報首惡周山等參互無枉乃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又各一張隨於三月十六日部勒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蔡忠劉鑾滕彪顧山陳官三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甫張玉馬紀繆鑾劉華夏鐸李伸李文昇祝昶朱受

兒謝學及先獲今故錢周江伏住江南蔣貴葛貴等二十五名并未獲一名唐四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鞠審無詞隨行給示榜開各惡姓名即有脫漏俱不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奸不敢濫及要以杜其轉攀之口而安其反側之心耳再照前項兇逆雖釁起於積怨而事緣於激成然各軍叨蒙國家恩養垂二百年承平日久曾無征戍之勞即使支放愆期亦不過有司出納之吝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戕害大臣逼脅府部重傷國體厚負天恩但原其初心止因饑年艱窘讎害所司本無端爾金案集 卷九 大 三十一 五夏九

他意不有重創何以正法不有大赦何以安人臣等義激安危事干職任不敢復愛身家勉效尺寸伏望 皇上念 祖宗根本之重擴天地好生之德早賜處分以釋疑懼此輩苟有人心感蒙生全之恩當益效死之報矣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卷查先爲總督糧儲官捐勒月糧激變事該南京內外守備太監何綬等題該本部議擬覆題節奉 聖旨各營軍士平日受 朝廷糧餉惠養輒敢不畏法度本都當重處爲首的着坐營管軍官查出治罪其餘的姑念激

變所致俱與赦免南京兵部仍出給榜文曉諭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查呈到部臣等看得南京營兵本以烏合原非虎旅豐儲坐食受朝廷養育之恩沃土安居無邊陲征戍之苦不能感奮效忠外淨倭氛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脫巾羣噪戕辱部臣據城勾虜雖少異雲朔之兇越貨傷人寔不減甘涼之變律以無將之戒即便通行誅夷亦不爲過仰蒙 聖皇在上好生之心乾坤合德燭微之智日月同明憫其無知止欲擒其首惡開其自新遂盡赦其脅從至仁大義招揭無遺端爾金案集 卷九 九 刑 劉國 三十一

隨令渠魁相繼就縛一時根本之地倏爾輯寧四方觀望之情居然消弭地方幸甚臣等幸甚所據逆犯周山蔡忠劉鑾勝彪顧山陳官三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甫張玉馬紀繆鑾劉華夏鐸李伸李文昇祝咏朱受兒謝學錢周江伏住江南蔣貴葛貴二十五名罪惡深重難以輕貸合行南京兵部會同內外守備三法司堂上官并掌科掌道官文書到日再審無異即便押赴市曹依律處決中間果有監故者一體斬首梟掛作孽去處以示懲戒脫逃唐四兒懸賞構捕務在得獲其餘無名者從

有脫漏欽遵 明旨悉行宥免以後不許諸人挾
警攀告致生疑懼南京兵部仍出給大字榜文明
白曉諭等因題奉 聖旨這件事情還着三法司
會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欽此欽遵咨部送司
案呈到部臣等謹遵 明旨會同太子少保都察
院左都御史臣周 等大理寺左少卿臣張 等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梁 等浙江等道監察御史
劉 等會議得犯人周山蔡忠劉鑾滕彪顧山陳
官三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甫張玉馬紀繆鑾劉
華夏鐸李伸李文昇祝咏朱受兒謝學所犯俱合
擬斬絞奏 卷九 三 刑 三百八十一
依比凡奉 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已殺者律皆
斬犯秋後處決爲照前項事情初因黃懋官稽誤
月糧激變軍士周山等不思受國厚恩乃敢脫巾
呼噪遂致聚衆殘害部臣情罪甚明法律具在但
中間多爲饑荒所迫似有可原仰蒙 皇上天地
好生之德止誅首惡肆赦脅從今該南京兵部將
周山等拏獲具奏前來隨該兵部覆議上請復奉
明旨特令臣等再加詳議比擬前律似亦相應合
無恭候 命下仍咨行南京三法司衙門將各犯
再加詳審其情真罪當者依律牢固監候處決中

間或有原非首惡本係脅從罪應未減者聽與辯
理備由奏請定奪及照脫逃重犯唐四兒仍行南
京兵部嚴加緝捕務在得獲以正法典其餘無名
者欽遵 明旨悉行宥免以後不許諸人挾警攀
告致生疑懼緣周山等俱係重刑又比附律條例
應奏請定奪等因會題奉 聖旨簾遠本因堂高
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
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官心存欺謗計使人爲全
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
者再議來看十三日後上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
擬斬絞奏 卷九 三 刑 三百九十一
案呈到部臣鄭 等會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
御史臣周延等大理寺左少卿張雨等吏科等科
都給事中梁夢龍等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劉存
義等謹再議得犯人周山等事情本由管糧部臣
黃懋官扣除苛刻支放留難遂失士心激成衆怒
始焉攘臂鳴張不顧一朝之憤既而捧頭鼠竄自
罹三尺之誅但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兼且原題招
詞未具尤恐首惡未盡今雖捕獲在官委難槩擬
重辟臣等先次會議正慮及此欲行南京三法司
再加詳審若果情真者論罪如律原非首惡者聽

與辯理顧今營伍軍士跂足 天恩地方官司翹首 宸斷若復文移往返未免動經旬月何以昭示信令洞釋羣疑至厯 聖衷特令再議臣等仰見我 皇上天地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威 帝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之意皆非臣等愚陋所能測識合無查照南京兵部題各犯數內分別議處將原列名在前周山等論坐首惡監候處決滕彪等十七名俱照情可矜疑事例調發邊衛充軍脫逃唐四兒仍懸賞構捕務在得獲其餘遵奉欽依悉行宥免不許挾攀南京兵部仍出曉諭以安衆心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斷勅下臣等奉行備咨兵部及南京兵刑二部一體欽遵施行緣係周山等係重刑比附律條內滕彪等情可矜疑通應奏請定奪及係擒首惡以安重地及奉欽依簾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官心存欺謗計使人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者再議來看十三日後上疏事理未敢擅便請 旨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端簡鄭公集

卷九

三

刑

四

端簡鄭公集

卷九

三

刑

聖旨是周山等監候處決滕彪等調發邊衛充軍其餘照前旨悉宥欽此

申明律例疏

刑部題爲申明律例以便聽斷事雲南江西福建山西廣西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迭據通政使司類迭永清衛軍餘人等蕭文學等各告爲積惡朋黨詐欺官司嚇詐財物激變良善乞憐究治事隨該雲南等司呈堂批發到司各行東城等兵馬指揮司提人去後續據東城等城副指揮等官敖鈞等各開稱蒙本司牌發該城遵奉移文順天府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取被告人董倫等去後隨據各該州縣牒呈開稱案照本年四月初七日蒙

端簡鄭公案

卷九

刑部

三

守仍前附阿定以罷軟不職論等因今照前項人犯欲就拘解原蒙嚴禁除申本院詳示之日另解等因各牒呈到司各備由呈報前來爲照前項告詞俱由通政使司告送到部本部批發各司方行提人並無徑到各司越訴各司亦輒受問理者今據各呈備由呈報各該州縣牒稱遵奉鄭御史前牌回報前來若必候各該州縣申詳該縣方行拘解各司停囚待對不無羈候難于聽斷伏覩大明律一款凡鞫獄官推問罪囚有起內人伴見在他處官司停囚待對者雖職分不相統屬皆聽直行端簡鄭公案

卷九

三

刑部

各該衙門遵行已久今各該州縣官吏輒敢阻撓
事屬違制理合呈乞申明以便聽斷等因案呈到
部看得各司呈稱通州昌平州武清縣各回稱近
據巡按御史鄭存仁禁約但遇刑部准狀提人不
許解發一節爲照本部受理在京及附近州縣一
應詞訟先從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看詳判送各
司問理仍送大理寺評允回報發落此係國家開
設衙門二百年來遵行至今並無異議及覩大明
律大明會典問刑條例俱不曾載有京城百里之
外不許刑部提人之例且南京刑部例載當鎮等
府滁州等州衛雖遠隔二三百里不止應天一府
所屬地方亦聽提人問理今順天府所屬昌平通
州武清縣皆在京城百里之內准狀提人已非一
日法司官員及巡按御史亦不止一臣各該州縣
節年准狀提問見存案卷亦不止一事原非臣等
創行况今官吏貪殘小民不堪無所控訴通狀送
部問理原是法司職守今槩行阻撓不許本部提
人不知出何典章奉何事例公行文移輒出禁諭
是國家所設刑部堂屬等官七十餘員皆爲贅疣
今若隱忍依違不行陳請則臣等廢職御史侵官

端簡鄭全集

卷九

三

陳於二百七十八

非所以遵典制守官常之義伏乞 聖明俯賜裁
察容令臣等欽遵大明律大明會典及問刑條例
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仍照舊規於通政使司投
狀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所在官司不許
故違 成憲恣肆抗拒及容臣等先將違悞首領
官吏查提問罪庶幾政體不致紛更職守不至侵
奪冤抑得伸而貪殘知警矣緣係申明律例以便
聽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三十九年
四月二十五日進二十九日奉
聖旨着照律例行

端簡鄭全集

卷九

三

陳於二百七十八

辯明御史鄭存仁欺罔疏

爲申明律例辯明欺罔故違等事先該臣等題爲申明律例以便聽斷事奉 聖旨着照律例行欽此除欽遵外除該直隸巡按監察御史鄭存仁題遵奉 明旨敷陳律例懇乞 聖明裁定以一法守事奉 聖旨這所奏着都察院會同該科看議來說欽此臣等竊詳御史鄭存仁奏內將臣等原題內所引兩京法司通行律例欲以禁止越訴槩稱悖違難行而其詞語深重一則謂臣等欺誑聖明一則謂臣等肆行悖謬一則謂臣等故違欺罔等情聞之不勝惶悚竊照本部原題事理本係職掌已荷 聖明照察伏念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莫重於故違今臣等勉圖職業思效涓埃豈敢恣行智臆自取罪戾今將御史鄭存仁奏內指摘臣等欺罔故違悖謬等項事情逐一開款辯析庶幾情迹得以自伸而政體不致互異伏乞 聖明俯賜裁察勅下都察院及該科一併詳議奏請定奪臣等不勝激切仰望之至原係申明律例辯明欺罔故違等事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計開

辯明鄭存仁欺罔

卷九

三

刑 三

辯明鄭存仁欺罔

卷九

三

刑 三

一御史鄭存仁奏內所引問刑條例一款問刑衙門行文軍衛有司提人遷延三箇月以上不到經該官吏住俸事完之日方許關支半年不到經該官員參奏提問此條乃奉 旨推問及抱奏冤枉提人事例本欲應在接受民詞妄引前例至於欺誑 聖明而不顧前件臣等查得前例係大明會典開載及近年申明奏准頒行本條上下文內並無開稱係奉 旨推問及抱奏冤枉八字不知本官有何所據却誣臣等妄引欺誑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內又引問刑條例一款各處軍民詞訟除叛逆機密等項重事許其赴京奏告其有親鄰全家被人殘害及無主人命官吏侵盜係官錢糧并一應于已事情俱要自下而上陳告若有幕越奏告者俱問罪南北直隸等處各遍回所司聽理是臣原行欽遵律例者如此該部題請反覆不一惟欲接受民詞而已

前件臣等竊詳本條事例專指各處奏本人

犯而言非謂在京府治所屬地方詞狀不許一槩陳告通行遍回者也夫既曰告陳又曰奏告律例明文一體開載必有分別今本官乃以奏告爲陳告以狀詞爲奏詞一例視之却指臣等爲反覆不一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稱大明律內一款軍民詞訟皆須自下而上陳告若越告本管官司輒赴上司稱訴者笞五十

前件臣等竊詳律文止言上司者係在外巡

按三司各道等官原不及在京法司凡本部詞狀皆由通政使司投准送審亦無上下官司統攝定與在外事例不同其附近昌平等州縣即係在京府治所屬軍民詞訟與本部本相關涉及查官制并行移體式順天府州縣並無開載直隸字面與永河真保直隸府分不同今本官乃欲槩以直隸地方視之而謂臣等反覆不一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稱該部近引大明律一款凡推問罪囚有起內人伴見在他處官司停囚

待對者雖職分不相統屬皆聽直行勾取此乃停囚待對事理與准受詞狀一事不相關涉又一款若起內應合對問同伴罪囚已在他處州縣事發見問者聽輕囚就重囚少囚從多囚就問事理亦與准受詞狀一節判不相合及至引用大明會典一款南京軍民詞訟但有附近常鎮等處府縣滁州等處州衛人証千連必須提對歸結即如所開縱事體與北京相同亦止曰人証千連初未云附近詞訟全越該官衙門徑赴南京法司告理之

文也

前件臣等竊以兩京地方軍民爭訟法司未有不受詞狀而遽斷理者律內所謂停囚待對者即對此等詞狀也所謂移囚就問者亦問此等詞狀也干連人証者亦證此等詞狀也今據本官一已所奏乃欲以越訴禁止而槩謂兩京附近地方俱不得赴法司告理則法司先已無訟可聽又有何囚可停而待對又更有何囚可移而就問又更有何項干連而拘證者耶臣等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請大明律一部問刑條例二
本逐一檢閱如彼奏將各該附近州縣詞訟
仍照舊於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各司問理
此一條款開載何處

前件臣等伏覩大明會典一款刑部事例條
內節開洪武元年置登聞鼓凡民間詞訟戶
婚田土鬪毆相爭軍役等項具狀赴通政司
并當該衙門告理不許徑自擊鼓又一條款諸
司職掌條內節開通政使司等衙門送原告
連狀到部將告詞全文抄畢連人狀判送承

端簡鄭公文集

卷九

三

一百卅四本

行又一款通政使司事例通達下情條內節
開凡有四方告不公不法等事常事者另置
底簿將文編號用使關防明立前件連人狀
送當該衙門整理臣等原題欲乞仍照舊規
於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問理者蓋以遵奉
會典所載二百年來兩京通行者也今本官
未嘗檢閱而輒謂此一條款開載何處臣等
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稱本部原題殊語則曰申明
律例至後又曰仍照舊規豈非預知所引律

例不合而又復出舊規一說以爲遮飾支吾
之地及稱律例乃朝廷之公法舊規特衙門
之私便

前件臣等竊詳律例一代之典章舊規即會
典律例所載自來遵行者也及查各衙門節
年別項題奉聞欽奉 明旨照舊規行字樣
則舊規二字原非本部衙門私便明矣而謂
臣等出此一說遮飾支吾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端簡鄭公文集

卷九

三

一百卅五本

認罪回話疏

刑部尚書鄭 等奏爲感激 天恩認罪回話事
先該臣等題爲申明律例辯明欺罔故違等事奉
聖旨鄭 等不候回奏輒肆瀆擾着回將話來欽
此臣等聞 命警惕措身無地荷蒙 皇上不即
加誅容令回話臣等不勝感激竊念臣等不候都
察院并該科看議回奏輒便辯明欺罔故違等情
委係一時愚昧上瀆 天聽臣等罪當萬死伏乞
聖慈俯賜矜宥少寬斧鉞之誅臣等不勝恐懼待
罪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嘉
端簡鄭公文集 卷九 三 刑 附恩 二百五

靖三十九年五月初九日進奉

聖旨院科未回奏得旨鄭 等便肆意辯瀆昨周
山等敢爲亂忿原有激變之者旨下着從未減以
處疏內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鄭曉姑
從寬革了職閒住不許再用趙大祐等降俸各二
級該部知道欽此

議

擬上監國議代許文簡公作

八月初十日恭聞 聖諭欲令 太子監國下羣
臣議臣等昧死謹上議伏惟 皇上天德高明
聖學純粹即位以來敬天法祖憂勤民莫四海無
虞庶幾平治邇來偶值違和旋資靜養尚秉離明
親總乾斷禮樂征伐尤極留神華夏蠻貊方深欣
戴詎意 聖諭下臨暫解機務委重東宮正名監
國少俟康寧再厘臨蒞臣等驟聆天語殊切冰兢
反覆籌思無能奉答伏念 皇上早登大寶綜理
太勞南望顯陵孝思肫迫近遭慈難跋涉遙途遂
致神情稍減血氣似衰然天保聖躬萬壽無極即
欲再加調攝但宜且停朝講豈可高居深遠盡却
奏章恐天心爲之變渝祖監爲之閔惻臣工爲之
疑懼民庶爲之徬徨羣情易搖國是難定臣等未
見其可也臣等又敬念 皇太子英資天縱岐嶷
日新面領儲端躬寧宸慮君臣父子言順事成揆
之國體合於經義但在冲年未離阿保出閣之禮
尚遲負展之期太速况若釐於政務不免親於聽
聞蚤暮寒暑之間或未安於蒙養左右扶持之際

僅遂千其事權官府一體豈能均適文武大臣脫有異同皆足以致繼述之憂而爲佑啓之累歷觀往古中國帝王未有如皇上龍顏鼎盛之時青官鳳寢童觀之日不出房闈而遽行授受者也况漢唐監國皆非令圖或禍起蕭牆或變生胡虜或君有貞疾或國有大憂豈皆無故爲此非常我朝成祖文皇帝內欲定鼎於燕山外欲懷胡於漠野每一往來動經歲月仁宗皇帝時在儲位年壯德成學明政熟聽斷萬幾皆當事理當是之時或道旁送迎或膝前誨諭或絨勑手開或秉筆繕奏內防奸宄外懾梟雄情理若是其流通防閑若是其嚴密猶且讒言易入疑隙易生留輔諸卿官坊庶職動罹詰責久羈囹圄人情事勢又若是其難處也去年皇上南狩承天北歸閱月雖有監國之名未輒聽政之實以是廟堂帖然遠近無議今欲遂舉四郊九廟百官付之五六歲之愛子俟之一二年之遠期臣等長思却慮博謀廣詢斷然皆以爲不可也伏願皇上急回初意俯徇輿情清疑思慮恬養精神聊解雞鳴之朝尚親象魏之政常行事務成憲具存重大政機睿謨臨斷仍勅

內外大小文武羣臣務竭大馬仰答乾坤旣不得受直急事耳守故常亦不許出位侵官苦肆凌奪其有不忠不孝暴橫劫持上干天刑下貳民志者許言官不時論劾請旨究懲以消巨凶以懲不恪如此則九重享和平之福萬邦解流傳之疑皇太子亦得保胎哲命丕養聖躬他日謳歌朝覲下切羣心鴻謀燕翼上承洪庇矣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目錄
疏

淮揚類

添設揚州同知一員駐劄瓜洲疏

漕運議事疏

乞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疏

修築城寨疏

瓜洲築城疏

請發銀兩築城疏

議變塘田湊築瓜洲城疏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目錄

一百六十九

倭賊燒燬糧船比例折允疏

擒剿倭寇疏

剿滅江北倭寇疏

官軍奮勇殺敗大勢倭寇疏

生擒真倭斬獲首級疏

斬獲倭寇首級疏

斬獲倭寇首級生擒姦細疏

剿逐江北倭寇疏

剿滅淮北倭寇疏

斬獲江北倭寇疏

剿逐江北倭寇疏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目錄

二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

海鹽鄭曉著 子履淳輯

疏

淮揚類

添設揚州同知一員駐劄瓜洲

題爲比例添設官員以安地方事准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褒善會稿案查近據直隸揚州府申報倭寇千餘攻圍通州流劫如阜泰興地界及蘇州府申報倭寇攻圍太倉崑山將至府城等因據此已該各撫臣督兵進剿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

三百十六號洪

并嚴督官兵防禦江關策應截殺外竊照揚州府當南北水陸之衝建治於淮南江北之間其郡最巨蓋與江南蘇松等府可以比隆焉蘇松俱設有同知二員以一員分理郡事一員專管巡捕而揚州原未議設是誠缺人廢事不可不因事建官以資化理也況該府所屬附郭江都縣瓜洲鎮坐枕大江北岸正與鎮江府對峙其地之相去也離南京一百二十餘里離揚州四十餘里且其火煙輻輳舟楫往來加以盜賊無藉之徒隱伏於其間又無城郭以障衛之故先年兵部申明題准事例該

府同知不妨原務駐劄瓜洲兼管沿江一帶巡捕時常操練壯快遇警會同該衛巡捕官緝捕盜賊此固一時權宜借才求治之義也然而地當衝要事務叢挫各衙門委勘甚多是以奔走往來自難停駐若遇江上有警遂至整理無素追呼不前多至誤事今照倭寇竊發極於蘇松連及通泰本處調兵防禦歲無虛日而用人圖治尤當首事建議者也等因准此臣會同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褒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竊欲比照蘇松二府除正員同知專一清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

二

頁九號洪

軍協理府事外添設同知一員遵照原議常川在於瓜洲舊有府館衙門駐劄令整飭該鎮兵夫監造巡哨船隻會合該衛巡江官員演習水戰兼管所屬一帶江面上接儀真下抵狼山緝捕鹽盜如有海寇入江督兵追剿以靖江洋此誠分職供事之義弭盜安民之策或不可緩也如果臣言不謬伏望 皇上特賜采納該部再加詳議查有就近地方曾經撫按薦舉有才力官推用一員添設該府同知所領文憑明註駐劄瓜洲專理捕盜字樣不許營謀別項差委及遺棄信地潛回府城住坐

如有誤事聽臣叅究從重治罪庶員有定設事有責成人臣益思於盡職而江關永賴於無虞矣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

漕運議事疏

題爲僭運糧儲事案照先准戶部咨爲地方事內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叅將週年俱在八月以裏赴京會議漕運事情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在卷除欽遵外今照嘉靖三十三年糧運過淮已畢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寰議照漕政之設歷年旣久規畫精詳載在議單法例明備臣等遵循不暇何容加議特以叅之時事與情之小有損益者及地方應議事宜未敢循默謹條爲一十二事上塵 睿覽乞勅該部再加會議覆請 宸斷早賜施行漕運幸甚地方幸甚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計開漕運并地方應議事件

一議職掌卷查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准兵部咨爲乞留運軍防守事該浙江撫按衙門會題該本部覆議事干漕運必須行令會處方得歸一合候 命下移咨漕運都御史吳 會同撫按再查無礙准將海寧衛左右中前四所官軍掣回操練防守地方其原領

運船四十七隻退還杭州等衛所撥軍領駕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該漕司會行浙江布政司掌印官會同浙江把總朱仁查議去後又據下江把總郭全仁呈爲議處海防以安重地事開稱鎮海衛運軍三百九十二名太倉衛運軍七十七名調撥吳淞江口防守蘇州衛運軍內又改發白茆福山等處海口備倭遺下運船缺人領駕等因該漕司會行各衛掌印官督補駕運去後續據浙江把總朱仁呈稱海寧衛官軍存留防守原充糧米已該都布二司議派各衛軍船帶運每船一十二石等因該漕司查無文移知會駁行都司會同把總朱仁查勘海寧衛軍船的於某月日掣回防守原派糧米雖令灑派別船帶運即今用何官軍領駕何船裝送各衛於何處地方零星派散帶運船可能負載或船老舊不堪作何處分及查該衛上年掛欠京通二倉糧米二十四百餘石原令隨同新運補納即今官軍存留防守前項糧石作何處補逐一查報去後續據浙江布政司呈蒙

浙江巡撫衙門案驗內開海寧衛存軍防守雖未經漕運衙門會同查處然事切時宜風迅之月勢難少緩仰司即行杭嘉湖兵備道將海寧衛官軍掣回該衛操練防守地方其原領運船四十七隻照數退還杭州前等衛所撥軍領駕等因隨行都司查議竟不將海寧衛糧船發還杭州前右寧紹溫台六衛衛嚴湖三所却將額運糧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九石分派一總一十二衛所官軍帶運每船一十一石八斗有零原船聽把總官暫撥缺船衛所領駕候運回發與杭州前等衛所旗軍領管等因該省不行照詳漕司只具照驗前來鎮海太倉蘇州三衛彼處官司通不經由漕司爲照漕運乃國家重務設有浙江等一十二總所轄一百三十一衛所旗軍一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一名一軍該運正糧三十石七斗二合共歲運京儲四百萬石蓋每總船有定額每船軍有定役每軍糧有定數著在令甲特令臣等奉 勅行事職掌既專責任有在今乃一切不經漕司職掌安在及

查運船連年遭風遇水錢糧缺乏造船不前
數多老舊不堪重載今計每船一隻該裝正
耗糧米并運軍例帶土宜行糧等項不下五
百餘石若再加帶委的難行湖灘洪閘水淺
風疾尤爲可慮況江西湖廣山東等處皆有
運糧官軍儻各地方遇有緊急一槩比例援
引奏留運軍灑派糧米停閣掛欠漕規從此
廢壞糧運益復稽遲臣等豈敢偏執已見不
以他省軍務爲意切緣運軍可留防守而糧
米不宜灑派運船可撥撐駕而掛欠必須着

落臣等雖才識疎庸不稱任使豈敢不遵國
家設官分職之意自取侵官失職之愆如蒙
乞勅該部再加詳議通行各該撫按衙門都
布兩司今後一應漕務悉聽漕司處分其海
寧衛遺下糧船四十七隻退還原衛所該運
糧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九石照船裝載不得
灑派掛欠糧二千四百餘石急爲處補仍要
一咨戶部一咨兵部一咨漕司登籍備照庶
幾事體歸一不致掣肘而臣等亦得少效其
職業矣

一議逋負爲照糧運必須淺船造船必須銀兩
近年除額造淺船外風漂水溺數多以致各
總缺船免運或每船加派糧米船既磽薄載
復艱重尤易損壞不得已只得雇覓民船公
私勞費日甚一日即計明年全運除歲造外
缺船一千五百餘隻大約用銀一十五萬兩
將何取給卷查嘉靖二十六等年各總缺船
數多該漕司會議動支淮安府庫軍辦料銀
共八萬九千八百餘兩補造淺船九百二十
二隻以濟全運原擬各船候及號之年扣料

補還除陸續解過銀二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兩外尚有未解軍民料銀六萬七千八百餘
兩內清江廠欠銀四萬九千一十五兩浙江
廠欠銀四千六百二十九兩上江廠欠銀六
千一百二十六兩四錢下江廠欠銀八千四
十七兩六錢節經查催未曾解到續據工部
主事黃辰呈稱查得本廠上年南京江北等
五總原領漕運衙門補造新船四百六十五
隻該扣軍民料價銀兩除解還外尚欠三萬
九千餘兩比因蕪湖廠歲解木價年復拖欠

遂致無銀補還節經移關并呈本部催取分釐未解及稱蕪湖廠每年額辦清江衛河二廠木價銀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兩內除各年已解外尚欠嘉靖二十五年銀四千五百四兩二錢四分五毫二十六年銀九千一百四十兩二十九年銀三千六百兩三十年銀一萬三千六百一兩二錢七分六釐三十二年銀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兩共銀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五錢一分五釐五毫俱係年例額銀以致本廠木價日乏借過補造船料日

積且本廠造船歲有定額辦銀歲有定數船隻既無減免木價豈容拖欠數年之間若非借貸造船必致稽誤糧運若不呈催誠恐將來不惟乏銀補解原借抑且本廠缺銀買料關係匪輕乞要移咨南京工部盡行蕪湖抽分主事速將前項各年銀兩照數補解赴淮濟用等因到臣據此屢咨南京工部未見回報又查得嘉靖三十年三月內漕運理刑司呈問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民黃某與聶某陳某劉某聶某陳某黃某陳某某等領出清江

廠工部分司收買楠木官銀侵欺八千二十二三兩有零事發問擬軍徒等罪呈詳前任都御史應抄招將各犯咨行江西巡撫都御史吳處轉行清江縣監候變產完贓解淮造船去後今經年久亦未完報又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各總衛所奉例減折漕糧三分之一例該減存運軍辦納料銀已經通行各該司府照例於各軍月糧內扣抵解淮貯庫聽候修造船隻浙江總下杭州前等一十三衛所減存運軍一萬二百九十二名每名該辦

料銀二兩四錢約共銀二萬四千餘兩節行該省督催扣解又經差委指揮張可仕前去催促完報不及六分之一江西總下南昌等一十一衛所減存運軍二千九百五十九名共該辦納料銀七千一百一兩六錢湖廣總下武昌等一十衛所減存運軍二千二百六十五名共該辦納料銀五千四百二十六兩俱各未到通查各項欠負銀共該一十一萬二千三百餘兩雖小料大料名色不同然修船造船支用則一徃年漕司尚有積貯一時

缺船銀兩未到尚可那移濟急今查淮安府庫並無積貯船銀造船日增料銀日負豈不有誤糧運如蒙 勅下該部一行南京工部將蕪湖抽分廠嘉靖三十三年八月起至嘉靖三十四年七月終止儘將該廠銀兩解還漕司務足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有零之數一行江西巡撫都御史嚴行臨江府清江縣各掌印官定限務將犯人黃某等侵欺銀八千二十三兩變賣家產盡絕將銀傾銷成錠差的當人役解赴漕司或仍將犯人黃某等八名解赴漕司監併一行浙江江西湖廣各巡撫都御史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各掌印管糧管廠官將前項扣除減存料銀作速催徵立限完解漕司庶幾不致銀兩缺乏糧船可得如期修造其於漕務不爲無補

一議庫藏照得各總衛所歲運遇有折色船得減存軍得辦料每名例該銀二兩四錢解發淮安府庫專備修船支用係是定規嘉靖十年因徵欠拖延姦頑作弊該漕司題爲議處休息船料以便糧運事該工部覆題奉 欽

依通行各該巡撫并各省都布二司嚴督各府州縣掌印官公同衛所將減存軍辦料銀自嘉靖十年以後將存軍應支月糧銀兩扣抵料銀俱解漕運衙門寄庫聽給修船不許仍前拖欠每年終各造冊徑自奏繳及行漕司知會查考等因今照各府州縣遵例扣抵者固有而違慢不扣者尤多甚有扣存彼庫各該官司不知漕運緊用錢糧輒作堪動銀兩任意那移別用及至行催支取修船即稱奉有彼處撫按批詳展轉支吾搪塞亦有就

彼造船分文不給致累旗軍餘料修船盡將行月糧銀償還料客者又有吏胥作弊支百扣十者又有必須行財央倩囑託方得關支者又有廠官及該管官假稱使用侵剋冒破者及至旗軍領得到手私債利息公門需索已費五六矣甚至借貸物料無償隨載料客在船沿途盜糶正運還債者初意扣糧抵料軍免追呼之擾料無拖欠之弊本爲善政豈知法立弊生不惟扣抵失時出納欠明而公私上下乾沒侵漁頭緒多端以致船不得如

期造完完亦不得如法堅固漕政廢弛未必不由於此再照淮安府設有阜積庫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原爲本府歲收錢糧而設其漕運一應錢糧似難兼管本年五月內臣等選委高郵州知州姜博會同淮安府通判党淳船廠把總詹懷世通行查盤造冊訖合無就於本府內另蓋漕運庫一座請給漕運庫條記添選大使一員攢典一名責令專管看守漕運一應各處解納錢糧坐委本府管河通判常川經理不得更委別差仍聽該府知府提調及通行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司府衛所掌印官務將見在存軍料銀不拘遠年近日儘數遵例查明那移別用者即行處補冒領侵欺者即行嚴追其過期未扣已扣未完已完未解已解未獲批廻者逐一查出追究具由回報漕司自後每年料銀限十月以裏就差該衛所當年減存催料運官逐項分別封記解赴漕司驗發淮安府漕運庫收貯俱聽漕司明文給付修船旗軍赴庫支領按季填報循環稽考其各總衛所應支

修船銀兩照年等第把總官查明不必類造耽延每衛各造冊給與領運官隨重運過淮呈遍漕司查明支出委官唱名給散旗軍親自領去償還料價庶幾宿弊禁革船必堅完人無嗟怨載入議單永爲遵守
一議舉効照得漕運每歲糧米四百萬石額坐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五布政司所屬杭州嘉興湖州南昌撫州建昌贛州瑞州吉安臨江九江南康廣信饒州武昌漢陽永州衡州岳州黃州荊州長沙承天德安東昌濟南兖州開封懷慶彰德衛輝南陽河南歸德三十四府并應天直隸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安慶寧國太平池州廬州鳳陽揚州淮安廣德徐州一十五府州每年派撥各總官軍領兌運納係是成規一切漕例具在議單但地方廣遠官品不齊各處徵糧過期交兌違限或輕齎遲留或行糧落後今年六月糧船過淮日久各處輕齎席板多未解到若遇一事稽延未免全幫遲誤雖漕司照例嚴行督催文移往返動經月餘各該所司奉行完報者固

有而抗違怠玩者甚多緣各官多屬隔省意謂漕司不與舉劾輒以彼處撫按批行為詞往往阻誤糧運年復一年百務隳廢若非立法補救將來運事日益難支查得總理河道衙門因事掣肘奏准將河道有干衙門聽其舉劾况漕運職司錢穀與前項司府州事體相關尤為重大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為國家重計值此廢墜之餘乞 勅吏戶二部再加詳議合無將有糧司府州縣掌印官糧官員職名先於該年九月以裏開報漕司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奏

陳宏謨三十五

客臣查考徵兌遲速分別賢否據實舉劾其縣丞州判官等官例不舉劾者查照往年舊例但遇運官呈稱船到無糧管糧官呈稱有糧無船彼此抵牾客臣即時差官提取對證責治庶幾人心知儆若待類叅不過納米數石又復派取小民指一科十管糧官反以為利不以為慮也其有九月以裏職名未到者亦客臣等行彼處撫按將各該掌印管糧官住俸庶幾人心知儆有裨運務矣

一議船廠切照浙江總杭州前等一十三衛所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十六

陳宏謨三十五

原額淺船共二千三十九隻俱用松木五年一造每年該造四百餘隻原無軍三料銀每隻領浙江布政司民七料銀七十三兩相兼底船成造若底船全者運貼軍辦料銀一十五兩拆卸者貼銀二十兩無底者貼銀二十四兩先年因未立廠各衛關料俱於蘇州府地方雇匠四散打造多被官旗通同匠作侵欺料價板薄釘稀駕不經久至嘉靖三年間該浙江巡按御史歐珠建議行漕司勘明題准於杭州設廠團造委指揮一員把總其事仍行工部抽分主事帶官近年以來訪得彼處商匠包攬勢豪強賣釘灰木料倍取價值惟知射利不恤漕船造不如式限未及期多有損壞弊出百端難以枚舉但緣漕司遠隔不便稽察而人情不知警畏妨誤漕運莫甚於此近值倭寇擾亂地方未靖起運必須如期造船宜革宿弊矧今該廠弊端日增漕船日廢臣等受茲重寄寢食未遑為今之計若不改建船廠嚴加督察銀兩耗費愈多糧船損壞益甚臣等查得儀真臨河嘗有補造船

地空濶堪以設廠況浙江買木必由儀真經過合無自嘉靖三十四年爲始行令先期通將民七料銀解赴漕司照例發淮安府貯庫該總將杭州等一十三衛所年例及號淺船今年運回就令押空船委官駕至儀真灣泊將原設浙江廠把總官改於儀真新廠駐劄仍於杭州前等一十三衛所各取能幹不拘千百戶一員在廠管造查收底船關領料價收買木植等料把總提調關防禁革姦弊召雇匠作如法打造刻期歲裏工完過年照新例參究降級每五日一次開工數報漕司船完給旗領駕裝運過淮印烙每年將造完船號旗甲姓名用過料價數目造冊呈報漕司查考庶幾錢糧不致侵漁運軍得免困累矣一議職銜照得永樂年間初設漕司平江伯陳瑄實領其事又該副總兵官每年起運前往江南等處水次催兌方面有司等官體統相臨遵守法例糧得早兌運無後期成化初年始改都指揮同知袁祐充叅將註在錦衣衛帶俸代理副總兵事名目雖異體統尚存自

後郭鉉周瓚張洪溫莊椿梁重王玉張奎劉重相繼叅將照舊在錦衣衛帶銜支俸後至嘉靖十三年叅將萬表循例陳乞錦衣衛帶銜以便僱運彼時止查張奎劉重奏乞帶俸係沿正德年間弊政題奉 聖旨錦衣衛係近侍衙門不許濫入以後都照這例行欽此迄今推任叅將止在原任都司列銜以致都司視爲寮友各府州縣目爲都司體統盡廢約束難行叅將遂不復往江南止駐瓜洲催僱再照湖廣等一十二總各設把總一員先年俱用都指揮或署都指揮近年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把總如江南江北直隸衛分尚可行事至於湖廣江西浙江山東四總皆有都布按三司視爲下僚多方裁抑衛所有司各官效尤抗慢催兌糧運徵處船料取撥官軍事多掣肘近因例限嚴明河道艱阻臣等猥承重寄勉圖稱報須得體統稍異政務易行今思錦衣衛係近侍衙門奉有明旨不敢輕議查得京邊叅遊管領人馬一枝多有蒙恩得帶府銜者漕運叅將奉有

勅諭協同漕運兼守淮安較之京邊叅遊帶
府銜所管事體尤重乞 勅該部詳議查照
京邊叅遊帶府銜事例擬議上請准令漕運
叅將亦帶府銜仍照先年前往江南浙江等
處水次往來督催各府州縣掌印官糧等官
悉聽稽查依限交兌如有徵兌過期誤事者
輕則量行責治重則指實叅行漕司奏請譴
罰其湖廣等四把總并加查勘見在各把總
賢否內有稱職及曾經保薦者量陞署職若
不相應更調別用另推真署都指揮充把總

官令得與都布按三司頡頏行事以後推用
叅將并四都司把總照例題請施行庶體統
正而職業修舊規復而漕計有裨矣
一議江閘案照先據直隸揚州府申准管河通
判吳景晨牒奉漕運衙門會劄前事仰勘瓜
洲花園港一帶通江官河始自何年開挑行
船後於某年因何淤淺不通今欲疏濬建閘
通運人情事體有無利便再查瓜口閘是否
即係花園港一帶河道新置緣何關閉不通
瓜儀地里相去不遠何故儀閘通舟如故而

瓜閘旋興旋寢豈河形曲直不同易於走洩
或地勢高下懸絕不便啓閉抑閘座建不如
式難於放船或人情利於盤剝多方沮撓逐
一詢訪叅酌根究務使停當經久可行不徒
如昔年糜費錢糧仍備將瓜儀各地形閘座
模倣圖畫并工力錢糧事體難易明白開具
呈繳施行等因奉此依奉親詣瓜洲督同本
鎮巡檢王定壩官袁文學王世方拘集聚鎮
年高知因老人保正徐寵等各到官帶領步
算水手人等前至西花園港從江口由港內

水路逐一舟行踏勘直抵鎮西陳家灣東時
家洲越河出至運河口計長一十餘里路道
環繞水流平緩其上河與下港地勢雖有高
低並不陡峻設若就彼建造閘座使江南糧
運由此上閘出於運河北行以免車剝之難
誠爲經久之便隨審徐寵等各稱本港先年
曾有石閘相因到今已廢年久椿石等件無
存遂被居民占爲田地墳宅莫考所自本職
復又登陸步履踏勘得越港以裏舊廢閘座
迤南居民侵占港身開田葬墳起蓋房屋約

有一里兩邊老岸尚存此去即通港水若建
閘之時仍將港身兩邊民占田塚并臨河房
屋量價承買歸官其間灣曲之處亦要開濬
舒暢以所挑港土幫爲隄岸兩邊礙路樹株
亦用伐去向後另於隄內新植柳樹甚有濟
於漕儲及照儀真通江閘座探得彼處運河
響水閘地勢直抵江口僅及五里水平共低
六尺大約二處以地勢計論則花園港北之
通江閘座似爲相同而潮水遇長上下俱平
再照瓜口閘設於各壩之外緣非花園港一

帶河道彼時設閘蓋爲攔潮糧運雖由此閘
而進未免仍從各壩車盤徒費錢糧無益糧
運合無將花園港上首以時家洲越河爲頭
閘詹家橋北二里設爲二閘橋南二里設爲
三閘江口入裏設爲四閘比照儀真事體建
閘四座每遇二月初間糧運通行開放至軍
糧過盡即爲封閉外加土壩築實毋容走洩
水利其往來民貨船隻照舊各壩車盤庶幾
鎮民不妨生理而每年運船得省車盤之費
不知其幾合用

由縣府回申在卷案照先據鎮江衛運糧指
揮關宣呈稱瓜洲原有花園港通江官河年
深淤淺堪以挑濬設閘通船有益糧運據此
已經會行本官踏勘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所
申花園港原係通江官河從江口直抵鎮西
時家洲越河出至運河口計長一十餘里先
年曾石開今廢年久椿石無存及勘得舊
廢閘座迤南居民侵占港身開田葬墳起蓋
房屋約有一里兩邊老岸尚存即此可驗舊
港形跡原非民地因淤年久遂被居民占業

并臨河房屋量爲出價歸官比照儀真建閘
四座以通糧運以免車盤誠爲漕運無窮之
利蓋緣瓜洲各壩居民圖利隱蔽官司遂使
每歲漕糧二百餘萬石運船五千餘隻勞費
財力耽延稽阻指揮關宣世居鎮江見聞真
切特舉此議又該通判吳景晨躬詣水陸踏
勘明白相應議處但所費椿石工匠人夫錢
糧未經估計查得先年建造瓜石閘一座動
用漕運官銀一千三百餘兩以今四閘論之
約計用銀五千二百餘兩并給買臨港民占

原地開濬幫隄栽樹修葺等項再約用銀五
六千兩共計該銀一萬一千餘兩約計每歲
江北浙江下江等五總過壩正耗糧米二百
餘萬石每石合用盤壩脚米一升共用米二
萬餘石折價每石四錢值銀八千餘兩以兩
年車盤之費足勾創建四閘之用前項銀兩
暫借淮安府庫漕運官銀支出專委南河工
部郎中監督分委廉幹官員官領若官爲採
石責令往來船隻附帶不無耽延歲月工程
難完相應召商并木鐵灰麻一切兩平收買

端簡鄭公集 卷十 三
三百七十八

雇倩人夫從內及外次第建造不勞民力不
歛民財候下年查將各總原該過壩脚米扣
銀補還數足停止再照四閘相去不過十里
合用銓選閘官一員閘吏一名總司啓閉每
歲二月間糧運盛行開放止許官糧船行禁
止民載不得出入至七月內糙白糧盡即爲
封閉其往來民貨船隻照舊各壩車盤候十
月以後各總回空糧船到閘却又開閘放出
庶使船無停滯糧無盤剝而盜竊侵漁之弊
亦盡革矣

一議行糧據直隸滁州等衛所運糧指揮等官
崔文漢等呈稱派兌江南等處糧米見運官
軍該支行糧蒙帖淮安府常盈倉支給該倉
回稱見在糧銀儘放淮安等衛官軍無糧緣
由前來據此隨據該府申蒙管倉戶部陳主
事牌開節蒙漕司坐派淮安等衛官軍行糧
俱赴常盈倉全支除將在倉糧銀儘數放給
外查得該倉原額麥糧七萬六千六百石內
有淮安府未解糧四萬八十餘石常州府未
解糧六千三百一十六石四斗一升揚州府
未解糧四千三百六十一石六斗七升各稱
災傷延捱不納除將滁州衛以後支糧均帖
申繳漕司乞爲改撥別倉支領等因備申前
來爲照運軍行糧乃沿途食用若或耽延未
免盤食正糧病運掛欠已經遵奉 勅諭內
便宜處置事理將滁州等衛各幫官軍行糧
照依上年事體改行臨清倉支今各府州縣
徵解不前往年漕糧減折行糧數少未嘗告
乏近年全運行糧支多况改倉支領亦稱乏
糧文移往返耽延誤運查得戶部議單內開

端簡鄭公集 卷十 三
三百七十九

運糧官軍行糧浙江江西湖廣江南直隸衛所俱於本處倉關支南京各衛官軍就於兌糧水次倉關支惟江北鳳陽等二十二衛所官軍俱於淮安常盈倉關支等因查得每年全運用行糧大約八萬餘石內除派兌淮鳳揚州三府并山東河南領兌者約用行糧二萬五千餘石應合照舊常盈倉支領若江南兌糧官軍約用行糧五萬五千餘石查嘉靖三年漕司議將蘇松等府起運鳳陽等倉糧四萬六千石并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

端簡齋集

卷十

五

三百一十六字

一萬一千石俱免上倉就令民戶運赴本處水次聽監兌等官隨正兌支給江北二十二衛所官軍行糧并行淮安等府將原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運鳳陽等倉上納以抵蘇松等府原納之數已行一年官軍稱便止因各府不恤漕軍未遂拖延隨申復舊常盈倉支適今河道煩難地方警擾漕運爲重刻期過淮過洪無容官軍延緩凡可速運事宜即應隨時改定合無仍照嘉靖二年事例將淮安府該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上鳳

陽等倉抵補蘇松等府原納鳳陽等倉之數却將蘇松糧米存在水次動給領運官軍行糧其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一萬一千石亦留本府水次聽江北等總官軍隨糧關支再照浙江湖廣江西南京南北直隸各該水次支給行糧俱要各該衛所印信文冊以致往返留難科派百出守支官旗指以造冊經過各衙門使費衛所軍多者百十餘兩少者不下六七兩此皆軍士骨髓相應通行前項南京省府只遵照議單事例每正糧三十

端簡齋集

卷十

五

三百一十六字

石七十二合作軍一名給行糧三石每運官一員亦給行糧三石填入原給勘合回照中間軍糧雖稱灑派逃故船非人力決不能行只照運米支糧庶免旗甲沿途包陪雇工科歛大弊如糧支不盡仍令民戶運赴原定該倉交納若水次拖延上倉遲緩俱照議單內嚴處軍糧以速起運事例定將經該官吏叅問住俸降級以爲急職誤事之戒庶民免上倉勞費之難軍免造冊科歛之累一議分總切照漕運一十二總其江北等一十

一總軍船多者不過千餘隻少則八九百隻
催償起運交納船回易得速完惟浙江一總
原額官軍二萬一千八百餘員名淺船二千
餘隻比之各總數增一倍況溫台寧處金衢
等衛所離省寫遠船回寄泊杭州河下官軍
俱各回衛把總官在京催督完納每至歲暮
方得回南又該分派水次交兌雖在浙江一
帶而溫台等衛所相去水次路遠一官勢難
徧歷往往領兌愆期況今地方倭寇擾亂徒
有統攝虛名全無綜理實效至於查補遊軍

增補鄭金集

卷十

三

三十五夏

督驗修船止憑文移委官催促往返動經旬
月姦頑恣肆任意延緩盜糧侵料弊端百出
不能悉舉且如連年掛欠京通倉糧每至二
三萬石那用扣省羨餘等銀亦不下二三萬
兩追補雖嚴拖欠如故年復一年通關未獲
比之別總積弊尤甚蓋由總屬軍船衆多錢
糧浩大是以一把總官關防照理不周所致
若遇才力罷軟愈見廢弛臣等查得江南原
屬一總比因軍衛隔遠難於鈐束曾於嘉靖
四年間該漕司會議題准分爲上江下江二

增補鄭金集

卷十

天

三十八夏

總各設把總官管理至今稱便矧今浙總軍
船日漸凋弊若惜一官不分爲二將來廢壞
難以救藥合無比照前例將該總原屬杭州
前右紹興三衛湖州海寧嚴州三所共額官
軍九千九百八十九員名淺船九百餘隻運
糧三十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一斗三升八
合分爲浙西總寧波處州台州温州四衛金
華衢州二所共額官軍一萬一千八百一十
二員名淺船一千一百餘隻運糧三十六萬
七百七十九石二斗二合分爲浙東總添設
把總官一員分理庶催償易於責成起運不
致遲誤

一議旗船據清江造船廠把總指揮同知樂鏜
等呈備鳳陽直隸官廠千百戶呂東等呈稱
留守司江北三總鳳陽淮安揚州等二十衛
所年例改造淺船共三百四十五隻合用料
價除民七料銀外每隻該軍三料銀三十五
兩共銀一萬二千七十五兩內廠造船一百
八十一隻該銀六千三百三十五兩係各衛
廠軍辦納就將各軍月糧查支扣解惟旗造

船一百六十四隻該銀五千七百四十兩俱在各衛減存軍辦料銀內支給先年在庫料銀有餘足備支造近緣漕糧奉例全運減存軍少料辦不敷縱有臨時減折料亦不多其廠辦料銀又因連年災困月糧無支往往拖欠每遇改造急缺料價只得呈借庫寄別總衛所修船料銀時值庫藏空虛無料可支責令廠官賒料備造往往借貸不前經年隔歲不得報完以致見運缺船裝載况新例嚴明參問降級深為貽累呈乞轉達議處等因到

端簡鄭全奏

卷十

五元

重刊

三

臣查得清江廠每年額造中都江北直隸南京等總淺船五百五十二隻四分內南京總船二百七隻四分內廠船料價出於南京戶兵二部鹽引柴薪銀兩旗船料價出於南京總各衛兌運江浙三總輕齋銀兩扣挖造船不致妨誤惟鳳陽直隸衛所旗廠料銀不能依期解准蓋廠料原有餘丁貼辦月糧抵扣今因連歲災傷糧無見支差後繁重丁無空閒遂多拖欠其旗船料銀又因全運衛無減存軍無辦料而年例船料勢不容緩每遇改

端簡鄭全奏

卷十

三

重刊

三

造告急只得借支別總那東補西苟圖完事旗船未及告完別總又復取計紛紛呈告無從支給有將行糧月糧盡數包陪者有將充運官糧暗自賣償者官軍受害公私俱弊年復一年疲困極矣臣等猥受漕運重寄豈容緘默除廠造船料暫時遲緩尚可照舊於各廠軍月糧銀內嚴行扣抵追解外所有旗船料銀五千七百四十兩若專靠減存軍料一遇全運修船尚且不敷成造焉能濟用查得議單內一款溥開利以及百姓內開自嘉靖十四年為始輕齋銀兩除一六照舊外二六者原餘米二斗六升減去二升止徵二斗四升折銀一錢二分改為二四輕齋扣留銀一分解寄太倉庫以備修河之用今查江北直隸中都三總衛所遍年全運額派兌運正糧共八十六萬八千二百二十八石六斗五升六合內除山東糧一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六石四斗三升二合係一六輕齋免扣其江南本府州糧七十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二石二斗二升四合內除三分通糧外實該七分

京糧五十二萬八千七百六十七石五斗五升六合八勺每石該扣由開解部銀一分共銀五千二百八十七兩六錢七分五釐五毫六絲八忽比與旗船額料止少銀四百五十二兩三錢二分四釐四毫三絲二忽仍於減存軍辦修船料銀內補支若將此銀起運過淮照數扣存寄庫以作各衛旗船料價之需比與南京總衛扣用三四輕齋造旗船事體相同合無自嘉靖三十四年爲始將江北直隸中都總下衛所兌運二六輕齋內該交七

分京糧每石扣銀一分發寄淮安府庫聽造旗船支用其該京糧扣銀一分似應免解如此庶年例旗船不致無料妨誤而見運修船亦免累軍包陪乞入議單永爲遵守

一議軍夫據直隸儀真揚州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徐州左八衛各申稱本衛地方逼近河濟南北衝要每年凡遇進貢進鮮等船合用軍夫俱於各所雜差內借撥應付一年輪差不過二三次軍不告勞近年有南北過往不分大小官員船隻不顧地方連年災傷軍

士京操漕運剿賊防倭城操巡捕尚且逃亡數多差撥不敷動輒發牌抄准逼要軍夫軍牢吹鼓手一時答應不前即便綁打職官百般凌辱及至典賣衣糧忍痛雇倩應役又遇前途缺人更替帶過數站剝衣絕食苦不可言見今淮大二衛吹鼓手死亡在途者甚多又有各帶光棍隨船充軍牢吹手逼勒折乾忍心害理並不仰體朝廷存恤災傷蠲免稅糧之意即今衛所困疲軍伍蕭條矧地方多事東境海洋未靖西界羣盜未殄見蒙點選召募征操合無將過往使客官船取用軍夫軍牢吹手盡行裁革少蘇十分困苦等因各到臣及臣往來淮安兩城及鳳陽等處節被軍餘男婦沿街哭訴情實可憫據此查得節年題准事例凡遇公差馳驛文武大臣進貢進鮮等項州縣人夫上水二十名下水十名其餘公差人員上水十名下水五名驛遞俱有關文上水驛五名所七名下水驛三名所四名有驛無所有所無驛上水十名下水八名其過關米館驛上下水俱二斗遍運所

上水四斗下水三斗一船止支一關支驛者不許支所支所者不許支驛節經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外爲照每年進貢鮮品并龍袍御用物件等項關係國家重務經過軍衛自應撥夫拽運送過一程即回生理至於過往使客人員中間守法者止照關文應付有等勢豪罔遵國法或一人乘坐數船或一船齎執數關沿途吹打響器虛張聲勢每到一驛聽信船頭撥置多方需索恣意誅求既有州縣驛過人夫應付又要軍衛撥夫又要軍牢又要吹手又要折乾及查各衛原設答應軍夫數亦不多逃亡過半過有公差却將雜差餘丁輪撥日無休息貧軍負累委的不堪各衛所申前因實係下情困苦若不查處深屬未便除冒濫關文照例裁革外緣臣待罪忤循地方目擊其艱豈忍坐視如蒙乞 勅該部詳議合無出榜通行撫屬軍衛有司驛遍衙門張掛曉諭今後凡遇進貢鮮品等船合用軍夫悉照舊規應付外其過往使客不分大小官員船隻如有前途發牌行令軍衛抄牌

者通行禁革不許抄牌應付軍官敢有阿意奉承者一體治罪干礙應參人員聽撫按衙門參奏施行其各衛原設答應軍夫盡行裁革仍令該衛將見在人役僉補操運如此庶法令嚴明人知警畏驛傳肅清而地方免騷擾之弊矣

一議俸薪照得江北地方設臣巡撫都御史一員并管理南河工部郎中一員漕運理刑刑部主事一員督造漕船工部主事一員淮安徐州管倉戶部主事二員徐呂二洪管洪工部主事二月沽頭管閘工部主事一員俱帶有家小駐劄淮徐府州地方公理事務各官應得俸薪等銀米俱是差人齎文赴京各該部院關領係是舊規如臣本色食米一石照例每月於淮安府支給其管河郎中等官八員每年該支本色米九十六石計算公私之費四百餘石方得九十六石至京通計兩直隸十三省各有京官帶家小駐劄行事者每年食米不下一十餘石俱應查照臣例就於各該地方存留糧或別項官銀內支給似於

京儲頗有便益其折色俸銀并折絹折布等項一體查照在京則例亦於所在官司應解戶部銀兩內支給再照臣等九員該柴薪四十二名該銀五百四兩相應就於所屬四府三州各衙門扣除缺官柴薪馬丁齊夫銀兩內支給有餘查扣解還兵部少欠本處贓罰銀兩補支通計兩直隸各省不下六千兩俱應議處不惟解戶收頭糧長免於徵解各官亦得就近支用殊為兩便如蒙乞勅戶兵二部詳議凡京差官員帶有家小駐劄行事者本折俸銀并柴薪銀兩一體隨任支領庶幾官司得省文移而小民亦免勞費矣

戶部會覆

一議職掌

云云

前件查得海寧衛今領軍船原係杭州前等衛所應領之數先該浙江撫按官奏戶部題准行令會處退還今却不退還將糧米灑派甚非事體相應行漕司會同浙江巡撫將海寧衛四所運船照舊退還杭州前等衛所撥軍領駕或量派該總堪加衛所使眾輕易舉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三十五

原於三百廿四

海寧衛掛欠糧米作速追補完結其鎮海太倉蘇州三衛運船照舊上運行巡撫官另議防守仍行各該撫按司府等官今後事干漕運務要聽漕司處分不得侵越違者聽戶部及該科參究

一議通負

云云

前件相應依擬一行各該巡撫將前項料銀嚴督有司軍衛催解一行南京工部將蕪湖廠各年拖欠木價上緊解還一行江西巡撫將黃某等侵欺銀兩追究解准或將犯人照

數解准監併

一議庫藏

云云

前件相應依擬添設庫副使一員專收漕司錢糧其出納仍聽淮安府掌管不必另項委官其司府衛所料銀查補解報驗發收支悉照所擬施行違者聽漕司參究

議舉劾

云云

前件相應依擬舉劾其允運船米遲誤彼此抵牾者徑行監兌官會同巡按就近提問

一議船廠

云云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三十五

原於三百廿六

前件相應依擬將浙江民七料銀如期解准貯庫浙江廠把總官改於儀真新廠駐創其餘事理俱照所擬施行

一議職銜云云

前件看得漕運參將先年原無五府帶銜而錦衣衛帶銜事例又有奉明旨不許濫入俱未敢輕議合照舊銜充參將管事各處既有監兌主事會同巡按御史行事參將亦仍在瓜洲催償不必赴各水次軍衛有司遲誤船糧者俱查實備行漕司參究其把總片既

端簡齋全集 卷十

三十三 米

一議江閘云云

前件看得建置花園港閘既係古昔閘座且有利漕運相應依擬閘成通舟之日漕司移咨吏部銓選閘官一員撥閘吏一名禮部鑄條記一顆以司啓閉其餘事體俱照所議行

一議行糧云云

前件相應依擬自二十四年爲始將蘇松該

上鳳陽等倉糧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俱留在各水次隨正兌給運軍作爲行糧支不盡者責令民戶運赴各該倉交納將淮安府該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上鳳陽等倉抵補前數但淮安常盈倉糧改上鳳陽則百姓添一番腳價之費蘇松常鎮改上鳳陽常盈倉糧留在水次百姓可免解納之難相應行漕司調停量扣有餘以補不足使不偏累其拖延參究勘合回照悉所擬施行

一議分總云云

端簡齋全集 卷十

三十三 米

前件相應依擬將浙江總分爲浙西浙東二總各照所開銜所管理除見任把總管理浙西總外兵部再推一員管理浙東總事

一議旗船云云

前件看得造船料銀各有出辦舊例今稱留守司江北三總旗船無軍辦料要將二四輕齋扣留銀一分免解部發寄淮安府庫聽造旗船查得先該戶部議漕閘利以及百姓將輕齋銀兩二六三六者各減去米二升各扣留銀一分是前銀一分原議免徵以寬民力

非解戶部之數也三十一年該漕司題稱前項輕齋雖經通行減徵節據揚州等府猶徵在官別用要自三十二年爲始將二四者仍改二六三四者仍改三六每米二升折銀一分共銀二萬七千餘兩解發淮安府寄庫會同總理河道衙門查河道夫役係極疲州縣編僉者量減數名將前銀添雇該各衙門會議依擬仍候年豐地闢迺移復業夫役可辦之日漕運衙門酌查應否減徵緣由具奏另處是前銀一分已徵作修河夫役之用有何

可以扣存但查前銀雇夫修河係一時權宜若以之修船亦非事體合行漕司備查前銀徵過若干河夫用過若干存剩若干如果無軍辦料暫准扣留五千二百八十七兩零權作修船之用如原辦夫州縣果然民力稍蘇仍責照舊出辦及或有減存料銀前扣留銀五千二百八十餘兩支用不盡者通收貯庫年終一體解赴戶部作正支銷已上俱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該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方等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這漕運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一議軍夫

云云

該兵部另覆合候 命下移咨

南直隸撫按衙門出榜通行所屬各該衙門張掛曉諭今後凡遇進貢鮮品等船合用軍夫悉照舊規應付其過往使客及大小官員船隻如有發牌行令軍衛應付者通行禁革不許應付違者一體治罪干礙人員悉聽撫按奏奏施行各衛原設蒼應軍夫通行裁革仍令該衛將見在人役僉補操運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子少傅本部尚書聶等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

一議俸薪 云云 該戶部另覆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督漕運都御史鄭 自嘉靖三十四年爲始將前項各官各每月應支食米聽於各駐劄地方司府存留糧米內支給其巡撫鳳陽都御史及各官折俸折絹折布等項俱照在京則例各依品級於所在官司應解本部或地方存留及庫貯官銀內動支給與部屬等官二年一年差者以各該年分滿日爲

止餘月仍俟赴京給領各司府將給發過銀數呈部以備查考此外除山陝宣大遼薊等邊原無解部銀兩及本色米不便仍舊在京關支外其餘但凡京差官員帶有家小駐劄各地方行事者俱以到地方之日爲始一體在外關支本部及工部等衙門將各官在京原支俸給扣出不必造支其僨運郎中監允主事等官但係不帶家小及不係一年三年差者仍俱在京關支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本部尚書方 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兵部另覆合候 命下移咨部院凡有差出官員帶家小駐劄行事者轉行各該地方查照各官應得柴薪自 命下之日爲始就於附近衙門扣除缺官柴薪馬丁齋夫銀兩有餘照舊解還本部少欠以本處贓罰銀兩補給如遇回京截日住支仍於本部關領年終通將各官支給過銀兩并解部各數目備細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惟復止照舊例仍於本部關支伏乞 聖裁緣係僨運糧儲及奉欽

依該部知道事理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太子少傅兵部尚書聶 等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乞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疏

題爲懇乞天恩廣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事
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切見倭寇類多中國之人
間有膂力膽氣謀略可用者往往爲賊躡路踏白
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
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
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
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啄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
是以忍棄故鄉番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爲耳目華
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

端緒鄭公集

卷十

聖

言分六字文

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
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徙之羸居者倚門而獲
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
塞亂源遂開驅扇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
早爲區處竊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今之議者一
則曰復市舶便一則曰嚴誅剿便夫各路之軍威
未振羣賊之懲創未深而即復市舶恐非國家御
夷之體倭奴所殘既皆我之良善官兵所殺又多
我之逋逃而必嚴誅剿亦非所以仰承朝廷好生
之德臣愚無知欲乞 聖明廣收武勇容令各處

撫按於軍民白衣人中每年查舉素有膂力膽略
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官名色每月給食米一
石令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
量擬官職奏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檢或從
武階則授試所鎮撫循資叙遷定給俸糧止許捕
盜殺賊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員
事例考察考選有犯依律照例問罪如此則片善
寸長皆霑斗食暴夫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
人不爲盜用數年之後未必無將材出於其中也
其見今從賊者亦乞天恩浩蕩特降黃榜招撫赦

端緒鄭公集

卷十

聖

言分六字文

宥許令歸降送還鄉土其間如有擒斬賊徒者照
例給賞其才力可用情願報效者亦就隨宜委用
隔別地方立功贖罪倭有勞績照前叙遷不然恐
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
滋蔓遽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
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旣遣信國公湯和築
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高練兵又遣都
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
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
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瑯

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也或謂臣職在用兵不得言招撫事竊念臣待罪海防官以巡撫爲名凡盜賊應勦應撫自合條畫奏聞恭候 聖裁臣愚無知言似迂濶而頗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或近人情如蒙乞勅該部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再乞斟酌擬議上請定奪施行賊黨漸可解散東南財賦重地庶有息肩之日臣愚幸甚地方幸甚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案呈到部看得漕運侍郎鄭 題稱倭夷入寇多是中國之人爲之耳目又皆龐豪勇悍之徒忍棄故鄉翻從異類出沒海島莫可蹤跡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竊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乞要行各該撫按官於白衣中每年查舉素有膂力膽略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名色每月給食米一石令其捕盜殺賊立有功勞量擬官職奏請陞授仍要將從賊者許令歸降送還鄉土如有擒斬賊徒者照例給賞其才力可用情願報效者委用隔別地方立功贖罪候有功

績亦與叙遷及又稱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累遣信國公湯和等各宿將防剿卒乃遣南雄侯趙庸招撫已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宣諭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始得安靖乞要臣等詳議施行各一節爲照本官博雅老成究心時務習知 先朝典故言似迂濶而實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每近人情所據包荒含垢以消其黨與不爲無見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尚書張 查照節奉欽依內事理復叅以侍郎鄭 所陳或剿以示威或撫以示恩或廣招徠以示無外之度此 帝王之師仁義並行之道也無得拘泥故常坐失事機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太子少傅本部尚書聶 等具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修築城寨疏

題爲剿逐倭寇亟議修築城寨以防後患事照得通州等處倭寇登岸焚劫地方臣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前往揚州府駐劄調遣各路官兵征剿仰仗天威陸續擒斬倭寇首級姦細賊盡退遁地方稍寧緣由節經具本題知伏念臣待罪海防奉職不效致厯聖慮罪復何辭切照撫屬地方沿江沿海去處南北動經千餘里揚州府泰州泰興興化儀真三縣淮安府海州鹽城安東贛榆三縣及要緊市鎮瓜洲東西海所雲梯關洋麻港廟灣並無

城寨

卷十

聖

三十七

賊寇侵犯如皋縣賊雖至而縣治官民房屋通無損傷海門縣縣署儒學俱存民居被燬僅百餘間惟通州城外被賊焚劫受害爲慘臣於五月二十一日等日歷詣如皋縣通州海門縣及狼山等處撫處被寇人民隨據分守通泰泰將梅希孔呈稱差人探報狼山掘港呂四等處江洋海洋並無倭寇蹤跡地方寧息等因到臣就行閱視城垣設置兵船分布官兵戰守防禦即今軍民安堵秋苗布種除將有功失事人員劄行該府推官劉起蒙查明候覈實另行外再照通泰二州城池高深堪以防

城寨

卷十

聖

三十九

守如皋海門二縣與通泰二州相爲唇齒原未有城相應創建內則聯絡通泰外則襟聚鹽場且於淮揚二府亦有藩籬之固臣督同如皋縣官吏師生父老看得縣治東西之長倍於南北南北各設二門東西各一門似於堪輿家未便再三周視形勢東西宜照舊關廂爲止迤北地形卑下且多墳墓河道斜衝難以展開南面地勢平曠畝漮縈繞相應開拓與東西相稱定擬圖城徑一圍二相距各二里零十分一里之四共二十四分圍計七里二分共七十二分止設四門每門各設窩舖三箇共一十二箇及看得海門縣城基酌量形勢相應南北之長倍於東西舊有南門城樓必須仍用勿勞改作庶避石橋又得第二層流水爲濠頗省工力大約城周圍五里半通計五十有五分前面東南西南角爲圓形後面東北西北角爲方形已經牌行該府縣勘議估計外泰興縣臣雖未至但據該縣士民呈稟地臨大江形勢險要倭盜出沒無常亦要築城有備等情至於海州鹽城縣雖有城垣節年坍塌向未修理雲梯關掘港呂四等場近海地方寨堡墩臺亦應修築前項合用工料人夫

俱因地方災傷錢糧匱乏無從取辦已備行該府勘估去後若非先行具奏奉有明旨亟圖修築誠恐今秋明春倭奴窺伺無以保障地方如蒙伏望皇上軫念邊海財賦重地漕運要津乞勅該部從長計處動發錢糧及時修築剋期成功庶使海上百萬生靈咸知朝廷憫念不恤財用必欲築城修堡預防寇盜莫不還鄉復業趨事赴工人有定志而有司各官亦知仰體德意先期經理矣地方幸甚臣愚幸甚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初十日進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兵部議覆合候一命

端簡齋公文集

卷十

記

滄

三百五十五

下移咨本官行令各該州縣廉幹正官務要多方設處或勸貸富家出給工食或借倩貧民暫勞筋力相度地方緩急漸次修築其餘不敷之數亦聽本官將可緩錢糧下量行動支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

瓜洲築城疏

題爲懇乞聖明築城瓜洲以保障地方事先准總督南直隸浙江福建等處軍務尚書兼右都御史張咨照得揚州府瓜洲地方切近長江又密邇海口人煙湊集舟車卒止運道經由南北要地近年倭賊深擾若使由海入江瓜洲首當其患且原無城郭可以衛民又無垣墉可以蓄衆萬一有警非惟商民被害抑於運道有妨相應及時議處庶可保障將來咨煩督同淮揚兵備道行委揚州府知府吳桂芳親詣瓜洲相度地利必須形勢高敞原隰寬廣於河道兩岸築立營堡二處牆墉堅峻中可容衆數萬仍開四門并立營樓墩臺以便瞭望稍如城式垛口戰格將臺米倉俱各齊備平時議立叅將或守備官員量撥軍兵操練把守以揚軍威遇警拒戰倉卒之間民或奔走可以依歸似爲要衝切務其在此時尤當亟舉仍將督行過緣由并計處過錢糧工料一併咨報等因又准操江都御史史咨稱瓜洲一鎮切近留都下接海口人煙數多中有五壩寔南北要害之地原無城郭以障衛之况今倭寇猖獗動輒垂涎以爲口實

端簡齋公文集

卷十

手

三百五十六

蓋緣該鎮商賈輻輳財貨堆集所在繁華易以誨盜故也近雖調兵防守終非長策若不及時設置險固以防侵掠其於保障地方甚有未便已經行仰揚州府查議相度該鎮應否修築城垣及動用工價銀兩作何處辦查得北虜入寇近年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俱經撫按行文所屬在於城市鄉村大鎮俱設城堡以固防守應合比照此例以建治之但此地土埂一經風雨輒至圯壞須得甄石乃為經久通行申呈務於地方有益事體無礙方可施行去後咨煩會同督行議處等因前來案查

端簡齋全集 卷十 五十一 三十九

臣先歷諸揚州府議得瓜洲應否築城築堡防禦俱行該府及海防道併勘去後續據該府回申行准本府瓜洲駐劄同知唐鉞關稱看得瓜洲雖名一鎮實運道襟喉留都門戶況當倭寇陸梁海埂密邇其為危急實可寒心節奉部院明文勘議建立城堡無非為保障地方計蓋成大事者不惜費不一勞者不永安築堡不若築城雖費而有益考之前誌唐宋皆嘗有城雖遺跡不可考而今城隍廟尚存則其驗已但原估城牆過於高廣故費亦增加不無可減省者又經本職熟計深思周咨博

訪連日督率經歷晏銳及諸鄉耆保甲長知因人等親履地址均股較量鳩算工材曲微備悉輿情允協衆論僉同比之原估計減三分之一務在堅緻不徒觀美期於有成不至浮費雖於民居微有損而實有大造於居民非惟於運道無少妨而實所以保固夫運道及照即今倭患方滋事勢已迫若非速為經理誠恐議論定時事已無及居民財貨姑置勿論如地方何如國計何等因及丈量城圍七里九分九釐設城門四座各上蓋廠廳三間周圍窩舖八座并隨舖敵臺水關二座減水閘小水關通江閘小水關逐一估計合用物料工食銀共計二萬九千六百兩有零備細開關到府准此卷查先蒙巡撫并操江衙門牌劄依奉已經行准本府同知朱哀議稱該職督同千戶方矩經歷晏銳拘集聚鎮保甲長者民顏鵬等議看得該鎮築城於留都藩蔽益固漕運襟喉無虞又奚止全瓜民一鎮而已估計用銀四萬八千五百兩有零開關到府准此議復間奉巡撫衙門劄付准總督軍務衙門咨又經行准同知朱哀關看議築城費用甚多又恐於民居有損且恐於運糧有妨今蒙議

端簡齋全集 卷十 五十一 三十九

建設二堡誠爲簡便合於江岸鎮之東西各設一堡旣以保障江關亦以護衛本鎮或遇倉卒有警居民亦得依歸估計二堡共用銀九千四百兩零等因關府准此隨該本府看得同知朱袁先議築城估用銀四萬八千五百兩零今議建堡估用銀九千四百兩零比與建城之費果爲簡便但跨水築城則運或致有妨而且難料其堅久恐非可成之工省費築堡則官軍雖云可恃而未必足以容民恐爲無益之費必須從長計處方垂永久又經關行同知唐鉞覆勘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同知唐

端簡鄭公集

卷十

卷十

卷十

鉞關稱覆勘過瓜洲鎮應造城垣不必築堡一節爲照瓜洲之地誠爲江淮喉舌維揚門戶仰蒙總督撫操衙門議行本府築設城堡但築城立堡均爲保民而利害較量不可不審今欲於該鎮東西各立一堡較之築城之費委果輕省但該本府知府吳桂芳細詢民情皆謂民之所以相保原以妻子居室財貨今空立一堡內無井泉薪米房舍即一旦有警則北走府城南渡鎮江家口財物一輩可航孰肯入此空圈之內以蹈坐困之計言似有理至於築城之議該鎮居民一向不願本府屢次

詢問輒據告稱壩多土薄不惟有妨運道抑且多礙居民衆口嗷嗷從違不一故本府遲回數月不敢定擬頃該知府吳桂芳親詣瓜洲會同同知朱袁督同江都縣知縣周思久并原估經歷晏銳等周原相度自朝至晷或登陵阜以審其形勢之高低或測井泉以觀其水土之厚薄內經五壩外覽大江蓋該鎮雖近閩江潮然肇自古昔實是土厚水深掘井者動經二三十丈而後得泉此其非浮洲淤沙所積可知也五壩分建內多支河以城包之於中似屬駭聽但壩基支河皆在民居之內而

端簡鄭公集

卷十

卷十

卷十

今築城基正包民基之外就民間田園挑築爲城基址本固且環民居之後初無拆毀之嗟揆之地利人情宜無甚拂其兩港運河雖官民糧運船隻之所必經若其上止作天橋兩傍城頭相峙不必關閘則於船隻往來自無阻礙遇有警急則或橫鐵索木筏以當關或囊土壅水以拒敵誠固國之要誼扼險之良圖也居民之所以謬稱不便者蓋蚩蚩之民慮恐官府不肯出財將取給於該鎮軍民商賈之家故爾嗷嗷執訴近該知府吳桂芳明白曉諭必不分毫科及於民以故始有欣然樂

從之念今同知唐鉞再行細估又經減去原估三
分之一止用銀二萬九千六百一兩四錢九分八
釐則所費益省而大工益似易就矣竊詳本府所
屬如泰興如阜海門雖係縣治然無城之害似尚
止於一縣至於瓜洲漕運咽喉南北孔道比之三
縣尤爲要害今三縣無城者已蒙 聖恩俯允版
築就次而瓜洲重地隄防缺略尚有可慮乞行本
府先將應用錢糧工力逐一再悉愚誠議處申奪
以俟本院題請施行等因據此除臣移咨總督軍
務衙門外會同操江都御史史 巡按直隸監察

端簡鄭公案

卷十

聖

陳於三百九十三

御史劉世魁莫如士議得瓜洲地方扼江海而走
徐揚控吳楚而屏畿甸寔水陸孔道漕運要津且
人煙稠密商賈輻輳姦宄垂涎急宜築城已經議
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公同同知唐鉞朱袁先後
踏勘丈圍城基估計合用物料工食共銀二萬九
千六百餘兩數目前來看吳桂芳所議瓜洲築
城視海門如阜泰興三縣尤爲要重及咨訪區畫
俱已詳明相應依擬再照瓜洲雖江北地方實南
北津要應用錢糧宜聽總督軍務衙門裁酌均派
江南江北各府協濟庶工程易集但恐江南倭寇

猖獗供億不貲無暇及此如蒙 皇上裁察勅下
該部再加查議咨令臣督行海防兵備道叅政該
副使張景賢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即便多方措處
錢糧調集夫役定委該鎮駐劄同知唐鉞總理選
委屬官分管赴今江北倭情稍寧畫地分工剋期
修築事完之日將完過工程用過錢糧造冊奏繳
奉有 明旨臣等宣布 聖明愛護生靈保固地
方之意庶幾官有法守民有定志築城鑿池計日
就緒可以壯形勢而慎封守禦暴寇而警戎心矣
其議設叅將守備操練軍兵防守事宜待城完總

端簡鄭公案

卷十

聖

陳於三百九十三

督軍務衙門另議外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工部議覆看
得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
世魁莫如士等會題稱揚州府瓜洲鎮水陸孔道
南北要津即今倭寇爲患無城捍衛乞要築城以
保地方一節爲照事貴預圖有備無患今以瓜洲
巨鎮襟帶諸省拱護南京人煙庶繁貨財聚集况
當糧運必經之地又值倭夷猖獗之時乃無城郭
障衛非所以固國保民設險而禦暴也所據建築
該鎮城垣誠今日事勢之不容已者既經各官會

題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巡撫都御史鄭 總督軍務都御史張 操江都御史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世魁莫如士督同海防兵備道并該府官員照依原議將瓜洲鎮城垣即行建築合用錢糧工食等項先查在庫無礙官銀取用如果不敷聽令多方措處選委才幹官屬調集人夫趁時興工務求堅固一勞永逸不得廢法病民別行科擾其城基儻與居民房土相礙亦要估給官價免致失所司府官不時往來巡督提調無容下人侵費官銀苟且完事中

端簡鄭公案 卷十 三十七 天

間若有未盡事宜徑自從長會處施行完日通將做過工程用過物料支過銀兩各數目覈實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七日本部尚書吳 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請發銀兩築城疏

題爲懇乞天恩急發銀兩築縣城以防倭寇事據直隸揚州府申爲剿逐倭寇亟議修築城寨以防後患事該臣牌仰查議如臯海門泰興三縣築城工料人夫合用錢糧申來奏請施行等因依蒙行據如臯縣申該知縣陳雍逐一估計合用甄灰石木等料匠作人夫工食等項通共計銀四萬六千四百一十六兩三錢二分海門縣申該知縣翟次喬關報城濠本縣自行僉報人夫并查在倉稻穀措備銀米挑濟外築城合用物料夫力共銀二萬二百六十兩九錢一分五釐及查原蒙批允利和鎮北水蕩田河工銀已納三千一百三十四兩八錢二分九釐未納二千三百七十七兩七錢二分八釐本縣城內居民基地照依先年奏准事例再起地價一倍銀六百兩二項通共銀六千一百一十二兩五錢五分七釐尚缺銀一萬四千一百四十八兩三錢五分八釐泰興縣知縣姚邦材申通計合用甄灰石木匠作人夫工食等項共該銀三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八錢二分其河濠濬土人夫聚縣自行起取據此看得三縣申內估計工料

端簡鄭公案 卷十 三十七 天

物價大約共該用銀九萬八千四百六十二兩五分五釐內泰興海門除築城外其挑濬河濠合用人夫俱於緊縣各里民戶起倩輪流更替每日官爲措處每人量給食米二升而如皋縣則議動銀雇募每日人給銀三分計算合用人夫六十一萬九千二百工共該銀一萬八千五百七十六兩合無除築城人夫照依原議每工用銀三分雇募外其濠工人夫今改令該縣照依泰興海門事體於緊里民戶分番更替每日給米二升折銀一分二釐止實該銀七千四百三十兩四錢似覺寬省再

端緒叢書

卷十

五

三十九

照通前三縣築城之費實該用銀八萬七千三百一十六兩四錢五分五釐但奏留止有運司餘鹽銀四萬兩其本府見在稅契事例贓罰等銀除支用外今止餘事例銀三千餘兩贓罰銀二千九百七兩七分五釐七毫其稅契銀在府庫者止該銀六百九十餘兩各州縣者見在查催未解難定的數通計前項堪動錢糧不及五萬兩必須一面與工一面再乞奏請方可克濟大工合無定委本府通判史朝賓總統其事親詣各縣督同各該縣官照依原勘基地興工築造仍經理一應支放錢糧

其海門縣止有知縣翟次喬一人防禦倭寇合行高郵州新任判官趙卿管理築城事務要高城深池堪垂永久足爲保障等因到臣案照通州等處倭寇登岸焚劫地方臣於五月二十一等日歷詣如皋縣通州海門縣及狼山等處撫處被寇人民閱視城垣看得如皋海門二縣逼近江海急宜築城當即督同官吏耆老畫定規模行令縣議申府覆報其泰興縣臣雖未至據該縣士民呈稟亦要築城併行勸議緣由於本年六月初十日具題去後今據前因會同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

端緒叢書

卷十

六

三十九

察院右僉都御史史褒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莫如士議照如皋海門泰興三縣地臨江海形勢險要急宜築城既經該府勘估工料實計用銀八萬七千三百一十六兩四錢五分五釐數目前來查得近准戶部咨該臣會題請准留餘鹽銀四萬兩并該府見貯稅契事例贓罰等銀相兼接濟今據查報通計不足五萬兩之數況今奉有欽依賑恤被寇人民該銀六千餘兩通州等處防倭調到主客兵糧每月該銀三千餘兩修理器械雇倩哨船又不止千兩海州鹽城興化等州縣城垣

節年棚場向未修理雲梯關廟灣掘港呂四等處寨堡墩臺俱未修築合用銀不下數千兩近該江南調發臣撫屬兵快一應安家盤纏及經過地方千餘里行糧船隻皆取給於江北而山東兵勇六千名不日將到揚州府駐劄交割日用糧餉前項銀兩所餘無幾其三縣造城缺銀應用有誤興工明春賊勢殊未可料今查得鳳陽府庫見收折糧銀兩專供鳳陽九衛所官軍俸糧先年江南織造本處賑濟并緊急賊情官兵行糧及南京兵部犒賞池河官兵先後動支前項銀二萬二千五百餘兩今尚有一十七萬八千餘兩積貯在庫原係軍馬錢糧似應動支伏望 皇上軫念海門如皋泰興三縣城池實爲通泰二州之門戶揚淮二府之藩籬三十鹽場之堂室江南常熟崇明等縣之唇齒急宜創建城池保障地方雖費數萬金而外消姦宄覲覲之念內收士民離渙之心即計一歲所獲田糧鹽課奚啻百萬況全活生靈防護運道關係尤重如蒙乞勅該部從長計處大破常格行令該府於前項積貯銀內量動支六萬兩解發揚州府庫定委通判史朝賓判官趙卿總理分管赴今

崇禎鄭公奏集

卷十

空

准

內思
三頁六

秋冬之際賊情寧息即便興工其支用不足聽臣督令各該撫屬通融湊補事畢之日將完過工程用過錢糧造冊奏繳仍嚴行各該管工官員務要節以制度官不傷財說以先民人皆趨事高城深池重門聯堞足以禦暴客而警戎心殿海堧而慎封守自茲以後億萬萬年老安少懷享國家親賢樂利之澤男耕女織供府庫粟米布縷之征矣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查得動支折糧等銀係隸戶部掌行爲此除稟堂外合用手本粘連原抄三張前去戶部山東清吏司煩爲徑自查議施行等因到司卷查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內爲重大倭寇懇乞亟處錢糧以便剿捕以固地方事該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題該本部議將兩淮運司聽解餘鹽銀內量動四萬兩及轉行撫按官將揚州庫見貯應解事例稅契贓罰等銀見貯之數權且扣留免解相兼備倭應用等因題奉欽依欽遵去訖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鳳陽乃 祖宗陵寢重地庫貯折糧銀兩專供鳳陽九衛所官軍俸糧之需而本部先次題留餘鹽事例稅契等銀專以接濟備

崇禎鄭公奏集

卷十

空

准

三頁六

倭糧餉而發且築城事宜原非本部職掌而南北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城池無慮數千例無取給於戶部者況地方殷富士民與其積財以資寇不若輸官以備盜所據前項折糧并請留餘鹽等銀俱難以輕動也但巡撫都御史等官鄭等題稱揚州府三縣城池江北鹽課所關江南糧賦攸係且以全活生靈防護運道乞要動支鳳陽府庫貯折糧銀兩築城以防倭寇是蓋設城郭溝池之險而爲保境安民之圖外係軍儲內干邊計實不得已也相應酌處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巡撫

端簡公全集

卷十

三

百六十八

鳳陽都御史鄭 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莫如士將鳳陽府庫積貯折糧銀內量動支三萬兩解發揚州府庫收貯與同先次請留餘鹽事例等銀儘數相兼支費修築後不爲例如有不敷以禮勸諭士民殷富之家各照上中下等則出辦財力畫地分工刻期完報庶衆輕易舉一勞永逸以防後患仍嚴禁管工員役不許侵欺冒破科擾小民如違聽撫按官徑自從重問擬事完巡撫衙門通將動支過各項銀兩費用過工料各數目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伏乞 聖裁

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本部尚書方等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

端簡公全集

卷十

古

四十七

議變塘田奏築瓜洲城疏

題爲懇乞 聖明築城瓜洲以保障地方事據直隸揚州府申先該本府申爲建築營垣以保障地方事節奉總督軍門巡撫操江巡按巡鹽等衙門各批仰府查議應用築城錢糧申報奉此已該推官符允中親詣踏勘前田原係本府城西古蹟句城塘離城三十餘里東至何家墩西至秦始墩南至耿潭北至東西二橋周圍一十八里計一十六畝設有石閘三座淺浦五所江都縣歲審塘夫十名看守蓄水協濟漕河先年本塘開壞不能蓄水被臨塘居民薛釗等將周圍開田六千四百餘畝每畝租銀二分五釐後因修閘復追還官薛釗等七十二家各又復行盜種不納租銀被民龍一躍告發問罪查出歷年拖欠租銀二千六百五十餘兩追併間被仇鸞族人仇龍糾結薛釗等違例將前塘盡圖赴京投獻仇鸞喜受具本奏行戶部轉行巡撫駱都御史處劄行本府查給仇龍等二十五名領種實則薛釗與姦民黃谷等一十五名井佃戶繆憲等一百六十七名在仇龍處分領佃種近仇鸞事敗已經奏奉欽依行令變賣回贖改正

端簡鄭公奏集

卷十

全五

淮

欽定

端簡鄭公奏集

卷十

李

淮

欽定

等因備牒到府隨該本府知府吳桂芳會同查得本塘築自前代蓋因地有蜀岡金匱等山環拱其北每遇大雨淋漓細流會集其中得以灌溉沿岸諸田此蓋前人築塘之本意也國初改運裏河議以前塘蓄水專防河道洩涸則放洩塘水由烏塔溝入河接濟運船然塘築於諸山之麓遇霖雨則暴流易集遇亢旱則塘水易涸蓋漕河居府城之東地勢頗下而與寶應高郵邵伯白馬黃子赤岸諸湖相爲流通水源頗遠前塘居府城之西地形高阜且水出無源一遇亢旱比諸運河輒先乾竭况流潭久積塘腹漲平縱或聚水不盈數尺而實無益於漕河矣故近塘之民每每盜開成田勢豪之家往往夤緣討佃文移日積計訟日繁遂使姦詭生覬覦之心興併吞之計今幸追奪還官但此田俱屬膏腴人所共慕一聞仇鸞事敗各興苟得之心故田數甫及萬畝明文未至而赴府告佃者已紛紛矣竊惟方今國計空虛江北災青重大開河濟賑費無所出若將前田定價召人承買似于目前國計未必無少補於萬一蓋前此塘田不過召民佃種每畝納銀二分五釐歲入無幾若照依

時值變賣官資其利而民樂於趨此亦乘時拯災之一權也伏乞博訪輿情特爲酌處如果可采特行題請施行等因具由通行申呈撫按河道各上司照詳續蒙巡撫連都御史巡按成御史各批府再從長議申施行議覆間比因河道衙門未曾批示以故一向未曾議覆今照建築瓜洲鎮城雖云保障居民實係隄防運道蓋該鎮五壩乃高郵寶應邵伯三湖水源所從洩處若此壩失守則漕河斷流爲患莫測有識之士往往私竊憂之今蒙會議築城該鎮以垂永固無窮之役雖該鎮萬家生靈之幸實亦宗社咽喉之重計也但地方連歲失收災眚迭見誠難區畫查得前項塘田自本府建議變賣以來因各院未蒙允示仍係各姦占種其水閘三座已被仇鸞黨惡拆毀遂爲廢址若議修復須用價銀三千餘兩就使修舉緣塘心淤滿積水不多實與漕河並無濟益若將前塘已開種成田者分作二等膏腴者每畝定價銀一兩五六錢次者定價銀一兩一二錢召人承買官給由帖永爲已業造入該縣各里戶冊仍陞納租銀照依灘田事例每畝量加作銀五分聽候河道支用仍查

照各處官田事例不起科差以後若有消長聽其自相買賣一體過割其塘共計已開過成熟田九千三百七十八畝六分三釐九毫八絲大約可得銀一萬五千兩已具鎮城一半之費則是不必存接濟運道之虛名而有拱護運道之實利其於地方漕政兩有得濟矣再照變賣前塘固具築城半費而不足之數尚應議處周詳看得該鎮居屬稠密煙火連綿憑高引領之間不下萬家之市今繞以城郭貽以安全縱不可損其貲財以助工豈得不借其人力以興事查得同知唐鉞原估合千工費內有包砌城牆隨用傳遍磚灰等項雜工二萬八千七百有零每工估銀三分該銀六百八十餘兩及取土築城自遠運土至城邊者每工銀二分五釐該銀五千兩就近取土築城者亦每工銀二分五釐共該銀五百四十餘兩通前三項計總共該銀六千三百餘兩合無俱於緊鎮居民照其門面房屋攤派人夫以充前項三等之後每日止各該給與食米銀一分可省原估銀四千兩之費此外仍少銀一萬餘兩又查得本府先蒙戶部題奉欽依截留免運米二萬石以作軍餉合無於內抽

取米石值銀五千兩以充城工食米使費等項支用儻後師旅繁興錢糧缺少容本府另議處補其尚少銀五千兩查得先奉欽依鳳廬二府協濟揚州府備倭錢糧相應查取鳳廬二府截留各項銀兩內銀各二千六百兩解貯揚州府庫接濟城工如此則所估錢糧俱有下落而版築大役庶可次第經始矣等因到臣案照瓜洲地方扼江海而走徐揚控吳楚而屏畿甸寔水陸孔道漕運要津且人煙稠密商賈輻輳姦宄垂涎急宜築城會行該府勘議丈圍城基估計工料緣由前來已經會題

端簡鄭公集

卷十

七十九

三

去後今據前因除臣移咨總督軍務衙門外會同總理河道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曾 操江右僉都御史史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世魁莫如士汪克用議照瓜洲築城原議該用物料工食共銀二萬九千有零今據揚州府知府吳桂芳開議一要將逆犯仇鸞原受投獻今沒官塘田照依時價召人承買可得銀一萬五千兩一要將該府截留軍餉米抽取價銀五千兩一要將鳳廬二府截留協濟備倭銀內查取五千兩一要借倩該鎮市民人力可省銀四千兩共足原議二萬九千有零之數

既不敢上請內帑亦不致下派小民斟酌區畫詳悉明白相應依擬再照前項沒官塘田雖預備接濟漕運然高郵寶應諸湖瀾漫有水之時此塘高者皆為稼穡之場低者不過芟蒲之壑若遇乾旱諸湖水雖未竭而此塘已為陸地矣以故姦民獲利即遇清查輒便投獻及至沒官改正之後該府擬欲召佃起租未見允行殆亦有為但與其聽姦雄違例受獻附益私家孰若許官司履畝佃耕裨補公帑之為愈也况取昔年備漕廢棄陂塘之田而濟今日防漕緊急工程之費是損虛名而圖實

端簡鄭公集

卷十

七十九

三

用揆諸事體似亦相應夫隨時濟務難泥故常衆難羣疑必資權變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師旅饑饉適遇時艱錢穀甲兵會達財絀亟勅戶工二部再加詳議俯從所擬前項事宜容臣行令知府吳桂芳即便舉行召買塘田務要時值價實借倩夫力亦要量給食米其餘銀兩俱要撙節支用庶幾瓜洲鎮城就緒有日屹然與揚鎮二府相為唇齒鞏固畿甸防護運河保障江淮拊輯商賈據地利而扼天塹禦暴客而安人心真國家無窮之利也其所賣塘田仍照灘田事例每畝徵納租銀

五分聽候河道支用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進奉、聖旨戶工二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議擬爲照揚州府截留免運米鳳廬二府協濟備倭銀原議專候軍前取給糧餉儻倭寇就平仍將未支免運銀米先行起運軍前已支之數仍令下年照數補足務在不虧額運四百萬石之數固難別項借用而揚州府句城荒地既議變價築城則應徵租銀合照原題解部亦難別議況今各處兵荒財賦源竭太倉空乏日難支持所據前項修築事情俱不宜槩侵戶部但本官題稱瓜洲鎮築城鞏固畿甸防護運河保障江淮拊輯商賈是蓋設險要以安人心護運道以重國計誠今日事勢所不容已者既稱將前項抽取銀兩支用儻後師旅繁興錢糧缺少該府另議處補足前項協濟地價各銀兩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嚴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即查原截留該府免運米要見軍前已支用過各若干見在未支各若干准於截留米內抽取銀五千兩鳳廬二府協濟銀內各查取二千五百兩共五千兩并地價銀兩通貯揚州府庫相兼支用務要選委材

楊簡卿文集

卷十

十一

三十八八八

幹官員嚴督匠作人等及時興工堅牢永久仍禁管工員役不許侵欺冒破如違聽巡撫衙門徑自從重問擬其地畝召佃租銀界至頃畝既定每年同秋糧一起徵收查照先年題准事理解部接濟邊餉地方事寧漕運糧銀仍照原題施行事完通將已未動支過銀米及費用過銀兩丈量過地畝租銀各數目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初五日本部尚書方等具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楊簡卿文集

卷十

十一

三十七

八

倭賊燒燬糧船比例折兌疏

題爲倭賊壓境燒燬船糧懇乞比例折兌不虧糧額以救軍兵以安地方事據浙江監兌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曾楚呈稱本年四月十三日據寧波等衛所領運指揮等官莫隱等報據千百戶馮清等呈稱帶同旗甲葉珊等領兌嘉善縣糧米四月初十日霎有倭賊四百餘人臨縣殺人放火燒燬倉廩官軍寡弱難敵致燒有糧軍船五十五隻殺死旗軍顧仲良等一十餘人燒燬已兌在船正耗米三萬四百五十一石六斗止救存有糧軍船二

嘉善縣志

卷十

七十五 三百全字文

十五隻等因據此查得嘉善縣額派正改兌糧米共六萬一百八十九石內該除已兌過太倉鎮海松江嘉興四衛所鎮撫等官劉卿等米二萬五千五石四斗領運開行外餘有寧波處州台州紹興四衛嚴州海寧二所領運千百戶等官馮清等原與該縣交兌延遲致遭賊禍燒燬船糧事干重大就經通行軍衛有司查勘明白訖其地方各該失事官員除職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趙炳然先自查參外爲照前項所燬之糧迺係國家額派糧儲例不容缺但今地方被害慘極所燒糧米數多

似當權宜區處務使上不少虧糧額下不大損軍

民斯爲兩全之術蓋被燬糧米設或復取於糧長則被劫百姓不堪重科若盡責賠於旗甲則受害貧軍似難抵辦况船隻已被燒燬官軍無憑領運且欲再買本色起運則錢糧賠賅愈多軍民苦極無措爲今救災權宜之計合無比照本部題准平湖海鹽二縣被災折兌事例准將嘉善縣額糧六萬一百八十九石內除已兌過前項太倉等衛所米二萬五千五石四斗外所缺正糧三萬五千一百八十三石六斗議將前項勘過見在火燒救存

嘉善縣志

卷十

七十五 三百九十本字文

在船在倉污壞不堪正耗糧米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五石有零并糧長延捱未給官軍行糧二千六百六十一石通令軍民變易取價折色另解且既准議免運本色則餘有輕齎板席銀五千九百七十九兩四錢有零亦可那補正額外又有免運空閒旗軍八百六十七名當比減存辦料事例各應扣取月糧八箇月共計銀一千三百八十七兩二錢有零又有糧房吏典并糧旗人等二百八十二名俱不合交兌違限致罹賊禍皆當行令軍衛有司應罰公罪紙殼銀共計七百九十五兩四錢有

零通前各項共計有銀八千一百六十二兩有零該折正米一萬三千六百三石五斗有零連前救存米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五石有零并未給行糧二千六百六十一石湊前太倉等衛所已運過正米二萬五千五石四斗通融計算可以足補該縣原額正米六萬一百八十九石之數若或必要追賠本色起運則正糧之外又有耗糧而官軍行糧月糧輕齋板席銀兩俱不可動前項被燒之糧從何處補雖有救存在倉在船正耗糧米并未給各軍行糧勘皆污壞不堪運納只得通行軍衛有司

端簡齋文集

卷十

十五

三十九十一

各令軍民權宜變易取價折色以補正額并將輕齋板席及各項減存罪紙銀兩補足前數且被燬無存船五十五隻并救存不堪運船二十五隻若再議造修例用糧銀七千餘兩一時難辦縱使辦有料銀亦須動經數月方可成功未免緩不及事理勢無一可者况嘉善與平湖海鹽地方相接被災略同今又加以倭賊燒害軍散民逃死傷流離情尤可憫伏望 皇上廣天地好生之德拯軍民焚溺之災量寬一分則軍民受一分之賜念其艱苦賡賠情出無奈容令止照平湖海鹽見行改兌

折銀事例每米一石折銀六錢總共折銀計二萬一千一百一十兩有零共該折補正米三萬五千一百八十三石六斗之數庶軍民安生地方有賴合候 命下之日查將前銀照數類齊差官解赴太倉銀庫交納以補嘉善縣原派正米六萬一百八十九石之額如此則軍不至於大損民不至於重科而正數之糧得以補足無歉矣職已經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趙炳然通行都布按三司掌印守巡官糧等官左布政使游居敬等并行嘉興府縣知府等官劉慤等把總指揮等官朱仁等計

端簡齋文集

卷十

十六

三十九十一

處前因各報事體兩便軍民服從別無異議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據浙江等總把總朱仁等呈報倭寇燒燬船糧緣由已經具題去後今據前因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議照前項燒燬糧米既該監兌主事曾楚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趙炳然及布政司該府該總各官游居敬等欲照平湖海鹽二縣准徵折色事例湊合銀兩兼運本色共足嘉善縣原額漕運之數似亦相應但盡將各軍月糧原該備料之數一槩徵取完糧明年修造運船合用銀七千餘兩無從

措辦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將嘉善縣燒燬糧米行
令准擬折銀兼運本色上納其前修造運船銀兩
容令臣等通融處補庶幾今歲京儲不至缺乏被
賊受害軍民亦得少蘇矣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二
十日進奉 聖旨戶部知道該本部議覆前項糧
米兌運者每石折銀七錢改兌者每石折銀六錢
解部備用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

擒剿倭寇疏

題爲擒剿倭寇事本年五月初三日據新任分守
通泰參將梅希孔呈據通州巡捕判官施耀報稱
訪狼山鄉保朱雍等結稱倭船一十二隻在於本
港口活水約倭二百餘人在鄉燒虜盧港保總王
津等結稱其餘倭船下海開洋去訖緣由前來本
職於四月二十九日與同運司判官馬倫守備陳
律各率精兵分路前赴狼山地方陞任參將解明
道亦領兵至探得倭船一十二隻灣泊在彼督兵
攻剿各賊隨潮先開六隻止存六隻本職部下官
兵在於江岸與賊對敵火器衝打射傷落水不計
其數賊見大兵勢衆共併一船乘潮開去官兵陸
路難追棄下空船五隻得獲倭賊弓箭刀鎗并原
劫擄驢馬等物本日又據解明道呈稱通州賊勢
摧敗四散奔潰百十成羣沿海流劫本職分兵着
乘勢掩襲於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節據各兵
報稱在於小海口并陸洪等壩遇寇對敵斬獲首
級二十八顆并夷器等件本月初五日又據通州
掌印通判唐維申稱賊已撲滅人漸安寧本日又
據原任守備陳律運司判官馬倫呈稱倭寇船隻

住泊狼山港下隨同解叅將梅叅將於四月二十九日二路出兵截殺行至通州十里煙墩見倭寇五十人各賊望見官兵追趕齊奔船所職等同叅將各兵用神鎗火炮弓箭等器打放射死倭賊數多斬獲真倭首級五顆生擒從賊一名宋評比因潮長各賊乘風駕船九隻逃奔江中沙洲隨被親兵張春等下水將纜割斷及用火器燒燬船一隻賊見我兵勢衆併船二隻開洋去訖奪回船三隻并倭刀衣服弓箭旗幡驢馬匹本月十一日又據副使李天寵呈稱督兵前赴通州至白蒲舖地方據原差哨探軍兵邵美擒獲倭賊姦細一名邵卿審招係通州馬塘場人本年四月十八日倭賊經過本場劫掠脚投入隨從探聽引路各處殺人放火劫虜財畜二十六日脚探梅叅將領兵已進通州說知各賊前去搶劫如臯二十八日到將婆舖遇徐州官兵對敵將倭賊頭目阿細吾并不知名當先首賊共九名就陣殺死生擒謀主一名樂和餘賊大敗逃走賊恐官兵追剿令脚復回探聽消息五月初二日到白蒲舖在官民張恩門首仍踵倭賊形狀詐說後邊大夥就至驚嚇人口縣藏

端簡齋集

卷十

七九

言全列

卿入本家房內搶得布衣三件跑走張恩看望後無夥賊叫同街鄰跟趕不及至本舖迤西當遇徐州哨探軍兵將卿捉獲等因又據該道呈稱沿海各場報有倭船陸續到岸蒙本院批行叅將梅希孔分撥前鋒官三員馬得良高時沙子現率領驍勇三百名前去掘港等處剿捕又撥官吳漢羅表王欽領民兵三百九十四名前去如臯丁堰鎮堵截策應又行守備陳律分司馬命各另委官將原領民兵分撥泰州東臺等場四百名泰興縣等處三百名又撥官呂圻王遷等領兵五百餘名分投隨賊向往剿捕緣由到道本月十二日又據守備陳律判官馬倫呈報初一日初二日統領官兵到於餘東呂四等場與倭寇對敵擒斬倭賊首級二十三名顆奪獲弓箭刀斧槍叉等件等因各報到臣又據揚州府捉獲姦細仇谷華審係福建永寧所人一向從賊探聽消息今來揚州打聽官兵多少要得搶掠臣遵照先題及便宜事理起取叅將喬基操練揚州府官軍兵壯又有巡鹽御史莫如士選取山西陝西鹽商家屬善射驍勇者五百名名爲商兵專委運司副使汪集操練以備城守外

端簡齋集

卷十

今

言全列

案照倭寇登岸攻城流劫節被官兵殺敗已將擒斬首級共一百四十五名顯獲功緣由先後具本題知去後及照叅將解明道近奉欽依陞金山副總兵官今既出城通泰新任叅將梅希孔見在捕賊即行解明道星夜前赴江南到任外再照各該糧船浙江江南直隸絕江而渡者必由瓜洲江西湖廣沿江而下者必由儀真江海相通倏忽往來事千京儲尤宜嚴慎以此留兵分布防遏未免糧餉不貲較量輕重自難各惜况今西路官兵調在海上彼處地方類多盜賊誠恐乘機竊發而各處官司調兵募兵日無虛時臣撫屬四府三州寔係南北水陸屏翰要地陵寢高牆千係尤重人情易於動搖事體難於歸一臣本菲才寔切憂懼除候事寧通查有功失事人員奏請定奪外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覆題爲照倭夷入寇蔓延江北侍郎鄭 到任未久乃能激勵將士招募義勇併力堵截隨即撲滅即其調度勤勞誠可嘉尚但今糧運盛行江南倭勢未見的報况淮揚係南北水陸之衝且又逼近陵寢高牆千係尤重所處前項官兵委未可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

十一

陳元三

掣既該本官具奏前因相應 擬 命下移咨漕運侍郎鄭 仍將各該地方守港守口官嚴加戒諭毋使將懈於成功兵驕於常勝致有他虞其一應有功及失事人員通候事寧之日一併具奏定奪等因具題六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

十一

陳元三

剿滅江北倭寇疏

題爲仰仗天威剿滅江北倭寇事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張景賢揭帖開稱呂四等場倭寇焚舟登岸狡猾尤甚本道於本月初五日至海門申飭將士令以挨牌門扇前拒後用大銃弓箭護之復動通州庫銀八百兩陣前激賞將退後隊長吳玄張洗以軍法處治人心思奮初七初八日連戰得勝初九日遣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等領官軍誘之彼見官軍獨進即一擁追殺被伏兵四起斬獲首級四顆殺傷十餘人復逃入江畢家若非呂四場竄丁搶功爭競遂可平定前賊七十餘人先後斬獲十二級殺死傷重三十人所餘不及三十人一二日內定須盡滅使江南聞風不敢復窺江北更望本院差官前至儀真瓜洲二處各募兵五百名以備江南奔突梅叅將因本道初四日到通州初五日至海門亦隨後至今病全可張叅將似可留在揚州操練以備江南除通平前賊另行飛報等因即刻又據本官報初十日已將倭寇盡行剿滅並不遺漏一人所據功次除查明另報據此隨據分守通泰叅將

梅希孔亦報相同緣由到臣案照先爲地方倭寇

登劫事於本月十二日具題去後今據前因爲照

先因倭寇類多姦細覘知江北官兵調赴江南會剿乘虛突入江北焚舟登岸劫掠雖止七十餘人皆真倭漳賊十分兇猛又有船七隻海洋往來不絕其時海防道副使張景賢蒙總督軍門調赴江南本官渡江間聞報即便馳還泰州臣隨行張景賢剋期進剿本官回稱賊鋒初至焚舟死戰兼慮在洋賊船窺伺勝負相率侵犯未可輕進必須審度機宜得其情狀諒不旬日盡可殄滅臣以本官久在楚中曉暢軍務不復遙制悉聽機宜調度期在克捷自後節據各報通泰叅將梅希孔久病不能出戰臣先遵照便宜起取叅將張恒代喬基守禦楊城只得行令急赴通州統兵復取指揮王繼陳鑄領哨又因江南聲息迭至即將揚州城守及瓜儀防禦事宜盡付揚州府知府吳繼芳經理臣仍駐淮安分行徐穎二道各選精兵一千待報緊急聽臣統領前去彼時張景賢知梅希孔不能出戰兼程趨至海門梅希孔隨亦繼至先調張恒等俱未及到通州而前賊果已剿滅若非副使張景

集 85 — 385

賢急還信地直抵賊巢申嚴號令明信賞罰親冒矢石督兵力戰縱有斬獲未免通逃今獲全勝地方稍寧實皆仰仗天威也除取回叅將張恒仍守揚州及防禦江南倭寇事宜另行外其江北有功失事人員通候委官查勘至日具奏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進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鳳陽都御史鄭題稱呂四等場倭寇焚舟登岸副使張景賢督率官軍連戰得勝前賊七十餘人先後斬獲十二級殺死傷重三十人所餘不及三十人隨即盡行剿滅並不遺漏一人及稱副使張景賢親冒矢石督兵力戰獲此全勝一節為照前項倭寇登岸劫掠若非各官設謀効力一時剿滅蔓延之禍有不可言所據副使張景賢聞警報而急回信地督官軍而設謀進剿七十餘寇刻期就誅功委可嘉及照巡撫都御史鄭計慮海防調度軍務累成克捷之功實賴籌畫之預似應先行賞賚以酬勞績合候命下將鄭張景賢各先加陞賞其餘有功有罪人員仍行巡按御史查勘明實具奏前來以憑覆請定奪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

乞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太子少傳本部尚書聶等具題本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是鄭曉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張景賢陞右叅政仍兼兵備副使照舊管事欽此

官軍奮勇殺敗大勢倭寇疏

題爲大勢倭寇擁衆入境官軍奮勇殺敗對陣斬獲首級事本年五月初三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右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本月初一日據把總張應詔千戶陳嘉謨通州同知印案等各報斬獲倭寇首級到道除將首級發通州查驗外卷查先於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該本道會同原任叅將張恒喬基親至狼山相度地形險要分布水陸軍兵申飭號令授以戰守機宜隨於二十九日據指揮張繼善差人口報有倭船十隻每船約有五六十

端簡公集

卷十

八

三十八年

人自西乘風突至狼山等情到道當即會同叅將張恒喬基親至城外分布各兵牌催千戶陳厚百戶劉芳余慶與教師劉樞等領水兵三百名先至狼山東頭堵截後牌催千戶陳嘉謨鎮撫趙繼先武舉東昇教師王成等領水兵五百名追襲又將叅將張恒喬基員下親兵二百六十名差千戶王恒百戶曾沂高第與指揮張禾鎮撫彭遙義勇官王美丁友德等各領家丁二百餘名於狼山東西分左右二哨與指揮張繼善百戶胡文相爲犄角鎮撫呂圻領兵三百名前至海門防守分布既定

各差官執旗牌督戰隨有倭賊八船一擁登岸當被指揮張繼善百戶胡文親冒矢石箭射斃傷死落下水倭賊不計其數兩山左右翼齊力夾攻賊見兵勢甚盛即復開洋乘風向東前去當被水兵將一船倭寇約有五十餘人圍困狼山前小山下號勇鄒月奮勇先登倭賊披靡當即斬首一顆各賊退入山上據險死戰各兵奮勇射死倭賊鄒月因割倭賊首級被賊殺死各兵據險攻圍晝夜不息各賊俱將已死倭賊割首乘夜棄入水中漂淌無存訖初一日各賊潰散水軍向前盡行斬滅前

端簡公集

卷十

八

三十九年

去七隻外續到二隻因海風大作俱飄往東南仍向江南去訖除督兵追襲外照得倭寇連年侵犯乘舟一到隨即登陸殺人放火遠近震驚今次賊船不得近岸又被各兵擒斬地方安寧及照指揮張繼善百戶胡文領兵防守而先事有備賊至拒敵而奮不顧身功當首論把總張應詔先因賊至調到福山事完發回中途聞報還即旋師追剿事不避難功有成效其志尤爲可嘉千戶陳嘉謨陳厚百戶劉芳與指揮張禾鎮撫呂圻趙繼先千戶王恒百戶余慶曾沂高第武舉東昇教師劉樞王

成等同效勤勞而恭將喬基初管分守即能鼓舞人心調度有方將士用命恭將張恒同心協力贊畫殊多分遣家丁臨陣效勇以上二官賢勞尤著再照知府吳桂芳建議團練鄉兵而遠近有備用心督理糧餉而軍士歸心通州知州翟澄同知印宋判官施耀吏目孫好仁揚州府委官照磨孫光祖知事俞滂及泰州知州趙祖朝俱應併錄乞俯念地方多事委官將四月內前後斬獲首級速行勘明照格獎賞以勵人心地方幸甚本道幸甚除打落水黑夜漂淌無存倭寇不開外今將斬獲

端簡鄭公案集

卷十

全九

三十九

過倭首船隻理合呈乞施行計開斬獲倭首一十一顆倭船一隻倭刀三把倭箭一十五枝倭槍一條周家橋把總張應詔下陳谷等一顆金忠等一顆林惠等一顆陳儀等一顆張定等一顆倭刀一把通州所千戶陳嘉謨下朱節等一顆褚奉等一顆朱谷等一顆千戶王欽同瞿悌等一顆曹惜一顆通州同知印宋下丁榮等一顆泰州所千戶陳厚奪獲倭船一隻倭刀二把倭箭一十五枝倭槍一條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爲仰仗 天威剿逐倭寇事據海防兵備張景賢呈四月初八等日倭

寇突入通州等處劫虜官兵剿逐至十三日開洋遁去緣由已於二十一日具本題知外今據前因爲照沿江沿海邊腹地方新舊倭賊出沒縱橫兵備張景賢等乃能統率官兵設法堵截水陸奇正軍令分明器械芻糧軍興不致大敗羣賊狼狽遁去雖斬首一十一顆而其焚溺者竟爲鯨鯢俘馘者盡成菹醢兵威大振地方稍寧我兵陣亡者惟止鄒月一名官民人畜房船並無損傷除斬獲首級者給賞銀牌奮勇當先及陣亡鄒月量賞優恤仍劄揚州府通判史朝賓紀驗首級除候事寧通查功罪人員另行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初八日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

端簡鄭公案集

卷十

全十

三十九

生擒真倭斬獲首級疏

題爲仰仗天威官軍對陣生擒首倭斬獲首級事
本年五月初九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叅政兼
副使張景賢呈本道會同原任叅將張恒喬基於
本年五月初四日據狼山官兵報稱倭寇尚在山
前隨差泰州所千戶陳厚等前去剿捕內見一倭
體貌魁梧端坐土坡餘倭侍立指畫拒敵隨被水
兵宋寶朱葛等斬獲首級二顆餘賊潰走各兵生
擒首倭一名解道搜出印記一枚又委同知印案
領兵六百名會同原差鎮撫呂圻海門縣知縣趙

端簡鄭文

卷十

本

三

卿典史余廷舜等合兵追剿利河倭賊一百餘名
隨據印案報部下斬獲首級餘中場竈民何細蔣
棟一顆竈勇姜清等一顆餘西場義官周民等一
顆倭刀一把驍勇季昂等奪獲驢一頭又據余廷
舜報斬獲首級民兵陸博等二顆倭刀一把王秀
等一顆點槍一根陸室等一顆吳梯等一顆王忠
等一顆弓一張箭四枝李邦占等一顆莊爵等一
顆倭刀一把耆民陸星莊表等二顆倭刀一把錢
召等一顆民壯姚保等一顆槍頭一根刀鞘一把
又據通州生員張棟斬獲首級一顆又據知州瞿

端簡鄭文

卷十

本

三

澄差快手孫學等同耆民王璐鄉兵翁實等生擒
倭賊一名又據印案報斬獲首級金沙場竈勇季
倫等一顆耆民王霞等一顆餘中場竈勇吳滔等
一顆各報到道據此除先斬倭首四十九顆姦細
五名節經呈報訖今共斬首二十一顆生擒倭寇
二名并將首倭印記各印黏報其餘倭寇因見兵
勢勇盛逃遁北海開洋去訖十二日又據該道呈
節據餘東呂四等場各報倭寇登岸燒劫本道委
差印案統領親兵四百名并指揮張禾千戶陳厚
等統領各場竈勇剿捕去後本月初七日據報斬
獲首級陳厚等水兵朱葛等一顆瞿棟等一顆呂
四場竈民盧宇等一顆箭二枝成曜等一顆倭弓
一張箭九枝呂四餘東地方蔡鑑等一顆倭刀一
把又據通州報斬獲首級餘東場竈勇江信等二
顆倭刀一把倭鎗一根又據千戶羅表并呂四場
報斬獲首級義官潘樞耆竈潘徽等一顆倭弓一
張朱仲義等一顆倭刀一把倭弓一張印案部下
同餘東場大使張濟時竈勇徐麓等總催蔡紳等
斬獲首級共一十二顆又據印案報倭寇泊船二
隻在新溝地方初九日倭寇開船西行被地方潘

檣等統人將船打下一隻奪得倭弓二張倭箭一捆倭寇登岸跟趕到於仇竈地方斬獲首級七顆義勇官蔡儒典史余廷舜帶領民兵王秀等至江家場南海地方斬獲首級共九顆通前節次共斬獲首級一百七顆生擒倭寇二名并姦細五名及據署管分守通泰原任叅將喬基并原任叅將張恒各亦呈報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查五月初七日先據通州分司申報呂四場本月初二日到有倭船六隻約倭三百餘人在新溝口登岸放火殺人通州又報本州地方利河鎮到有倭賊二百餘人十一日又據通州申本月初七日據海門縣報初五日卯時有倭船六隻停泊呂四場東周河口各倭深入東倉劫虜大河口哨軍李萬等又倭新到倭船一隻停泊本營港口約倭七十餘人登岸往袁秉深顧恩等家放火殺人又有倭船三隻灣泊新溝港口約倭二百餘人一半往西倉鎮一半往東嶽廟前張港巡司報有倭寇一百餘人在餘中場盤竈上爲害又據掘港把總韓德順呈本月初七日長沙苴墩軍陳金等報倭船三隻倭寇不知其數已登北坎沿村放火初八日馬軍羅寵又

端緒全案

卷十

三十九年

報海內續到倭船二隻賊未登岸本日督行指揮王表千戶鎮撫馬德良等掘港巡檢王濟馬塘場官姚大鵬掘港場官靳瀛等統領官軍地方竈勇前去堵截至北坎南路賊分三路前來被我軍箭傷二十餘賊我兵亦被截傷二名對敵間南面忽有續到倭賊一枝從海沙奔突襲來四路賊約四百餘人各賊見我軍追急復奔北坎屯劄又據通州分司申呂四場忽有倭寇七十餘人登岸放火官吏督率竈勇民兵交戰倭轉跟關二十餘里勢甚猖獗竈勇毛芳等向前抵敵截傷倭寇數人俱

端緒全案

卷十

三十九年

剿捕在船倭寇斬獲首級被傷竈勇潘喜夏繼先
朱真朱瑞成素將死即今東西各港俱有倭船停
泊誠恐不時突入申乞調兵接應施行又據如皋
縣申十一日寅時據哨探馬快周紀報稱倭寇三
百餘人突入本縣馬塘場後趙家庄殺人放火已
該本縣主簿閻士奇吏勇吳位等會同指揮戈揚
官兵前去劄營初十日酉時分忽有倭寇一夥奔
管被吏吳位奮勇迎敵截傷倭寇一名衆寇救搶
退回去訖比時天晚收兵回營至十一日整兵在
於場西觀音港排陣與賊交戰仍被吏吳位張轅
勇士葛蘭奮勇截傷倭寇三名被賊殺死民壯郭
恩士兵劉繼武許鉞等三名并壽州驍勇一名其
餘未查的數即今前寇已奔西來曹橋逼近縣道
五十里放火等因據此節行海防道分布官兵相
機追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先次斬獲倭寇首級捉
獲姦細奪獲船隻倭器等件已於四月二十一日
五月初八日各具本題知外今照倭寇漂泊江海
出沒無定或通亡舊賊或新到島夷俱未可知仍
嚴行防守相機剿捕及照兵備張景賢應機揆策
有發縱指示之功叅將喬基張恒出戰守城效奔

走禦侮之力知府吳桂芳調度兵糧輯和將吏及
各該大小官員皆知感激 聖恩誓滅此賊除將
生擒斬獲功次通發揚州府通判史朝賓紀驗問
報及查勘各地方有功有罪人員至日另行具奏
外伏惟 皇上明德馨香孚格於蒼昊仁恩汪濊
漸漬於黎氓丕振聲靈廓清氛孽江淮之間稍得
寧靜秋毫皆 帝力也臣待罪拊循獲追罪愆不
勝幸甚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

斬獲倭寇首級疏

題爲仰仗天威斬獲倭寇首級事本年五月十八日准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南京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萬 手本據直隸淮安府同知劉一中呈本月十四日本職會同把總謝詔領兵於劉團浦地方與賊交戰不意驟雨大作其時我兵曹龍戳傷倭寇一人曹龍退回失跌水坑被寇殺死衆寇扶傷回走至黃沙竈被委官廟灣場官白景時伏兵斬獲首級三顆各賊奔潰上船官軍割管拒守職等見得賊勢猖獗添調驍勇吳郁等鹽城縣把守官兵周官周俊場官白景時吏竈蔣恩等并鹽城縣會手張木及令鹽城縣知縣高現主簿張大璉辦運軍餉連夜齊集官軍十六日辰時出軍賊與官軍俱隔通海大港彼此窺望驍勇吳郁沈澄等脫衣當先過港衆軍隨後攻敵見陣倭寇二十七人戳倒倭寇二十一人偶遇潮長敗寇六人乘潮奔逃上船溺水者不計的數我軍亦被箭傷水灌者夏勝等收軍過港實獲首級一十三顆并違禁異服一件大小刀十把鎗七根盔一頂甲一領弓七張弓套四箇弦五條箭一百四

端簡製奏集

卷十

李

三十九

十三枝箭袋七箇號頭海螺一箇竹管一箇倭衣一十三件十七日又據委官伍祐場官曹挺等報生擒倭寇二名本職未經面審除審實另解及將有功人員略行犒賞外理合呈報等因據此合用手本前去查照施行准此又據淮安府申并同知劉一中把總謝詔各呈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照先據海防兵備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稱倭寇突入通州等處地方劫虜臣因倭情緊急將淮安備禦事宜交付總兵官萬 知府蔡揚金把總周表臣隨赴揚州府調度節催總兵官萬 手本飛報廟灣洋麻港雲梯關等處到有倭寇已經分布官兵堵截等情前來續據淮安府申據贛榆縣飛報倭賊登岸日照縣岸近安東衛地方在林子舖殺傷民人張質李龍等三人又殺死一婦人各倭占守浦泉山約有四五十人晝則入山夜則劫殺等因據此隨調附近沐陽縣民兵赴彼策應去後今准前因爲照倭寇漂泊江海出沒無定海防兵備張景賢見駐通州督兵剿捕廟灣等處又有同知等官劉一中等堵截防禦仰仗天威開洋潛遁及照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萬 素抱忠悃沉毅善

端簡製奏集

卷十

文

三十八

謀一聞警報兵將俱集淮安府知府蔡揚金守官廉靖而民心已懷臨事明果而軍興不乏同知劉一中鹽城把總謝詔同心協力部署有方禦寇寧民于城是賴皆能仰體 聖心效勞於軍旅者也除將斬獲首級功次發淮安府推官徐大壯紀驗明白及查勘各地方有功有罪人員至日另行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進奉聖旨是該部知道

斬獲倭寇首級生擒姦細疏

題爲仰仗天威斬獲倭寇首級生擒姦細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據本道委官通州同知印宋報於本月初九等日斬獲首級一顆又據呂四場報斬獲首級耆竈成校等一顆潘檄等一顆弓一張箭五枝刀一把把守狼山指揮張繼善部軍張本等一顆掘港備倭指揮王表呈地方顧才等一顆箭袋一箇軍人葉欽等一顆倭衣一件呂四場耆竈毛芳表濟等一顆又生擒斬首一顆義官潘樞及潘廷等一顆倭弓一張箭二十二枝箭袋一箇倭船一隻并蓬桅又據掘港場申解生擒姦細二名史皮阿何梁柱驍勇陳松地方周仁等斬獲首級一顆小刺刀一把花衣一件又據把總韓德楨稟十一日領軍在馬塘場軍人丘江斬獲首級一顆倭刀一把十四日又據呂四場副使李政吏史孝魯張芝耆竈彭清毛達等共斬獲首級四十五顆并倭刀倭弓倭箭等件各報到道案查先該本道會同原任叅將喬基張恒分布各官兵竈勇隨地水陸設奇相機剿捕除將先斬首級一百七顆生擒

倭寇二名姦細五名節經呈報外今共斬首級五十六顆生擒姦細二名通前斬首并生擒共一百七十二名顆理合呈報等因及據署管分守通泰原任叅將喬基亦呈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查先據通州分司申呂四場通州申利河鎮海門縣掘港把總韓德楨呈長沙苴等處各報倭寇登岸等情前來節行海防道分布官兵相機追剿去後今據前因除節次斬獲倭寇首級捉獲姦細奪獲船隻倭器等件俱於四等月二十一等日各具本題知外爲照倭寇乘舟出沒江海東逐西奔仰仗天

勅諭鄭公案

卷十

一百一十一

威官兵追剿開洋逃遁卒難盡滅今兵備等官張景賢感恩圖報設奇追剿擒斬數多其功可錄併候委官紀驗功次及查勘各地方有功有罪人員至日另行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進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當夜差驍勇顏隆周桐張柄崔新薛祥至賊營周圍連火起火銃砲使賊驚疑不安至十八日呂四場賊與東海賊共八船至狼山前數里灣泊與前賊併夥共一千餘人料賊必來衝突隨令贊畫李奇方宥同百戶伯永福胡文等相度地勢於險隘去處布置火砲待賊退避攻打又令千戶王欽鎮撫呂圻吳子忠在於望江樓埋伏本道親在南城與叅將喬基督戰至十九日早賊乘大霧兩翼包裹而來當有百戶伯永福執旗先登胡文執弓矢同進各兵奮勇向前內耆民毛守獨先衝鋒各賊披靡復有倭賊二人穿紅舞刀前來衝陣被同知印宋百戶伯永福所統部下親兵咎沛朱雍等斬獲真倭首一顆潘楨潘檄同義官潘樞斬獲真倭首一顆賊勢大敗城上銃手王鉞專尚志等各用銃砲火箭并長箭手劉樞王成王繼武孫位王志信陳成周均劉珊等用弓箭射傷百十餘人自辰至未大戰十數合復至西門城角間道掩襲百戶胡文等伏兵齊起賊見伏兵又城上專尚志朱英等用砲打死執旗賊首二人餘衆數人各賊退回將打死倭賊擡去用火燒化復令同知印宋百戶

勅諭鄭公案

卷十

一百一十二

伯永福發部下兵勇毛朋等伏路賊敗回伏兵四起殺敗倭賊擒獲脅從并被虜人二十四名發州審究外比因大霧四塞霖雨繼作咫尺不辨難以發兵前進隨有狼山巡檢尹柰同男尹仕義統領弓兵乘勝亦殺死倭賊十數餘人貪功割首尹柰反被兩傍倭寇擁出殺死伊男尹仕義口稱與父同死於敵殺退前倭背負父屍回營當夜懸重賞密令驍勇周桐張柄崔新薛祥顏隆等夜至賊營放砲各賊亂走二十日仍又大霧猛雨不止不敢進兵本夜仍令周桐等到賊營放砲二十一日乘

端簡縣志

卷十

一百四

原元三百九十二

霧開船又令鄉兵成惇朱爵持火傷船賊已開洋水兵四面攻圍成惇周梧等火箭射傷穿紅巨賊二名打死從倭十餘人其廟灣場倭寇已該本道見賊分枝東行剗委淮安府同知劉一中把總謝詔督兵剿捕去後近報斬首一十六顆并生擒倭寇二名通州海門縣各官兵奮勇斬首九顆并前擒獲發州脅從及被虜人口二十二日狼山賊逃遁福山等處江北倭寇已靜隨遣水兵千戶陳嘉謨領兵追襲二十五日據本官稟稱隨同原差快手顏隆等至次日辰時行至江南常州府靖江縣

地方探剿倭寇稍有賊船九隻灣住彼處港內離江三里之遠又尋地方曹權報稱有倭寇四百餘人見今去攻本縣城池餘賊一百五十餘人在於馬沙東套口港守船比職密撥水兵楊雲路王夫馬栢陳義等同原差快手共二十四名前去哨探又撥水兵一百五十名東西二路藏伏有賊一十三人前來隔港交戰快手張柄等用放火器見陣打死二賊隨被各賊搶回有快手周桐過港又用火器追打比銃發破燒傷面目等處有賊隨後追走後被卑職伏兵追賊各賊退奔本船當獲倭鎗

端簡縣志

卷十

一百五

原於三百九十三

一根倭箭一十四枝况各處再無兵船在江巡哨卑職將兵船布圍本港套口候賊船出江剿捕另行報稟等情據此查先斬倭首一百六十三顆生擒倭寇并姦細九名節經呈報訖今共斬首二十五顆生擒倭寇二名并脅從被虜人二十四名連前生擒并斬首共二百二十三名顆除水陸布兵晝夜防守外爲照倭賊大勢逼城城南大戰先登陷陣則有百戶伯永福胡文雖未有擒獲之績而保全城外居民數千餘家無一人受害全安之功不在斬馘之下同知印棠領鄉兵則部下斬獲

數多給饋餉則各營士飽馬騰武官之功伯永福胡文爲首文官之功印宋爲首而耆民毛守奮不顧身勇尤可取伏乞俯念臨敵用人之時此四人之功乃本道親眼與萬人共見非若往時傳聞之可比特爲甄錄以爲遠近奮勇者之勸其巡檢尹柰奮不顧身先挫賊銳死於王事情尤可憫尹仕義旣能奮勇殺賊又能收全父屍功尤可嘉亦乞通爲題請查陣亡事例重行優恤加廕以爲死事忠孝者之勸賞不逾時其於軍政所益不小爲此今將得獲倭刀三十九把倭弓二十四張倭衣一

端簡齋集

卷十

三十一

十三件倭鎗一十根倭箭二百二十枝馬一匹驢六頭船七隻理合呈報施行及據署管分守通泰原任叅將喬基亦呈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照先據通州申五月十七日據本州探信快手孫煜走報倭寇約有二三百人從如臯縣丁堰鎮來至天生港沿沙一帶直抵狼山地方又據海門縣報稱倭寇四路爲害本月十九日午時忽有倭寇一夥約有三百餘人從山前南路到於南廟望僊橋隨有狼山巡檢尹柰與賊敵戰陣亡各寇直至南門橋下放火射人官兵敵退南行潛藏等情前來節

行海防道分布官兵相機追剿去後今據前因查得淮安廟灣劉團浦地方斬獲首級一十六顆生擒倭寇二名并倭刀等件於本月二十二日具本題知外爲照江南調集大兵征剿即今新舊倭寇奔突江北淮北上下二千餘里出沒無定勢甚猖獗今兵備張景賢申嚴號令明信賞罰親冒矢石督兵力戰百戶伯永福胡文同知印宋耆民毛守各奮勇血戰擒斬功多保全城外居民實皆仰仗天威也除將官耆伯永福等各給銀牌懸賞尹柰先行該道重加優恤再照巡檢尹柰官職雖卑矢

端簡齋集

卷十

三十一

心勦力禦寇殞身伊男旣能殺賊又全父屍相應褒恤量贈職級仍查照陣亡事例將伊男尹仕義量與一官百戶伯永福胡文同知印宋耆民毛守四員名先行給賞以勵將校并兵備張景賢叅將喬基相應照格陞賞通候查勘功罪至日另行具題外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

清等二顆華恩一顆吳哲等一顆孫鉞等一顆葉實等一顆陳爵一顆于順等一顆巡檢焦三省一顆千戶吳繼勲一顆張遵一顆呂晴等一顆宋邦銳等一顆共三十八顆生擒從賊一名并倭器等件泗州衛鎮撫戴堯臣一顆倭刀一把各報到道看得前項首級各該官兵均有斬獲但其間有衝鋒破敵就陣敵斬者有賊敗後撻剿者又有圍困燒死取獲者難以彙論隨行同知劉一中分別等第定擬賞格緣由開呈到道爲照前項功次本官督戰親見其事知之必悉既經分別前來似爲得

端簡鄭公集

卷十

覓

三十九年事

均內義勇官王太文二顆淮安衛左所副千戶劉翱一顆充軍百戶吳郁一顆俱不願領銀告願陞級其餘官兵無容別議外如同知劉一中把總周表均承責委出謀奇中始追趕於張泗冲雖未盡斬獲之功既圍困於馬頭鎮大報堵殺之捷全軍無失窮寇盡絕及照知府蔡揚金號令素嚴謀猷克壯當茲專城之重隱然虎豹之勢致茲克捷功不可泯參將王元伯領兵遇衝料敵制勝尤宜上將之才可當一面之鋒至如本職猥以庸才一籌莫展因人成事功非已出實由責成於劉一中等

付託得人委用亦效等因及據原任參將王元伯淮安府同知劉一中把總周表各呈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照先爲仰仗天威斬獲倭寇首級事內據淮安府申據贛榆縣飛報倭賊船登山東日照縣岸近山東安東衛地方在林子鋪殺傷民人張質李龍等三人又殺死一婦人各倭占守浦泉山約有四五十人晝則入山夜則劫殺等情前來隨調附近沐陽縣民兵赴彼策應緣由已於五月二十二日具本題知去後續據海州申據興莊場報稱係長王禮等探得山東流來倭賊見有日照縣

端簡鄭公集

卷十

軍

三十九年事

安東衛并贛榆縣人馬在彼截殺二十一日守禦海州所申報海州差哨官陳爵等十七日起至興莊唐僧口迤東與寇交鋒被寇殺死民快何住王子元楚成箭傷陳爵等十八日倭寇至臨洪浦有賊衝陣軍人王袍用神鎗打倒倭賊一人海州民快割去首級又用噴鎗打倒二倭首級贛榆縣民兵割去軍快徐友等止獲賊驢五頭倭箭三枝二十二日據興莊場報十七日倭寇經過橋南殺死民人龍仁愛等二人又至地名清口殺死民人周奉及戳傷民人張君時等四名又據安東縣申十

八日飛報倭寇在海州新團莊哨官陳爵驍快楊禮等截殺首級二顆并手五隻脚六隻倭旗二面倭刀弓箭等件二十四日委官淮安衛百戶江東曉稟報二十三日倭寇在劉家莊本職率領勇士趕至八集地方遇有倭寇會沐陽縣官老約戰趕至桃源縣趙家莊地方上陣對敵用火箭夾把銃打死倭寇在地衆倭一齊將勇士王敖等一十二名殺死部下勇士張仁殺死倭寇一名當時擡去奪得船一隻宿遷縣申據白洋河老人周瑞捉獲倭寇一名清河縣申據老官亭老人漆銳報倭寇

增補縣志

卷十

重刊

附志

南行至本鎮將陸鑾殺死又據淮安府申二十四日賊在桃源縣張泗沖地方殺死老人一名小甲一名二十五日至黃家嘴又殺死二人二十七日沐陽縣知縣朱璣稟報桃源縣義民夏三父子家兵共二十餘人夏三男夏尚德將賊一鎗截倒欲取首級被賊趕上反坎三刀陣亡其戮傷賊被衆賊擁下淮河去訖徐州一人截賊一鎗被賊反回砍訖三刀陣亡百戶賽文火箭射中一賊五月二十七同日知劉一中稟報二十六日到桃源縣三義鎮迤西黃家嘴探知寇在陳章家草房歇宿我

兵圍住衝敵未見勝敗徐州陳子實將倭一人連戳二鎗倒地欲取首級間衆倭齊上將陳子實殺死桃源縣會手將寇戮傷得獲倭刀一把六月初一日桃源縣知縣傳以智稟報二十六日夏咏等用銃箭鎗刀各行打傷倭寇奪得倭刀三把倭弓二張箭二十枝倭竹器布袋二件驢一頭不意三更時候各倭浮過河南職等追至三汊夏咏孫祿殺死倭寇一名得首級一顆二十八日三汊精壯董貴等鈎住倭船殺死倭賊一名得首級一顆又據贛榆縣申報驍勇宋祿與賊對敵斬獲首級一

增補縣志

卷十

重刊

附志

顆倭刀一把緣由前來其時各官兵俱在沿海防守該臣會同鎮守淮安總兵官萬調遣沐陽縣知縣朱璣淮安衛百戶江東曉賽文各兵前去海贛一帶截殺又令淮安府同知劉一中選帶徐州并鹽城戴罪報效獲功官吳郁等前去清河截殺把總周表領兵清河浦防剿及分委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樂鏜潘準金詔張世功林本源等各選水兵戰船於禮字壩草灣柳浦灣雲梯關各停泊闌阻無令脫走下海原任叅將王元伯泗州衛鎮撫戴堯臣各選兵前去清河上流各堵截無容遁

走又差淮安衛百戶馬金調取馬邏民兵前來聽同知劉一中調遣及行徐州兵備副使劉天授駐劄清河往來督戰并調邳宿等處官兵併力剿捕取淮安府庫銀四百兩發同知劉一中於見陣官兵內挑選好漢三百名每名先賞銀一兩官三兩令其當先殺賊多備乾糧基炒宰殺豬口隨軍食用又恐各賊係是倭奴前鋒後曹大夥結艘而至隨行潁州兵備僉事朱舜民夜雨自淮馳至泗州督令衛州官高鶴鳴羅尚綱嚴兵防護 祖陵又調池河守備張文爵統兵五百名前來淮安城守

端簡齋文集 卷十
重刊 百九十一號洪

隄備運道去後今據前因會同總兵官萬 議照節年倭寇往往先以狡健數十人先行登岸躡路踏白若不就便剿滅或得還巢不日引類呼朋內外勾引動輒數千攻圍城邑焚劫村鎮近日淮北地方沿江沿海各有兵馬賊徒數至廟灣洋麻港雲梯關東西海所等處隨到隨剿不得劫掠乃直出北海從山東日照縣登岸日照并山東安東衛追兵回還賊遂從淮北腹裏經沐陽桃源直至運河急發官兵圍住殺傷倭寇彼即砍碎投入河內半夜取民間岸上漁舟擡入河中用麥掀棹過南

河次日官兵沿途追剿賊被損傷偶因三四日間驟風大雨我兵火藥既濕弓膠又軟全不得力賊於黑夜又奪麥船從南岸過河遂至馬頭巡司賊雖不多軀壯悍惡裸形如獸掄刀如飛詭計姦謀變幻莫測若不擒斬盡絕但得餘賊還巢彼必勾引深入江淮之間殊為可憂即今仰仗天威勦滅盡絕通計先後斬獲首級四十四顆生擒二名奪獲倭刀六把倭弓二張箭二十三枝旗二面竹器布袋二件驢六頭船一隻運河漕船舳舻相銜數百餘里並無損傷地方亦無焚燒劫殺之慘照得

端簡齋文集 卷十
重刊 百九十一號洪

徐州兵備副使劉天授原任叅將王元伯往來淮泗披戴風雨部署奇正指授方略淮安府同知劉一中清江造船廠把總周表奔走水陸親冒矢石率先兵勇竟收全勝知府蔡揚金職在專城志期滅賊城垣郊市晝夜巡行器械芻糧頃刻立辦以上各官皆能仰體 聖心效勞於軍旅者也數臣之功劉一中為最諸兵之功王元伯為最再照劉一中本文職官員旬月之間劉團浦馬頭巡司二處領兵部下先後斬獲首級六十顆生擒四名即今軍旅之才委的難得本官陞賞相應查議王大

文係邳州衛義勇調守昌平給與冠帶官斬獲真
倭首級二顆戴罪報效吳郁原任鹽城所百戶問
發充軍終身先在廟灣劉團浦地方父子斬獲真
倭首二顆今又爲首斬獲真倭首一顆劉翔係淮
安衛左所副千戶斬獲真倭首一顆俱不願領賞
所宜查例酌處陞官以風勵將校者也如蒙 皇
上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乞查臣題懇乞 天恩廣
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覆奉欽依事例將王
大文陞邳州衛試所鎮撫月支食米一石吳郁將
伊并應襲兒男先於劉團浦斬獲過首級二顆不
得爾鄭金集 卷十 三頁先李文
曾領賞准令贖罪今次所斬一顆照上年通州殺
賊有功邳州衛正千戶張禾該兵部覆奉欽依陞
指揮僉事例陞副千戶副千戶劉翔陞正千戶俱
世襲其同知劉一中部下功多蚤爲甄錄兵備等
官劉天授王元伯蔡揚金周表酌量給賞庶幾賞
不逾時人心激勵其餘斬首生擒功次發淮安府
推官徐大壯紀驗明白分別真倭從賊等第臣即
欽遵兵部題奉欽依事例諭以 皇上恩威動支
淮安府庫官銀登時給賞除將陣亡被傷兵勇行
令有司優恤地方有罪人員查明另行外緣係仰

仗天威剿滅准北倭寇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三十
四年六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斬獲江北倭寇疏

題爲仰仗天威斬獲江北倭寇首級事本年六月初六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右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續據呂四餘東等場報有倭寇登岸該本道會同原任叅將喬基差百戶伯永福衛鎮撫呂圻前去截殺因恐軍不向前將各官編入行伍隨軍剿捕於五月二十七日據海門縣申據典史余廷舜下兵王秀等斬獲首級一顆倭帽一頂陸室斬獲首級一顆馬勲等斬獲首級一顆藤棍一根二十七日辰時百戶伯永福在餘東場地地方親自斬獲首級一顆倭弓一張箭十枝又據伯永福呂圻差家丁呂照稟爲報功事五月二十九日巳時有倭寇前鋒約有五六十人在於呂四場迤北放火劫掠永福帶領馬上家兵四名與同知印案部下耆竈秦泮等竈勇百十餘人合兵對敵永福箭中數賊獨馬衝入賊營破亂秦泮率兵四面攻殺倭寇大敗共斬首級三十五顆永福兩陣自斬真倭首二顆得獲倭弓一張倭鎗一根其老管倭寇正在呂四西場放火殺人聞風喪膽竄東奔船千戶羅表督兵追剿去訖又據耆竈秦泮稟稱泮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

五

三十九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

五

三十九

等隨即對敵伯永福射中倭賊頭領賊敗被本官衝前斬獲首級一顆當日即到本場天晚宿歇次日泮與伯永福獨馬前去青墩港倭船處所看得大船六隻兩岸搭蓬三箇泮與本官隨同計議次日齊兵埋伏與賊挑戰至二十九日巳時不意前鋒精銳倭寇約五六十人在於本場北放火劫掠隨即帶領家丁竈勇與同伯永福與賊對敵被伯永福連中數賊獨馬衝營破亂泮率兵勇四面攻殺賊敗亂走共斬首級三十五顆內伯永福親自斬獲首級二顆鎮撫呂圻斬首級一顆在內又據呂四場復報相同卷查鎮撫呂圻前於五月初一日親自斬獲首級一顆今又斬首一顆共二顆百戶伯永福親自斬首級共三顆俱未領賞看得百戶伯永福前在通州能執旗鼓勇城南之戰大致克捷今隨軍呂四編入行伍用箭射敗倭賊又多斬獲之功鎮撫呂圻屢挫賊鋒所向必勝值今地方多事正欲官軍觀感効力之時况將官之中如伯永福呂圻之謀勇誠不易得其所功俱係編入行伍衝鋒親自斬獲衆目共見乞速行題請照例陞級以爲忠勇者之勸通共今次斬首三十九

顆及本道所屬海州等處報到斬獲首級四顆理合呈報施行又據本道呈上年倭寇每到地方輒便焚舟深入窮寇失勢故可一鼓殲之今次賊多漳泉人在內運謀又係新到倭常不離船得便即入失利遂退又動分數枝牽制我兵崇明縣三丈浦賊船亦在彼中有久住之意今宜少緩以計破之故先令陳嘉謨等水兵船隻守定三丈浦口爲必剿之勢使倭寇不敢由水再犯通州遣伯永福呂圻率各場并鄉兵剿呂四等處賊使彼首尾不相救又令各地方堅壁清野使彼無所掠久必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貢元 准 劉三才

自敗今呂四等處兩次大勝賊已破膽止是天雨大霧每每計不得行久雨必晴晴則出奇設伏必盡滅之使不敢復窺江北等因及據署管分守通泰原任叅將喬基亦呈相同緣由到臣案照節報通州狼山海門呂四等處倭寇四路奔突等情前來已行該道分布官兵防剿去後今據前因卷查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該臣題爲乞留軍職官員以保固地方事查得宿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俱膂力過人弓馬閑熟曾經戰陣效有勤勞若再被別省取用地方益致乏人該兵部覆

奉欽依別省不得調取如有擒斬功次照例一體陞賞已經行取各官向在海防退回以備緩急調用今伯永福斬獲真倭首級三顆呂圻斬獲真倭首級二顆俱編入隊伍人員不願領賞所宜查例酌處陞官以風勵將校者也如蒙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乞查上年通州殺賊有功邳州衛正千戶張禾該兵部覆奉欽依陞指揮僉事事例將伯永福呂圻照各斬獲功級伯永福係百戶陞三級呂圻係衛鎮撫陞二級俱指揮僉事仍與世襲庶幾賞不逾時人心激勵况軍職官至指揮便可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貢元 准 劉三才

選充將領儲養將才正其時也除將斬獲首級發揚州府通判史朝賓紀驗併勘有功有罪人員至日另行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進奉聖旨

剿逐江北倭寇疏

題爲大勢倭賊擁衆入寇仰仗天威官軍水陸夾攻得勝生擒斬獲首級事本年六月十八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右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本月初八日午時據狼山巡檢司報稱有倭船二十六隻賊一千四百餘名自江南地方直指狼山等情到道當即會同叅將喬基委鎮撫彭遙領兵二百名先據狼山賊即東行去狼山十餘里王竈港別港柴港等處地方連船屯聚去通州城十餘里比因久雨城牆周圍倒塌二十六處共計長一百八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五十五

言今一列

十八丈七尺修砌不及本道會委義勇官王美領兵三百名列陣東門外義勇官丁友德領兵二百五十名列陣南門外鎮撫吳子忠領兵一百五十名列陣西門外指揮張永領兵一百五十名列陣北門外以待選委千戶賈勇鎮撫彭遙各領精兵四百名作爲遊兵應援同知印宋領驍勇四百名作爲中軍教場劄管相爲犄角餘西西亭金沙各場兵先因調至附近呂四場殺賊聞警亦來策應賊見我兵有備不敢離船深入又令印宋遣驍勇沙全葛鑾道真曹富袁奉陸春何桂等各領精兵

分爲四枝埋伏要路以防流劫鄉村遣千戶陳嘉謨陳厚領水兵逼近賊船時常往來攻擊令賊晝夜不寧初九初十十一等日水兵連戰數十合箭射斃傷甚多因水上隔船未得首級賊勢益沮十二日辰時賊引舟奔突東行被賈勇彭遙攻其北陳嘉謨陳厚攻其南水陸齊進賊大敗射傷落水者不計其數就陣據千戶陳嘉謨下耆民吳言張諫丘富等生擒從倭一名馬二郎身上有金環銀絲花碎金俱即時賞給吳言等外耆民瞿裸斬獲首級一顆吳言斬獲首級一顆陳諫張丙顏隆斬獲首級一顆倭船二隻瞿柏斬獲首級一顆倭刀一把瞿慷斬獲首級一顆同知印宋下兵沙全葛鑾等斬獲首級一顆陸春何桂等生擒從倭一名陳朝本家兵闕宙陸傑等斬獲首級一顆吳儒何太何倫吳遷等共斬首級二顆沙全吳佩等共斬首級二顆千戶賈勇下兵毛守錢集斬獲首級一顆鎮撫彭遙下兵崔橋何紬等斬獲首級一顆又據甌民江時報斬首級三顆倭刀二把弓二張箭三枝又據海門縣兵許懋王秀等報斬首級一顆餘西場官驍勇李昞等斬獲首級一顆曹鵬奪獲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五十五

列三十九十三

牛一隻曹惟李達曹三各奪驢一頭小驢一頭倭刀一把臥單一條長衫一件又據軍犯張廷遂同家丁張全斬獲首級一顆倭弓一張倭箭六枝又據通州分司申據馬塘場竈勇周權等生擒倭寇一名鄭偕并倭帽一頂等情各報到道據此今共奪獲倭船三隻內有江南虜劫衣服一百餘包米一百餘石俱給各兵分散以酬其勞賊帶傷東行仍催督各官軍晝夜追剿用計襲擊獲功另報外今生擒倭賊三名共斬首一十九顆等因又據本道呈爲報功事本月十三日卯時據千戶陳嘉謨稟帖稱同趙隆朱雍遵依密令調撥耆民楊雲路聞勤倪賢等兵船先鋒追剿倭賊用將軍砲打壞倭船一隻落水倭賊不計其數隨有次先鋒吳員瞿柏兵船併力齊攻斬獲倭首各一顆并倭箭及袋其船仍被各賊救搶去訖等因具報到道據此查得先該本道會同叅將喬基軍前聽用官李奇方宥密議潛發二將軍砲三將軍砲責令千戶陳嘉謨報效軍犯驍勇趙隆等前去遇便邀擊剿捕外理合呈報等因及據署管分守通泰原任叅將喬基亦報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查六月十一日

端簡鄭公案集

卷十

五十五

三十五

先據海防道呈照得本道節差衛鎮撫呂圻等至呂四場水軍千戶陳嘉謨陳厚各領兵船在江南靖江縣追襲倭寇續據呂圻呈報於五月二十九日在呂四便場與江時各又斬獲首級一顆又據圍隨驍勇顏隆報於六月初一日在靖江縣馬沙地方斬獲首級一顆薛祥斬獲首級一顆張丙同千戶陳厚部下水兵雷楫共斬首級一顆千戶陳嘉謨下耆民馬柏等共斬首級二顆餘中場竈勇周貫等斬獲首級一顆倭弓一張箭五枝海門縣典史余廷舜下兵王秀等斬獲首級一顆成忻等斬獲首級一顆陸梧等奪獲倭刀一把弓一張各報到道具呈到臣案候類題聞今據前因爲照即今新舊倭船奔突江北淮北上下二千餘里沿江沿海邊腹地方出沒縱橫官兵力能防禦不能登岸自山東日照縣登岸倭賊直穿腹裏屯住清河馬頭巡司隨被官兵剿滅已於六月十二日會本題知外今倭船二十六隻賊至一千四百餘人自江南地方直指狼山兵備張景賢叅將喬基等親冒矢石水陸備兵夾攻力戰以致大敗羣賊狼狽開洋遁去實皆仰仗天威也計今斬獲首級三十

端簡鄭公案集

卷十

五十六

三十六

一顆生擒三名奪獲倭刀五把倭弓五張箭一十四枝牛一隻驢四頭船三隻卧單長衫倭帽各一件衣服一百餘包米一百餘石並無損傷地方亦無焚燒劫殺之慘及照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屢犯江北兵備張景賢等設謀督戰先後通計斬獲首級二百九十三顆生擒并被虜共三十八名似應先行量加褒賞其餘有功有罪人員仍照兵部原行通候巡按御史查勘除將生擒斬獲功次俱發揚州府通判史朝賓紀驗審問候巡按御史覈實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進奉

聖旨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臺

三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

孫心材校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一目錄

疏

淮揚類

預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疏

定議江南江北兵糧疏

預處來年漕運疏

僱運糧儲疏

久任理刑疏

議處驛傳疏

挑濟河道疏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一目錄

一

一百五

云

建三里溝閘疏

參軍官索詐白糧船疏

肆奏災傷折徵秋糧疏

異常水電疏

剿逐倭寇查勘功罪疏

停建江閘疏

剿滅江北倭寇查勘功罪并乞預為防禦

疏

附錄鹽法莫御史奏功疏

附錄兵部覆題請陞賞錄蔭疏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一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附錄院部題
覆功實疏

淮揚類

預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疏

題爲預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事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 議照糧船遲誤年復一年雖因天時地利颶風大水所阻亦緣人事未能修舉政體未能歸一故也各該有司徵收不時船到無糧動輒以船幫未齊爲詞開兌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一

陳元三萬六千

延緩及至兌完行糧輕齋席板等銀守候逾月尚未開支戶部議單奏災減免支運改折等項九月已定今各處有司或至次年三四月間尚有災傷之奏減免支運改折文移紛紛以致漕舟漕卒或已到原撥水次而復改赴他省或已兌糧米在船而復交還有司官軍坐食甚苦公私浮費不貲及至減存已過半年船料無從辦納浙西至常州一帶運河類多淺阻丹陽上下二百里間尤甚有司通不肯先期疏濬甚至四月糧船大集阻塞不通直候黃梅水發方得出京口閘北及過淮河水又

已驟漲以致牽輓不前凡此數端皆不可不亟爲議處者也况浙西蘇松等處倭寇未靖南北奔突俱於運道有礙關係尤重查得浙江兌改糧六十三萬石計用淺船一千九百餘隻分撥浙江并南京等總衛分領兌蘇州府兌改糧六十九萬七千石松江府兌改糧二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石常州府兌運糧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府兌改糧一十萬二千石計用淺船三千八百九十餘隻分撥中都江北等總衛分領兌通計糧米一百八十餘萬石船五千七百九十餘隻其該兌州縣糧米如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一

陳元三萬六千

浙江海寧海鹽平湖三縣南直隸華亭上海崑山常熟嘉定五縣太倉一州皆切近海濱其腹裏仁和錢塘嘉興秀水嘉善崇德桐鄉吳江長洲吳縣武進無錫江陰十三縣亦有寇盜若拘泥常規不急爲區處恐復厯 聖慮臣等何所逃罪如蒙伏望 皇上勅下戶部詳議轉行總督倉場衙門行令坐糧員外郎通查各總衛所糧船隨到隨收卸出空船咨行工部差官押同各衛所委官星夜回南沿途管河洪閘等官一路催儻駕赴浙江并下江蘇松等府聽候正月領兌開船及嚴行有司務

要舊年徵完漕糧行糧并輕齋席板銀兩等項聽
允奏災減免支運改折銀糧俱要於舊年十二月
以裏奏行如在年外決不准理鎮江至杭州一帶
河道俱要及時挑濬深濶以便糧運再照邊海州
縣糧米准徵折色似亦輕便但恐京通倉庾必須
充實且江南秋收之後聚徵折色一時米價必賤
未免傷農亦乞勅下該部酌量分數定擬本折庶
幾國計民情實爲兩便不惟臣等免於罪愆實以
仰慰 聖明南顧之憂也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初
十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議覆沿
海州縣糧米漕司速會同各該巡撫酌議仍照舊
派徵本色或果事勢不便比照議單有災該免於
附近撥補足數事理酌量各該府州縣起運存留
之數以地方遠近爲差如腹裏者多派兌軍邊海
者多派存留及別項起運錢糧通融徵納要在不
失四百萬石及各該府原額之數蓋漕運糧米原
無虧欠之理仍要於舊年十二月以裏交兌開行
既早自不與寇賊相值而過淮入洪亦不爲河水
所阻軍民兩便固儲萬全而漕規亦不至廢弛矣
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

楊簡全集

卷七

三

楊簡全集

定議江南江北兵糧疏

題爲懇乞 聖明定議江南江北錢糧軍旅以蘇
民困以安地方事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
逢時議照江北四府三州連年饑饉雖蒙 聖恩
蠲賑及令臣等竭力撫綏未見寧輯去歲逆賊師
尚詭竊發今年通州等處倭寇焚劫調遣徐亳邳
宿等處官兵剿捕各給召募安家盤纏銀兩隨途
應付行糧草料皆取給於四府三州庫藏空虛里
甲困敝已自不堪近據廬鳳徐沛蕭陽泗亳等府
州縣節申江南防禦倭寇屢蒙上司明文責令挑
選兵快多寡不等各要量給盤纏差官管領至江
南等處聽候遣用沿途有司支給行糧等因到臣
臣因賊情緊急當即批行依文答應所費錢糧難
以悉數只如無錫之富庶吳甯百倍於沛縣今調
沛人以守無錫又令沛縣出辦安家銀一百二兩
自沛至瓜洲經行北江一千五百餘里所過又皆
出辦行糧江北地方豈堪此等勞費臣曾備咨總
督衙門定示規則要令江南調江北之兵自備錢
糧給與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募去處并經
過有司免其責辦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又據徐州

楊簡全集

卷十一

四

楊簡全集

兵備道呈蒙總督衙門牌仰本道督領精兵一千五百名前到丹陽蘇州等處會合截殺遵依先選徐兵八百名責付徐州左等衛指揮金漢等統領又行徐州動支銀八百兩官每員給銀二兩軍兵每名一兩以爲安家之資經過州縣官每員給廩糧銀一錢軍兵每名行糧銀四分只山陽一縣支給行糧銀三十二兩隨批該道選兵盤纏如擬支給及移咨總督衙門查將前項官兵用過安家盤纏銀兩轉行江南巡撫衙門於蘇州等府收貯聽用官銀內照數解補還庫以後江南調取江北兵快悉照施行去後臣又節查先年浙江江南巡撫等衙門差官前來江北召募驍勇俱係自備銀兩前到所擬地方雇募合用盤纏行糧俱帶領前來給散惟近日調取江北兵快不下三千餘人錢糧一切取辦於江北通計不下銀萬兩夫旣後江北之人復竭江北之財是江北四府三州兼江南之徭賦矣即今鳳淮等處修理 皇陵蓋造高牆建閘濬河摻括已盡不惟有司幹辦不前民間亦甚騷擾此江南江北錢糧所宜議處者也再照倭寇之內華人十居七八類多姦狡知我水陸險易

地里遠近將官強弱軍兵多寡謂蘇松在浙西江北間以故今春先犯蘇松致使浙西叅將盧鏗江北叅將解明道各領兵策應賊遂分投南北登岸搶劫遂至蘇松浙西江北南北千里處處失利蓋賊船外洋乘風惟所向往往頃刻可到我兵策應必由腹裏道路迂遠非浹旬半月必不能至若江北兵赴江南中隔大江卒遇風波又難預料今宜沿海地方各有守兵各有援兵守兵駐劄保障賊至出戰援兵酌量賊情審度地勢分布四五枝如北邊遊擊事例遇有緊急往來策應庶保無虞據臣撫屬自海門以至海州不啻千有餘里萬一海州鹽城有警通泰叅將梅希孔亦必不能舍通州而赴急况敢越江而赴江南乎又如鳳陽泗州陵寢高牆所在關係尤重通州被圍之時鳳泗雖有一留守司十衛所官軍又蒙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臣並不曾敢調動一人一馬蓋事體有輕重自不敢顧彼而失此也徐州雖有勁兵千餘亦緣彼處自古號爲強悍必須兵力彈壓以此通州被圍之時臣不得已調取徐兵六百名一戰勝賊即時發回誠恐山東河南交界

處盜賊生發須兵堵絕一則近護運河一則遙以高墻故也夫善守者必逸已而勞人善戰者必及內而攘外今連年防倭南京浙江江南等處調募江北兵勇先後不啻五千餘人是防倭而不顧鳳泗徐邳恐亦非長策萬一事出不測臣何所逃罪此江南江北軍旅所宜議處者也臣本菲材當此多事日夕憂惶豈敢偏執已見自分彼此竊念倭寇焚劫之禍顯而易見閭閻窮苦之變隱而難知小民至愚而神即使役其力用其財均平齊一彼亦無憾若行以一切之法少壯者既令其奔走

端緒文集

卷十一

七

三十八

得調動鳳泗徐邳亦宜仍留官兵防守不得專意防倭而不慮及陵寢運道高墻及鄰境盜賊如此庶民財不致偏累事體不致偏重外患可平而內憂可弭矣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議覆今撫按官奏稱既役江北之人不當復竭江北之財而鳳淮等處皇陵運道高墻閘河諸所修建民力不堪要以後調兵自備錢糧不必取辦江北其已用過免其補還固欲分於彼此者至於先年浙江江南巡撫等衙門差官江北召募驍勇俱係自備銀兩為盤纏行糧之用而今年四月內南京兵部差官江北募兵其安家盤纏行糧亦係帶來給散其所援引亦自有因且稱江南江北錢糧所宜議處但軍需重務關係各地方民隱而一時錢糧又有盈虛不等輕重少偏便有利害本部遽難遙度必須行令會處事體歸一庶可經久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督軍務南京兵部尚書張 巡撫鳳陽都御史鄭并巡撫應天都御史周 會同酌議要見先年事規江南募兵調兵是否自備銀兩盤纏行糧料草沿途應用有無派及江北以後召募兵快應否悉

端緒文集

卷十一

八

三十五

照規則遵行其或事勢有緩急庫貯有盈虛又當從長酌議要見何項可以支給何地可以分派一從長計處停當軍民兩便可久可繼者爲定則轉行兵備官糧等道遵行不必各持私議互分彼此動輒內干帑藏以致國計空虛邊餉缺乏無可爲力徑自具奏施行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本部尚書方 等具題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兵部題覆准戶部咨看得戶部咨稱該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題稱倭寇今春先犯蘇松致使浙西江北各叅將領兵策應賊遂分劫以致處處失利蓋賊船乘風向往頃刻可到我兵策應路遠非浹旬半月必不能至今宜沿海地方各有守兵援兵分布四五枝遇急策應庶保無虞及稱鳳陽泗州陵寢高牆所在關係尤重徐州雖有勁兵千餘彼處强悍誠恐各省盜賊生發須兵彈壓堵絕今連年防倭南京浙江江南等處調募江北兵勇不啻五千餘人是防倭而不顧鳳泗徐邳恐非長策乞要從長計處調取江北官兵赴江南者不得過二千員名原係守兵屯駐信地者亦不得調動鳳泗徐邳亦宜仍留官兵

防守各一節爲照本官所陳不爲無見舍已芸人顧彼失此均爲未便相應酌議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軍務尚書張 酌量江南江北賊勢緩急調動兵馬務在兩不相失事圖萬全等因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太子少傅本部尚書聶 等具題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預處來年漕運疏

題爲懇乞 聖明預處來年漕運事臣於六月初十日會題爲預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事止因今年春末夏初海寇猖獗預爲明年兌運之計尚未知地方災傷也及至八月初一日臣又題爲疊遭異常水旱蝗災乞寬秋糧以救民生事亦止因江北四府三州秋糧難徵請乞蠲減之計尚未知即今海寇猶未斂戢也及照浙江杭嘉二府直隸蘇松常鎮四府皆財賦重地嘉靖二十三年旣因賊寇夏麥未得全收秋苗未得全種幸而稍有得種

端簡齋集

卷十一

十一

三十九

者又罹旱魃屢經賊寇秋禾未得登場夏麥未得入土兩年三熟收成失望富厚之家已難支持貧細之民盡皆逃徙重以疫屍餓殍轉於溝壑征兵饋餉急於星火不惟三十三年秋糧徵收艱難抑恐三十四年糧運道路梗阻近又聞得糧船已到張家灣者因通惠閘座水衝坍塌京倉輸納尚爾留滯不過旬朔風氣向寒未得開幫必至守凍况運軍連年舊欠新欠剗肉補瘡月糧行糧張順待哺今復艤舟久候不無蠶食正糧掛籌揭債勢所不免萬一海寇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縱橫則

耕稼方興必貽田畯之憂舟車所至復有萑蒲之警年復一年何時休息田賦日縮軍旅日煩民力日疲國計日乏矣如蒙乞勅該部從長議處將江南江北災傷被寇地方秋糧早定徵蠲減折及支運等第馬上差人齎文付各該巡撫官作急坐派各司府州縣徵收聽運仍將三十三年運到漕糧或儘上通州倉廩或預放官軍俸糧或隨宜分囤德州天津二倉其脚價完貼免曬墊倉等項悉聽該部處分務令糧船凍前入閘南行疾速修驗以濟新運不惟臣得免瘵官誤事之罪其於京儲邊

端簡齋集

卷十一

十一

三十九

餉保民禦寇均爲有補臣竊念國家建都北平乃朝廷親爲守邊鎮撫華夏漕運糧米蓋不獨上供九重下給百官六軍萬姓之用寔足食足兵安內攘外社稷大計臣待罪漕司所宜心思力行不俟督責勉圖報稱於萬一但臣體質孱弱材識短淺徒抱先事之虞曾無應務之略而所轄各該司府州縣等官隔離甚遠約束難行不得不吐瀝血誠於 君父之前也伏惟 皇上敬天愛民勤勞萬幾臣不敢備錄前後奏覆文移繁猥塵瀆謹述緊關略節情詞仰祈 聖覽昔神堯大舜之際寔干

古極盛大治之朝尤且君臣上下都俞吁咈每以
蠻夷猾夏四海困窮爲慮臣叨冒職掌豈敢因循
隱諱伏望 聖慈寬臣狂妄之誅俯賜采擇早爲
經理天下幸甚臣不勝幸甚嘉靖三十三年九月
十二日進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議覆
恭候 命下通行總督侍郎盧 及巡倉御史通
州坐糧員外郎漕運總兵叅將等官查照節題事
理一面速行起囤一面分運京通二倉務使空船
早回不致凍阻以濟來年運事仍咨漕運及各該
巡撫都御史會同將各司府州縣三十四年應運
三十三三年秋糧速爲分派俱要全徵本色設法照
例運至水次倉以需交兌縱係災傷被寇州縣止
許於存留及別項起運錢糧內蠲減不許一槩免
折以虧大計或鄰近地方有收查照議單撥補足
數日後有收照數徵還或照先題事理邊海者多
派存留少派起運腹裏者多派兌軍少派存留庶
計豐耗以定賦不失通融之法臣等亦得因羸縮
以制用可免詘乏之憂矣仍備行督撫衙門臨期
多方防護催促完兌星馳前進共圖萬全但今倭
患未寧事勢難料而蘇松杭嘉四府原額漕糧一

端簡鄭文集

卷十一

七

三頁十六夏云

百三十三萬九千九百五十石誠恐冬春之交各
總運船一時驟集交兌數多動經旬月一有驚擾
便致阻誤惟復於內量改折三分之一以速交兌
其折銀照例每石正兌七錢改兌六錢聽各該巡
撫酌今徵納之時派於被害極甚及有礙兌糧州
縣照數完報以補漕糧之不及至於倭寇久據地
方無種無收人戶一時辦納不前巡撫官會同漕
司勘報明實另議具奏聽臣等酌量暫且停徵以
蘇民困候賊平年豐照數帶徵折色一面將前扣
留銀十萬兩糴買糧米湊運補數其災傷地方不
許一槩改折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十
月二十四日本部尚書方 等具題本月二十六
日奉 聖旨是欽此

端簡鄭文集

卷十一

七

三頁四十二夏云

饋運糧儲疏

題爲饋運糧儲事據江北等總把總運糧指揮僉事蔣環等各呈將催饋過所屬衛所兌完糧運接續過淮緣由到臣又據浙東等總把總運糧指揮同知詹懷世等呈稱所屬衛所派兌浙江糧米除先兌完開行過淮外其餘有兌完糧米因被倭寇猖獗盤據地方節奉監兌等衙門明文着令官軍將船駕赴僻靜湖港迴避以防疎虞不敢開行及有尚未開兌者警報日聞未得寧息等情各呈前來據此案照嘉靖三十四年分漕運糧斛四百萬石已經會派浙江等布政司并應天直隸蘇松等府州依期徵收及行浙東等十三把總官分撥官軍駕船領兌去後今據前因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南京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萬查得今歲漕運糧斛四百萬石內新舊事例折銀糧七十三萬四千五百一十七石三斗三升九合蘇松二府被倭久據停兌糧六十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七合存留軍餉糧九萬二千二百石實運本色糧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三百一十五石九斗九升四合內除山東河南二省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一

十五

場

嘉靖三十四年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一

十六

場

嘉靖三十四年

糧五十七萬五千六百石就彼起運外實該過淮糧一百九十七萬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九斗九升四合自本年三月二十六日起至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止該臣等陸續督催過湖廣江西浙江應天直隸等司府州糧一百六十七萬八千五百四十三石六升俱已過淮前進其浙江杭嘉湖三府因避倭寇未曾過淮并候題請未兌糧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七十二石九斗三升四合欲候盡催過淮方行奏報但今前寇未靜難以預期不無遲誤除嚴併司府及各領運官員將未兌糧米上緊兌完候官員勦滅前寇地方稍寧與已完避泊船隻星夜兼程前進過淮畢日另行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進奉
聖旨

久任理刑疏

題爲乞久任理刑以肅漕政事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 議照永樂初年漕司設有刑部主事駐劄淮安問理刑名先年題差定限三年經行事務悉得次第完銷近年差委多係年深主事往往陞轉即便回部又不待交代雖委府佐暫署類多因循案牘前件百無十完漕司所轄南北直隸并浙江等五省二留守六都司一百三十一衛所隔越數千里每年開兌遲延秋糧缺少過淮違限交糧掛籌以及船廠軍辦料銀糧餉鄭金集卷十一

等項應該問罪人犯不下數千起惟江南官軍重運過淮然後歸結若淮北山東遮洋二總并於文移尚不回報江南所歸結者亦不過公罪納贖而已其他奏告等項事干待對者俱稱錢糧經手例難拘留比及糧完潛行過淮至於退運官軍雖經行提百無一至近如鎮江衛指揮程世勲打死見運軍士侵欺在運錢糧貪酷百端被軍告發批行該司差人守提聚衆毆打公差不肯赴理比臣移咨江南巡撫轉提亦竟不到不獨軍衛爲然各該有司相習玩縱其於漕政雖歲有議單一切視爲

漕餉鄭金集卷十一

七

三百七十五

故紙如鎮江河道江南各府開兌直至四月挑河講兌彼時倭寇已登岸矣各該有司公然放肆明言漕司移文住俸徒爲故事即有一二參究亦復科派糧販反以爲利諸如此類難以歷舉又有甚者近日廬州衛指揮田疇同伊弟并軍人在於蘇州府水次取討掛欠被彼處棍徒結幫尋害假稱盤詰疑是倭賊妄拏拷打登時致死數命彼處官司通不申報蓋自設漕司以來未嘗有此異事及照淺船料銀漕司急用錢糧今查各總造船軍三民七并修船料價每歲所用不啻十萬餘兩各處衛所有司有額辦之數又有扣抵之糧若使依期徵解豈至缺少運船近年各該人員拖欠者既不嚴限拘追徵完者又多侵收冒破以故造船缺用修船無銀總廠賒賠漕司處借積習至今廢弛甚矣及今若不改圖恐數年之後漕務大壞合無查照先年事例再加嚴密漕司理刑主事務要三年爲滿部銜陞轉仍留管事春夏糧運盛行在淮查問見運人犯比併贖贖秋冬運船過淮行令巡歷各處嚴督軍衛有司掌印管運收料官員查催拖欠船銀就行問理減存退運人犯并各該違誤漕

漕餉鄭金集卷十一

六

三百九十八

務有司官員再照各處地里遙遠一歲難周要須
一年南京上江下江浙五總一年江西湖廣二
總一年江北留守司三總山東遮洋二總挨次巡
歷清理完銷如蒙乞勅該部再加詳議今後理刑
主事定滿三年三年滿日呈部差官交代方許回
部臣復查各省監兌主事每歲選差五員各領勅
書分投水次監兌糧斛所據理刑主事既限三年
徧歷各省相應比照監兌事例請給勅書一道令
本官欽遵行事庶幾官有定守事有專責各該軍
衛有司自知奉法不敢違慢規避其於漕政不爲
小補其打死指揮田疇一節乞勅法司議行江南
巡撫衙門嚴提究問儆戒將來若只照常發落不
惟漕政難行其於國家綱紀關係不小嘉靖三十
三年六月初十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

增補鄭公案

卷十一

十九

三百七十一

議處驛傳疏

題爲議處驛傳以革宿弊事臣會同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李逢時莫如士議照撫屬沿河驛遞南自
儀真北至沛縣共計二十七處除儀真至淮安一
帶尚能應付惟清口至泗亭各該驛遞雖因地方
災傷錢糧短少亦由積年光棍聚集兇徒把持官
吏遇有一應公差人員到來關閉衙門團聚曠野
執持鎗棍堆積執石不接關文不行應付使客耽
閣稍有較論即便趕打甚至傷人壞船待其去後
抄謄前路關文黏投卷簿填入循環按季銷算官
銀發到冒破侵用臣到任以來雖經訪拏究治奈
何積襲相沿一時未能盡革若不早爲議處姦弊
日滋錢糧糜費賔旅落寞甚至聚衆百餘酗酒行
兇恐成他變臣叅訪衆論皆謂各地方光棍因無
州縣管轄驛遞官吏受其利餌不能鈐束以致狼
狽如此如蒙乞勅兵部再加詳議合無就將各該
驛遞官吏印信移入附近州縣應付庶幾宿弊可
以漸消棍徒因而解散如清口驛屬之清河縣桃
源古城二驛屬之桃源縣鍾吾驛屬之宿遷縣直
河下邳新安三驛屬之邳州房村彭城夾溝三驛

增補鄭公案

卷十一

二十

三百七十二

屬之徐州泗亭驛屬之沛縣各通亦照依驛分附屬其官吏俱在附近州縣聽候抄關應付廩糧過關夫船等項雖有兩驛併在一州縣去處應付廩糧通關仍照驛分計程算給其人夫替換仍止到原驛處所即回不與州縣夫役一同更替或就量減夫力使客亦自樂從如此庶幾置郵不至虛設錢糧不至侵漁公差員役不至稽遲矣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二日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議覆爲照前項驛通相離州縣寫遠以故積年棍徒立黨聚羣敢於爲姦不惟阻滯賓旅抑且糜費錢糧其害已非一日莫能誰何本官題請前因蓋救弊通變勢不容已相應依擬合候、命下本部咨行巡撫衙門照依原議行令清口桃源古城鍾吾直河下邳新安房村彭城夾溝泗亭各驛及各通運所各該官吏隨帶印信移入附近清河桃源宿遷邳徐沛各州縣聽候公差人員往來到彼抄關應付廩糧過關夫船等項其兩驛併在一州縣者應付廩糧過關仍照驛分計程算給人夫替換仍止到原驛處所即回不與州縣夫役一同更替各驛通即屬所移州縣統轄凡應付往來事

宜及支銷錢糧數目俱聽州縣掌印官立法處置稽考仍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一體查照施行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

挑濬河道疏

臣爲挑濬河道以濟新運事照得淮安地方自夏徂秋黃河水發渾流灌入裏河水去沙存致將新莊開迤南一帶河道率多淤淺恐妨新運劄行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包應麟踏勘去後續據本官督據淮安府管河通判党淳勘得西門外起至新莊開河口止量長六千八百七十七丈照依上年規則俱以下深八尺其龐家灣尤深九尺折算共該三百六十八工共夫五萬一千五百二十名四次翻工每次該夫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名并官老廩糧工食共銀一萬三千一十七兩四次通共銀五萬二千六十八石其人夫衆多議照嘉靖十六年挑河事例起派本府牙行并四府三州人夫赴淮攢挑等因到臣看得議呈相應准擬但今錢糧缺乏夫力艱難姑先將近口淤淺太甚者赴今挑濬夫用淮人如上年例餘再量減議報批行該府續據回申爲照運期限迫工程甚大在庫堪動官銀止有三萬五百八十餘兩而三里溝開又見在興工錢糧無從措置各府州寫遠又值災傷疫病人夫未必能濟必須相時處分庶幾事機不失查得

續鄭公集

卷十一

三

三

今春亦因運事急迫自馬家背起至新莊開四次

節挑深濶丈尺權宜略減亦已濟運似應悉照此規再加深濬重運無阻而錢糧人夫減半矣又行通融磨算各深長不等俱挑口開濶十丈底濶七丈折作二百五十二工每工人夫一百名共夫二萬五千二百名仍作四次翻工以舒民力先自新莊開起至福興開止一次計該六十三工共夫六千三百名計二十五日完工每名日給銀四分共銀六千三百兩每工老人一名共老人六十三名行山陽縣選差殷實得過之人其積年棍徒幹充

續鄭公集

卷十一

三

三

盡行革除每名日給銀三分共銀四十七兩二錢五分每三工用管工官一員行淮大二衛於千百戶選取每十二工用督工官一員於本府所屬有司內取用并築壩車水雜差官二員共二十八員每員日給廩食銀六分其前項夫銀必須選委廉幹有司官一員預先赴府領銀鑒鑒包封每五日一次沿工唱散但逃一日即扣在官事完造冊繳報本員每日廩食銀六分共銀一兩五錢通共銀四十三兩五錢總理官二員照依先議定委文職通判党淳武職把總潘準每員日用廩給銀一錢

共銀五兩計一次通共銀一千三百九十五兩七錢五分第以福興閘下至清江浦月河口止爲二次明年正月初旬再行二次翻挑四次總共銀二萬五千五百八十三兩合於本府庫貯修濟黃河等銀三萬五百八十二兩四錢內照數動支再照人夫合行山陽縣掌印官速將牙行清審編單至於衛縣里伍人夫亦應量起山陽縣攢夫一千六百名大河衛八百名淮安衛六百名共夫三千名俱縣衛掌印官選取壯丁不許將老幼搪塞餘用前項行夫補足等因到臣據此會同提督漕運鎮

增補文集

卷十一

十五
李永三百九十五

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 議照新莊閘一帶河道乃漕運要路近年節被黃河泛漲年復一年隨淤隨濬隨濬隨淤勞民費財更無休息查得去冬今春挑濬馬家嘴等四處工程計用銀一萬二千五百六十餘兩况今歲黃水較昔特甚灌入裏河直至黃舖一百餘里水勢稍緩沙泥停積舊工徒費新役復興即今回空糧船不能陸地行舟率皆車壩年久舊船破損益多所據應挑工程既經管河郎中勘報該府覆勘前來相應依擬欲候奏請至日興工但事在緊急新運期迫勢不容緩

除行該府作速起倩人夫擇日興工及行管河郎中包應麟往來督理勒限完報以濟新運候事完之日將挑過河工用過錢糧各數目造冊奏繳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進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

增補文集

卷十一

十六
王六

建三里溝開疏

題爲運河淤塞乞賜亟處以通糧運事查嘉靖三十年八月內准工部咨該前任漕運都御史應題前事內開清河口爲因黃河泛濫淤阻重運不得通行議於三里溝開河以便糧運擬於適中之地建置閘座以時啓閉等因本部議擬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已經劄行淮安府動支原議官銀採辦石塊木料造閘去後節因水勢占漫未得舉行該臣接管先於三月初八日親詣看得前項三里溝開河建閘寔與新莊閘一帶河道利害相因切緣新莊閘口正當徐沛黃河下流連年河水泛漲灌入裏河河水稍平淤沙頓積以致年復一年隨淤隨濬隨濬隨淤勞民費財不得休息若三里溝開河建閘上接泗水清流下避黃河渾水新莊閘便可隨宜啓閉縱有泛漲之時必無淤沙之患可節民力可省官銀爲利甚大此寔前任都御史應留心漕務相度地勢水勢特建此議委於運道有補既經該部覆議仰荷 聖明俯賜施行地方幸甚但合用石塊產於徐州尚多未完臣一面委該州判官高瀛等催督各匠晝夜採取運至河邊

續纂卷十一

卷十一

三

三

一面委淮安府知事吳寬齋領官銀前去該州公同掌印官雇覓民船裝運工所交卸去後隨行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包應麟復勘相同臣於九月十一日督同通判党淳等又詣三里溝再三詳議牌行淮安府看得南河包郎中原同党通判等定擬建立頭閘二閘俱各相應無容別議但昔人嘗謂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所據建閘築隄亦應並議即今二閘至頭閘泗濱一帶地勢卑窪恐河淮汶泗諸水或時漲泛向東奔潰既建閘以引清流必須築隄以遏渾水即今未開河身三十七工之土足勾築隄成閘固委於運道有益不必年年挑河勞費財力然兩閘臺基宜高峻以壯地勢鴈翅宜廣濶以逆水勢斯爲可久之計其東南七里等湖尤恐水滂漶漫流入三里溝新河亦爲可慮似應東邊亦築一隄然一時并工不惟人力不前抑且取土有限或候閘完通運相度緩急次第舉行亦未爲晚等因并行通判党淳督理及咨總理河道衙門并行撫屬各府州選取作頭石匠陸續前來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 議照前項閘座合用物料接續運到相

續纂卷十一

卷十一

三

三

應舉行擇於十月二十八日祭告興工及行管河
郎中包應麟總理勒限完報除候事完之日將造
過閘座用過錢糧數目造冊奏繳嘉靖三十三年
十一月十六日進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

參軍官索詐白糧船疏

題爲河道事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張景賢
呈該蒙臣批狀問得犯人張愷招係直隸儀真衛
中所運軍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本衛蒙戶
部僭運韓主事准監兌冀主事手本取官催償白
糧船隻本衛將散拘在官本所副千戶王道呈送
韓主事處蒙差前往常州等處催償太倉等五州
縣淺阻船隻王道只合照依牌限前進爲當因見
韓主事駐劄寫遠就不合不行前進差愷與在官
運軍魏現拘喚在官關夫魏琪等前來分付如遇

白糧船到開具手本投報本月十五等日崑山縣
糧長嚴虞等嘉定縣金封等太倉州徐龔等華亭
縣衛佑等各運糧船到開魏琪等將船數開遍王
道差愷與魏琪行拘愷等各不合索得嚴虞等銀
一兩六錢均分入已方帶見官比王道要得乘機
索財又不合妄稱嚴虞等遲誤糧運將各拶打責
令取供嚴虞等畏懼刑責只得各湊銀布不等嚴
虞等三十二兩金封等一十七兩三錢徐龔等一
十九兩二錢衛佑等二兩央在官書手周室胡希
伍各亦不合引領送與王道接受伊又不合假以

問罪爲由科罰紙贖銀嚴屢等一十兩八錢五分
金封等一十二兩四錢徐龔等九兩五錢五分衛
佑等一十兩四錢俱入已續蒙漕運鄭都御史訪
得委官索騙白糧船隻銀錢給發告示仰儀真縣
張掛禁約後有上海縣糧船到關王道因見告示
隨即放行訖本月十三日蒙龔主事查得王道承
委催償不務清慎罰遭寇窮困之糧長違駕運免
鞠之嚴例止當責催速過豈得逗遛任情耽誤國
儲例應叅問爲此牌仰本衛即將本官嚴行戒諭
行令痛革初心以圖後效具戒飭過緣由申呈撫
按衙門知會後嚴屢等因被王道與愷等拶打索
詐不甘將情各另狀赴鄭都御史處告准省令各
告部糧去訖又該南京工部管開程主事蒙鄭都
御史行令密拘開夫胡奉等到官審得前項索財
情真備由叅呈回報併將嚴屢等告詞黏連批仰
海防兵備道問報本道將愷等與王道行拘到官
再三研審前情明白問擬張愷等各應得罪名照
出千戶王道有罪叅呈到臣除將犯人張愷等批
行發落外爲照今年漕運船隻已於六月內過淮
盡絕至八月內王道方承委催償不過白糧船隻

又經臣先期差委山陽縣縣丞劉鮮渡江督催已
到儀真各糧運頭先經倭寇焚劫又遭非常旱災
運至糧米皆農夫之骨髓舟人之汗血王道乃敢
淫刑黷貨法外指索通計贓銀至一百一十三兩
七錢情罪可惡叅照直隸儀真衛中千戶所副千
戶王道叨承武廕忝竊部委輒肆兇惡多收棍徒
分投撲捉非法拶打逼索銀錢強取罪贖數逾百
金羈留旬日紊亂漕規稽誤糧運律合有罪嘉靖
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進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

肆奏災傷折徵秋糧疏

題爲肆奏地方連年十分災傷懇乞天恩憐准折徵秋糧以安人心以消內患事據直隸淮安府知府蔡揚金申該臣劄付准戶部咨前事備仰本府即便嚴行所屬州縣將嘉靖三十四年免運三十三年秋糧免改米石上緊徵收本色依限交兌起運等因奉此查得本府嘉靖三十三年秋糧原額正兌米二萬五千石改兌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先因所屬州縣地方災傷重大秋米失收已將被災緣由申請蒙巡撫衙門議將正兌糧米改折

端簡齋文集

卷十一

三

三

價銀改兌糧米改撥支運題請照例減折以蘇民困又節據合屬人民環泣哀訴皆曰三年之內非水即旱民多逃竄節蒙減折尚難完辦欲乞蠲免等情隨該本府備將國計空虛并本院題請減折之意布諭災民庶各安心田里今奉部咨照舊全徵本色不獨例限愆期而災困殘民將何措辦查得漕運議單內一改兌糧米儻有災傷等項停免聽各該巡撫官如蘇州府有災該免則於附近松江常州等府撥補足數安慶府有災該免則於附近寧國太平等府撥補足數其餘府分有災俱照

此例奏補候災傷府分有收仍照撥補之數徵還等因但所屬州縣連年無一處不被水旱無一民不窮到骨委的災傷極重十分不堪又且挑漕運河異常負累廬鳳等處雖稱災傷未有如淮安之甚雖稱民貧亦未有如淮安之貧且苦者况各府漕糧數亦不多今查本府除正兌截留米石勢不容免不敢稟議外所據以兌本色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亦係該徵聽兌之數府屬殘民朝夕翹望減折一聞徵兌本色老幼驚惶若不再爲申請不無徵收不前抑恐激生他變合無請乞早爲計處庶災疲殘民少存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據此案照先爲疊遭異常水旱蝗災乞寬秋糧以救民生事該臣題開撫屬地方今歲秋災重大議將各府州縣兌運糧米折徵銀兩改兌糧米改撥支運緣由具題該戶部議得漕運糧米原係額不可缺之數合查照議單本府有災於附近有收府分無災州縣通融派補如各處俱災或撥補不盡即星夜具奏以憑覆議等因備咨前來行據徐賴二道及各府州從公勘議定派但各府州縣委供災傷無從撥補又該臣酌量各屬額糧多寡被災輕重

端簡齋文集

卷十一

三

三

議將淮安府兌運米二萬五千石俱徵本色內截留軍餉米一萬七千八百石起運米七千二百在改兌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內撥支運一萬二千石折銀六萬七千一百五十石揚州府正兌米六萬石內截留軍餉本色米二萬石改撥支運七千二百四十三石六斗二升仍徵起運本色三萬二千七百五十六石三斗八升改兌米三萬七千石內撥支運二千七百五十六石三斗八升折銀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石六斗二升鳳陽府正兌米三萬石俱起運本色改兌米三萬三百石內撥支運一萬石折銀二萬三百石廬州府正兌米一萬石內起運本色五千石折銀五千石徐州正兌米三萬石俱起運本色改兌米一萬八千石內撥支運八千石折銀一萬石開坐具題該戶部議擬將揚州府通州海門如皋三州縣被倭擾害地方人戶查照近題蘇松事例量准漕糧改折三分之二其餘州縣并廬鳳淮徐四府州漕糧仍照先奉欽依事理查照均派所屬災輕及無災州縣里分人戶趁時交兌施行等因覆奉欽依備咨到臣隨即通行各屬欽遵坐派徵兌起運去後今又據申

續纂

卷十一

五

三十九

前因竊念臣叨任漕撫亦知邊方多事太倉積貯不多敢不竭盡心力冀圖全運以充裕京儲然時勢實有必不得已者不敢不長慮遠顧以貽意外之憂也查得撫屬漕糧揚州府已蒙改折通州等三州縣兌改糧米三分之一其餘并廬鳳二府糧不甚多或可勉強催科設法撥補起運俱照舊行令徵兌本色外惟淮安一府屬果如部議節奏蠲減支運改折無歲無之即今小民填街塞巷環遶號泣者正爲此也蓋饑饉更迭尤可百計支撐惟水旱頻仍遂至十分憔悴又如徐州止一州四縣水淹沙壅地瘠民貧原額漕糧多至四萬八千石比之廬州一府反多四倍即今交春青黃不接壯者率多應募江南剿倭苟圖活口其餘并老弱者張願待哺救死不暇切緣淮徐地方自正德年間流賊殘破之後生理未復舊額戶口逃亡大半新增徭賦加至倍差儘今日半州半縣之民辦往年一州一縣之事以故去者不復歸留者又復去田野荒蕪市井零落此南北通達人所共見臣待罪於茲日夕憂懼若再加以追併稅糧縱使嚴刑峻法粉骨碎身官徒加以罪譴民竟迫之死亡終莫

續纂

卷十一

五

三十九

能完况民爲邦本豈敢只顧今年不思來歲萬一民窮盜起卒至用兵公私之費忍又不止於折徵而已該府所申目擊民艱誠非得已再照臨德二倉所積空虛不敢望撥支運兌運糧米亦不敢槩乞減折臣反覆思惟計無所出惟有量折改兌可以上完國計下恤民情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淮徐無處不被災傷無歲不被災傷百萬生靈正在南北咽喉之地特勅戶部再加從長計處合無將淮安府改兌糧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徐州改兌糧一萬八千石各量准改折一半每石連席耗折銀六錢通計二府州不過五萬之數兼放月糧亦不虧損漕糧原額其餘一半併同正兌仍徵本色起運如此庶錢糧易完民困少蘇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八日進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議照都御史鄭 恤念民艱奏詞懇切相應酌處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漕運都御史鄭 將淮安府改兌糧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徐州改兌糧一萬八千石各以十分爲率三分改折色每石徵銀六錢其七分仍徵本色交兌各該運官領兌折色銀兩照例煎銷成錠差官解部聽放官軍月糧庶

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國計民瘼兩有攸賴此外不得再行覬覦以稽糧運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尚書方 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異常水雹疏

題爲異常水雹事據直隸鳳陽府申據本府陰陽學申據直日陰陽生李達呈稱本年五月初七日未時自西北長淮衛鳳陽縣雷震而來狂風驟起水雹立至小者如核桃大者如雞卵落積平地約有尺許東西僅有二十餘里南北相距四十餘里民間樹木田禾房屋牌坊等件盡行打傷至本日申時初刻往正南解散去訖等因到府隨差快手祝剛等四名分投前去各該被災地方逐一覆查是實理合申報施行等因到臣又據中都留守司端簡鄭公奏集

卷十一

无

楊州 三月四

聖旨禮部知道

停建江閘疏

題爲備運糧儲事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包應麟呈該臣劄付前事備行本職督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前去瓜洲從長勘議建閘築城有無妨礙人力工料可得併辦若果一時難以並舉明白回報以憑具奏施行等因奉此依奉督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親詣瓜洲鎮花園港一帶看得自江口至詹家橋見有長溝一道潮水通灌迤北至時家洲約長三里許原是平地加以濬治之力即可成河潮平之時內河水勢較之外江僅高二尺若依原議處所比照儀真清江建爲四閘隨潮啓閉通舟往來誠爲漕運無窮之利切照瓜洲一鎮係是長江要區河防關係匪輕連年倭奴爲亂江洋震動爲運道計者常懷意外之虞先經本院建議築城本爲護守十壩而設今議開閘乃在城守之外恐於慎重河防初意不同今版築方興復又建閘二役並作一時財力恐亦不繼合候城工告成之日議聚廓清之時另行計度時宜酌量工力然後決策爲之庶於事體穩便漕政有裨等因回報到臣又據直隸揚州府申准知府吳桂芳關稱勘議相

卷十一

宇

楊州 三月十七

同據此案照先准戶部咨該漕運衙門會題條陳
一款議江閘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前件看得建置
花園港閘既係古昔閘座且有利漕運相應依擬
閘成通舟之日漕司移咨吏部銓選閘官一員撥
閘吏一名禮部鑄條記一顆以司啓閉其餘事體
俱照所議行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
勘議建造去後臣於四月十七日前赴瓜洲同漕
運叅將黃印管河郎中包應麟揚州府知府吳桂
芳該鎮同知唐鉞江都縣知縣周思久運糧把總
姚湮蔣環前到花園港相看得本港一帶與儀真
諸閘瓜洲諸壩水勢雖有不同地勢原不甚異若
如初議開建閘座放舟通行停止車盤委的錢糧
不致破費船隻不致損壞實於漕運大有利益但
查建議造閘係在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具
題而築城之請乃在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
是建白造閘於未議築城之前也臣會同提督漕
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南京中軍都督府署都
督僉事萬 議照瓜洲築城雖爲保障地方實惟
防護運道城工見有次第十壩已在城中蓋一鎮
居民既環繞十壩而兩岸高壩又包絡萬家其於

運道可保無虞今若建閘復去城西四里是築城
本以護壩而建閘却又離城舍重門擊柝之防而
爲即鹿無虞之計相馳背矣故瓜城未築必須建
閘既築瓜城還須車壩大抵皆爲運道非敢二三
其說也况今揚州一府迭遭倭寇伏蒙 聖恩軫
念生靈連築四城財力有限前項閘座似應停止
俟城工完備海徵寧謐因時度勢再議興建亦未
爲晚如蒙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定奪嘉靖三
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進奉
聖旨是

剿逐倭寇查勘功罪疏

題爲剿逐倭寇查勘功罪事據直隸揚州府申准通判史朝賓推官劉起蒙牒爲清查倭寇流劫地方事該臣割付仰各職親詣通州海門如皋等州縣東臺掘港等鹽場挨查倭寇的於何月日時入境始自何處地方登岸流劫彼處原設守備倭官軍及該管有司巡捕巡江巡司官兵人等因何不行併力堵截致令猖獗爲害備查各官兵職役員名分別情罪輕重仍公同各該掌印官查勘要見某日經過某處某日攻圍某處殺傷軍民竄戶

端簡齋集

卷十一

聖

楊

親

治

若干燒燬官民房屋若干陣亡陣傷官兵若干從實查報并陸續報到首級分別劇從真僞有無妄殺冒功等情以憑具奏等因又該臣批據揚州衛申爲稽查沿海備倭官軍事仰劉推官查照施行蒙此卷查節蒙巡按李御史巡鹽莫御史巡江汪御史牌案俱爲前事備仰掌印官會同史通判劉推官查勘備牒到職會同親詣通州并海門如皋二縣及東臺掘港等場鹽課司逐一查勘得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倭船一隻約有七十餘賊自江南來至掘港場長沙直墩南州沙泥港口登岸至二

十三日又有倭船二隻百十餘賊自南坎登岸比有分守通泰泰將解明道先於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帶領親兵水手一千餘員名擅離地方前往江南蘇松等處策應截殺未回及有提督掘港備倭揚州衛指揮同知張明化亦一向在家偷安不行赴營備禦本場東西營備倭揚州衛千戶劉夢魚桑一陽泰州所百戶吳承恩并該場巡檢司巡檢王濟因失烽堠致賊登岸俱各退避場西駐劄以致前賊搶入營內歇住六日放火盡將在營文卷及該場官民軍竈房屋四百二十四家俱各燒燬

端簡齋集

卷十一

聖

楊

親

治

殺死軍民竄戶男婦黃勝等三十名口本月二十四日呂四場又有倭船三隻到於本場泰團二十五日又有倭船三隻到於江家便場本日二更時分又到倭船二隻各賊約有八百餘人俱登岸從呂四場餘東場餘中場餘西場及張港巡檢司地方放火燒燬民竈房屋一千四百餘家所過傷殘有提督大河口備倭儀真衛指揮劉時學見得賊勢猖獗因奉解泰將明文查叅不堪備倭乘機離營回衛續委提督官通州所千戶顧萬元伊亦不行赴營防禦大河口廖角背備倭通州所千戶常

朝係稍營備倭千戶侯彪張港巡檢司巡檢王世臣吳陔巡檢司巡檢李憲名亦不行拒敵本月二十六日前賊內五十餘人搶入金沙場鹽課司屯住燒燬民房屋二百二十餘家殺死竈丁男婦陳淮等四十三名口本月二十七日呂四場地方毛葵等在於該場與賊交戰斬獲首級三顆二十八日金沙場倭賊突入海門縣北一里地方該縣知縣翟次喬督令家丁翟豫等吏葉懋等民兵馬勳等與賊交戰斬獲首級六顆奪獲倭刀等物敗退賊往西亭場燒燬竈丁房屋四十餘家殺死竈丁潘完等二名掘港前賊一起二百餘人到於豐利馬塘二場殺死竈民張朋蔡才等男婦三十七名口燒燬房屋四百九十五家本日戌時解參將方從江南聞報回還通州駐劄領去親兵水手因聞倭寇四散劫掠盡行逃散止餘兵壯三百餘人帶入州城以致兵力寡弱倉皇失措未曾出軍截殺本月二十九日飛報到巡撫衙門嚴行儀真守備張壽松統兵前往通州截殺本日莫御史牌委張壽松標江衙門牌委楊州府捕盜同知朱袁各統領民兵四百餘名并帶揚州衛千戶方矩馬德

百戶陳道等前往通州如臯等處追剿本日東臺場亦有倭賊一船六七十人自本場海下丁美社地方登岸有該場大使李冠西溪巡檢司巡檢李旻失於防禦致賊突入本場搶進察院占住燒燬民竈房屋一百二十餘家殺死生員翟儒并民竈男婦曹雲等三十二名口本月三十日前賊又到丁溪何梁二場燒燬竈房一百餘家殺死竈丁張禹等一十二名口當有巡檢李旻會同東臺何梁場官雷濟等率領鎗箭手人等追至傅家口三里橋等處抵敵斬獲首級一顆奪獲倭刀二口并弓箭圍袋布疋等件被賊截傷鎗箭手史華本日掘港場前賊從馬塘到於如臯縣地方丁堰鎮殺死居民男婦楊林等二十一名口燒燬瓦草房屋八十家隨到該縣東十里舖曾家莊劫殺志窺縣治該縣知縣陳雍督同主簿閻士奇率領吏兵吳位孟週軍犯葛蘭等到彼與賊交鋒斬獲首級四顆賊遂止宿未曾前進本年四月初一日早前賊擁衆至縣北拱辰北極二門各官又督民壯保甲人等與賊交戰射傷倭賊六七人方退比行閻士奇仍領兵追至八里莊又與前賊交戰仍被吳位

孟週同民壯范社斬獲首級一顆奪獲驢頭箭到等件亦被賊殺死民兵沈進射傷民兵趙朋等二十餘名賊遂畏懼縣兵勇悍往東去訖本日呂四場前賊內有七十餘人從海門舊縣徑趨海門縣迤南五里知縣翟次喬督令巡檢王世臣民兵崔名等仍與交鋒斬獲首級一十一顆生擒從賊一名奪獲倭刀弓箭紅纓盔等器本月初二日隨有續到餘東等處倭賊與前賊合夥共四百餘人徑窺海門縣知縣翟次喬典史余廷舜因見賊眾無城勢力不敵當即將帶印信及領吏民人等於本

瑞齋集

卷十一

聖

陳於三百九十二

日已時分逃入通州城內潛住各賊在縣殺死居民朱臣等七名口燒燬房屋三十二家仍入縣庫挖去埋藏官銀一千三百五十五兩一錢二釐殺死禁子一名該縣取有庫子史輔侵盜供招申詳未結本日掘港場前到倭賊百十餘人自馬塘石港沿途劫奪會合呂四場攻海門縣前賊俱至通州城東南門外其先投如臯縣倭賊被該縣殺敗亦至通州西門外各賊會作一處攻圍通州日則四散殺掠夜則圍住人家參將解明道與通州所掌印千戶姜旦該州巡捕判官施耀各因兵寡賊

多不敢出剿有本府通判唐維初赴該州署印日夜與各官誓心併力措糧募兵為拒守計本月初四日守備張壽松同知朱襄從泰州到如臯縣割管適有東臺場前到倭賊六十三人自梁梁安豐富安賁家集海安來至史家莊地方張守備朱同知方千戶追趕至鮮魚莊朱同知部下擒獲倭賊一名湯黃毛并鎗頭一根又追至尤家莊其賊對敵二合被賊殺死民快殷山射傷張喬等八名賊遂從黃橋鎮東地名曹莊埠新開港搶船三隻下江去訖比時泰州巡捕同知張鶴與判官吳瀚并

瑞齋集

卷十一

聖

陳於三百九十三

泰州所千戶李欽各不行預領民兵在於海安鎮把截以致倭寇由彼經過無兵追捕本月初六日通州倭賊潛遣姦細宣湖爬城身藏火藥火石約於本日午時城內放火各賊遂從城外乘亂陷城隨被巡城官兵將湖捉獲供出先伏在內姦細四名當即獲殺殺訖以致本時賊果擁眾攻城見無火號退遁本月初七日巡撫衙門至揚州會同莫御史調委運司判官馬倫原任守備陳律統領揚州衛指揮王表千戶石如璧安泰王桓百戶戴桂曾沂張燦泰州所鎮撫司百戶匡贊高郵衛指

揮伍憲軍民兵一千四百餘名於本月初九日自揚州府起程前去追剿比有解參將因見通州圍困調取泰州所千戶王烈揚州衛千戶洪岱赴彼救援揚州衛千戶文昌齡亦以管解軍餉銀兩赴州共帶領民兵三百名本日行至通州城外西橋地方有賊中已獲姦細顧表誘哄各官前進遇賊對敵各官被伏夾擊殺死并民兵楊連等七十餘名本月初十日張守備等前兵聞洪千戶等被殺各即退軍海安鎮本日有倭寇八十餘人自掘港場顧家堡唐家其港口棄船登岸四散行劫到於拼茶角斜二場放火燒燬民房屋一百五十餘家殺死民甯男婦繆尹等一百名口比有拼茶寨備倭揚州衛百戶何林角斜寨備倭該衛百戶王承祿官軍各畏懼逃避並無一人在營抵敵本月十一日朱同知因准府關將所部兵快交付張守備統領以便調遣本月十二日張守備方千戶等督兵到於李家堡地方遇賊交鋒又被殺死民兵董華韓海等三十名失落銅佛郎機一口及噴筒火箭等器本日馬分司陳守備兵至泰州本月十五日巡撫衙門又發兵五百名委泗州衛武舉鎮

揚州府志

卷十一

兗

三十五

撫戴堯臣統領應援通州本日通州倭賊內分二百餘名從陸路流至如皋縣石莊巡檢司地方將本司廳房文卷并居民房屋一百二十九家盡行燒燬殺死季怡等一十六名該司巡檢張永督兵在於司南港與賊交鋒擒斬首級一顆前賊流至馬塘石港二場有石港寨備倭千戶侯彪巡檢司巡檢李恂亦失防禦被賊燒燬竈丁房屋五十六家殺死男婦徐欽等八名口又將巡檢司居民張二朱蓋殺死燒燬房屋七十三家本日海門縣知縣翟次喬差兵蔡儒等在於舊縣地方計將勾引向導劇賊顧表擒獲送州本月十七日馬分司陳守備兵自泰州起程前進至海安地方與張守備朱同知兵會合一處比時通城圍久節奉巡撫操江巡按巡江巡鹽各衙門嚴文催促各官進援及奉巡按節次行府將各官查參各官因見賊勢衆多兵非素練一時恐損兵威及聞新任梅參將所統邵宿精兵將近只得少待同行未曾前進本月十八日掘港前賊內六十餘人又從丁堰復到如皋縣東陳鎮燒劫該縣官兵與賊交戰殺死軍士葉奉周欽被該鎮保長謝潢等奪獲張守備原失

揚州府志

卷十一

平

三十五

金噴筒二箇賊從馬塘往江南沙搶民沙模等
下江去訖本月十九日新任通泰參將梅希孔奉
巡撫衙門催取前來本日統領揚州衛指揮繆騰
尚良千戶馬德良儀真衛立功指揮黃道南及泗
州等衛指揮等官謝詔羅表呂圻伯永福高時等
并家丁軍兵共二千二百六十九員名俱自揚州
府起程前去追剿以上各日不等參將解明道通
判唐維督令判官施燿千戶姜旦陳遷秦鵬王欽
監生馬勅耆民水手曹鼎等時領民勇下城在於
各門相機殺賊陸續斬獲首級二十四顆捉獲奸
細一十餘名我兵被傷殺者約有三十餘人解參
將因賊鋒可畏向未下城督戰本月二十一日操
江衙門取回守備張壽松同知朱衰把守瓜儀地
方本月二十二日巡撫衙門調取徐州兵備李副
使統領徐州衛指揮張岱王繼徐州左衛指揮金
漢倪祿鎮撫孫憲臣楊柱百戶賈勇丁山呂興周
邳州衛千戶張禾等官軍民兵五百員名至揚州
府次日巡撫衙門劄委起程前去剿賊本月二十
三日通州城外賊探知大軍將到就於本日四更
時分扛擡新造攻城大木梯四五十張擁衆二千

餘人直趨城下攻城解參將唐通判督率判官施
燿吏目孫好仁千戶姜旦秦鵬李葵王欽百戶蘇
烈羅勇各領民兵人等亂用佛郎機銃弓箭斃石
等件在於各門奮勇射打當時射打死二三十賊
俱被各賊擡去燒化被傷者百餘人直至午時前
賊始退各官仍督兵下城追斬獲首級二顆奪獲
倭弓箭倭刀木梯等器本月二十五日各賊懼怕
內外夾攻及忿通城兵勇殺傷倭黨數多隨即放
火徧燒三門外并鄉村居民瓦草房屋通計五千
八百餘家殺死男婦葛輝等九百四十四名口奔
往狼山地方搶虜民船三十餘隻及將解參將原
調到巡船二十餘隻亦被搶去本月二十六日解
參將唐通判因見賊退督令耆民義兵曹鼎蔡伸
等在於各地方斬獲零賊首級七十一顆內真倭
一十七顆從倭五十四顆呈解在州本月二十七
日參將梅希孔判官馬倫守備陳律各官兵俱至
通州本日前被如皋縣殺敗倭賊從通州下船轉
至掘港海洋由唐家直登岸添合夥賊共一百三
名流入馬塘場徑往如皋志欲報讐劫縣人心洶
懼時兵備李副使領兵適至探知賊果去縣僅三

十里當夜傳示官軍授以計畫次日黎明發兵行至縣東蔣婆舖地方會遇前賊蜂擁前來官兵奮勇向前交鋒比有劇賊一人頭戴紅盔手搖白扇雙刀奮擊我兵被殺一人被傷二人當被徐州左衛百戶賈勇下馬鎗刺倒地斬首及邳州衛正千戶張禾等各就陣斬獲真倭首級九顆擒獲謀主一名樂和餘各被鎗箭火器射打傷重負痛奔走血痕徧野奪獲倭刀一十把并各項器械倭物海踪倭帽弓箭等件共一百七十七件賊氣大挫仍歸掘港本船去訖本月二十九日叅將梅希孔解明道判官馬倫探知狼山尚有未開賊船五隻當日各統所部官兵會合分投東西兩營追至狼山邊各賊望見官兵勢多火砲齊發遂遺下衣物三船併作二船開洋去訖所遺船隻內有虜去幼男一名宋評當被判官馬倫部下民兵取回其餘衣物各兵分獲去訖又有餘倭并脇從姦細因無船不能遁去分散各場五七為羣赴船逃命本年五月初二等日有判官馬倫計令各場官吏督率寬勇潘岑等相機剿捕陸續斬獲首級三十七顆亦有海門縣民兵莊頭莊雀等在於各鄉斬獲首級

三十九顆首獻該縣瞿知縣處各申報巡撫衙門及合于上司訖本月初四日前被徐州官兵傷敗倭寇尚住掘港船上巡撫衙門調武平衛指揮今陞荊瞿守備楊縉統領亳州軍民家兵三百七十五名前到如臯該梅叅將調撥揚州衛千戶馬德良宿州衛百戶高時邳州義勇官沙子現共領兵勇五百餘名於本月初六日同至該縣地方次日黎明各官兵勇同到海邊前賊下船關敵被沙子現高時手刃倭賊四五名邳兵亦殺倭賊三四十名沙子現高時爭奪首級被賊掩擊將伊等并邳毫兵勇郭萬良等殺死七十九員名楊縉劄住部下官兵連發數箭將賊射退仍回如臯次日各賊開洋逃遁去訖後因賊退巡撫衙門將徐兵淮兵邳兵陸續發回又恐防禦乏人將原調宿穎靈壁等州縣驍兵三百八十九名選委鳳陽中衛指揮程宗統領於本月十六日前赴通州梅叅將部下策應又查泰州所守城百戶周相等倭賊報警若罔聞知縱令城軍私逃過半隨經該州具由叅申撫按衙門批行兵備道查叅未結各職將前項事情查訪明白及弔取該衙門文卷拘集在官員後

審對相同又審據各濱海地方俱稱寧靖並無倭寇各到職備牒到府隨該知府吳桂芳通判史朝賓推官劉起蒙會同查議照得倭寇入侵民竈塗炭今已克捷地方底寧所據各官功罪應合分別議處及稱功罪貴明而勸賞貴速查得自賊犯江北以來各該官民或迎其初銳或擊其情歸先後斬獲真從倭賊首級共二百九顆已經通判史朝賓推官劉起蒙節次辨驗明白親歷被倭地方細加探訪並無妄殺冒功情弊若候題請至日方行給賞不惟人心失望抑恐後效難期合無候詳示至日即便查照欽定賞格係真正倭首者賞銀三十兩係從倭者賞銀十五兩俱動支庫貯官銀交付原委紀功通判史朝賓分別給散其有已先稍給者照數扣加以勵人心及查前項首功如兵備副使李天寵如臬之捷與四月二十五日以前通州如臬海門各起功級皆係大舉倭人志窺州縣或千爲羣或百爲伍其得之也較難其自四月二十五日賊解通圍以後係情歸之賊隨路趁船多者一二十輩少者僅五七人其獲之也頗易合無照依各官開報月日除副使李天寵所獲功次原

係大舉克捷相應全賞其餘俱以四月二十五日以前者全賞本日以後每首級一顆減去銀五兩其陣亡千百戶洪岱等四員除洪岱等已該撫院具題兵部覆奉欽依贈官錄廕外內宿州衛陣亡百戶高時與邳州義勇官沙子現似應一體旌錄及又照得各該地方人被劫殺之慘家罹焚燬之殃即今賊雖解去子遺之民無食無廬淒涼大甚若不大加優恤恐無復生之心萬一賊再乘風而來此輩投竄賊巢苟求生活內外膠固祛除益難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除蠲免夏稅已蒙撫院具題及通州今歲均徭差役并應加派錢糧撫院批行本府另行議處分豁與各場竈戶已蒙鹽院差官賑濟外其餘被災民戶合無查照戶部題請官銀內准令本府申請動支共足銀六千兩查酌地方失事輕重通州三千二百兩如臬縣一千八百兩海門縣一千兩差委勤慎府首領官一員齎帶前去會同各州縣掌印官照依今勘人戶姓籍分別被殺人口被燬房屋沿鄉給賑用昭憫恤聯屬之意庶以固人心於旣往弭隱禍於將來等因到臣案照先爲前事已經劄行通判史朝賓紀驗

功次推官劉起蒙前往被賊地方查勘有功有罪緣由去後爲照各官止歷請通州海門如皋等縣掘港呂四等場查勘其揚州府瓜儀等處淮安府沿海等州縣防禦事情俱不在各官勘報之內然就臣所見尚有相應備陳者臣本章句書生素無材術倭寇忽至移駐揚州未免顧此失彼其時江南江北委的賊勢十分猖獗江西湖廣糧船沿江而下者將至儀真浙西蘇松常鎮糧船絕江而渡者未至瓜州淮揚一帶正係漕運要途節據各處擒獲姦細供稱賊黨欲窺瓜儀搶掠揚州而淮安所屬鹽城地方去年倭賊亦曾侵犯臣雖先調池河都指揮張文爵官兵五百四員名和州西梁山巡船一十五隻會手一百五十名分布瓜儀水陸防禦便宜起取叅將喬基於揚州教場操練主客官兵教習武藝督察城垣門禁盤詰姦細但臣顧理不周一遇緊急倉皇失措隨有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劄儀真督守江防調集兵船振揚威武北扞廣陵南控京口鎮守淮安總兵官鎮遠侯顧寰選募官兵措備糧餉分役守禦洋麻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所要害去處仍於府城開武揚兵防護

端簡齋全集

卷十一

三

生

狀

運道叅將黃印駐劄瓜洲挑選運軍標識漕兵字樣就彼開設教場團練隄備漕船收江過壩入閘臣惟專理通州一隅事務而已及照副使李天寵送驗首級之時有斬獲真倭首級邳州衛正千戶張禾徐州左衛百戶賈勇稟臣不願領賞乞要陞官臣即言尔等係領軍官例不得自斬首級難擬陞職李天寵稟說昨領兵官是徐州左衛指揮同知金漢其張禾賈勇係編入隊伍人員等因臣照得直隸巡按御史李逢時嚴兵拱護陵寢集兵策應通阜巡鹽御史莫如士募邳兵以助戰團商兵以守城巡江御史汪克用約束戰守查覈功罪俱因有例不敢叙功外臣伏念江北揚州地方表裏江淮襟帶吳越正在畿甸申畫之中又係漕輓午道之會西距泗濠舊都伊邇東聯場竈商課甚多臣叨任漕撫兼領海防既不能先事預圖又不能臨機應變以致地方失事罪復何辭即今仰仗天威倭奴退遁人民安輯糧船無阻農耕及時然賊過去處殺傷民竈燒燬房屋劫掠官銀陣亡吏士亦已多矣臣據各官查勘俱從實開報不敢纖毫隱匿其給賞有功員後賑恤被災人戶奏乞蠲除

端簡齋全集

卷十一

三

生

狀

夏稅減派該年徭役俱先後割付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次第舉行訖及照一時有功有罪人員相應分別擬議上請定奪如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律已甚嚴而冰蘖自將馭兵有法而秋毫無犯俘馘之餘賊徒喪膽按部所至旌旗生色若非恩信素孚於平日忠義激發於臨時何以得此所宜論功加賞陞俸久任責成者也分守通泰叅將梅希孔沉毅有威質直無偽進兵而通州之門始開窮追而狼山之賊遂遁口不言功事皆就緒所宜給賞以厲後功者也徐州等衛指揮同知等官金漢倪祿張岱王繼鎮撫孫憲臣楊柱正千戶張禾百戶賈勇丁山呂興周或守中堅而殿後嚴整或破賊鋒而爭先踴躍掌通州印楊州府通判唐維雖倉卒遇變不免四郊之焚劫然夙夜臨戎庶幾百雉之保全賊至之初安輯市里賊退之後撫定瘡痍如臯縣知縣陳雍主簿閻士奇獎率吏民屢摧強寇露宿原野卒保縣庭遏西出之路倡泰州之先驅塞東走之途壯通州之後拒都指揮張文爵初駐江北移守江南雖無擒斬奏凱之功頗有奔走禦侮之力原任叅將喬基聞鼓鼙之警嘆髀肉之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一

五

揚 三十九年

復生懷桑梓之憂即纓冠而往救簡練有方城關無恐以上各官雖戰守不同均宜量賞以酬其勞者也內金漢係領軍官部下五百餘人斬有真倭首級九顆正千戶張禾百戶賈勇係編入隊伍人員斬有真倭首級各一顆不曾領賞例應陞一級世襲陳雍量陞服色俸級仍管縣事運司判官馬倫本係文職而慷慨請行原任儀真守備陳律先已退閒而橐鞬就道皆能首布軍容率先士氣密傳解散之帖懸示招撫之旗斬獲之功不無獵取而摻剿之計亦多擒執此宜略其過而賞其功者也原任通泰叅將今陞金山副總兵官革職解明道始雖束手閉門銳卒潰於鼠竄既而登陴據險州城幸爾瓦全傳報或多失實功次未必盡誣此宜錄其後效而宥其前愆者也海門縣知縣翟次喬抗賊取勝功亦爲奇避難圖存罪亦可諒但錢糧之損失頗多而報功之誇張已甚每欲揚己以抑人遂至陵下而罔上所宜調用而曲全者也荆瞿守備楊縉千戶馬德良疾馳冒險雖挫軍威堅壁射疏足稱敵愾惜未獲其首級然已致其損傷居民皆稱其勇敢賊衆亦因而遁逃所宜宥其前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一

六

揚 三十九年

愆而責其後效者也泗州衛指揮謝詔鎮撫戴堯臣宿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鳳陽中衛指揮程宗揚州衛指揮繆騰尚良王表千戶方矩安泰石如璧王桓百戶張燦曾沂戴桂陳道儀真衛立功指揮黃道南黃承歷千戶郭多高郵衛指揮伍憲千戶羅表徐兆麟赴援千里雖無克捷駐守五旬亦無喪敗以上各官所宜免究者也揚州府巡捕同知朱衷通州巡捕判官施耀吏目孫好仁泰州同知張鶴判官吳瀚海門縣巡捕典史余廷舜泰州所千戶李欽百戶周相匡贊鎮撫冒爵通州所千戶姜旦秦鵬陳遷李夢王欽百戶蘇烈羅勇西溪巡檢李旻吳陵巡檢李憲張港巡檢王世臣才力綿薄職守隳廢幹辦不前奔北恐後即有微功似難准贖所宜原情罰治者也內張鶴已告病去任儀真守備張壽松援通州竟爾逗留棄如阜幾乎潰散黃橋追賊將至而輒還角斜遇賊未戰而先走况掘港乃其信地倭奴從此登岸儀真今之要區江防豈可乏人所宜深懲而亟罷者也揚州衛指揮張明化千戶劉夢魚桑一陽泰州所百戶吳承恩疎虞守備揚州衛百戶何林王承祿通

州所千戶常朝侯彪狼狽奔逃儀真衛指揮劉時學通州所千戶顧萬元假更代之名掩失事之罪石港巡檢李洵掘港巡檢王濟石莊巡檢張永金沙場官程良增東臺場官李冠掘港場官靳瀛石港場官馬呈雲馬塘場官姚大鵬石亭場官籍玟餘東場官張濟時餘中場官戰勇餘西場官白元高豐利場官王坤拼茶場官萬策角斜場官呂金何梁場官雷濟丁溪場官趙惠均有地方之職曾無保護之計以上各官所宜行巡按御史提問論罪者也陣亡百戶高時義勇官沙子現直抵賊舟奮勇血戰殺賊數多所宜贈官錄子以風勵將校者也如阜縣吏吳位孟週各斬獲倭賊首級一顆未曾領賞內吳位告乞免辦孟週告乞超叅所宜查例酌處者也如蒙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詳議覈實將李天寵加賞陞俸梅希孔給賞金漢等量賞陳雍量陞服色俸級解明道復職翟次喬調任楊縉謝詔等免究朱衷等罰治張壽松罷黜張明化等提問內金漢照部下五百人斬首五顆事例各張承賈勇照編入隊伍官自斬首級一顆事例各陞一級世襲高時照洪岱等事例贈官仍將應襲

兒男陞一級世襲沙子現量贈雜職一官仍令伊男冠帶吳位孟週查照事例免考超參庶幾功罪昭彰賞罰明信大小文武各官莫不知所勸懲盡心効力蠢爾倭奴不足平矣再照漕運總兵官鎮遠侯顧寰孝友廉靖端毅宏達協同漕運參將黃印幹濟明敏操履勤慎揚州府知府吳桂芳綜錢穀有爲有守蒞軍旅不剛不柔此數臣者務令久任必能裨益漕政共濟時難如臣體質孱弱智識短淺凡在仕途皆知臣不稱此任今果奉職無狀一籌莫展上負國恩下貽民患有罪可數無功可

籌辦奏稿

卷十一

奎

楊

錄伏乞 皇上少寬斧鉞之誅薄示譴責放歸田里亟選賢能蚤爲經理地方幸甚臣無任惶悚恐懼待罪之至緣朱哀係在外五品文職張壽松等俱軍職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巡按御史李逢時莫如士各題前來該兵部議擬內除解明道已經節奉欽依戴罪殺賊張鶴去任不議外爲照淮揚富江海之衝漕輓係軍國之計各該地方官員平日不能設備臨時不能禦賊以致倭寇縱橫生靈荼毒即其職守之常責以世子之義分任雖有不同失機則

皆一律通應通重問究但前項地方承平日久民不習兵一旦事出不測遂至倉皇無措各該失事官員據法委難姑縱論情似有可原合無容臣等參以三臣之意酌諸情法之間通行議擬上請參照儀真守備張壽松應援無功逗留不進指揮同知張明化副千戶劉夢魚桑一陽百戶吳承恩何林王承祿正千戶常朝副千戶侯彪旣鮮預防之策又乏臨敵之勇指揮僉事劉時學千戶顧萬元方矩馬德良失事喪師罪難輕貸內方矩馬德良能解張壽松之危功難盡泯正千戶姜旦遇寇無

籌辦奏稿

卷十一

奎

楊

謀秦鵬陳遷因人成事判官吳瀚千戶李欽防範失預追逐不前內姜旦秦鵬陳遷獲功雖微亦應免究知縣翟次喬事干錢糧同知朱袁州判施耀職專緝捕翟次喬犯在事外朱袁施耀事出不測運司判官馬倫兵旅非其所司威信卒能濟事原任守備陳律指揮繆騰尚良王表千戶安泰石汝璧王桓百戶張燦曾沂戴桂陳道原任守備今立功指揮黃道南指揮黃承歷伍憲千戶郭多羅表徐兆麟百戶匡贊鎮撫冒爵指揮謝詔所鎮撫戴堯臣百戶伯永福鎮撫呂圻指揮程宗吏目孫好

仁典史余廷舜百戶周相千戶李夔王欽百戶蘇烈羅勇巡檢李旻李憲王世臣師雖保全功乏擒獲兵備副使李天寵職任司戎才堪應變提貔虎以先趨首虜倭奴之膽望鯨鯢而欲奮終全海上之城斬獲既多酬當不次叅將梅希孔提兵赴援功不虛張守備楊縉見賊若勇臨事乏謀指揮同知等官金漢倪祿張岱王繼鎮撫孫憲臣楊柱正千戶張禾百戶賈勇丁山呂興周各有爭先殿後之功通判唐維卒收安輯撫定之效知縣陳雍主簿閻士奇屢抗敵於方張都指揮張文爵終宣力

瑞齋集

卷十一

五

三十九李

於無失原任叅將喬基憂切桑梓功在門庭巡檢李恂王濟張永場官程良增李冠靳瀛馬呈雲姚大鵬籍玆張濟時戰勇白元高王坤萬策呂金雷濟趙惠失事惟均通應提問但各官分任既輕似難責備陣亡百戶高時義勇官沙子現勇冠一時手刃數級卒以戰亡即其忠義之氣委可嘉尚縣吏吳位孟週獲級不願領賞亦應查處合候命下將張壽松張明化并劉夢魚桑一陽吳承恩何林王承祿常朝侯彪劉時學顧萬元吳瀚李欽與程次喬通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陳律繆騰尚良

王表安泰石如璧王桓張燦曾沂戴桂陳道黃道南黃承歷伍憲郭豸羅表徐兆麟匡贊員爵謝詔戴堯臣伯永福呂圻程宗孫好仁余廷舜周相李夔王欽蘇烈羅勇李旻李憲王世臣各嚴加戒飭方矩馬德良姜旦秦鵬陳遷與朱哀施耀楊縉各免究馬命與倪祿張岱王繼孫憲臣楊貴丁山呂興周唐維閻士奇張文爵喬基通行漕運衙門分別等第獎賞陳雍量陞俸級仍管縣事金漢張禾賈勇仍照例陞錄李天寵近已陞任似難別議但斬獲功多相應與梅希孔量加賞資李恂王濟張

瑞齋集

卷十一

五

三十九李

永程良增李冠靳瀛馬呈雲姚大鵬籍玆張濟時戰勇白元高王坤萬策呂金雷濟趙惠免究陣亡百戶高時照例贈官仍將應襲兒男准陞一級與做世襲沙子現照浙江杭兵頭目項廷善事例贈正千戶伊男仍給冠帶榮身免其雜泛差徭以爲死緩者之勸吳位孟週准令免考超叅及照漕運侍郎鄭調度有方運籌決勝激勸忠勇旋平旣沸之波蕩滌妖氛竟奏發縱之效雖自陳不職乞恩譴責但功大罪輕似宜量加褒賞顧寰黃印吳桂芳雖無斬獲之功各有勤勞之績亦應量賞但

恩威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均乞 聖裁等因
嘉靖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太子少傅本部尚
書聶等具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張壽松并張明化等巡按御史提了問陳律
等并方矩等姑免究馬侖等漕運衙門分別獎賞
陳雍陞俸二級鄭曉顧寰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
表裏李天寵梅希孔各十五兩二表裏黃印吳桂
芳各十五兩其餘陞錄贈官等項都准行欽此

剿滅江北倭寇查勘功罪并乞預爲防禦疏

題爲剿滅江北倭寇查勘功罪并乞預爲防禦事
據直隸揚州府申准通判史朝賓牒爲剿滅倭寇
事該臣劄付備仰即查倭寇的於何月日時入境
始自何處地方登岸流劫彼時原設守備備倭官
軍及該管有司巡捕巡江巡司官兵人等因何不
行併力堵截致令猖獗爲害備查各官兵職役員
名分別情罪輕重要見某日經過某處某日攻圍
某處殺死軍民竈戶若干燒燬官民房屋若干陣
亡陣傷官軍若干并陸續各官報到斬獲首級逐
起審驗分別劇從真偽有無妄殺冒功并各官兵
竈互稱搶奪首級等情從實查報等因又奉臣劄
付仰將查過呂四等場自八月十五日起至九月
初十日止豐利等場自九月十三日至本月二十
日止陸續斬獲各起倭寇首級及地方功罪人員
一併查明呈來以憑具奏施行備行到職遵依親
詣各該地方查勘得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
已時有倭船一隻約有八十餘賊自江南來至呂
四場地方二漾口燒船登岸從竹家莊流住本場
西北中團張方泚地方竈戶周顯家占住十六日

有海門縣署印高郵州判官趙卿即委巡捕典史
余廷舜張港巡檢王世臣吳陵巡檢趙仲爵會同
呂四場把截百戶伯永福該場大使朱汲副使李
政義官盧漢大河口備倭千戶常潮各領民兵竄
勇人等與賊對敵被傷親兵王伸等三名竄勇顧
松等三名止獲倭弓一張箭二十七枝十七日各
賊放火燒燬竄戶朱伯等三家草房一十四間殺
死竄戶高橋等六名本夜各賊到於餘東場便倉
西殺死竄民張瓊等二名比有分守通泰叅將梅
希孔患病不能出軍各場司官吏備文稟報海防

瑞簡鄭公文集

卷十一

李九

三十九十一

道兵備張副使即日親詣泰州行令本州知州趙
祖朝如臯縣知縣陳雍揀選驍勇史湖葛蘭等二
百餘名前赴通州會合剿捕十八日卯時各賊在
於正場搶商鹽贛船二隻從運鹽河使向西行伯
永福統領官兵追至曹嚴窪地方對敵得獲倭箭
一十二枝火筒一箇十九日各寇流至餘東便場
地方梅叅將調掘港場把截宿州衛鎮撫呂圻通
州所千戶顧萬元會同百戶伯永福并通州巡捕
判官施耀協力堵截有施判官家兵施傑者民江
鐔等與賊交鋒斬獲首級一顆各賊退入竄戶表

祿家至夜逃往海門舊縣經過殺死僧人卞元登
并居民孫鳳等五名二十一日到於地名新港居
民李軻家屯住殺死本家李富二十六日判官趙
卿帶家丁趙士太督同典史余廷舜張港巡檢王
世臣兵勇王秀成忻等用草圍焚李軻家草房一
十間各賊窘急擁出被眾兵戳死三人俱被賊槍
擡燒化箭傷倭寇一十餘人本日各賊奔往地名
李家莊比有鎮撫呂圻宿州義勇官李金等督兵
在彼對敵被李金下民兵李倫同親兵王受斬獲
首級一顆截傷倭賊二十餘人陣亡民兵徐漢等

瑞簡鄭公文集

卷十一

李一

三十九十一

三名二十七日夜各寇復到新港官兵截殺被餘
西場竄勇曹大化斬獲首級二顆海門縣陣亡民
兵王山各賊當住迤東唐竄岡居民楊悌家殺死
本家男婦四名口燒燬房屋一十七間二十八日
典史余廷舜督兵陸梧等用鉛銃打死倭寇五人
各寇槍擡燒化民兵成忻曹思王秀陸梧等斬獲
首級一顆得獲腰刀一把裹頭黃絹一段陣亡民
兵劉珊二十九日賊自新竄港移住居民郁員家
屯住各路官兵會合追剿宿州民兵王舉等各用
火砲打死倭寇二人各賊槍擡燒化比有西哨義

勇官吳玄隊長張洗退縮不行拒敵以致各賊乘機衝殺民兵王豹等一十二名截傷民兵趙仲良等八名搶去佛郎機三管比時判官趙卿下家丁趙士太兵勇王秀等與賊對敵共斬首級一顆得獲倭弓一張裹頭紅絹一段餘中場大使戰勇督同義官周民竈勇徐貴翟名唐奉嚴鼎周木陸禮王昂等共斬獲首級三顆得獲倭弓一張箭一十枝刀與鎗篙各二把被倭燒燬民查浩草房三間殺死本家婦人一口三十日海門縣驍勇郁員等與倭對敵斬獲首級一顆各賊燒燬郁員草房三間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一 主一 楊 觀浩

間流往餘東場竈民江鐸家屯住九月初五日呂四場義官盧漢竈勇潘檄秦泮彭清等與倭對敵斬獲首級一顆截死倭寇一名被賊搶擡燒化本日兵備張副使因見倭賊未滅梅叅將稱病未出兵政無統乃領兵親至海門縣調到儀真衛指揮劉瀛泰州所鎮撫王翺百戶劉芳義官呂調陽通州吏目孫好仁各隨軍聽用當蒙查得吳玄張洗先戰失事各以軍法捆打枷號示眾及動支庫銀隨軍犒賞軍民竈勇莫不悅服咸有奮志梅叅將前疾稍可亦到該縣計議征剿通州知州翟澄晝

夜運送糧餉供軍不缺各賊屯住江鐸家本道統兵直將賊巢圍困初六日呂四場竈勇朱蒼與賊對敵被賊用銃打死初九日本道令官軍積草將江鐸家房屋圍繞督令指揮劉瀛鎮撫呂圻王翺百戶伯永福劉芳義勇教師王成李世德等及各場竈勇通州海門如皋民兵人等用挨牌火器當先四面伏兵放火將江鐸瓦房一十三間盡行燒燬賊因勢急衆擁齊出隨該本道督令精銳教師義勇王成李世德向儒陸梧邵鑾葛蘭等八十餘兵奮勇當先砍殺隨該叅將梅希孔部下親兵謝才王完等斬獲首級二顆典史余廷舜督領民兵屈真馬照崔名蔡儒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倭刀一把紅絹一段又同民兵吳梯成忻陸惺斬獲首級一顆判官趙卿下家丁趙士太同民兵王秀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倭刀一把巡檢王世臣同兵竈崔泮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倭刀二把巡檢趙仲爵同家丁趙鳳鳴弓兵王宜等斬獲首級一顆判官施耀督領民兵李本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標鎗二根倭刀一把倭弓一張倭箭一十五枝黑馬一匹銀二兩三錢一分民兵曹繼祿與梅叅將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一 主一 楊 觀浩

部下民兵鄧堂合斬獲首級一顆呂四場大使朱
汲等率兵夏京潘檄盧昂泰洋等斬獲首級三顆
餘中場竈勇張相王安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倭
弓一張箭三十三枝餘東場竈勇張瑞王价等斬
獲首級二顆如臯縣驍勇葛蘭吳惠曹鑛等斬獲
首級一顆各賊將民竈袁熙徐愛張儒等九家瓦
草房五十一間盡行燒燬參將梅希孔部下陣亡
親兵韓祿等一十四名通州民兵陣亡季淵等一
十四名比因天晚各賊衝出行至場東總催袁祿
家屯宿初十日辰時逃往竈戶江鋒家潛住各官
端簡齋集 卷十一 圭 揚 元 重 全

追趕到彼將本家瓦房九間用草圍遶燒燬各賊
擁出眾兵截殺判官施耀部下民兵江鐸江莊等
斬獲首級七顆得獲竹柄鐵刀一把倭刀二把典
史余廷舜家丁余成民兵崔炳王秀張通陸室等
共斬獲首級四顆判官趙卿家丁趙士太同民兵
蔣良陸室陸梧周朋吳祿姚保崔輝等共斬獲首
級七顆巡檢王世臣同農民姜一元弓兵王楠李
良莊明莊桐張順周朋等共斬獲首級六顆餘中
場大使戰勇督同竈勇嚴旺周保王祖曹栗等共
斬獲首級四顆得獲倭刀三把點鎗一根鎗篙四

根餘東場大使張濟時副使李鳳督竈勇徐篋等
二百餘名斬獲首級二十二顆得獲倭刀九把倭
衣一件倭箭三十枝倭弓一張倭帽一頂標鎗二
根小倭甲一件丫篙一把鉛錫銃一箇紅段繫腰
一條被傷竈勇徐篋等五十三名前賊盡行剿滅
至本月十三日酉時又有倭船一隻自江南來至
豐利場地名沙魚港西岸住泊止有二十餘賊登
岸餘賊不知人數藏遁在船房去竈戶陳棚等二
名十四日豐利場副使楊虎督領竈勇人等前去
追剿各賊回船開洋停泊十五日馬塘場大使姚
端簡齋集 卷十一 圭 揚 陳 元 重 全

大鵬督兵防禦各賊棄船上岸流往地名川沙窪
搶得石港場竈戶并不知姓名人家共船二隻
開洋本日酉時到於拼茶場伍竈地方倭寇二十
餘人上岸劫竈戶官邵家衣糧物件搶去竈戶吳
龍徐鎧家船二隻有備倭千戶張祚督兵至康莊
地方因天晚未曾交戰十六日各賊棄船登岸將
虜去陳棚并呂四場寄任人楊尊殺死有拼茶場
攢典倪堂督率竈勇與賊對敵陣亡竈戶朱漢等
三名有該場竈勇徐果王鎧楊臣等四十餘人併
力向前斬獲首級一十顆得獲刀八把弓一張賊

船當被我兵放火燒燬賊因勢敗無船可投奔往
角斜場搶竈戶包鑾衣福船二隻開洋復往拼茶
場伍竈地方十八日酉時賊冠駕船至豐利場灣
港住泊該場副使楊虎督領竈勇人等到彼至十
九日午時與賊交戰楊虎同男楊子進驍勇許昂
吳弘陳章桑析吳欽耿相丁鐘保正錢才等併力
斬獲首級八顆得獲弓二張刀四把箭五枝陣亡
驍勇許靠桑本王錦管春餘賊亦被各竈截傷奔
走上船二十日備倭指揮王表統領千百戶潘忠
盛勳并軍兵人等至豐利場地名唐家苴墩埃沙
端簡鄭全案
卷十一
七五
陳於三百九十二

用箭射死斬獲首級一顆十月初三日又有倭船
一隻從江南來至餘西場北海地方住泊倭賊二
十餘人登岸將該場哨船水手陳霜等衣服米糧
逢桅虜搬上船有近海義官陳科總催陳租等前
至沙塗地方與賊對敵斬獲首級四顆得獲花布
旗一面草帽二頂竹箭四枝馬杈二把鎗箭二枝
各賊勢敗奔船開洋去訖本職通查過呂四等場
自八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初十日止除叅將梅希
孔部下親兵王完等斬獲首級二顆未送紀驗外
止據各該兵勇臨陣斬獲見在首級七十五顆內
端簡鄭全案
卷十一
七六
陳於三百九十三

黃港口與賊交鋒當被軍餘蕭艾熊經楊平等五
十三名共斬獲首級四顆得獲倭刀五把餘賊敗
走二十一日有倭賊一十餘人到於掘港場地名
句煙港口北岸該場大使靳瀛副使任九疇帶領
驍勇人等與賊交鋒當被驍勇李信等斬獲首級
一顆得獲大小刀二把二十二日餘倭五人仍到
豐利場沙魚港東岸有該場副使楊虎率領驍勇
陳梯等於二十三日辰時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弓
一張箭四枝餘寇奔走海洋去訖二十九日辰時
楊虎仍率驍勇陳相等在於甜水港東瞭見一倭

該本職督同江都縣主簿楊長春驗過真倭三十
二顆從倭四十三顆豐利等場自九月十三日起
至本月二十日止各該兵勇臨陣斬獲首級二十
二顆驗過真倭一十一顆從賊一十一顆又自九
月二十一起至十月初三日止各該兵勇斬獲
首級七顆內驗過真倭四顆從賊三顆前後通共
首級一百四顆內真倭共四十七顆從倭五十七
顆細加查訪委係真正功次並無妄殺冒功等情
此皆本院委任責成調度得宜海防兵備張副使
親臨行陣振作士氣是以賊寇望風而勢自潰軍

竈同力而功自成又查得先該本府知府吳桂芳奉本院牌仰動支官銀一千五百兩行委運司判官馬倫召募各場竈勇在場防禦仍預發銀兩在通州如臯等處供給民兵以致寇至兵不遠調而精銳自足費不及民而供應以時則今次成功亦賴區畫素豫有以爲之所矣緣此次剿倭甚速且盡是以各該地方官員獲功頗多失事亦鮮及據前項首級係各場竈勇與通州海門民兵斬獲爲多各該官兵有不得者積愆懷忿遂稱搶奪實難憑信止查通州民兵曹繼祿與梅泰將部下民兵

靖簡鄭公集 卷十一 三十九

鄧堂合斬首級一顆彼時曹繼祿自行報功被鄧堂具告兵備張副使處批行通州處分明白本府并高郵州各起捉獲倭寇三名審明另報外將查勘緣由備牒到府申報到臣據此案照先於本年九月十二日爲地方倭寇登報事本月十五日爲仰仗天威剿滅江北倭寇事十月十一日爲仰仗天威剿平江北倭寇斬獲首級事俱該臣具題訖及劄行通判史朝賓紀驗功次前往被賊地方查勘有功有罪緣由去後今據前因俱從實開報不敢纖毫隱匿其給賞有功員役優恤陣亡壯勇量

賑燒燬房屋醫治被傷軍民悉行遵照節奉欽依劄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次第舉行外照得倭寇類多姦細調知江北兵船調往江南遂敢乘虛累犯江北即今仰仗天威先後剿絕驅逐地方稍寧臣住劄淮安專委海防兵備副使張景賢會同叅將梅希孔督兵剿捕所據勘到功罪俱已明白相應擬議具報爲照副使張景賢志慮忠純才猷宣朗三令五申而賞罰甚明一月三捷而俘馘殆盡足徵經文緯武之器具見安內攘外之功所宜加賞陞俸久任責成者也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建議

靖簡鄭公集 卷十一 三十九

調募土兵先期給發兵餉綜理周密而神思安閒冰蘖自將而出納無吝所宜給賞者也通州知州翟澄泰州知州趙祖朝如臯縣知縣陳雍海門縣署印高郵州判官趙卿皆能訓練士卒而遇警足以即戎餽運芻糧而臨時不至缺乏儀真衛指揮劉瀛宿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泰州所鎮撫王翔百戶劉芳通州判官施耀海門縣典史余廷舜張港巡檢王世臣吳陵巡檢趙仲爵呂四場大使朱汲餘中場大使戰勇餘東場大使張濟時副使李鳳皆能部領兵竈而聽授方略躡蹤追襲而

協力剿捕揚州衛指揮王表千戶潘忠百戶盛勲
豐利場副使楊虎掘港場大使靳瀛副使任九疇
雖所斬獲不係大夥之寇然於村墟均有捍衛之
勞以上各官所宜量賞者也及照各該地方官員
獲功頗多失事亦鮮况江北自千戶姜旦兵船三
十隻驍勇水手曹鼎等五百名調赴江南之後水
兵既乏哨探陸兵遂難禦防似應免究以責後效
再照江北江南相去不遠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
十里海門縣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即今常熟節
經寇難崇明已被殘破而倭寇見今糾聚吳淞江

籌辦奏集

卷十一

主

李永三萬六千一

口及八團四圍者不下數千皆陸地置造房屋千
數間水中聯絡舟船千數隻是皆數年積習之寇
難責一時平定之功若八團賊乘風至江北呂四
場不過一日四團賊不過半日而江北兵船久住
江南地方空虛殊爲可慮况使船難於使馬而舟
師之練習甚艱主兵便於客兵而烏合之徒衆易
散今賊徒水陸盤結有備而我兵南北調遣乏人
切恐姦謀叵測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猖獗豈
惟通泰海門如皋四州縣危急萬一賊渡海而北
則呂四等場皆有小徑可以越通泰而直趨揚州

籌辦奏集

卷十一

主

李永三萬六千一

遡江而西則狼山等處皆是長江可以犯瓜儀而
窺伺留旬如此則漕運阻絕江淮震動矣臣待罪
海防兼理漕務日夕憂惶計無所出若專顧江南
不顧江北即使江南安靖而江北驛騷憂方深也
即今賊少船寡尚可支持倘船多賊衆何以待之
如蒙乞勅兵部再加詳議上請行令總督軍務尚
書兼右都御史張 將姜旦水軍即便發回江北
休息一二月以待明春賊至遠於哨探防禦仍於
明春正二月間再發健將精兵二千員名前來江
北瓜儀駐劄以防備漕運拱護南京庶保無虞地
方幸甚臣不勝幸甚除移咨總督軍務衙門外嘉
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進奉 聖旨兵部知
道欽此該兵部議擬爲照倭寇狡猾難測乘風隨
處剽掠委宜有備庶保無虞但江南原調江北兵
船已經議行總督張 查照賊勢酌量議處漕運
河道又經募撥兵船行令署都督周于德官領防
護副使張景賢奉 旨加陞俱難再議所據前項
各該官員剿滅倭寇之功既該都御史鄭 具題
前來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移咨巡撫衙門將吳
桂芳翟登趙祖朝陳雍趙卿劉瀛呂圻伯永福王

翺劉芳施燿余廷舜王世臣趙仲爵朱汲戰勇張
濟時李鳳王表潘忠盛勳揚虎靳瀛任九疇動支
無碍官銀分別獎賞仍咨總督都御史張 查照
節奉欽依內事理議處停當務使江南江北俱有
備禦勿得顧彼失此致有疎虞等因嘉靖三十四
年正月二十七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聶 等具
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附錄鹽法莫御史奏功疏

兵部爲仰仗天威剿逐倭寇事職方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莫如士
題云爲照前項倭寇屢犯江北數遭挫衄乃者侍
其庸養復肆窺伺幸而仰仗我 皇上德孚天地
化洽海隅臣庶效忠士民奮勇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鄭曉乃能仰體我 皇上委任之重區畫周悉
調度精詳虛已受人雖寸長而必錄誠心率物屈
羣策以圖全集徐穎宿毫之兵以壯其威練通秦
海門之兵以資其用廟灣等處防範惟嚴麻洋港
口守禦克慎發銀以置器械給賞以勵人心兵備
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忠勇性成謀慮精密兵機練
習安不忘危陣勢通融志在滅寇聞賊而毅然就
道畧無避難之心料敵而洞然甚明遂收擒逐之
効雖未能盡剿無遺然賊聞而膽寒敗而遠竄且
沿海州縣場竈赤子近頗二麥告成不致被其蹂
踐三春煎辦不致妨其鹽課此固江北莫大之慶
也再照江南江北相爲犄角江南蘇松等處近調
有狼兵土兵刻期勒定誠恐南擊北奔勢所不免

如蒙伏乞勅下該部行總督軍門并撫操海防叅將等臣多方防禦設法剿捕或屯衆以截其要衝或設伏以邀其潰散或整棚水軍以隨其向往或齊集陸兵以迎其將來勿徒以江北土竈等兵爲足恃萬一有警而不多方應援江之南北併力協心務使此寇盡皆授首靡有孑遺庶兩淮漕運可保無虞三十鹽場可恃無失矣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照先該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題前事該本部議行查勘隄備去後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前項倭寇流劫江北雖稱退遁但江南方整兵進剿奔逸肆潰勢所必至江北地方委應戒備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合咨前去煩爲督行沿江沿海副叅守把等官率領所部官軍在於各該要害處所嚴加把截如或奔突流劫即便會合各該官軍併力截殺務使進無所掠退遭挫衄共保無虞須至咨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全

劉國

附錄兵部覆題請陞賞錄歷疏

兵部爲仰仗天威剿逐倭寇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伯朋題內稱海防兵備右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勇不避難智能料敵籌度素閑於平日分布切中乎臨時遂收一方保障之功誠有千里長馭之畧之一臣者勤勞尤著所當重加陞賞者也原任叅將喬基張恒官雖接開志存報國一聞警報即就道而不辭同心運謀知叅贊之有裨之二臣者所當及時錄用而喬基則近已陞級仍當給賞者也徐州兵備副使劉天授親冒矢石督戰益勤原任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建議築城團練有法淮安府知府蔡揚金調度芻糧軍旅不置乏三臣者雖無戰陣之勞實有區畫之益所當論功加賞陞俸者也淮安府同知劉一中通州同知印家海門縣典史余廷舜呂四場副使李政奮勇血戰軍民之保全是賴宿州衛百戶伯永福鎮撫呂圻邳州衛義勇官王大文先登陷陣寇賊之斬獲獨多內伯永福呂圻原係編入行伍而王大文則不願領賞人員以上各官所當照例陞賞者也周家橋把總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全

劉國

張應詔宿州衛指揮張繼善泰州所千戶陳厚鹽城所百戶周俊泗州衛鎮撫戴堯臣廟灣場大使白景時餘西場大使白元高金沙場大使程良增馬頭城巡檢焦三省雖其擒獲名數查與賞格不同然皆竭力禦防均爲忠勇可尚以上各官所當量行巡撫衙門分別犒賞者也淮安衛軍罪指揮周官鹽城所軍罪百戶吳郁原係調取殺賊俱有斬獲但周官所犯情罪本重今止首級一顆遽難准贖相應暫免發遣送發軍門聽用候再獲有功次另行議請而吳郁父子則共獲首級二顆既免其罪仍當陞賞者也通州所千戶秦鵬敵已對陣駕船開洋地方殘燬罪將誰歸鹽城所千戶朱雍興化所千戶王文高郵衛千戶楊豸職專備倭縱賊登岸居民被掠心亦奚安以上各官所當嚴行提問以懲怠玩者也壽州衛指揮戈楊海州所千戶殷大勛趙良相王世祿百戶黃學張漢汪濟舟孔胤時義李傑鎮撫徐守正淮安衛百戶江東曉鹽城所百戶韓堂潘紹正三義鎮巡檢耿光庭荻水鎮巡檢孟文德高橋巡檢白良佑或恃勇而輕於迎敵或過怯而巧於規避殺傷雖云不多職守

則已大曠以上各官所當量行降罰以示曲全者也東海把總楊天駿鹽城把總謝詔掘港把總韓德楨高郵衛千戶羅表海州所千戶吳繼勲通州所千戶陳嘉謨桃源縣知縣傅以智典史沃天章沐陽縣知縣朱璣主簿熊卿典史任玉卿贛榆縣縣丞林松典史來復陽如皋縣主簿閻士奇餘東場大使張濟時或失於堵截之不預或失於哨望之不先律以軍法亦屬有罪但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卒有警急委難支持况其被挫遭劾之後均有追逐勦捕之勞內陳嘉謨接管備倭失事之罪難免狼山奏捷擒斬之數頗多見今緣事巡撫衙門相應免提問罪責成後效以上各官所當原情準功以贖前愆者也狼山巡檢尹柰勇於赴敵以殞其身伊男尹仕義切於愛親以返其屍忠孝兩全父子無愧所當破格褒恤贈官錄子以風死事者也再照原任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鄭孤忠自持羣策畢用綜理周而區畫當兵食咸充號令肅而威惠行將士効命淮揚二郡獲奠安以無虞驅馳二年惟鞠躬而盡瘁據其發蹤指示之功允爲文臣武將之倡又當持行甄錄以彰其

忠而酬其勞者也如蒙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上請將鄭 特行甄錄張景賢重加陞賞張恒等及時錄用劉天授等加賞陞俸劉一中等照例陞賞張應詔等量行犒賞吳郁等免罪仍行陞賞秦鵬等提問戈楊等降罰楊天駿等免究尹柰等褒恤則功罪既明賞罰亦當人心知所激勸而地方重有攸賴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卷查原行事理相同案呈到部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 題稱江北淮揚地方有功失事人員委官查勘是實及稱海防兵備右叅政兼副使張景賢所當重加陞賞原任叅將喬基張恒所當錄用而喬基陞任仍當給賞徐州兵備副使劉天授原任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淮安府知府蔡揚金所當加賞陞俸淮安府同知劉一中通州同知印家海門縣典史余廷舜呂四場副使李政宿州衛百戶伯永福鎮撫呂圻邳州衛義勇官王大文所當陞賞周家橋把總張應詔宿州衛指揮張繼善泰州所千戶陳厚鹽城所百戶周俊泗州衛鎮撫戴堯臣廟灣場大使白景時餘西場大使白元高金沙場大使陳良增馬頭城巡檢焦三省

所當量行犒賞淮安衛軍罪指揮周官遠難准贖鹽城所軍罪百戶吳郁既免其罪仍當陞賞通州所千戶秦鵬鹽城所千戶朱雄興化所千戶王文高郵衛千戶楊多所當嚴行提問壽州衛指揮戈楊海州所千戶殷大勛趙良相王世祿百戶黃學張漢汪濟舟孔胤時義李傑鎮撫徐守正淮安衛百戶江東曉鹽城所百戶韓堂潘紹正三義鎮巡檢耿光庭荻水鎮巡檢孟文德高橋巡檢白良佑所當量行降罰東海把總楊天駿鹽城把總謝詔掘港把總韓德楨高郵衛千戶羅表海州所千戶吳繼勳通州所千戶陳嘉謨桃源縣知縣傅以智典史沃天章沐陽縣知縣朱璣主簿熊卿典史任玉卿贛榆縣縣丞林松典史來復陽如阜縣主簿閻士奇餘東場大使張濟時所當原情準功以贖前愆狼山巡檢尹柰伊男尹仕義所當破格褒恤贈官錄子及稱原任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鄭 所當特行甄錄各一節爲照淮揚地方帶江濱海前項倭賊或南自蘇松而來連舟不絕或西自青州而來百十爲羣殺傷之慘遠近震驚焚劫之餘室廬蕩析一時將領脆弱營伍空虛若

不足恃所賴原任巡撫侍郎鄭 每事經畫多方
調度狼山巨捷一矢不遺日照倭奴片帆不返臺
中之薦揚累牘連篇編民之歌頌塞衢盈道比之
江南得不償失者迥不相同相應首論叅政張景
賢副使劉天授宣猷宣力並著勤勞而景賢之功
尤當特論其餘有功叅將張恒等有罪千戶秦鵬
等并死事巡檢尹柰既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
伯朋勘明奏報前來勘酌重輕俱已允當內喬基
雖經革任功亦難泯相應通行議擬合候 命下
將鄭 厚加陞賞仍與錄廢張景賢重加陞賞張
恒附簿錄用與喬基各加賞資劉天授吳桂芳蔡
揚金量陞俸級劉一中印案余廷舜李政伯永福
呂圻各量加陞級王大文授以附近衛所所鎮撫
張應詔等九員聽巡撫官分別犒賞周官免其發
遣軍門聽用吳郁免其軍罪仍加陞級秦鵬朱雄
王文楊彥并耿光庭等二員通行巡按御史提問
具奏指揮戈揚等十四員量加俸級把總楊天駿
等十五員免其究問陣亡巡檢尹柰優爲贈官查
給棺殮銀五十兩伊男尹仕義照例給與冠帶免
其雜差但恩威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一

九

刑部三司九

九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太子少
保兵部尚書楊 等題十六日奉

聖旨鄭曉陞二品服色俸級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裏張景賢陞一級銀二十兩一表裏張恒喬基
各賞銀二十兩劉天授等陞俸一級劉一中等各
陞一級王大文准與做所鎮撫張應詔等巡撫衙
門分別犒賞吳郁陞一級秦鵬等耿光庭等巡按
御史提了問戈揚等各降一級楊天駿等免究尹
柰准贈光祿寺署丞伊男仍給與冠帶其餘依擬
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除咨前合咨前去須照本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一

九

刑部三司九

九

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一

曾孫端胤校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二目錄

疏

淮揚類

陵寢工程銀兩疏

修理陵墳告成疏

佃種昭陽湖櫃外餘田疏

申明三湖禁例疏

薦舉兵備官員疏

公舉効以勵庶官疏

舉武職以備擢用疏

薦舉境內人才疏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二目錄

八十七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二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

淮揚類

陵寢工程銀兩疏

題爲乞修陵寢以隆 聖孝以固根本事據直隸鳳陽府申該臣批據南京工部主事張大韶呈稱本職接管修理 皇陵并壽春等王墳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彼隨會同鳳陽府總理通判等官李璦等并帶作頭匠役恭詣工所逐一勘驗修理間據委官經歷李廷价等呈據作頭匠役沈紀等各稱先蒙估計工料各工不敷蓋因歷年既久外視雖若完全更動則多朽爛如見壞者一楹而上下拆卸其損腐之植疊出估修者一丈而彼此聯絡其繕治之功倍多原估正殿找縛鷹架并搭天橋共用杉木三千五百根而今只及一半原估外圍牆垣損壞蜈蚣楞木二百餘丈而今修補計將數倍况自估計之後又經年餘風雨損壞處所更多又有出於原估之外見今各匠停工待料比與先年修理估計物料大不相同呈乞早爲議處等

因又據委官千戶等官張威等呈稱蒙委修理白塔壽春等王墳工料不敷緣由亦呈到職看得前項各稱不敷并坍塌續料係干重務恐有冒破糜費錢糧情弊况經本部前該委官王郎中估定數自會同撫按衙門題請明白遽難准信又經行據各官冊報前來惟恐不的本職仍率各官并匠作人等前詣各該興修處所眼同逐一覆勘委與各官匠作呈冊相同必須計處爲照先管工楊主事自舊年十月破土興工以來先務催料而後及興工其原料數否難以預知及料備興工然後委官匠作競云不敷本官於三月初五日雖亦呈部而旋已病亡矣職查舊案嘉靖十四年曾經修理較今日之功雖不甚同所費至三萬四千兩有奇然尤經始於十四年秋告成於十六年冬且原冊內亦載有云原估續估及其不足也又通融估及其又不足也又有未估有司添辦之條今日之功更換修補 皇陵并白塔處所以殿屋則自正殿以至廚房共二百五十餘間以墻垣則自紫金城以至外墻共五千七百八十餘丈以門亭則自金門以至東西碑亭共四十餘座又有大水關等處共

計六券宰牲祠堂二所古溝一道估後坍塌者又不在此數其工不在小矣所估工料等價乃止於二千餘兩比之疇昔十不及一安望其能敷用哉夫人處事以速成者爲精敏以緩就者爲鈍拙職叨茲委儻原料稍敷豈不欲夙夜經理期月成功也哉亦思修理陵寢干係匪輕以嘉靖十四年大修重費迄今不過十餘年耳尚且損壞如此况今以如是之料興如是之工儻未踰年而經修處所旋有不固者將誰任其咎也又况盡如原估之數必不能成功乎除將見在物料一面先儘不敷接濟修理餘候估定另行外今將取到各該委官造報原估已敷未敷及估後又坍塌者三項文冊呈乞查照早賜委官會同驗估等因批仰鳳陽府掌印官會同留守司作急估計呈奪又該巡按直隸監察李御史案驗准張主事手本前事亦行本府估勘回報奉此卷查先奉撫按衙門并南京工部劄案備仰遵將原估物料工價查照本部出辦并行各府取解派到銀兩委官買料興工修理去後今蒙前因依蒙備行本府知府熊勉學會同留守司署正留守賀麟見并帶委官恭請 皇陵并白

塔壽春等王墳各該工所公同本部委官張主事并總理工程通判李璣及留守司僉書袁吉各管工指揮經歷等官蘇潤等遵將 皇陵正殿金門兩廡碑亭紅門御橋具服殿享胙亭明樓朝房直房齋官廂堂神厨神庫宰牲晾牲酒房更堡并紫金城外圍牆水關溝渠及下馬牌坊等處與白塔壽春等王墳殿廡金門紅門神厨直房享胙厨房裏外牆垣等處逐一躬親看視果因歷年既久外視似尚完全拆卸既多中間委俱朽爛當原估之時據迹外觀其有損壞坍塌之處因而相度修整工料若費不多及今土木既興每該從新更換添補拆卸揭窳等項計算工料多有出於原估之外况又估後風雨摧剝其間損壞坍塌益多俱應併力修理若止憑原估工料委各不敷及查先年修理卷內亦有原估續估之條所據議再估加添修理一節不為無見除將緊要應修工程先儘原估物料接濟湊搭修理并嚴督各工匠作沈紀等查算原估工料數用及舊料尚堪改造與本處借用不開外應該加添竹木鐵釘甓瓦灰麻漆篾桐油三碌等料價值并匠作工食查算明白又查得嘉

靖十四年大修卷內開載應修 皇陵緊要工程原估殿內抽換斤柱三根彼及修理之時看得上下堅完惟近礫二三尺浮皮畧破敲有虛聲若易新木未必如舊且動搖全殿其工非小俱仍照舊止揭窳油飾完報歷今又經一十七年前柱愈加朽壞不堪即今見修工程更換殿內後斤柱二根前簷柱十根地檻五根全架拆卸安換如新比與先年工程尤為重大况先年節次估添工料等項計費三萬餘金自經始以至告成之日計經三載有餘矧今興修之際若以歲月速成所費為惜恐非經久遠圖之計前項續估加添物料及匠作工食等項共計銀二千六百四十三兩五錢二分五釐三毫南京工部出辦銀三百八兩八錢二分一釐六絲本府并廬淮揚四府出辦銀二千三百三十四兩七錢四釐二毫四絲酌處停當合無俯從仍照先年修陵續估事體一面會派發工併修一面題請等因到臣據此卷查先准南京工部咨前事內開修理鳳陽 皇陵正殿并壽春等王墳殿廡牆垣等處估計木植等料價銀二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有零內除本部出辦銀四百八十五兩

九錢有零坐派鳳陽等四府出辦銀一千九百四十三兩七錢有零等因已經會議酌派鳳陽府銀五百三十兩廬州府銀五百兩淮安府銀四百兩揚州府銀五百一十三兩七錢有零各解工所應用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議照 皇陵并壽春等王墳自嘉靖十四年間修理到今風雨損壞坍塌者多先該估計工料一時簡略緣正殿與官堂墻垣等處委的工程浩大今主事張大韶躬親督理目擊用料寔多乃有此議必須從宜整飾一新以隆我 皇上崇修

端簡鄭公集

卷十一

太一

言十一

祖宗陵園之意及查先年修理 皇陵估計之後續有加修因料不敷復議添辦今與上年事體大略相同既經該府公同各官查議前來所據續估料價工食銀二千六百四十三兩五錢有零相應處辦欲候題請至日恐誤工程除南京工部出辦銀三百八兩八錢有零外其該各府出辦銀二千三百三十四兩七錢有零一面先行酌派鳳陽府銀八百五十兩廬州府銀七百五十兩淮安府銀四百兩揚州府銀三百三十四兩七錢有零各解工所接濟外如蒙乞勅該部合無備行南京工部

端簡鄭公集

卷十一

七

陳元吉言十六

并臣等各遵照施行及行主事張大韶督率司府委官將前項殿宇官堂等處趁時併工修理事完一同造冊奏繳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進奉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鄭 題稱修理 皇陵并壽春等王墳先蒙估計工料不敷蓋因歷年既久外視雖若完全更動則多朽爛先該估計一時簡略緣今工程委的浩大張主事躬親督理目擊用料寔多乃有此議必須從宜修飾一新所據續估料價工食銀二千六百四十三兩五錢有零相應處辦欲候題請至日恐誤工程除南京工部出辦銀三百八兩八錢有零外其餘酌派鳳陽等府各解工所接濟一節為照前項修理 皇陵并壽春等王墳續料工價并酌派銀兩等項緣由既經該撫按官議題前來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工部并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鄭等照依各官議題事理將前項續估料價工食銀兩如數派辦趁時修理務要工作堅美無致虛費事完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嘉靖三

十三年九月十一日本部左侍郎郭 等具題十
三日奉
聖旨是欽此

修理陵墳告成疏

題爲乞修陵寢以隆 聖孝以固根本事據直隸
鳳陽府申准總理委官本府通判李璦牒據分委
管工指揮經歷等官趙都李廷价等各開稱原委
分管修理 皇陵正殿兩廡官堂亭房等處與白
塔壽春等王墳殿廡牆垣等處先於嘉靖三十二
年十等月初十等日興工至嘉靖三十四年三月
十二等日俱已完備各將修理過工程用過物料
支過燒造搬運夫匠車船腳價工食銀米并原估
物料不足續估添辦等項數目緣由冊繳到職督
同分管工程經歷等官李廷价等逐一查勘明白
磨算相同類造文冊牒府覆勘轉繳准此該本府
知府熊勉學會同留守司署正留守賀麟見覆勘
錢糧俱各明白工程俱已完美除各另造冊回報
外議照 皇陵及白塔壽春等王墳自嘉靖十四
年大修以來漸就廢壞今蒙再舉修理煥然一新
深足以慰 仁祖在天之靈盡 皇上追崇之孝
凡在臣民莫不懽忭備將工完緣由繪圖及總理
分理督工用工效勞員役并查嘉靖十四年修陵
十六年告成效勞人員甄別等第陞賞緣由申報

到臣據此查得接管卷內先准南京工部咨准工部咨該南京太常寺 皇陵祠祭署奉祀汪大紀奏稱 皇陵正殿簷柱寶座平臺兩廡紅門角門御橋便橋碑亭燎爐水關明樓闌干具服殿朝房并周圍墻垣門鋪下馬牌坊等處及白塔壽春等王墳殿廡金門紅門燎爐神厨官廳直房甕城隄閘等處皆甕瓦脫落木植朽壞坍塌欹斜滲漏等項并 皇陵外城土墻周圍瓦片脫落墻垣崩塌乞要查議修理本部看係陵寢重事擅難遙度合咨南京工部委官前去會同撫按守備等官逐一相度如果損壞倒塌滲漏應合修理者即便估計合用物料各若干照數處辦次第修理合行事宜該部徑自查照舊例題請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部本部劄委署郎中事司務王學吾前來督同司府等官相看得 皇陵并白塔壽春等王墳委俱損壞坍塌應該修理備將該修處所相度估計合用物料除大次杉條松木琉璃甕瓦紅黃土料會有本部關支采取其會無紅漆城甕紙筋等料價值并雇匠工食銀兩除南京工部出辦銀四百八十五兩有零外鳳廬淮揚四

府出辦銀一千九百四十三兩有零直匠人夫於鳳陽等府及留守司起倩軍民應役等因題奉欽依備咨轉行四府出辦工料直匠人夫及物料差官押運工所聽本部委官主事楊鑰照數驗收應用施行准此行間續准禮部咨開選擇 皇陵正殿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壽春等王墳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各吉日興工緣由題奉聖旨遣侍郎吳鵬行禮欽此欽遵移咨本官恭詣鳳陽府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祭告 皇陵并司工之神初九日祭告白塔壽春等王墳并司工之神回奏訖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該臣接管據鳳陽府申蒙臣批據南京工部接管修理委官主事張大韶呈稱本職接管修理 皇陵并白塔壽春等王墳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彼勘驗修理間據委官經歷李廷价等呈據匠作沈紀等各稱先蒙估計工料各工不敷蓋因歷年既久外視雖若完全更動則多朽爛本職仍率官匠人等前詣各該興工處所覆勘相同必須計處爲照先管工楊主事自舊年十月破土興工以來先務催料而後及興工其原料敷否難以預知及料備興工

然後委官匠作競云不敷本官雖亦呈部而旋已
病亡呈乞委官估驗等因批仰鳳陽府掌印官會
同留守司估計呈奉該本府知府熊勉學會同署
正留守賀麟見僉書表吉續估加添物料及匠作
工食等項共該銀二千六百四十三兩有零除南
京工部出辦銀三百八兩有零外鳳廬淮揚四府
出辦銀二千三百三十四兩有零酌處停當該臣
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達時議照 皇陵并
白塔壽春等王墳自嘉靖十四年修理至今風雨
損壞坍塌者多先該估計工料一時簡略緣正殿
與宮堂墻垣等處委的工程浩大今主事張大韶
躬親督理目擊用料寔多乃有此議必須從宜整
飭一新等因會本具題本部覆題奉欽依備咨前
來隨行各府將前續估工料依期辦解修理去後
今據前因看得報完工程中間恐有遺略及一應
管工大小員役歲月有久近勞績有多寡未見一
一甄別隨行該府知府熊勉學先行閱視工程及
將在工員役分別等第開報到臣除將各項用過
錢糧數目劄行鳳陽府轉行主事張大韶覆查明
白遵照往年事例類造文冊徑繳外臣隨於嘉靖

端簡齋文集

卷十一

十一

三

七

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前往鳳陽經過泗州其
時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世魁患病四月初二日
臣會同主事張大韶親詣 皇陵初三日親詣白
塔壽春等王墳督同留守司署正留守賀麟見僉
書表吉鳳陽府知府熊勉學及約會奉侍 皇陵
內侍官張奉奉祀等官閱視得 皇陵正殿寶座
并殿內抽換楠木襟柱簷柱枋椽門檻金門角門
明樓兩廡碑亭紅門御橋具服殿齋官瀾堂神厨
神庫燎爐宰牲晾牲酒亭并亭朝房直房享酢亭
更堡并紫金城外圍牆水關溝渠及下馬牌坊等
處與白塔壽春等王墳殿廡金門紅門神厨晾牲
亭并亭直房享酢亭厨房裏外墻垣等處修完工
程逐一檢視委俱完美別無遺略臣竊惟 皇陵
寔我國家億萬世王氣所鍾慶源伊始相應崇重
但修理有年不無圯壞幸遇 皇上純孝因心善
繼善述一聞傾敝之下再下修葺之 命該部計
議覆題咨行南京工部坐委司官會同前後撫按
督同司府等官相計修理臣等相與嚴督各該總
理等官鳩工集木採石造甃派徵原估續估料價
備查初議添議工程官知效勞人咸趨事役不愆

端簡齋文集

卷十一

十一

李永言

期事皆就緒堅固華美宏邃清嚴真足以綏奠神靈輝揚 聖孝視昔商祗見於桐宮周僅聞於豐水殆不侔矣乃若壽春等王墳皆我 仁祖葺功之胤 太祖本支之親繫出天潢屬在玉牒今其墳墓俱各煥然一新彼伯邑之寢園莫考頡頏之名號徒存相去又萬萬矣臣待罪拊循躬睹盛典不勝幸甚再照前項陵墳效勞員役既該鳳陽府分別等第勘報前來內除應賞應犒者查支官錢買辦花紅禮物先行犒賞外如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張大韶才識明敏幹濟公勤殿更十柱

端簡公集 卷三 古 李成三 八十六

悉係楠材壙高四圍不啻塗墍他皆稱是新故相兼復有餘貲溝防並舉可謂事半而功倍庶幾一勞而永逸奉侍 皇陵內侍官張奉稟質安靖應務周詳往來行視不但任其勞巨細經心必欲善其事鳳陽府知府熊勉學材器宏達知慮精審本以節用愛人之心而行日省月試之政出納無吝上下相安財力有經公私不置中都留守司署正留守賀麟見協同僉書袁吉始焉同心規畫既而協力贊襄指揮若定鼙鼓弗騰鳳陽府通判李璦夙夜在公收支必慎 皇陵祠祭署奉祀汪大紀

首陳疊瓊之議共成資飾之功以上各官賞賚相應取自 聖裁如蒙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詳議擬奏上請施行庶幾人心知勸恩渥無遺惟復查照嘉靖十四年修陵前例舉行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進奉

聖旨是

佃種昭陽湖櫃外餘田疏

題爲陳愚見以利民生以濟河渠事查嘉靖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准工部咨該刑部左侍郎吳 題條陳關餘田內開櫃水之外餘閒田地頗稱肥饒今運道河身既高水櫃之水窪下不能激之使上名雖接濟未收實用如沛縣昭陽湖櫃外餘地約七百餘頃置之荒蕪委爲可惜若召民佃種每歲納銀沿河諸湖可得銀萬數兩貯之河道或打造剝船或雇倩夫役或買辦椿草或修理閘座則官得贍用民得安生其積水之處若有侵占

端簡鄭公集

卷三

十六

三十八

仍照新例問罪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本部議照前項水櫃係經漕河初制近年兵部右侍郎王以旂不過申明而振舉之今本官復題稱運河身高水櫃窪下不能激之使上是不但謂櫃外餘田置棄可惜似并水櫃以爲無用但事關國計難便擅議相應行勘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漕運河道及巡撫各都御史并管河管閘郎中主事等官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河御史督同該司府守巡兵備管河官查照先今事理將前項昭陽等湖水櫃逐一踏勘先年因何建置

及後因何廢棄自侍郎王以旂修復之後曾否有何實用即今各閒曠地畝若干應否召民佃種歲收子粒若干有無於官民兩便務要斟酌利害從長計議會奏定奪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已該前任都御史吳 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曾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黃國用劄行徐州兵備道勘議去後該臣接管據沛縣申前事又經批行該道併勘續據兵備副使劉天授呈稱依奉行據沛縣回申查得本縣昭陽湖原額地七百一十八頃三十七畝五分除用過地二百一十八頃四十

端簡鄭公集

卷三

七

三十九

四畝八分九釐築爲水櫃尚餘地四百九十九頃九十二畝六分一釐數外另有滕縣湖地七十二頃三十六畝係隸山東地方緣由到道據此卷查前事會委豐縣知縣戴輔會同沛縣署印主簿都永清親詣昭陽湖逐一沿丘履畝踏勘明白審據告人夏旺張鉞等各稱先祖於洪武年間開墾承種及查原行始末卷案先年節被黃水淹沒縣治倒塌文卷湮溺無憑查理彼因本湖淹淤不堪蓄水後自嘉靖七年間蒙工部管閘主事衙門查勘前項地畝高窪有收坐派租銀不等遍年依期完

納專備河道公用嘉靖十八年蒙工部管理南河
郎中衙門明文坐派湖地七百一十八頃三十七
畝五分每年每畝徵租銀一分共銀七百一十八
兩三錢七分五釐俱奉明文取解修理閘座河道
用盡嘉靖二十年七月內蒙本道前任署副使案
驗該蒙督治漕河兵部王侍郎案驗該本部題爲
遵明旨查復官湖以濟漕河事備仰本縣即便省
諭原種昭陽湖地人戶三百五十八戶若有祖父
置產而子孫不知者從實首官革退原徵租銀盡
行除免見種秋禾姑准自收其徵納租銀底簿備

端簡鄭公全集

卷主

太

三百九十一

黃洪

存待勘處果用民田若干方許計畝抵換或量給
官價敢有豪強佔種有司仍前徵租定行拏問等
因本縣遵依查明計畝抵換外實用過地二百一
十八頃四十四畝八分九釐築爲水櫃外餘地四
百九十九頃九十二畝六分一釐并北接滕縣官
湖地七十二頃三十六畝俱封禁不許耕種一向
遵守今蒙查勘爲照前項湖地始築水櫃引洩水
利接濟運渠誠爲良圖後因節年黃水大發致將
水櫃淹淤高厚據其地形較比外餘閒曠地畝稍
爲平坦若欲興復挑濬但地呈廣濶所費工力太

多擅難輕議除水櫃奉有欽依相應存留外其櫃
外四面閒餘田地壅淤尤爲高阜悉皆曠廢遂至
拋荒然以有用之地而置之無用又減數百兩租
銀以損修河之費合無仍歸先年失業之民領種
每畝計二百四十步加徵租銀三分每年算約共
銀一千七百餘兩貯之河道公用似與官民兩利
一方窮困之民有所仰給并稱滕縣湖地及南旺
馬場安山三湖該山東委官兗州府黃同知徑自
勘報等因已該陞任副使李天寵會同管理南河
工部郎中彭澄沽頭閘主事曾鎰親詣昭陽湖踏

端簡鄭公全集

卷主

九

三百九十二

李文

勘得本湖先年窪下細滕縣諸泉之水設漕之初
導引接濟運道四面隙地聽民播種至正德年間
黃河從沛濁流灌激淤迷湖形高下俱堪耕種百
姓以爲恒業嘉靖七年以來議令徵租嘉靖二十
年間漕河涸竭議復官湖擇取稍下一區築爲水
櫃以備蓄洩四外餘田封禁不許耕種數年之後
霖潦湮淤圍堤壩頽櫃內比外勢高尺餘泉流至
此不能停積徑達金溝歸入運河議得前湖開漕
之始窪下者堪以積水閒隙者聽民耕作是以公
私兩便繼因黃河湮淤照畝科租則少濟公家厚

裕民利至於築櫃之後湖身增高勢自不能停水
餘田封築小民遂爾失業即今櫃形既存以俟相
時修濬蓄洩其四外閒田本與水櫃不相妨礙棄
置荒蕪誠爲可惜內滕縣地畝聽該省徑自議處
其沛縣餘地共計四百九十九頃九十二畝六分
一釐俱平衍膏腴應歸先年失業之民領種歲收
子粒豐歉難定每畝加徵租銀三分以備河道公
用永久可行官民兩利緣由回報去後今蒙前因
爲照昭陽湖櫃外餘田實該沛縣地四百九十九
頃九十二畝六分一釐既經前道會同各官勘議
本與水櫃無妨相應召民佃種公私並濟事體調
停無容別議等因到臣據此會同總理河道工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 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劉世魁莫如士議照昭陽湖櫃外餘田既
節經該道會勘議報前來相府依擬如蒙乞勅該
部再加詳議合無備行臣等轉行沛縣掌印管河
官將昭陽湖櫃外前項餘田四百九十九頃九十
二畝有零召民耕種自嘉靖三十四年爲始每畝
加徵租銀三分大約每年計收租銀一千四百九
十餘兩收貯官庫以備河道公用其櫃內積水湮

端簡鄭公集

卷五

三

二百九十五

淤去處嚴督該管官司以俟相時修濬蓄洩濟運
仍出榜禁諭小民不許將應禁積水去處一槩涸
占盜決水利如違照例問遣其撥分佃種務令肥
瘠相兼不許勢豪之家揀取肥饒偏累小民如此
庶法令昭彰官民兩利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十一
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工部併覆後題申明三湖
禁例疏內

端簡鄭公集

卷五

三

二百九十六

申明三湖禁例疏

題爲申明三湖積水禁例以備接濟漕渠事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准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 咨准臣會纂爲陳愚見以利民生以濟河渠事議題昭陽湖櫃外餘田召民佃種等因准此案照前事已經通行山東布按二司并南北管河管泉分司及徐州曹濮等兵備道各督率所屬府州縣管河管泉等官勘議昭陽南旺安山馬場等湖堪修水櫃有何實用未報又該本院親臨督同各該管河等官踏勘得馬

場南旺安山等湖

卷主

三

三十七六頁

場南旺安山等湖見有修蓄水櫃堪濟運道其內外高阜地畝雖堪給佃第恐漸次侵種低窪地畝未免盜決隄防以故衆議未定姑候再勘外惟昭陽湖水櫃近年黃水淹淤地勢高阜間有低窪之處亦不能受泉源並無勺水一望荒蕪地土悉皆閒曠爲照各官議將本湖內湖低處仍存留以見舊制其外湖高阜之地計畝召民佃種歲納租銀約有一千七百餘兩收貯官庫以備河道支用度其事勢尤爲官民兩便已經行令管理沽頭關主事曾鎰具由另報去後續據本官呈稱昭陽湖櫃

外餘地五百七十二頃二十八畝六分一釐率皆高阜抑且茫無限隔蓄水委難濟漕無賴俱屬久荒要歸先年失業之民佃種照畝加徵租銀緣由前來但恐議有別見事當歸一已將前項緣由於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移咨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 處查照計處施行外隨准本官咨稱爲照前項四處水櫃先該本院奉 命賑濟之時經由各地目擊時艱乃爲具題雖出利民生濟漕渠之意今既該貴院親臨踏勘知之必真但事在

場南旺安山等湖

卷主

三

三十七六頁

彼中本院難以計處等因回復到院案候通勘至日會題間今准前因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准此卷查先准工部咨該刑部左侍郎吳 題前事備咨前來已行徐州兵備道勘議該臣接管續據兵備副使劉天授呈稱南旺馬場安山三湖該山東委官徑自勘報其昭陽湖餘閒田地內勝縣地七十二頃三十六畝外沛縣餘地共計四百九十九頃九十二畝六分一釐已經踏勘明白與水櫃不相妨礙棄置荒蕪誠爲可惜相應召民佃種每畝徵銀三分聽候河道公用等因已經會議

於本年十月十一日具題去後今准前因又該本官揭帖開稱昭陽湖地更無勺水真可與民佃種惟安山南旺馬場三湖水高運河六七尺實賴其接濟其勢豪見昭陽湖與民佃種必有本奏擾此各湖之地儻一與之後必有侵種決隄之患今春末亢旱徐州小浮橋黃河水來甚微止靠徂來諸泉以濟運道運河水淺量開馬場湖水接濟十日後得雨運河大通安山南旺湖水尚如舊未開此湖水深有益於運河也昭陽湖地則與三湖大有不同蓋原因黃河水決衝壞飛雲橋時已將此湖盡爲平地雖所謂水櫃者亦皆無用召民佃種似亦相應等因到臣爲照安山南旺馬場昭陽四湖乃漕河水櫃查得去歲該刑部左侍郎吳奉命前往山東直隸賑濟經過地方目擊各湖櫃外田地荒蕪以此具奏召人耕種納租該二部議擬題奉欽依已行徐州道將昭陽湖櫃外餘田勘明會題外其安山南旺馬場三湖見今有水濟運與昭陽湖事體大不相同誠恐姦豪牟利之家矯借此例爲照奏擾未便所據前項三湖既經河道衙門咨勘各湖水勢地勢應佃應存皆其身經目擊

以故明白詳備况關係漕河重務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合無轉行總理河道都御史嚴督該省管河管泉兵備等官將安山等三湖水櫃照舊蓄水以濟漕渠不許勢豪援比佃種及盜決隄防敢有故違查照新例從重問遣及有妄比昭陽分佃奏擾者即將原詞立案仍行究治如此庶漕河水櫃不致廢壞而姦豪覬覦之心永絕矣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工部議覆臣等看得先年諸湖設爲水櫃所以蓄水濟運有關國儲無容別議臣前奉 命賑濟淮徐兗沛地方經歷昭陽湖濱見湖坡沙漫淤爲平阜而南旺安山等湖櫃外餘田頗多亦堪樹藝因有例禁民不敢耕維時沿湖飢民失業千百爲羣剽掠官運船隻幾釀大患非我 皇上垂仁賑恤措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其揭竿負戈去而爲盜者又不知有幾矣臣目擊民艱且事固有昔利而今否者欲將櫃外餘田聽民佃種使其居有常業以存恒心非謂盡廢水櫃而畀之民也今節該各官會勘得馬場南旺安山三湖水櫃有利運河難以召佃惟昭陽湖淤爲平地原與運河不相關涉與

民佃種公私兩利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備
咨漕運河道等衙門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
并管河管閘等官嚴督該省兵備州縣掌印等官
即將昭陽湖櫃外餘田四百九十九頃九十二畝
六分一釐召民耕種自嘉靖三十四年爲始每畝
徵租銀三分完收貯庫以備河道公用大率每戶
以五十畝爲則不得多給以啓豪強覬覦之端諸
人得以藉口仍各給帖執照使地無遺利民樂更
生日後或於河渠有濟照舊退出還官公私兩無
妨礙其馬場南旺安山等三湖水櫃仍蓄水以濟
漕渠榜示遵守如有豪民盜決侵佃等項查照先
今事例施行等因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八日本
部尚書吳 等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

端簡齋全集

卷七

三

百九十八

薦舉兵備官員疏

題爲薦舉兵備官員事竊照臣撫屬地方原設新
設兵備官三員皆能感戴 聖恩勉脩職業但歷
任不同似難舉薦如整飭徐州等處兵備山東按
察司副使劉天授陞任副使已久而徐州蒞事尚
淺雖係賢能未敢薦舉外訪得整飭淮揚海防兵
備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副使張景賢
學以廣材而心術光明志以帥氣而德性堅定有
賞有罰畢協羣情匪亟匪徐適中機會出納錢穀
既微節儉於羔羊拊輯瘡痍尤播旬宣於江漢所
謂經文緯武之器竟收亨屯濟蹇之功雖當風雨
漂搖之時寔爲戶牖綱繆之計即其能戰而能守
由其善斷而善謀惟其知微而知彰見其有體而
有用整飭潁州等處兵備河南按察司僉事朱舜
民器度恢宏才諳精敏挫強以果毅不察察以爲
明撫順以宣慈不纖纖以爲惠清刑獄則雀角鼠
牙必得其情弭盜賊則童牛羸豕必防其漸指揮
若定足任干城剖決如流何妨盤錯豈惟令行而
禁止固已吏畏而民懷此二臣者皆賢能懋著所
富薦揚者也如蒙 皇上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

端簡齋全集

卷七

三

百九十八

果臣言不謬乞將張景賢陞任巡撫朱舜民仍陞
兵備庶名實相參資望並用知人安民除戎禦寇
一舉而兼得矣

公舉劾以勵庶官疏

題爲公舉劾以勵庶官事伏念臣本非才待罪拊
循節該欽奉勅諭官員有廉能公正者量加獎勵
貪酷不仁者從公黜罰欽此欽遵臣於所屬有司
官員詳加體察除有愆過者各量行戒飭訖及照
淮安府同知劉一中領兵剿倭一月兩捷先已叙
功論薦兩淮運司運使唐時淮安府推官徐大壯
徐州知州胡麟無爲州知州何寵泰州知州趙祖
朝山陽縣知縣史朝宜英山縣知縣李鳳俱任淺
廬州府同知李如桂先已陞任宿遷縣知縣莫抑
興化縣知縣曾梅俱已調任天長縣楊完考稱復
任以上各臣皆賢能不敢槩舉外訪得揚州府知
府吳桂芳才猷宣朗問學純明豈第足以輯民情
而綜理周密果達足以飭武備而神思安閑錢穀
之出納有經已知其端潔刑獄之輕重不爽益見
其精詳當倥傯之時不啻揮斤游刃處紛華之地
尤能崇雅黜浮淮安府知府蔡揚金操履端凝政
體練達明而且恕詩云不剛不柔介而能容書曰
有爲有守加之以師旅效兎且干城之功因之以
饑饉著鴻鴈勞來之績鳳陽府知府熊勉學豁達

而持之以沉毅慈惠而濟之以嚴明牧民馭衆吏
事既脩設險除戎武事亦舉淮安府通判党淳法
必用情仕不廢學勤以集事而耻於詭隨說以先
民而慎於防險鳳陽府推官苑囿賦質馴雅守職
恭勤聽民詞則原情而執法處民事則弊革而利
興廬州府推官董堯封資材雋秀操履靖恭理刑
以明恕民自不究署郡以公平事克有濟六安州
知州喻南岳慈惠畜民果斷任事平徭均賦無復
雲漢之憂內輯外攘卒靖萑蒲之寇江都縣知縣
周思久純良之質不務於發揚績密之才寔優於
幹事可謂不諂而不瀆且能任怨而任勞泰興縣
知縣姚邦材心與貌稱才與行符臨民不敢拂其
情專尚休息持身惟欲寡其過每務謙冲以上數
臣皆賢能昭著所當薦揚者也又訪得某縣知縣
某人凶狡存心貪鄙成性妻喪巧索祭禮徧擾士
民徵收勒取兌頭嫁禍門庫賑銀贖銀充滿囊橐
聯枷聯杻顛踣道途恣其驕淫收買部民子女肆
無忌憚挾持原問官司此則貪汙不職亟宜罷黜
以除民害者也如蒙 皇上勅下吏部再加查訪
如果臣言不謬將吳桂芳等擢用某人即行黜退

則臧否不滑而勸懲有在其於吏治不爲無補緣
係公舉劾以厲庶官事理

舉武職以備擢用疏

題爲舉武職以備擢用事竊照各該巡撫官交代離任之日例得舉劾武職官員爲照人才難得而武職尤難臣所屬各官一年之間參將守備運糧造船把總被劾黜退及漕司查革者梅希孔張壽松張弧戴崇文宣詔馮國柱蕭啟張啓宸凡八員矣以故不敢再行論劾及照原任叅將喬基張恒王元伯先因剿倭獲功已經叙薦守備儀真署都指揮樊景暘近已陞任中都留守司領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高思謙運糧把總顧承勳蔣環造船

端簡鄭文集

卷三

三

三

把總周表俱任淺不敢舉舉外訪得中都留守司協同僉書袁吉存心歛約蒞政詳明文事與武事兼脩干城無忝守官與守身皆慎錢穀可司江南下江把總運糧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郭全仁才本明達志亦堅定與人無競不屈法以徇人臨事有爲必任勞以集事湖廣都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常勲閱歷久而事體已練幹濟勤而政務克修江西都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華蓋夙夜効勞而新故咸舉公私不擾而操縱有方浙江都司浙東把總運糧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指揮同知詹懷世外嚴毅而內寬平志雄偉而才縝密勞績已著嘗議無聞衛河造船廠把總指揮同知潘準貧而有守嚴而不苛發厥官之姦賊不庇其黨而竟無怨言防海上之倭奴本非其職而略無難色以上各官才品雖殊俱堪器使如蒙皇上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袁吉等量加擢用以勵將校不惟漕政克舉而戎務亦修矣緣係舉武職以備擢用事理

端簡鄭文集

卷三

三

三

三

薦舉境內人才疏

題爲薦舉境內人才事竊照各該巡撫官交代離任例應舉薦境內人才以備任使臣待罪拊循地方除原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松先爲預處安攘要務以圖防禦實效事已經論薦外訪得原任刑科都給事中張侃正直忠厚孝友溫恭抱高壻射隼之才心行已孚於諫闥勵衡門樂饑之志足跡不至於公庭蓋已衡慮而因心惟知省愆而補過況年力正強似難終棄撫按累薦豈敢扶同如蒙皇上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張侃蚤爲錄用庶幾圖報有日而微臣薦賢爲國之心亦少盡矣

端簡鄭公全集

卷三

三

二十

外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二中目錄疏

兵部類

查催覈冊疏

議處重鎮將官疏

會議大同巡按禦尚約題兵餉疏

覆給事中徐浦條陳疏

覆御史王本固倭寇疏

選軍疏

大工軍後疏

端簡鄭公全集

卷三

一

十六

外

取用錢糧疏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二中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

兵部類

查催覈冊疏

題爲查催覈功文冊事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因浙直等處征倭獲功人役告各通狀要得不候覈冊先行授職陞級於例有碍呈乞議處等因案呈到部爲照國家軍功陞賞凡遇各處奏報功次奉旨下部該職方清吏司查呈咨行都察院劄行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二中

三百廿五

巡按御史覈實覈冊到部又該武選清吏司查呈擬議陞賞具奏定奪此定例也近年浙江直隸福建奏到剿倭功次已經通行覈實去後間有覈冊到部陸續題請陞賞然未到者尚多以致各處獲功之人每每各告通狀輒要不候覈冊先陞職級若與准行恐職級既陞覈冊不准復行查革未免抵牾况據一狀具一疏而陞一官煩瀆 聖覽數厘批答尤非所以重王言而齊邦政也伏望 皇上容令臣等恭候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劄行各該巡按御史通將先奏獲功員役不分職級已未

陞授據覈冊已未報到作速逐一嚴加查考中間如有倚恃勢豪依附親識脫罪藏身奪功冒報及巧立名色如齎旗督陣出奇放火躡路進兵踰城報信等項俱要照例查革其有罪重於功仍須問罪功可贖罪量與准贖若委果在陣獲斬首級亦要作急覈報以憑議擬陞賞具奏定奪夫功不速賞無以勸勵官兵賞不當功何以慎重名器必須據理執法分別真偽豈得遠怨持疑耽 歲月伏乞 聖明俯賜裁察施行臣等不勝幸甚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初五日進初七日奉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二中

二

聖旨是欽此

議處重鎮將官疏

題爲議處重鎮將官事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薊鎮建昌副總兵馬芳奉有明旨統兵前赴大同右衛救援建昌副將似不可缺大同副總兵尚表該在左衛駐劄今見在右衛城中叅將麻祿該在右衛駐劄今與尚表同在一城呈乞議處等因案呈到部爲照副叅將官各有協守分守之職必須責任分明體統專一庶可約束官兵盡守信地伏望聖明俯賜裁察將馬芳改爲大同左副總兵其遺下建昌副總兵員缺容臣照例會官推舉相應官

端簡齋全集

卷五

三

三月辛酉

二員請旨簡用其尚表該在大同左衛仍留右衛與麻祿同心協力共守城池內安人心外禦醜虜務收全功仰報朝廷超格陞賞厚恩各官符驗旗牌照舊收用其馬芳勅書查照原擬責任另行請給左衛應否別設官員咨行宣大總督尚書楊查議具奏定奪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初八日進初十日奉

聖旨尚表代任副總兵馬芳應援都着照前旨行候右衛賊退另議建昌副總兵王忬便選委相應將官具奏暫管

會議大同巡按樂尚約題兵餉疏

題爲進兵運餉乞勅督撫將領官員嚴加戰守以慰聖懷以安重鎮事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樂尚約題臣於四月初五日至大同鎮城見得總督侍郎江調取官兵已分營伍羅買軍儲漸足支用所當進兵之時矣隨該侍郎江於本月十一日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楊督同鎮守大同總兵官張承勛統兵前赴右衛訖臣愚以積久未練之兵恐難取勝於一戰而糧草所備未多又難以爲持久之謀縱右衛之路通而糧餉

端簡齋全集

卷五

四

三月辛酉

稍入臣聞右衛之內粟米竭矣牲畜盡矣房屋燬矣餓殍者衆矣老幼饑餓而不能興者不知其幾矣耕稼廢於歷年而田畝爲醜虜之牧地牛具供於炊爨而農夫爲鋒鏑之冤魂苦楚之狀難以言悉者也若不仰賴聖恩大加賑濟以備不虞恐數萬生靈雖少蘇於萬死一生之後七八月間胡馬強壯信內逆之勾引放已往之久圍則右衛之路暫通而復阻今日之兵雖散而復徵軍旅之供所費益多而邊疆之中殆無寧刻此臣之所以過爲將來者慮也伏望皇上嚴勅督撫諸臣同心

協力務在剿除而右衛既通之後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使人人而爲自食之利量地里而加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使隨地而爲戰守之圖則虜賊之覓點難保其不犯而我軍之有備庶免於倉皇至於應援之兵可以調用兵馬之費可以儲積者乞勅戶兵二部速爲議處不惟右衛之圍可解於目前而大同郡邑凋敝之久可振作於將來矣臣愚幸甚等因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着兵部會同九卿科道官爲國保民議上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某會同九卿科道等衙門吏部尚

此所據御史樂尚約奏稱欲救目前之急必須調遣援兵積儲軍餉欲爲經久之計必須仰賴 聖恩大加賑濟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量地里而加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皆禦虜安民之計深爲有見相應會議擬奏除調遣援兵節該兵部題奉欽依督發主客官兵十一枝已經月餘量已調集其積儲軍餉節該戶部陸續給發帑銀共三十餘萬兩買辦糧草已有運至左衛者但虜退之後即爲久遠之計四事委宜區處相應大發帑銀早爲賑濟或一時運解未及就於見到大同銀兩內動支四萬兩內二萬兩計算右衛官軍民戶分別賑濟作爲米粟之數二萬兩給爲屯種官民田地牛種之資戶部即將今次用過銀四萬兩照數補完至於扣修墩堡則或仍舊貫或創新營務須并及邊牆通行整理據扼險要控制賊衝我得通行賊難邀阻添設將官則如左衛威遠平虜等衛牛心高山等堡可以聯絡聲勢互相犄角去處大則副將小則遊守隨宜設置揀選將領及時預防此皆御史樂尚約奏內事情臣等酌議具奏此外尚有四事一則該鎮軍少輒調客兵往來勞

費無益戰守必於各衛所官軍舍餘內及土著居民多方抽選召募揀拔精壯補足原伍時加訓練應得糧餉照例支給一則邊儲缺乏實由鹽法廢壞不收本色專徵折色以飛輓良法久廢不講即今危急雖積金如山何益於事爲今之計必須議復飛輓開中鹽引定收本色仍減半頭勿徵銀兩庶使富商豪戶各自赴邊春農之際既能借資本以助耕種秋收之時又能收米粟以易鹽引邊地自然開墾糧料自然充足安邊足用此爲急務但每言及此人皆視爲迂緩不濟急用殊不知三年

端簡齋全集

卷十

七

之艾自今昔之尤爲可及不然年復一年動支內帑坐困東南耕種之民無益西北饑疲之卒庫藏日至空虛邊鄙日至荒廢矣一則官吏貪殘軍民困苦忍棄鄉土耳從醜類亟宜嚴設文武官員用心撫綏軍民多方設法招回在虜人口免其糧差加意安輯一則有名逆賊多在虜中勾引遁逃且歸且叛反覆無常須要密謀曲計或購賞以擒渠魁或遣間以離黨與務使互相疑貳莫敢近邊凡此樂尚約所奏臣等所議事件皆是虜退路通之後方可施行至於酌量事勢相度時宜全在總督

大臣審處合候命下咨行總督尚書楊 嚴督該鎮巡等官同心協力先救目前之急趁此兵餉既集之時即便驅賊入餉以解右衛倒懸之苦隨將賊退路通修墩堡築邊牆設將領等項并今會議足兵足食內收人心外携賊黨事宜各要乘時刻期着實舉行永安重鎮上慰 聖心其賑濟銀兩咨行都察院劄行御史樂尚約督領守巡等官設法給散務使人沾實惠事完徑自造冊奏繳此外若別有關係目前要務日後遠猷應處置者仍聽總督大臣作速議奏以憑覆請定奪臣等忝受股肱耳目之任值此邊陲多事不能出謀宣力爲國保民仰體宵旰之懷致蒙 皇上勅下廷議謹叅合衆論上乞 聖裁臣等無任惶悚待罪之至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兵部等衙門暫管本部事刑部尚書等官鄭 等具題本日奉 聖旨都依議着實舉行其有未盡事宜楊博作速計議奏來欽此

端簡齋全集

卷十

八

聖覽伏望 皇上俯賜依允勅下遵行地方幸甚

計開一日云二日云三日云四日云及

照給事中徐浦於條陳四事之後又欲久任尚書

楊 爲宣大總督不爲無見但尚書楊 志慮忠

純才識明練在內歷任職方郎中兵部尚書在外

歷任藩臬巡撫總督其於地利險易將校勇怯守

禦緩急虜勢堅瑕無不周知至於秉持實心幹辦

實事必不可及見今右衛稍寧本官即能條上方

略刻期修舉兩三箇月事必就緒本兵重地內練

六師外籌九邊江海閩廣所在未靖必須楊 居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三十四

中調度庶可上副 聖明委任肅蒞之意况節奉

明旨總督官不必推且着楊博去事寧回部欽此

欽遵此寔 皇上神謨廟算徹首徹尾周悉萬全

臣某荷蒙知遇暫管兵部事若復含默不言他日

誤事萬死莫贖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成周分職

推賢讓能伏乞 皇上容令楊 經理大同少寧

之日欽遵明旨回部任事其於軍國政務必有補

益均乞 聖裁嘉靖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題

奉

聖旨是欽此

覆御史王本固倭寇疏

題爲哨報夷船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欽此抄出送司卷查先該總督浙直右都御史胡

等題爲哨報夷情事該禮部與本部會議得宣諭

日本國王生員蔣洲帶同豐後守源義鎮遣僧德

陽前來稱貢雖有使物原無印表勘合山口都督

源義長回文印信可驗稱名又非國法俱各有違

難以准信稱貢方物照例阻回報效鄭舜功姑帶

夷僧清授與審前德陽委屬同島似應一同遣回

端簡鄭公全集 卷十 三十五

已經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查呈到

部看得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本固具題前因大

率言豐後進貢夷僧德陽已經議覆阻回至今尚

泊外海輒與岑港夷人合艘一處覲萌已動而叅

政王詢叅將張四維總兵官余大猷玩夷弛禁以

致兩夷得以合謀逼挾將官及稱軍門一則謂風

汛之未順一則欲留之以誘致王直毛海峰殊不

思假夷誘賊機或發於偶中夷心猜猾變斯生於

久留防虞未周當任其責前項有罪官員候事寧

另行參奏各一節爲照夷僧德陽原係豐後遣來

貢使已經奉有前項欽依遣回當事諸臣不能仰遵德意遲疑懈弛遺留未決以致兩夷交通逼挾將官即今春月將盡尚爾稽留內地但恐夷情狡獪變詐不常致使彼此合體乘機構禍方行驅逐必致勞師費財貽患匪輕既該本官具題前來相應議擬題請合候命下本部馬上差人移咨總督右都御史胡宗憲查照先今事理一面將夷僧德陽等宣諭朝廷德威令其嚴加禁戢從夷作速還歸本島如或展轉遷延即行嚴督水陸主客官兵驅逐出境以弭交構禍端一面將岑港夷賊上緊設法極力剿撲勿墮賊計要之順逆既明撫剿自定形情已著耳目甚多若藏頭露尾掩耳偷鈴恐一旦隕裂財力俱困 害東南關係匪細嘉靖三十七年三月題奉 聖旨是欽此

選軍疏

題為營操官軍節年逃故數多懇乞天恩收補原額以實京營以壯國威事准本部手本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總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 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臣等題稱要將見操官軍精壯者存留老弱者摘牌替役事故原逃許其報名頂補自首免究仍通行各該撫按等官清勾解補各一節為照選練士卒充補行伍實戎政首務今營兵強弱相半數虧原額委應清補既該具題前因相應議擬合候命下行移總督戎政文武大臣會同巡視京營科道官并本部委官一員前到各營逐一清查除精壯者照舊存留外老弱者許令在冊應繼壯丁審驗明白摘牌替役隨具通狀告部行衛保結委係應役之人方許造冊收糧其有逃亡事故各營即行該衛查將冊內有名舍餘軍丁審係正身儘數報名赴部以憑覆審選取精壯補伍各該衛所官職不許指勒需索以致貧軍不得替補原逃如係壯丁俱准自首復役逃三次者照例送問其有拐馬及拖

欠椿朋銀兩該管查追完日方准食糧招募新軍止終本身不許一槩繼補舊年在營無丁者轉行各處巡按御史嚴行各該清軍官查照本部勾單着實清勾起解年終造冊送部查考以別勤惰如此汰選既精替補不缺京兵庶得實用原數可足而管伍亦漸充實矣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營通行五軍等三大營副叅遊佐等官署都督僉事雲冒各將官軍衛所姓名年貌文冊造通前來臣等遵奉欽依於本年三月初六日爵等會同巡視京營刑科給事中張 河南道監察御史盛 兵部委官職方清吏司主事陳 在於教場內照營對冊逐名揀選得五軍等三大營大寧前等衛精壯官軍劉經等九萬七千五百二員名照舊存留在營操備其餘官軍臣等酌議分爲九項一項大寧前等衛祖軍老疾商丑頭等一千八百一十三名各領精壯弟男子姪赴營告替臣等督同該衛掌印官吏旗識揭對編軍文冊相同即便遵奉欽依摘牌替役仍令告赴兵部驗軍官處查考又一項原係祖軍亦有精壯弟男子姪偶因貧乏失於報冊大寧前等衛軍人解道全等一

千一百九十九名爵等督同各衛掌印官吏旗識係各軍親丁相應一體摘牌替役隨具通狀告赴兵部驗軍官處查發收操又一項大寧前等衛軍人楊玉等八百九十八名原係軍餘舍餘先年募充軍役一向營操不缺今已老病合帶精壯弟男子姪告替但見行事例旗手等七十八衛所自弘治年投募軍人俱不准替今查得各軍中間多有已經替補一輩二輩者緣此等軍役餘丁例不報冊臣亦督同各衛掌印官吏旗識面審是實况其敢居城郭跟隨父兄出入營衛習聞軍令衆皆認識別無詐冒比之近年五城招募四方白徒米貴食糧米賤逃躲大不相同相應准令隨具通狀告赴兵部驗軍官處查發收操又一項和陽等衛營操軍人趙聰等四十九名原係騰驤四衛勇士遇例改充前役今年老有疾各帶精壯弟男子姪告替如前而審委無詐冒又一項冊籍有名原告操備蔚州左等衛軍人安玉等六十名原係招募民人充軍送營操在京居住年久難回鄉井各帶有精壯弟男子姪告替亦如前審相同事例有云錦衣衛及騰驤四衛自天順年間投募充軍俱不許

替又云嘉靖八年清革勇士充軍俱不准首補又云錦衣衛軍丘敖等五千名俱不准首補又云騰驤四衛莊勇等四千名俱不准首補竊詳前例四條止爲錦騰五衛授充本衛軍勇士不許仍替原衛非謂錦騰等五衛軍勇餘丁授充陽和衛等營操軍役也相應比照大寧衛等衛舍餘募充軍役一體許令隨具通狀告赴兵部驗軍官處查發收操又一項長陵等八衛軍先年係俱京操近改鞏城黃花鎮等處操備其間尚有存留京營操練老疾軍人杜丙仔等七十六名亦有精壯弟男子姪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五

六

三

告替相應容令隨具通狀赴兵部驗軍官處一體查發代操又一項各衛營操官年及六十并未及六十患有痼疾者義勇右等衛千戶等官李堂等一十九員相應行衛督催保送優養兒男年幼者保送優給各住俸糧又一項戶絕老病府軍右等衛軍人尹祥等一百八十六名情愿告退即與除免又一項原逃者如係壯丁俱准自首復役逃三次者姑免送問限一月內自首收操又一項逃亡事故缺伍者照依兵部原議各營即行該衛查將冊內有名舍餘軍餘及未會上冊各官軍戶丁壯

儘數報名赴部覆審選取精壯補伍營操不許別項雜差悉聽兵部斟酌節年抽選事例題請施行仍嚴禁官識需索沮抑貧難妨誤軍務仍行各處巡按御史嚴督各該清軍官查照勾單着實清查解衛送驗發差再照節年營伍空虛隨時招募僅勾派撥即便停止惟知愛惜錢糧竟缺原額軍旅年復一年消耗日甚以致三大營見在官軍止有九萬七千五百二員名比與舊額數虧一倍況見在揀選中間一半皆係先年招募抽選官軍舍餘及勇士革退各衛所軍并長陵等衛存留京營之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五

七

原元三

人若不通行破格查補只靠清勾原籍戶丁文移往返虛應故事何日得完防秋緊要豈能濟急邇年仰仗天威玄佑畿輔安堵臣等少追罪愆今年春月虜已大舉深入搶掠大同又聞宣府薊州遼東邊外各有虜衆分管住牧窺伺既久捍禦寔難京師切近關塞尤宜先事預防昔唐虞之盛每以蠻夷猾夏爲憂成康之時尤以充詰戎兵爲戒今日制治保邦居重馭輕整飭京營軍馬最爲急務萬一虜營未遂遠遯郊外列營都城九門重城五門擺列巡城守舖遊兵并天壽山守護陵寢皆係

三大營軍官調用如以見在官軍間常操練足張
威武遇警調發數實不敷臣等職司戎務日夜憂
懼豈敢含默必須審度時勢簡省科條不拘近例
務究遠圖始克有濟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再加
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通將祖後舊軍并召募
大寧前等衛錦騰等五衛存留長陵等八衛見在
京操揀退各有弟男子姪赴營告替該臣等會同
巡視京營科道官兵部委官督同各衛掌印官吏
旗識對衆揭冊面審果係精壯委無詐冒者即准
摘牌替役告補代操軍職應替者速令替職驗操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五十五 元 三十八

原逃者寬限准首免其送問老病無丁願告退役
者即與開除缺伍者照兵部原議一行在京各衛
所抽選補伍發操一行各巡按御史清勾解補庶
幾禁革冗濫以充實營伍一舉而得矣題奉
聖旨是兵部知道欽此

大工軍役疏

題爲欽奉 聖諭事准兵部手本該禮工二部具
題修復朝堂奉 聖旨茲先作朝門并午樓爲是
殿堂即隨次爲之一應事宜你等便會官議處停
當來說欽此會題奉 聖旨都准議行欽此內一
件計處做工夫役查得先年營造乾清等宮供倩
內外各色人匠及摘撥三大營并錦衣騰驤等衛
軍校力士共十萬員各輪流做工運料及稱工程
浩大官軍必不能敷要照例僉派直隸河南民夫
應役又准工部手本照得修復殿堂朝門午樓工

端簡鄭公文集 卷五十五

元

陳於三百五十五

程重大煩速摘撥軍夫運木一萬名運石一萬名
工上搭廠卸料一萬名共三萬名前來等因通行
到營臣等看得會題共十萬員名一項各色人匠
一項三大營軍一項錦驤五衛軍校力士也所謂
輪流做工者五萬人接工也及查三大營見在正
備兵通計不過九萬七千餘名近奉明旨挑選精
銳官軍十枝并標下隨征共三萬五千三百員名
選委將官雲冒等統領操練聽調出戰此外止有
六萬一千餘名以備分布內外拱護京城陵寢又
查得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內該先任總督京營戎

政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等題稱各項工程緊急
將外衛班軍查照舊規挨次撥用各將備兵正兵
一體休息操練防守聽征等因奉 聖旨是兵部
知道欽此欽遵伏惟 皇上鼎新戎政各項工程
不許撥用三大營正兵備兵即今修復朝堂事體
重大臣等遵奉明旨恪守欽定戎政豈敢輒動三
大營官軍所據會題軍夫三萬名應於班軍內摘
撥但先年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班軍十四
萬六千八百餘名近年大寧班軍五萬七千六百
餘名盡數存留薊鎮中留班軍四萬一千九百餘
名盡數存留防禦倭寇止有山東河南二司春秋
兩班官軍四萬七千二百餘名見在到班上有一
萬三千二百六十八員名尚不敷 帝真工所一
處輪撥除大寧班軍防守薊鎮無容別議外留守
司班軍必須分別議處如揚州儀真高郵淮安大
河邳州六衛通州泰州興化鹽城東海西海六所
設在揚淮二府地方切近江海其班軍六千七百
八十五員名相應存留防倭 皇陵衛原奏留班
軍三千二百二十五員名泗州衛二百八員名切
近 祖陵 皇陵高牆相應存留防護其餘各衛

所與江海二陵高牆相遠及潼關歸德沂州三衛
汝寧荊州二所雖隸江北原在山東河南地方春
秋兩班共三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員名相應行令
彼處巡撫將嘉靖三十六年秋班并三十七年以
後春秋班官軍嚴限赴營聽撥應役若延捱潛躲
挨拏鎖解罰班補工司衛所掌印并劄付官坐視
賣放不到數多及違限者聽部營叅拿究問又查
得山東河南中都三司嘉靖三十三年秋班三十
四年春秋兩班三十五年春班奉欽依追解脫班
抵役銀兩共二十二萬九千四十六兩四錢未見
解到一兩嘉靖三十五年秋班未到官軍一萬六
千八百八十員名原行各撫按挨拿解京濟上至
今並無一軍到營亦應免提合照前例追收脫班
抵役銀兩該銀六萬七百九十六兩八錢通計五
班該銀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三兩二錢相應
徵解接濟工程不然赴班者獨受勞役脫班者慣
得安閒相率效尤益致怠肆再照木料石料廠料
未審有無見在何處的於何日搬運所用三萬人
若照原題輪流做工每班止該一萬五千人若三
萬人通作一班上工則作須三萬人接替便該六

萬人原議官軍不敷必須仍照原議雇役伏望勅下兵工二部再加詳議務要欽遵 皇上鼎新戎政及節奉明旨將三大營官軍專一操練拱護防守修復朝堂軍夫三萬名專在班軍內摘撥其山東河南該班官軍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八員名俱見在 皇真工所輪流做工候工完之日掣回供役及馬上差人催促山東河南今年秋班官軍并將中都班軍定擬應存留者暫且存留應赴營者嚴限督發其山東河南中都三司共該徵脫班銀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三兩二錢亦要行令新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中

五

三

差查徵工部錢糧御史作速徵解兵部兵部轉發工部雇夫仍行本管知會及查見在木料石料廠料若干見在何處的於何日搬運所用三萬人仍照原題分爲兩班輪流做工官軍不敷仍照原擬雇役庶幾營務不廢役書有程臣等既得仰遵聖明裁定之戎政亦不失諸臣會題之初議矣題奉

聖旨兵工二部看議了來說欽此

取用錢糧疏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初五日該司禮監太監王利傳奉 聖旨近日右衛地方內逆勾虜擾犯必須多調兵馬逐剿其糧餉缺乏着九卿堂上并科道官曾任巡撫二司及有司者知各省各項錢糧可有設法計處堪以取用的各要明白條陳具奏大同戰守事宜文武職官應該更置的兵部詳議來說欽此欽遵伏惟 皇上軫念邊陲宵旰靡寧屢勤清問博采羣策臣忝受軍旅之寄不能仰贊萬一實切慚悚謹條陳二事上塵 聖覽伏乞勅下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中

五

三

該部再加詳議施行臣愚不勝幸甚萬一虜騎未退衛城未開阻我耕牧斷我樵汲雖月給萬金終難濟務昔人謂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自今蓄之猶爲可及然此實非臣愚所能知也嘉靖三十七年二月題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欽此

計開

一臣嘗叨任江北巡撫見南京太僕寺所轄地方養馬之民每年納馬不勝愁苦解馬到京發民寄養又不勝愁苦及至俵邊騎櫟馬已

瘦損草料不敷致多倒失追徵朋椿又不勝
愁苦而所在守臣往往以有軍無馬有馬無
糧草爲辭臣愚欲令南京太僕寺今年該解
馬匹盡徵折銀每馬一匹例徵銀二十四兩
今令納銀三十兩民亦稱便一半發邊買馬
一半發邊養馬買馬之官但求壯健無得苛
察養馬之資必須給足無得扣除仍嚴禁將
領凡邊人牽得馬匹不許攘奪亦不許勒減
價銀邊人勇於趨利自能多方尋覓如此南
畿之民無納馬之勞北畿之民無寄馬之困

邊鄙得贖馬之用戶部省飼馬之財獲馬者
得市馬之利失馬者被耗馬之害而守臣亦
不得以無馬無錢糧爲辭矣通計該寺歲徵
馬八千四百九十三匹每匹折銀三十兩該
銀二十五萬四千七百九十兩內除一半差
官到邊買馬抵足該解本色之數尚得餘銀
十二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此項錢糧似堪
計處取用以補一時糧餉缺乏伏乞 聖裁
一臣叨任協理戎政見本廳有戎政之印先任
漕運見總兵官漕運之印又查得洪熙元年

頒給征虜征蠻鎮朔鎮西等將軍九員掛印
共十一顆皆虎鈕印信各官又皆公侯伯都
督爵秩既崇軍務尤重未曾設有知印臣愚
欲照一品五府衙門例各設知印一名開例
納銀此等役色上納之後不必候缺便得收
叅實歷滿日不必省祭便得收選比之生員
援例選除甚速品職稍同若一處准納五名
每名納銀數百兩查照年分先後量定銀數
實計該知印五十五名可得銀二萬兩况兩
京文武一二品衙門始有知印數亦不多此
於選法原不相妨似應開納以補一時糧餉
缺乏伏乞 聖裁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二下目錄

疏

刑部類

奉旨從重擬罪疏

議大同撫按官楊順路楷罪疏

看議知府宿應麟等疏

看擬科道官查勘楊順路楷疏

叅巡撫趙忻等疏

定擬葉宗文余光裕等罪疏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二下目錄

八十七

端簡鄭公文卷十二下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

刑部類

奉旨從重擬罪疏

題爲乞察奸邪以清政本以光安攘大業事浙江清吏司案呈准錦衣衛鎮撫司手本先該刑科給事中吳時來題前事奉 聖旨邊臣不忠欺君誤

國已處治了吳時來這廝原非真忠爲主本懷誤怨朕躬事玄忌政先說一二遠臣次可及於輔首

端簡鄭公文集

卷十二下

一

三十一

必有主使同計的又日久奉使不行自以亡命待之抱恨朝廷假此沽名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究主確之人來說不許支調欽此欽遵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張紳奏爲懇乞 聖明

亟處大姦巨惡輔臣以謝天下以靖虜患事奉

聖旨張紳這廝着錦衣衛便拿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來說欽此又該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董傳策奏爲姦貪輔臣主持邊帥欺罔誤國竊貨鉅富大負 聖恩懇乞宸斷早除元惡以圖安攘實效事奉 聖旨董傳策這廝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

同時來究問來說欽此欽遵該正直校尉梁世桓
齋帖將犯人吳時來董傳策張翀拿送到司謹遵
明旨好生用刑追究得犯人吳時來供年三十二
歲原籍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由嘉靖三十二年
進士初任松江府推官三十五年九月行取到京
選授刑科給事中招稱嘉靖三十七年二月爲琉
球國使臣來京乞請封王將時來疏名具奏荷蒙
遣差前往琉球國是時來自合格遵 君命恭捧
勅旨等項即行前去不合畏懼海道艱險故意在
京稽遲就於本年三月內將大同地方總督楊順

聖諭

卷下

二

三十九

巡按路楷各行參論致蒙將楊順等拿解來京打
問是時來又不合自甘罪譴實要脫避前差又行
掇拾浮詞將輔臣并原任吏部郎中萬宗等各行
參論又追究問犯人張翀原籍廣西柳州府馬平
縣人由嘉靖三十二年進士三十五年陞刑部雲
南司主事三十七年三月內是翀在於本部今相
遇今在官本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董傳策是翀不
思部屬官員自有本等職業要得出位妄言沽名
賣直向董傳策商說如今各衙門條陳邊政我們
也尋幾件事清說說翀同董傳策各不合將內閣

輔臣并吏部原任文選司郎中萬宗等無據事情
各具一本於本月二十六日一同投進致蒙將吳
時來并張翀董傳策一同拿送到司好生用刑追
究不能隱諱實招前情及又覆審吳時來張翀董
傳策招情無異參照犯人吳時來出身甲科叨司
耳目奉命出使異國本爲避難以遲違掇拾無稽
浮議却乃沽名而賣直心懷怨私意在譏 君情
罪既明法應懲究張翀董傳策各以樗櫟之材均
應部屬之任不思竭忠盡職以報國却乃肆意出
位以妄言朋比商確而遽陳詆奏欺 君罔 上

聖諭

卷下

三

三十九

而黨互行私據法原情罪當併論合候命下將犯
人吳時來張翀董傳策通送刑部從重擬罪以爲
人臣避難懷怨黨互妄言不忠不職之戒等因題
奉 聖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來說欽此欽遵
開送到司將吳時來等從重議擬罪犯議得吳時
來等所犯吳時來除在朝官面諭差遣託故不行
又與張翀董傳策俱除奏事詐不以實各輕罪不
坐外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合依各衙門官進呈實
封及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亦如誣告人
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俱有大誥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俱職官各照例贖罪及查得問刑條例一款凡捏寫本狀扛幫奏告重事不實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合無將吳時來等俱比照前例充軍案呈到部參看得犯人吳時來久居諫省未見昌言將離都門遂生姦計假真忠而詐肆乃巧詆以沽名不思萬里奉使之榮徒懷一朝亡命之戚前奏荷蒙 聖鑒論劾已行後疏再讀 宸聰心迹遂露即其狂悖罪復何辭張紳董傳策濫膺部屬不守官箴出位妄言惟知賣直恣情瀆奏但欲計人一片浮詞初何關於建白

楊簡奏集

卷下

四

二百九十五

敢爲高論未見切乎時宜據法原情亦應併論該司依律問擬前罪仍各從重照例充軍似應依擬合無恭候命下將各犯免其徒杖抄招送兵部定衛發遣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題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這各犯都發煙瘴衛所充軍但逃殺了欽此

議大同撫按官楊順路借罪疏

題爲緊要邊臣欺 君誤國大壞邊防乞賜究治以圖久安事山西清吏司案呈准錦衣衛鎮撫司手本先該刑科給事中吳時來題前事節奉 聖旨楊順路楷錦衣衛便差官校拿解來京問欽此該錦衣衛差官校將楊順路楷拿解到京題奉

聖旨各犯送鎮撫司好生打着問了來說欽此謹遵明旨好生打着問得犯人楊順供年四十八歲原籍山東德州左衛人由嘉靖二十年進士初授河南原武縣知縣歷陞大同巡撫右副都御史三

楊簡奏集

卷下

五

三十一

十六年三月內轉陞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招稱是順到任以來彼有北虜時常犯邊是順不能仰體 聖心竭忠堵截屢次乞請兵糧荷蒙准給銀三十餘萬兩該戶兵二部節次解赴大同管糧郎中等官岳粹史闕疑處收備主客兵馬支用又因防守左右二衛并平虜等處奏計銀二十四萬兩該部止發過一十餘萬兩解赴巡撫大同都御史朱爰轉發郎中岳粹等收買芻糧等項各發左右二衛并平虜等處以備戰守其一應修邊收買草豆錢糧順係總督官員不

與相干又有北虜侵犯大同并圍困右衛等處是順節次督率將領斬獲首級七百餘顆已經具題陞賞本年五月內督率標下官軍又在懷仁斬獲首級一百二十顆赴先巡按御史今在官犯人路楷紀驗因內驗有炙疤網痕審究獲功官軍斬獲情由彼各供說前項首級俱係先年投習白蓮教叛邊勾虜搶掠逆賊有路楷不合聽從報功官軍供說前因驗作功次分別給賞又將勦功數內奏稱似亦屬真本年十一月內又有虜賊黃台吉妾桃松寨前來邊口投降到順審係虜中罪婦又不端簡齋文集 卷下 七合不察機宜輒自准降奉送兵部彼因黃台吉等來邊詐說要將丘富易換桃松寨是順不合聽信詐說將丘富情由具奏以致兵部仍令原解姚天祿等將桃松寨押回居庸關外本年十二月內到於陽和白登地方有桃松寨等知覺遁走出邊去訖有姚天祿將情具稟撫按有路楷將伊捉獲發行朔州兵備副使薛騰蛟處取招問罪未曾回詳以致遲延具奏原無撥軍送與虜營并饋送銀兩情由今被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叅劾前來拿送到司今蒙研審打問明白不能隱諱審招前情及審

路楷招同叅照犯人楊順叨居總督寄重兵戎正宜據忠圖報以舒宵旰之憂却乃行事張皇有疎邊防之務衛城久困不破格以解圍村堡傷殘徒彰功而自伐虜婦逃走國體有傷邊民困窮人情罔恤其情已著厥罪難逃路楷巡按兩鎮耳目是司知虜婦之既逃當據法以實奏勘首功以從疑致人言之可指憲體罔諳罪應同科及據楊順供稱大同請發過銀兩皆由管糧郎中收掌出入有無侵剋冒破彼有案卷見存可查所斬幼丁炙疤網痕首級并獲功官軍俱在大同吊取查究真偽端簡齋文集 卷下 七難掩桃松寨等出邊原在白登地方撥軍三千及饋路楷銀兩七千人衆賊多行查立見所據楊順等供招前情相應差官查勘明白具奏 聖明處分庶使邊方之臣有所警懼合候命下將犯人楊順等容令本司監候伏乞勅下科道衙門選差公正官各一員請勅前去大同地方將吳時來所劾楊順路楷事情逐一查勘明白從實具奏恭候聖裁惟復將楊順路楷通送刑部從重擬罪以爲人臣欺 君誤國大壞邊防不忠不職者之戒等因題奉 聖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欽此欽遵

開送到司看得楊順招稱到任以來北虜時常犯邊是順不能仰體 聖心忠堵截又據錦衣衛鎮撫司叅稱楊順行事張皇有疎邊務衛城久困村堡傷殘及叅路楷看首以從疑致人言之可指等情各是的又要將楊順等通送刑部從重擬罪以爲人臣欺 君誤國大壞邊防不忠不職者之戒等因前來謹遵明旨將楊順等從重議擬罪犯議得楊順等所犯楊順合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斬秋後處決路楷依奏事詐不以實律杖一百徒三年緣路

端簡鄭公案集

卷主下

八

楷被劾接受楊順饋送銀兩數多及楊順侵欺官銀妄殺平民各情罪深重該衛鎮撫司以事在彼中要行查勘今已遵奉欽依將二犯問擬前罪所據路楷若果有前項賊私止依前擬未盡其辜合無將二犯一併監候仍乞勅差科道公正官各一員前往彼處將楊順路楷等前項事情逐一查勘明白從實具奏如路楷等所犯果與論劾相同再行查照律例從重別議等因案呈到部叅看得犯人楊順謬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才墻外城外盡爲寇之巢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逾年累

月經略無聞掎罪飾功真偽莫辨欺 君誤國

聖明已燭其奸玩寇殃民神人共憤其惡若不實諸重典何以振飭邊方犯人路楷列官耳目事務雷同行役邊陲全無風采論功則前後異說論罪則督撫殊科清議難容官箴有玷若果受賄是實應坐侵盜之條必須差官勘明不致法網之漏該司謹遵明旨將二犯問擬前罪仍乞差官體勘如有重情另行別議情法相應合無恭候命下將二犯查照前擬路楷先行吏部革職與楊順一同監候仍乞勅下科道衙門選差公正官各一員前往大同地方將二犯前項被劾失事賊私等情逐一從實勘明具奏上請以俟宸斷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裁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進奉聖旨楊順路楷且都監着便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將奏內事情實查勘來說該部知道

端簡鄭公案集

卷主下

九

三百九十一

看議知府宿應麟等疏

題爲參究違慢官員以示懲戒以重大工事浙江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該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王本固題前事據浙江布政司經歷司呈
奉本布政司劄付覆查得本司先於嘉靖三十六
年七月十三日抄蒙浙江徽州等處採木工部李
郎中案驗派買木植查議呈允劄行分派嚴州府
採辦鷹架木六百八十五根平頭木一千三百三
十根杉條木二千八百三十五根杉槁木二千六
百二十五根共七千四百七十五根委推官宋璘
縣丞戴裴黎滾採買派會大戶一十八名解戶水
手各五十七名該府於八月二十一日申送委官
大戶到司領文買木及陸續解送解戶水手前來
節蒙本部案牌行催備文催據該府於本年十月
初四日申准推官宋璘牒稱先買完杉條槁木二
千根又委建德縣縣丞張翊於本縣山場砍號杉
條槁木八百餘根又於本月十二日申報買完二
等鷹架一二等平頭并杉條槁木七千一百三十
二根及據推官宋璘呈稱初次買完前木九月二
十三日牒府轉詳并報二次買完木數前來十一

瑞鄭公案集

卷三下

十一

一四八十一

月初九日又據報完鷹架大木三百四十三根并
原派木植俱已買完本司行委理問林簪會同原
買木官宋璘驗烙於本月十一日先撥鷹架木二
百根平頭木八百根杉條木二千八百三十五根
杉槁木二千六百二十五根共六千四百六十根
批差官解張翊等又於本月二十二日據報驗烙
完足又將鷹架木四百八十五根平頭木五百三
十根批差官解戴裴等各領解俱赴部交納去訖
及查原申知府宿應麟於本年九月十一日痔疾
舉發倩醫饒德調治未痊十月十八日同知龍興
到任將印信關令署管本月十九日採木李郎中
經過本府宿應麟臥病未出是同知龍興率領官
吏人等迎送又申開知縣洪英明先於八月十三
日奉分守金衢嚴道行委查盤蘭谿縣倉庫錢糧
本官於十七日離任前詣該縣於九月初一日回
任十月十八日同知龍興到任知縣洪英明同縣
丞蕭立教先行赴府參謁本日蒙採木李郎中經
過本縣各官不在止吏方良言答應十九日本部
按臨該府知縣洪英明縣丞蕭立教懼怕嗔恚不
敢出見致蒙牌差百戶李恩等到府行提該府轉

瑞鄭公案集

卷三下

十一

一四八十二

差應捕姜沐守提各官并該吏徐守志於十月三十日到府轉解赴部行至省城又值本部出巡瓜洲地方因有本縣倉庫獄囚難以遠離具告本司准暫回縣候回省另解具呈採木衙門照驗先將蕭立教徐守志解部獲奉批迴訖等因在案查得宿應麟等奏勘事情先該本司節次駁查明白為照大工緊急該府所派木植雖經推官宋璘採買完足於九月二十三等日通行申報十月十八日採木李郎中按臨淳安縣地方未據報有驗烙起運文書查訪採解事情知縣洪英明縣丞蕭立教俱各赴府不在及至臨府知府宿應麟患病未出而洪英明蕭立教在府又復不行接見事涉怠慢前項木植惟恐遲悞致蒙叅劾等因具呈前來據此案先奉都察院勘劄該浙江徽州採木工部郎中李方至題該錦衣衛鎮撫司題覆犯人宿應麟叨居郡守遵旨採木雖稱買辦已完命使往來有失恭敬之禮跡涉怠忽責亦難辭洪英明蕭立教本以卑官自合敬慎却乃有誤迎送肆意可知雖云各出公差情跡具在以上各犯俱屬有罪所

宿應麟遵奉欽依買木已完又經起運止縣屬

端緒集

卷三下

三 一百九十二

失誤迎送一舉被叅但未經查明擅難准送合候命下將犯人宿應麟洪英明蕭立教通送法司監候轉行都察院行浙江巡按御史將宿應麟所招事情逐一查勘明白如果大木已完又經起運止是失於迎送則情有可原如大木未完遲悞誤事徑自從實叅究又該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洪英明奏為懇乞天恩辯明冤抑事俱奉欽依劄行查勘知府宿應麟所招事情真確并將知縣洪英明所奏事理一併查勘施行等因已經備行浙江布政司查勘隨據該司備由呈覆前來尤恐未的又經駁行再勘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原任嚴州府知府宿應麟淳安縣知縣洪英明疾病公差情跡俱明其洪英明與原任縣丞蕭立教因新任同知龍興到任空署赴府叅謁以致採木郎中李方至過臨該縣問採解事情失於應付疎慢之罪委不能辭其買木一節考其完驗各有月日稽之領解俱有委官事既有據情似可原謹將查過前項情節奏乞勅下法司并查李方至所奏通議上請 聖明裁奪施行等因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案呈到部看得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本固題稱查勘

端緒集

卷三下

三

一百九十二

過原任嚴州府知府宿應麟淳安縣知縣洪英明疾病公差情跡俱明洪英明與原任縣丞蕭立教因新任同知龍興到任空署赴府參謁以致採木郎中李方至過臨該府查訪採解事情失於應付回荅其該府縣採買木植考其完驗各有月日稽之領解俱有委官事既有據情似可原乞要并查李方至所奏通議上請 聖明裁奪施行一節爲照見監犯人宿應麟洪英明蕭立教先該採木郎中李方至惟恐木植遲誤致有參論被逮來京奉有明旨行令彼處巡按御史查勘今據御史王本

端簡鄭文系

卷主下

古

列二百八十八

固勘得前項木植考其完驗各有月日稽之領解俱有委官事既有據情似可原似應量擬罪名納贖還職惟復別賜定奪均乞 聖裁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宿應麟等既木植不悞准各復職欽此

看擬科道官查勘楊順路楷疏

題爲緊要邊臣欺 君誤國大壞邊防乞賜究治以圖久安事山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該本部題該欽差兵科給事中鄭茂題前事奉聖旨刑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問得犯人一名楊順年四十八歲原籍山東德州左衛人由嘉靖二十年進士初授河南原武縣知縣歷陞大同巡撫右副都御史三十六年三月內轉陞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招稱云云今年三月初七日該刑科吳給事中將順與

端簡鄭文系

卷主下

五

陳

路楷通同飾罪大壞邊防事情具本題奉欽依行間該錦衣衛差旗校王名齋捧駕帖前來拏解順與路楷到京續該錦衣衛題奉欽依送鎮撫司打問該司備供題奉欽依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該司將順比擬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律斬路楷奏事詐不以實徒罪又看得路楷被劾接受順饋送銀兩數多及順侵欺官銀妄殺平人情罪深重事在彼中要行查勘果有實跡照例別擬題奉欽依楊順路楷且都監着便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將奏內事情從實

查勘來說欽此隨該欽差鄭給事中前去該鎮會同巡按御史調取山西布按二司分守冀寧道張叅政井陘兵備道蔣副使公同朔州兵備王副使守巡冀北道史叅議王僉事會委直隸深州知州周時中棗強縣知縣楊九韶山西文水縣知縣張誦交城縣知縣宋璫會勘間隨蒙總督楊尚書訪出王通侵欺擒逆馬價并賞功銀兩蒙行朔州兵備道監追問詳間蒙給事中出示曉諭軍民人等有妄殺平人報功侵欺主客兵糧及賞功馬價等項銀兩并各倉場富商已經納過料草過過領狀未曾支銀或指官扣除或支給不及原數俱自嘉靖三十六年五月起至三十七年四月止各備的確情由赴科呈告以憑施行本年五等月十六等日秦可大項應宗萬民仰劉用光史儒王英張柱各將報功未賞并亢義不行公給賞銀呂應期將獲功願陞題請未示張錦將胡典提兵不行救援故縱孔江薛伏增妄割虜殺伊男張世臣頭冒功及先案問結義官龐傑將王通侵欺擒逆賞功銀兩別案另結于迪將張宗奪功與男張守餘冒報圖陞并魏見李十二等買功賣功姚天祿將桃松

寨等逃走李鉄等將昇泰侵扣銀兩各情弊具狀俱赴鄭給事中告准批河道轉行各官查勘間本年六月內廣足倉原貯未放賑濟糧奉勘合借支與大同正兵等營不在官委官張瓚等行糧米一千二百二十三石八斗馬匹支料豆八百五十石大同左衛委官指揮錢梁等官軍借支正月分月糧米四百二十六石二斗破胡殘胡殺胡馬堡四堡倉每倉價銀一千兩原扣坐主客兵作賑濟米豆各堡亦陸續借放與官軍三十七年月糧訖并坪倉賑濟糧亦借支與井坪所官軍月糧米三百三十五石豆二百九十七石俱尚未補還蒙將龐傑于迪張錦李鉄各詞內王審人卷提獲審得王通侵欺原收順任內題請擒逆馬價銀六兩一錢及妄割首級等情是實問擬招呈兩道轉呈鄭給事中蒙批王通侵剋擒逆銀兩並冒功情弊摘入勘事招內類報依蒙遵行外周知州等又審張宗奪部下軍王爵等首功與男張守餘冒驗及魏見李十二等買賣首級及妄攀王通等情是實已該朔州兵備道問結張宗照例定叅摘擬張守餘不應事重減等杖七十納米折價贖罪孔江等殘毀

人屍徒罪哨瞭照出胡鎮青吉張世勳另行陸續招解兩道覆審無異轉呈鄭給事中詳允案行各官即將王通侵欺擒逆銀兩割死人頭冒功魏見等買功張宗奪功及有罪游擊胡鎮把總千戶青吉旗牌官張世勳併入勘事招內聽參間呂應期奉兵部勘合准陞具由回報訖各官又將查出各衛委官原領將收貯未用順任內請討修理城堡墩臺營房馬價未賑糧米支借客兵錢糧等項銀兩恐有侵冒情弊具呈鄭給事中分委大同府推官劉旦并大同等衛經歷等官郭邦輔等親詣各

靖肅縣志

卷十二

十一

該倉場城堡查得正兵等管官軍借支廣足倉賑濟米該價銀二千三十九兩六錢六分六釐馬匹借支豆該價銀一千兩俱應客兵銀內動支大同左衛官軍借支月糧前銀應於主兵銀內動支見今管糧岳郎中坐行銀億庫着落通判韓寵候領買補破殘殺馬四堡官軍支過賑濟米豆原係扣撥客兵糧料該於主兵銀內動支補還通判韓寵原領召買抵還客兵糧銀每堡一千兩見今買完米二千石廣足倉收貯聽候各堡撥軍搬回徑作賑濟井坪所官軍借支井坪倉糧米亦該主兵銀

內動支補還并將張子現王鑛張堂李松羅鎧等前項侵冒及馬驥不速完工胡來臣不行督催各情罪通行查出及陽和等庫見在銀兩俱盤數足各呈報鄭給事中又蒙巡按樂御史將胡鎮前項侵盜馬價情弊訪出具本奏題外各委官知州周時中等先將賑濟米豆借支補還前情覆查間羅鎧景春王通各又不合將侵欺土頭銀兩實情隱下止將與景春王通劉良弼侵剋銀三千七百六十六兩六錢四分并脚價用過銀兩等情具狀首告委官周知州等處將銀呈准發大同府寄庫訖

靖肅縣志

卷十二

九

三

節蒙鄭給事中通將姚天祿等并各項應查收放錢糧卷冊吊發兩道轉發各委官通提各項人犯獲功官軍原斬首級等項到官逐一細加查審姚天祿范紹忠姬仁孟世英各方將原隱故縱降虜樂帶等四名復逃出邊杜錦李景山提兵坐視不行協捕及崔應奇輒憑虛報妄回桃松寨等被虜擒殺等情招出各官惟恐不的屢次差人前去崔應奇處提取原報軍夜黃友才等覆審伊又不合畏罪占愆不發及該各官會議姚天祿雖用番語將順等欲送桃松寨還虜易換丘阜情由漏與樂

帶等知然樂帶等已奉欽依准收家丁似非敵人難准前議范紹忠等坐視樂帶等脫走實係故縱亦難擬押解不覺失囚之律及審得羅鎧王通景春召買糧未曾上納妄破土頭銀三十三兩八錢六分妄稱先行納官行准管糧岳郎中手本開稱景春納過土頭銀兩與此項諸語不同止有一項預買客兵糧餉事景春納過米土頭銀一兩六錢七分三釐豆土頭銀四兩七錢四釐數目不投難以抵准的係侵分入已又蒙將胡鎮在官家人胡俊等提發周知州等會審各執原係姜安紀五責

續纂卷之六

卷三下

三

三九三

馬等情惟恐不的散拘胡鎮前來再三覆審相同又查路楷原題勘順與朱笈龔業會題捷疏所載擒斬虜功二百二十六名類除生擒一名及官軍楊亨等斬獲首級一百一十八顆並無灸疤網痕審係真正虜級又驗得參將王銓并各部千總等官戴恩等部下首級二十二顆亦無灸疤網痕審係追斬零騎其餘張國其等原報首級六十八顆驗有灸疤切小究係先年被虜今被賊驅攻搶城堡官軍壯夫拒敵擊打傷死漢人首級又該張參政將副使親詣被虜地方拘審各該里老覆勘明

白行拘應州結稱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大舉達賊入境攻毀堡寨北樓游擊李漢臣各領兵在城潛住達賊回盡方領兵還並無與賊對敵懷仁縣結稱賊入境攻堡寨龔總兵本縣駐劄賊回方領兵出城行至地方半截橋哨見達賊奔入本村堡內賊從大谷等口去訖龔總兵方回鎮並無對敵山陰縣結稱大虜深入攻圍本縣堡寨搶殺人民並無官軍堵敵等情備行各委官查出劉達親報斬首級一顆龔業高良臣各部下報斬首級四顆共五顆并虜原未到地方各部官軍楊桂等共報斬

續纂卷之六

卷三下

三

首級五顆又查王通係軍門人應之官非從軍征戰之役亦報斬首級一顆通屬詐冒再三研審究出俱係妄割虜殺漢人首級希圖功陞賞及該官會看得驗有疤痕張國其等各報功六十八顆原係虜驅攻圍軍壯打死各役斬割首級比與虜殺漢人首級者不同俱應免究但既有疤痕難以准錄原賞銀兩照數追收還官又查得路楷被劾受要楊順賊銀七千兩原無過付指實其桃松寨脫逃路楷原無參題龔業胡鎮等候參及將各項錢糧被虜攻毀城堡殺虜人畜等項備細查明與首

級各另造冊呈送具招呈詳間商人胡倫善保將原欠賑濟銀五千七百五十兩該米二千九百九十石五斗又欠麥價銀九千兩該米五千一百三十石納完實收在卷將姚天祿等改擬與王通等具招呈解兩道會同王副使史叅議王僉事覆審前情無異取供具招連人呈解鄭給事中詳審蒙駁回分守冀寧道張叅政并陘兵備蔣副使又經會同朔州兵備王副使守巡冀北道史叅議王僉事通將姚天祿等一千人証提取到官重復再三研究前項各情無異問擬姚天祿依邊寨地面但

楊鄭金集

卷主下

三

有境內奸細走透消息於外人景春王通俱監守盜庫錢四十貫各斬罪王通係雜犯准徒五年與景春各照例景春斬首示衆王通發邊衛永遠充軍范紹忠孟世英俱押囚故縱與囚同罪至死爲姚天祿從各減等馬其依吏挾勢求索所部內財者計賊准不在法論一百二十貫罪止馬雲下春師相霍見張伏郭彥桂鄒大臣郭大金俱殘毀他人死屍各減等徒罪李堯卿周儒殷宗虞張爵陳剛尚德深夏寵姜安紀五司官楊世金李鈇徐卿善保胡倫衛臣武天福韓經吳合興羅仲仁王尚

禮張安劉陽劉宗元高鐸王學李朝臣俱不應減等杖罪肩陞千戶麻富劉達廢襲張守餘并王通軍人師相俱不准陞級先案問發充軍副總兵吳鼎通判張學詩俱依在任犯罪去任事發杖以上勿論未到李堂等係供狀人免提王學等錯寫實收改正未到叅將劉卿指揮張翀丁堅福勝薛桂周國千戶張雷蔣某劉瓏百戶王斌先已叅問仍照原卷歸結未到通事袁相軍舍武堂姚尚儒張世臣畢鐸王漢宋世宗宋大才召天祿衛江趙淮董保屈文傑李世英王尚仁劉成師禮劉果金紹

楊鄭金集

卷主下

三

魯馬汝器李祐史策劉龍張廷玉羅世言邢大林周友成黃友才王文禮吉廷會田黨經歷田有舍劉良弼俱提問脫逃劉三姐趙全丘富周原通行沿邊叅守等官嚴督哨守墩軍夜不收緝捕知州劉大觀遊擊胡鎮李漢臣都指揮秦松指揮張戢吳來臣閏勲崔應期原章劉英羅鎧高良臣千戶劉達王文焰王鑛王鎮張堂李松張子現馬驥青吉吳端李東山杜錦楊桂百戶李林姬仁張宗旗牌張世勲亢義俱候叅提及看得順於去年秋大舉達賊入犯應州等處順旣不能先事伐謀又不

能臨敵制勝以致墩堡攻毀一百一十餘座人民殺擄共七千七百六十餘名口所報首級率多不明請給錢糧罔臻實效及據桃松寨雖無護送之迹實有縱放之情路楷勘効失事朦朧隱蔽并叅順機宜屢失物論久已不容罪過滿盈國典實難輕貸所當重究以爲邊臣不忠之戒路楷始爲楊順釋罪難免偏護之愆終爲楊順請陞彌枉是非之實所當併究以爲風憲不職之戒及叅原任總兵今提問龔業納賄營私擁兵退怯乘虜退而報捷縱士卒以冒功原任巡撫今爲民朱笈輕負國

增補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恩重貽民怨放歸實酬所願罷斥未盡其事俱當追論叅議史闕疑許用中副使朱天俸擬功致起羣疑勘事依違未悉知州劉大觀均承分理之責未見綜核之能通當量加罰治等因通行題奉聖旨刑部看議了來說又該順具本爲懇乞天恩辯明功罪以伸極寃事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將順等問招前情是實仍擬罪犯議得楊順合仍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該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斬秋後處決路楷仍依奏事詐不以實律杖一百徒三年路楷有

增補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三

大誥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贖罪完日發落原籍爲民卷查先該原任刑科給事中吳時來題前事奉 聖旨楊順路楷錦衣衛便差官校拏解來京問欽此續該本衛將二犯拏解來京題奉欽依送鎮撫司打問明白叅稱楊順叨居總督寄重兵戎正宜摠忠圖報以紓宵旰之憂却乃行事張皇有疎邊防之務衛城久困不破格以解圍村堡傷殘徒張功而自伐虜婦逃走國體有傷邊民困窮人情罔恤其迹已著厥罪難逃路楷巡按兩鎮耳目是司知虜婦之既逃當據法以實奏勘首功以從疑致人言之可指憲體罔諳罪應同科等因題奉聖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欽此該本部遵奉明旨查據鎮撫司招叅將二犯問擬前罪題奉欽依勅差兵科給事中鄭茂前去該鎮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樂尚約查勘具奏前來題奉欽依抄出送司仍擬前罪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該司呈稱該兵科給事中鄭茂題稱會勘過楊順路楷各前項事情及問擬過犯人姚天祿景春各斬罪王通雜犯死罪引例充軍范紹忠等一十一名各減等徒罪李堯卿等二十七名各減等杖罪吳昂張學詩

俱在任犯罪去任事發以上勿論冒陞廕襲麻富等四名不准陞級通事表相軍人武堂等三十三名俱應提問劉卿等一十一名照原問歸結脫逃劉三姐等四名口行邊恭守等官緝捕未到李堂等免提王學等准令改正供明方世爵等各查發及叅稱楊順路楷再加議擬襲朱笈再加追論史闕疑等三員與劉大觀量加罰治胡鎮等二十九名通加究問及據該司問擬楊順仍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斬罪路楷仍依奏事詐不以實徒罪各一節為照犯人

楊順等案

卷三十

兵

夏

三

姚天祿景春王通及范紹忠等一十一名李堯卿等二十七名吳昂等二名麻富等四名表相等三十三名劉卿等一十一名前項情罪叅詳律例俱合相應依擬胡鎮等二十九名并劉三姐等四名口委俱違法相應提問緝拏及照總督楊順先該言官論劾鎮撫司打問題送法司從重擬罪以為人臣欺君誤國大壞邊防不忠不職之戒奉聖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欽此彼時大同西界十分危急若非嚴加懲治無以震警邊臣等謹遵明旨將楊順從重比擬守備不設失陷城寨斬

罪路楷奏事不實徒罪罷職為民仍乞差官將各犯失事賊私等逐一從實勘明具奏上請以俟宸斷蒙差給事中鄭茂會同彼處巡按御史樂尚約查勘去後今據會勘各項事情明白具奏前來除首級不明錢糧費用夷婦脫逃各罪外其失事之實一則攻毀墩堡一百一十一座一則殺擄人民七千七百餘名口事干邊防法難輕貸該司仍擬前罪似不為過但查得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如宣大總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陝西總督張珩巡撫張子立皆荷聖明裁允比

楊順等案

卷三十

三

三

律發邊遠充軍今照楊順情罪似與翟鵬等相同及該本犯奏辯地方饑饉兵馬羸弱虜勢猖獗垣傾圯已逾十年自任總督即有虜困西衛之變亦曾積有微勞所據情詞委有可矜况該給事中鄭茂等會勘具奏前來亦稱乞勅該部再加議擬相應酌處合無將楊順查照先年失事總督等官翟鵬等比律及矜疑事例送兵部定發邊遠充軍路楷仍依原擬罷職為民原任總兵官龔業仍聽原案歸結原任巡撫朱笈另行提問叅議等官史闕疑等四員量加罰治惟復別賜定奪但恩威出

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均乞 聖裁勅下本部欽
遵備咨各衙門一體遵照施行嘉靖三十七年閏
七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聖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路楷既勘無受賊
情弊降雜職邊方用龔業朱笈依擬史闕疑等各
罰俸三箇月欽此

端肅錄卷八

朱丰

天

一百一

參巡撫趙忻等疏

題爲貪縱撫臣激軍誤國乞賜究治以安地方事
廣東清吏司案呈准錦衣衛鎮撫司手本該本司
題前事先該戶科給事中蘇景和題前事節奉
聖旨趙忻劉敏政曹一麟錦衣衛差的當官校去
拏解來京問欽此續該前任總理糧儲兼巡撫應
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提問趙忻奏
爲因公被誣籲天辯理懇乞 聖慈俯垂照察以
伸冤抑事等因奉 聖旨鎮撫司知道欽此又該
原任直隸松江府同知劉敏政奏爲因公被累懇
乞天恩辯明極寃事又該原任直隸蘇州府吳江
縣知縣今待罪曹一麟奏爲懇乞天恩辯明寃枉
事等因俱奉 聖旨鎮撫司知道欽此隨該錦衣
衛副千戶屠承宗題前事將犯人趙忻劉敏政曹
一麟俱各拏解到京題奉 聖旨送鎮撫司打着
問了來說欽此謹遵明旨打着問得犯人趙忻供
年四十九歲原籍陝西西安府 屋縣人由嘉靖
二十年進士初授蘇州府長洲縣知縣歷陞蘇州
兵備副使於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陞總理糧儲
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右僉都御史招稱是忻先

任長洲縣知縣已知吳下人民慣賴錢糧不畏法度叨任巡撫以來查考卷冊內勢豪大族互相黨結有一家四五年不納錢糧有一人積欠數千銀兩是忻因見國賦不充軍餉缺乏委的行仰各府州縣嚴行追併預備造船養兵軍士月糧等項支費俱有各官卷案後又出巡松江府有金山衛軍因爲撥守川沙窪新堡赴忻告討月糧當行該府措給崇明所軍人因海防同知周魯在教場操練向本官稟討月糧彼時太倉州具申到忻當批兵備道支給各散亦無激變別情御史尚繼持創築新堡忻發贖罰銀一千六百餘兩協濟修築見今報完彼有工部爲因協濟大工咨取各處贖罰銀兩忻取蘇州府銀三千兩解京開後都察院咨開蘇州府被倭地方免行起解忻將前項銀兩連批發回該府貯庫批卷可查蘇州府水陸兵人衆多爲因錢糧不敷各道議呈到忻委的分爲上下兩班上班給與工食下班停止支給爲因節省始末卷案歷歷可查有今在官松江府同知劉敏政忻委催徵錢糧止因執法過嚴並無非刑酷拷又有今在官知縣曹一麟派徵本縣各項錢糧不合擅

用酷刑將嘉靖十四年起一應均徭盡行追併其通欠逃亡拘追佃種人戶徵收解發本縣歷有卷案亦無索取埠頭常例濫罰縣居民船坊夫卯等項銀兩委因徵派過嚴人民懷怨傳播前來以致給事中蘇景和將忻等劾拏解到京題迭前來打問明白不能隱諱實招前情及審曹一麟等招同參照犯人趙忻本以蠹才濫叨巡撫不思朝廷德意專恃一己偏私軍士告擾於教場委官欠當百姓困窮於死地撫字何能情跡昭然國法難免曹一麟自恃科甲不惜軍民行事多見乖方用刑常失過當於法有違罪不容追合候命下將犯人趙忻曹一麟通送法司擬罪奏請發落其同知劉敏政止因催科過嚴致招怨議原係趙忻差委事出因公情似有間合着本部再加詳審請自聖裁惟復仍行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趙忻等被劾事情再行查勘從實具奏 聖明處分等因題奉 聖旨趙忻等送法司擬罪欽此欽遵開送到司謹遵明旨將趙忻等議擬罪犯議得趙忻曹一麟等所犯曹一麟合依監臨官因公事於人非法毆打至死者律杖一百徒三年趙忻依軍

務錢糧事應奏而不奏者律劉敏政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有大誥減等曹一麟杖九十徒二年半趙忻劉敏政各杖七十俱係職官各照例運炭贖罪查得問刑條例一款酷刑官吏不論情罪輕重輒用慘刻刑具傷人因而致死者俱發原籍爲民今照曹一麟酷刑太甚相應比照前例革職爲民案呈到部參看得犯人趙忻叨巡撫之職乏保障之圖軍務紛拏不能條上方略錢糧通欠未嘗奏下度支果於任法而不覺其任情急於歛財而遂至於歛怨重以委用非人因而奉行過當毀言日至既皆得於見聞辯疏冒陳遽難白其心迹犯人曹一麟恃才妄作挾勢凌人數年通負責辦一時衆口沸騰流傳千里既得罪於巨室竟叢怨於撫臺賊私雖未敗露暴戾亦已彰聞再照犯人劉敏政守已甚嚴嫉惡太過事出因公情本註誤該司各問擬前罪參詳律例俱合但趙忻既經言官論劾鎮撫司招叅似難照常發落合無將趙忻量加降調曹一麟革職爲民以示懲戒劉敏政還職惟復仍行彼處巡按御史查勘具奏定奪均乞 聖裁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十

楊鼎勳全集

卷下

聖

三十九

三日題十五日奉
聖旨趙忻劉敏政各降三級外任用曹一麟革職爲民欽此

楊鼎勳全集

卷下

聖

四十三

劉

端簡文集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是編第一卷爲說經第二卷爲詩第三卷至八卷爲雜文第九卷至十二卷爲奏疏於奏疏中又分三類首淮揚次兵部次刑部曉熟諳典故通達國體志在經世於韻語頗不多作其文亦直抒所見不以詞藻求工前有萬曆庚子彭夢祖序稱曉著作甚富歿後懼累男火存者未及什一其孫敬仲始爲蒐集付梓云

婁子靜文集六卷

〔明〕婁樞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王元登刻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婁子敬文

集六卷》提要

婁子靜文集

盛世醇儒河內縣原婁樞著

魏良輔本

男選貢

應奎

歲貢

秋

婿進士湛泉蕭守身校

曹縣門生王元登刊

九鵠圖解

圖鵠所以象思也思理也鵠物也理無形而難名物有象而易見見所可見因以思所不可見上古聖神率以此顯教示諭設為山澤水火以

婁文

象凡兌坎離而八卦之義昭矣故為鴈鵠兔馬以象子午卯酉而十二支之義昭矣以鳥名官設為鴈鵠氏象均平也以官制服設為鴈象正直也思之為言鵠也思不可見而圖之為鵠鵠與思其音同九與九其數同圖象感理而思義昭矣故鵠有越然而望者以象視有側然而揚者以象聽有晏然而鳴者以象言有竦然而立者以象貌有勃然而飛者以象忿有愀然而前者以象疑有翻然而東超者以象事有瞋然而無事者以象色有咍然而起魚者以象見得

此皆形之可圖者也至於明曉之理良工不可得而圖者也則在君子之思也圖九思必以蓮蓮花之君子者也蓮裡九端是謂君子有九思也

嘉靖癸卯科亞魁姪東川婁炯錄于育英堂

婁文

婁子靜文集目錄

卷之一

送侍講王先生叅政四川序

送都御史梁公巡撫山東序

送侍御朱先生出按山西序

送京兆扈先生觀察河南序

送兵憲劉先生邊郡防秋序

送戶部蕭正郎還京序

送張東明任曲周二尹序

送曹州來學諸生序

婁文

卷一

送諸友之四方訓蒙自養序

曹十二生入學冠字序

十四貞節序

儀封張鴻臚之子思行入學序

周藩昨城王仁山生子序

曹州全老鄉飲序

名醫師道士張孝子序

祿位名壽圖序

太卿王公八十壽序

都諫戴先生壽序

曹南劉公八十壽序

新安汪翁壽序

儀封杜翁夫婦偕老八十序

曹南徐母壽序

都憲底公諫稿序

代諫稿後序

王家四書序

宴文

目錄

二

五朝文教序

周末文小序

漢文小序

皇明文教序

曹南張氏族譜序

楚丘別意詩卷序

鴻飛鳳舉圖序

大明太守荒政詩卷序

懷慶太守孟公平妖賊詩卷序

別駕張先生六十有六壽序

白雲山房序

卷之三

記

謁元城劉忠定公祠記

東明縣改正廟學神道記

曹縣義士修學記

曹縣學前東嶽行宮記

曹縣西關重修觀音堂記

宴文

目錄

三

東明縣杜勝鎮重修玄帝廟記

大叅高公重修懷慶府古陽堤記

懷慶府重開丹沁河渠記

魯川書院記

儀封縣復民田記

曹縣朱孝子施田置義塚記

懷慶府學教授馬先生學政記

懷慶趙貞女祠堂記

懷慶太守孟公去思碑

史考

讀通鑑法

周晉唐女寵流禍考

漢潁川馮翊太守京兆尹考

漢匡衡劉向議甘陳功罪考

唐牛李議維州取舍考

宋劉元城引子產証張湯杜周考

諸史天文五行圖識考

晏文

目錄

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

卷之五

論

克

伐

怨

欲

財成輔相

惟危惟微

讀秦風

春秋十二公即位不即位

傳賢傳子

性氣上

性氣下

醫國論

不猛論

禦夷狄論

治河論

流民墾土論

子路疑塚論

晏文

目錄

管仲論

樂毅論

劉向請興禮樂論

胡趙二公論

理學錄中四諫官論

卷之六

議

禦夷狄議

止真定巡撫劉公緝鄉兵議

策

忠愛策

一言興邦策

解

西銘解

書

對東垣王殿下書

答大叅高公憂旱書

答廣宗士大夫書

答開州常世榮書

答曹南張興甫書

八目錄

六

傳

兩賢傳

訓

筮士訓子

說

國學王守會名九子說

跋

文集跋

曹南門生王元發

曹南門生王元發

序

送王時講先生叅政四川序

部寺百司不俟十年咸得遷陟他所太史院儲養

相材以久為榮出必吏禮卿佐下此亦國子太常

上即位之六年用廷臣議出翰林補藩臬即漢宣

周知民事之旨也吏部以侍講王先生薦授四川

卷一

叅政順道歸省於曹吾友楊于石偕往拜時賓客

填門先生延愚兩人之小舍出圖書雜陳館閣先

生贈行文章讀之終日僉謂朝夕侍從之臣必不

使父留於外然未免以中外為重輕如汲長孺蕭

望之所見夫式遄其歸僚友之情也不忘遠

聖人之恩也仕不擇官泰不擇地吾儒之學也昔在

唐虞岳牧九官本無內外輕重之差而漢廷郡守

補相視事日淺弗與焉國初旬宣大臣與九卿

迭為出入者亦必久道而政成時則有若侍講劉

汝弼擢廣東布政少保楊文定公送之設兩端以

要其成曰或者遂謂吾儒徒事文墨未聞政事乎
將使天下之人知吾儒設施有出尋常萬萬乎先
生讀 先朝中秘書然未問劉侍講後來事業果
如前所云乎果如後所云乎先生嘗與修實錄矣
金匱寶藏草茅雖所靳見詎必權度方岳重臣何
者當傳入循吏何者當傳入酷吏何者碌碌無傳
焉當日之所閣筆而景仰懲創者乃吾身之所親
見而人將欲見於吾身者也豈弟君子允無惡傳
其無使同館晚進異時立賢相傳推本蒲臬之政
跡而無所考也即如諸公議則信處信宿何由而

素文

卷一

二

政成內顧興而傳舍視豈吾儒安而能慮之道耶
西南萬里孰知侍近君子有成之光雖有良史又
安能以旦夕之政移入循吏而定百世之輿論乎
吾雖不及見良史於百世之下然使得聞三載政
於萬里道雖百世可知也

送都御史梁公巡撫山東序

天雅不作達人詢於芻蕘久矣鮮矣中山梁公方
伯河南政善民安昭於上下

簡命巡撫山東以為泰山滄海關里主公任重則憂
深憂深則延廣遣使數百里下及朽人曰事求好

素文

卷一

三

問三老先生老於世故者也何以告我樞對曰事
求真問土人朽屯田東土而於東方事知之頗真
山東地界兩畿之間兩京之輔倚也以建官則兵
備獨多於列省於公平提督有賴以漕運則舳舻
相望於千里於公平保濟無虞以商旅財貨則臨
清濟寧張秋間楊不得稱一益不得稱二謹權量
審法度於公平四方之政行以世譬則登州之海
寇青州之塩徒沂州之礦賊寬則玩寇殃民苦則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於公平處置之得宜以
貢賦則沙鹵海荒而起運京邊之數不減於沃饒
不藩封之兩浙賦重民流不流者游招流禁游使
開曠土不追其徃愆不責其逋負安民之政默寓
止盜之方於公平勞心疆理以送迎則水陸並供
肩摩項曳之貧窶多於荷鋤秉耒之農夫供其真
裁其假可省二之一供其遡洄裁其遡又省一之
半無限蒼生之窮苦咸賴官督水陸政在養者以
有生無非事也事孰為大足兵為大巡撫之巡亦
不必遍歷州縣也但於設兵備建軍衛之處所歲
一往校其法備載於孫武首篇曰將孰有能兵衆
孰彊士卒孰練法令執行兵備之舉刻衛所之推

送無復有他道也又必有九載不遷之志然後可
建百年不易之功三年而可且將內遷則辭其逸
請其勞務成初志經曰定而後能靜安而後能慮
志不堅定安得靜虛而明位不乂安易能研幾成
務以公達於大學之道是用推本在止之綱

送王侍講序作於嘉靖六年時三十有二送巡
撫梁公序作於隆慶四年時七十有五回首四
十餘年矣當年固有大志垂老百事無成而壯
心未已惜哉

送侍御朱先生出按山西序

集文

卷一

四

聖朝名卿賢相真御史彬彬可紀獨守令差不及兩
漢循吏而安民阜俗育萬物漢道為優夫守令吏
民之本而監司守令之綱也吏散民疲責之守令
守令無良將誰與歸說者謂涸涸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無亦去其太甚求其彷彿者乎吾嘗
試之矣上世之吏如慈母乳哺提携無所不至近
世之吏如妬母子已自能口食苟得免於權奪捷
臂足矣乳哺提携非所望也今守令所畏敬而奉
行者莫如御史在外得行其志者亦莫如御史愛
民願治孰無是心哉而民不被其澤治不可得而

古者所令反其所好也傳曰臣能從善則可以善
君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

天子曰然御史曰不然者吾聞之矣御史曰然守令
曰不然者意人外未之有聞也豈特不敢不然其
言且將不敢不然其意即如遠迎有禁厚餉有禁
愈遠而愈厚者從所好而不從所令也百爾大禁
守令敢為其所不得為比圭屑冗瑣所得為者輒
移文以俟進止班太史所謂文書盈于几閣主者
不能遍觀而吏緣以輕重其問是繁文本以祛弊
而顧以滋弊也今文書百倍漢廷惟賢否勾當金
倉註脚民命稽籍所不可已可已者尚多也居散
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吾不欲先生煩於細
正欲留心於大者爾冀州之域方脫於震人未屋
而鬼未歸也雲中反側子陽順而陰逆之詩云之
子于垣百堵皆作安宅也不震不動不難不竦有
備也先生昔宰一邑令德令聞不下漢廷之循吏
今當一路嘉謨嘉猷獨後漢家之直指繡衣乎

送京兆扈先生觀察河南序

仕宦遷擢適故里不釋鞅掌而縱聲酒以為樂有
懷契濶而合故舊以為惟亟餽有辭而交際問遺

集文

卷一

五

以為禮此人情之自然而亦無瑕於名節者也京兆先生自留都而北上也抵家省太夫人太夫人年八十有六矣承顏順志之餘百爾無所事其親且舊杯酒召致不可得方策尺帛一無所受初或議其貴賤禮絕已而見當路達人郡邑即吏儀物名刺不可通也始知先生之誠孝專一而不暇及其他議息而問謁而召致之念通國寢矣所厚者度之任太晚勘之行不應謀乞終養太夫人知之責之以大義謂不能成先君子之志始不得已而北行然已越期例得左遷外補慰者曰位雖暫屈

妻文

卷一

六一

名則孔揚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先生正色曰某唯知稽事為罪得放為恩敢違道以干譽乎及河南憲副

命下惓然就道曰定省雖不及於晨昏音問可源源於境邇也或引東漢賈逵為劉愷辨屈曰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尋常之法惧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美和帝嘉納遷愷侍中且下詔後不得以為比

今聖人以孝治天下有司何常法之拘愚聞之曰屈見真伸招偽

人鼓舞一世毫髮不差外法而原情人必有故意遲遲以為進取媒者先生將行也掌科戴先生侍御朱先生別駕張先生請為之辭樞聞在昔有宋目貴卿外補多不以吏事為意蓋悻悻於不屑就也惟向敏中雖然知政事知求與軍盡心民事由是復入為相天子稱之曰向敏中大能官職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若觀察使之職雖未之學然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雖天下運掌一因心之孝所推也

送兵憲劉先生邊郡防秋序

妻文

卷一

七一

大夫君子處鹿鳴蓼蕭之辰承筐鼓瑟孔燕豈弟雖有所為而無庸於為及其遭小宛大東之期怨高厚之局踣羨鶉鷃之飛潛歆有所為而不及於為可為者其惟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朝乎周室中葉治久多虞宣王臨御北則匪茹之獫狁整居南則蠡爾之蠻荆為讎鴻鴈劬勞早駭為雷際以淮南淮北之夷天下蓋多事矣聖人有憂之曰耗敦下土寧丁我躬時則有若吉甫為憲召虎旬宣戎功肇敏德殷宗詩人美之曰四方既平王國彊定世患無方收召虎吉甫諸賢而北狄而南蠻

小瓢何虞焉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方今虜酋深入于山西者千里倭夷不靖于江南者數年

朝禮重憲臣非徒察吏隱詢民瘼而已小則如漢家遣繡衣持節捕盜大則用周室之屏之翰干城千里位得為而時可為正君子大有為之期也猶委之而不為是必何時而後為世恒謂文武異道而將畧或不滿于書生不聞鄉先達有韓文公者當王廷湊之亂勅公宣撫其地或為國愛惜人材監於真卿之使李希烈下詔止之曰無遽入公曰正君之仁死臣之義從初命而不從再命至則廷

卷一

八

嚴兵以逐甲士陳廷公曉以順逆畏以天威賊軍心向化遂成不世之功文公之為文蓋如此先王自釋褐讀書史館其慕文公之為文也久矣異時官潞者率賂中貴以潞納比之吳綾蜀錦先生亦嚴于自檢以檢下官雖古名將杜預之所為者亦弗為之秋高虜騎雲中卒悍率悍卒以禦驕虜在先生自有方畧吾恐文士以文士視之也文公之擬明其為有用之儒方叔召虎之說以請修辭者周兄蕭婿咸有重任藉以所望於

天夫君子者多也

送戶部蕭正郎還京序

本深者末茂源遠者流長豪傑每出於特起而學者多生於世家理勢之自然也館甥尚本懷之官京州總兵之曾孫何文定公之外孫也弱冠在鄉校校師薦行先多士辭曰平生不敢先人願在與衆之列師嘆息而從之既舉進士試令襄垣前令亦名進士以黨二豪訟擅師旅褫職或告之曰矯正發伏可立大名令曰解雜亂禁糾者不控奉救闕者不博戟平其怨而不索其隱黃次翁之所以驅廣漢也鄉三老修城隍廟掘地得銀器一穿

卷一

九

喜歸令私索曰神相庶官不假取民者也令語吏民曰修廟所得仍用以修廟是時

先帝遣兩御史巡行天下訪仙跡而銀器內有仙人丹爐或教以進貢則貴幸無比令促鄉老急毀修廟泯其跡政成陟戶部主事

皇上改元好賢納諫一時群臣各陳所見主事獨無所敷奏視今天下其急務在於養聖德安百姓治軍旅養聖德無踰於揚文懿公緝熙聖學疏安百姓無踰於王叔英生財有大道疏治軍旅無踰於馬端肅公修舉團營疏夜則手錄三篇書則

携入太倉少之餘閒便為誦讀天曹嘉其勤勞薦為正郎理大同邊儲卽中在倉二年每事必親感疾行至冀脰者曰此勞心過甚兼以糠塵沍氣交亂肺經惟閉門靜坐可已在告得請居城南村杜明謝客服藥觀書之餘課農訓子而已後一年有

婁文

卷一

十

而漸敝於景武我朝長者之風正德以來少變改元初詆毀舊臣各舉所好未必踰於所毀是以大臣進退維谷而長者之風日微漢太守如龔黃卓魯皆稱長者此吾甥之分定者也異日自能化及一郡今雖不能化及同朝亦可以及於同事者孰謂此行之無益於國而斯言之無補於世教也

送友人張東明任曲周二尹序

畏友獲嘉張東明授曲周丞里人曰以東明之才之守令且無難丞可卧而治也愚聞之曰是未

吾友者吾友不難於令而難於丞令雖政繁而得專其事上也有期丞受制於人而日仰視乎令俛顏色為欣戚出入為進止吾友方於事上令孰能受盡言夫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事上以若德難以獲上矣流俗簿尉鮮能同德脂膏形於廉直庸劣顯於才能涇以渭濁怨之招也而况民心不古報施不視德之厚薄以為重輕而禮儀每因職之崇卑以為隆殺令之所以福民者雖不如我而吏民之所以事我者終不如令能無校乎校斯怨于下矣上下不獲豈獨難乎免於今

婁文

卷一

十一

亦古仁人之所隱也無已則有一焉引過推善積誠動人昔賢以為佐令之道張四善罵而人不讐以其面質而無背毀也今之從政者好耳屬於垣子無退有後言僚屬亦無作怨導令以惠下率下以親上亦推善積誠之道也聖門論政或裁其性之所偏或就其才之所宜而廉之一字不齒焉豈獨平日講之熟亦其性之所自得者吾之論亦就吾友性之偏約之使歸於中耳若夫當官之道守身之法皆吾友講之熟而性之所自得者也何愁焉東明知我既深料應以為針石肯謂相與圖容

者乃出於亡國之大夫乎

送曹州來學諸生序

楊甥徐生武兩生西來問學既更冬一日燕閑閑爾曹去單幾何曰百里而近去常邑幾何曰百里而遙單有秦襄毅公歷官所在有聲不畏強禦且嘗總制兩廣饒富之地沒之日家無餘藏焉昔人稱孫叔敖一旦可得千金至於沒齒而無僇石之蓄若人其無愧哉崇邑有穆文簡公在史館三十年夫史館之序進卿相所謂榮分素定者也先生德行文章海內所宗九考而佐南都散卿未幾而

藝文

卷一

十三

罷政家居何為素定者亦有所改移耶可以問其為人矣二公立朝行已之大節他日自有史傳其刑家其範俗其遺跡遺文尚有傳誦於邦人者昔紫陽夫子聞遂寧傅伯成嘗從茂叔遊而接其議論遂令其門人度正訪伯成之子孫以求茂叔之遺文乃得其手筆書藁此無他世未五而澤未斬爾諸生去賢者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賢者之居若此其甚也苟得其一節亦足以自淑諸生作而對曰曹與曲阜皆魯地相距亦未遯嗚呼意嘻我知之矣曲阜孔顏之故里也吾豈感甚者爾學哉

但君子教人有序不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

不可階而升也夫魯周公之國也夫子何不教門

人之在魯者尚友周公而但曰魯無君子者斯焉

取斯孔顏去今二千載其布在方策者魯人聞之

要荒萬里亦可得而聞也謂要荒萬里所不可聞

聞者恐魯人亦不可得而聞也又何問其邇與遐

哉諸生久而告別請益因贈以平日之語以附子

夏過言游之義

送諸友之四方訓蒙自養序

吾鄉自十有九年不雨至於明年秋其後二年大

藝文

卷一

十三

水禾沒于顛桴浮于市民卒流亡自賣為傭士館於蒙訓以自給傷哉傷哉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教人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仕制命於上者也不可得教取給於下者也自求口實可為者唯此而已二三子素攻願養正之彖今當願六二之爻所謂顛願拂經者也二雖在上求養於下今之為師者以之初雖在下二來求養今之為弟子者以之夫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及求養於下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故云顛願拂經

通記垂不往之訓而許子傷其不如農賈也然

顛顛雖拂經亦不蹈于幽其諸異乎于丘願與士
不足以自養苟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
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獨不見許懷德據坐
受拜而古今士人一墮貴臣之禍百世無能洒者
與士君子不得其志寧蹈于拂經毋寧蹈于凶其
處矣聖人豈願曰養正而彖蒙亦曰養正諸友求
養於蒙而為人養蒙皆當以正所謂雖不主於行
道而亦不可以苟祿草野蒙童太璞未散朴于城
市易養以正但古小學之法壞為父兄者不量其

不索餐兮孰六於是二三子念之哉

曹十二生入學冠字序

諸生始以總角從遊四年兩試咸與郡邑學校選
未與雖當冠期少有待獲與近期亦勉從此亦人
情俗尚之不可以強而律者夫成人之道大學之
方前人之說備矣今當加冠說字之期姑與爾明
辨其冠服字號少得遺衆以從禮可乎忠靖冠裳
所以辨貴賤也奈何僭踰於褐寬博之賤夫號本
晚進下僚畏大人而不敢敵以朋友之體奈何自
名於尚不宜字之童稚洪範傳曰貌之不恭是謂
不肅厥咎在厥罰恒雨時則有服妖說曰風俗狂
慢變節易度則為奇怪之服厥罰水傷百穀三十
年來大河橫流於充豫漳沱瀾漫於滄瀛勿謂天
人迥不相及也先儒讀詩至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傷之曰曹小國也乘軒而赤芾者三百人有以米
蒼蔚朝賸之歌也今何赤芾之子之更多而其儀
不咸之淑人君子者寡也子貢曰礼失則僭名失
則愆可字而不字則愆名不宜彌而彌則僭禮字
云字云已不聞於朝中之僚友迺亦不聞於鄉校
之儕輩表爾何為少保李公尚書王公爾卿先達

也位極人臣壽臻耄耋未聞其號則此風在成化前間行於江南正德間漸染於都下今則不可云爾見賢不知思齊讀刺不內自省不智甚矣我雖未能變俗然敢效尤雖有過以加我者非其志也我亦不欲加諸人昔王氏求脩學記後於開州王冢宰冕翰林二公皆稱其號吾謂先聖前可稱鄉人號乎乃直名其名已而二公見之皆索回原稿以名易號此亦變俗之一端諸生所共聞知也邇聞罪我者以字之為輕之故雖未以字夫老然終不以加夫少張子厚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

婁文

卷一

十六

之一鄉吾不能以正是四國忍不語及及門之學者乎十二生謂傳守約董用休王九式劉向學謝鶴年徐篤鄭楠張台生戴錫祉張協祇朱惟肖朱惟寧傳守誠也

十四貞節序

皇祖有訓宗室之女不更二姓至於臣民家不為禁令但失節者視命苦節者錫旌嚴於宗室家法遠過歷代也弛於庶民家窮民之顛寡無依也封贈不及失節爵罔及惡德也苦節錫以旌異表行所以勵俗也仁之至義之盡是以二百年間關雎麟

趾之化行於家桃夭葛覃之風達於天下閨門淑質重禮義而尚廉恥逮正德辛未流賊起霸州橫行於畿內河南山東山西婦女被其劫虜者固多而赴水火罹鋒刃寧死不辱者無地無之據吾所生之地所仕之地所流寓之地言死於鋒刃者廣宗陶其妻楊氏懷慶軍屯李弘妻趙氏投火死者軍屯盛鉞妻沈氏投井死者東明舉人董錦母氏曹縣貧人母與兩女同投黃河而死失其姓氏其平居遭夫亡誓不獨生自縊以殉葬者東明生員楊舟妻李氏曹縣郝君孝妻尚氏也其歲末二

婁文

卷一

十七

十而夫亡守節終身者東明我外祖知縣田良甫之女蔡永芳之母也先聖六十代孫曹縣孔承楫之女徐繼擢之妻也廣宗陳強妻當氏女也婦姑雙節者則懷慶軍屯生員楊鶴年之母知縣盧鑑之女其妻引禮胡湘之女皆貧苦度生者也其在懷慶者已筆之郡誌不重錄即四地之中死節守節者所嘗聞而忘其夫名婦姓已不能悉書而況天下之大又安能人人奏請而一一錫旌耶不旌則實錄不紀不紀則後無聞焉然貞女節婦之自處初何嘗計世人

之知不知官家之旌不旌太史氏之錄不錄耶吾儒為世道計者自當闡幽以詔後世有官守者或復其門戶差徭或歲時米肉存問士君子或式其閭里或聞諸有司或書諸史冊或紀之文集馨潛德於其子孫使無遺恨於地下中庸曰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苦節者以之論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死節者以之孟子曰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是所望於司風化者云

儀封張鴻臚之子思行入學序

儀封中州文獻名邦張氏儀封詩禮巨族鴻臚寓

妻文

卷一

十八

都下時長子思踐遊太學三載畢業同告歸志在課諸子各成名也蘓節恬退嚴訓克家鄉邦之景行者也次子思行科目器也歲庚午考選入邑庠姻親杜子方請文以為其婿斯言異時舉賀之地吾聞浚儀先賢有董養者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引而未發原其意不過謂為臣者忠為子者孝鄉學之堂名明倫所以明此也國學之堂名彞倫所以叙此也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而斯堂何為之問何獨發於儀封人得非君子之至於斯者輟跡雖不可尋而過化存神之妙

必百世師未泯者乎本鐸之遺響雖不可得而聞鄉黨自好者猶有鼓其餘韻者乎干旄之子子雖不可得而見賢大夫在浚之城在浚之郊者禮賢下士猶有踵前人之風者乎思行歷世生斯地今始得登斯堂亦將有幡然悟然忘擊於目而動於衷者乎或者謂鑒於古不惑於今聞所聞不知見所見也生鄉先達有大司馬王公初入史館督兵馬有修舉團營疏御史王公初出巡議功在當時而法傳後世者也太史郭先生閭閻可親經筵直講士論韙之壬辰會試錄序因心以者文因文以知人有關世教者也黃門張先生稟難犯遷秩而魏郡父母之思恒存視職而終身直之節無改不負所學者也千里程途未許便到但發脚處不可不先從正處立脚生幸與正人君子同生是國言行尚可尋而子孫尚可友也或者又謂仰鄉國之山斗不如趨過庭之詩禮尤為親切則方伯之棠陰太常之柱石皆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也又何假老夫之繁詞

周藩昨城王仁山生子序

妻文

卷一

十九

右稽

聖祖多皇子同日入封位二十餘多邦咸嗣蕃衍維
周以是邦建天地之中陰陽所會河洛所環而嵩
行所鍾也職方氏稱其地穀宜五種民人育而生
殖繁氣本中和難老錫而天札鮮商周之都畿尚
舊

今聖皇之三過化維新用是世祿家國克由禮而多
賢周藩多賢胙城維最胙城在周為衛衛之公子
公孫世不乏賢本宗若圭璧武公塞淵文公支庶
若公子荊公孫技足以正國人而傳來許逮今王

婁文

卷一

二十

別號仁山夫仁者必有後詩云克昌厥後緩孝子
也則百斯男嗣徽音也永錫祚胤昭令終也皆仁
人之支流餘裔也仁者樂山鎮靜而壽生之居之
既庶且繁固其所也聞其所慕以自名可以占其
所養矣當嗣子未有也通國之所懷而君子知其
必然也及其育也通國之所喜而君子以為當然
也嘗聞漢有東海恭王懷仁好禮傳其子有子二
十二人其孫肅仁讓能循恭王矩度王之仁不讓
東海之仁王之子孫獨不若東海之蕃衍耶東海
之孫能循東海之仁讓王之子孫獨讓東海之子

孫而不循仁山之矩度耶東海曾孫臻仁厚有恩
常分租秩賑給昆弟漢天子褒嘉之詔乃曰未知
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恤獨和宗乃大益封以
彰厥德我

皇上子育元元允篤宗室王之子孫如東海之子孫
吾

皇褒美獨吝於漢皇之寵命耶東明邑雖畿內第邇
周藩大尹王侯相飽嘉聲而家寵德喜先於國人
者也請鳴其盛夫富貴福澤王之固有何俟於祝
若夫弗納於邪則我

婁文

卷一

二十一

皇祖有訓亦王之習矣而察者惟願王多孫子孫子
多賢如肅如臻以膺多福是以有東海之喻

曹州全老鄉飲序

井田廢而養老之政衰王迹熄而尚德之風微秦
法興而君民之禮隔常褐齊民有事至於公庭則
脫幘俯伏於墓下而守令時巡郊野則群趨膝謁
於道傍雖累千金餘萬斛能策肥聚僕而不敢緩
步於有司之階能食前方丈而不能交觴於芹藻
之宮蓋隆殺之禮本以明上下之分而貴賤之勢
遂以成懸絕之交也是故復一子有常每因役廩

而難免頌米肉問下有司一視為虛文君子每慟德音之阻抑而幸餽羊猶存獨於鄉飲之儀文見之爾曹郡全老以孝弟力田著於鄉而以高年尚德推於學校與郡守相與酢酢於堂則不祝而壽不贊而德矣獨聞飲歌鹿鳴之首章云示我周行夫賓主禮行則三揖而退一語不交周行之示恐亦難輸次章云示民不怵夫匹夫而示鄉人者將謂平其爭訟久而武斷鄉曲之弊滋將謂播民牧之德休而魏家長吏降心之害難保其人人無也惟有孝弟力田四字始而以是舉我終而以之與

婁文

卷一

二十二

人耳成周不怵之俗尚有食貨志可考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今之耆老即古之里胥鄰長也兩漢去古未遠故勸農舉孝之詔無歲無之我朝舊制首言孝弟人所易知末言各安生理而力田生理之大務資養以為孝供賦以為忠無游惰以為立身本以睦鄰里以厚風俗皆自力田得舉以勸俗則示民不忮比之示我周行者功效之難易不侔矣山東之地游民衆而關田廣游民衆則盜易滋關田廣則

盜易聚所以唐之黃巢王仙芝宋之宋江皆自此出本朝百年間而大盜於斯已三起蓋作非為多出於無生理而犯上作亂必其為人也之不孝弟耳諸老皆有家者厚俗化盜保業以傳子孫斯不負今日朝廷之敦典云

名醫師道士張孝子序

道士本墨家者流墨以兼愛為教而醫以活人為心與孝子之事親仁人之濟衆其道同其教同其心同也道士真祥杭州人雲遊北海旅寓東明施藥來報無所求亦無所望也孝子一中曹縣人幼

婁文

卷一

二十三

業儒因母病求醫不愈遂棄其本業遍考方術躬禮躬烹而導飲毋尋愈盟諸軒岐先聖願施藥五載不受病者所酬遠近稱其孝而讓其義也今歲春秋官正即孫公衡

命觀風於曹有上其事公再核實檄屬有司待以禮侑以帛復其身扁其門曰孝行醫士曹邑師生方謀修辭以贈適小孫疾使往求藥一中以非脉無以得病之源傳言書劇特其形跡耳僕馬遠來施氏先在焉迺相濟而無相尤與講脉理而后和藥旋覺有效余感其惠贈以繅帛弗納曰願得先生

之文以醫術雖萬言有所不既請以古之孝醫之事親明醫之侍上仁醫之處友與兩醫之相似者以為世勸可乎趙宋時有處士任元受母老多疾未嘗離左右知疾所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投藥必効雖名醫不逮也傳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吾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為人子者侍疾如宋之元受今之一中可也國初名臣王達贈潘徐二醫士曰二人同會於雷氏子之所不相嫌忌而相講明忘其所負挾而一

妻文

卷一

廿四

以拯人為念雷氏子彌數日而愈矣古人有言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吾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醫友相遇如潘如徐如張如師可也吾昔旅寓于襄垣之宦邸有疾令為召醫忘其姓名每送藥必親吾憐其老而止之醫曰居官者豈能盡悅下心藥餌豈敢付于門吏之手萬一有差罪何歸而我何辭此康子饋藥

先聖不敢嘗之旨也吾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居官者之用醫與醫者之用干官自檢不可不慎也

不可不周也

妻于靜文集卷之二

曹南門生王元發校刊

序

祿位名壽圖序

慶關西封君孟太公祿位名壽之蕙蔭也元學士王磐曰世之人家門昌盛顯榮皆祖先陰德之所致也子孫賢能才俊皆父母教誨之所成也達於其說者可與語

妻文

卷二

一

聖恩錫三載宦成之庶僚而必封及其父母孝經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謂之顯父母士君子稱人之善溯源論世而必本其父母大中丞公問學雖其所自致而過庭之訓得於封君者居多咸知其易事而難悅悅惟以得親心之悅為悅懷邦舊治生蕭大夫守身陳光祿天秩監生謝守淳劉植廷畫士繪為南極老人祿位名壽圖將以獻諸上谷都憲府之椿庭推長樞密執筆按天文志九斿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星見則天下治安蓋不獨一身一家之慶而實與天下之慶也

所以象祿也畫几所以象位也畫明月所以象名也象形所以會意也定名所以須實也周人之祝壽曰如月之恒封君當上弦之期憑几而坐於月下鹿馴擾而臥於側孫琬衣而舞於前儼然一南極老人也子四轉皆二千石封君已享二千石之祿行將受大中丞之封位矣更數年子位九卿翁封九卿又數年子進三少翁封三少祿與位隨位與名隨名與德隨德與壽隨荀卿曰得衆動天兼意延年祿位名壽可畫而德則難畫畫工畫其四而以其一俾我昔人謂凡物皆有影惟心無影蓋畫者有影而俾我者無影也僭謂子心之影而德之徵也詩云孝子不償求錫爾類又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太卿王公八十壽序

庚寅歲適曹集太史王承恩晏座中諸君子以愚自何門咸稱何老脩長生之術既歷辨其無不勝多口歸而語諸先生先生曰有之子讀易乎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文王周公之所以生生而壽壽也子讀論語乎少戒色壯戒闘老戒得食不語寢不言沽酒市脯不食孔子不傷生以全壽也吾善

婁文

卷二

二

攝生不過日用飲食語言男女之常蓋不能如若佛呼吸吐納用助用正以強其所本無亦不蹈于薄夫情熾性鑿物交於物以搖其所固有也後數年再往往則諸君子申前問因舉先生之辭以對余曰何老談攝生吾人未之前聞宜斯世以斯名目斯人也吾今而後始知道不遠人百姓日用而不知爾乃若吾曹太卿王公平生未嘗談攝生而今壽踰八袞方至者且未艾何耶曰不談攝生乃更善於攝生諸君不聞不言不二法門是深於不二法門余大笑太學生東明盧衛之公婚姻吾諸

婁文

卷二

三

都諫戴先生壽序

德器壽福交相與也一言未足以盡見而覘人者每得於一言昔范文正公為書生時同門相家子饋之饌辭曰藜藿久安驟飯珍味恐難更藜藿耳君子曰內不失已外不曉人遠大之器也夫文正公之言非其本意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故言者無罪聞者不怒也始諫議戴先生

狂顧於東門僧舍有繼至者揖之曰戴廣文數言
厚公而公少之也問何以曰廣文每投刺輒稱宗
生公復之侍生耳先生曰使廣文亦吾寒宗吾亦
云爾浮梁戴氏恭簡公之後天下名家也吾而自
附於大宗不反唇於識者乎君子曰非其宗而不
敢妄認者定見也有階而不肯自附者定守也以
寒宗自與而以大宗與人者譙光也推是心以取
友其昔人之内不失已外不曉人者乎推是心以
事君其昔人之過則歸已善則歸君者乎苟涵養
之未克恐修爾之未能所謂福大而壽遠者昔人

要文

卷二

四一

以一言而覩文正公於書生時吾不以是而得先
生於傾蓋耶但文正公之相業任任兩朝而先生
以壯年謝諫議今老矣君子苟有志于用世也一
再疏謀起矣兩紀之間薦葦千有二堅卧不起得
無少文正公先憂之志耶曰惟先生不求薦也薦
是用頻使先生謀起而待薦也求一疏不可得已
以平日卓爾之行與今日率爾之言皆正已而無
求之道也中庸曰正己而不小人則無怨無怒
則無憫人而無怨憫則神清志定而氣無餒歎皆
厚生之道培壽之基也又何於無求之外別求所

謂德與所謂壽

曹南劉公八袞壽序

負郭連阡町畦膏腴關市室廬櫛比鱗集路人遙
指曰此劉氏之餘畝別業歲課農夫賃工賈閭民
轉移執事者無常業而有業遠流徙而近貿遷者
無家而有家也觀風者曰富矣逆非一世有也循
西門通衢而面南門塾簷廊互有經紀不見樹楔
祇見遺址居人曰此四世同居劉氏家也永樂間
輸粟助邊蒙旌異以表儀凡庸爾觀風者曰義矣
吾聞厚國者天不薄其家其必有後矣已而見濟

要文

卷二

五一

濟蹌蹌出而寅賓者有待對于廷待選于曹待聘
于家之器宇居人曰此劉氏之子孫弟姪甥婿也
導童顏鶴髮冠裳儼然不籍扶曳而式禮莫愆衆
罔然避路曰此劉氏之大父國中之大老也注仕
籍而不仕闕冠服而不服與知有恩與物無忤今
歲八袞今日誕辰始冠服以迎賓遙指大賓有錦
袍而通犀者京兆公也有銀金而豸服者都憲公
也有橫金而佩虎豹者左金吾右錦衣也有珠金
而佩白鵬者肅藩相耀州守也有將仕而豫賜服
者京兆弟冢宰之諸子孫也顧不以爵而以齒所

推讓而居先者安平樂平大戶也自餘嘉客非國
學之彥則鄉校之英與夫耆民巨室素為里人之
所敬慕而景行者觀風者曰是與魯邦之文獻足
徵而故舊老成之風猶有存而未泯者耶抑曹風
之均平專一心如結則神獨完故氣能久而不散
耶抑同氣相求德不孤必有鄰而聚樂于斯第斯
人耶吾聞香山有九老會洛社有十二耆英會以
今日曹南諸君子觀之何古人之多讓也盛筵難
再恐二十年後諸老或倦于登依而晚進諸君子
方在仕途而不肯來求如斯日斯會之黃金滿席

宴文

卷二

六一

恐不可得已洗爵奠觥之笑言翻令人動牛山峴
首之懣也爾時集筵而集議者乃舊友田之常張
興甫孔以博戴叔言思揚之叔姪也

新安汪翁壽序

以其所主因不失其親觀遠人之道也庠友楊惟
吾耿介寡交且父子兄弟發跡明經科里閭望風
內交而不可得一日偕吾友張興甫求為微之汪
生迺父壽文將述生之行我逆知其人矣其有所
試矣試於二友之所與矣尹公他寧有不端友尋
常客客李膺門耶將述汪之家世我逆知其姓

宴文

卷二

七一

我程學士數稱微在萬山中惟留前朝之故家
汪之子姓尤微之著姓二友曰先生知其子之
而未知其子之業聞其父之姓而未聞其父子
慈所遇之奇也汪生賈於曹無通醫術利物而不
求報士君子以此雅重之迺父慣老江湖往來上
國今年壽登八袞生將買舟歸壽恐長江萬里
相直而不相知徘徊間適父適自遠方來人以
孝思所感求南昌萬氏繪為壽圖題詠珠聯
以俟夫先生吾聞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汪生善
親之術矣愛子者恒欲得正人而與之居汪生
悅親之道矣即若汪之父子多財善賈稱壽者
非市兒販夫仁人君子莫與也其何以為壽二
稱壽通國之所壽也在昔越有善賈者貨殖定
稱陶朱公陶今之曹邑也陶朱公次子不才見
於楚長子往視贖貨而不能保其弟以歸公在
陶日夜倚閭嚔泣以望夫何樂夫何壽之有汪
富雖不逮朱公富而共子則才於朱公子之才
子以子克家為富乎以不克家為富乎以悅親
為壽乎以不悅親者為壽乎考史朱公州越後
吳者二十餘年居陶者十有九年計其壽

八九十年吾以汪公才於朱公丁是以知公之樂過於朱公樂占其壽長於朱公壽

儀封杜翁夫婦偕享八十序

治久無虞民不罹于兵荒天札多獲自遂其引年傳稱七十為古稀八十其更稀者也夫婦偕壽八十鄉國之所稀也偕壽而子孫森冠裳濟濟田園秋秧德在干鄉而鄰邦無間言譽傳四境而四境交贊禮稱百順洪範之五福者也儀封杜翁黃遺其季子錢北來受學一日負暄與之講列子書至榮啓期行年九十鹿裘帶索而歌孔子問何以

晏文

卷二

八

為樂曰吾樂甚多天地之性人為貴而吾得為人一樂也中國貴而夷狄賤而吾幸生華夏二樂也人生多殤而鮮壽吾行年九十三樂也林顗年且百歲拾穗故畦並歌並進子貢問所以為壽曰惟不與時競故能壽杜生自然曰榮翁九十林公百歲凡二公之所有者吾親皆可待也幸有田園而免榮翁之拾穗父母偕老而非林公之無匹且有二公之所無者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三樂也錢不子列子所稱三樂之外而更得孟子所稱之一樂乎遠近咸屬數百咸稱賀張汝建

和倡之請序書云天壽平格觀杜翁夫婦之德而偕老壽可以教凡厥庶民之為善矣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又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成周有道之長是以榮公林公得安於百歲歷代分析亂離老稚轉於溝壑仁人所不忍聞爾不知今日如成周有道之長獨不見今日復多獲成周之多老壽乎是故敬老率人可以勸孝民之賢矣可以勸忠

曹縣徐母壽序

徐母壽文為徐門弟子壽其先生母也在昔孔門有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詰其故曰

晏文

卷二

九

宣見夫子居庭親在此咤之聲未嘗及於大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則古之為弟子者非獨觀法於進見請問亦必有得於退處過庭為師者非獨言語教詔於講席而其模模範範足法父子兄弟者寔足以式多士有志之士未嘗不寤寐古人之不可復而嘆師道之難傳者曹庠友劉恒夫魏思止竇一誠過我再拜曰某等皆徐門受學生也侍先生有年矣先生幼有大志與兄仁夫貢士更迭冠吾庠多士承懽定省之餘然後讀書然後課諸子弟太夫人今七袞矣諸弟

子知先生無所悅惟以悅親心為心弟子又以先生之心為心求所以悅其親心以悅先生之心者惟在脩之以文不腆不文敢布於下執事吾嘗求草書于貞夫久而未得謾語曰異時貞夫求我辭我更緩於是今日之事非朋儕比即謂謾不敢諾諾經曰信乎朋友有道在順乎親順乎親有道在誠身明善貞夫以明經為後學師表允知順親之有道且與孝門與南為友孝友雖出於天性而有感於通家之登堂胥慶者居多以其信在與南已知順在貞夫但未問諸友之見化於其師與師之

妻文

卷二

十

得於取友者為深淺詩云魯侯壽母宜大夫庶士蓋自昔而已然于今復見之矣又何求其他善而祝以他辭

底公諫稿序

中州人物弘治以前若文達文靖之相紫端肅襄親之熱代近代不可尚已弘治以後河內何先生安陽崔先生以理學名信陽何仲默大梁李獻吉以詩文名儀封王司馬考城底中丞以建議名王公有內臺稿家藏集梓行已久底公蜚英聲於瑣聞者五載撫夷夏於河內者四郡大猷備續武夫

無間於賢士大夫之所傳述而乃埋其諫草不歆市直以顯世自王門脫烏迄今十有八年矣冢嗣萬金始收拾遺文將壽諸梓而以序問樞且屬以刪繁舉要次其簡編按舊本疏狀二十有六今取其十六皆關國家之大體可為後世之法程也刪其五事十篇以其為一人一事當日之朝儀也仍分為上下二卷上卷首之以賦役黃冊勦民也條目凡七皆厚下安民之道也下卷首之以因變修省敬天也條目二十皆祛弊彌災之術也勦聖學以端大本特上於臨御之始詩人之終有儆

妻文

卷二

十

百五

也上下交以求治道始陳於百餘年來易之地天交泰也治內防外以隆新政體國之誠慮患之深也慎選大婚以端本始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戒封爵及皇莊二篇杜倖門也正祀典及禮制四篇明統紀也糾武大臣三篇抑奸邪也言及乘輿天子動容指斥倖門則權豪待罪非公之敢諫不能言非上之好諫不容言公之誠貫金石也量越千古矣公藏其稿於生前即君陳所謂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之義也子傳其文于身後一以存先人之手澤一以贍

聖朝之美德劉向封事猶存于劉歆也君子曰是編也可以見君之仁焉可以見臣之忠焉可以見子之孝焉隱而顯微而彰矣樞慕公也久而未獲親炙今獲辱交于其子凡平日所欲見之製作始得以飽觀敢不樂道人之善輯其畧以冠其篇乎

代諫稿後序

樂毅傳讀于蒯通輒為流涕屈原騷讀于楊雄亦為噴泣彼異代之忠貞有所感而猶不容已矧一體之至情寧不想見于當時乎傳曰君尊如天威如雷霆先大夫數犯天顏而忤雷霆所親所厚者

奏文

卷二

十三

咸為之惧而況如子輩者乎當時但見其風齊沐理皂囊輒惴惴焉如臨淵谷所賴帝德海涵不擇細流始也雖免于劉栖楚碎首玉墀終也卒踰于馬文淵萬里還葬慨風木之莫及幸手澤之尚存猶恐久而湮滅也爰登諸梓以貽諸後非敢謂太史有所考特以為家傳罔墜爾萬金徒讀父書愧發塵場屋未竟前人之志何有進納之階乎倘後世有才子孫聿求厥德知先公移孝以事君故忘身而徇國移忠以教家故遺文以淑後愛而勞之即忠焉而誨者也庶魏文貞奏議存諸魏墓

賈長沙政疏徵于賈嘉詩云無念爾祖此則刻書之本旨也

王家四書序

宗藩條例首言修明宗範立宗學以教宗人之子試以經書文義策表詩文夫經書浩瀚雖書生童而習之白首有不能究故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前漢東平思王宇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成帝以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五經

奏文

卷二

十三

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不愛於王僭謂雖五經工夫亦有次第惟成人以後博文約禮之君子始可語及而非宗學後學之所能畢學也何也易道神幾春秋紀變與中庸多言性與天道尚書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禮記駁雜與孟子俱未經筆削非宗室之所有事惟大學為垂世立教之大典有身有家有國者所宜共聞小學論語則大學之事實也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及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美教化正人倫當務為急不在

斯乎鄭滿東垣王敏而好學積書滿閣未嘗效前漢東平之請求而法後漢東平之為善者也下問曰長子及入宗學之期當讀何書專治何經對曰小學大學論語詩選又問何謂詩選對曰頌為宗廟之樂大雅為朝會之樂與易書同歸於後矣國風正家之道小雅宴兄弟親戚朋友嘉賓之辭侯王通用亦必註其所美而酌其所刺可得其半因賜詩朱傳一部令為批點退而私省歆取此四部類為一書併及講讀之法以助宗學之教惟示人以可知可能而不惑人以難知難能如小學吳陳

書文

卷二

十四

二家註以雲門咸池釋樂以象分盈胸釋數凡此之類皆惑幼學之甚者也刪去可焉大學淇澳烈文之詩聽訟無訟之本讀之者句句字字而求其所以然之故正是格物致知之方歸正可也論語則為學修身問仁問孝各從其類以為一篇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義亦在所畧詩抑抑威儀大學八條目皆具焉乃古之王者訓子之辭通乎人人大雅惟此一篇可教宗學毛傳以為刺厲王固非朱傳以為衛武公允諍何也一篇之中三呼君子此豈臣子對君之辭借曰未知亦既抱子猶

今父母之責子曰將謂汝小無知亦既抱子矣此豈似責九十有五之人哉况一篇詞氣皆是王朝而非侯國安得衛武公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衍義修身惟有二條目曰謹言行正威儀專主抑抑威儀之詩也某欲一一訂正恐來愚而自用賤而自專之災也况耄及而力有所不足姑發其端以俟夫司風化者得有所據或題請以為修道立教之地云

五朝文教序

書文

卷二

十五

古之聖人身教始於家邦政教達於天下言教施及後世文者言之有章也所以發其心術之蘊而豫達其施為政治之迹也垂世立教立言者之本旨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言身教必政教以達然堯舜之政不以典謨何以仁覆萬世政教非言教不永又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六經者其為方圓平直者之規矩準繩者乎職經左傳雖規鑠矩不失方圓法楚玉相如楚造規不圓制度不方徒有雕鏤在爾先正司馬公編通鑑慨然曰辭賦若止為文章皆請直削而不錄策如仲

舒表如孔明奏議如陸敬輿李長源不以文章而例遺也後世類文之士率皆以文為主蕭統文選姚鉉文粹呂祖謙文鑑蘇天爵文類程敏政文衡皆極百家之選鳴一代之盛或記博而語未精語精而教或寡獨真氏正宗一以君德治道為主刪其偶儷四六漢賦楚辭一切不收衛道類經紀傳類史群分類萃類大政之案深得溫公之旨其後呂氏關鍵謝氏軌範皆斷自中唐漢文左史無及焉夫刪述之後真循修雅漢文近古修辭據禮左氏翼經二書不及何以文為然二氏既失之畧而

要文

卷二

十六

真氏叙左傳漢詔則又失之繁蓋彼已有成書取其百篇以為世法亦云多矣二體已過三百篇何如取全書而讀之歷代風化既殊文體自異不以周漢唐分體而以辭命議論敘事分類如董子策問列於辭命策對列於議論破碎不已甚乎愚因先儒成書刪繁補缺分為五朝一曰周末文則三傳國語史記也二曰漢文班史為多文選附焉三曰唐文韓柳畧千真氏間益以諸家四曰宋文歐其敘事而別集其敘道五曰 皇明文天順以前敘程氏文成化以後據所見以為選經之以垂

類經之以五事曰教曰體曰意曰辭曰真不關其教雖王無益是故首立教苟失其體雖王弗取是故貴得體以意為主以氣為輔是故意為先言之無文德之遠是故在修辭無情之譽非倫之類是謂生而五者一有不脩弗錄也嗚呼文之於世不文非文文非文有意非文無意非文是以意為巧言之鮮仁而亦遠辭氣之鄙倍也夫今意之充諸而亦神至樂之無聲也斯蓋因文以見道其近以立教之意云孟荀董楊王二程周張朱陸薛薛十三子擇其醇言自為書

要文

卷二

十七

周末文小序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自周公制禮作樂文質彬彬周室東而質散列國盛而文繁大國修辭以聲罪小國修辭以自衛載在左氏之文可考也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豈獨鄭國為然則又傷之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春秋君臣本修辭以信禮而戰國游士遂敗禮以飭辭良由敦良之質傾圯易而積高難水波之文愈趨愈下其勢則然也孔子觀覈集之候知蘇張之生放巧言之辭

仁斥佞人之亂義傷訕訕之難免惡利口之覆邦
語丁寧而意已獨至焉今戰國策韓非子諸書正
孔子之所謂佞人所謂利口乃自孔氏者不能熄
之而又吹之不能防之而又揚之雖舉世好尚愚
不敢引以為後儒法獨屈原樂毅二賢忠貫日月
且其文無佞辭不當以戰國例去夫文以世教為
主苟教居用人也雖逐客書何可以人廢言苟教
臣叛主也雖天下士惡用夫聊城書亦所以扶世
教正人心息邪說恪守孔氏之家法云

漢文小序

卷二

十八

人言唐文三變而未及漢文之三變高惠文景四
朝儒者猶存戰國先秦之習至董仲舒請罷百家
崇孔氏士習漸正孝武表章六經文章煥然可述
光武明章崇儒重道王仲淹以七制之主續書本
諸君寬仁玄默躬行心得之餘形為詔令故其謙
冲惻怛藹然溢於言表孟子所謂恭儉不可以聲
言笑貌為也而又去古未遠賢者時有所徵是以
漢世人才為盛論道若揚雄董仲舒論事若賈誼
是結疏議若劉向匡衡史才若司馬遷班固而班
固實集漢文之大成從容而無左史之峭厲正大

而畧諸子之權衡典式而蓋六朝之浮華體要
點宋人之靡瑣其文皆足以用世而升文人之空
談班固以後文漸澆漓蔡中郎豪傑之士也乃不
崇班固而喜班彪之聲律不宗仲舒而愛子長之
博學多術其令望既足以繫儒者山斗之仰而文
辭之美又易使浮士之効顰是以為八代所宗流
風餘韻至先唐猶未已也真先生選正宗取西漢
而畧東京是已但於班史十志之文未免有遺珠
之失今於十志篇首各錄數百言以為作於上者
行之之兆云

漢文

卷二

十九

皇明文教序

聖朝人文盛於成化弘治間亦猶唐詩極於盛唐也
成化以前上溯洪武百年文章備於程氏文衡然
亦擇焉而不精蓋姚呂之匹而蕭統之亞不可以
入真氏正宗者恒多成化以來又百年雖名公各
有文集而刪繁舉要尚未會為一編坊間有臺閣
人文皇明文選皆彙取成帙以求售耳原無精
擇之功惡用悉辯其謬乎弘治末相尚左傳左傳
無成遂成西昆楊子雲所謂雕蟲小技壯夫弗為
已三秦梁趙豪傑之士病其語繁深而意淺近也

成時命義自成一秦趙之文嘲譏峭厲如東漢
王符仲長統有乖西京博太之體梁文如段錦宜
看不宜且雜諛無關世教江南兩儒倡為理學世
教之文所謂世教者謂教自機軸中止豈謂人人
而博文約禮旦旦而良知良能無上事而驟施何
以文為邇年士習時文古文入而也之乎助語恒半
譬如閩語人語字少音多亦地氣之自南而北也
又如垂老呻吟重後煩瑣其言也善其氣不昌昔
文公朱子傷當時之文曰向來做時文只應踈且
是有氣魄近日屈曲纖巧只是意思衰塌智者試

要文

卷二

二十一

觀今日之所尚有非朱子之所傷乎文章關乎氣
運為世道計者可不深長思耶吾為此懼有迴瀾
障川之志而無退之永叔之才又自傷夫前古類
文之士居館閣被詔命其萃選也易草茅之士亟
就亟問得所歎也難然或者謂貴而易萃不如窮
而後工蓋心岐於政雖宿儒不能無所遺忘而業
精於專中人猶或可企也數年以來旁求而手錄
之或一部數篇或數部一篇考近百部而錄僅二
百篇孤陋之未見采取之未精者多矣使罪我者
觀之必將有以助我而同志之士歎變俗反古者

我亦有所助云首卷重錄前集以見國初之
體耳成化間人文為二卷弘治間為三卷正德
為四卷嘉靖間為五卷求復繁以鄙辭一卷以為
請益之地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曹南張氏家譜序

曹兗州之故國也張曹城之故家也所謂故家者
非謂廣儲蓄以為富崇祿秩以為榮侈興馬衆
獲以為豪以其襲忠孝遵禮義而世家法也吾讀
曹乘孝義傳見元季兵燹有張氏兄弟假貨為典
捧母避難而盜賊感化因詢諸別駕翁曰若人後

要文

卷二

廿一

裔尚有足徵乎翁曰是我祖也今祠諸鄉賢祠
屢歷則曰瑩有石欄刻朝列大夫張公祖瑩字亦
不知為何代因出家藏中有洪武三年戶口勘合
乃述其先人之言曰田野愚民將何以報
聖王存此帖世世無避徵徭耳夫城野數萬家能存
洪武間故紙之故家有幾張家世修忠孝宜生別
駕翁也翁之忠見于理邊餉辭千金而不眊至今
宣府老兵猶能道其事公之孝見於三載野宿不
飲不腥無廬墓之名而有廬墓之實歲時朔望與
忌與生墓無不往而往無不哭蓋其終身天性然

也公之家法雖不能悉但見貴家大族皆避姻婭
世益見古尊家人物之有識而公之家法為世
所重也蓋公之忠孝家法本出先人世澤之長而
家法忠孝在公又將以長其世澤矣以是作譜以
遺子孫則本深而又遠非徒後世之觀而已異
日曹之父老有語我者曰張氏之先有官守於前
朝單國法處有位之嚴也求去而不可得乃詐死
歸櫬久之發覺夫婦咸械于京置大辟鄉民妄傳
上後悔錫之金頭故有金頭公銀頭母之說其別派
有不肖子妄意金頭竊疑其理竟無所得其人垂

妻文

卷二

廿二

老轉轉呻吟其子生蓋之棺天道昭然捷於影響
愚聞之甚駭質諸翁翁曰誠有是事為親者諱不
敢以聞諸君子愚曰昔召公燕叔同一周宗周人
語召公之孫曰唯召公是似及語燕叔之子則曰
無若爾考蓋聖人不能必其宗族之均善而無惡
要亦使其子孫之勸善而懲惡耳泛觀往古不知
取鑒於今旁求天下何如又親於家之為近且切
也肩輿之孫世修忠孝則孝子不匱求錫爾類是
已發塚之夫生蓋棺棺則自作孽不可活是已
其善者而視之其不善者而視之此正非難者

於有政貽厥孫謀之旨也何諱焉公名世臣以禮
經魁山東昔為愚之上官今為所主愚有感於公
之名允宜故家也是以起故國故家之論又推公
意庶覺來裔乃有勸善懲惡之歎

楚丘別意詩卷序

楚丘在曹之境內即春秋時狄人入衛文公辟地
渡河廬曹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之故都也壤土平
沙蕪葭極目南望大河煙水蒼茫離人經履偏動
去國懷鄉妻妾爽爽之慘而凡君子之至於斯者
憫淪沒之遺址念狄人之內侵憶楚宮之安在而

妻文

卷二

廿三

升墟之空存情對景地屬宜人之不能自己者
廣文姜先生進賢之名士也句容成績掌教於曹
師道官箴兩無所忝而於賢人君子尤為有情衆
方冀其九載之淹留也先生以慈親在堂每動鄉
國之思道聞喬陟紹興之命下於二載之前豈
曹士之福薄乃誠孝之動天文教將大闢於聲名
文物甲天下之邦而枳棘一隅宜鸞鳳之不久棲
也選曹品格郡博先生例得國子助教博士遷來
亦多陟縣令州守如舊制則曹之儒門生遊太學
者時得以私淑異聞如新法則曹地雖小野人君

子恪遵禮教父母之仁即師道之舉而措之者也
嘗聞先朝名臣送江南人之官北而遷南者曰
喬遷君喜家山近蓬轉誰憐宦海遙近則先生之
所喜而就遠則弟子之所憐而追逐之莫及者也
他年雖有會此別難為情先生亦動渡桑乾於大
河望并州於曹境忽倭夷騷我往蒞之新任者十
年於狄人偪我今日盤桓不忍舍之故都於千載
也通學之士二百餘追而送之楚丘之野大河之
濱各賦詩贈別張友兆禎具草請叙因題其端曰
楚丘別意前乎楚丘之別向古曹之路而飲餞者

藝文

卷二

十四

向容後乎楚丘之別向京師之路而飲餞者紹興
兩地多名士其詩文之美應知三倍於曹而情思
之切諒不能有加於斯地斯人也

鴻飛鳳舉圖序

寧陵有高士判武邑三日而賦歸來令尹楊侯尚
其志率鄉士大夫往迎之郊題其門曰鴻飛鳳舉
子進士伯大繪爲圖以集四方詩文友爲之顯揚
者夫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未名實加於上
下云何遽隱處必終身不見云何試仕古之人有
千里見王一見而去志不變者有試彭澤令未數

月而解印綬者此惟身親經歷乃見底裏
故始可與言豈硯硯喋喋者可解語哉想先生
床第紫塵不少於儕輩甲科貢屈省闈仍與信遂
天曹長邑佐郡分所宜然下邑下僚去志決而猶
庶幾爲之兆乎其或初拜守倅類欲作威不聞政
事之商確祇辱階除之俯謁耶其或令尹之推讓
雖慙而上下之統體自別畏從人後而慙受人德
耶其或涇以渭濁怨及僚友既不敢皎皎以爲異
又不忍靡靡以尚同耶其或方六七十足民之志
惘然春服既成而童子六七之有待耶有田可耕

藝文

卷二

十五

有書可讀牧事何如農事課吏爭如課孫耶而况
於造物循環不於其身于其子孫所辭者輕而俟
者重不盡之祿真可留而朵頤之夫何足觀耶楊
子雲曰鴻飛冥冥弋者何基焉賈長沙曰鳳凰翔
于千仞遙增擊而去之言志在高遠則身不罹網
羅先生可謂高尚其事賢侯亦深達其心者歟漢
有龍丘先生志不降辱會稽郡尉歲時修書記歐
賢蔡更使相望于道然則全高士之節者繫乎有
邦父母之厚班叔皮除徐令未久而以病免其名
大顯於孟堅然則成先世之名者又存乎子孫之

賢揚巨源之歸去猶夫人耳侈美于百世之下以有退之之文在也寧侯之好賢無忝于會稽都尉迺子之顯揚可望于孟堅也修辭以傳世者有負于退之

大名太守荒政詩集序

書稱甸服百里賦納總五百里迺米穀秬稷與粟各以地為差言里漸長貢漸難也大名去京師千四百里以畿內為貢東明又大名之南服枕大河大工無間歲貢遠後繁樂歲銀食饒饒薦臻比辛丑終歲不雨草根木末飼蝗靡有遺流民就食于

卷二

廿六

淮蔡間者不翅七之五帝用憫念求良二千石勞來還定安集之時太守方官南都聞命趨進渡淮見流民載道曰東明民也憮然曰是不虛也渡河見流民肩者負者驅驅者挽車而行者不濟而轉于溝壑者曰東明民也潛然曰東明無復土者矣乃諭民曰毋棄爾鄉并將荒蕪爾田園毀傷爾居室古人云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明年有殊大有麥爾歸將何之太守今與爾約兩稅有不在太守者行為爾次第上請元費專制在太守若行為爾次第刪汰凡民之供上者比諸邑即不先凡

卷二

廿七

以傳遠璣曰謂二南諸風不出於里巷男女之歌謠乎謂足以盡當時諸侯大夫之仁乎謂剛詩者之不可遺乎璣集野人之謠辭雖鄙而情則真也設名公為之體雖華而事或誕也觀風者將采其華而誕者乎將采其鄙而真者乎是故載其篇目於右見德之感者衆也以其入梓也僅存其十一如左

懷慶太守孟公平妖賊序

天下之事漸散於閭閻者之遠巡畏縮陰壞於濟惡者之掠美市恩難圖於與嫉賢妬能者之同功

共事此兵燹之世所以憤惋不平翹翹拂額直以
為已任而不避知巧之所深避也詩云嗟爾君子
無恒安處傷有位者之偷安也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寫謀國之思患預防也生民之
患莫大於妖律法所以重奸黨屏邪術有感世誣
民者琴瑟罔放正以此輩不根非分既足竦動乎
群愚而鬼蜮孤踪又善潛逃于三窟若漢之張角
元之韓山童我朝之唐賽兒歷年之妄突起於
數萬家在位君子雖有敏者莫措其手後雖剪除
於皇甫嵩蔡邕衛元帥張奐諸君子屠戮生靈何
止萬億頃歲妖賊黨類出自關陝流毒畿內潛種
偽鼎謬傳檄文無知之頑民越禮之宗室為之脅
從而山之東西河之南北為所動搖者多矣渭南
孟公之主我懷邦也不惟職思其居而每職思其
外謂救其已著不若及其未發也先剪其萌於濟
源然恐除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也繼獲其苞於吉
州逆黨散落而斯民安堵矣夫賊潛結三省數年
三省大吏豈不知國之大災而思剪除之利害有
所怵曰蔓草難圖也物我有所問曰官事何可
也力有所不贍則方以細務為急務明有所不

集文

卷二

廿八

五

法遲公朱公可使爭者變

集文

卷二

廿九

則奸易匿而下莫肯用情傳曰耀耀者在明其
而振木火苟不明雖振擊之而蟬鮮落乎公之成
功以忠為本以明為用不獨震擊而已雖然唐賽
兒之平本青與瑣之功而主將柳昇不恨其不待
已來而成功之早亦猶王渾之惡土濬也巡撫遲
公分守朱公設心殊異于是唐虞之朝群臣讓為
卿祗見分守上其功於巡撫巡撫以聞下兵部
議大司馬楊公品列而請褒嘉焉天恩之錫
予者既均遲公內遷少司馬公擢可計日而待矣
與爭功而名俱損者孰多是故孟公可為忠者

別駕張先生六十有六序

易以陽爻為九陰爻為六六六為坤別駕張公當
歲甲寅壽始六旬有六於旦得坤之象焉然則凡
人之六旬有六者皆可以當坤位乎曰非然也坤
之大象不云乎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必有厚
德君子之卦德乃可以當卦體無是德而當是體
此南蒯筮得黃裳元吉而子服惠伯反有疑於坤
之六五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厚德也夫
樂只君子萬年無期有永壽也夫厚德莫大於仁
莫先於孝公之仁施于有政所部知之而鄉人或

集

卷二

三十一

未之詳也公之孝刑於有家鄉人知之而異域或
未之昭也昔公督工沙河愚方為其下官同事者
以私造敗事愛公者或為公憂有宣府老兵在座
曰是非昔理吾邊餉者耶錯邦本不以千金移出
納今豈以括櫬橐橐茶耶典耶已而果秋毫無犯
公之孝則其他可能也故身而慕歲時朔望於丘
園無間於晨昏之定省且難能也昔歐公仁孝徵
諸永叔公仁孝之徵諸三友興甫也德無替於公
而名將不但如公之魁然魯而已夫仁壽之興也
孝壽之基也克大其後有壽有求而無涯也若公

者可以言壽矣可以言壽矣都諫戴先生聞而語
我曰古今言壽者咸稱萬有千歲然自有甲子以
來未之有聞也修齡亦連百齡先生以六十有六
象公之壽於今歲也體修易之坤吾以九十補祝
公之壽於方至也益得易之乾

集

卷二

三十一

白雲山志序

大行之陽沁水之涯懷城之西十里地廣平而極
豐茂白雲叟之別墅也叟幼學即不以聲華勢利
移及受經虎舟先生所志同而所得益深已而增
書史館秩要西臺按滇南則與交趾近城朔方則
與胡虜隣南盡乎南北盡乎北矣守登州而宅海
隅官岐鳳以度函關東極其東西極其西矣所至
之地吟咏成編每顧白雲而憶梓里曰志在四方
雖男子生而所有事從事獨賢曷四極之金丁我
躬也昔之達人謂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吾分甘倦飛知還之鳥寧不愛無心出岫之雲脫
彼西郊有田一區可以課農有書一屋可以訓子
有水一灣可以垂釣有棋一局可以樂賓俯視山
房可以無忤仰觀白雲可以無愧吾視世人之毀
譽欣戚浮沉聚散爭如我山房草木之榮瘁開落
禽鳥之飛鳴飲啄也吾視繫匏瓜而守適莫行或
使而止或尼者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舒無定形
來去無定方也吾視白雲卷舒去來之無定又何
異吾身之起居無時惟適所安鄉村城國任自往
返或詠歸于雲淡風輕或徘徊于天光雲影程

集文

卷二

三十二

集文

卷二

三十三

皆我師也或志在停雲霽霽或怡悅嶺上白雲二
陶皆吾友也友人曰善哉雲叟之為樂也斯間造
物者之無盡藏而人人之可得何叟之獨能受用
也蓋人之少也謀望于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
得者幾人及其壯也馳逐于仕途貴賤別而榮辱
招焉貴者幾人及其老也屬意于子孫賢不肖異
而成敗繫焉賢者幾人叟之得也貴也已不待贊
爰有肖子曰植豈獨幹蠱以豫親心且貽兩弟以
安使得潛心肆力于學文以永終譽過庭詩禮備
門下之經生斯又人生之至樂而至難得者宜其
如白雲之自在也騰百川而雨天下叟之情無限
蒼生望霖雨而恐卧龍終不草廬淹也叟名涇字叔
清初號次山雲叟蓋晚年之定志云
重慶曹南段母八十壽序
仲冬朔旦而吾友曹伯善陳瑞卿偕來而徒訪於
東門外愚且驚且喜迎而謂之曰二公何為者耶
莊耶樂耶志有所重而勞不暇擇耶曰然將無將
學師長之命耶達官貴之卿之所有事耶曰否通
為段子希賢母太夫人八十上壽來也蓋必以月
朔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而不愆其期德其人而不

敢辭也文必以先生定其交而後求也曰吾
氏兄弟以今文古文鳴於中國何為以能問於不
能而譙尤之若是耶且吾已嘗諾吉甫求矣曰吉
甫為咸學咸學為太學諸公也吾輩今日則通國
士君子與鄉親友志也曰何段母之賢今鄉曉進
景慕之如是耶吾聞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希賢為
多人所愛其愛親者耶故親者不敢慢於人希賢
為多人所敬其敬親者耶立身揚名以顯親為孝
之六希賢其顯親者耶非太夫人之德無以遂希
賢與衆之孝希賢為諸君子所重蓋以昭夫人有
求之德笑語云未見親但晉其身吾雖未拜希賢
母然已見於希賢矣昔華封之祝曰富曰壽曰多
子太夫人皆已得之矣吾復何祝焉惟願希賢名
週朝籍三載
囊封龍章炫耀於庭闈一樂也有孫讀書膝下重見
於施篋二樂也夫人勤儉克家之風周睦里族之
義世世保有而不替二樂也則希賢之志慰而諸
君子之往賀之願畢矣他日會希賢於別所其將
以吾言為何如

婁子靜文集卷之三

曹南門生王元

記

謁元城劉忠定公祠記

有宋田夫野老相傳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
州不見大聖乃今道元城不忠定公祠下謁如不
過大名瞻拜之餘適讀書所詢諸生曰大聖大賢
既通祀於天下一節一行又合社於鄉賢何為重

婁文

卷三

三

表是祠者諸生未知所對山人曰孔孟既通祀於
天下而別廟貌於鄒魯以鄒魯孔孟鄉也伊洛既
合祀二程溫公於鄉賢而別為三賢起祠以三賢
非鄉舊人伍也元城固忠定公之鄒魯伊洛也諸
生曰然姑舍是鄒魯子謂元城賢孰與伊洛諸賢
賢山人曰元城受學溫公私淑二程當熙寧元豐
閒攻金陵者滿朝明道曰新法之為民害乃吾黨
激成之元城曰金陵亦非常人不稱其善而併以
為惡則人不信使當時諸君子如二公之起則宋
室之禍應不如是之慘元祐相司馬程子不答除

諫問元城不通相府書此亦生平之常及其歸也
溫公遺像富及畫工而爭炫元城者香價湧貴皆
至誠通乎神明貫乎晝夜此類難一二記蓋由先
生平生喜讀孟子故至大至剛之氣有以塞於天
地間其視章惇蔡卞真儀秦妻婦弗如投鼠避虎
苦其心志在二兇為報復其私怨在先生為增益
其所不能因扶親而得保身之智因保身而得寡
欲之仁異物自馴決壽夭於不貳後命不動違朝
間於夕死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嗚呼忠也孝也
恕也誠也決利害而一死生也皆根本節目之大

集文

卷三

四

者元城已見大意茲因前入建祠之本固見賢思
齊正今日為人上者故諸生之俊彥而有於祠宮
者也諸生起再拜曰願先生少留書院以卒成我
山人曰不可不聞我 朝薛夫子辭當道即家為
塾之請胡叔心不主白鹿書院士各有志且非係
籍我將效季子之觀風列國司馬氏之浮沅湘窺
九疑而探禹穴豈匏瓜之繫於一處耶諸生曰鴻
飛遽清先生不可留矣毋金玉爾音然不有以遺
我乎乃昌言魯論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

稱之富貴百倍齊景者元城王也求無稱而不得
窮苦甚於夷齊者元城劉也于今無愧於首陽歎
知王與劉之分無他誠與偽之間也諸生既知思
齊又內自省求爾鄉人有餘師

東明縣改正廟學神道記

東明古東昏國元殘沒於大河有百姓無官師無
城郭廟社無祭祀學校者凡百二十年至弘治辛
亥作今新邑始建學立師草創之初制未備樞
星門前巷為民舍所遮迄今又六十年嘉靖己酉
縣尹黃國用謁廟之初瞿然曰此先聖神出游所

集文

卷三

五

也奈何塞而弗通乃買民屋除直道抵南城下長
幾十幾夫廣視樞星門而左右各長一丈且曰東
明父之試科意者與塞俱塞與通俱通乎教諭邊
翰章感侯之功將勒之石遣庠生景瑩馬汝成楊
思仁蔡理請為記樞聞昔者魯人為長府閔子騫
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深嘉其言之有
中聖賢重改作重民力也所重有甚於此在不得
已者譬之有家先人恒惜牛孫之力而為之節財
而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誠以子孫之分有

守其家法比之宗廟之營又在所先忠孝孔氏之家法也其在孔門後世有述焉者惟爾鄉先生閔子騫其人乎閔子之孝夫人所知不欲臣季氏志在厚魯忠莫大焉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況生是邦者出望園陵入瞻廟貌良知良能有不隨感而見者乎是邦東接魯西接衛意在春秋時必轍還問道之所今同隸京師其被王化也尤先諸君子幸生賢聖之鄉王畿之地及是時奮勵登庸早立

聖人之朝庶不負忠孝所學與今改作維新之意乎

藝文

卷三

六

因紀建置沿革之歲月俾後世有所考推明改作大義以為風化倡若夫聖人之道猶天然而其所以為教猶化工之著於物天不待贊化不容聲何假朦者贅云

曹縣義士修學記

太山關里並峙魯邦登太山而焚施者歲萬億計過關里而鮮朝焉說者謂太山司命能與人為禍福群愚之貪生而徼福者事神之敬率由於利己之私知有為而為為利則知無為而為為義也二十六年河決魯宋之交潰大堤沒曹城學宮與官

廨民宇一時頽圯無所棲士無所棲
君子惜之然當墊溺之餘元子無所處止
官守者又安能圖之于下自棄而坐于他
所作邪作之不能輟之不忍乃邑大夫士共
扈公基諫戴公朱公太府路公庶府張公楊公
以積俸之私擇人而付使董其事必得義有所
為而力足以有為者余謂宜莫如貝外千戶王
家至則曰諸公之命不敢違而多人之財不敢
也不曰事修而謗興乎夫財者謗之因也與衆
因之叢也家雖貧請以千金市材木雖乏牧園

藝文

卷三

七

養願以疆以農夫代徒役諏日脩工分番食農
始于三十年之秋落成於後五年之冬齋廡長
門堂樓臺為楹凡百四十不啓府藏不發閭左
事畢集矣稽之初信不啻五倍亦可謂不食言
喪事之大夫者假使有司者治之頭會千夫其
千金而事未必集集之而旗賢楚促整整置
不能如是之競勸允臧也諸君子篤其義而欲
其勳也請紀其由樞曰百爾君子勿謂聖道之
遠難測也蓋雖未若諸祀之可媚然而不回之
自作之孽亦未嘗終忘而可逃也昔魯莊餘

其宅聞絲竹鍾磬之音而止祖龍入踞其宮惡觀沙丘之讖吁嗟乎圯者而有禍崇者乃能無福四三年來疊見撫按藩臬檄屬守令而敦幣於家公卿大夫臺閣名儒勒文堅石以詔後世即如袁不有是行則雖介千金更僕御走數千里而遲以歲月能得通國君子之交譽乎能丐監館提調者之下文乎能致名公貴卿之贊一辭乎無求之福所以福爾者豈人謀之可擬乎愚既嘉袁之志固推諸君子樂與人為善之心而又以傷夫起大舉動大衆不出於有位而乃出於有家蓋當民窮財盡

妻文

卷三

之時有位者末如之何也已矣

曹縣儒學前 東嶽行宮記

山高維嶽 泰山又四嶽之宗望秩封禪貫於古今廟貌行宮編於天下典禮固然而世俗之說又以繫人心之勸懲者三事一言泰山能召人魂魄定其生前之善惡而治之蓋本於張華博物志東岳主召人魂魄本為東方屬木木為魂其漸遂至於劉燒春磨一言東岳主生能錫人男女蓋本於儒者東方為春春為仁仁者生之理是以東岳為仁聖帝一言泰山能興雲致雨蓋本於公羊傳曰山

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望秩不崇朝而徧雨於天下者唯泰山耳其然耶其不然耶以意逆志其用同歸於使人作善以懲其不善而已乃今曹公建嶽廟以前學宮又有山於三說之外者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天地儲精 施雖不於生物而山川間氣靈秀每萃於吾儒故曰裁者培之必因其材而篤焉曹在兗州素稱多士李宰四子三登科王中丞八子四進士發解者三經元以下弗計也自嘉靖二十六年大河潰重堤陷城池之後五科乏才開國以來所未有者譬如洪

妻文

卷三

九

水崩城千百巨室遽爾漂析離蕩非子孫窮者之所漸也望氣者曰是城西北淤積既高東南學宮勢下宜崇巽地以對乾方久而無任其事者至四十年管河同知陳珊提調知縣曹恬閱士無忝於他方而人言果符於堪輿思唯東嶽可當厭勝顧殿宇宮牆所費不貲民力弗堪而府藏未敢擅發也聞邑中有孝子朱紀營施財置義學於里中肯惜財益儒學於國中乎昔也不惜力而負土以成墳今也肯惜力於渾磚石以崇廟乎紀聞言唯唯即日程工規畫大畧前閣後殿遠殿以廊護廊

以垣鍾鼓有樓齋宿有所範以琉璃塗以金碧寔
吏習儀師生出往農商禱祝咸有所歸也工勤二
載費溢千金經始于四十一年之冬落成於又明
年之春諸生陳琮張兆楨戴光肇輩請記嘗聞不
責報於冥冥而責躬於昭昭者仁人之心也不泥
其或然之數而求其必然之理者君子之行也自
今以始曹之為民者無問禍福之感應但當強於
為善為士者無問風水之旺相但當強於為學五
陰剥盡七日來復趙氏中微簡子克大吾將拭目
以待之

妻文

卷三

十

曹縣西關觀音堂記

天道無私祐在善人人心有警監于鬼神廟貌之
設使君子有所勸而相與為善小人有所畏而不
敢肆其惡據釋氏言諸天菩薩甚衆世之所欽崇
而供奉者唯觀世音以觀世音能救苦難也然其
所救者善人耳如河中之風濤山中之虎狼善人
君子卒然臨之玉石不分神昭其異或脫之於傍
行而不直或保之於顛危而不覆老子所謂虎無
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神

明神

妻文

卷三

十一

言孝賦後無述可以言忠隨力所濟可以為仁各
得其分可以為公無誑蚩愚無窮迫人已甚可以
為誠為怨如是則神常保之祐之福自己求之爾
有患難時或臨之爾有子孫時或監之反是則鬼
神無私親所厭非所全者記曰栽者培之傾者覆
之斯言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東明縣杜勝鎮重修

玄帝廟記

帝北方玄武神也玄為水為龜武為旗為蛇所以威
邪魔祛暴亂察善惡而鎮靜寰宇者也歷代以來

皆知崇奉遠我

聖朝尤極尊禮南嶽太和山範金為像春秋祀于兩京而行宮徧於天下東明杜勝集雖非州郡然枕中州邦畿之安當大河湍流之衝集列省商放之財貨亦雄鎮也先年原有帝廟至嘉靖戊子關西郭從道判大名職河道駐劄于斯謁廟之初見其規模陋小曰斯地設巡檢以詰盜專府判以治水夫滔天澤洞欲遏以抔土之人工多方姦克欲勝以數十之邏卒非神功有相曷克曷襄帝鎮北方癸水以武為號則止水乃其餘事而毆暴亦其

聖文

卷三

十二

目監在茲者乃闢隘扶圯大其宮殿塗以金碧瞻者肅然繼判斯鎮者有隆無替至於謹晨昏之司炷燭之燃關鑰啟閉掃穢濁而禁匪僻者則道士張宗仁主之四十年來耆民期望為會香楮積餘既多而連年大雨垣頽彩剝廼議重修正殿仍昔為四楹抱厦於前翼亭于左右大門四楹儀門二楹東為土地祠西為道士所止皆在儀門之外制雖重建而工料視初為有加事已迺武寧王之孫良棟來自南都因愚姪宰生娘請紀其績愚按洪範傳曰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

潤下貪欲恣睢務立戰勝不重民命則金不從革顧此一域有兵有水在位君子憂水不潤下既知崇宗廟而嚴禱祀矣亦當念及金不從革之故乎蠶蠹黎元督之以公役索之以私貸勢不可已而每後比及廟貌則輸財服役在所得已而爭先以神司禍福也然神無私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知祈福而攘禍乃不知作善而去惡雖媚於輿竈然且不可曾謂

玄天上帝之神

高大參重修懷慶府古陽堤記

聖文

卷三

十三

懷慶地名河內以其在黃河之北沁河之南黃河去郡城稍遠沁河偶近郡城穿斷北關而北關顧在沁之兩涯沁源來自山西穿太行而南下在濟源河內之交斜倚東注過郡城東北角陡折而南前人建國域民正取此一灣形勢風水郡城東北三十里為丹河出山處橫為十八溝以灌田會於丹達於沁亦在此境河陡折則水多旁溢群溝會趨則舊道弗能容夏秋汎漲壅沁倒流決堤崩城恒由於此老民相傳八十年前為成化壬寅古堤不固水入城漂没人畜房屋甚眾太守日照陳公

築堤於水退之後又三十餘年為正德乙亥太守
刻城周公重加修築修撰何先生碑記可考至嘉
靖丁巳四十餘年水旋堤薄決於上流而南下
遶於城南關被害文定公書院百楹止餘一室水
退人安其舊守土者恐勞民但塞其罅隙而已又
十三年隆慶庚午夏大旱河南叅政內江高公來
自吏部分守河北駐節懷慶躬率父老士民祈禱
洽旬驟雨如注者五日河復決於舊隙公立城上
督九衢百姓填塞南門城中得免於難公曰不一
勞者不末逸乃相其高下之宜察其緩急之處築

藝文

卷三

十四

堤起自回龍廟下達丹沁會流之股凡幾里幾百
步僉夫幾千幾百名入樂趨事時加稍食始於是
年秋九月不兩月而告成府官均任其責而河內
尹康侯用賢尤勤於所事既竣康尹欲紀之於石
以示久遠遣使請記於山東愚聞之先民有言燕
雀處堂不如鳩鵲之禦雨也禦雨於雨綢繆何及
故曰追天之未陰雨水未至而修堤防者以之孫
武有言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為民父母不見有
所施為而功自告成者以之乃若官為傳舍肥瘦
若秦越有感於凡事豫立也畚鍤未動輒諮已作

有感於不動声色而事有終也豈獨為紀成績而
已乎傳曰作事可法

懷慶太守重開丹沁河渠記

懷慶地狹民稠役繁賦重古稱富庶者以有溝
之利而利於水旱之防丹沁二河皆自北而南下
穿太行以達河內之境丹東沁西相距五十里
出山處枕濟源河內之交東南至郡城又東南至
武陟逶迤百五十里入於河丹水歷長平之南
善驛之東出山僅三十里會於沁以達於河丹
十八支派沁分五渠俗稱五龍口曰利人曰豐

藝文

卷三

十五

曰廣濟曰溫潤曰減水而五渠又各有支派引
灌田三代以前無所考志稱秦渠至漢劉頌為
內太守表罷三公水碓而民獲其利則秦漢間已
有之流久善汎岸久善崩變溉為淤利為病者
也洶淤止突若隋盧賁唐溫造崔弘禮元譚澄代
不乏賢我

朝弘治以前屢有濬塞張寅碑可考七十年來利仁
豐稔通行而廣濟諸渠久塞隆慶丁卯文安紀公
自冬官正即來守是邦明年戊辰自夏四月不雨
至於秋七月公祈禱之餘詢諸故老論諸鄉閭

陳興利以祛旱災不臨以勢不限以時於是四境之內鄉民王傑輩告開廣濟河封科輩告新開廣惠南河任有德輩告新開廣惠北河成孝輩告開高橋河張光裕輩告新開普濟河生員王三汲輩呈於堯王泉新開惠民河公慨然曰前人開河以爲民利後人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是所謂弗肯堂於底法弗肯播於既蕃也乃徧履其處窮廣濟分派之源於五龍口間有存遺址者面闊四丈因濬之深二丈底半之建橋闌四十四座長一百五十餘里可灌田五千餘頃廣惠南北二河亦播

夏文

卷三

十六

流於沁之出山地名石梯者俱闊一丈五尺深稱之底得三之二南河建橋闌一十七座異流三十里入沁河灌田二百五十餘頃高橋河易名爲康濟河下流雖存而上流久淤乃疏濬三十餘里闊一丈深八尺底稱之建橋闌九座可灌田一百餘頃普濟河闊一丈五尺深一丈底稱之建橋闌九座長三十里可灌田一百餘頃康濟河播流於趙家庄普濟河播流於翠筠觀俱出於丹而入於沁惠民河則引堯王泉以過五花泉闊一丈深稱之底半之建橋闌七座發源於雲陽峯下行十五

里附廣惠北河入沁可灌田五十頃六河共脩橋闌九十九座用夫五千名公又設處穀五百餘石以食之亦古人興作救荒之意也邇六河作始於隆慶二年七月落成於明年二月夫以數萬家千百年之利而成於五千人數月之間則通府喬君梁縣尹喬侯翔鳳率作興事屢省乃成與有力焉一達於總理河道翁公翁報曰此舉救河惠興農利召父杜母之政復見今日再達於巡撫李公李公報曰河渠成效甚速爲利甚溥惠澤及民當與河水共長宜立石備書以遺將來劉憲長之子植

夏文

卷三

十七

求爲之記夫旱潦者天時也溝洫者地利也引而導之者人力也督人力盡地利以相天時之不及者善政也前輩穆文簡公有言江北之待天時不如江南之盡人力盡江南之人力不如脩三代之善政公可謂脩三代之善政者政成將遷而河內之不能久留也宜勒之石以示後世同德之君子得有所考無俾世迷

魯川書院記

皇明右文郡國之學校盈天下治化久而士類繁盛舍有不能容達人長者或相山川之形或崇往哲

之跡或改仙佛之宮或即苑囿之境建置書院以左右教養之懿然學校公也公則建官授祿書院私也私則有官無官有祿無祿咸得以居掌科戴先生自己乙未久謝政家居後學仰其風多執經問難有志為書院未果也後十二年丁未河汎溢曹城學宮頽壞或勸成初志先生曰匪宅之卜惟鄰是卜吾必待有鄰也又六年癸丑愚避師賊之亂流寓於曹先生一顧而疇昔之志不能已謂城市喧囂且難得直方大區卜地於西郭城堤之右演武場之北位向陽而地廣平謀契既定迺築周垣

藝文

卷三

十八

百堵中為麗澤堂取兌象君子以朋友講習義也後為二知堂取漢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義也後堂之左齋曰遵寶蓋景仰燕山立號宇延師儒以淑四方來學者也右齋曰企范蓋欲企及文正公之義田義學以教以養宗臧子弟者也麗澤堂之東西有兩門相對循東門而東折北前為集青亭後為薰風亭由西門而西折北前為涵馥亭後為歲寒亭皆楊徐二先生所題也取四時之義以名亭而各植以四時之花卉堂下三徑由之南出題其門曰同人于野同人門外二畝方塘中種蓮而

藝文

卷三

十九

過樹木亦泮宮芹藻義也其東為大門題曰魯川書院有井有竈而執舉而灌花而司啓閉僮僕各有所司作於甲寅春而落成于明年夏凡來學之士治舉業者與子會文於前堂及東西兩亭習童子業者與孫授讀於後堂及左右兩齋先生時執黃老養性書一卷與愚散步其間且曰種植花卉雖不如劉左賢之牛猶賢于謝東山之妓也俾多士讀書之暇畧得窓草盆魚意思可不為牧猪奴戲耳夫與衆樂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真樂也先生其真樂也哉諸友請紀其事勒之于石竊謂古今之書院多矣而白鹿洞獨名於世當李涉兄為讀書其間養白鹿以自娛之時名亦不甚顯世亦未之奇也及紫陽夫子來為郡守著白鹿洞規以為百世師呂東萊又從而記由是白鹿之名擅天下愚雖乏東萊之記筆而先生却賢於李涉之元第若夫崇儒重道如紫陽夫子之用心亦存乎其人耳諸友讀書其間者動法白鹿洞規達而不為所學迺子迺孫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俾斯第有而無替皆將有感於斯文

儀封縣復民回記

急皇帝大封功臣錫之土田魏國公功惟最而食邑獨多魏治大梁河南舊有魏國田其在陳留鄆店庄者佃戶常志原輩領之在杞縣馬房村者佃戶蘭二輩領之計百七十餘戶為田八百餘頃昭在典籍與儀封迥不相及但地連二縣佃戶或與儀民雜居洪武中以大河遠儀封遷徙無常水泔沙塌荒蕪田土詔民開墾不起科我祖宗待君子特厚而待小人亦未嘗薄私治以前上恬下熙勲戚各守分地百姓安其常業百四十年鮮有訴於通政訟于有司者正德以後縣官多事

書文

卷三

二十

公私營辦一切取給民田無問起科與不起科計私獲不足以給公需而豪民劫假之弊滋而奸民投獻之計作而佃戶飛詭之議興有司避堅攻瑕雖知而不問嘉靖壬辰大地均田志原之孫常濟援佃戶名奸民李斐蕭通輩亦冒佃戶名以其祖原墾不起科地已入均徭冊籍者四十餘頃冒作功臣田土投獻魏國之掌管者因得復其繼後群愚垂涎變奸本葉逮甲辰間若佃戶若居民若寄庄民王良王臣羅澤輩效尤常濟復詭獻田民田二百餘頃潛賄狡猾書算以求業著籍功臣時

書文

卷三

二十一

無長吏稽查又欲為王良羅澤為首之輩挽救辛亥陽城王侯國光來宰是邑直往起廢不避權豪縣民劉庭輩知侯可倚請發埋埋侯應得真曰嗟乎儀封田未及五千一百頃糧馬百廩不減他色河堤填築役將倍徙奸民之田日轉則民之賊日增白諸撫按藩臬咸報如議遂勾稽父老歷查冊籍既得其情仍令自首先按甲辰後詭獻田二百頃皆改正歸復外仍復七十八頃其先詭獻四十餘頃亦輸款嗣歸居民之賦迺均而奸民之伺漸沮矣侯以治行第一徵入擢拜尚書封部郎其後四年交城田侯西城繼至謂王侯大力繼者不能多得一濟敗百濟生狡猾書算將亂我冊籍非勒諸石弗求吾聞之儀封人張召和曰武寧王身先百戰以翼我明與精誠昭乎日月邇其體國之忠必不欲以非分之獲為子孫後世利今任事於外者第以此為事非厲已而不知已陷於奸民之厚誣可謂深識人情而善處天下之事矣若人早得聞斯論何有今日之紛更王侯體國為民復之於前田侯與入為善成之於後功德在人皆不可泯勒石以覽來裔

皆百姓之所樂為吾獨有隱憂者正以民田為官所惜彼寧不自惜顧乃舍其田為人之田夫豈其本心哉不遭螟蛇孰肯解腕為民父母原情察隱按本塞源無使斯民為所不為欲所不欲是故仁人有感於曾子陽膚之對也

曹南朱孝子施田置義塚記

成周六典大司寇之屬曰蜡氏掌國之飢禁有死于道路則令埋而置槨盖先王仁政必窮民是先故無主者以我為之主不使死者之有遺恨也逮我

妻文

卷三

廿二

聖朝內自兩京外及天下府州縣有恭屬郡屬邑屬之壇所以祀無祀之返魂也所在而各置漏澤所以藏無主之體魄也仁之至義之盡矣維充之曹縣北連畿輔南適大河舟車會歸之地流離聚集之所比及庚申辛酉真定順德廣平諸處饑薦臻百姓流移渡河而就食者已不啻七之五昔其必由之路不及渡而殍者甚衆邑有孝子紀方出於廬見不掩之骼不收之骸喟然太息漏澤之園無幾而道路之死者何限大御鴉啄者避道人為之掩泣乃于城北八里施田

喪有主者任其自掩喪無主者人取而掩之闕里父老美其德而歌傳之後請記於石吾聞孝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友于兄弟者親人有同胸之念孝子離家室而廬于塚上不飲不腥者三載酒第令晉江按山西江南淮北十年在外其生事祭與夫幹理家蠱孝子之力居多其孝友素著未可便許以愛人以同胞然其一念之厚亦可以無愧矣他如置義學以師儒施義田以厚鄉族廟宇以益學校此皆昭昭於人耳目者故紀之更以俟觀風采焉

妻文

卷三

廿三

懷慶府教授馬先生學政記

卿無主田仕不世祿無恒產因無恒心者曲士亦與民同守令之賢者庶者自立者時時有之教職原為家貧親老垂之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者比比皆然其庶如賢守令教國人如教子弟吾聞諸父老成化間有洛陽閻禹錫掌教開州弘治間有莆田鄭劍掌教東明皆無負國家建官設師之意今豈敢謂世無其人五十餘年目睹而親炙者懷慶府學教授馬先生其人也其次河內教諭鳳翔王應元溫縣訓導孫色張修已馬先生鄉三

十年終始學校蒞封今沒又三十年餘矣弟子雖編入郡志而未詳又無力請祀諸名宦追述而為記曰先生名乾字體元保定高陽人弘治十四年順天府鄉試明年以副榜署山東濰縣司訓陞膠州學正至正德十三年始來吾郡端嚴凝重不苟笑言時在學生徒僅百二十人東西兩外號家室六十區文會堂之東西內號三十餘楹其不住外號者盡收入內號冬春之夜相伴讀書晝則講書改課無暇時諸生日不至者考月不至者申提調李不至者申提學不俟按臨而黜退者十有

藝文

卷三

二十四

三人亦多取怨郡中諸公顧勸以寬亦不聽學糧出入皆無留難大戶樂輸不久儲而席草銀無所用來餽亦不納曰待供諸生月考飯或勸以舉會饌之典曰是必干有司有司有所沮抑則廢吾事吾惟盡吾力之所能為與其所得為者而已後三年陞國子監博士尋轉監丞監規之嚴前後無與為伍弟子入監時先生陞魯府長史去已五年矣諸生有越不率履者監前老雅猶云馬東廳在寧有是吾因諮其行於高陽諮其教於膠州於濰縣之國子生全始終一致而內外一誠者也交州人

曰郡有富家謀為王妃上下皆可獨長史不可賄以三百金則叱通問者出王亦願聘與之語先生曰若儀質則惟王所欲世子妃異日之國母也不可易易為之憶當時怨謗者曰除其情度行得若他處有貴家公子行不得又曰庶非本心也彼見學校無大利耳寧知嚴國學無異于鄉學摩當臺數百金猶貧士之數十錢也江西胡居仁曰今日之官只有教官做不得蓋憫司教者尊時制逐文藝之末而不探德行之本也不念六經德行之淵藪講經所以教德行故曰工居肆則事成農力田

藝文

卷三

二十五

則訟簡終先生之任士不從市井飲博則非僻無由而至不交有司而降志辱身者寡矣此皆學文而兼修行之功效也漢唐宰相有如先生者后妃之家安得以不正進今天下之官民者不愛民錢而不緩於農事官軍者不尅軍餉而戰必身先士卒則百姓自無不得其所而天下自無不治矣豈必井田丘牛乘馬而後列之循吏名將傳哉高陽諸君子夷考其行如爾前輩之語我者尚合社為鄉先生云

懷慶趙貞女祠堂記

太行山壁立萬仞而鮮峯巒丹沁二水飛流直下而無盤旋滯迴之勢人生其間以血氣用事者則徑行自遂而不顧人情律法之可否以義理用事者則純一無偽而不二三其德或稱兵向闕以為忠或埋兒割股以為孝或仗節斬弟以為法或觸槐曼面以為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其他莫知其他者孟子傷其舉一而廢百人知其一者孔子美其篤信而守死其行過乎中庸其志誠可憫也志節可以驗人性俗尚可以識山川史稱其俗剛武而好氣任俠蓋有見於此云逮我

婁文

卷三

二十六

聖朝河內趙氏倉大使剛之女未笄而父母許聘同邑庠生王聰子錦錦父早卒而母孀居恒產漸薄六禮不備許聘十年而未歸錦以疾卒貞女往哭盡哀及葬欲殉顧姑老在堂義不可舍遂歸于王之室以事其姑閉門毀容勤女工以為養後數年姑以壽終營葬畢而自縊於寢室時弘治十三年也遠近聞而赴吊者以千數題咏珠聯前太守長山徐公奏祈旌表既得旨為之立祠祠止二楹在懷慶府前譙樓之下臨街衢而無門垣已越六十年矣郡人婁樞每過其祠輒喟然嘆曰坤主靜

而風尚貞貞女生在田闢人罕一見而稱其節街市喧囂是非所以崇神乃所以瀆神也昔者州衙內有夫子之廟左獄右吏機喧歷年周改為州守始遷於地之東南高明處有能崇教之政移置貞女像於窮僻之處或贖取王氏趙氏之舊宅建置四楹週匝以垣啓閉以門則我願執婦人之貞也共姜以後世恒有之其或迫於盜賊溝壑蹈水火罹鋒刃者女子之貞也竇氏二女是已乃若女子之孝以事姑貞以死殉古未之有也

婁文

卷三

二十七

實自趙女始也執者以為女子之生以身事人與之醮終身不改未醮而死似為太過然獨不與季札解劍以懸徐君之墓乎曰吾心已許之矣出以死而二吾心執劍與心二物也不以死生二身與心一人也已許於十年之前無改於十年之後似未為過也錦之行不可知可見者先師何待詠詩集中有載與王綱夫倡和錦有如是之妻如是之友死而不朽貞女之神如在者亦可以無遺憾矣文上太守關西孟公公即日贖取趙氏舊宅計僻地比府第價廉三倍適有富家子棄前聘女而

謀為儀賓女家訟於官公罰使建祠而益以舊第之價規制咸如擬議齊民以禮自得夫惠而不費之仁修道立教克遂夫庶頑立懦之志云

碑

懷慶太守孟公去思碑

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數來當時之譽源繁後世之思今之官人者公聽訟則上下稱明完兩稅則上下稱功不愛錢則上下稱廉設官分職授以須知能盡之者為良有司語及百年積弊生民休戚大政理亂多遜避而不敢當兩漢四百年間良吏為

婁文

卷三

廿八

盛其間豈無廉者明者課最而功者循吏傳鮮有述焉所述者或治陂田或息盜賊或興學校之教或制婚嫁之禮民之思也或立祠于九真或樹碑於桂陽或感于下而被徵遮道或聞於上而錄其子孫蓋驩虞小惠易以悅人而訐謔遠敵久而後見也吾聞其語吾見其人者吾懷慶太守渭南孟公嘉靖甲子之夏初下車即詢于鄉三老曰懷慶沃壤田視他邑稱豐而逃亡屋視他處又衆者何也余曰郡地夾於山河田視他郡為膏而賦視他郡為重加以五驛五通冗費百索頑民不

田糧者不均之中又不均焉公曰冗費脫籍事在我邦太守可得而除者可立而待也大勢不均事屬彼邦太守不得而專者可徐而圖也首廉知河內十萬賦稅前此縣官能徵九分即以報完其積欠之一分與巨盈庫之有派而無徵者不在流民而在交通胥吏之富室痛懲一兩家民始稱快白蓮妖賊流毒列省公擣巢穴于濟源獲渠魁於平陽蒙

恩錫予驛通則昔之用民支應者改為官支市肆則昔之供官買辦者悉歸民利乙丑春修學宮其年

婁文

卷三

廿九

冬修倉廩明年春修郡志移衙前貞女祠於僻地以遂其貞靜之志拔六邑之俊彥於府館為延師以作人才修橋梁治溝洫崇節儉正風俗凡百非一時之謀而動為末世之計至於廉明課最官人守數之常者不可殫述甫二載而按察山東兵備畿內之

命下焉群黎泣岐曰天憫吾民庶幾再試於河南乎今纔踰年而去後之思恒多於當時之受惠焉齊源之山林者曰寢得貼席自公除大盜始也修武之墾田者曰歷年荒蕪自公為我種植也六邑田

價咸倍於甲子之前流歸衆而地差寡也村村老
稚言及輒流涕若失所怙恃者鄉民張孝先實相
庠生閃閻崔繩武生王轍率衆求紀其事此樞中
心之所欲為者不求不可以已求其可以不文辭
聞諸五代時有劉審交者為汝州防禦使及其去
也百姓為之樹碑建祠太師馮道曰吾與審交為
僚友視交亦無過人處但人之所不肯為者交獨
能為之耳夫節用而愛人孰不能為但人不肯為
而孟公能獨為之耳姑記於此庶觀風者得有所
據而異時修史者得有所考以為循吏傳云

集文

卷三

二十

政弛繩亂政猛絃絕多辟多方疇咸一德樂只
君子民之父母斷輪淑問不井不苦智烹小鮮
勇除巨鱷義服隣心仁周民瘼爰及朽人偕脩
郡史指授方畧多自裁處表正風俗先崇節義
貞女建祠幽方攸遂敦尚儉朴源自儒家百金
肆筵不飲一茶去甚去泰居者自安迺慰迺止
流者漸還沁水之湄行山之阿之子于垣百堵
皆作泰蠡黎元誠意動天不我遐棄巡撫河南
甘棠勿剪青簡不遺五尺之石百世之



要子靜文集卷之四

曹南門生三元

史考

讀通鑑法

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通鑑之
大旨也亦古今萬卷書之大旨也擇其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讀通鑑之法也亦讀古今萬
卷書之法也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四代之書備

集文

卷四

矣自諸侯出孔子所以修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自大夫出溫公所以集通鑑故曰初命晉大
夫為諸侯吾嘗考之春秋當始於平王元年天王
東遷於洛然不始於平王之始而始於平王之終
或文獻不足而四時不備若胡氏下邳之說則鑒
矣通鑑當始於獲麟然避續經之嫌故托始雖在
於七十八年之後而事實皆備乎七十八年之前善
惡昭而鑒戒著非若諸史之記多而志寡文賦直
削而不錄無莊騷濫觴左氏浮誇之弊直書其事
而意自見亦不假於儒者之穿鑿先正之意雖

能枚舉而悉辨之姑舉首章據其未發之意以爲讀者之法可乎如讀趙簡子舍伯魯而立無恤則知趙之所以與智宣子舍宵而立瑤則知智之所以亡立嫡不可不慎也宣子不聽智果以全宗又安能聽尹鐸以免難伯魯棄訓辭於生前又安能導遺命於身後乎讀智國之論則知弱不可侮強不可恃段規任章亦非嫁禍於他人知彼知我付之能者也襄子去邲鄆長子而之晉陽地利果不如人和也智伯以才美疆亦以才美滅使驕且其其餘不足觀也已孰謂絺疵智能發二家之隱獨

夢文

卷四

二

不知瑤不可與共國果同姓也尚可別爲異姓疵異姓也乃待事迫以求之齊孰謂豫讓忠何不潸身吞炭用諫於求地侮人諫而不聽相待可知國士之遇無亦養之私乎然猶勝中行氏畜以君人則孟子犬馬國人之報又驗矣襄子舍子而立浣浣是善用叔齊之意國人乃承其意於三世之後桓子逐浣而自立國人乃殺其子於一年之餘無異吳光之刺僚也禍福無不自爭遜以求之者春秋公薨不謚葬乃謚智伯無後三家必不肯以亡國之敵與戎君同謚爲襄又足以知戰國謚法不

明史議於生前不如春秋定於身後之抵鑑鏡也讀通鑑而不知反覆是有鏡而不以自照與無鏡同也反覆而不知從善以改惡是徒惡而不能正其衣冠與不照同也舉此一端以見無正著述以詔後世之意讀者推類以盡其餘斯無負博學謹思之功矣

周晉唐女寵流禍考

周幽王嬖褒姒廢太子宜臼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申生唐明皇納楊妃一日殺三子人倫乖亂亡家之禍一也以上第一節言周晉唐女寵亡家之禍同宜臼廢而申侯

夢文

卷四

三

怒引犬戎攻宗周王舉火而諸侯莫至虜而弒幽王申生死而公子重耳夷吾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殺惠懷祚短不克有終九子之禍四世之殃一姬之故也明皇既殺三子寵胡人安祿山爲兒內則出入宮壺晝夜無間外則專制三道十有九年安史陷兩京明皇奔蜀身不自保敗國之禍一也以上第二節言周晉唐女寵亡國之禍同貽禍於當時人皆知同出於有罪流禍於十世而未考同出於有功宜臼立爲平王大戎恃功逼宗周王下令曰能逐犬戎者即有岐豐之地秦襄公

遂大戎舉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與之而東
洛周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者五百年卒滅周者秦
也以上第三節首一條言周因衰以亡重耳在
外十九年得以還國者皆其臣狐偃趙衰魏犢諸
人從亡之功各慶以地分為六卿併為三家晉建
空名於六卿之上者二百年卒滅晉者三家也
第三節次二條言晉因驕而亡國六卿輔安史父
晉有功晉以此封六卿六卿卒以分晉
子自相魚肉之後僕固懷恩恐事平而權損奪元
招思明之降將請以河北之地各封以大國世為
藩鎮儼然一敵國也唐家世受其侵凌之患何掌
藉其干城之力自代宗以至昭宗與唐相為終始
而唐卒以不振亡此又流禍之遠而周晉唐若出
於一轍也以上第三節次三條言唐因貴姓亡國
唐相終始而唐亡先王之制王室有故則方伯連
帥以諸侯之師救之當大戎逼周之時使有管仲
九合諸侯尊周室攘夷狄自能逐之出境即使功
在秦襄仲必能一匡天下嗣王不得與人周秦伯
不得受周於嗣王周室可無偏安之恥矣
以上四節言
故秦伯母以吞周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
子之分所當為趙衰辭主於河上畏罪也非貪利

也從行有如介之推者將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
二三子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賞五人或以官不
以地或以地而儉於百里尚何有後來尾大之患
耶以上第四節次二條傷六卿不如諺云覆巢之
卵介之推是以貪功而封邑過制云覆巢之
下無完卵安史所可畏者已不足畏不足畏者
乃為可畏耶使介不專任子儀必有所處尚何有
二百年迫脅之虞乎以上第四節次三條傷
思是以成世邪雖然女寵在內不有奸臣在外相
謀而立藩鎮
媚為惡安得禍及於天下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
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厥維趣馬馮維
師氏艷妻媚方處說詩者曰言所以致變異者由
小人用事於外而褒姒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
故也以上第五節首一條言褒姒與
梁五與東關嬖五說獻公居群公子於外惟二姬
之子在絳二五卒與姬諸群公子而立奚齊主亂
者驪姬成亂者二五也
以上第五節二條言驪姬
其唐史奸臣傳李林甫杜邊帥入相之路請邊帥
專用胡人故祿山得以久任而成患於外陰賂左
右之近侍雖夜半發言重門通至而預為之地非
林甫不足以當帝心故能蠱其君以極其欲於內

以上第五節大三條言責妃與宋儒真德秀有言

林甫內外相喻故能成此惡

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

之交則不能獨為趙客所謂日月暉於外其賊在

於內便辟左右及夫人優愛孺子乘王之醉昏而

求所欲於王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

外所謂桑雍者也易傳曰凡姦邪之見信於君皆

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無悟乎以上第六節引

學衍義言姦臣女寵內鳴呼嬖妾小人蛇蟠鬼附

內外為患古今之定論也內外膠固不可解雖有忠臣義士所謂吾末如之

何者此中庸論尊賢而必以去諂遠色並言也去

諂遠色何者為本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好諛

悅色人心也本危而難制用賢好德道心也本微

而難廓是故惟精惟一必歸之於堯舜也不言中

諂色在於尊賢本之君心則書之人心惟危道心

惟精惟一之功也

漢潁川馮翊太守京兆尹考

潁川豪傑相朋黨前後二千石莫能制趙廣漢為

太守善為鉅筭使相告許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

入為京兆尹韓延壽代治潁川平其怨讎教為禮

讓百姓和睦遷京兆太守入為左馮翊其治

善因其地而制川大治廣漢之為

下發於至誠吏民咸樂為用長老相傳以為自漢

興治京兆者莫能及一日以私怨論殺男子事下

丞相魏相按驗廣漢脅丞相夫人殺侍婢乃將吏

卒入府召夫人跪庭下收其奴婢去相上書自陳

帝惡廣漢竟坐要斬吏民踴躍而請代者以萬數

不報延壽之為馮翊也上禮讓好古教化吏民敬

畏如神才名在前太守蕭望之之右時望之為御

史大夫使御史按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

萬延壽亦按望之在馮翊時屬餼官錢放散百餘

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差

委文

卷四

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御史又承順風言

得延壽奢僭踰制私鑄尚方刀劍治餽車甲延壽

竟坐狡猾不道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望之在宣帝

時與丙吉同位三公意常輕上言司直奏其遇丞相

禮節倨慢詔左遷太子太傅元帝時外戚許史放

縱宦者恭顯擅權望之欲清朝政請罷宦官由是

大與許史恭顯忤巧構其罪又知望之素高節不

肯屈辱請逮於獄望之自殺○延壽代廣漢董所

當革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黃霸代延壽因所

當因人之善亦我之善也廣漢之督丞相而

惜二人之死為定國無冤之累延壽則薄矣云爾
相視尹猶尹視令也長安令有罪天子下京兆尹
按驗令將吏卒辱京兆尹夫人吾知廣漢之暴不
俟奏聞而手刃之矣望之之按延壽也不欲後來
者有加於我人之有技娼嫖以惡之者也其輕丙
吉也惟知我之才足以有為不念彼之有容德乃
大也我為君子且不能容人許史恭顯為小人其
能容我乎丙吉黃霸獨以寬厚令終魏相雖不逮
二公之謙亨亦不蹈三子之悔吝是以君子重器

史文

卷四

八

識惡皎皎而小驩虞也

漢匡衡劾向議其延壽陳湯功罪考

大凡議論不公多緣考案不明案苟明則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讀未終篇而公道自見矣漢甘陳之
功罪唐維州之取舍古今人咸無定論愚以為皆
後世儒者未詳考其案爾初漢宣時呼韓邪單于
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
于入朝稱臣郅支自負其疆遂收呼韓邪之地西
破丁零兼三國而都之因求侍子漢遣司馬谷吉
等送之歸國郅支單于怨漢遂殺谷吉等數百人

史文

卷四

九

兼併西域諸國咸恐畏其勢大無如之何漢
遣使三輩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漢使者不奉詔
且以驕嫚之語辱漢家天子痛恨郅支背叛禮義
殺漢使者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萬里勞師動衆
故隱忍而未發建昭三年都護甘延壽與副校尉
陳湯俱出西域上未有命討郅支也二人因西域
諸國皆怨郅支遂矯制發屯田吏士歐烏孫兵衆
延壽欲奏請湯曰大事非凡所見議久而謀泄乃
上疏自劾矯制陳兵狀遂將諸國兵與單于連戰
於康居國斬郅支首及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
百人生虜千餘人併得前後使者所持之節二人
上疏請縣郅支頭以示威服萬里丞相匡衡御史
大夫韓延壽以為凡令仲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
縣將軍許嘉主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孔子誅優
施時方盛夏手足昆門而出宜縣十日詔從將軍
議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
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移書道上按
驗湯所虜獲財物入塞者湯上疏言臣與吏士萬
里誅滅強敵立有使者迎勞於道略今又收骸體
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所隨縣次曰

酒食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漢書擅興師備制生事變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遣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延壽與湯承聖旨總百蠻之君出百死入絕域斬鄧支之首立威萬里諸單于莫不鄉風稱臣累世稱臣立千載之業建萬世之安今不念其大功而追論其小惡似非宣王燕吉甫春秋葵齊桓武帝封貳師不錄細過義也宜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議封議者宜賞以補單于之功匡衡石顯言鄧支逃亡于康居國非直單于封于戶匡衡石顯復爭僅得封三百戶其後王莽秉政欲大服人心始論井陳之功封其子為侯為元帝立廟首以誅單于闕地萬里功高百代為據凡秉春秋賞罰之筆須明春秋誅意之法春秋之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而重國家者尊之可也甘陳出使萬里豈無事而慢游哉先意承順固當在忠臣孝子之列不請命而行恐犯大易終不審之戒兵始集而自劾實春秋先發後聞之旨

也昔人謂功過當相準愚以為有功而無罪功過大將軍驃騎將軍三十萬衆出塞而未能成之大功武帝求之三十年而弗獲者也豈獨向知之匡衡石顯亦知之使當時其延壽妻顯之姊則顯之議封當上於劉向之先而丞相亦無許多駁難矣丞相乃秉公折獄之大人豈兩詞之俱造哉縣首一屈於許嘉案驗不直於天子議封三屈於劉向宜可以息爭矣乃復謂鄧支逃亡非直單于夫逃亡者豈漢家能破其幕耶抑彼之勢大而兼併諸國耶彼遠之康居康居王畏其勢妻以女彼遂殺其女而據其國此豈逃亡者耶不謂之單于而何哉自春秋誅意之法不明荀悅曰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胡氏曰匡衡以為不可封蓋春秋議遠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者未免以功利言之也此皆兩可之辭春秋之法不如是之含糊也

唐牛僧孺李德裕議維州取舍考

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為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言吐蕃得之則不憂中國中國得之則不憂吐蕃焉

經畧西山至死恨不能致其後李德裕守西川楊
威招致維州守臣悉怛謀以城來降於是南蠻震
懾山西八國皆願內附德裕上言請以三千人擣
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下群臣議皆請如德裕策是
時宰相牛僧孺與李德裕各立一黨以相排擠悉
德裕成功復相從中沮之曰中國禦戎守信為
上彼將責我曰何故納我叛臣將牧馬茹川不三
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天子從其議命悉怛
謀抵虜令彼自戮吐蕃殺來降者於境上極其慘
酷快克霄之情絕忠款之路群臣皆以為失策帝

卷四

十三

亦以為不直追贈悉怛謀官爵○嗚呼自古奸人
亡人家國皆本於嫉功臣失大計也鄉使悉怛謀
効越裳氏重三譯而獻維州歸功於宰相則封功
受賞可比單于僧孺挾虜勢以要君不三曰蕃馬
至咸陽橋未聞失勢而能至得勢而不能至者也
僧孺不足責已獨惜夫溫公以僧孺為義以德裕
為利且有攘牛攘羊之喻不念牛吾牛也為盜所
劫牛不忘故主自逸入吾家何乃無仁心於戀主
之畜還之盜賊使殺戮以快其忿哉或言是時溫
公方柄國西夏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

酷吏傳考

○詳以降公力主其不可平生唯以和戎為便欲
以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嗚呼謂公不通詐而過
聽僧孺也則可謂公為附會而故抑德裕也則非
武宗知贈怛謀於既死而不顯戮僧孺於猶生何
並之有此與孝思悔誅晁錯而不戮袁盎者同科
劉元城引子庭立公孫洸明張湯杜周不入

卷四

十三

先儒之論有言之似可憚而實非者衆人之所喜
談有識者之所弗與也按春秋傳伯有為厲子產
以謂鬼有所歸則不為厲乃立伯有之後良止以
奉伯有之祀又恐其誣世惑民也子孔雖不為厲
乃并立子孔之後公孫洸以奉子孔之祀宋馬永
卿問劉元城曰張湯何以不入酷吏傳曰班固於
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獨盛有恭侯純者
雖王莽時亦不失爵不逮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
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
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
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
周此子庭立公孫洸之義也嗚呼為斷言者非
唯不識班固之旨亦不識史家之體不觀班

史之詆訾張湯乎曰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曰舞文巧詆曰文致于法此皆酷吏之尤者以私怨論殺御史中丞李文則與魯謁居表裏為奸以三公之貴則與奸吏摩足及上問則陽驚上以湯懷詐面欺遂令趙禹致之死曰奸曰諂曰佞曰詐凡湯之隱惡所未發者班史皆有以發之獨不畏湯之曾孫大司空張純見之耶蓋班史列傳本遷史世家其父其子其祖其孫或賢或否通列之於一傳若以湯列酷吏傳則賢相張安世之謹厚立君九卿張延壽

藝文

卷四

十四

之至誠克讓皆置之何所又不聞大儒莫如董仲舒何以不與伏生丁寬並列于前漢儒林傳循吏莫如卓茂魯恭卓魯何以不與衛颯任延並列于後漢循吏傳作史者又將誰畏耶其推東漢之先世則不諱定王發之命名其推班氏之先世則不諱子文之於某安有不畏君而畏臣不為已而為人者耶

諸史天文五行圖識考

天文家以懸象占世道之安危識緯家以推步談運祚之短長五行家以時恒沴得咎極徵人物之

休咎夫福善禍淫惠吉逆凶天人之交與而易見者時有不然曾謂不修諸人而求諸天道之難明者乎知天知命無如孔子孔子罕言命天道不可得而聞列子所謂仲尼能之而能不為者此其所以為聖也知天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謹厚明理者斯可矣謹厚無如高允允雖明曆數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惟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泄漏不如不知之為愈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京房賈孟達乎是何至于得我道以亡身乎明理庶見張衡

藝文

卷四

十五

衡上言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要世欺罔是以劉向父子閱定九流不載讖錄且律曆九宮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愚獨以為圖讖皆出於附會也歷年久而人事多豈無一可附麗而取應者夫圖讖三代以前未有也始於始皇之世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後人遂附會曰而不知子胡亥之為胡使當時圖錄曰亡秦者楚也而不知子楚之為楚亡秦者趙也而不知趙高之為趙亡秦者陳也而不知陳勝之為

陳則亦何所不應哉吾請發附會之謬以釋後世之惑可乎漢劉伯升高陵侯興兵討王莽 古之奸人之附會易文者曰此在易文不占而可知漢兵之不能興也易曰升其高陵伏戎于莽三載不興升者劉伯升也高陵者高陵侯也莽者主上名也是不占而可知也莽大悅此即亡秦者胡之訛謬也其後漢兵誅王莽何以不應附會之說也唐巨賊黃巢作亂昭宗改元廣明附會者曰唐去丑口而加黃為廣此黃巢代唐之兆也此即白水真人之辨字也其後黃巢為唐所誅何以不代唐耶

彙

卷四

十六

以此知識文有應者蓋千百年之久不知幾萬事幾萬言其中豈無一偶值而相似者乎守正君子須先識其不應者之妄然後可辯其應者之妄至于五行以金木水火分春夏秋冬蓋見夏熱而冬寒春生而秋殺似矣土於四時無不在謂無日無土也豈謂立春之一日數至七十二日為本自七十三日數至九十日為土顓頊帝堯決不如是說也後世援大撓之甲子為干支以定人生之貴賤壽夭小道破義已見非于呂才義雖正特辭氣之間抑揚太遇如云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坑卒

豈無為善者命不足信善亦不足信乎吾嘗譬之善惡吉凶猶農夫之動情飽飢長河決堤湮沒萬頃豈問其勤其惰哉而良農自不以水旱廢耕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愚則曰人性之謂命小人性勤稼穡工商命常溫飽性好游手蕩業命多饑寒君子性如高允邦有道不廢邦無道不廢性如京房眭孟邦有道難免於刑戮邦無道難免於刑戮偏性不改便是大命不通中庸道其常毋矯以變

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

彙

卷四

十七

天文雖未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班固地理志稱魏地紫艸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至河東河內是以河內為紫艸參之分野矣又曰衛地管室東壁之分野也東郡魏郡河內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是又以河內為管室東壁之分野史記正義亦以河東河內為魏地紫艸參之分野河內之野王朝歌為衛地管室東壁之分野兩分之失正與漢書同朱子釋詩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為前所失

之衛與後所都之衛交舉而互言之既以河內屬
象鬲之衛夫及釋孟子則曰河內河東皆魏地是
以河內為趙魏之魏則自懿公失國之後河內錫
於周分於魏言之也吾嘗詳考河內之域屬衛與
屬魏之制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
為三國詩國風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
蔡叔尹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
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
洛邑故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為狄所滅
齊桓伐狄而更封衛於楚丘是為文公子成公遷

襄文

卷四

十八

都帝丘今之濮州也樂記謂桑間濮上之音是已
襄王十七年以河內地與晉賈逵云晉有功賞之
以地楊樊溫原欒茅之旧也使河內屬衛天王安
能奪彼以與此則河內非衛明矣左傳謂晉始啓
南陽蓋小修武之南陽非今唐鄧之南陽也魏本
周國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及三
家分晉而河內更屬於魏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
西地於秦徙都大銀國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實升
魏也且魏分晉地在剛詩之後詩有銀風有唐風
有衛風唐即晉也今山西全境者是也衛則衛輝

東郡浚邑澶淵之地是也魏為河內無疑矣漢書
直蔡邕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曆之說各有
不同樞獨愛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
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其歲星遷徙亦非天文
之正不可為據又况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并
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吾故曰國之遷徙無
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十二
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
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沉於四維分野所在如
指諸掌先儒亟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國不如

襄文

卷四

十九

定星野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天者無遷
也樞獨以為定星野於雲漢不如定星野於山嶽
蓋以在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遷也近見
河南志以河內為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為
衛室壁分野且河內南接河南不百里即為柳張
之分野北接河東不百里即為觜觿之分野而東
去濮州殆千里室壁分此又分彼是何其狹而長
乎晉天文志亦謂河西四郡為室壁分野乃東
岐雍遠分於六千里外豈不可曉之記天文之
至至東壁為并州分野并州之界

北為并州即今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計則
 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無地而非空壁之分野所考
 滋多所惑滋甚括地志以青鵬參為益州分野星
 經曰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河內上黨靈中是也
 今按禹分九州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為益州即今
 之四川是也與河內相去萬里諸儒於地里之易
 步者尚紛紛無定而謂天文之難步者乎信乎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吾故曰天文雖未之習而地里
 則有可據者是也大抵河內之地所以分野不定
 者古屬山西却在山東今屬河南却在河北古者
 集文 卷四 二十
 列國因地之俗以獻詩吾今因詩之俗以以占地
 地以定星之分野可乎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
 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氣柔弱
 今衛輝曹潑陳留浚儀澶淵之風俗人物酷似之
 河內之地土不薄地不下人不輕浮柔弱決非衛
 地也地非衛地則星非空壁之分野也明矣魏風
 諸篇葛屨汾沮洳言地狹隘民儉嗇而禍急也河
 內之野人似之伐檀園有桃性狷介心多憂思也
 河內之君子似之後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內之風
 不能有加於此當作魏地無疑天地為氣地則

為青鵬參之分野也又矣疑

卷四終

論

克

媚嫉妬三字皆從女本婦人爭寵之文君子取之以名爭權作利輩最善名伏夫妬寵而好勝爭妍而取憐不顧夫之存亡寧計家之成敗哉秦誓之作穆公深達賢不肖立心之旨此其所以霸天下保有子孫子孫不用前一節以公天下專用後一節以謀鄰邦而卒自中其禍趙高謀扶蘇李斯有難色高曰扶蘇立而蒙氏用君能為之下乎秦二世

卷五

遂決於此愚觀自古亡人家國者未有不由此者也太史公傷之曰宰詒諸胥夫差後上官誦屈懷王執費忌納女楚建走表盤謀錯七國倡禍是以來林甫逐九齡而祿山亂盧杞走懷光而朱泚潰僧孺忌德裕而維州陷秦檜謀岳飛而臣虜成卒之所嫉者去而用嫉者亦隨以亡幸脫於身事竟於子孫世有家國淪亡而奸臣妬婦獨能保有孫哉若大臣不讀秦誓難幸有終古矣吾獨愛青一武夫耳武帝移愛大將軍者愛驃騎故人下移趣青者趣去病青不望帝不寵不驍驍

不聽蘇建之說以作偏不用屬霸之謂以作威若

武臣不讀衛青傳恐羅漢之殃也良賀三宦侍

耳順帝詔九卿舉武猛惟大長秋獨無所薦賀曰

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

結士類昔衛青因景監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

臣舉者匪榮辱若內臣不讀良賀傳難乎免於

柳宗元守原譏矣吾儒豈特爭權謀寵之大者

愧彼二人即蠅名蠅利有愧多矣博士江公世為

魯詩宗後徵玉式江嫉之率諸經生置酒因辨

駒自知其能弗如也慙於諸生嘗以俚語式謝病

卷五

去爭如張子厚在關中坐虎皮講易一旦接程氏

之兄弟遂徹去後人贊之曰勇撤臯比一變至道

勇之一字最善名克顏淵克已亦由此進

伐

帝曰來禹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禹豈矜能伐功者帝以為訓意

當時三苗驩兜之屬必有不欲成人之美而忌其

成允成功且伺其自多自大者帝欲泯其形迹

不然何謂何一何憂乎三苗驩兜孔壬易傳曰唯

其知之先大改能含晦此言極有意味尋常人只

欲御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鉅愈生愈匿愈盛不
曾去根本上理會自知已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
一功一善便無安著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
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汎溢若瓶大則水
不汎溢此孔子所以傷管仲之器小也誠以東周
事業望仲而深憾於仲之自滿也故曰葵丘矜而
九國叛古今豪傑之士為一字之累多矣同一地
耳無面目所見者即富貴所歸者也同一事耳悔
無成功者即還書曷誇示群臣太子者也同一僚友
耳環諸而族者即羞與為伍者也不矜不慚不慚

要文

卷五

三

不威何不忍少頃更以俟夫果爾有終吉耶若皆
志於功名者未足與議也功名而矜矜在功名之
外矜者富家之劫盜也道德而矜矜在道德之中
矜者貞女之思邪也意方萌而德已喪豈待形於
言動耶乃近世儒者薄功名而志道德美謙盈損
益之訓亦既講之熟矣董常顏子之喻亦既非之
久矣奈何謂天下賢者無如異端及門之徒德比
顏子賴天之盛二千年來偶有此見是何言與陸
九淵曰誇人者必為人所笑以酬謝封功之大典
而出於次平沈黙之群言生既不得以微入朝

猶其私憾故里志功而重名迹志功而重名迹
志道德而累功名者先生節義文與事功烈甲天下
是三者皆道德之將相也若能去得矜之一字而
天下士孰不易傾覆而為栽培將廟食與國
極耶先生弘遠天下士而天下士之遠先生也
弘矣

怨

忿生於立黨敗始於自攻此古今之通患而大
所貴乎休休者也吾儒常小蕭蕭為刀筆吏金
蕭蕭傳二人微時相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

要文

卷五

四

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相國舉無所變更一遵何之
約束何舉參不以為讐已參遵何不以為軋已
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此前漢之治所以亞商周
而高出百代者也王珪魏徵豈不識建成非秦二
之此而欲輔之以成事哉亦豈忠於所事而不計
身之存亡與事之成敗者哉瀛洲之登匹夫匹婦
仰之若天上人二子宜首選而恥不與惡其成而
樂其敗者又奚黨錮諸賢亦人耳被其容接者既
有登龍門之幸則為其拒絕者寧免撻市朝之慚
乎此魏崔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其錫履玄止

之曰制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誰有幾人宜
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竟不德其死老子
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賢可尚不可過尚者過則手
者傷當佳浩之死上魏之怨黨禍之成皆可鑒矣易
曰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吝學易可無太過矣程
蘇朱陸皆善學易者也鄉黨朋友自為一宗相怨
一方顧為鄉愿狂簡者小也奸人目之而道學之
禁所由起矣正德初河南湖廣兩藩互相攻擊
北成蠅蚱之勢而八黨收漁人之功常聞諸前輩
云某也有瀛洲之疾為相日引詩文友某也有崔

李文

卷五

五

浩之疾為文數榜其門第洛陽劉少師若罔聞知
此真休休之器度可與子文之物我無間原憲之
克伐怨欲不行者同科嗚呼聖人之無我顏子之
不校不可得而見矣有如子文之忠原思之難者
則吾許其為仁矣

欲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
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古今為
貪人者千態萬狀無出此四字吾嘗驗之此輩每
戢戢於有國之初而大肆於承平之際蓋承平日

大則人晏安而俗奢靡晏安必厚於自奉奢靡每
有於奪人周詩云殷鑒不遠今之所監宜莫如元
國初儒者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之豈
不由人手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
富貴而養功名職於郡縣者以將迎為要以依違
為貴以漁獵為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
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為自完之計其低徊澁縮苟
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為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
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
而遂莫之反焉我

李文

卷五

六

太祖深知此弊刑亂邦用重典當時君子畏法小人
樂業其後貪廉相半猶知諱名馴至今日則歐陽
修所謂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小學書
漏於是矣嘉言之篇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鄉人
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
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子今之貪而富者豈
獨鄉人榮之士大夫亦榮之廉而貧者豈獨鄉人
惡之士大夫亦惡之風俗至此獨立不變者幾希
回風向化鼓鐸之機繫乎上而輕重之責繫乎下
上以子婦待群臣則群臣亦以子婦自處自禮所

至願恥自生各奏爾能猶恐家不辦也上以備
待群臣則群臣亦以備群臣自處乘隙則間乘隙
偷雖日捷而不可改矣忠信重祿乃猶背禮犯義
則籍沒之法加於太甚者可也至於移風易俗尚
費辭說諺云眼前見利傷不如吏今人猶知願儒
而不願吏者以俗之重儒而輕吏也是俗孰使之
然耶嗟爾貪人無自置置災必棟宇寧有燕巢嗟
爾君子無然泄泄狡兔致災將罹於雉

財成輔相

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以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書文

卷五

七

宜以左右民朱傳謂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
不及則分之偏程傳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種
之法秋風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則指之小自
今觀之當堯之時羲和四岳九官十二牧群聖畢
集是謂天地交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
星辰敬授人時 昔三自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月有大小歲有餘閏十五歲不閏則
以冬為夏以夏為冬閏歲月無小大則以朔為望
以望為朔此聖人財成之道以齊其所不齊也若
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鯀績弗成使禹治之此聖人財成地慎
理其所不理也惟明明后旱潦有備兵荒有備
變脩慈濟恒修警財成天道豈獨制曆明時哉易
曰先天而天弗違先聖也後天而奉天時後聖也
導水利以利民防水害以奠民限華夷以域民繕
城隍以保民大面分田制井小而移民易粟計成
地道豈必鑿山開道哉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先聖也彼作矣文王康之後聖也天地生民而不
能養民堯舜命稷之辭今則大司徒之職也天地
生民而不能教民堯舜命契之辭今則大宗伯之
職也皆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也大抵財成輔相合
而言之一道也財成正所以輔相也亦無天地之
分也輔相天地正所以左右斯民也財成輔相即
中庸贊天地之化育也左右民即中庸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也此中庸與易道相為表裏也

惟危惟微

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
四句先儒以為萬古心學之本祖中庸序曰危殆
而不安微妙而難見此本是書傳曰人心易惑而
難公故曰惟危道心難明而易晦故曰惟微似此

書文

卷五

八

亦未明蓋危字正與微字對猶言羶弱多寡也危如論語危言危行之危言人心之熾盛也微如孟子之所謂幾希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見道心之微也危殆而不安之下文云危者愈危微者愈微此二句說得極好方以危訓盛也下文又云危者安微者著此二句又差了乃以危訓殆也蓋朱子本旨只主人性皆善而無惡若說人心盛而道心微有妨性善惟其曲為回護是以是非錯雜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朱子便說道性即是理至無不善何相近之有哉孔子相近之說攬作非性之本堯舜惟危之訓解作危殆不安皆緣有所主也朱子語錄又云知覺從饑食渴飲處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說的支離了又曰饑而食渴而飲便是人心如何而食如何而不使便是道心下二句近似上二句差矣蓋饑而食渴而飲聖人以至愚夫愚婦一也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知孰為人心孰為道心也君子食無不飽道心勝人心也饑者甘食渴者甘飲人心勝道心也安於物欲限制道

讀秦風

心從禮法中生也飲食之人則人嚙之矣無禮義道心也賤之而羞惡生焉亦道心從性分中生也下此則終兄奪食人類入於禽獸矣推而尋之莫逸莫不皆然皆人心之熾而不知以道心制之者也於是乎爭奪之風所由起聖人齊之以禮越禮者齊之以刑禮也刑也皆聖人以道制人心者也愚讀秦風十篇而傷列國君臣不悟詩可以觀之義觀及觀也觀人所以觀我也亦云見也見猶鑑也善則見賢惡齊惡則啟鑒不遠也昔齊桓管仲謀疆齊仲曰君修兵甲大國皆將以有事小國皆思以自衛難以得志矣乃作內政以寓軍令鄰國未之知也一呼群起方行天下無與為敵仲避鄰之觀我也何秦人不避而列國之不觀也車鄰驅職小戎無衣終南何有五詩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游環脅驅修車馬也秦豎矛鏃利器械也溫其如玉在其板屋婦人亦知敵王所愾也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朋儕居常思愾也以此自勵雖齊桓晉文難以克遂而况還也肅令也獵狐兔而不獵猛敵也從子于鵠之內變何如與子同雉之克伐也薰

段思得賢八與共國事也渭陽親親之仁寓交鄰之義也君王是以知列國之終為秦有也所可惡者晨風無義于夫婦其小雅之思舊如求爾新特者乎權輿無恒于君子其大雅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乎君子是以知秦祚之不延也天厭人絕其諸黃鳥之詩手始于穆公之黃鳥成于始皇之驪山修于地下比之築長城建阿房工在地上者難易不啻十倍上具天文下周地里以水銀為江河錮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或言工匠作機恐漏消息遂生閉群工於墓中後宮之人皆令從死驪山之徒不勝冤苦故多逃亡陳勝吳廣解送驪山之徒陰兩失期號于眾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不死亦解得還遂相聚作亂漢高帝為亭長解送驪山之徒多道亡曰公等皆去言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數百人基以驅漢卒以亡秦及項羽掘始皇塚無人封閉手入塚中牧童持火索照亡羊餘燼不收火發而驪山地下之宮殿几床一舉盡矣此驪山之終始而黃鳥之孽也君子讀小戎而知秦之殞也不可謂黃鳥而知秦之滅也不可謂黃鳥可以觀此之謂也

婁文

卷五

十一

春秋十二公即位不即位

春秋十二公書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也先儒於十二公各為一說已自矛盾而五家傳疏於每公各異其說者見其矛盾矣今雖未能悉辯姑以首二公言之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公羊穀梁曰成公志也程子曰隱首立故不書也胡氏曰不稟命於天子而遂立篡弒之所由起故仲尼削之也此皆臆度之說也桓公書即位公羊曰如其意也穀梁曰遷故而言即位與聞乎弒也程子曰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胡氏曰桓公書即位著其弒君之罪深絕之也凡讀春秋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聖人本言果如是說乎否也且莊閔僖不書即位既曰與聞乎弒矣而桓公之手弒乃得書即位此於輕重為失律宣公亦與聞乎弒矣乃不用莊閔僖之例則其即位此為同罪而異律恐春秋用法不如是之顛倒也春秋之始諸侯猶知有王春秋之末不復知有王矣胡氏以不書即位者為上不請命豈不隱公莊公不請命於二百年之前哀公定公不請命於二百年之後乎吾見千古之獨見西

婁文

卷五

十二

而決爾片書即位者。仁于先君所沒之明年。亦猶後世之史。論年改元。則有元年也。凡不書即位者。即位於先君所沒之。是年亦猶後世之史。未論年改元。則無元年也。所謂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也。斯言也。質諸孔子。而無疑者也。吾何取以爲徵也。昭公去年十有二月。薨於乾侯。明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以是知諸公書即位。皆春王正月。則正月之前。未即位者。昭公書即位。在夏六月。則六月之前。未即位也。彼不書即位者。即位於春正月之前也。所謂一歲無二君。

卷五 十三

上歷考諸公書即位者。多緣先公薨於秋冬。時久而可待。不書即位者。多緣先君薨於春夏。時久而未能待也。若文公薨於春二月。宣公猶未書。以文之十八年十月。仲敬惡與視而宣公猶未書。也。以此徵之。而諸儒紛紛之說。自息矣。彼以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爲仲尼削之也。而不書魯史舊文。公即位。在惠公之末。而不在隱公之元。也使隱公即位於元年正月。則仲尼不削之矣。即位二字。幸而與桓公而在。隱公使予隱公而奪之。公諸儒之牢說。益小可訾矣。其失說經者。本爲此。

人於明而諸儒好其辭。以納人於暗。夏五月。脫一月。字有何可疑。而亦爲紛紛之說。不謂無益。而脫於筆削之後。而謂有意。而脫於筆削之前。是聖人於魯史。全無一字之筆削矣。何謂修春秋。

傳賢傳子論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矣。與子則與子是矣。繼之以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益。避禹之子。則滋德衰之論。惑甚。今觀典謨。堯命舜曰。汝陟帝位。舜命禹曰。汝陞元后。是堯舜以天下與舜禹。有徵矣。使有薦益之文。獨泯於益。稷耶。自益。避之言。啓而沒。

卷五 十四

豕竹書之附會。遂不爲聞。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憂世也。深似在。而末盡也。蓋當洪荒之世。必聖神繼作。始勝厥任。天下既平。賢君爲可繼也。孟子曰。啓賢能。故承繼禹之道。不知啓可以繼堯舜之後。而任命官。熙載耶。春秋戰國之君。固有棄堯舜之名。而禪授者。人心不服。而內變作。此禹之世之深也。時世不同。人心亦異。湯有天下。立賢無方。張子厚謂湯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成文武之德。大封同姓。王仲淹知。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傳。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

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吾儒知成湯之立賢無方則知堯舜之傳賢知周公之大封同姓則知禹之傳子

性氣論上

古今論性者莫備於韓愈氏集孟荀楊之說而究其非五性七情周程宗之三品之論邵子宗之謂三子言性得一而失二之不知認氣作理已陷於謬且謂聞其說見其形耶氣耶如其云亦不得因叔魚二子謂人情惡也性之善猶耳之聰目之明也人固有生而耳無聞目無見者可因而謂人

婁文

卷五

之耳目不聰明乎夫性豈言也久矣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明仁義禮智之性最為親切見孺子入井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寧死而不受辱蹴之食則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僭補之曰鄙夫市飲酌必先人而後已則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聽優人偶靖康間事無智愚無小大無男女莫不憾憤而惜飛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惡莫惡於盜苟益以盜則怒目盜以善則悅轉而行其所然則所悅則饒利害迫之也非性也寧而不然者乎人皆可也無特

於君子也或謂三品不上智下愚之說董子曰性者生之質專以氣言則不是程子曰性即理也專以理言亦未是性者理之寓於形氣者也性無善惡而氣有邪正邪正之中有甚有不甚者不甚者可移甚者不可移也正氣配理為上智邪氣克理為下愚正氣配理譬之華人華語也邪正相間譬之吳越之人悅華語而效之者也甚者譬之閩甌之人雖強之華語弗能也此亦氣質之一定而不可移者也程子乃以白暴自棄釋下愚是專以人為言之非惟非理亦非氣亦異於孔子之旨矣子

婁文

卷五

十六

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王何嘗命人以不善率性之謂道乃知不直者不率性者也修道之謂教則約人之情使合於性變心其氣質而歸於理耳信乎中庸為聖人傳授心法而非後儒之論之所能及也

性氣論下

先儒謂有天地之性者氣質之性然天地之性有理亦有氣質之性者氣質亦有理天地之理不可見可見者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天地之氣也濛濛濛濛臭不辨天地之氣亦有時而濛濛

隱羞惡者父母之性也有時而殘忍不義者亦父母之性也當人子氣化形化之始間值天地之善則為善人間值其惡則為惡人善為正惡為邪正氣勝而來助性則為君子邪氣勝而性不能為主則為小人同父母而兄弟有善有不善所值不同也善惡因其父母者恒多而間值者恒少也暑夏氣也其或寒寒亦暑寒久氣也其或暖暖亦寒丹朱之不肖不肖堯而已非中人所及也天子之子而有罔水行舟之力事正夫於缺畝之中傲非今人之傲也特未能舍己從人而已以鯀為父而有禹鯀非四岳所能及也意者三江九河各有經理直方之道使水順我而我不順水與禹之治水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耳

醫國論

狀仁莫切於醫狀醫莫切於仁醫畫以手足痿痺為不仁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狀仁近且明明且切矣破屋禦寇驅逐不暇蓋言急肆生於不敬私敬生於不仁前面除去却從後面進來體仁主敬則四面堅牢無隙而入不

妻文

卷五

十七

妻文

卷五

十八

假驅逐可坐而守國語謂忠信為周是已人生元氣為主元氣勝則百邪不侵風自風寒自寒濕自暑濕元氣弱傷暑者救之以涼則又傷寒傷寒者救之以熱則又傷暑此所謂難醫只緣元氣不能為主也明醫補養元氣可達治國之理大臣調養元氣自得生人之道調養猶患于不效媚嫉安能以求生者不明醫者不仁久病不效卒治又值庸醫之不善治推去前人更求後人後人不諒我之術不能有加於彼姑以養病之悅而歸咎前人之誤彼用熱我用涼彼用涼我

罰則扁鵲之無能為也是故調養元氣不事攻擊
達于醫可與論為仁矣志在生人不在厚我達于
醫可與語治國矣

不猛論

聖賢之言為世法須深察而久驗之未可以為
迂也清理屯田優恤軍士之首務也正德五年大
理卿周東在寧夏忿軍官之霸占也刑及其妻妾
釀成寧夏之變久所謂暴虎憑河欲速之不達也捕
盜所以安民也其年都御史甯杲駐真定掘牆尋
鼠攘成霸上盜賊之亂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藝文

卷五

十九

亂也五堡之修所以捍外而衛內也嘉靖三年張
文錦巡撫大同遣叅將賈鑑脩築督工太迫且欲
毆此徒役之家室駐彼沙漠無人之境而又不善
其所居釀成大同之變所謂未信而勞其民不顧
其後者也我思古人班超之告任尚曰邊方將吏
本非孝子順孫事在羈縻之耳水清無大魚察政
不得下和超真敵何其猛而御衆何其寬雖古聖
賢之論何以加諸以斯人為狂躁吾儒之議論不
達也晁錯募民徙塞下曰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
安其處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

地男女有婚種樹畜長凡所以為邊人謀者無所
不用其誠如此周爰安得有敗吾儒但見其死不
惜其被讒且咎其過刻議論之不公也或曰馬中
錫以恩信招徠賊賊不聽招而中錫以獲罪死於
獄如此何曰渤海之盜未發各居其所不勝斯悅
不擾斯安故龍其遂得以行之霸上之賊已橫行於
列省即如聽招何處發落此則事同而勢異者焉
呼恤軍也安民也屏幹也皆政之善者也且然此
論語所以拳拳於不猛也

御夷狄論

藝文

卷五

二十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環拱中夏三方之俗屋居耕
食各有分地侵掠用希北虜以射獵為生食肉飲
酪衣皮毛以牧馬為家室無城郭田宅之歸居如
飛鳥走獸率彼曠野隨逐水草美草甘水則止草
盡水竭則移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
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雖商
周之治秦漢之疆有所不免詩云侵謁及方至於
涇陽言逆虜深入為寇也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言
王師不尚窮追也歷代王者若晉宋之削弱秦隋
之祚短唐室之亂離六朝五季之偏安殊與

聖朝不相類惟漢室全盛有類我 朝當時廷臣建
議禦虜方畧若賈誼董仲舒韓安國班固楊雄嚴
尤侯應多可採行求百世通行之久道然皆無如
是錯錯不惟為國遠謀保其邊境而且為塞下卒
保其家室如曰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
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相其陰
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
之饒男女有婚種樹畜長言若瑣細行可經久譬
之扁鵲切脉察病而又調其元氣以生生蓋人有
田作家室虜人皆將以自衛衛家郎所以衛國也

書文

卷五

二十一

比之謫發番戍不上箸而輕窺伏者功相萬矣大
抵人有古今而布在方策者無古今錯之建議文
帝行其二二歷景武昭未能行至充國屯田於宣
帝之世始行其六七此武帝百戰不能繫單于之
頸而宣帝坐享呼韓邪之朝也北史高閭謂胡人
長於野戰短於攻城建議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
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其
後三百年唐張仁愿始用其法築三受降城於河
外唐之中葉有內叛而無外侮仁愿祖高閭之功
也爾年邊將賄賂戎狄以水免於盜邊此亦不得

已也漸不可長其流至於宋人之納幣不得已則
因其俗收其情以而恩乎傳曰戎狄貴貨而易土
貴壯而賤老彼雖戎狄亦知有父母之親但壯者
隨逐水草老者不能騎射賤也餓也自然之情也
因其地收其老以爲壯胡之限界以免於內侵乎
鮮卑傳曰自我中國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
鐵皆爲賊有漢人逃遁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
匈奴以今日之事觀之倭奴之性譬如犬豕飽必
歸於巢穴而乃累年不還是皆逋逃失業之徒平
日避罪於海隅今幸縣官莫敢追捕留一日一日

書文

卷五

二十二

之利也留一歲一歲之利也吾聞以蠻夷攻蠻夷
爲中國之長技者主不聞倒長技之柄於蠻夷而以
中國攻中國者北狄深入正如此春秋討賊必先
黨與此未可與脅然之罔治論也必謹其將來以
爲善後圖不曰休養而後生息於里野嚴法而譏察
於關津乎

治河論

泛言治河之道皆本漢賈讓上中下之三策守泉
治河之工無出元曹魯疏濬塞之三法讓之上策
中策聲言如商之井田周之里選名甚高而實難行

也魯之三法推廣讓之下策也譬如管仲之治國揚炎之兩稅名雖卑而實百世之可通行也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皆不恤讓之上策也今觀元之亡也罪不在魯而怨者皆歸之魯矧無罪而破數萬家之城郭田廬吾恐漢室之亡已不俟赤眉黃巾矣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讓處置之宜也雖縣置一議徒竭居民亦不贍徙民徙民之空地崔蒿生而盜賊潛其害有甚於河者丘文莊公亟取其中策謂冬開渠道引水灌田可殺水怒而利農不思春夏旱

誰之咎與及考邵公治水之方則曰疏故道塞新決此即魯之緒餘爾在霍學士則欲引黃河入海河是即陰用讓之上策不徙冀民而由冀地也夫大河豈衛所能容一入於衛則汲潞元城皆魚矣先師何侍郎欲南北各開支河今河南孫家趙皮寨諸處固有支河矣或由或淤凡以備築皆為運河謀也若河北開支河不經運河何以達海偕謂與其從下流分之使出孰若從上流導之勿入孟津以上河名翁孟津以下始善汎良以洛瀍澗會於鞏丹沁濟渙會於武陟若導河南水南入淮河北之水北入衛雖非至計比之開上河則工省而易成導黃河則勢小而易制耳三百年來工多施於曹單之下而遺於汴省之上九重德意豈專在此一隅千里長隄孰保都無空缺倘如前代之決原武決封丘一入曹澶之境則會通之前功盡棄矣濟南有新河自淮揚以達天津北漕聞省啓閉之煩北海運省風波之險工無廢於此兼治於彼何如詩云不震不動言不駭人也

河經絡苟非目睹自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自孟津以至呂梁相其地之高下水之分合堤之完缺何處可導何處可補雖不親行亦戒河堤使者勿徒苟且交書已也野狸一窟渰沒數萬家此非邇年之明效耶吾行河間半為水國究其由則潯沱淤塞故道任水橫流而旁溢新壤數千頃非獨民賴之官亦賴之疏濬勞民非獨民病之官亦病之此事之因仍者寡尤作興者招怨阻而不遂憚而不為如此之類尚多矣

游民曠土論

書文

卷五

二十五

今天下民庶矣哉但多游民土廣矣哉但多曠土以游民耕曠土則百姓足而軍國亦無不足矣所謂游民者在野不止如僧道非僧非道士非農無恒產又無常業而待食者不知其幾也在國不止如府史胥徒訟籍無名均徭無繫千百雜群各有名目不知終始何事食飲何從也王通氏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國有千人不耕而待食則必奪千人耕而餒在土中矣游民不去王化不行欲有以歐之先有以處之去野之游民尚費辭說上官能正下官非籍者無所留下官能正下吏非公

事無私建國之游民可漸驅矣曠土通天下言不墾之田十之三就一處言墾田之荒七之二山東之附海江北之夾淮陝西之河套行終日而崔嵬無際墾田之荒餘未悉數十狹而民夥者無如懷慶五邑雖多荒田脩武則荒過半將與山東兩淮伍李鄔曰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田荒蕪今民不獨為差繁賦累流而無名之差多於有名代人之賦艱於在已遂使武安驛傳不行而南遷於亢村吾輩止樹下而居民語曰若免三年賦後民樂耕乎曰豈敢望甘將來但勿追其既往

書文

卷五

二十六

則人易從矣大凡拋荒多與年迫負里胥亦嘗誘民來耕而與之約誓矣不來登塲追迫者至世豈有代人受拷而不負初盟之里胥哉完一年復一年曷有窮已長人者今雖端告民亦弗信弗從矣詩云盍彼南畝田畯至喜言勸民之官躬詣畝畝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言勸農不與聽訟同在和顏而不在怒色也今之為民上者若以迎送之勞躬畝畝以紙贖之銀為耕且論者若以迎送之勞入授田百畝給與牛種銀三兩徂一年自食其力次年有正賦無雜賦原業之民者下不為者分畝

給牛不免稅免稅不給牛受福過多而豪彊抑占之弊生矣難者曰田歸永業賦有定額免賦責之於誰曰郡縣原有拋荒糧數千石巨盈庫銀萬兩有派無徵必催科之政能完九分即已報罷三思世不在窮民而在奸民若能發奸民積世之隱即得惠窮民不費之政矣難者曰論本爲以游民耕曠土也何不毆游民耕而別招撿乎曰君子能順人情久而與之化不彊人情驟而使之從今京師世祿世官不耻丐乞不辭賤役而不肯入行伍猶民之習與性成也若必毆游民耕曠土望其有秋

集文

卷五

二十七

是毆丐乞履行陣望其荒敵也是故治兵有道責在忠臣治田有方責在循吏

子路疑塚論

西之長垣聞境內有子路塚北之開州見道傍有子路塚嘗聞陳宋土人亦云境內有子路塚者意所未至之地未讀之書尚多有疑塚云蓋開州在古爲衛先賢所生之地也長垣在古爲蒲先賢所治之邑也陳宋則絕糧慍見所也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惟恐斯人遺跡不有於我邦有則我邦之先故跡其疑者而以爲真吾聞古之葬者不封不樹

防封四尺纍纍之形似非周人所作三邦輿圖密邇大河由周而來河九幾徙徙則爲泥數尺是以三邦故城在唐宋者悉化爲禾黍而周塚猶存豈天佑斯文不與萬家伍耶抑人神其道而世世有所益邪抑設裳授神而附麗於漢魏以後之將相塚耶然皆未可知也漢末有巨奸畏人之惡之必發其塚也自爲疑塚七十有二後人憾之曰盡發七十二必有一塚直均是人也何彼欲盡發其疑者以求報復其直而此欲求祀其直者乃盡崇其所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公論定於地下豈不信哉

集文

卷五

二十八

哉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也附會不可也興滅繼絕孰云非其善意以無爲有以疑爲真亦非直者剛者信者之賢者所樂聞也邇年好事者觀風於衛求仲姓者以奉先賢之祀夫既因地以求塚又因塚以求後塚既載之郡乘後復籍之版圖百世之下皆有所稽吾非懼鬼神之不歆非類也正恐自我作之後人又將據我成案已多岐之中又多岐此亡羊所以痛哭也君子與其求無徵者以續先賢之後孰若即有徵者以辨先賢之誣論語記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且予縱不得

大葬予死於路道乎則夫子臨終及門者尚有子路可考極其記子路不得其死忍爲夫子泣中庭命覆土之謹以附若由也不得其死之訓不思顏子不壽而不病於仁者壽子路得其死亦何病於不得其死子路不得其死之下即孔子棄母於道路彼敢於誣孔子何惜夫子路誠有是論語不並於顏子之慟伯牛之惜耶其矣論語百家之尺度權衡也百家既附經以造傳而朱子又引傳以釋經如法家積案雖有善變者亦無如之何矣愚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之君子讀書者但主於經而毋

事文

卷五

二十九

泥於傳也好古者貴得其真而毋徇其迹也寥寥千部未可盡信修史者無然以感後世也崇德象賢在遵其道而不在於私其身也直道在人相傳者雖不能已而作俑者毋自我先也王道霸術天地懸隔而殃慶善惡各以類應所以係人心之勸懲者可監也而又以告衛之諸君子其成人之美輔之翼之無使仲之子孫流於不振而又重爲先賢累也

管仲論

或疑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雖微管仲

孔子何至於被髮左衽哉曰孔子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但人自不察耳狄人滅衛去魯幾何復衛豈魯人衛人之力哉淮夷侵魯萊夷齊孰謂不畏管仲之議其後哉秦人狼吞虎噬楚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吞周之志久矣夷狄擯秦使不得與中國之會盟供貢責楚莫敢不來王齊桓作之晉文述之潛消默奪民到于今受其賜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管仲何不正楚子之僭王復西周之故地曰此仲之器小而力薄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東周事

事文

卷五

三十

業惟孔子可以當之齊侯不務德而勤遠召亂已譏於宰孔管仲三歸反玷驕盈不滿於聖門此豈可與語東周事業者使仲生於幽平之世得與申侯共功而西都自可不失惜乎仲生也晚治其微雖賢者可及救其著非至聖莫能也當其率天下之諸侯而觀兵楚郊自謂可以方行得志矣及聞方城漢水雖衆無所用之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而況秦闕之百二山河可易易圖哉宋儒呂伯恭譏其不責僭王而責包茅寧知責人淺則甘罪而易服

易服則師出有名。入深則畏罪而難服。難服則
虛出視而又不信。之大國吳人越人皆僭王者
也。趙亡則韓魏為之入矣。此智伯之所以滅於三
也。伯恭文人爾鳥是以知之。

祭毅論

三年不取即墨志以天下為度。大初之論毅也太
深。無湯武之仁行。湯武之事。蘇軾之譏毅也太淺。
蓋毅之三年不下齊。亦猶單之三年不破燕也。當
是時齊固已極單。有飛鳥神師。教訓含墓之術。何
不早試以解圍。知單之不試其術。以有毅則知毅

文

卷五

五

之不速其成。以有單。奕善相持。釋鄙勘破。是故孔
曰不死則仲達耳。巾幗之辱。淮陰五年不當羽。惟
刃石可以對并刀。別利器於趙魏。燕齊破竹也。單
也。三年處女於毅一朝。脫兔於劫。詩云。遵養時晦。
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非單之可及。困心衡慮。乃
能暗合毅也。自待則欲全國。全旅全卒。待人則欲
無暴無毀。無燔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豈可
以高宗之不能不待於三年者。而責毅之以必克。
秦坑四十萬於長平。趙之銳卒盡矣。何不一舉而
滅趙。齊霸國之餘孽。而最賊之遺事也。疆秦之不

能一舉者而欲一舉於弱燕耶。吾觀戰國以來。謀
臣策士。無可瑕疵者。數百年。惟得一毅。進以禮而
非便辟。左右之私。退以義而懷舊。君有服之德。趙
謀燕。毅泣曰。臣嚮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
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
孫乎。誠足以動物。義足以服人。此而可議。孰不可
議。更求誓死不受齊封之心。與忠臣去國不潔其
名之對此其人。為何如人。

劉向請興禮樂論

人皆曰。漢至元成。異姓兆見。歷數窮矣。劉向請興

藝文

卷五

五

禮樂。將無教耄耄。以從事於小學。圖平城而舞干
羽乎。嗚呼。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如
思昔季氏逐昭公。陽虎囚桓子。孔子不直斥其大
夫。與陪臣而曰。唯禮可以已亂。家不藏甲。大夫無
百雉之城。禮之累見於施為者。如此於衛。必也正
名乎。於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拒父而收賂情。
姑置之勿問也。向雖未可以語此。操心危而慮患
深。宗室顛覆。非漢孤臣劉孽子覺之而誰也。如乃
云爾。是子路之所迂而晏嬰以為當年莫能究者。
西漢去古未遠。向又博極羣書。今其封事多用三

百篇夫三百篇皆樂之章而禮之紀也使其志
其必引關雎麟趾以示地道無成其必用成王之
舅封於齊宣王之舅封於謝雖時維厲揚且不世
劫周政吾何以知其然耶飛燕淮志不可以毋天
下句不効劉輔之諫死辛慶忌師丹之中救祗孫
一詩書所載賢妃興國離變亂亡者爲列女傳助
予觀覽晉書泰五年無成而不直指其勞民但
言二者通三統國家有興廢而死者無終極王氏
權位太盛向不爲王遵王章之直諫但著洪範五
行傳符瑞災異之由以悟帝心夫趙氏之罷昌黎
文
卷五
三十三
之後王氏之權其害一也列女之傳洪範之衍三
統之論禮樂之興其心一也儒者未悉向之者不
可以語向之心未足以知向之心不可以語向之
迂也史臣曰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王氏起此
然奪於王氏不能用王氏之權重於三家更生之
管不如孔子孔子不能彊魯更生其能存漢乎至
夫秦火之後諸經未泯禮壞樂缺亦當時諸侯
禮樂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豈特秦火哉是故
樂之不興而忠臣義士之所深憂也

胡趙二公詞

歐陽子曰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
憂今之君子豈徒禁之又從而害之幸其無成
從而笑之丈夫遭此際而望志氣之塞功業之難
難矣哉書云同寅協恭詩云有馬有翼雖以文
文武之爲君稷契周召之爲臣未聞不俟協恭而
格有苗不賴馮翼而襄儼化者也歷代兵制莫善
於我朝廢隆凌夷莫甚於今日雲中范陽皆強
兵健馬之地參將遊擊翦然如雲巡撫兵備森然
如指二十一年胡虜不滿百經太原越澤潞直抵
平陽如踐無人之境二十九年胡虜不滿千越古
北口潮河川直犯京闕容易而來容易而去孰不
知之孰肯當之又孰肯言之庶僚清而且貴者在
外無如提學在京無如翰林計資而遷坐食而待
鄉相之榮分皆其素定者也人所共聞二公獨不
聞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正君子賴
朋友濟險阻亨艱危時也奈何窮李陵以無繼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孽其短置狄山於一障
不自自保誰復敢言執政之惡兵法曰可殺而不
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奈何處之以
不完之地而責之以成擊不勝之功哉詩云哀哀

念亂誰無父母無父母亦無子乎寧有棟焚而
燕巢獨存者乎此皆諸公之所習聞但恐其久而
忘之也犯闕之後榜天下求謀畧之士偕著禦夷
狄八策行至真定聞趙公之變而歸感公厚惠雖
未傾蓋已作前車歸而著此

理學錄中四諫官論

理學所包者廣感之爲氣節建之爲功業發之爲
文章蓋有功業氣節而理學未醇者未有醇乎理
學順之而功業不建逆之而氣節有失立德而不
能立言者也楊氏所著理學錄自文清以下如翰

樓文

卷五

三十五

林四諫官諫上元燈火持一節一行之士如宋人
諫買浙燈狀耳是何以交舉而並論耶蓋觀之漢
廷手如嚴陵汲黯之氣節留侯條侯之功業班馬
二太史之文學先儒未嘗以理學目之若以今錄
衆之諸君子未見其有加也必欲成君子之志莫
若以名臣理學錄合爲一書分爲四科理學如薛
文清胡居仁功業如李文達馬端肅節義如于肅
愍文學如蔡清此皆二錄所收所未收者楊文懿
公羅欽順何穆呂三君子之理學邵文莊公王文
恪公馬伯循之文學正德以來斃於杖下諸君子

以百數孰非節義之可錄者又奚止於錄中之言
有五人已也三善皆備王伯安其人也抑愚因四
諫官而有感焉

天子好尚亦與人同元霄張燈火臣民家皆然何獨
至於禁城而疑之當時事勢尚有大於此者奈何
察秋毫而不見興新乎石亨之變不有李文達國
事未可知也彼雖求去尚當爲國惜不啻仲死而
易牙豎刁開方進文達沒而汪直繼起李汝省萬
安劉吉接踵焉使其尚在諸權奸應不敢如是之
肆諸權難制孰與石亨當時四諫官尚有存者

婁文

卷五

三十五

不與聞乎

婁文卷之五終



婁子靜文集卷之六

議

禦夷狄議

夷狄之患無世無之其在於今非禦燕狄之患而患治軍旅之難乃若趙充國石敬瑭之版蕞喪地於狄者燕雲十六州而中國之疆兵律馬皆失形勢去而得志難我朝復帝王之宇外大國是疆既無漢唐和親之恥又無宋人納幣之屈其勢易也前代人主或外而受制於疆藩或內而受制於權臣君不得以自由臣何能以幹事今幸際

婁文

卷六

一

剛健中正之大聖人作於其上文明若日月之照臨威令如風霆之鼓舞奔奏禦侮之百辟蓋有得爲而不能爲者何有能爲而不得爲者其時易也時勢皆易云何治軍旅之難馬又不行則病病則難策水久不流則腐腐則難食所由來者漸矣嘗聞弘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曰

祖宗時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事事皆易今糧草缺乏軍馬罷敝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事事皆難竊怪忠宣公稱名臣首相既云將不情大司馬事何事况知盡心爲國多緣不肯

婁文

卷六

二

任怨今去弘治間六十年餘矣軍士日益玩愒武職日益頹惰不理將剝床及膚纔振則浮言胥動譬如亂絲山積經綸者既難尋頭緒又不能心煩惟其憚整舊之難是以甘習絲之易也二十九年大臣建議招募義勇聞者曰是詩所謂教猷升木也蓋無賴子弟有過人之力而無資身之策平日不敢相聚爲盜者畏國法之重也今復資以弓馬則沿途劫掠誰能辨識及臨大敵遇大難則然叛散何處追捕李泌曰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獨不聞唐白志貞招募卒之背君殺相宋韓琦招募卒貽大患於關西以之行於亂離削弱之世主將顧首不顧尾則可今當治平既於軍外募軍須於賦外索賦何乃置十萬世官百萬丘馬於不振而又別途招來乎四十二年榜求精曉天文者聞者曰是律所謂教誘犯法也獨不聞禁祥去疑兵家人法私習天文律有明訓軍勢所謂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而咒誓字飛流抱珥蜺蜺皆我之警而賊之勢所以忌主將提解情而開乘譽者也楊維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何不公修人

事而欲私占天象乎傳曰

圍之事孔子不如老農藝圃有世業術固有

不可以執一論也臣本軍生世授總旗及歷事左

軍都督府日與京衛邊衛軍官講求修復舊制禦

虜方畧是以得之焉詳蓋王道治軍旅如養浩然

之氣不當忘所有事不得用助用正今茲未能守

孔子教民七年之訓也湏得一年整理一年教訓

所病者文武千官各欲了自家事不肯了大家事

耳智者因人心以成事則事無不成愚者強人心

以立法則法必不立今人心既各欲了自家事使

晏文

卷六

三

人人果能了得自家事而大家事自在其中矣但

彼所謂自家事者各爲身家者私也臣所謂自家

事者各供乃職者公也借擬爲簡兵八策曰簡京

營之兵簡邊鎮之兵簡衛所之兵簡州郡之兵行

簡兵之術欲簡兵先實任實任之方必使人樂於

從軍自不逃伍也欲足兵先足食足食之方必使

軍蒙實軍而民不以爲厲已也兵資於馬必使民

無虛耗而軍獲實用也八策首尾相連表裏通貫

一事廢則餘皆不可行蓋不敢龍書生之常談恐

泛而無益也亦不敢越

祖宗之制度畏賤而自專也不敢自售於壯年恐來

千進之嫌也不敢自秘於衰老其言也善愛國即

所以愛家也

止寘定巡撫劉公編鄉兵議

是有見於安民無見於擾民也擾民之害不盡所

述而更端之釁或從此起貧民不具鉤鉏而弓刀

利器可人人得乎人人在官執戟田手是不過爲

點閭官漁獵耳所謂強民之所不能而法不必立

者是也夜巡止可行於城邑村村鈴柝是教無賴

者踐食田園反詰田主所謂禁民之所必犯而勢

晏文

卷六

四

必不行者是也蓋有國者之防盜猶有家者之防

鼠養狸設檻自有常法未聞使男廢耕桑女廢

織朝朝暮暮執挺與刃而伺鼠穴者也方今不在

於創立新法而在於修復舊制何謂修復姑指養

狸言之民壯本以防禦也今州縣民壯多在本府

迎送過官補築私倚公廨快手本以捕盜也今州

縣快手多在本府分隸各衙門而勾攝出而擁導

皆非原設之旨若放回此輩各因所在之鄉而分

番戍守謂新編鄉兵可禦有此輩亦可禦也謂此

輩不可禦者恐亦非新編鄉兵所可禦也度長聚

大兩番兵不如一番兵之差爲省事安民奈何不用額設而更添設乎昔有慮京師居民外雜多奸盜欲加檢括大臣王儉以爲事繁而勢難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正德間募畿輔多盜都御史甯杲駐直定行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之法釀成霸州之大變豈非覆轍殷監乎

策

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隆慶元年 朝臣互相攻擊一歲之中公卿半歸本兵三易雖有謨

奏文

卷六

五

猷武人何所遵守苟非大臣推薦之不明必是言官毀舉之不公詩云不敢不局不敢不踣此非盛世之美也今之卿相接言官以之而况外而巡撫三司與邊臣手馴至四年此風猶未已也草野之臣憂官風之靡靡恐勞

上心之切切因著忠愛策

忠臣保艾之心先養君父之氣

君父萬壽無疆然後可得而保我子孫黎民也養氣之道無多事以盡其力無極慾以損其真無觸其

剛之德多怨怒所於心非惟御事臨民有差亦非調養元氣之道所以大學論正心四事首言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嘉靖間讒臣多乘

上怒造爲誣罔告訐志在報復其私怨寧計重大之損傷其在于今只是無以瑣細潰精神各宜於兄弟然後徐議家道之成也漢李固曰今所與共天下者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夫仁者視天下猶家則視萬民猶子視百官猶兄弟兄弟相怨父母偏憫所以中庸曰兄弟既翕父母其順矣乎獨不觀諸近年兄弟之相戕者乎夏言排去張孚敬然未聞言之功業過於孚敬而身家安於孚敬也嚴嵩謀殺夏言然未聞嵩之功業過於言而身家保於言者也同人傳曰至公大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夫后世人才不逮古昔雖以誠心果行內外同心小大畢力猶恐不濟而况當事者本無中立不倚之操而共事者又樂其敗而伺居其處此聖皇圖治之心空切而天下不能早見 德化之成也書六人惟求舊

陛下起高拱於已廢不由便辟左右不出諸大夫國

人天下由此服

上之聰明睿智高山前上然舊臣之可用者不獨一

高拱而已三公某某其九卿某某其年力皆可

用祈行取來京暫居史館臣聞

先帝實錄久而未完後進之得於所聞終不如先進

之得於所見自好者若以老病辭則責之以大義

謂無以報

先帝且遂其廉節曰專領史職不煩庶務朕乎在朝

諸臣欲爲善則有所恃而相與勸善欲爲惡則有

所畏而不敢肆其惡時有難處之大政朕手文獻

妻文

卷六

七

之足徵新臣舊臣不惟得盡力於公亦得以分謗

於私或者慮兩政之階亂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孰不樂爲治朝之君子而自處其薄乎泰之九二

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仁忠臣若懷此志內安

百姓外攘胡虜撫二百年一厄之運復洪武永樂

之盛疆豈獨寧國亦以保家乃若豫懷不忠藉口

於幹母之蠱不可負裕父之蠱往見各聽言則各

諸言則退是孟子所謂不敬莫大乎是

太祖在天之靈必不容於大明之世

二言則邦策

詩云謀夫孔多事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咎耶今上好諫朝議紛紜譬如書生傳寫官課

原非中心所自得又何耻雷同熟爛野人已厭

觀矣而謂九重之一日萬幾平易曰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而可久易從則有功

而可大因著一言興邦策

方今治道一言以蔽之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

食在安百姓安百姓之急務在一省字其常法在

一定字所謂省者在朝廷則省冗官省冗費省

冗食省營建省差遣在百官則省貪省事吏省文

妻文

卷六

八

書儒省彌籍交際省虛禮公衙省徒役冠裳省僭

踰日用省矜豪在百姓則農省雜役商省官辦工

省刻鏤國省遊民風俗省僭奢驛遞省送迎里甲

省供餽之類是也所謂定者田賦有定則徭役有

定法供餽有定數鄉里有定俗三重有定制是也

足兵在治軍旅治軍旅之急務在一各字其常法

在一體字所謂各者各分其任得以自盡其力而

不容於推托也在京六軍各立教場各自操演各

司邊鎮各有應援軍各異倉倉各異省在邊鎮則

大小部將各分地方小官各守近方以備小入大

官無任遠方以擊大入各忠各奸各功各罪昭然
而不可掩也在衛所則春秋京邊之四班各定以
左右中前後之五所軍選於家官歸於伍斯得以
各盡其力也州郡之兵亦惟官去虛監卒禁虛捕
藝無虛張而已所謂體者先體軍士逋逃之苦而
後自得足兵之方軍士之逋逃者衛所之苦有四
曰常禁不復曰支給不時曰供役無丁曰補役無
籍京班之苦有二曰工役太繁曰占役太多惟體
其情以復以時有丁有籍毋繁毋多而已得此道
而又加以足軍餉之四策則不必清勾而軍自足
逋逃矣修簡兵之本七條未入伍而將士已強矣
民信在正百官而實字乃其急務定字乃其常
百年以來虛誑成風而有官者特其只是了自家
事不肯了大家事文官作民害而稱民安武官不
見賊而報殺賊是謂虛誑在內科道孰不建言只
是責人而不責己在外撫按孰無榜文只是所令
反其所好是謂虛誑天下金粟歲供宗室京邊不
知紀極所在稱不足是謂虛耗實者對症之藥也
未有上不信而下信之者也今惟以其所言實其
所行計其入稽其所出則百官自信而

之矣所謂定者國家本有定制今惟定其職守從
其簡易去其泰甚寬其不及而已吏部都察院百
官之綱也吏部有治官治吏之法察院有去泰去
甚之論則大綱正矣養士百官之本也國學有定
期鄉學有定數士習有定籍試士有定式所以得
人也親親百官之先也親親有定率支給有定時
名婚祿葬有定籍則文移不用家衆疆旅有定名
則官法易行所以親親也有司爲民父母必使民
親愛如父母無使民疾視如仇讐宗室已食民貢
于公無更侵漁於私常使民愛之敬之無使民畏
之遠之豈獨守道而信民亦以求國而福我三者
興邦之要道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曰立大本者
聖心
解
西銘解
天下爲家西銘之大旨也每句皆存兩義子厚之
筆力也所謂兩義非謂句外別有義也乃一句之
中半句是事天半句是事親其法自孟子來以
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而之長者掘苗者
也西銘句句是如此有顯然者有隱然者顯然者

如民吾同胞之類是也雖然者如聖其合德之類是也若說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解聖其合德便差了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纔解个聖字其合德其子之合德於父母者乎禮曰悖德以下皆是下比字不得下如字不得朱子註中多用如字猶字只是要人易曉原非本文之法大學孝者所以事君也然孝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下比字如字推字卻不是但大學是執柯伐柯西銘是以人治人卻而易曉者無如杜牧之阿房宮賦借爲之解曰乾其吾之父乎坤其吾之母乎吾以藐然之

書文

卷六

十一

身而混處于天地之中其父母之于乎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者其吾之體乎天地之理所以帥是氣者其吾之性乎天地之萬民其吾之同胞之兄弟乎天地間之萬物其吾儕輩之黨與乎大君爲天地統理民物其吾父母之宗子所以統理一家者乎大臣參贊乎大君其吾之家相所以輔是宗子者乎尊天照間之萬年其長吾之長乎慈天地間之孤弱其幼吾之幼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其子之合德于父母者乎賢人超萬乎等夷其子之秀出於兄弟者乎九天地間之正統成其子之秀

書文

卷六

十二

其于身雖寡獨而六親不具其家亦不具其子之顛連而無生者乎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子之變變齊栗者乎樂天知命故不憂其子之禍親之道而純全孝德者乎人而遠天其子之悖德於父母者乎人而戕害天德其子之賊害其親者乎自暴而濟其凶惡其諸不才之子乎踐形盡性其父母克肖之子乎知天地之化育其子之善述人之事者乎通神明之德其子之善繼人之志者乎人而不愧於屋漏其子之無忝爾所生者乎存心養性以事天其子之夙夜匪懈者乎以酒敗德而自絕於天者子之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也大禹惡旨酒其子之能顧父母之養者乎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誦考叔愛其母以及君是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養育英才與人同歸於善其諸頡封人之錫類乎舜能使父母不施勞而忘豫是能克宅天心而成位育之功乎申生無所逃而待烹是見害不避而恭敬以事天乎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於天其參之啓手啓足而全歸於親乎勇以從我而順受天之所命其伯奇之優霜中點而從親之令乎富貴福澤而使我安父母之

飽食暖衣以厚吾之生乎貧賤憂戚而動心忍性
父母之愛而勞之欲我底於成乎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則所謂生順死安爲踐形爲合德爲無忝焉
全歸於乾父坤母者乎

書

對東垣王殿下書

劉憲長領 命云府第西建書院招樞往來乎其
間使國人有所矜式此盛德事也苟何敢當嘗聞
漢有節士衆者以通經知名當世太子及山陽王
荆因梁松以繡帛請之子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

要文

卷六

十三

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

聖朝之制比之漢家尤嚴朽雖不才然嘗竊比於子
衆既而蒙 鶴駕枉顧於山莊山川增重草木亦
生光矣儀及物而信由衷詩云彼姝者子何以畀
之召雖不敢往而德則不敢忘別著 王家四書
序一篇謂小學大學論語詩選也小學大學論語
俱有成書詩未有選祈 賜詩經朱傳一部點其
可讀者筆其可興可觀之法即如常侍左右終日
對談對 殿下者惟此四書對 宗人者亦惟此
四書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日記故事易

啓初學幼而習之知行之並進也近本爲好名者
買求書坊妄自添補須依古本刊行對類一書大
而天文地理小而鳥獸草木備載乃小學格物致
知之方也訓蒙者不以爲格物而以爲詩料用功
則左矣四書爲經二書爲史 宗人之切務也

答大參高公憂草書

皇上憂民之憂躬行節儉臣下化之大官供億漸省
小官苞苴漸銷聞諸他方亦多有類河北者
君臣同德宜享休徵雨暘時若乃元年三年終秋
恒雨今歲初春霖霖殊未優渥春分以至於今日

要文

卷六

十四

日恒暘 天心仁愛有通天下者有專一方者有
咎在前人而我適逢其會者有咎在同官而我與
受其譴者要不可謂罪非我致而獨諉之於人也
公駐節河北志在生養與民休息平日自奉已薄
禱雨以來滄泊有中之家所弗堪者平日勞心
民務禱雨以來勤苦有中之性弗能當暑下問
朽人曰亢陽苗稿奉職惶懼翁坐觀當世何策以
潤之此即洪範謀及庶人大雅靡人不周義也
天意朽何所知公政朽何所補昔歐陽子志災異著
三不著應待君子之自思也朽請歷陳古典早

災之占以待當 國君子之自考其應可乎洪範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刑罰妄加如群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旱荒其旱陰雲不雨師出過時茲謂曠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時有霄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凡此皆致旱之由始則人事失於下而天道應於上觀天

彙文

卷六

十五

道之變不同而各驗其所失譬如切脉以知致病之由然後可施藥病之方也萬民萬事從何處醫起其惟春秋傳曹劌長勺之論乎衣食分人小惠未徧民弗從也犧牲玉帛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小大之獄雖未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人之所與天弗遠也此正合洪範人無刑罰妄加則天無旱傷百穀也元陽酷暑坐獄如坐甑而况數百人同拘一所雖臥地亦不足自相枕藉氣如熏動如沸勿問有冤與無冤孰不謂生為死乎若謀於文吏必曰呈稟撫按而後行研審明白而後釋如是則六

月將過是謂虐惠僭擬殊死以下克軍發站已有地方者當日發遣未有地方及徒以下俱令保領在外秋中歸獄覈審羽檄露布不用文移天意未可必而人情之可信者也莊生遇災而勸楚王赦豈獨為陶朱公之子乎

答廣宗士大夫書

別來已越十五載何諸公猶不忽忘豈涼薄之所能致乃君子不肯自處其薄耳道塗往來間值推車擔簦窮民初不識若輒拜於道傍自稱廣宗百姓語喇喇而意惓惓因詢及貴邑大夫士能言其

彙文

卷六

十六

略是以音問雖疎而履歷則嘗聞之矣今來手教別錄始得其詳慶吊雖限於兩地而欣戚之情寔不容已亦由諸公知我能無忘於故知故見教之詳如此云云先生守正慎密人也仕宜通顯乃亦不長然則善宦之術果在清慎之外與但筮仕諸君子李周二王靳陳翟郭諸友慎勿以是自沮也當茲壯年尚可努力無安小成以乖區區之初望耳若史誌立傳一條雖唐先生及諸友於我親愛而辟無謂其無可述之故即如有可述恐亦非在位者之所樂聞蓋今之著述問官職之大小鮮問

政治之得失亦猶百姓之敬簡繁黜陟而不繫厚薄也記曰爲伋也妻者是爲伋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伋也母此作聖經誠謬若說今之官民則然時居是邦是爲是邦父母當日不居是邦即不爲是邦父母仇讐者四三馬路人者五六馬不路不讐必榮顯而慕其庇覆者焉若夫罷棄歲久已無庇覆之望而君子小人允懷不忘如貴邑之存心過厚鮮有聞者其自貴邑以來有薄田二百畝非丙年可以無饑從弟有事於大名非賄不免盡責以贖不信世有奪糧陳蔡間者不得已而之

妻文

卷六

十七

曹縣主于舊知順德通守張公所幸遇都諫戴先生爲我立書院公子及國中名士與小兒讀書其間吾兩人朝夕論道談玄暇則傍花隨柳國中君子時或假贊以問記序誌文且無講讀之勞而歲致粟帛之利轉移以供老親譬如燕巢鳥棲聊以支歲月耳後事非所逆觀也觀使者持書徑詣其第乃知諸公與其無地而不心相逐矣若徵諸公之福則子孫猶得會晤於他年十餘年來精選古今文名五朝文教與孟荀以至許薛十五子醇言刊布非三百金不可姑藏以待同志而有力者成

之傳奇諸友言不盡意此望無然

答開州常世榮書

聞授永壽丞自當感 恩知喜無負才名稱屈語云饒富之地其名易汚涼薄之地其名易立以吾友之清修敏政且不汚於易汚有不立於易立者耶名立而政成令可計日待矣昔韓子傷時丞之隱朱子惡趙由之陵兩失之矣吾不憂吾友如韓子之所傷而憂吾友如朱子之所惡也來書約我爲關中遊夫抵函谷歷豐鎬以詢周秦之故跡謂伯循先生於三原訪仲木先生於高陵就求其文

妻文

卷六

十八

稿此夙志也親老不敢遠遊兩子攻書家累無所付托不敢許 但別有所懷久欲語關中諸君子無由也因君併爲我謝之未薇出車東山之詩言以世異武人不省竊愛關中名士樂府善發人情與其爲嘆老嗟卑之無益孰若爲慷慨激烈之有用也請述

聖朝累世養卒伍之恩與通胡殘踐中原之耻編之歌曲爲秦聲以壯其意無爲楚聲以導其悲生才實難而况天然秦聲乎

庚午秋答曹南張興甫書

一別九年渴想一見知是此心之同然者倒懸如
迎猶恐遲遲而俗緣未掃惟可與知我者語微居
無別宅賓館客無止宿之所而僕馬亦無外閑主
人遑遑如也客亦爲之愀然中途有絳城寺去兩
地各五十里舊友崔孔學讀書其中呼董萊寒杖
掛百錢榻劉僧房酒沽野店牛坡下灘晨風暮雨
有浴沂舞雩之樂念故人眼底之漸稀感世態炎
涼之日甚有寒鴉古木之悲終夕話談迭爲賓主
欲飲者欲飲臥者臥欲行者行欲止者止豈非人
生之適意而晚景之願見者乎勿謂爛新無此樂

史文

卷六

十九

雖吾友廣宅恐亦難逢此景也送使之餘即先往
候書不盡言留待面語也

傳

兩醫傳

河之兩涯信巫不信醫巫在梁而醫在林允通城
大邑守志不堅者率變其習以從所好獨有僻地
兩醫曰吾寧困而待斃羞持左道以架鬼也而里
中少年謂術可變不可變巫可從不可從將視此
兩人以爲耳目異日兩人謀所適推長者先行長
者庸醫也徒泥古方不達時務又好詆排群巫不

解規人眉宇一日入富家富翁方護疾醫乃談及
膝理至於胃絡言不治將深富翁許出群巫擁之
離境典衣鉅而空歸舉國譁之手欲變其所習其
少者自信尤篤也辨業益精也下附衆以趨舍炎
寒也且號於衆曰若輩姑勿變也待我茲行未晚
也方小試於外軒岐古典一字不敢遺瘍發耳垣
一辭不能替疲瘵殘疾惛惛獨一視之若兄弟
之顛連而無告者苟可以活之庸計夫得我與不
得者乃若變其陰陽移其燥濕旋覺目前之輕
安不顧出門之顛仆若宋人之詎勃率翁雖與之

史文

卷六

二十

千金弗爲也醫國之手足以遂其活人之心三年
而播於遠邇上下擢內院太醫令乃上言曰先王
之法持左道以惑衆者無赦今巫風大熾原其志
在誘民錙銖之利究其極遂阻截聖人生生之仁
臣非私與之較術之短長計利之通塞也但憫群
愚之天札者衆痛此風不可長也用是邪正得失
判然黑白而里中諸君子始堅其所素而不惑於
所誣老庸醫嘲喜曰太史公云天下攘攘皆爲利
往我何人斯而敢以易之但吾兩人之出處實係
一方君子之從違世固趣小利而忘大道天自書

與衣鉢而歸又與於不仁之甚者其所以回一方之觀聽扶疾痛禁平風以長國祿以全民命而庶直之聲動天下尚有賴於吾友也吾友謂阿令董君宜庸醫則前廣示令婁樞也

訓

筮士訓子

二子久困於場屋四十無成名發著筮之遇困之屯納策謝曰筮士得士神其鑒我誠哉處困之地當屯之時正士之未遇也之卦不爻言手象與大象也屯象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孟子不見諸

安文

卷六

二十一

侯義也士當屯難往則非貞不貞不利何有元亨困象曰貞無咎有言不信孔子不謀其政義也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正與中庸不尊不信互發所謂尚口乃窮也不往不言而無所志凡民耳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士當困屈尚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陷穽於窮厄變所守易所習安能得已而遂志本義釋致命猶言授命持以與人而不有之程傳言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二說皆不如論語註事君能致其身曰致猶委也致身謂委身於君而不自私於己人臣事君之道也致命謂委之於命

安文

卷六

二十二

而不往求於人君子遂志之法也中庸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正己而不求於人是已致命遂志而無所修爲一獨行之士耳故屯象曰君子以經綸經綸之道若曰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此於身雖無所往而其思固已出其位謀其政而有攸往矣所以辨其經綸不出位者取之於已而已矣曾子不曰天下以爲已任不亦重乎而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任仁正所以任天下也在屯經綸之君子即在困亨貞之大人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寡尤在困而

勿言寡悔在屯而勿往二子識之

說

國學主守會名九子說

命名之義詳於左史魯桓公子同生之間說名之義見於宋儒蘇明允名軾轍之篇皆父之所以訓其子也吾獨愛晉魏之間有王兖州者名其子曰深曰渾名其兄子曰默曰沈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而思義彼見當時達人名士足以繫一世之觀望不矜細行自外於名教而世稱爲七賢乃崇悖厚而不爲習俗所移後世爲父兄者

不達其旨望子過高或以顯要榮其名或於古望
王犯其諱識者謂之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曹
南國學生王守舍不尚俗緣追崇古道積德厚而
獲慶多已見九子而蕃衍猶有待也蓋其家法之
嚴原自於大中丞而天資之美暗合於王兗州也
名其長子曰從順取禮經百順爲福義也次曰從
好取魯論從吾所好義也三曰從簡取大易簡則
易從義也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名其四子曰從方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名其五子曰從裕若從默若
從澹若從康若從雅與夫深沉渾默世異而心同

古文

卷六

二十三

字異而義同也請爲之說俾諸子識其義而守之
夫命名者父道也顧名者子道也而從之爲義又
不獨言語文字之間實欲諸子身體而力行之聞
古之人有以嚴以敦以名其兄子者諸子不思嚴
敦之義乃喜爲譏議之狂父在交趾還書戒之曰
願汝曹効伯高之周慎毋効季良之豪俠又不聞
古之人有以訓戒之辭書諸簡以訓二十三年而
復之則少者出諸袖而長者已遺亡矣吾亦願汝
曹効無恤之守訓毋効伯高之遺亡也詩云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望子之孝弟也汝父無忝又曰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兄弟之相戒也可不念乎吾忝
在父行故於其說也不以譽而以規以俟諸子之
冠也更申說名之義以說字

跋

文集跋

繙閱諸集其贈醫卜小道文章之更不可殫述及
其達官卿相王公貴戚鮮可與者不諭其旨既乃
得於范史方技傳和帝時太醫丞有郭王者雖瘡
所養必盡其心力而貴人時或不愈帝詰其狀對
曰醫之爲言意也隨氣用巧毫芒即乖神存於心

古文

卷六

二十四

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
臨臣臣懷怖懾之心加以裁慎之志意耳猶不盡
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不愈也達於其說者可與
論文矣夫道人之文自宅理義之正達人之文放
浪形骸之外或發其登臨遊覽之趣或寓其對時
育物之情或得於觀畫看戲或動於思古傷今神
交意會得手應心蓋有活潑潑地不言而喻者有
意爲文文斯下矣而况貴人多諱諱則辭不敢盡
大政難全難全則譽也無情且又先之以矜持之
志則氣餒而不塞參之以有爲而爲則體索而不

昌以餒歎之氣而爲不敢盡之辭以無情之理而
成索漠之體求文之美也得乎

妻文卷六終

妻文

卷六

二十五



婁子敬文集六卷

浙江巡撫
孫連本

明婁樞撰樞字子敬河內人嘉靖乙酉舉人官廣
宗縣知縣集中雜著頗留心經世之學其論資治
通鑑專以首篇命晉大夫爲諸侯立論雖亦有所
見而以此一條遂欲盡通鑑之義未免主持太過
至於韓延壽趙廣漢者甘陳功罪考虐棄維州者
則皆人人意中語耳

海樵先生全集二十一卷

(存卷一至卷十八)

(一)

〔明〕陳鶴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陳經國粵

東刻本

海樵先生全集敘

余得交海內山人以文賦名者不啻

十數家至如陳海樵所出為初余

登第 余子相輩 十數夜

賦會時謝山人自趙 死至羅山人

自吳一日夜相過從 孟希志古始

音氣 日下 聯藉文 圓悲藝詞林

為足 三才力之 至與華之謂

選夫 知南北部尚書郎與諸君別

著矣 多會然聞吾至學之所在於

是又 父字聲偶之紫為生口

惟恐是以動吾之 以夫其為之甚

力而卒之至何也 一以觀乎其華

一以觀乎其真其大致相遠也然而

見善於流者猶有喜焉昔秦人有倦
燕趙之游方習靜入太華惟恐其不
深也久之其所與游者卒然至則蛩
然而喜及余在留都業八年自山人
遊金陵者未嘗不相過過未嘗不款
洽翱翔務盡其所有至其形神忻適
心竊慕之則海樵是已海樵浙之山

陰人先世起家百戶侯夫以山人才
假令用兵家法術致名稱動卿相取
封侯如探囊取物又不然為進士
業以經道策試高第邀逢盛世殊
易易者山人顧皆厭薄此不為曰吾
不能以身立倪仲於人履危機險阱
獨擅情迹作間冀有以見於世於是

蒐撫之興探討群籍至如漢魏初盛
唐大家之製極力為之蓋不獨厚枘
毛而陳筋骨僅獵乎其華已也山人
入金陵我冠帶儀容甚偉縉紳大
夫翕然稱慕蓋賓客滿席應接辦拊
傍無留滯吐言下筆皆有音彩時人
以為有江左風致焉嗟乎今去與山

人遇時何如向之所忻與羅謝二
山人曾未幾時又不知聚散何如矣
余嘉靖中督學南中與山人之子少
野君遇未及論其集至是余為之粵
廉訪使少野君復為都尉于此方梓
山人集乞余敘之豈亦有待也於是
因呂江左昔慕之志敘焉夫江左風

流碩公以名德致通顯者亡數然皆
非專實力于文其專以續文流聲當
世而致通顯者默二陸與謝康樂焉
今綜其遺事身晉室欲聰龜吟而
不能抗志浪遊至蓄健兒而蔽謗覽
其文不亦湫然有湘屈之志乎斯興
小人避諠趣與白雪俱潔厭榮捨
綏以海壑為情遂其冲挹之性繫其
澹鬱之文身名俱得奕世並榮者其
為像仰於人履危機陷阱奚啻千里
然則山人可謂有以見於世矣文以
貽之亦以志余款山人集之昨偶云
隆慶元年穰九月晉江南塘薛天華
君確父撰

海樵先生全集序

凡好古者類以古人為不可及而薄
視今之人今之人雖有度越古人者
人視之或疑或信既信後疑不敢自
然目為是是則責耳賤目狗夫名而
未究其實也古之人修之為德行措
之為事業者不可得而見已其可見
者言也言雖人人殊及其至也要不
外夫遺今之人所目不如古人者為
未深造乎其道故也以予觀於海樵
先生所為詩文即混諸古之人所稱
大家者篇帙之中則奚以辨哉而徒
謂今之人蓋不如古何其待天下後
世之薄也先生蓋嘗浪其跡於江湖

溢其興於觴詠舒其志意於山顛水
涯之外或者疑其為放而其中則森
然以嚴邃然以密淵然以靜澄然且
深思焉其放也非放也達生故也達
生之謂道故其發之為言高者凌風
雲卑者入泉壤小者察昆蟲大者囊
宇宙遠者述墳典邇者切世訓其言

蘇先生集卷之六

序

皆有為非苟作者則亦何莫而非道
之所寓也曩余以使事入浙索先生
於會稽城南別墅先生為余論文終
日蓋一指堂間而千古人品優劣文
章高下治道隆於氣運變遷燦然畢
陳其於古人體裁聲格用心之所在
覽之既博析之既精如師曠審音公

翰削墨不爽毫髮則又何患厚古人
之不可幾及也然先生所召致此豈
盡由頃悟哉先生初召補廕強就職
無何輒以疾謝罷為山人葛巾野服
築室飛來山麓閉戶伏枕手不釋卷
足不下床者七年斯亦可謂苦心而
忘力矣古之人若李謫僊者以僊才

蘇先生集卷之六

序

經者也然其始也讀書山中十有九
年然後出而形諸著作遂以名世即
杜子美稱詩中聖亦自以為讀書破
萬卷下筆如有神是故古之人所以
能精其業而擅聲光于後世者蓋未
有不由彊學而得者也故欲立言者
非學古之難而惟不能深造乎其道

之患聞先生之風可以猛省矣先生平生用力於詩為多而文半之其始也尚富麗而卒歸平澹尤工書與畫曩王敬所氏既摘其小集刻於西粵今其子經國君刻其全集於東粵閩司署中以予嘗獲交先生屬予為之校正而序其端願余何足以知先生

龍溪先生集

俞序

四

哉惟嘗聆先生之緒論則亦有不得而辭者也先生名鶴姓陳氏其先武進人六世祖以戰功授紹興衛百戶遂為紹興人集凡二十一卷

隆慶元年丁卯八月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奉

勅提督學校按察副使南海盧夢陽
譔

龍溪先生集

俞序

五

海樵先生全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六首

第二卷

五言古詩 二十八首

第三卷

七言古詩 五十五首

第四卷

七言古詩 五十三首

海樵先生全集目錄

第五卷

七言古詩 四十九首

第六卷

五言律詩 一百四十二首

第七卷

五言律詩 一百四十四首

第八卷

七言律詩 一百一十八首

第九卷

第十卷

七言律詩 一百一十九首

第十一卷

五言絕句 七十九首

第十二卷

七言絕句 一百六十六首

第十三卷

七言絕句 一百六十一首

海樵先生全集目錄

第十四卷

七言絕句 二百八十九首

第十五卷

序 二十四首

第十六卷

序 二十六首

第十七卷

記 八首

說 二十八首

跋 十二首

第十八卷

傳 十二首

第十九卷

書 三十首

第二十卷

書 十三首

雜文 七首

辭 一首

海樵先生全集 目錄

頌 三首

贊 五首

德學仕壽旨 四首

第二十一卷

墓誌銘 一首

行狀 二首

誄 一首

祭文 三首

海樵先生全集目錄 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一

南海星野廬夢陽 校正

番禺瑤石黎民表 編次

賦

光化亭賦 并序

劉明府宰越三禩百里告成庶績咸宣群黎
若戴無事之日廼上龜千龍嶼求靈于鹿岡
瀆命于上洽謀于下乘不日之工立無涯之
趾爰構幽亭扁曰光化聚山川于八牖通日

海樵先生全集 卷之一

卷之一

一

月于雙扉珠樹留春玄宮啓勝圖書積案絲
石陳楹舒遠望于霞梯袖殊情于榛井訪除
舊業省作新圖君子嘉其良才父老嘖其明德
選詞頌績刻石稱功 與公有白鷄之盟可
無玄燕之賀廼作賦曰

覽斯亭之兀立厲龍山而上緣啓南箕而列象扶北
斗以燭天簾捲雨而歸壑棟飛雲而橫川競千巒之
舞葉翼雙澗之流泉引瑤花以四照臨璧月而中懸
信經營之不日亦撫字之有年分霞林以棲鳳結文

堂而集鱣非若三階八戶百拱千椽醴泉薄漢歸鴈
巢烟沉香度曲流盃列筵惟寄妍于目府縱燿燿而
不傳斯光化之有實宜萬祀而稱焉

居然亭賦 并序

夫刻稱之室未足娛心塗金之居聊能適目
若以臨虛取悅矚遠抽思倚微風以送歌袍
松雲而舒咲則九華三章無以肆其觀含芳
未光但以章其麗契道之士斯何取焉西淙
洪公錄參游事身逐塵軒而心留霞谷蓮船

漢書卷之

二

載月長爲湖上之賓珠履乘煙幾作山中之
客偶于淨慈沙門傍求寶域廼得翠壁玄堂
環襟川麓構亭循性目曰居然蓋意取朱詞
情方鄭隱微牘之頃則散履構詞集俎之辰
則聯裾協樂詞不任僻樂不忘憂誠用代之
宏才擅古之通人也 崔耽幽成癖致曠遺生
爰陟芳亭頓空氛想遂營蕪語用記名區賦
曰

惟人統極含采潛靈居仁作靜縱化通宜交譁即昧

漢書卷之

卷之二

王

接遠若醒廼有佇情丘壑結意園亭聯芳襟于安石
踐幽踪于管寧寄丈人以怡志托傲吏而遺形俯蘭
洲以命記緣蜀嶺而著經是皆臨物以取適亦因勝
而流馨爰瞻斯宇業業停停前控西湖後帶南屏六
橋通碧雙峰送青盤坤方之寶軸依營室之華星列
垂雲以爲戶羅脩椽以爲櫺草入簾而綠泉穿幕
而呈冷蓮奪化以長麗蓄移春而不寒蘭香散麝松
濤震霆族被九畹樅薄三貢將椒實以祛穢采精苗
以引齡矯觀雲翰俛玩沙禽薨薨軫軫嘒嘒嚶嚶
鳴彩鸞巡簷而覩客玄鶴逐砌而隨人復有白猿黑
鸛蒼龜黃鵠狎狎歛而據穴獼猴蚘蠕而經林麋
擇遂以陸梁羆居曠以橫行仰見飛嵒噴嶽岬欽
崧縈迴九曲積疊千層俯觀靈巖秀洞嶸然天成磧
礫硤砢巉嵒嶺營含輝流采雕王鏤金若玄宮之四
起猶青蓮而長生晴則恭風西至旭日東升萬象在
望皎然以興雨則蘇堤走霍葛嶺出雲星石蔽耀雷
峰避形梯萬松而莫上指三竺而無憑若夫東引青

波南望錢塘西通虎跑北揖初陽矚劔門之桃花羨
孤山之草堂縱四顧之無極達一嘯于蒼茫時或取
魚爲俎采鮪爲豆卣坎齊陳麗離交奏于是集賓僚
叙故舊跡飛鸞君重牖草馬喧闐瑠璫擊轅延賞食
展盤桓芳書飲不執禮樂不偕時或酣而傴或奔而
嗤或倚或坐衣冠參差有凌虛以娛志有探幽而怡
思有倒憤以調歌有臨流而賦詩投壺博簫藏鈎圍
碁雍容上下命爵傳卮呼五白于一擲決百戰于斯
須頽然而卧蒙然而迷曾不知天地之爲廣與日月
之有推移雖古荆楚之遊雲晉之馳會稽探禹濠梁
觀魚樂則樂矣亦不能旦夕而有焉若乃公驂暫駐
案牘輟書遊駢龍驤亭月長虛惟往來之不常任去
住而自如激流泉以濯纓乘飄風而振裾拱北極而
思君念西涼而懷廬道援周孔文述劉徐進抗匡衡
之疏退驅李耳之車馭萬化以容與翔千仞而躊躇
人知斯亭孰識其居人知斯樂詎知其餘斯則公之
泉石也而非賓客所能與哉

達一賦

蘇東坡集

卷二

四

蘇東坡集

卷二

五

鳴野子曰萬物始終胎于玄牝玄牝不能自
始終萬物必率理以張機故物皆隨質變化
而不以長存理係夫天機統夫數數倪夫一
一者道之原也故君子洞理達數以通天以
窺萬物終始以搜造化伸屈脩短之機是以
貴賤不移夭壽不貳任形委命縱浪于逍遙
之中無弗得也然機無常跡數無定名理無
方體隨動立機循行賦物故物各有數數各
有一因類濟用同始殊終而不能悖也友有
哀逝而慟者吾作賦以尼之賦必囊理理必
援數數必詳原命曰達一以明萬殊非敢謂
夫流辭

濠梁劉子晉初吏山陰明年政流物收四境樂命既
觀反任毋妻違病子心煩勞形枯髻焦天不厚祐獲
奪其偶哀割骨肉呼號躑躅綿聯明晦乃傷營衛精
折神遷病及五內吸嚙不常懜懜軒輊山人陳霍開
而憂之以書告子書曰大化鴻蒙囊括天地日月相
經星辰相繫山積川流庶物攸倚之乾則虧入巽則

陂二五交長乃育群形或盈或縮參錯無平夫既有始靡不有休微冒代謝動息周流何天而逼何延而脩禍伏于福喜返於憂變化無則非人可謀且夫金固土頑火木以制豺鵠奔騰弋者則帶春芳木繁風烈葩毀陽動雷轟陰凝霰墜蓋物有所不能道有所不悖乘除於萬端合散于一氣故凡往者爲順來者爲逆浮不足怡沒不足戚是以介推就焚務光自溺比龍置身夷齊絕粒管聞吾子幼學食貧顛連狼狽奮以墳典力還純粹居晦遭明志新民物乘風振衣登天說策一日雲從冠蓋凌穢墨綬銅章以尹越鄉祿給雖市雅抱頗將蒞公既隙開琴相羊凌高擣賦對月傳觴僮僮森列減獲踉蹌騎閒乘旦衣避流黃口忘滋于熊掌自屏色于毛嬙專行樂道愼愼洋洋輪軫塞路賓客填堂談笑嘍嚶動止徠伴理援周孔文引荀楊厥度員員厥音錚錚昔則蟄否茲乃際昌非天立命安致其祥于當測璿衡之玄機識陰陽之消息安上帝之殊爵樂吾生之良得况夫造化不常入道懼盈一身既揚衆祚難并乃有璧毀華積鸞分

青鏡天青所臨又何憫愼且子昔身立行成乃失厥怙時世既逢憂歎無奎哀喬木于顛風銘王香于幽土棲不能聯食不能哺若微降于生初胡篤苦于奈寬今子貫九丘明八索踵洙濬達河洛逆鬼神之幽微理乾坤之維絡既知盈縮相旋屈伸相錯則吉凶不足以爲憑死生不足以介吾樂也又何悲乎吾聞莊周外形稱爲達士顏子不憂仁流後世啓期履順曾參全體是皆豪傑之宗儀道德之繩軌蓋子所素景而追芳亦脩己以自許何當局而迷途遺節文于中矩子聞其言撫心默理豁然得之溶溶自喜書報山人曰聞命矣

鶴賦

惟茲陽鳥遊自陰方火頰木喙玄尾縞裳渾朱明而不入奪參精而獨揚玄英讓彩白藏磨光焜焜灑灑黥黥靈靈感坎候而長鳴藉土氣以中養擇淦淦而孤止薄雲漢以高翔脩形閒暇介性醇良渴吸沆瀣飢食稻粱倫遐齡于騶駼察務藻實于鸞鳳望靈丘而振翰俟神聖以呈祥臨皦月以頌舞控清風而徐將

數塵寰之卑溥伸達士之清狂乘懿公之軒駕兮爲
蘇叟之渠黃託芳踪于江夏兮旋故土于遼陽鳥類
如此不亦奇哉然或集趾青田視孕生伏晴塘假寐
晚沙孤啄惟來往之自如無橫憂以經腹豈知危生
于恁安乃致辱召于忘足于是雙奚挾孤魏舒張羅
王良御駕造父驂驪徃見而潛匿鸛鷗懼而凌摩
爾乃恃靈而弗惠任布畫而眇職頃墮身于繒繳空
悵快而誰何遂失脚于樊籠之內沉名于凡鳥之科
副貢于王侯之囀巢形于塵霍之窠雖育字之差悉
如動止之不佞東跡池臺羈棲軒廡王孫命駕公子
乘駟升堂告慶徒欄喧呼于是張瑤華之宴陳麋熊
之脯羅青王之案鋪黃金之酌鄭女執饌楚姬當鑪
泄禮樂而荒亡肆睚眦以歡娛或撓之鳴或咬之舞
一有弗任易顏震怒乃若內苑上林黃扉紫陌晴霽
曉開春日晝白碩八院而無人掩九重而謝客諗疇
昔之同群豈忘歸于舊國傷制絆之尚堅欲驕鸞而
不得徒羨群飛于璿霄安能鳴求于芝谷方夫臯澤
之從容若甚于困鵬之在北也鳥之罹此亦足悲矣

或有繫于深江絕島清脩隱淪伺釣而食待汲而飲
雲巖共息月野携行隨蘋藻安繞客徃馴無鍾黃之
聒耳有曲歌之怡心朝唳齒暮浴津淥任意所適
其樂無垠計之彼斯之顛危亦庶幾托身而多幸嗚
呼羽蟲受偏榮辱猶繫矧人統于三才惡能弗慎夫
所處

傷別賦

李子用晦錢子子久皆有遠行北臺千里同
志難携臨祖懷情悽然生咽遂作傷別賦

傷哉別乎于獨難酒殷既陳黯然無歡徘徊南浦
路執手摧心肝我生未邁君去當還憶昔看花寶閣
中銀筆主板會相逢蘭臺日日觀翔鳳雲房夜夜儼
乘龍不憚暮雨迷蘇帳只愁曉露落芙蓉白馬金鞍
敝青袍繡帶封長劍照陸離賓御日相從况夫鷄壇
締約藝苑同風詞宗曹謝蒙比衡融覽湖歌並揖踏
月醉聯驄相親不許三秋隔相知但許兩情通六橋
三竺慣流連詎識西亭是別筵柳條入手絲難斷淚
珠着袖暈空圓逸曲翻哀調岐途作兩天人歸南北

棹水落東西川况復亂煙結恨遠草牽心重山障目
 哀鴈霜襟荒荒白日暮杳杳長江深江深日暮正堪
 愁客子那爲遠道遊朝過戚里三千第暮宿天池十
 二樓錦案堆金鑑珠箔絡晶鈎燕姬進舞楚女鳴篳
 新人漸得意舊人漸當休新人舊人不須陳舊人曾
 作昔時新但憐離別朝朝意不如歡娛處處春况迺
 龍庭委命鳳陛致身分符作岳奉節爲賓三關并四
 漠東趙復西秦中宵驅捷驥萬里促飛輪心與江雲
 遠身惟邊月親十年長作客兩地各懸神有書無鴈
 盡時

美人題葉賦

斯後宮之泚容視花月而或羞何徵歌之失專修棄
 置以居幽步內園以流眄驚商飈之又秋羨河漢之
 希會懷人間之良儔題新詩於紅葉託逝水於御溝
 情長易曲心往難留緣鴻天結配非人求世有路而

茫茫雲無期而悠悠豈君恩之不溥實妾命之未脩
 妾間間以甘賤顧他人之知不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二

南海星野廬夢陽 校正

番禺瑤石黎民表 編次

五言古詩

節壽篇

妾乃朱門婦，結髮比鴛鴦。雙垂合歡帶，主饋事姑嫜。
恩多福不求，羽翼遂分張。哀痛日以深，容華漸凋傷。
誓心八十載，血淚積流黃。惟此報夫主，敢曰效其姜。
山上有青松，偃蹇凌冰霜。山中有白石，突兀堅且剛。

海樵先生集

卷之二

七

妾心豈不如歟？愧歲年長，妾願訪王母，居彼瑤池傍。
倘可竊靈藥，內化何空翔。一入廣庭中，千古守其嫿。

送劉東陽郡博權宰來陽一首

子本嶺南彥，早升賢哲區。展足青雲端，音儀光九衢。
携鐸下京越，洪聲辟筌竿。一鳴敦薄俗，再鳴化頑夫。
匪徒授文學，復得摘道腴。恩義既相洽，交遊良不殊。
卒情隱者流，折節龜山隅。頗偕風雅興，日與花鳥俱。
涉歷憇幽遠，不厭洗行廚。相樂已三禩，星軺轉南湖。
豈俟戒驪馬，遂登千里途。振裳出西郭，揮鞭謝賓徒。

萋萋江上草，瑟瑟風中蘆。旅情雖寡釋，吟思良不孤。
來陽古名邑，風教猶未徂。時方用才力，輸賦連市隅。
子能尚周恤，可復顧者蘇。丈夫志四海，茲別即斯須。
得意當努力，頭勿念頭顱。

蘭亭會飲送沈使君

清流控廣陌，崑厓俯層亭。日融秋氣佳，賓侶如聚星。
雲林君逸想，風泉娛靜聽。我戾如後來，吾民惡能寧。

其二

亭承永和餘，會創嘉靖始。山川聚華靈，人物咸君子。

海樵先生集

卷之二

二

濯彼曲澗流，薄采秋蘭芷。使君發馬鞍，脩路紅塵起。

其三

孟冬會蘭渚，亭展蔬豆陳。豈論貴賤俱，志一跡可親。
協歡曲水際，散坐從性真。微酣播芳味，自覺觴有神。
緬想一代賢，遂為千古人。事勝量能繼，亭荒當復新。
林成鳥歸宅，氣回山吐春。侯績及先彥，匪但澤吾民。
遺茲亭上碑，歲歲霑人巾。

其四

脩袂已千載，風流今復然。集咏秋月爽，禽響如調絃。

人同意方洽地幽性所便遐邁當博施嘉會惟永年
其五

淙淙流湍逝林鬱亭始新遺彼後世樂永揚前代人
得酒忘日夕對山成主賓終當發行色馬鳴南陌塵
其六

秋花蘭亭際杯酒生餘香悠然挾良侶憇彼曲水傍
尚詠一縱浪好鳥集林塘所會在適性非徒述遺芳
其七

人代有今古物理多廢興開亭傍清澗勝會還相仍
飲水敢效孔舞風聊共曾戀別各延酌念恩重拊膺
其八

征旆停西郊衣冠集華宇使君吐芳談金風動脩渚
離緒縈前途驪歌促征旅渺渺雲山重落日徒延佇
其九

華宇傍山成清流逐杯轉怡性正悠如分襟勿悽惋
其十
孤亭俯四郊曲水縈千壑唼別亭中人鳴鑣向燕洛
其十一

昔賢已成古遺響猶在今佳賞量非訛千年惟一心
其十二

亭爲晉人復興樂與越民同勝事此相繼萬古名山崇
哭周定齋諫議八首

越風久湮渙惟公障狂流率行向中路虛已知益周
德崇俗方轉一朝事冥遊千古青山夜蕭蕭松檜秋
其二

庶士敦近習公猷揚古音遂令海濱吏始聞師伯琴
日星朗玄耀江漢清以深人去不復作山水知其心
其三

憶昔在朝省爲官多節清端笏諫議班章疏惟精誠
公卿咸抗跡
天子獨知名數奇忽稱疾拂衣謝肥輕
其四

東望龍山阿嘉禾浮蒼烟中有十畝宮昔此祀文賢
躡足繼遐趾述作欽所傳已矣欣有歸乘化凌重泉
其五

逍遙后峰隱廬宇俯崑丘伊昔結稚杜招邀山谷流

我亦後生士，遂作忘年遊。爰思事如古，涕零安可收。

其六

鄉隣口易訾，宗族古難睦。公以誠信從，內外鮮不服。村落多貧鄉，開學變頑俗。千年田野民，遂使禮義足。

其七

鬱鬱東麓居，上鳴百尺泉。伊昔脫塵鞅，於此學彭殤。道成入冥漠，惟餘丹竈烟。朝真方幾日，人世徒千年。

其八

冥冥塚前月，飛飛屋上鳥。孤影失所依，中夜相悲呼。

海樓先生集

卷之三

五

羨公有賢嗣，振轡文藝途。千載紹芳緒，豈云天道無。

寄許石屋法曹

有山堪秘跡，無地可傳書。詩卷隨貧在，形骸是渴餘。蕭然雲樹下，真似賦閒居。

永慕辭爲盧亭峰京兆作

悠悠復悠悠，天地豈終極。嗟哉孝子心，思親無日夕。椿葉覆空窗，映彼舊遺帙。殘宣滿北堂，猶存斷機跡。何獨仰止間，而不見顏色。

天恩有誥書，子貴多祿食。所恨泉臺阻，欲養安復得。

高山可怙恃，叢林足依息。胡爲孝子身，白首自孤立。日黑哀猿多，月冷啼鳥集。血淚遍丘墳，草木亦爲赤。郊雲長鬱蒼，隴水日鳴咽。當此獨何爲，永慕填曾臆。

夜集吳廣文澱溪官署戲贈定山賢嗣

一水萬里流，楚越本相屬。吾與尔父游，親愛若骨肉。憶昔廿載時，聞尔習句讀。而今德學成，通籍在庠屋。尔父時命乖，任越典教育。講道雖未久，薄俸聊自足。尔來省祖親，待宴話鄉族。祇存舊日人，漸改今時俗。我昨一見尔，握手如信宿。我今四十九，尔已三十六。

海樓先生集

卷之三

六

光華不待人，功業當自速。况此用才日，爾尔早馳逐。友言故不良，父志尚堪續。他年駟馬來，毋忘問山谷。

久雨答許石屋法曹

連旦淫雨滋，出門路仍阻。散坐池中居，新苔上窓戶。有懷人不來，簷簾雲欲午。曠跡日旅煩，幽心待伊訴。歷遐世寡儔，披卷志彌苦。念彼山水娛，清宴在亭宇。忘機狎水禽，延吟撫臺樹。託病愛官閒，習懶甘儒腐。仰止風愈高，言羨膺重拊。終期出世紛，藏名學由父。

壽友人母

的的吐堂花，忘憂有歲華。幽心承曉日，清艷妬春霞。
地似連玄石，人疑會蔡家。芝庭擅文藻，萬古令名賒。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三

南海星野廬夢陽 校正

番禺瑤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古詩

寫百花圖寄大宗伯季泉孫公兼賀季子秋捷
陽春獨佔尚書府，喬木欣欣百花吐。桃杏原含禁苑
芳，桂花又浥蟾宮露。萬物敷榮皆有根，義在人天
所尊。江南忠孝出公門，冠冕滿朝承

主恩。芳馨奕奕流遐域，四海蒼生仰顏色。尺土皆

化日功繁枝盡得，春風力嗟余避難如飛禽。千里相
依栖上林，調舌鳴春遷密葉。求群啄食馴穠陰，乘風
偶展雲霄翥。迷路暫羈江上樹，只待長安春日新還
覓高林舊時主。

重七夕歌簡邊少微水部

七夕復七夕，天女當河織。隔水語牽牛，幸值重逢日。
此日重逢良，獨難休。教河水生波瀾，人間更乞千般
巧。天上新增一夜歡，從來歡愛無涯已。碧海青天渺
何許，須臾分駕各東西。回頭腸斷橋空處，君不見天

使初從河漢歸、遠經牛斗度支機、祗緣未遇君平子、
玉槎暫泊江之湄、江湄水清清見底、照見關南客星
起、客星起、多光芒、夜夜長、依天使、傍不似銀河牛女
會、一年一度鵲成梁、

重恩堂歌爲梅宛溪大參作

陵陽南畔甫田里、千門畫棟垂楊裡、溪上新開屋數
重、行人盡說參藩第、中有金函丹鳳章、主人西度沐
恩光、終身不敢沒君德、索余爲寫重恩堂、堂前紫氣
連南極、對案青山若屏立、豈無燕雀賀中庭、更有圖

海集

卷之三

三

書堆四壁君不見

皇朝雨露潤滿門、多福定生賢子孫、紆金曳王世相
繼出、入休忘

明主恩

金陵別李克齋司馬北理團營歌

多年不見李司馬、一日偶逢長安居、衣上猶懸太阿
劍、案頭惟疊陰符書、昨聞保障江淮路、坐滅群夷清
海霧、中原再見裴中丞、萬姓爭傳庾開府、
聖明特念府內兵、召令司馬提團營、不爲扶桑立銅

柱、直教西北作長城、長城巍巍萬年峙、回首江南失
雙臂、野人相送不能言、極目鍾山淚如注、

表兵憲歌

君不見赤手入山虎可馳、翻身涉淵龍可騎、驅兵寧
掃九邊盜、分符莫備江南夷、夷人傍海各爲伍、出沒
郡州無定所、兩口倭刀插在身、常出陣前殺官府、表
公近提溫處兵、少日治才嘗有名、坐鎮連年斷烽堠、
晏然四境長清平、今歲夷穿永嘉市、公急勦補兵四
至、王家諫議不顧身、提矛竟向刀中死、公聞往援無

海集

卷之三

三

及之、死者太速報者遲、一怒斬夷如捲霧、至今草木
皆生疑、人境相關兩難釋、

天心未免歸公責、今日權爲銓部行、他年又作長城
石、吁嗟人事胡尔然、動足否泰皆係天、馬援猶遭薏
苡謗、李廣尚乏封侯緣、物當黑白須擇守、退步傍觀
聊袖手、眼前世務難定期、軍中變幻誠蒼狗、舟山兵
甲屯若雲、各鎮土司仍出軍、帑費儲供日不足、城號
野哭時相聞、人生身在便爲足、浩歌且進杯中祿、得
馬還同失馬憂、公今未必不爲福、

馬石渚司農所藏漢宮春曉圖歌

上林天曙垂楊裊，漢闕千門日初曉。獨有三千粉黛人，夢回院院聞啼鳥。結束新妝髻綰鴉，御溝水漲流紅霞。梁上調歌承早宴，掌中習舞待官家。長樂宮前鍾未已，昭陽殿裏花如綺。闔草方從內苑來，鞦韆又駕春風起。衣冠待膳列滿朝，諫疏積成三尺高。終言遣使渡河漢，又聞驅虜發騾騾。騾騾日發宴日作，不顧長門淚珠落。一旦羌胡把漢關，致使王嬙歸朔漠。朔漠之害在邊廷，禍及王嬙惟一人。豈如今日海中

海樓先生集

卷之三

四

寇千家萬家皆尋身，身辱有盡害無已。去歲寇平今復尔，外患從來連內庭。宮中行樂胡爲此。

同心篇寄送南陵周與鹿明府入覲

君不見一身可收天下春，百年難得同心人。同心共值他鄉外，可憐相近不相親。君在南陵理民紀，余猶伏枕禪門裏。盡日高樓歌暮雲，兩地相思一江水。即今正當朝會期，知君飛蓋登彤墀。向來善政播中外，天曹冢宰能相知。從此留君居獻納，轉覺同心隔燕越。但願傾忠輔。

聖明永將風節傳天闕，天闕星垣逼斗文。少微遙列明河濱，莫言出處難同跡。夜夜清光長傍君。

寄補龔風山五十壽歌

追憶去年君五十，君在越鄉余作客。余年較君過五歲，君顏未蒼余髮白。白髮於人胡足悲，獨恨與君長別離。君開壽域余不知，相思空賦南山詩。歌南山祝君壽，但願功名歸唾手。還如方朔在金門，宦業清風兩長久。君身前是仙者流，西池桃實會三偷。只今天子邁漢武，好乘星馭登瀛洲。瀛洲元與塵寰隔，余

海樓先生集

卷之三

五

欲從之，那可得。倘念天涯舊日人，乞與金丹駐顏色。

寫愚公谷圖寄祝王古愚老人八十

群生共天誰是誰，萬物相湏人即已。人取我棄總一家，區區小犢胡足計。人嗤此翁真太愚，我獨謂翁知化理。眼前但識是同胞，身外何心辨非是。愚公谷名萬紀，此翁到今猶不死。

敬亭山中問道歌寄懷周都峰諫議

敬亭山中草初綠，太平縣裏人如玉。可憐相望不相親，日暮長歌倚脩竹。憶昔君遊鑑水濱，草閣論玄余

十春君爲當世立言士，余作天涯失路人。路途失足義猶在，挺身不學塵埃態。家在長懸兵甲愁，毀積遂令郡長恠。郡長恠余其奈何，太虛自明雲自過。但持一念對天日，任教滿地生風波。所嗟性學悟未得，奔走關河頭漸白。惟記王門舊日言，耿耿良知在肝膈。用之朝夕未曾離，大德不踰諸物宜。心中有天每照耀，舉足在是無乖違。質此於君請君說，衣鉢從來要真訣。止餒還須得米炊，致遠豈仗無輪轍。君有實德造必深，忠孝在身人所欽。况談知學已成熟，洪鑪煅

海樓集

卷之三

六

鍊多精金，靜時何處可存匠。臨事將何作，曾參萬言逆耳孰順之。衆妄迷真誰與決，子夜朝元事事知。開門交物念即移，百斧難除詩酒癖。半生已成書史痴，墨花揮遍人間世。圖畫蕪窮山水理，務博仍遊六藝外。探微復入千門裏，覺時自祛還自迷。克之不去將焉歸，雙手力執數尺杵。其舡已過九層溪，積病如斯今盡剖。寄與盧醫善針灸，瀉從本穴可加精。補復諸經當不苟，惟君與進勿相遺。宣尼在昔歎歸歟，子夏尚居文學列。途人亦有禹王資。

寫歸潮帶月圖爲邊少微水部

秋潮捲雪來天地，霹靂翻江龍夜起。五更帶月歸海門，百道瞻光寒徹底。君不見水曹先權還留京，酌祖發船潮正平。無關一旦留清白，千古長同江月明。憐余來往情方洽，卧病禪房悵先別。鍾山咫尺未能歸，傷心目斷潮前月。

鳴咽行哭蕭柱山二守

憶昔辭君出越里，把袂躊躇立溪水。君今北返余未歸，何事鄉書報君死。風前鳴咽驚且疑，想君之命胡

海樓集

卷之三

七

至斯。天於有德每加祐，况君信義人所知。沉思恍惚言者是折奪，君年或在此。少日才華獨擅芳，出口成文皆動世。故知名與福祿抗，妙藝不爲造物忌。更無食性酷嗜飴，生來十五輒損脾。一病往往累歲月，常日面黃神帶疲。吾屢勸君求療術，君益好學持精力。近復抱恙清海夷，長入軍中獻奇策。自識儒生示令難，翩然赴

闕求一官。得州朱發黃堂政，捐館先居白玉棺。王棺天降度仙流，君去多應住十洲。何年再返遼東鶴，何

日遷過緱嶺頭緱嶺茫茫幾千里相思相望無其處
天涯哭君君不知仰面含悲淚空注

桃花歎寄見齋

去歲桃花開太稀今歲桃花開滿枝主人見花興所
思不似去年酣酒時從來人事有今昨莫怨桃花易
開落東家花向西家飛空把春愁繞南郭憶昨桃花
寒未開有客待花長舉杯今朝花落客不至惟見短
堦蜂蝶來自知人生多聚散相見何須盡肝膽若使
當初不見花省得今朝寸腸斷

潘樂先生集

卷之三

八

汪海雲畫翎毛歌爲黃池作

海雲平生負奇氣好武獨擅千人藝鼻吸斗酒明月
中醉來潑墨成兒戲世稱人物筆力高我云俊逸惟
翎毛簾疎每陋王三清工細尚嗤邊景昭今看此畫
何所謂一鷗翔空五禽避從來羽類本同群爾今強
弱胡相制林者奔巢水者潛彼乎輟翅空戾天何異
強暴當路邊君子退步不敢前正如海夷南掠望中
原萬民失業遭烽烟紅顏女妻半驅擄白頭父子皆
顛連安得上林射鵰手抨弓落鷗清群醜禽兮民方

且耐守自古亂離不長久

芳園行爲鈕石溪黃門作

黃門甲第連城陌掩映高霞帶川陸別尋幽賞闢芳
園却聚名花比金谷牡丹灼爍居中庭魏紫姚黃各
有名繡毵雪簇月生暈杜鵑血染春無聲夜半海棠
眠未醒梨花帳鎖丁香枕雨砌新翻芍藥紅月窗暗
透辛夷影玫瑰風裏散氤氳清歌半展石榴裙丹葵
舒心向白日碧荷挺蓋搖青雲東籬黃菊盈三徑紫
薇仙客生秋興栽培累錦數萬叢羅疊成山幾千品

潘樂先生集

卷之三

九

桂花原是舊攀香金粟猶含粉暑光自同宮本倚霄
漢不隨桃李閒門牆天寒池冷芙蓉落水仙振珮鳴
川洛日中茶綻擎寶珠雪裡梅開分綠萼綠萼梅從
內苑栽主人司諫曾移來今日含春當愛護他年調
鼎須鹽梅歌芳園味芳樹樹裏池亭分幾處石溪含
靜飛紫烟十友軒高亂紅雨綠林築圃延長春圃上
參玄逢至人高樓又在千花外十載藏書羅古今塚
經岐鼓難考索百子三墳猶渺漠獨有尼庭一卷詩
主人世世傳家學蔓枝流芳祖復孫玉璽金函蒙

主恩惟來花木發奇秀，雨露至今濡滿園。君不見宋
代名國遍東洛，主人個箇居臺閣。君圖功業且莫歸，
賢達由來求後樂。

重逢行贈張滄江進士

人生結交重意氣，千乘在前如散髮。肝腸偏吐客途
中，歡娛誰得重逢地。去歲與君同寓禪，日夕索酒賒
佛錢。今年又共河南路，驅車互向花間度。水市朝朝
典驢驢，青樓夜夜酣歌舞。寒山紅葉秋萬林，流水斷
萍分客心。君當遠獻天門策，余亦將爲白嶽行。余遊
海峽集卷之三

呂紀畫水歌爲黃池作

呂紀翎毛天下稀，一寫滿堂鳴且飛。今朝何復見此
水，筆神變幻無停機。人傳昔在錦衣日，
天子出題盡閑筆。彼獨應制進獻之，

殿前稱賞頻頒錫。今觀水勢多浩茫，遠吞紅日迷扶
桑。濤翻星斗九天濶，源接昆侖萬里長。升沉元氣生
潮汐，帶月搏雲混辰極。莊周寓意著篇章，孔子在川

嗟不息。悠悠江漢無昏朝，人生動足俱萍飄。興亡漸
隨流，處盡歲月總向忙中消。君不見真水出坎原，係
天神龍捲縮歸深淵。從今一遇樵海客，披圖似覺難
爲言。

思菊周先生歌

思菊先生意何古，隱跡雲林開菊圃。霜柯鐵幹本異
常，玉瓣金英難盡數。把酒高歌幽興新，泫然涕泗霑
衣巾。青天白雲望不極，對花忽憶莊中人。莊空菊荒
人隔世，先生之思與天似。風前不見貞素容，離落猶
存傲霜志。君不見陶淵明，千年與菊同芳馨。何似先
生敦孝節，思菊之名與陶別。乾坤傳播無終絕，

齊雲品歌

君不見南國山，惟白嶽尊橫飛。碧漢開天門，三十六
峰不敢抗。諸巒揖讓如兒孫，巔崖亂壑窅莫測。丹霞
照出芙蓉色，風裊爐烟百道旋。泉撒珠簾八千尺，三
姑欲出桃花明。天衢五老臨棋枰，手指群羊化爲石。
層臺尚着凌虛名，萬丈青天垂玉井。澄潭倒映雲龍
影，洞前羅漢談客多。紫霄似與西方近，藍渡河邊雲

水新喬松古檜延長春慈航日日乘流去未見回頭
到岬人山盤嶂香難盡述陰晴變幻無朝夕地胎靈
異必有彰虛空託降神人蹟金身十丈氣吐雲無乃
北極玄英君年來顯聖人盡仰八方禱福聲皆聞
天子知之頒祀典宗伯錦衣頻勅遣金壁如丘粧殿
庭道人列等承冠冕我生雅多丘壑情憶上高嵒禮
太清半生紅塵夢初覺白首始到新安城城中軒蓋
紛如礖甲士傳呼國公至中丞侍御盡陪從兵憲群
官分叙次

海陽先生集

卷之三

七

九重丹鳳啣金章八寶龍函出異香黃冠繡服滿山
路漫空仙樂迎相將齋場累月始圓滿余復卧病雷
溪館移居習靜海陽城炎毒四郊攀陟頗金風八月
秋正高萬山涼氣生征袍呼童隨我躡天路翩然何
足輕如毛周遊已歷雲深處恍覺身心出人世今朝
且別此山靈他日還來採芝學道了我長生志

海陽歌留別方奎山

散人翱翔無定鄉昨日雷溪今海陽海陽遷客方太
史相逢一語傾肝腸歎余避暑栖山寺日夕往來情

愈至論文不讓謝玄暉下榻還如卜孺子長風落天
秋樹鳴君往白下余宣城岐途鞍馬背雲發兩地相
思同月明明月有情隨去住長照天涯客遊處獨把
懷君一片淚洒遍千峰作紅樹只今兵甲盈海濱君
才用世人所聞我有寶劍尚在匣他日重逢當贈君

海陽七夕歌

去年七夕客蕪關今年七夕居海陽海陽風土尚侈
糜千門列俎陳笙簧珠簾寶絡誰家女兢指銀河笑
相語行行乞巧禮天孫處處穿針罷機杼斗轉天高

海陽先生集

卷之三

七

風漸秋良人半在商賈舟舊書不到群盜滿新杵亂
敲孤月愁含怨含情兩難寐滴盡雕闌一片淚自傷
終歲鴛侶空翻羨今宵鵲橋會嗟余避亂西復東妻
猶在越子雲中三年分跡夢空繞萬里屏居懷一同
此時感節腸俱轉望比天河路尤遠乾坤骨肉會幾
時世事間關命何舛君不見丈夫不爲兒女憐人生
聚散皆係天壤州杜甫亦漂泊荆藩王粲猶風烟近
聞寇息民安堵吾欲還鄉理田圃湖上仍同妻子歡
河東却笑牽牛苦

寫壽菴獻壽圖祝韓西亭推府

五福惟云壽所先，人壽有德方可傳。韓侯少稟秦川秀，兩年治越皆稱賢。前身原是偷桃客，阿母池邊舊曾識。遠摘蟠桃向壽筵，期君壽筭如桃實。

三節吟爲雷少郡作

鴻濛未分元化一，乳牡漸滴形始闢。造物多幻百祥生，網常不率三節出。三節在天神鬼崇，雷門從此流貞風。幽心不愧山頭石，芳意當同雪後松。松可摧兮石可煨，節義能將虹日貫。千秋人範永不磨，夫人之

壽應無筭

十四

九日歌酬周山陰張會稽携酒見訪

秋來日日天無雲，山塘鳬鴨飛成群。引泉灌菊高八尺，清風吹動香紛紛。籬傍有人扣蓬戶，迎之乃是二明府。共說今朝重九期，拉我登高且樽俎。聞言不覺笑且驚，相携直上息柯亭。正冠分萸吸斗酒，夜深爛醉無餘醒。河橫斗轉下山去，殘月依稀在高樹。更漏無聲天欲明，江鴈雙鳴向何處。

亭上坐雨寄懷謝侍郎汝湖

海集先生集卷之三

十五

山亭夜雨桐葉黃，曉來芙蓉紅滿塘。觴中有酒不能飲，相思東望青山長。青山東盤滄海曲，謝公歸隱湖山麓。日載笙歌水上浮，暮抱白雲岩底宿。去年訪公同公遊，觀海直登樓上頭。雲霞一片亂峰碧，銀河萬頃水蟾流。一別悠悠移歲序，秋晚蓮衣落洲渚。料得西莊風露多，開遍亭前桂花樹。憶昨逢公越水東，談夜夜金樽空。天王寺裏弄水月，卧龍山畔吟松風。人事長憐不如意，母災妻病仍相繼。予從連日不解衣，公是何時四門去。追公不及奈公何，肝腸日逐東廻波。黃鸝嚶嚶楊柳暗，長川渺渺停雲多。近聞海岬賈爲盜，入野殺人如刈草。君家正在海之南，大小多應盡驚倒。官兵斂手不下鄉，巡司列坐宴中堂。嗟嗟土地亦忘守，大臣何故羅其殃。時公振怒揮群族，一鼓刀戈盡驅逐。始知才智堪救時，眼底若公徒碌碌。公乎公乎于此足以觀世俗。

菊花歌贈滕桐陽

野老春來不出戶，生憎眼底花無數。湯子佳人漫作群，笑歌踏滿湖南路。清真獨有滕桐陽，秋來種菊花。

成行名葩異品三百種西隣風過東家香九月十五
月初滿携壺遍拉耆花伴墮然一醉菊離傍仰面翻
燠月光短太師白顏紅相袍狀元遊歸海日高美人
薦寢有二喬錦裙十段懸緋桃楊妃醉啜荔枝液王
樓睡起海棠嬌金蓮佛坐僧衣褐四面錦盤巢孔雀
芙蓉褥上金剪絨瑪瑙盤中銀芍藥木香棚映黃簪
薇梅花五色人間稀萬卷難供回子眼猩紅易染西
施衣嬾已愁多金酒血簾外瓊花啼雀舌白鴈翎寒
空自飛青心蓮老那堪折鶴頂鷄冠相映紅牡丹粉

清癯先生集

卷之五

上六

落金銀叢萬鈴無聲金鎖靜麝香毬碎消玲瓏玉粉
樓中酒初歇金盞銀臺羅密疊長把金錢買喜容莫
教一棒飛香雪君不見陶淵明愛菊千古遺芳聲身
邊已辭五斗粟頭上惟餘漉酒巾今不見桐陽子高
才尚未逢知已十甕香醪三徑花樂道安貧兩相似
桐陽子且如此世間萬事奚爲爾

萬年萱壽朱太母

萬年萱映日含芳北堂上離披光五色葉長根老無
剝蝕經霜歷雪歲月深默立忘憂安若石君不見朱

門孺人賢且老膝前有子成名早他日俱承雨露恩
一門盛美人間少萬年萱長茂好爾與孺人同壽考
漫贈徐少峰邑傅

爾本南州人移居陋巷底門前大夫山白日青雲起
雲飛遙遙昔滿空一峰獨出江之東從今下却陳蕃
榻千古人傳高士風

武林七夕歌

問君今夕是何夕乙卯之年七月七烏鵲高填萬里
橋新月微含半庭色忽憶去年當此時天曹夜宴太

清癯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七

傳祠酒邊妓妓盡按曲燈下公卿皆和詩只今病卧
無交際况值兵戈滿吳市高情獨有主人翁開樽共
話當年事當日豪華說武林四時風俗勝燕秦千門
競耀穿針婦三市惟多乞巧人一旦風移人事異轉
眼翻成亂離世客舍荒涼故舊稀往來祇見劉家好
劉家少好二十餘不親女工長讀書花間久無蕩子
騎門外偏多學士車主人翁劉少好憐才好義兩相
似世上人情都莫論且共今宵一廻醉

秋日山居高東樓鄭曉山張太行朱東武劉梅

野過訪留酌夜半分韻得翠字

青天月出山移翠，有客酣歌夜忘寐。白袍倒掛溪上松，烏帽低穿洞中桂。七人元是竹林賢，千里相逢滄海邊。壺空燭短且歸去，明河正落雕鞍前。

樓中行時卧病寄送邊少微水部

樓中日暮傷離別，遙望江關唱三疊。去去仙帆不可從，西風衰柳那堪折。折柳雖易攀君難，咫尺歧途如萬山。山前綠草開天路，水上青雲迓漢官。漢官刻志多廉行，疋馬還。

海樓先生集

卷之三

七

朝聲譽盛，共說忠誠出孝村。更憐雅義根真性，從此居曹庶績昌。當令海宇稱循良，千秋功業流金石。一代衣冠頌建康，建康宮闕天中起。鍾山倒映玄湖水，官道花明馬足前。長安柳色鶯聲裡，鶯聲喚起客愁新。城北城南羅綺春，不知馬上看春日。還憶樓中傷別人。

符卿歌贈張甌江

張符卿，日酣五斗如步兵。烏紗半側綠袍敞，騎馬長帶星河行。十載爲官作兒戲，名居鵷沼身田里。看山

遠度白雲中，留月長醉金樽裏。才過八斗貌若愚，袖手懶談詩與書。三年不爲花鳥苦，半世曾無妻子拘。城中相府乃。

帝起甲第如雲連戚里，三槐覆戶地長春。八座羅庭燦成綺，文園芳樹相勾連。敵虧日月忘流年，沼邊鹿卧芝消砌。臺下鶴鳴聲在天，愛君性古多幽意。繞室惟栽蘭與蕙，花開每見入盡香。風過遙令蝶俱醉，終宵宴客酒滿堂。四壁燒燈白，日光梁間祗聞雙玉振。掌上時驚一燕忙，越南隱人鳴野子。廿載於君舊知。

海樓先生集

卷之三

七

已策驢東入永嘉城，兩月沉酣忘尔汝。吁嗟世事非昔時，兵亂人離君所知。江南鬻饅滿道路，官府帑藏無子遺。軍門好士尚奔競，朝挂鐵衣暮金印。有賢盡見委蒿萊，直道誰將列鐘鼎。白眼看人空自憐，英雄事業成棄捐。君才與我祇先後，一出一處同風烟。尊前有酒誠堪驩，簾外流光若奔電。但得與君長吞三百杯，莫管滄海桑田幾千變。

鄭郎歌贈黃池令子元壽

鄭郎八歲氣何昂，頭角峻嶒雙目光。袒裳入座吸酒

漿叉手應對聲琅琅、有如象簡侍明堂、手骨兀立端
且臧、又如蚌珠生滄浪、容儀溫潤神中藏、翩翩頗含
鸞、鸞瑞落落不同兒女行、汝家原是詩書系、祖父衣
冠擅才藝、人文述作必有源、庭前又出寧馨子、寧馨
子、且秘身、克已讀書求古人、今朝尚食盤中栗、他日
應爲席上珍、

條別行蕪關贈邵醴泉北上

去年逢君在建康、樽俎咲歌方幾場、今年去夏仍握
手、傾歡而醉城南酒、陌上分裳五月餘、今朝又遇關
海樓、

壬

前柳關前楊柳當暮秋、暫縮長條繫紫騮、解衣共入
花間市、索酒同酣江上樓、樓中歌舞須臾事、岐路驪
駒促行思、客邊惟有送客難、相逢何似相離易、况復
與君同故鄉、十載結交情正長、從今一別天涯路、宦
海烟波各渺茫、春宴瓊林須及早、補袞掖垣頻諫草、
倘值

天王問隱淪、上書勿薦襄陽老、

省吾歌爲金面山作

至德有遺行、大慧無窮知、太陰遍冥漠、光耀恒有虧、

吾人本非充與舜、出入安能窺善性、魯參所以重此
身、端居終日惟三省、省身不在言語間、當今念念長
見天、眼前聲色能作障、意外功名非本然、羨君久散
江湖跡、託興魚鹽聊自適、堂中賓客四座盈、樓上詩
書滿床積、積書豈獨知古今、悟道須追前哲心、對人
虛已每自反、出門敬事如臨深、君今與我心方契、來
往禪門談道義、幡然索我省吾歌、究竟終身作磨礪、
君不見良知元自省中來、靈月長懸不夜臺、世路常
多六欲態、休教淨處惹塵埃、

海樓集

卷之三

五

松岡二守遺像歌

人世久無真面目、個個傳真誰認得、眉間長挂兒女
愁、煩上全浮利名色、色相于人本不同、直教打破總
成空、三千粉黛神遊外、億萬塵魔夢覺中、麟閣圖容
人不識、乾坤何處求真跡、汗馬都隨逝水流、精忠惟
共秋陽赤、今觀此像多清真、或是生前福善身、面部
豐隆滿若月、道氣優游和似春、含心如欲甘貧賤、感
額多應厭軒冕、兩眼長看濁世忙、一舌曾共群儒戰、
手執綱常不放寬、情陶詩酒自盤桓、挺身獨畏人情

無動足時愁行路難、衷腸蓄志安盡知、求玄思與神
仙期、看今兀坐凝虛意、卽是初來出相時、付與兒孫
牢認取、莫作奚門僞家主、傳流一氣不魯停、對面何
須論生死、

天台篇寄送毛青城儀部出守台州

天台自古神仙地、處處胡麻映溪水、郡城半雜亂霞
中、官居宛在千峰裏、聞君參靜玄道成、五馬恰向天
台行、萬年靈草非難得、二千之石胡爲榮、台東路亘
瀛洲近、長見倭奴入台郡、海戶村農時作兵、內帑私
財日將盡、此去仗君神化功、一揮慧劍辟妖空、若遇
時清烽火息、乞將丹藥活疲癯、

奚孺子行贈后岡令于四郎

奚孺子、四歲輒頽異、挺項出言抱奇志、顧余懸懸若
同氣、侍席猶能指文字、骨格停停眉宇清、雙眸豁達
如朗星、對食無求意自裕、聞語中通心太靈、尔家三
世多積德、恠道而翁產英物、一兒不獨似麒麟、三子
還成鳳毛色、君不見陳仲舉、南州徐穉心曾許、尔若
他年學業成、掃門下榻期相與、

夢石洲歌

山人住越嫌越俗、閉戶只彈琴上曲、忽憶知音張大
夫、停指開簾對脩竹、竹林清風飄我衣、池頭月出山
禽飛、愁中作歌醉來臥、夢魂恍惚逢君歸、逢君歸對
君語、夜半梨花落香雨、一覺都忘夢裏時、依稀江上
山青處、

送章三洲祠部入金陵

去年別君杏花落、今年見君芙蓉發、屈指相違一載
餘、中間恩憶那能說、長擬君才當大舒、知己未遇仍
汨如、三年止爲桂下吏、兩郡五年勞簿書、天意在人
當有日、中路何須論得失、千里長携妻子遊、一朝又
領曹郎職、盡舸西征江水長、金陵千古山蒼蒼、

大明王氣今不改、南朝臺殿俱荒涼、此去知君能吊
古、騎馬時尋芳草路、淮水猶過武定橋、鳳臺今作侯
家園、巷口烏衣何處歸、孤村紅杏仍芳菲、南郊北隴
盡禾黍、寒林日落樵人稀、至今惟有鍾陵月、夜夜流
光照城闕、期尔爲官如月明、四海清輝共芳烈、君不
見

天王絕孝大禮成萬方作則稱神明君心忠義出天性
祠曹之任非所輕但願齋心崇典故歲時掃松貞
朝度贊成禮樂百神和在虛文獻三賦

曲池山中對酒贈月槎兼懷萬楓潭諫議

浮雲東飛高鳥還落日半照曲池山離華蕭蕭大
急山前有客敲柴關須臾入座通姓字乃是西江月
槎子問子孤踪何所來云自明州還到此杖履初踰
海岱雲衣裳半帶蛟龍水憶昔見君龜山臺身經兩
度桃花開看君雙鬢已非昔昔年春色今重來呼童

海樵先生集

卷五

七

燒蘭缸與君吸斗酒逍遙曲池上世人豈能有請君
作歌我和之月白正是泉鳴時橫樽兩眼對脩竹夜
深相視心如癡愛君才思本清素悟道年來得門戶
三尺焦桐四海遊到處冠軍集如堵歲晚天寒還故
鄉飛帆予亦下淮楊長風亂竊各自往吳樹楚山空
斷腸爲余傳言萬諫議客吳還是何時去江南不斷
鴻鴈行一札渾忘舊兄弟江水悠悠萬里山相思相
望隔垂楊九月金陵酒初熟問君何日出南昌

松石山翁歌

留溪之山何歷歷上有高松蔽雲日綠涯挂壑幾萬
株地老年深半成石溪頭隨翁開草堂砍松作几石
作床手持道書枕石卧九天瀉落松濤涼余聞此翁
多靜志杖履何曾入城市參玄好讀養生書忘世愁
聞亂離事昨偶逢君草市頭邀予共卧松間樓長看
白石當庭峙坐見飛泉隔幔流相期同向山中住煮
石食松老堪駐倘得長生在世間千古當爲赤松侶

度關篇

九月下淮南
遊齊雲作

湖陰九月秋方暮夾浦殘楊最江霧散跡遙尋雲外
海樵先生集

卷五

七

山策驢先度關前路從來關路本多岐送盡行人人
不知千門映草看與廢衆口如碑有是非嗣宗不獨
悲窮蹇楊子何心泣南北丈夫淚爲古今流豈能浪
汚青袍色長江排木時蔽天江頭半雜漕河舡尋常
勿作公私看盡是

皇家內帑錢帑錢濟亂需無盡使者徵求幾時定野
人駐足問迷津登關何必通名姓君不見賈生函谷
曾過秦雄論尚輝千古春韋繻今日辭關去莫訝鷄
鳴避難人

白壁篇留別何白嶽

昔從荆山遊，偶得雙白璧。貯筭二十年，未逢知己客。
久藏漸爲塵垢昏，光彩不彰溫中存。相如歸趙鄧尚
在下和泣楚，猶遺痕。我昨驅車萬安市，道上偶逢何
柱史。握手重論京國交，三載光華一廢事。逃災闔館
松蘿山，門外雲深心益閒。風侈俗狡寡交接，日夕賴
公相往還。庖廩長供肉與粟，綈袍一如周范叔。對樽
每見忘形跡，談世時能出心腹。西風入林，秋夜聞久
客欲發，如秋雲，愧無黃金謝賢主。白壁今朝當贈君，

海樓先生集卷之三

七

新知行寄倪泗濱

種樹不如種花早，舊游何若新知好。一當患難死奮
身，或遇芳樽便傾倒。憶昨逢君官道傍，今朝已覺同
肝腸。交游不異金蘭契，言論真非兒女行。上堂共酌
斜陽晚，一飲輒空三百盞。頽然花底不知歸，仰面天
街月華滿。

落魄行贈高海州

丈夫志功名，田翁事商賈。浮生不富貴，難上時人口。
看君聰敏年正青，少日讀書明一經。飛翺即可上霄

漢何爲落魄，帶休寧。休寧城中塵滿路，君身無繡人
不覩。但知衣緼合漂零，豈識君才能貴富。勸君拂衣
還故山，下帟刺股居衡闕。一朝名姓錄金榜，舊日人
看當易顏。

江岬行送陳一敬一邦朱少徵少欽還越

錢塘日出潮初歇，兩岬芙蓉錦雲夾。越客訪我吳山
中，不待山陰夜飛雪。入門握手歡笑生，對面不言千
種情。屈指從頭數離別，三嘆未終雙淚傾。相留共泛
西湖去，閒身半在禪家住。弄酒長捫峰頂天，尋真每

海樓先生集卷之三

七

度溪邊，極看山興盡，重入城騎馬却尋花。裏行蘭館
艷歌幾迴，咲月樓王琴連夜聲。九門三市經遊遍，樂
事已極哀情見。夜半俄逢惡少年，豎髮裂眸手按劍。
從者抱憤咸擦拳，少年却足不敢前。君輩嬉然若無
與，咲談啞啞春風妍。明朝東望鄉思發，拂袖出門與
余別。送君直至江岬頭，眼見風帆過吾越。西陵日斜
舟欲行，離心先逐耶溪雲。相思兩地淒涼夜，可憐同
夢不同聞。君不見時事紛更人道絕，友義姻情兩乖
別。看君獨存千古心，感激令人寸腸裂。山陰雪棹駕

煙波夜半歸來興若何愛爾遠尋江上路高情却比
子猷多

月下吟

城頭月出光如雪兀坐空亭正愁絕尋君幾度不見
君披衣踏遍天街月天街沉沉更漏長夜寒烏鵲啼
枯楊君於何處醉歌舞使我獨行空斷腸離腸九迴
有時轉我思綿綿與天遠尋君不及夢君時對月還
如對君面君心如流水一去無回頭我身若萍梗朝
暮隨水流流水何年向西注月輪豈共浮雲住一帶
海樓集卷之三

王生歌

王生每爲人所怜對酒放歌聲徹天屋角飛雲不敢
動水邊萬木皆鏗然新安見者盡相許東邀西喚無
定住當年生長在姑蘇因之流落忘歸去去歲逢余
關路傍仰面折腰稱小王自言聞譽二十載今日願
隨遊遠方早晚視余若舊主慇懃孝義如兒女艱險
長經亂世途淒涼共對秋窓雨君不見世人盡多棄

利私生獨愛余書與詩性靈慕篤學亦久往往出口
成文詞余居城市逢迎倦逃災即欲栖郊甸假館更
賴生力多陽湖崑寺搜求遍嗟哉王生之義誠有餘
乾坤交結翻不如若令軍門募士得生侶勦夷報主
能捐軀使我世清歸故廬

劣猫歌答奚后岡且寄

我猫無能性復劣四爪如錐尾半折夜避水鼠伏牀
頭晝逐家鷄穿屋缺搜厨囁鼠竊無餘幾度逐之仍
返廬后岡居士一何愚賦詩索猫云護書吾於此物

海樓集卷之三

十九

胡足惜與之但恐傷君食呼童展紙聊走筆寫猫贈
君挂齋壁嗟哉物假能混真對猫論像休論心只愁
猫神爲筆分馴棟沿垣步益深君不見孫知微酒酣
慣寫雪鍾馗四壁但聞魑魅悲此圖勿作尋常看入
夜能令群鼠疑

慕鷗歌爲金子作

越南戰伐無休息天日長含海峰色野老流離江上
鄉三載星霜頭盡白水國茫茫雲樹秋中有散客居
滄洲逃榮不羨公與侯慕彼沙邊雙白鷗白鷗性僻

忘機事盡日乘波自來去遠害那經網昔前若安章
混魚龍處人能忘世方與群鷗亦無疑長傍人煖烟
斜月栖同穩狎釣依蘆情轉親君不見朔方白鴈書
曾寄黃爵啣環能報義天生羽類本同人胡反與
諸禽異一逢利欲心輒後同胞按劍時相持沙邊鷗
休見疑吾與尔踪隨所之

送章兩山北上

共戈蔽野烽障天四郊村落無人烟君今挾劍復何
往自言獻策金門前金門巍巍近天日

海樵先生集

卷三

三

天子求賢正虛席好結英雄共請纆早下江南靜鋒
鏑

吳幕府歌

吳幕府騎馬殺倭誰與爭常年在在外今一歸羶血猶
濡手中斧昨日逢君賞懸庭滿頭白髮難掩青堂前
祇設數尺榻枕畔惟堆百草經自言左臂麻且急更
兼中腕氣壅塞當道無聞醫未來應頭露慘如雲集
余忽見此涕泗多吾越之民其奈何慎言幕府好理
東路倭奴將渡河

少年行

洛陽金谷饒春色少年走馬城東陌娼樓酒館昨朝
春相院侯門今夜客醉中交結不知心天上浮雲無
定陰但得歌場投一笑詎知人面值千金千金一笑
從來有人世那尋百年叟滄海桑田尚變遷巷陌園
桃豈長久勸君何用戀華非牆裡梨花牆外飛但看
古來銅雀妓年年空設約望陵幃

南山吟留別陳一敬

門外南山元不改山中鎮日雲長在高風吹雲又出

海樵先生集

卷三

三

山一朝飄落青天外天外孤踪無定處陽景
時有他年若返門前路依舊南山是主人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三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四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璵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古詩

侯先生歌

看山兩月不歸城，歸城輒遇侯先生。先生求嘉佳四谷，著書稚子皆知名。身中祇佩雙龍劍，市上橫行人共羨。千金暫買青樓笑，萬卷還思貢門戰。棄繻晚出，兩河開河兩岸揚柳多。長空星沉客帆起，離別與

集

七

何我歌一言君且聽，當世儒冠非畏人。風雲儒護五侯宅，花鳥長依三殿春。君不見今人好利不好古，君莫從前爲詩苦。荷客惟將錢作神，原家誰問塵生金。嘗聞燕趙多俠遊，片言能以身相酬。荆軻會把秦王袖，豫讓甘拚國士頭。君去應過三市裏，君逢此輩當知已。時異休明易水歌，才高好論周宣理。燕臺峨峨高十尋，明君致賢不在金。從此遭逢君莫訝，古今賢士說侯嬴。

東坡墨竹歌

東坡先生集

卷之十

七

得年年共歲寒，垂老何須問知已。

遠遊篇送楊秘圖遊閩

山人性僻耽遠遊，長日白雲生杖頭。名山到處走欲遍，題詩多向空門留。前年自楚始歸越，兩翼新添鏡中雪。田園江上未全蕪，一犢長耕歷山月。傲世那論生計愚，笑歌飲水何悠如。達士移書每問道，使君題扁名其廬。廬扁相傳滿鄉里，山入之心只如此。耻將名姓播人間，惟願開樽向烟水。春風昨夜鳴江城，翩然野興如雲生。出門仰天何所往，拂衣便向閩山行。

閩山峨峨倚天起，東立藩屏入漳水。水國蒼茫接海門，白日魚龍伏其底。君不見宣尼登泰山，一望非人間。君今觀海水，從此難爲言。又不見向平好仙術，家居事冥脩。一畢兒女累，方爲五嶽遊。君雖神仙侶，難忘妻子憂。大兒垂髫未三尺，小丁在櫛方一周。衣食關心須料理，閒身莫爲青山留。人生觀物在觀意，一室真能見天地。鄭圃藏名豈浪傳，管寧抱膝猶堪繼。興盡當思故里春，山上月華長待人。願君莫學風前絮，滾滾惟隨南陌塵。

潘梅先生集

卷五

五

王夫人歌

夫人不受塵闥住，隱跡偏尋傍山處。流水時穿白石橋，月輪夜挂青松樹。抱膝中庭日晏如，案頭惟著養生書。惟君尚未藏名姓，門外常多長者車。

千金子行

遶河西畔千金子，兩頰桃開紅照耳。明水含眸雲撒肩，陌頭走馬香塵起。鳴鞭昨過三市中，萬家楊柳生春風。夜深醉酒清梁道，結客俄逢李太宗。花前月下無朝暮，爲雨爲雲越臺路。不論交隨白髮長，但知情

與青春度，含啼送遠臨水湄。天寒不惜解羅衣，香肌擁雪花中少。白玉凝脂天上稀，天上稀天若有時人不知。因之謫落人間世，長得高樓夜夜期。期君遲待君早，門外啼禽怨春老。君不見當年衛玠車，今朝尚恨千金少。

饋鮪行答周浮峰社長

去年蒸鮪製頗異，每向人前說珍味。今日君仍遠寄之，甘美猶疑去年是。乃知人美味始甘，東坡西乳名徒擔。案頭日晃鱗如動，簾外風凝香尚含。呼童拆魚復沽酒，虎嘯直須空一斗。對此安能相共君，哽咽當食難下口。

潘梅先生集

卷五

四

補祝吳潑溪母夫人九十壽歌

夫人身居儒者門，生長本爲帝室孫。容光內秘不可見，賢聲惟與河山存。膝前有子多文藻，宦遊偶得江南好。輕車從養向會稽，心安忘却年華老。今年九十眉益長，坐臨壽域傾霞觴。理池醉倒東方朔，未得偷桃獻北堂。醒來獨拜夫人壽，仰天口占詩千首。長願夫人在世間，年年醉我蟠桃

酒

寫長春圖歌寄壽楊南泉西曹

去歲花遲今歲早、今日看花明日掃、一花下落一花開、不覺主人花下老、花下老人謾自羞、去歲看花曾黑頭、兩眼何辭索花笑、萬事只須逢醉休、人生苦無千歲壽、何不對花長酌酒、但得花生不斷香、美酒便當傾十斗、十斗日傾胡足多、花外日輪如轉磨、請君進酒勿停手、昔日劉伶今若何、君把杯、我擊鼓、折花當壽君莫數、無處迎春不送春、豈如君在長春圖、

海養先生集

卷之四

五

諫官篇送和象泉掌科之建寧

昔余旅食淮海東、君方爲郡行巴中、相逢岐路不能戀、桂席又乘楊子風、匆匆歲月無停住、三年典法賢聲著、

天子徵君作諫官、策馬仍從秣陵去、余方抱憂居隴頭、無計送君徒淚流、離心一片繞江水、青天碧島空悠悠、君不見北胡犯關南寇劇、海上居民死鋒鏑、當路宵眠無所籌、震怒惟將刑濫及、又不見蠻夷昨夜攻城麓、今日將軍貫三木、如此全無愛士情、臨機誰

肯傾心腹、邊患日大、將日刑上者、移官身自榮、風塵障天白日晦、黃河之水何年清、君爲獻納時頗早、之官況是南科好、世事於今已若斯、此去莫辭頻諫草、諫當成事休建名、自古立朝惟致身、一心報主須捐已、片語安邊在用人、我作歌、君側耳、滿眼傷心聊隱几、吏道年來風漸衰、力挽頽波望吾子、

紅拂妓歌

紅拂妓兒年十九、流落軍門在人後、主人驕貴不足依、託身願入英雄手、一見衛公欣欲歸、夜半更衣脫

海養先生集

卷之四

六

虎口、千里騎驢入太原、路經靈右逢亂鬚、解囊擲頭盡驚異、口呼兄妹無相嫌、真龍出天野、龍走百萬奇珍爲公有、因之遂成社稷功、麟閣元勳今不朽、吁嗟此妓真異哉、恍惚身自天都來、從人不作裙釵態、論世惟多國士才、君不見唐臣多少居朝宇、袖手素餐常誤主、此女精誠世所稀、千古簪纓真愧汝、

紅線

薛家有婦名紅線、身若輕雲花作面、中藏秘術幻似仙、混跡閨房人不見、一朝主難家欲傾、潛飛密計散

雄兵功成忽尔去人世明河千古猶含情

虞姬

紅顏古有薄命名命薄莫如虞夫人一遇重瞳承叱咤朝暮惟隨征戰塵八千兵散罷歌舞王貌竟為垓下土自古興邦屬聖君至今人說王陵母

琴操

海客常年帶商賈白頭卿相忘鄉土名利如天無盡時人生誰記回頭路琴操本是烟花人自知歌舞能陷身一旦忝標見本性千秋水月傳清真

海客集卷之四

七

朱東武行年五十予邀舊游邵南城余靈峰徐九里孫雲樵小集息柯亭醉後歌以代祝

聞君今當五十齒德具五常無百史堂上惟存軻氏親膝前又見徐卿子我亦年登四十九較君才藝一何有舊日交游祇半存相邀亭上為君壽從此期君福祿臻獻書早晏曲江春明朝且謝南山去從宦休嗟白髮新君不見朱買臣

桃花歌泊梁溪有懷萬楓潭諫議

梁溪三月桃花開凝霞映日紅成堆風吹花香落溪

水東船野鰲西船來昔有人兮宰山縣桃花千樹當庭見一去長安作諫官惟見桃花似人面桃花猶記昔年遊溪水無情日夜流他時若遇溪邊路應被桃花笑白頭

題王繼津兵曹美人圖歌

古往美人世所奇伯虎徵仲相繼之江夏王生稱獨步武林今見俞家兒姚江孝廉李葵阜索得此圖藏亦久天生奇貨各有歸今朝又落兵曹手圖中二女何代人或似開元號與素芳心未滅綠山恨蛾眉尚

海客集卷之四

八

為漢陽顰蹙哉世人生男且勿喜門楣但看楊家女一人承寵萬人榮甲第如雲連戚里入朝曾賜七葉冠異域玄璣照夜寒歸來翻厭繁粧麗獨挂輕綃傍竹闌姊妹蒙恩意已足一旦鑾輿幸西蜀妖環已化驛路塵夫人魂落陳倉竹豪華當代視無前滿門殄滅胡足憐女子事人在其德嬌歌豔舞徒流連明皇在唐亦明主友于之義誠堪許况兼聰敏能尚文獨此閨帷無可語禍福在天非有門反手災祥人自取治國常易治心難亂根不在安祿山胡軀豈為帝妃

子旋舞非是宮庭歡遺恨千年唯在此馬嵬誰因六
軍死君披此卷且莫哀家國從來當慎始

送朱少徵秋試

尔父昔當鄉薦名見尔始添朱家丁于今尔復學業
成騎馬又作觀場行年華忽忽如電逝廿載渾如昨
朝事尔須早折天桂枝好同尔父燕都試父子同試
復同科四海說來能幾多今秋尔若不努力他日其
如尔弟何

臺上歌寄王龍江太守

海樓先生集

卷之十

九

登臺偶酌亭中卮忽憶與君臺上時倒卮日夜同宴
咲馬頭長帶星河歸匆匆歲月如奔電閩越相遠不
相見數載山中無一書惟有床頭淚千片淚流有斷
續所思何綿綿知君樂田里持釣弄江天江天可樂
復可居市朝之事誠紛如明朝與尔藏名姓同入南
陽結草廬

停舟歌寄王野塘國教

停舟旅泊鷺湖暝月出橋東蕩天影撫景因懷廿載
人來此曾爲邑中尹歲歲春風幾萬家道傍開遍甘

棠花野外於今尚絃誦城南到處皆桑麻桑麻有枯
榮所思無間隔我昔桑麻間曾遇匡人厄此厄顛危
人共聞赤手惟君爲解紛報德未圖車下戰淚流空
洒湖邊雲前年隱跡吳山寺偶尔逢君坦腹子古貌
清才世所殊惟於阿丈兩相似君不見富泉埋頭在
西監當時范老能相薦一逢內助作相公千古人稱
晏元獻又不見孫雋才華動朝野乘龍又得桓家姐
君婿今懷玉潤姿亦非久居人下者

賦得越王臺上月壽梅使君

海樓先生集

卷之十

十

蓬壺之水幾萬里東來月自壺中起飛輪直上越王
臺清光照入千門裏千門皎皎揚金波一犬不鳴如
夜何川上明珠已還浦城北虎群方渡河明河夜半
臨城闕鈴柝無聲群盜滅家家拜祝天邊人夜夜願
爲臺上月臺上月圓且光萬民安堵無流亡田有秫
兮園有桑胥甲不來夜益長臺上月華五色振作人
文耀邦邑禮樂三千士若雲彬彬盡是登蟾客臺上
月來復去度漢流輝歷燕薊關山之戍歸幾時胡騎
今宵走何處安得此月懸在九重之殿庭長見百條

真與僞便當化作君王心盡照人間不平事歲歲年年稱至治

賀鑑湖中水代壽宛溪使君

湖中水清到底上不波濤下無滓碧荷何悠悠白石亦齒齒終朝蕩漾無停止中有十丈蓮翻露復含烟倒垂艷影搖青天微茫遠馮黃河源澄清堪洗蒼生冤只愁此水流出賀鑑湖東之瀛海歸蓬壺乘仙一入天河去萬古朝宗向紫都

洞崑歌送徐邑博少荆擢尹暨陽

常聞五泄之山在暨陽東與鴈蕩爭雄長又有洞崑居其傍無乃至人養道煉藥之仙鄉歲久神仙已歸去惟有石床丹竈存中央我欲遊之未能往十年清夢徒飛揚會稽廣文徐夫子今復為郎宰於此移將橙樂治斯民必有絃歌振人耳為之暮月政或餘休攀此洞探幽竒且尋五泄凌絕頂俯窺邑中百姓之瘡痍況今時事益紛擾行道樹功誠在茲送君且自之官去排難好為民杜計莫從崑裏問神仙蟬蛻茫茫在何地君不見秦徐市

送社友鄉試

秋風滿庭槐半吐嫦娥夜敞清虛府丹桂俄開萬樹花人人盡挾吳剛斧君身本是文曲精却與嫦娥原有情步蟾折桂路非遠門外青雲接履生吾友昔多登薦籍一科常見數人入近進都非友內人況皆後輩非余識日昨看君氣色新今秋定知俱發身況當時事正紛擾天心應待老成人

泣時行

海上之夷滿鄉邑城頭火砲如霹靂日暮居民猶巷歌野老惟多仰天泣昔年夷或過甬東波浪外高常待風今則風消浪亦伏往來各郡如島中吁嗟此夷誰致汝總是豪門無賴子萬錢收買蚕口絲只愛椒蘇不惜死君不見昨日出海絲未售今日乘潮覓屍首屍首未得家未知白頭老父收新絲歲久閭門夷作館絲多捕其家亦肥又不見中丞昔來令若蓬商者杜門夷滅形今朝又報中丞死諸島蠻夷一時起自知才將係安危吾越之人誰解此人言此夷良可憂我言夷外別有愁西風吹衣咽無語星斗滿天雙

淚流、

老農歌

陸澄甫先生詩集

瀟湘雨深風不稀，竹葉蔽天如雪飛。洞庭老農罷耕
耨，挂帆遙自東村歸。向晚開莊帶簑宿，夜半持燈視
牛腹。衣薄不愁風苦寒，但恐天明草不足。君不見農
家命在田中禾，耕田况賴牛力多。今春雨潦或不息，
秋後官租將奈何。

孤城行

行盡深山何寂然，石門幾處流寒泉。孤城不閉雉堞

海樓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三

亂荒林日落無人烟，或似黃嵩兵火後。居民半死縣
官走，正欲詢之行路人，忽聽猿啼淚霑袖。

雪漁行

北風昨夜吹湖水，開門雪花浸沙嘴。四望渾無訪戴
舡，一片寒山幾千里。何處鳴榔有老漁，凍腸無食頻
喧呼。得魚不敢換村酒，易錢且欲償官租。向晚漁舡
集洲渚，徹夜無眠共相語。無食猶堪茹草根，有魚纔
可存兒女。余聞此言無奈何，仰天聊爲乞陽和。陽和
着体手足活，明日捕魚還可多。

竹青塘歌爲張通政作

知君久抱江湖癖，海外三山盡題述。十年舟楫長不
歸，滿眼風波慣能歷。竹青塘水清若渠，兀坐一蓑如
晏居。倏作顛風豈無意，天應愛君多墨書。君不見世
路風波日千里，何獨塘中水如此。又不見吳關此去
非汨羅，江魚之腹如君何。

明樓曲贈莫大

思君只隔江上天，逢君明月當樓前。此夕團圓猶勝
舊，昔年惟愛何能捐。登樓且款天邊月，畢竟傾腸爲

海樓先生集

卷之四

十四

君說開口難陳三載言，展袖猶存雙淚血。我有寸腸
君未知，此唯明月能相窺。誓心不學升沉魄，結髮常
將三五期。三五升沉有朝暮，君情儂愛無新故。樓上
雖題燕子名，月中豈似嫦娥苦。看君向月開綠琴，一
絃一字清我襟。兩意休彈寡鵲襟，一身實有求凰心。
鳳兮鳳兮在深谷，他日得之心始足。雙飛日日傍樓
栖，比翼年年和月宿。我身如高樓，君身似明月。樓須
有往來，月自多圓缺。君當憎缺莫憎圓，今人難結前
生緣。君不見無心恩意若流水，過眼容光如馬邊。向

來繾綣無終已，歸心忽逐水輪起。行行並馬到錢塘，
江水離情兩無底。長江水清猶可窺，人情隔面難爲
期。請看今夜尊前月，明日清光知照誰。但得君心未
如石，千里關山猶咫尺。兩帶雲埋未足憐，東生西去
那須惜。桂魄在天常有虧，人生難得盈滿時。鏡裡紅
顏頃時事，昨朝綠髮今成絲。風塵本是沉身地，烟花
自古非連理。蘭閣芳年不再來，江州舊恨君須記。君
不見月亦有日相因依，承光四海揚澄輝。魚猶比目
燕千飛，君性惟靈反不如。我歌此曲君莫嘆，良言逆

潘彥生集

卷之四

七

耳終利身早爲舉案儒家婦，莫學嬾若月裡人。

題陳一敬春郊共語圖

城南日煖桃花早，散步沿溪春正好。山色撩人不肯
歸，盡日長談坐芳草。世事浮雲朝暮新，人間難得心
交人。端居未蓄分金意，握手安能傾蓋親。親仁就道
人能幾，機投豈在言辭裡。恩深不與易萬乘，義重真
堪輕一死。感君遇我非凡群，踪跡尚如天上雲。雲去
雲來無定在，君行君止難隨君。我之待君若形影，追
隨曾未離俄頃。目下看花每共行，夜來伴月還同寢。

同寢同行雖可期，兩心兩隔誠難知。西橋楊柳東林
鳥，啼盡春風怨阿誰。君不見長安道上遊俠子，常把
千金買知己。一朝金盡歡愛衰，對面相逢各無語。又
不見馬上挾彈公子徒，獲禽時假花間路。他日禽空
路亦迷，寂寞春花落。鎖烟霧，高情千古有虞卿。笑拚相
印西入秦，魏齊本是勢途士。氣結盟成那顧身，與君
論交日將暮。不覺臨風淚雙墮，倘君好古重心交。明
日還來水邊坐。

城西行送王會溪北上

潘彥生集

卷之四

七

城南日出飛紅塵，長亭柳條青向人。看君結綬別知
已，楊鞭上馬驅風雲。雲霄渺渺幾千里，金門遙向三
天啓。燕堂尚有求賢金，際會須知自君始。只今胡馬
猶未平，此去上書當請纓。丈夫所學在何事，挺身西
北爲長城。嗟余年少稱同志，余卧丘園君命滯。王途
一上不能從，白首悲歌淚如注。

梁月吟寄見齋

梁間月色何淒寂，獨客無眠淚頻滴。知君寄跡閑空
齋，別有相思坐深夕。月色於人亦有情，來向短床相

對明不識君心不如月，但知明月能隨君。別來相隔香林樹，惟有月華自來去。安得君身如月華，夜深長過幽栖處。

庭下葵行為朱少欽作

庭下葵葉離披發，幹高且直結。蓋何纍纍，挺身出塵表。不受林風吹，墻頭忽過中天日。葵獨向之心愈赤，有如鯁臣抗疏見。

天子叩頭血濺殿前石，又如烈女遇盜賊。白刃加項語益激，海浪難摧砥柱峰。天風不轉鵬鵬翼，吁嗟丈夫。

海樓先生集卷之七

七

夫生世間家國事當相關，長虹白日每照耀。鄭義於人非等閑，君不見海夷連年犯兩浙。居民半化溝中血，天上王師望不來。各郡財窮食將絕，尔今蓄志多崛奇。忠孝在人心，所知壯歲好。據請纓，志仗劍出門當勿疑，尔但看庭下葵。

為陳一邦寫黃菊歌

我於雲衢別亦久，前日雨中忽一過。解囊偶出紙八尺，索寫黃菊花數朵。吁哉此花不甚香，獨於歲暮凌秋霜。願從金谷爭艷冶，自甘搖落東籬傍。丈夫立心

在貞潔，垂老更須存晚節。要知學問何所來，請向花間辨枝葉。葉葉枝枝出本根，人生進取當有門。雲衢才性實天與，莫因世俗相淆渾。只今好為明時出，且共杏花娛曉日。他時興盡賦歸來，余當同醉山中菊。山中菊，年年花，山人之醉應無涯。

海上行送梅使君赴曹州兵憲

海寇殺人隨地有，惟吾越城賴公守。公今遷官入曹州，又報寇來皆束手。始知大才能解紛，安危在身人不聞。遑遑萬姓苦無告，含悲西望東山雲。雲飛遙遙

海樓先生集卷之七

七

若奔鹿，中原時事真難卜。六郡天無三日霖，黎庶家空一斛麥。吁嗟地險何足憑，盜本在時不在人。赤叟自是望其哺，稿木從來只待春。公去提兵當愛惠，曹民飽兮越民饒。日夜烽烟照海城，白浪連山號戰鬼。昨日夷兵犯海寧，長矛橫殺周將軍。吳中各郡盡湯沸，荒途逃竄時紛紜。漕河糧艦國所係，腹心况是山東地。倘然醜類合楊州，首尾中分若為計。當道無書達鳳池。

聖主齋心猶未知，誰報天兵出遼海。無乃夷牒欺我

師顏公多招叱咤士殷勤教以千人藝而浙兵財難
久持力障江淮惟賴此

李文霞歌

吳國有佳人婉孌稱絕世時命久不遭流落烟花地
烟柳原花不笑春怕將芳意浪隨人光華漸逐東流
水踪跡猶同南陌塵自謂紅顏已拋擲重門花落無
人拾詎意青樓大道傍一朝復爲英雄識從此蘭房
歡愛長朝朝暮暮比鴛鴦爲愛丹霞戀秋水懶乘行
雨過巫陽君不見天台城郭霞爲牖洞中僊子餐霞
海樓先生集卷之四 七

久一自劉晨採藥來留得風流在人口

題張中翰臨海卷

問君近日居何處避跡云尋海濱住展案長飛蓬島
雲開門正見玄洲樹興至遙乘萬里濤斜月半天星
斗高適意休生尼父嘆浪形豈是仲連逃君家仲氏
余所善逢君如逢仲氏面一輩聯榮世亦稀雙珠並
美人爭羨仲氏久耽江上春東連滄海長爲隣余樵
江海路已慣相逢何異同鄉人

蘭房曲

春風昨夜至庭院動繁華都言桃李豔不如幽蘭花
幽蘭蓄性本清真谷中畹上託芳身自甘紉佩贈君
子那肯分香逐路人金鞭寶騎誰家子結隊聯肩入
三市蘭房有女二八年強抱琵琶半含淚一淚雙珠
萬種心求凰覓侶在瑤琴十年未遇成都客積盡相
思愁轉深名花隔戶尋常見富貴豪華誰復羨眼前
但得一心人白首蘭房永相戀君不見綠珠當日逢
知己一旦樓前爲君死若將此操比蘭花妾意郎心
正相似

海樓先生集卷之四

三十

飛霞篇

朝登明月樓暮入飛霞館中有乘霞仙容光如月滿
相邀洞閣向余言前世還餘未了緣流連歲月不歸
去思同比翼時翩翩兩心共念堅踰石河山可改情
難易暮暮朝朝如一時歲歲年年若今日洞口飛花
有落時我心終始無拋離溪頭流水去不返我心交
結長如斯山中歡愛真稀見塵世風流那足羨若使
肝腸無改移一任葉田幾遷變君不見天台瑤草
復花劉阮遇仙何處家但得長生甘絕粒挾策邀遊

食紫霞

送傳虛品諫議入山脩道歌

君不見眼前世事紛如蟻，財空兩浙兵戈起。風波蔽
天白日昏，乾坤無地尋知己。君知天道難久安，千里
挈家深入山。赤手掘穿生死穴，一劍斬開名利關。麻
鞋不踐紅塵路，溪水桃花隔烟霧。萬劫俱空滅往來，
一心無住通朝暮。丹書可講火不傳，人間誰識天中
玄。若教悟到忘形處，烈焰能開十丈蓮。宦路惟君明
此理，掉頭躡足人難比。石上餐松夜月中，杖前掛藥

海樵先生集

卷之四

廿一

秋雲裏，楚君前是道者身。今世採真逢至人，鬚眉不
帶凡俗氣。庭戶長歸玄鳥春，一朝失脚天池路。吏隱
黃扉曾抗疏，自知貴寵能禍身。叩頭

天子辭簪組，靈根不斷舊藥苗。閒居屏俗耽逍遙，殊
方怪士坐蒲壁。經年老衲談通宵，門前草長春不管。
江上用蕪心自饒，咲傲每招官長罵。落魄不嫌妻子
驕，但聞靜理當超劫。别有仙寰懸日月，松苓豈是常
飯糧。石髓本爲親骨血，功行漸滿顏若童。神結體輕
能御風，他時續嶺謝人世。翱翔八極驅喬松，君不見

向平辭家別妻子，翩然五嶽無終已。又不見伯陽一
日丹藥成，鷄犬食之皆上昇。從來未道奪元化，何獨
一身延壽齡。嗟余在山年半百，日夜著書頭漸白。願
得君施點化功，乞與金丹鑄皮骨。

銀臺行贈呂東匯通政

君不見上居惟擇仁義隣，結交頗得賢豪人。聯鑪買
咲不顧利，當難解紛能許身。憶昨騎驢入吳市，酒中
恰遇銀臺使。此際方當乞巧期，四壁笙簧擁諸妓。夜
半鵲橋牛女俱，明河半落橫座隅。眼前狂客樂無狀，

海樵先生集

卷之四

廿二

惟我與君心不殊，吁嗟世衰友義薄。況此城中風土
惡，昔時刎頸今反眸。祗餘榮利能然諾，古道年來誰
與明。方寸獨君非世情，腹飽五車口如訥。官同千乘
身尤輕，往聞舊葉居崇德。避亂新依鵲橋側，門宇聊
同蝦菜隣。衣裳尚帶烽烟色，余亦求婚來武林。兵荒
河旱淹歸心，滿途豺虎無可語。日夕賴君開素襟，看
山每挾雲中住。探春共入花間去，常把雙珠徵一歌。
不惜金魚換綠醕，君才非不能相天。位高青重名難
全，君才非不能靖世。器凶思苦身徒致，不如退步學

長生留得精神在天地天地有盡神無涯四海八荒
皆一家請君但看呂嵒叟至今猶酣岳陽酒

交友篇贈錢在溪

種樹莫種楊柳樹交友莫交輕薄子柳花飄蕩無回
頭輕薄之人寡終始嗟余半生浪逐群轉眼骨肉如
浮雲囊琴到處走欲遍越山南畔今逢君君年十八
好文翰胸裏詩書常滿案遠志尚與時相遠高木每
爲人所歎學業未成身早孤舉頭兄弟皆如無居鄉
不作兒女態歛跡獨求君子儒調殊意遠無交際陌

海樓先生集

卷十

七

上逢余心頗契許身真以死爲輕合念直交金失利
山齋幸與君相隣來往不異同胞人尋春長作看花
伴坐雨曾爲入幕賓君不見陳仲舉下榻惟待南州
士百年意氣誰能如一代才情兩相似又不見劉長
卿當時錢起能齊名文章一與肝膽合遂令四海稱
同聲自慚薄劣何所有每惟浮名播人口感君素含
冰雪姿一見便結歲寒友歲寒之交在久長恩情豈
逐春花芳不信但看庭上杏昨日芳菲今過牆

平黎歌

雖風捲雲翻海底海上黎蠻不時起官府驅馳無奈
何近土居民愁欲死錢侯按法無提兵一揮長劍諸
穴清歸來走檄報

天子窮荒萬古歌昇平

寫天池五花歌

梅花落盡子半實堂下牡丹弄殊色朝王萬卉不敢
汚粉毬一夜呈清白菱荷虛直凌沼中赤心又見蒼
薇紅區區草木尚如此嗟彼君臣胡不同

口識

海樓先生集

卷十

七

天一口一口復九首利石爲牙鐵爲肘肘揮百魔至
牙張萬骨朽饑蛟匿形虎罷吼天一口飛入婁囂食
天狗天狗觸即死移齧葛天氏背龍已折眸喪子擁
道之人不敢指上帝震怒觀世發慈救苦下遣黃梅
師燃燈普照作孽者誰慧劍一舉口作齋口作齋牙
無離舌期期禍之機股寡疵方餐願

絕交行

人言結交須結心心交非誠交不深片言可以越山
海許身不在千黃金越南蕩子名輕薄日向豪門醉

酒肉博簪朝隨屠子遊、闔鷄暮入娼家宿、宿娼酣酒
不顧身、華門忘却心、交人人心原抱金蘭舊、昨逢反
訝肝腸新、肝腸本無今昔異、蕩子心殊自相忌、却將
寸步爲萬山、不思異姓皆兄弟、兄弟有劫殺、妻孥多
去離、豫讓變其體、朋友歎知之、我今與子交、尚當安
享期、安享已如此、况渠患難時、君不見世路悠悠變
朝夕、鍛鉛爲利鉤、爲直縱、令黃口爲人憐、當知白首
何增益、君無所益實我羞、人皆笑我非君儔、寒松自
與春花別、落絮惟隨斷梗流、請君誦我歌、中有絕交

海樓先生集

卷五

廿五

語、今當置此心、無復爲君許、他日相逢陌路中、參差
牛馬各依風、由來日月元殊耀、自古參商道不同、君
有廊廟資、我多丘壑賤、若登樞要時、毋勞布衣念、念
予勿念定交初、初交之語誠欺余、高情獨有稽中散
善絕山濤在一書

留明山歌贈徐龍陽廣文

奇哉留明之山、高萬丈、盤厓飛磴橫其上、平吞日月
排青冥、下撫群峰若黃壤、中有蒼松幾千尺、太半年
深化成石、仰見風泉天上流、恍若銀河挂丹壁、此山

不知何歲年、父老乃云秦漢前、至人來此悟玄理、蛻
身萬古爲神仙、神仙得真火、至今戴火行、常時或隱
見、因以卜陰晴、此火從來無斷光、胎靈毓性難久藏、
一陽在地豈無復、千載又出徐龍陽、十年混迹燕山
道、大隱曾待金門詔、卧抽彩筆蒼公卿、醉草玄文薦
清廟、自知名譽能滅身、拂袖便辭西苑春、放言上疏
謝

天子乞得留山作睡臣、一住山中養至道、眸爛眉垂
不曾老、夜半打穿生死關、獨立天中發長咲、朝隨火
海樓先生集

卷五

某

仙去暮逐火仙歸、世人不可見、惟火山中飛、君不見
昨日花、今日果、焰裏金蓮綻成朵、知君死火得火生、
世世在山還戴火

竹亭歌寄薛姑蘇錢處士

聞君上世本越俗、徙居却傍吳臺麓、座上常來四海
人、亭中惟有千竿竹、竹自畫、寧無故里思、竹亦日多南
向枝、閒來取竹作籬、清聲不異柯亭時、今歲君當
中壽者、賓客填門盡朝野、共祝君年與竹齊、稚子龍
孫滿林下

明珠歌寄王龍原待子

老蚌生珠元不早，一出人間便稱寶。昨報新添王氏
丁，細檢君顏還未老。體實形圓潤且溫，掌上擎天光
滿門。好從家廟告皇考，昔日聰官今有孫。皇考陽明乃夫子所命孔名也君不見黃帝求珠崑崙丘，象罔得以消帝
憂。異物從來天所愛，區區不獨隋庭戾。又不見董偃
業販尚齟齬，公主養之因得幸。甲第如雲亘九天，豈
但輝連十二乘。君家舊有封爵基，時下况乘
天子恩。枕純綳綉且調護，他日棟貂良可期。

海樵先生集

卷之十

七

送張甌南山人入武林

越山爲君舊遊地，舉眼皆非昔時事。惟有山中樵海
翁，白首相看問行止。君言我本東甌人，今復移家向
武林。海門一片清秋月，夜夜長懸故里心。別君九年
何所得，養生獨見髭鬚黑。扣之不語咲且歌，吾知已
究長生術。即今海寇遍浙西，官兵半死民流離。此去
煩君開藥裹，大舒國手援瘡痍。君不見昨日平湖寇
復至，今朝又報官兵死。安得君丹盡活之，人人來種
門前樹。

江亭問字歌

閒來偶向江亭坐，江上初逢夜潮過。幾處春鳩不斷
啼，飛雨滂天山忽暮。入橋野艇何匆匆，多應問字尋
楊雄。古書如毛不可識，今人况無蒼籀風。蔡邕八分
意亦古，二行鍾胡猶可祖。內史草書氣漸漓，流入梁
陳無足數。宋元亦有黃米流，聊尔走筆成戲遊。我
明尚見解學士，書意廢盡南安侯。允明作草善飛舞，
徵仲小楷誰能伍。我亦山中好作書，廿載頗爲筆硯
苦。吾越蘭亭風已磨，百紙難換雙白鸞。古傳筆積十

海樵先生集

卷之十

八

八瓮今惟家藏千畝禾，昨逢道上一村叟。持余書篋
繞門走，走之三日無一知。見者多應咲開口，嗟哉俗
薄何至此。市販却是千金子，常郇公庾少侍。尔若來
遊或餓死。

寫牡丹題贈友人

飛黃入遠陸，良鳥栖高枝。丈夫生盛世，毋忘得意時。
君不見春風昨夜歸東洛，魏苑千花一時發。滿路香
雲吹不開，四座豪賓正酣殺。嗟哉此花偏能占世情，
造物得權功始成。煩君及時取富貴，憶赤欄芳垂今

名

觀方甥寫山水歌

吾甥寫畫若電走變幻雲霞隨意有一筆飛奔俄頃
間積疊山川消湖口吁哉此畫濃後疎墨痕盤錯如
顛書從來繪理重工緻况無俗眼多輕儒吾甥吾甥
從今寫畫慎塗抹片紙落世九牛亦難拔左巢索吾
寫山水見其落筆馳驟恐
久而流於戲也故書此

海樵先生集

卷之四

九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四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五

南海星野廬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古詩

端溪大硯歌贈胡顏溪使君

太陰凝精水生質時事不平物語出昆明池黑魚作
雷宛委苔深書沒跡聖人妙肇造化機鑿方象地淵
若池玄雲吐輝龍瑞發鳥獸出靈神鬼悲顏溪主人
肇慶守文房積器年頗久鳩工日自下端溪鑿來硯

海樵先生集

卷之五

七

石盈窓牖圓如古鏡吐蝕光方者若函潤且蒼長似
玄珪置玉几水烟混影翻緇裳小如金印呈明堂龜
文暗龍雙鳳章開削萬狀品名異古朴尚存增近製
一氣初成太極形八卦復見庖羲世伯牙琴橫片石
頭吳剛斧沉天漢流半溪綠水九鷺立幾樹落梅孤
月浮主人與我曾相識樽前一見開胸臆道我年來
書翰高幡然贈我端溪石此石直橫四尺強銀砂內
沁霞彩揚匣裏終朝換氣色案頭黑夜生光芒昨余
酒酣清興起臨池汲盡芙蓉水呼童手研三斗墨長

吟書滿千尺紙，吁嗟櫛文今不傳。鍾繇程邈皆寂然，點畫全消趙孟頫。章構廢盡黃庭堅，人言余書乃古制。法度聊存二王意，萬首詩留四海人。真慄虛名滿天地，年來島夷犯南土。萬姓流亡不堪數，百錢斗粟難度時。孰有閒心好今古，顏溪公直道義眼前如公。贈硯誠無矣。

衡山夫人歌

問君今年七十幾，雙瞳若漆雪盈耳。燈前慣作蠅頭書，月下猶能畫山水。興來兀坐驢背上，一日行窮洞

海樓先生集卷五

三

庭里。新詩盡爲騷士傳，玄理惟尋道人語。平生聲色如仇讐，半世功名猶敝屣。昔予旅食吳死邊，訪君長度衡山烟。十二年來始一見，清襟古貌仍依然。人事悠悠已殊昔，長存只有山前石。舊日交游半覺非，後輩揚聲皆未識。白首逢迎獨有君，高談能得幾迴聞。且開床頭三斗甕，一呼日落俱成醺。君不見班馬文章振今古，回首青山兩杯土。又不見嵇中散，阮步兵從來嗜酒不顧名。乾坤百年在適意，人生何必爲公卿。請君石上對奕看世情。

贈周橫山明府

君不見梁溪水清見底，明府之性正如此。一宰山陰三載餘，流亡就養如歸市。訟庭日靜官日貧，高吟坐對桃花春。案頭僅有催租牘，頭上惟餘漉酒巾。翩翩逸思凌九俗，況有仙才能辟穀。遙飛雙鳥學王喬，一舉青天向王國。知君從此承

帝恩，通籍獨居金馬門。明歲雲鴻下南海，題書煩寄樵人村。

羽衣道士歌壽何鶴江鍊師七十

海樓先生集

卷五

三

青城道士白羽衣，火頰木喙人間稀。靈心不爲塵網制，閒身長遶天壇飛。夜半滄江露華澈，一聲高唳千峰月。碧漢秋鴻謾作群，芳洲鷗鷺休相狎。昔年健翮思遠遊，曾逐孤雲窺九州。歸來栖息七十載，仙巢高結三山頭。君不見乘軒侶，羈形日漸摧毛羽。縱自王門多寵榮，何如散逸居田野。又不見王子喬，翱翔緱嶺乘風颺。世人可望不可招，人生托跡在遐遠。豈能啄食隨鷦鷯，羨君落魄無拘繫。食霞飲露丹霄際，從此幽居海國西。坐享清平三百歲。

題映山圖

君家舊在江東住、幽居遠抱千林樹、竹帷長映門前山、坐見閒雲自來去、清溪流花三月香、與客日日傾壺觴、嵐氣晴迷綠玉杖、翠微夜濕青荷裳、石床夢醒月如畫、恍惚猿聲在窓牖、起坐高歌人不知、笑指青天數峰秀、只今移家向廣陵、隔江山色猶崢嶸、歸夢依稀繞蒼翠、鄉心咫尺懸春藤、君不見龐公移家向鹿門、秋來鷄犬自成村、又不見子陵逃名居海曲、惟見清風生釣竹、人生大隱在城市、何必終身避人俗、

海樵先生集

卷五

四

惕菴主人歌

野人久住金山麓、揚帆又止蕪城曲、步盡隋堤千樹楊、却入蘆園看脩竹、園中主人多古心、相留索我惕菴吟、我吟惕菴君莫嘆、一吟清風吹滿林、能使浮雲徹天漢、能令白日開塵襟、世上難尋好道人、好道惟求能自新、參乎所以目三省、回也因之輕一貧、君不見湯盤銘日、日求新心益明、又不見履薄冰、兢兢恐其墜、時時守身身愈貞、古人身心不使一刻有放逸、今世胡爲徒自輕、吁嗟蘆君之菴、以惕名、無乃與古

同其情

東湖行同商法部趙水曹夜泛

關門夜靜江風起、明月斜吞半湖水、長堤擊柝城烏啼、萬里星文燦如綺、湖邊主人邀客遊、樓船載席浮中流、高歌激越入空去、雲停斗撼聲悠悠、小艇聯翩分左右、琵琶低度堤邊柳、隱隱中含別調長、合座聞之盡回首、夜分蕩槳澄湖東、兩岸沙明波映空、郊野千家村犬靜、滄洲幾處漁燈紅、山人大醉言君吼、蓬頭染翰不停手、長箋一掃三千言、索飲仰天傾一斗、

海樵先生集

卷五

五

主人誦詩客擊壺、烏冠半側亂鬚枯、歡娛直以夜爲旦、酩酊不知身在吳、君按曲我領頤、流盼近侍知者誰、古今難逢一意士、和樂惟在初交時、更殘謝君出門走、星河漸落東湖口、蒲路長光人跡稀、拂衣那問鷄鳴否、

床前月有懷趙鈍菴水曹

吳中兩月猶病纏、別君幾日如隔年、枕畔依稀見顏色、山窓夜月當床前、床前月色明如練、即是當時湖上見、入看明月如故人、月來若識當時面、人於明月

情亦多見月憶君當奈何相思且倒甕中酒據床對月揚高歌君不見君爲水曹清似月到處逢人談皎潔但願流光照四方豈爲離群恨圓缺

賦得海上山壽許夫人

海上山下盤水府上臨天關長松古檜生其間魚龍摩撼虎豹伏日月日夕相循環中有百尺泉激雷飛練掛青天蒼崖赤壁毓靈抱氣化成石髓不知其幾千萬年人或得此食之可以爲神仙神仙不易成良緣亦難遇縱令遇之得長生今古茫茫在何處豈如

海樵先生集

卷之五

六

世上多福人容神完固家不貧眼前絲竹長宴吟膝下兒孫皆縉紳朝對海上山暮對山上月團藥骨肉無圓缺百年但保一身安何必山中問仙訣朝看海上山暮看山中雲滿門和樂生氣氤池邊已結蟠桃實堂下惟多戲彩群君不見許夫人

玉面郎歌

山陰蔡子玉面郎白屋遙臨泗水傍年當十五見奇氣人前高論聲琅琅常時讀書不停口到處論才稱八斗較文每居同輩先官府時令堂上走吁嗟世人

不受貧鄉里視之如路人千金孺子盡貂綺郎也其時猶披鶻十年東海父爲戎九膽教郎惟母氏門戶顛連生計疎天故爲郎變心志君不見燕人蔡澤時未遇問相回從大梁士富貴自有壽不知四十二年從此始又不見漢中郎母病三秋不鮮裳齊累代入公帑至今孝義聞其鄉丈夫才藝豈終泯明珠毓蚌淵須光天生豪俊不在種有才便可登明堂只今道上多豺虎郎偶逢予貌偏苦自言百計無避所微軀欲搏害雙股郎兮郎兮安得猛士如裴旻爲郎張

海樵先生集

卷之五

七

射誅其群王途萬里躡足乘青雲

鄭溟仙歌

鄭溟仙雲中來結廬三茆巔軒窗倚天開參道每招卿相至秘形長使居人猜有時得意傍崖石手持一筆如椽直呼童研墨三四升寫出神仙高八尺恍焉雲霧生滿前猛虎哮吼龍盤鸞古栢如從巴蜀見亦日死何扶桑懸吁嗟此老胡爲尔養深悟妙乃如此滿案惟遺好畚人尺綰不擲千金子我明吳偉畫獨聞邇來又見汪海雲乾坤靈異每相繼千載與之同

其群平山翁清狂叟不若滇仙歷年久

南徐老翁歌壽曹守愚

南徐老翁山谷君視世無言若守愚
漱流枕石歲月晚衣草食松顏面
癯一生不羨人間貴七十年來幾
場醉坐見白雲溪上歸行呼明月
山頭起奇哉是翁世不多
品林高蹈非蹉跎立心久爲鄉黨重
好善不逢官長訶昨夜老人照南極
曉來仙侶如雲集甲子新添海屋籌
春風又見蟠桃實翁兮翁兮且進酒
世上難得清平壽況有兒孫振業多
素聞詩禮傳家舊

海先生集

八

君不見丹鳳雛生成羽翼鳴天衢
翁今有子足文學他日飛騰光里閭
留得翁名在人口何須蟬蛻登蓬壺

龍溪丈人歌

丈人十五學干祿一寫萬言常不足
當道薦之見至尊遂令待詔金馬門
宦途世味嘗欲適歸來尚覺塵滿面
齋心往謁陽明師正是壑深三尺時
良知一語人盡疑丈人服膺終不移
閒居發憤益探討歲月悠悠不知老
混跡鄉閭三十年但見骨肉皆和好

暮携囊曉遠遊宣城吉水開教頭
摘文勒石作後範尊尚不異東家丘
由來有德多隣比念菴荆川盡知
已二子才清皆善詩目之亦得風騷理
我於丈人叔姪稱叔且務實姪務名
相携一見王夫子乃知實重名爲輕
爾來抱甕無所有愧把文章播人口
丈人訪我青山中對面論詩皆白首
君不見阮籍才爲一代雄阿咸俊逸
相與同安得丈人開白社竹林重見揚清風

海先生集

九

丈夫行留別徐尚化陳一敬朱少徵陳一邦朱

少欽五子

平生好古不好今開口不合時人心
一家骨肉盡世態見我作事皆驚怪
丈夫身與四海俱豈能長戀妻孥在
燕山峨峨淮水清白馬畫船堪浪行
揮手別君君莫止丈夫從來志如此

許族歌賀近山少參

島夷連歲犯中華殺人奪取官馬騁
海邊小邑盡殘破都將民業作夷家
羽書五道募年少狼兵土婦後先到
醜夷驕橫眇不驚帳底張筵夜誼咲
各郡財儲

難久樟坑民義勇皆虛文主營束手坐無策抵令藩
臬作行軍許族原守寧紹道家出山東知戰討手操
三尺作元戎恨氣吞夷款驅掃去年流夷犯越畿侯
令坐困兵數圍夜半渡河盡斬首百有三十無一歸
近鄉民業仍安堵父老靈槩滿前路侯馳尺檄達軍
門軍門飛捷聞

至尊侍臣傳命頒旌賞特賜黃金三十兩使車旗
羅九衢許族之心常若無欲將夷穴盡勦除直令兵
甲還耕鋤吁嗟許族真丈夫

海樓先生集

卷五

十

卧龍山夜宴歌席上呈劉鈍菴使君

卧龍山前日初沒山陰道上野雲黑使君案暇上龍
山殿裡張筵夜邀客越舞吳歛相和鳴秦箏半含燕
趙聲酒傳四座若泉湧燈列八窗如日明南山隱見
遙前起湖光倒映千峰紫長郊畫角連海管幾處烽
烟接城市城市烽烟無日消使君捍越多煩勞席邊
候吏時發檄庭下從人猶帶刀夜深酒酣清思發雄
談盡是黃公畧給賞惟憂倉庫虛保全尚恐民兵弱
當道聞如等閒公文十往九不還心懸土地君為

計禍切淪藩誰與關所賴推恩日已久民意如網能
死守事變時殊今若斯滿眼傷心聊進酒聊進酒休
論兵從來越上多豪英羨君素有益州義嗟予不似
隆中人卧龍山空尔名對酒感君魚水情

宿方休禪院薛春軒携酒拉馬石溪夜訪

君家河北本儒宗越遊十月向吳中子亦江東畝畝
上鄉語雖殊志頗同感君携壺慰孤旅拉伴騎驢扣
禪宇劇飲頻挑法座燈清歌遠落方林樹漏寒郊迥
夜不聞虛堂半宿溪頭雲長談漸見河斗浸燭殘樽

海樓先生集

卷五

十

盡俱成醺君之仲氏如同氣十載通家比兄弟憶昔
相逢在廣陵當日聞君擅芳藝欲見常憐無見期前
門春樹神空馳一旦萍逢北關道丈夫踪跡那能知
今朝湖上樽明日江邊棹分手向天涯相思寒月皎
別路悠悠千里餘淮河水雪悲離居明春若有北歸
鴈殷勤當寄江南書

塘南吟送龔風山歸山陰

塘南黃門千樹柳門裏先生一年久捲書明日欲還
鄉四座儒徒皆束手予昔同游為布衣今朝同客不

同歸天長斷靄各自往風高哀鴈東西飛我歌塘南
吟送君心獨苦踟躕北關道轉眼西陵渡西陵渡頭
潮夜鳴君歸煩報旅遊情仲冬至日猶滯滯新月圓
時方遠征

元日太倉寄懷崑山張石川通政

崑山有客顏如玉少日才名聞上國白髮歸來野興
多到處題詩滿脩竹平生愛遊忘去還一艇獨看江
上山訪漁和雨宿村舍尋僧帶月敲禪關十載懷君
隔烟霧一日相逢吳苑路日暮看花虜士樓夜深集

海集卷之三

十一

宴尚書府五更君棹發山塘予亦揚帆遊太倉水流
雲去不相顧碧海青天俱斷腸蹉跎忽覺逢元日憶
爾惟從夢中覓安得同開川上樽放歌一醉青春色
揚州漫贈葛芝山朱敬所劉龍岡胡南塘史大

梅馬一嶠周邦城葉橘園八子

遊子跡如蓬飄舉忽千里別君四載餘一日仍相聚
世事紛紛今不同燈前容色俱成翁呼童且解衣邊
劍隔林換酒酣春風和君歌答君語晚潮帶月來沙
渚今宵歡賞且莫歸他日相逢又何處

送浣江村使君入覲

句踐祠前暮雲起夕陽倒映西橋水使君鞍馬欲朝
天祖帳先開三十里道傍父老行且遮留之不得空
咨嗟共說年來苦饑饉十家五舍無生涯今年官清
歲豐熟萬姓有家衣食足捕兵徵吏不下鄉鷄犬盈
村兒女育疾鴛雲霄觀紫扉五馬蕭蕭何日歸窮冬
草木向霜落明歲桑麻待雨滋須臾旗鼓催行色含
悲相送耶溪陌謠頌聲翻浪影寒驪駒歌徹嵐光夕
北度新關聞曙鷄孤帆明日向吳西淮海風高晚潮

海集卷之三

十三

急青徐夜冷長河低去去燕山若天上九關三殿遙
相向千官朝候百花中

天子臨軒啓仙仗正名考禮巡臣功諸牧錫典惟侯
隆臚傳若問江南隱莫說樵人在海東

丈人歌贈錢愛山

丈人不愛金馬門隱跡只居東郭村種田得秫二百
斛歲歲釀酒三千樽雲林草閣含春日半畝琅玕八
窓碧山色遙從城外來水聲長自橋邊入蚤年參道
逢異人默授地理殊凡倫鞭龍驅虎能挽象揚風轉

水如通神、漂流吳楚復燕趙、千山萬隴皆行到、遼王
折節常過門、中丞候駕曾遶道、知君好善不好金、未
與擇地先擇心、侯門下榻不一顧、貧家策騎長相尋、
君不見景純仙去書浪存、千古尚生劉伯溫、邇來江
浙徒紛紛、吁嗟此術非君誰與論、

龍淵歌送戚生之天台兼柬陳梧岡使君

龍淵生、瘦軀六尺氣吐雲、十五學書劍、二十好藝文、
浪走江海復十載、揮成圖畫凌凡群、千家萬壁墨潑
滿、婦人孺子皆知聞、南遊吳越變名姓、處處人逢疑

海樵先生集卷之五

十四

且敬東浮閩海七八秋、畫價詩名益隆盛、六月移家
下武林、翩然訪我來山陰、床頭自開三斗甕、帶酣喚
月彈清琴、相留同在山中住、避暑長尋綠楊樹、濯足
偏乘泉落時、訪僧獨向雲飛處、拂袖南循天姥行、孤
帆夜發江潮生、顧予咲指石梁路、更欲求仙度赤城、
赤城使君梧岡子、好古從來得賢士、龍淵生行莫止
他日相逢是知己、

甘棠行送白省吾推府返嚴州

我本毘陵人、萍居越山麓、不得越人心、還想毘陵俗、

毘陵茂士白司馬、偶來署越懸銅竹、訪予時過越山
廬、說起毘陵如骨肉、今年別我大夫山、高帆西指嚴
陵灘、曲終酒盡駕風去、中宵月掛清江寒、君不見司
馬持身尚忠恕、政成三月流芳譽、千古思君君不知、
請看召伯甘棠樹、

寄吊奚后岡母孺人

昔余旅食蕪關路、一見奚君若親故、下榻論文每夜
深、具餉烹茶賴君母、去歲辭君白岳行、今春復滯宣
州城、昨日人來報母死、余忽聞之哀復驚、嗟哉母德
宜致壽、天意胡為不垂祐、乃知君命尚未通、明歲科
場仍掣肘、子因母屈且莫悲、天念良才終不遺、他日
揚名顯君母、閭里千秋傳令儀、

逢君歌贈顧子材

天街雨晴城柝鳴、山寺月高僧獨行、偶逢君雙樹
下、香齋忽遇他鄉人、開樽羅席坐相對、綠酒未傾心
已醉、一談時事人共傷、四座無言盡揮淚、長夜漫漫
更漏稀、法沼水寒龍欲歸、重剔殘燈話往昔、忽憶與
君初見時、麗澤清才幾增益、青眼猶舒當日色、但恐

芳襟尚未開、對面看君萬山隔、萬山可至心莫移、刎
頸斷金君自知、陳雷之義未已矣、寒林松栢仍離披、
君莫嗔我歌、我歌多感激、座客或和之、可以見肝膈、
肝膈可見不可繫、黃鳥飛鳴無定樹、君不見人生交
結在一心、聚首何須論出處、

浦口行

春雨漫漫橋半沒、湖濤倒混青天色、一片桑麻不見
山、幾處孤村野雲黑、浦口旅人猶未歸、隔林燈火明
柴扉、潮聲漸高路欲暝、水碓不鳴漁跡稀、

海樓先生集

卷五

十六

夏夜長

明河迢迢橫珠斗、庭空星影明窓牖、不寐懷人展轉
多、翻疑夏夜長如畫、山遠林深更漏稀、起看烏鵲正
南飛、策杖閒尋芳草路、竹風習習吹人衣、須臾泉出
松雲裏、頃刻仍爲澗中水、安得君如澗與泉、渾合我
心成一體、體尚可一心難期、我有寸腸君未知、寒厓
古栢不可喻、青天碧海無窮思、思遠情長愁不語、百
年一紀誰能許、拂石開琴方待君、斗沒鴉鳴天欲曙、

劉生歌

劉生刻字世頗久、系出河南本豪右、榮壽原爲士宦
孫、隨遷吳土開家舊、繁枝流落太平城、至今刻字稱
劉生、堂前梨梓疊連屋、海內文人登滿庭、吁嗟字法
不易刻、世代久無蒼櫨跡、鍾王空作上古書、詹姜翻
定當朝式、近人好名言益訛、雕鏤漸添書目多、西京
大歷一何有、千瘡百孔徒揚波、君不見安民在宋抱
忠直、元祐碑成心愈赤、劉生操刀聊度日、莫向人間
浪鐫石、

雙珠篇

海樓先生集

卷五

十七

君不見莫家姬、皎如月、夜夜冰心恨圓缺、又不見沈
女顏、青如蓮、時時含咲輕風前、尋芳湖上兩相識、何
異雙珠出洛川、

盡呂友湖卷

聞君獨厭城中住、結屋偏尋水雲處、六月荷開香入
門、三秋霜落紅生樹、閒心不共世浮沉、青山自笑人
來去、一曲滄浪夜正長、收竿殘月盈沙渚、

劉卿歌

代卿人作

當時湖畔逢劉卿、春日高樓花滿楹、掌上舞腰時妬

柳酒邊豔曲每驚鶯、人生歡愛難終戀、倏忽光華若
奔電、回首東風成別離、看春空憶如花面、爲雨爲雲
情轉新、可憐忘却舊時人、舊人莫道心非舊、却比新
人心更真、人心真偽何須較、自古情交無久要、花塢
遊蜂豈一叢、妝臺明鏡難雙照、與卿隔水路非多朝
朝相望如天河、謾言牛女長分跡、今歲猶能兩度過
今歲七月有問故云誰似卿心久斷絕、蹉跎忽作經年別、一字
銷沉江上魚、終宵睇盼樓頭月、樓頭月色如舊明、樓
內人非當日情、安得卿心如舊月、一月一度同虧盈

海樓先生集

卷之五

十

揚州小妓行、小妓年十八、性慧善歌、每對人能
談亂離甚悉、意若憎其失足烟花、無以從良人
自奮者、余偶遇賓筵、心甚嗟卹、因念兵甲在南
逃踪無定、其欲異於小妓幾希矣、哀時感事、遂
撰此行

揚州小妓年十八、盤絡紅絲疊烏髮、含態當場歌一
聲、四座文賓盡酬殺、須臾轉調細且長、颯颯迴風吹
斷楊、關情獨有天涯客、淚落青袍思故鄉、故鄉楊柳
曾攀折、屈指春風幾迴別、一身到處只隨雲、雙鬢今

海樓先生集

卷之五

五

宵忽成雪、君不見年來兩浙當亂離、歌舞千門非昔
時、紅顏委棄路傍草、日斜那復桑間期、小妓聞言淚
霑袖、謂昔亦曾遭戰鬪、青樓被火接地空、少女無家
逐兵走、妾今來此聊苟延、脫難但求箕箒緣、蹉跎尚
留鷄犬市、生涯半落商人舡、商人愛金不愛情、十日
五番登訟庭、追逐一如獵前兔、流亡何異風中萍、風
中萍有停住、妾身朝暮知何處、人間滿眼皆寇讐、悔
不當年隨寇去、余聞此語良酸辛、時不利兮皆失身
英雄避亂亦漂泊、白頭千里隨風塵、文章日混沙中
礫、市上悲歌人不識、那如此妓在商舡、也得樽前逞
顏色、揚州妓且莫泣、古來萬事有通塞、少日光華不
再來、及時早展子飛翼

美人歌

春來日日吹柔風、千山萬山花亂紅、支枝每尋芳草
外、隨蜂復醉王樓中、樓中美人花作面、臨檻弄花花
失艷、片語先令五斗空、一歌便覺千金賤、四娘在唐
元有名、今日尚疑前世身、憐才好事儼如昔、慚余不
似浣花人、人生常被春情惱、終日看花不知老、握手

同心豈羨蘭，當場一意真如寶。不信但看天上鸞，並舞瑤臺月正圓。佳期遠向藍橋度，比翼還歸鏡裏看。美人正是青春日，彈指光華易拋擲。馬上休貪薄倖郎，花間好駐朱顏色。花色人顏亦有時，江州之淚君須知。從今早結吹簫侶，莫待嗟眈射鵲期。

川雲島月歌 此余登嶼磯手題樓扁名也廟傳孫

夫人故事惻然生感因復為之歌

長川白雲飛不絕，孤島天高見明月。雲來雲去變陰晴，月升月落常圓缺。江東月照川西雲，佳期兩地傷

海樓先生集

卷之五

二十

離群雲深白帝龍驄遠，月冷吳宮鳳侶分。霸圖自古忘生死，割據何嘗戀妻子。離心空對鏡月懸，王氣惟連陣雲紫。女子結姻主在夫，何人造計歸東吳。自將歡愛同雲散，却把嬌顏伴月孤。炎龍已化音塵隔，一旦清流埋玉骨。貞魂遙共蜀雲歸，遺恨不隨山月沒。古廟緣江秋復春，雲作衣裳月作神。但看往來江上路，至今猶說孫夫人。

哭亡令行亡令者歎方君廷璽也令趙與余為

文字交且多德惠於民亡二十年歎

之人曾無有知君者余甚傷之乃作是行哭君於墓傍而去

君昔作令山陰時退食與余長論詩余今為客新安路不見君顏見君墓墓傍芳草幾迴青掩淚弔君淚忽墮墮淚非為君產貧君有文章足裕身墮淚非為君蚤逝為官有政家有子丈夫歿當祭社中君獨沉名在鄉里吾昨行遍西鄉湄萬戶千門說訟詞回車又入休寧市居人處處談風水有錢但擲歌舞場孰肯尊賢禮先輩嗟君古道人不和杜稷何從興祀祠

海樓先生集

卷之五

三十

百年德藝空動世統郡笙簫宴者誰君不見山陰民業非昔比每說遺恩恨君死當年帶雨種桑麻今日償徵鬻兒女君靈若復憐舊民當使後官政日新倘得疲瘝重立業君今雖死還如生

寄題蔡生雙泉卷

尔本南越人却向蕭然住柴門傍竹林正近流泉處泉流來自萬山中還分二道如雙龍長風飄入白雲裏恍若銀河掛碧空尔看泉水心莫傷且因濯足問行藏直須洗盡風塵耳勿使勞形在路傍

漁樵行

沙場有戰骨，官路多覆車。人生縱富貴，不如樵與漁。
漁本在水樵在山，斧竿雖異心同閒。煮魚醉酒卧明月，自覺身外非人間。君不見尚父釣渭水，買臣樵會稽。一朝遇明主，功業與天齊。從來豪傑多隱藏，路人
不顧心莫傷。眼前世事未可道，且娛烟水話斜陽。

寫百花圖歌壽滕桐陽有序

滕子業儒慕義尚實，遠華生有花木之愛手。
植名品不一而數者，含芳隱豔各以時榮。

海樵先生集卷之五

七

色照屋楹香連林薄，遠近傳揚有味在冊。遂
成勝事也。今子年六旬，業益堅而所愛日益
盛，迺自抗情汚俗，逍遙大化之中，物我兩忘。
榮枯孰計，余實重焉。因其仲夏之月，持觴中
庭，奉祝花下，漫寫百花一圖，繫歌詩於上方。
惟以頌人之幽貞，非傳芳於草木也。

知君好儒術，習性厭紛譁。案積萬卷書，庭栽千種花。
年年二月東風至，點白塗黃雜紅紫。好鳥偏多繞樹啼，
群蜂那肯過牆去。客子携樽逐隊來，一日百盞還

幾迴。人因花勝醉不醒，花爲春濃落復開。開落四時
相代換，苑內風香長不斷。終歲屏前錦綉圍，幾處池
頭落紅滿。君不見主人今年六十強，童顏灼爍如花
芳。持觴爲祝主人壽，求遠當同不斷香。君須好自留
春住，春色花香日相遇。若使年深花愈繁，往來不異
蟠桃樹。

花下歌壽龔四泉六句

憶昔君當五十時，騎馬長安氣益奇。余方強仕釣滄
海，曾爲君兒書祝辭。我今半百君下命，十載光華如

海樵先生集卷之五

七

一瞬。羨君和樂顏若童，我獨憂君雪盈鬢。君兒聰明
我兒魯，聰者學文魯者武。先後雖同登甲科，功業崇
卑難共數。子姓榮枯君莫論，生人萬事唯命存。不如
且向長春圃，一日共傾三斗樽。君不見桑田茫茫復
成海，千年蓬島今安在。長江流盡古今愁，惟有南山
青不改。又不見前年花發如紅霞，今年人看前年花。
花開花落顏如舊，人見花開成皓首。世間苦無千歲
人，花下莫辭長夜酒。酌酒看花當及時，膝前況有寧
馨兒。清朝備續未能量，鳳諾承褒良可期。請看庭外

金吾第百尺青雲照閭里莫道君無萬世名漢代龔黃是誰子

長亭歌送李太

憶昔青樓把袂時錦樽銀燭結心知春風一夜吹別院東家桃李西家飛飛花半落東流水一日隨波復千里長江渺渺不見歸思殺城南遊俠子結交莫結心結心之人情獨深君不見卓家孀婦白頭吟惟令千載滯人際請看陌上青青草送盡行人空自稿潘郎雙鬢沈約腰有情爭似無情好問君蘭漿何處歸

海樓先生集

卷之五

五

一路柳花霑客衣只恐今宵完氏妾明朝又作陶家姬相看不覺流雙涕人生寂苦烟花妓一身寵辱隨別人萬事悲懽不由已相憐復相憐寸心如火燃青天一片月還向何時圓月圓月缺非長久世間聚散從來有但得芳心永不移那須更戀長亭酒

花下吟贈孫雲樵

連日牡丹開未過雨後離披復幾朵故人遠自山中來下榻便邀花下坐問君年來病若何乃云樂少惟苦多容顏半稿毛髮在尚能豎眸高論如懸河開樽

與談舊時事廿載交游誰復似但聞騎馬向朱門孰肯移書問同志余亦憂時病滿身閉戶懶看城市春海天烽火夜不息袖手素餐羞見人乍聞君言對君泣病痛雖殊憂苦一春風不管兩心愁訴向花神亦未識留君一月宿花間花殘君復還舊山從今只願加餐飯且把功名作等閑君不見紅牡丹開昔富貴不敢攀今朝零落無人看

市上歌贈張文昇

別君一月相思作市上逢君月初落典衣索酒向山

海樓先生集

卷之五

五

家開口高談情似昨綠酒半空城漏催出門攜手送君歸欲行不行復延佇道傍梅雨霑人衣躊躇同上橋西路拂袖高歌向烟霧羨君意氣馥若蘭滿眼倍交胡足數世人愛金不愛賢嗟尔尚淹槽檻間圯橋一旦遇黃石手攀赤甲排天關君不見海上兵戈作兒戲好向斗邊看劍氣張華本是台輔資當今霄煥豐城去我亦久懷安世心卧龍自歌梁甫吟避地猶耕隴頭月憂國每看天上星只今藏名聊混俗出門不作窮途哭何日相期張末年橫行千里通巴蜀君

聽我歌悲咽生丈夫之志在成名他時好持萬言去
莫以余言一諾輕

汪汪山人篇

山人少年多藻思坦蕩於吾兩相似有時捉筆萬人
中被髮書詞若河注年來往返如通家看春同醉城
西花一心病倍眉長結十載憂時頭欲華日昨曾逢
洛陽士與語便呼蘇季子市上俄隨仗劍人又道張
華還不死昨宵共酌春湖東執盞鯨吞樽屢空仰天
按曲人難和但眺呼蘆氣若虹君不見朝川之圖萬
古名人求一視輕千金又不見滕王閣叙書始成出
讀未終四座傾從來才譽人所貴只今不獨吾與君
川中人吟寄錢敬夫

山中習懶不出城兩月不見川中人開簾獨酌坐空
閣惟有落月常隨身近日君居鑑湖側開門正對知
章宅床上惟堆幾卷書案頭長映千峰色海夷入寇
戈若麻鄉民逃難如飛鴉北山尚有靈椿樹保護君
當還舊家我亦有老父欲避山中路堂前母妻極未
歸墳上土兄弟若參商姊妹猶齊魯大兒贊畫軍門

間心關機務事多艱小兒病痘瘡未殘今當兵亂滯
臨安窮年履塞家如磬末夜憂時淚不乾勢迫時危
思避地期君同往深山去混跡塵埃秘此身學鍛為
備度凶歲只恐君身難久藏少日况多聲譽揚倘使
徵君清海甸當令兩浙還流亡但看尔祖武肅王千
秋勲業在錢塘

姚生行

姚生刻篆如漢鈕負篋來尋會稽守為愛名山遊不
歸一住龍宮歲月久海夷犯華今古稀白日閉城如
被圍客心懷土去未得含悲西望魂空飛昨逢騎馬
橋西陌一飲百壺酣未足博簪還隨俠士遊却衣又
向娼家宿君不見越俗好客風尚存見人下馬先閉
門君莫將書浪拋擲肉眼誰能辨籀文又不見年來
鄉里崇嫁娶千金祇聘罕週女歲歲粧奩辦不足家
家賣盡蘭亭字有錢且登歌舞場孰肯分囊贈不予
我聞吳楚多貴游况尔長浮震澤舟好將寶劔訓知
已莫把明珠入夜投我贈君歌淚雙注下君亦欲吳
中去君若明朝還故鄉避兵同入深山住

石谷長春歌寄壽梅徵君五句

高人之居石爲谷、小閣塵簾映飛瀑、興遠時隨黃鹿
遊、月明夜抱青雲宿、春風歲歲長不歸、開畦種藥
初肥、尚德偏將蘭作佩、藏身不厭蘿爲衣、澗口蒼松
若人立、根老年深將化石、翠蓋長栖遼海禽、高枝獨
挂扶桑日、從來隱者惟隱心、遯跡況無山谷濟、輪音
馬足迥不到、但見日落鳴幽禽、此谷遙遙渺難測、過
客皆疑李愿宅、鄭子當年來學耕、愚公於此曾還獵、
君不見谷中風日如武陵、四時不斷桃花春、只恐居
人長在世、異時不識

海樵先生集

卷五

皇朝人又不見有子知名在人口、天上攀龍當唾手、
他日垂功竹石間、父與子聲同不朽、今年壽當五十
期、我歌紫芝君領頤、對花進酒勿停手、門外菜田成
海涯、南山峨峨天中起、白雲半渡溪頭水、行樂當乘
強壯時、端居難得清平地、野鶴元爲養道群、鰭莸正
是長生樹、但得心無塵世憂、劇飲何辭千日醉、得意
那須身後名、昔日彭蠡亦已矣、却笑蓮公追往非、百
年身世知誰是

節壽篇爲楊月山太母賦

當年束髮嫁良人、洞房羅綺耀青春、同心不異連枝
樹、並枕猶如比目鱗、一朝愛斷盟山裂、鏡裏分鸞成
永訣、泉宮隧路畫生塵、空閣孤燈夜流血、矢心長誦
栢舟詩、片月淒風甘別離、年來年去人難見、花落花
開春不知、忘却流年踰八十、容彩愁中易拉擲、結意
當爲天上星、守身願化峰頭石、峰頭老石猶噴吼、壽
兩朝雲夢已殘、幸將貞白留天地、遠勝姮娥在廣寒

海樵先生集

卷五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五

以上七古三卷步選○者上篇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六

南海星野廬夢陽 校正

番禺璫石黎民表 編次

五言律詩

風雨望焦山

立馬對山寺，隔林聞慧香。未能超苦海，徒欲禮空王。
天影連沙白，濤聲帶雨長。脩然懷彼岸，何處覓慈航。
夜坐見白髮，寄別朱仲開張旣江
坐久北風起，江聲帶遠沙。客愁初到鬢，鄉夢不離家。

海樵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七

林靜無殘葉，燈寒有落花。懷君夜難寐，別緒轉如麻。

送楊汝鳴之臨浦

相見復相別，中心那可論。舟行一水路，山遶萬家村。
客久容先改，途窮道愈尊。天寒臨浦上，霜月斷人魂。

送金竹厓使君守瓊州

使君乘紫驪，萬里向瓊州。近海潮通郡，連山瘴入樓。
風清百蠻化，節苦二毛秋。他日甘棠樹，行人說召侯。

送商明洲法部服闋北上

三年廬墓側，不自厭山深。暫掩思親淚，還傾報

主心。吳帆穿海氣，淮月送潮音。爲宦無他業，商家有舊霖。

明妃

望望復行行，風沙蔽漢旌。但將身退虜，不惜貌傾城。
羅綺霜前色，琵琶塞外聲。心如隴頭水，日夜向西京。

西施

西施閑且都，含笑出流蘇。風響衣前玉，花搖額上珠。
芳心猶捧越，豔色已傾吳。一入陶朱棹，爲雲向五湖。
雪夜同施武陵華，補苴彭龍池。宿虎丘，禪寺書。

海樵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三

壁

一室共知己，笑談情轉親。山川留別夜，風雪望鄉人。
雀凍爭移樹，梅寒暫漏春。鍾聲先客夢，香杳度空雲。

尋蔣南冷隱居

海上東雲舒，江頭冬雪初。行隨流水轉，因到隱人居。
問俗惟鋤釣，留餐只野蔬。相看無細論，坐對一床書。

九里涇訪王仲山

欲過王維宅，獨行川上沙。水邊尋隱處，竹裏問人家。
亂葉疑無路，枯藤間有花。入門忘款曲，携手說年華。

高郵贈龔山人

近苦江東水轉憐淮北居入秋嘗白稻留客饗青魚
種樹春收犢穿湖夜灌渠期君結鄉社爲著養生書
月夜自廣陵入真州訪譚子羽江上

舟行不可極傍水問桃津乘此雲間月來尋江上人
深林微有逕老樹半無春別思誰能道俱應淚滿巾
與莫水部譚子羽遊蔣南冷休園

芳園帶川陸一逕轉溪深沼白移雲色林多礙日陰
對山瞻虎踞近海識龍吟何晚聞樵唱悠然空此心

海樓先生集

卷之六

三

得趙用江兵曹謫東平書因寄

造化不愛物真才常汨淪一州聊食祿半醉且忘貧
天近長依斗城寒未見春客途清有作千里寄交親

休園別蔣南冷

辭榮栖海曲怡老卧休園秀句題將滿芳花日以繁
心惟孺子識名豈大夫尊歲暮難爲別悽其不可言
同諸友宿上方靄山人房望明月橋述感

共宿高僧院其如秋夜何鍾聲沉遠樹鴈影渡寒波
客路逢人少空門悟法多上方今夜月猶何斷橋過

贈周重甫

築室海東畔杳無人跡諠春蘿晴挂地沙月夜臨門
蜀隴新苗長邦溝舊樹存知君好遊衍詩句滿芳園
卧病寄懷孫子用

避人長閉戶伏枕世緣輕一夜相思發蒲池芳草生
俗交偏我淡古道獨君明千載嵇中散清風在竹林
嚴梅池少郡任甬東因過山中話別

忽憶五年事對君如昨時停盃看顏色雙鬢已成絲
官府復誰在世情惟自知天寒何以贈門外柳無枝

海樓先生集

卷之六

四

寄王龍阜諫議章三洲侍御

孟老棲襄曲王維在掖垣未蒙明主用空念故人恩
病裏貧難遣門前客愈繁交游無鮑叔此意對誰言

寄沈純甫

北關雲千匝南路萬盤別君無與語養性只加餐
鱸膾隨吳棹鶯花近漢官竹林風已散高會至今難
病中寄懷呂尚賓諸世德宋伯貞

山亭暮花落綠樹變芳春一病經新夏長時憶故人
南魚思越海北馬望燕塵出處從吾好君當見此心

送謝與槐司直謫天台道山陰因過草堂話別

二首

五夜罷清班含恩別

聖顏方從丹陛下又傍鄴都還越水花中棹天台馬上山非因遠遊宦誰得訪仙關

海國冷茫路山城饑饉年相逢無所慰把酒各悽然芳草幾迴綠月華今夜圓神仙如可問同駕赤城煙送戴青泉還浦江

方從江浦至又歷暨陽歸寒月隨孤棹春風隔絳幃

卷之六

卷之六

五

邊湖亂峰盡出嶺片雲微明日山陰雪予還訪戴逵

南都金平淵過訪留宿息柯亭半月而別

遠遊非所宜感爾念相知獨坐一舟至共憐雙鬢絲

南山青在戶芳草綠通池不厭荒城僻園亭住幾時

讀金方山遺卷

平生憂苦吟死後尚遺真即此驚人句從知不化身

山深泉出澗風煖鳥鳴春十載燈前事悽甚不可陳

新春奉懷沈使君

使君乘五馬千里向燕京帶月趨朝早臨花聽漏清

流亡還舊業桑柘滿孤城海上春方及農人待勸耕

山樓曉望有懷周明府

落月山陰道殘更出縣微桃花今歲好仙令幾時歸開戶大聲靜逃村人跡稀山樓苦長望別思轉依依唐荆川太史山居話舊

爾坐山公馬來尋賀老家別離知幾歲桃樹已三花樓上燈明座門前雨暗沙故情猶似昨時事轉堪嗟

同沈使君尋蘭亭遺跡

行行半野田何處訪前賢不見流觴水空聞脩禊年

卷之六

卷之六

六

秋風雙客淚郊屋數家煙勝會非難復崇山尚岷然

新秋奉懷白省吾郡推無聞擢官之報

衰草遍山城秋風日夜清兩心江上隔孤月渡頭明

地僻宜無信官清自有名猶聞擢司佐益見

聖君情

送許石城僉憲督學之江右

江國路悠悠風帆去不收雨晴千嶂碧月白萬家秋名豈因官重心惟爲道謀才賢今在幕何必網羅求得張王屋書

別君逃海上，白首樂耕鋤。而地隔千里，七年傳一書。
淒涼燈下淚，迢遞谷中居。獨坐高秋夜，愁添落月餘。

送周虛巖還太倉

道人雲水姿，去住本無時。長路一以隔，寒山何所期。
杖前黃葉暗，身畔綠琴隨。吟苦頭俱白，聲名到處知。

題童翁野閒隱居

草堂依近郭，欹徑竹邊分。坐見半湖水，行看千嶼雲。
隣僧閒自至，漁榜夜相聞。濤濤煙林外，清真獨有君。

送童南衡侍御謫湖南

七

四海皆王土，休嗟宦路賒。一官初去國，十載尚離家。
夢澤星隨劔，湘江竹映槎。君才如賈誼，不久住長沙。

湯沂東都督平太倉凱還因贈

大將獨專征，南平海上城。州人迎鐵騎，野寇拜天兵。
幾處客帆發，萬家沙月清。明朝遣虎士，飛檄報燕京。

燕京

太倉除夕席上呈諸友

頻年愜遠遊，歲晚獨牽愁。底事故鄉淚，偏當今夜流。
柰風將報柳，殘燭更明樓。君醉且休別，同予送曉籌。

泊京口望金山寺

南徐一片石，千古柱中流。繞樹開僧舍，緣空結梵樓。
踈燈明水底，落月桂潮頭。向晚禪鍾起，風吹到客舟。

金山晚眺

獨泛剡中棹，遠尋江上山。魚龍晴出海，星月夜臨關。
散跡憐雲往，羈心羨鳥還。無能習禪性，來伴野僧閒。

送朱景明尋吳中風水兼訪施練川

嗟爾久不遇，悽悽吳會遊。劍尋知己贈，山爲福人求。
月出洞庭白，天清楊子流。明朝川上路，相望思悠悠。

六

春日懷朱允忠

春日思遊子，獨行南陌頭。平生不戀別，今日始知愁。
北鴈投燕去，西江遶越流。宦途歸未得，綠草暮悠悠。

留別張文東

一謝三茅宴，悠悠歲月過。仙家歡賞異，塵世別離多。
城郭東連海，關山北枕河。秋風千里道，遠涉奈君何。

奔牛舟中聞祖母訃

祖母一朝逝，哀音千里傳。今宵鳴咽水，流盡月明前。
孤嫠沉天漢，群鳥噪野田。自憐趨計日，不是報新年。

哭謝道安

逸駕淹三楚幽尋入九泉高才妨厚祿早舉奪遐年
義與金蘭共詩隨王石傳嵩南讀書處秋月夜娟娟

唐荆川携酒過訪

川上路長通移樽晚宴同鄉心千里外世事一杯中
雲過窓俱白林寒葉自紅綈袍未可贈言笑有春風

過唐荆川太史隱居

惟君愛嘉遯結屋向江村遠月長隨棹殘潮自到門
心無時事累家有古風存已得川中水都忘河上言

席上贈梁南塘郡博一首

君本廟廊身官儒見性真詩吟首荷雨琴弄杏花春
道與妻孥樂家同弟子貧沉淪滄海上漸覺俗歸仁

與沈江村使君風雨泊柯橋夜半使君先發余沿路追尋不及賦詩見懷

相送驛西路惠深難別離市橋同水泊風雨獨何之
江黑一帆沒夜寒孤夢遲仙踪無處覓推枕益淒其

季冬廿八日集張太史曉川宅

冉冉歲殘夜悠悠客裏身愛君新釀酒偏醉獨愁人

送陳蒲洲春試

月出海雲白鳥鳴庭樹春僑居門巷接言論正堪親
知己古難得異才人所欽因君言面晚當別酒杯深
舊驛斜連水寒山半出林登途分一劍千里見同心

送朱東武北上

落日照湖水短杯催別離常年分手處寒柳半無枝
才老官方好時清貧正宜君當謝南畝休與白雲期

寄王龍原

逃名曲池畔多病對談難風雨閉門夜記君相別時

地偏書去少家遠夢歸遲迢遞天台路雲山不可期

送黃貧山還吳

行盡越山路還思吳苑春寒潮江上夜落月客中身
綠綺猶隨篋干將未報人到家安舊業且莫厭儒貧

寄送馬方伯石渚轉權河南左藩

經年臨上省千里又中都善績今誰繼
皇恩古亦無風雲隨去騎冰雪通長途未識藩居日

還能念野夫

送袁定山推府奏績北上

斜日半帆明、西江浪正平、風雲雙闕路、吳越兩鄉情、
樹綠沉山影、天空落鴈聲、孤舟漁浦夜、共語一燈清、

送袁定山客部入明州宴夷

異國崇賓貢、中朝遣使臣、樂同開宴典、恩遠及文身、
耀日兵儀肅、迴風鼓吹新、從茲蠻海靜、萬古播皇仁、

西湖送客部復命北上

按節海雲畔、駐驂湖水西、追歡俱自足、當別不須啼、
入浦吟春草、臨關候曙鷄、思君天上路、烟月正淒淒、

宿藕花禪居

信宿水邊寺、地偏心益閒、興來尋綠草、日落見青山、
沽酒每過市、問禪時扣關、朝朝堤上路、幽鳥共忘還、
武林甫夜方、十洲童南衛、二社長携酒、過訪座

上蕪興王中白水部話舊

爲客身長懶、朝眠舍未開、故人携酒至、春雨上窓來、
燭暗催殘局、山融動早雷、蹉跎十年事、惟見二毛衰、

許法曹山亭二首

亭宇千盤入、江城四眺新、綠樽時待興、嘉樹自留春、

雲出每穿戶、鳥鳴長傍人、頽然卧崑石、不記旅遊身、
其二

幽居成隱吏、時事厭相聞、一室對滄海、半山生白雲、
靜來逢道侶、醉去狎鷗群、多少塵途者、勞勞不似君、
題楊南泉法部容間閣

閣傍江城外、窓開雲水間、祗因塵境遠、自覺主人閒、
日落見歸鳥、月明看遠山、移船候潮至、相送野僧還、

池上坐月懷張鷟、江方游初張、太行山中之持、
蘿跡市中舍、偶違雲外期、開簾憶君處、正是看山時、

懶性野僧、識閒身、流水隨、原宵坐、無寐、脉脉、月臨池、

戚龍淵過山中

關路幾年別、秋霜兩鬢衰、高談卑世態、遠涉識風波、
藝絕惟名在、身貧奈壯何、爲君沽斗酒、聊復慰蹉跎、

贈方翁

白首卧田野、青山行處深、盤桓不知歲、種樹老成林、
日暖芝生砌、春明鶴在陰、往來溪上路、閒唱武陵吟、

送孫春湖進士奉使還朝

帝里三天遠、星槎八月歸、西江聞禮樂、南國想音徽、

霜白關鷄早、風高塞木稀、知君能獻賦、旦晚侍龍闈、

閏正月望日、顧龍川都閫張玉亭、孫春湖貳進士、過草堂觀燈、因賦重宵詩、

一春逢首閏、兩度見元宵、火樹花重吐、珠林葉未凋、酒榼晴柳碧、曲傍晚鶯嬌、自幸同心賞、那論刻漏遙、

送龔鳳山錫山授業

落日海潮至、恰逢西發舟、留君不能住、綠草望成愁、棠檀一經在、名字萬類求、春風梁水上、聊當浴沂遊、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元日同鄧玉亭周疎齋二判府宴白省吾推府

官署話舊

世路復悠悠、年華逐壯遊、如何白司馬、猶自滯江州、官有論文暇、民無橫斂憂、今宵鄉土意、不為綠樽留、

漫贈大中丞葉谷王公

方草蜀中檄、暫安江上居、心惟萬事遠、竹有一庭餘、參道得錢耳、問農無溺沮、年來夢國意、惟見髮蕭如、

真州七夕同蔣南泠黃松軒携妓林八宴王西莊園亭

久客自無况、賴君相宴歡、世途行未穩、銀漢渡應難、新月聞歌近、涼燈入話殘、今宵牛女會、試覓鵲橋看、

留別姜虛樓

秋風到淮海、久客返鄉園、別子渡頭館、難窮心上言、暗潮催短棹、新月照高原、只此離腸斷、那堪暮角喧、

漫寄俞二守是堂

為郡意難適、勝遊聊在茲、吟君五字句、忽憶廿年時、從宦辭方達、尋愁思益奇、梁溪有舊社、白首擬同之、與袁兵憲王水部江心寺眺雪書壁

卷之六

卷之六

八

飛雪遍甌東、乘時兆歲豐、影迷雙塔遠、寒照一江空、剡水舟將返、梁園賦未工、從來廟堂興、自與野人同、

夜酌李湖南鄉友宅

忽忽俄經歲、蕭蕭一客身、那知滄海路、復遇故鄉人、古貌猶存越、方言半近閩、今宵燈下酒、坦蕩見情真、

袁定山兵憲期元日見過因坐竹亭勸筍薦茶

幽意頗愜甌江尚寶聞之而至更深始別

元日好晴色、感君相過余、偶登石亭上、因愛竹林虛、童子咲拾筍、道人閒荷鋤、更深且莫去、玄論正悠如、

真華竹院醉卧夢陳見齋朱葵庭

連朝酒未醒昏卧竹林邊一夢到君處對談如日前
齋舍夏荷綠庭吐晚葵妍既覺仍傷別長嗟淚泫然

山居得項為齋見寄

屏跡住西嶺林深心更閒臨風讀君句傳響遍空山
白鳥落庭上黃猿栖樹間明朝訪隱處擬向鹿城還
又得項為齋乃弟秀溪見寄

久厭風烟市欣從鹿豕居纔傳康樂句又得惠連書
激志偏殊俗憐才益念予何時乘野艇溪上釣鱸魚

海集卷之六

卷之六

十五

贈徐古愚

相逢谷口路疑爾是愚公有樹不留犢無田長學農
雪邊書一卷花下酒千鍾且莫傷時命高才衆所崇

送王東谷北上

城下潮鳴浦橋西柳映津不堪爲客處復送遠行人
宦路開王道天門倚北辰君才本殊調不忝

帝鄉賓

嚴光祠

炎漢中興日功名方在茲故人多聖武吾事即皁葵

一善自爲樂庶民將賴誰惟餘富春畝孤月照荒祠

王紫峰少府鄭賓峰縣尉招集張甌江柱國第

漫賦

擬集沙門宴仍看相府春把杯聽院雨按曲動梁塵
花拂三公座談兼四海人良宵興方永門外曙光新

江上遇同鄉吳海石九雲伯仲

避亂久爲客見君懷舊鄉且過江上歲同醉市中觴
水雪連關白烽烟帶海長休談近時事霸恩益露索

逢王十嶽還歎

海集卷之六

卷之六

十六

漂零大江畔歲晚旅愁深忽見還家客尤添望越心
賣魚炊野飯擊馬向神林且莫登途去前山夕照沉
李碧泉山人雅精星術會余推演甚驗漫贈此

詩

寄跡市中廬禽書演二天星懸化形外命定建胎前
度亂時更姓援災不問錢嗟余沉病久一論即醒然

蕪關中秋病起鄭黃池夏仲峯載酒邀同蔣蘿

溪奚小松携妓集飲晉濟禪樓感興成詩六首

病起乍梳頭同君集宴遊月明一江水桂吐萬家秋

王露澄蓮宇清歌度竹樓忽聞天際鴈鄉思復悠悠

其二

蕭散秋中夜羈栖病裡身兩年兵阻道到處月隨人
問舊隣盟在談空見性真欲令佳興劇不惜酒杯頻

其三

經年客燕水兩度值中秋月是今宵好人皆舊日游
僑居聊混俗殘病強登樓渺渺青天外何方是越州

其四

客病逢秋減朋情向節多一樓凝素魄雙樹漾金波

潘耒集卷之六

十七

星隱疑無夜雲停欲傍歌樽空歡未輟其奈故人何

其五

銀漢列星稀江寒月在扉輪虛秋不礙河靜夜無輝
樽俎人同醉家山夢獨歸一身千里道秋見鵲南飛

其六

妻方居海畔子尚守雲中月促三鄉淚書濤萬里鴻
途窮愁見鄧身病怯飄蓬今夜高樓宴當令酒不空
仲秋金陵寄朱壻少欽無簡乃兄少徵陳一敬

三昆仲

相別日已久綿思那有時宦遊憐子遠家事賴君支
蟾桂今堪折鵬程去莫遲田園正搖落揮霍望門楣

其二

憶昔共交親遨遊閭里聞和歌杯累月談世坐生雲
造物乃相忌萍踪胡見分行當歸舊隱休草北山文

遠遊二首

遠遊江海上檣散未言歸霜雪凋吟髮風塵變客衣
大家隨處是小過任人非欲覓梁溪水吾將卜釣磯

其二

潘耒集卷之六

十八

頻年經戰伐兩浙蕩民居客久貧何愧身安樂有餘
名乎四海士家報萬金書更喜南山色開堂日對予

南寺贈聶曲溪藥師

君稱江心士余是越南人共以禪為寓聊將佛作隣
足窮靈澗草心究藥囊春自愧耽詩苦頭顱雪漸新

隣竹贈吳叟

塵世孰堪親惟將竹作隣清風散滿地幽室暗生春
已悟虛為道當知影是身紛紛林外士誰識靜中人

市上贈閔守泉

世亂不稱意，混形蕪市間。奉親聊賣藥，遠害只求閒。
魚釣江上竹，芝尋雲外山。靜來探易理，月白閉柴關。

蕪關南寺贈蔣蘿溪無送還休寧舊館二首

共是逃名客，仍爲避亂人。偶栖江口寺，長作靜中隣。
久病看無倦，殘燈話轉親。萍踪幸相賴，忘却世途貧。

其二

白嶽屢生夢，蕪關又拂衣。溪中百草在，雲外一壺歸。
別久故人老，歲深紅杏稀。其戈隨地是，栖息且忘機。
龔默齋久居南寺，索余賦號。

海虞先生集

卷之六

九

一默已自得，高齋常晏眠。依禪將脫相，久客漸忘年。
地靜蟬遷樹，庭昏月度煙。余方避喧者，相對亦無言。
聞陶質齋掩壙賦此代奠。

不見捐身日，空聞秘玉秋。重泉人世隔，孤塚暮猿愁。
雅行今方定，浮生累已休。惟餘烏鳥去，啼恨遍松楸。

題定僧

已得齋居意，時時見定心。山明雲不照，江靜月長沉。
豈減無中性，彌忘象外音。泠然變樹下，何處有塵侵。
夜集張滄江房中，集同邵醴泉言別。

泊棹傍禪扉，香林夜色微。江澄月不動，沙響鴈初歸。
亂世同心少，他鄉此會稀。因憐遠遊者，臨別各沾衣。

延兌樓聽張玄洲彈琴論玄無送赴淮陽開府

二首 有小叙

玄洲河南光人也，才致落落，跡出沒多，狀長遊
江淮間，或談玄理，或世務，或琴，或書，其他劍射
諸技，亦或隱見，不一。然人亦不知其爲誰也。余
偶於蕪關見之，扣其所蓄，知其爲俠而好博者。
無疑矣。惜無人鮮有知者，而外買又藝且負焉。

海虞先生集

卷之六

二十

玄洲亦落落，自如若無與於已。一日携琴過禪
樓，對余出生平希調，一鼓動四座。覺牙康在前，
竟忘余是否爲鍾期者。噫，亦奇矣哉。云將赴李
中丞開府期，余再會瓊花下，與籌確世務，共援
遼南之難。余旣異其技，又重其志，且將約彼之
歸於玄也。乃賦二律贈之，復繪一圖於卷端云。
留子坐江閣，向余彈綠琴。泠然絃上曲，不是世中音。
藻靜魚出水，月寒猿挂林。嗟余塵土思，賴此一開襟。

其二

尔本參玄性何堪軍務勞披星出帥府馳檄涉江濤
風迅倭帆遠雲深戰壘高從來辟穀士不羨五陵豪
江樓夜坐待黃池不至

開樓戀晚照心靜水無波不見故人至其如良夜何
初霜變島樹斜月掛烟蘿獨酌聊爲興悠然一浩歌
讀松岡翁遺稿感而賦此

哲士今不作新詩人共傳出辭雙玉振屬意萬珠連
留老松成石天清月抱關百年家學在真羨後昆賢
送金慕鵬北上

海樓先生集

卷之六

十一

聖代恩波潤人間利涉多君年正強仕行矣莫蹉跎
燕市天邊路陽關醉裏歌惟餘江海客垂白尚漁簑
賀夏仰峯院醫無贈乃翁鳴齋

關市家風舊軒岐世業存詩書方述業冠冕又霑恩
日暖芝盈圃春深杏作村祗因多道術車馬日填門
觀爰齋圖感懷一首

不見爰齋叟惟存紫棣花翠條將並檻丹萼尚蒸霞
義著周詩久風同召伯遐有懷難多面空自惜芳華
鄭樂恬遠遊初歸過余漫贈

道人多逸興江漢恣清遊訪舊惟孤劍還家只敝裘
風翻半床帙草映一庭秋相過禪樓夜高吟覆酒甌
懷滕桐陽邑博一首

一病寄禪林多愁白髮侵每因明月夜長繫故人心
古道貧中見鄉情客裏深悽其不能寐默默淚盈襟
寄懷謝蘭皋尚寶

江上冰霜暮天涯故舊遙病踪依水寺衙廨聞燕鶯
避難名俱混經愁髮漸凋開樓堪望斗寒夜正迢迢
謂宋張狀元祠

海樓先生集

卷之六

十二

昔賢讀書處千古有遺祠歲久苔侵壁天寒葉覆池
才爲一代用名播萬人知門外雲山色猶含異世悲
送陳印峰文學還永豐

壯歲足經術遠遊江上鄉到來半墨舍歸去一書囊
客飯投閑肆風帆帶曉霜兵戈猶在眼且莫問行藏
江上寄聶泉厓儀部

君才本用世時命屢多違作宦承天譴還山製草衣
據牀翻舊帙學釣築新磯自愧逃兵者漂零尚未歸
再送李輝齋邑幕入覲

羨君爲幕府、白首擅刑名、自入蕪湖路、官心似水清、
憂民時卧疾、防亂屢招兵、今日楊鞭去、趨朝謁
聖明、

陶四橋使君入 覲因過旅舍言別
爲郡復朝

天勞君駐馬、鞭斯須此迴別、相望又經年、水雪遙連
越、雲山半入燕、

聖明巡茂績、畿內獨稱賢、

寄送周鳳南祠部以水曹考績北上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榮遷方典祀、考績又趨

朝、馬度三天路、星隨萬里輶、國庠多舊化、關隘有新
謠、相望雲霄外、離心共日遙、

蕪湖逢高海洲漫贈

涉難天涯路、漂零江上村、形枯憐舌在、金盡幸身存、
旅飯投僧舍、麻袍積淚痕、逢君且沉醉、得失不須論、

送陳石江黃江沙會試

自嗟漂泊士、復送遠行人、今夜三山月、偏隨兩地身、
危時堪獻策、天路好看春、願得鵷班裏、傾忠侍

紫宸、

贈東隱丈人

城東有隱士、白首卧衡扉、行傍初陽出、酣隨流水歸、
道書堆案滿、俗轍到門稀、逍遙無世累、閒看伯勞飛、

過東京隱居

蕭散原東隱、閒居得靜機、已聞仙夢破、正是道成時、
野澗雲歸壑、庭空月在池、惟余高卧久、白首愧馳驅、

送孫桂峰北上

遇子新安道、同爲草市遊、如何今夜語、又上北行舟、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比值獻書處、時當說劍秋、知君抱才畧、

內宁定相求、

休寧逢張秋谷太守

一別二十載、重逢俱白頭、且沽山市酒、同醉菊花秋、
避亂身猶寄、談時淚轉流、明朝又分手、雲樹倍離憂、

送徐思竹還蘭溪

遇子海陽市、相過跡漸親、偶因炎暑候、同寄旅遊身、
小篆空流譽、歸囊且耐貧、他時再相見、同醉武林春、

東泉隱人

相別三十載、重逢如昨朝、一身同落落、雙鬢各蕭蕭、
君遂泉東隱、予爲海上樵、世情今莫問、吳越正兵刀、

輓孫孺人

北堂有萱草、搖落冷春暉、獨此手中線、猶存遊子衣、
令儀垂壺閣、清標託琴徽、腸斷烏啼夜、哀哀送柩飛、

送林曉江返金陵二首

憐君遠行役、兩月住孤城、道院時藏跡、途人盡識名、
囊携詩帙滿、衣挂寶刀明、日暮辭余去、揚鞭氣不平、

其二

海樵先生集

卷之六

廿五

嘗聞住南國、何事入深山、看竹荒林外、題詩陋巷間、
才高偏寡遇、興盡忽思還、共酌陽關酒、長歌行路難、

宿孔林荅汪眉山三首

信宿孔林祠、同君日論詩、家貧猶好客、才老未逢時、
鸞鷟雲中翼、芙蓉江上姿、即看千里足、馳驟向天涯、

其二

世事日堪傷、清才且遁藏、人皆趨利達、吾獨愛君狂、
憂亂長談劍、求仙未得方、窮通今莫問、且醉菊籬傍、

其三

壯歲即聞譽、白頭今始逢、一樽酣永夜、殘月滿前峰、
細草催吟思、流萍愧旅踪、知君得玄理、容色似喬松、

入敬亭山屏跡翠雲禪院漫言五首

日混市中塵、藏名入翠雲、乍經松路轉、漸與俗途分、
性懶依僧定、身閒伴鹿群、題詩滿齋壁、未許故人聞、

其二

暫作逃禪客、聊爲變姓人、山深惟見靄、草綠不知春、
度嶺隨行脚、穿林學負薪、漸欣群妄滅、幸見性中真、

其三

海樵先生集

卷之六

廿六

散適維摩境、冷然隔市譁、倚雲雙塔秀、抱隴一峰斜、
泉白分龍鉢、天空落梵花、已能超萬劫、何必說三車、

其四

談經日洒然、何處着塵緣、身在難忘相、機空即是禪、
深潭花自照、碧漢月長懸、試問風波客、誰爲到岬船、

其五

栖禪暫出關、行盡敬亭山、李白今何在、孤雲尚往還、
泉鳴青嶂外、花落翠微間、悵望層霄際、高風不可攀、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六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七

南海星野廬夢陽 校正

番禺瑋石黎民表 編次

五言律詩

夜聞山僧吹笛漫興

寂法演金沙無聲是上車誰將一夜笛吹落九天花
石冷雲難定山空月半斜悠然澄旅抱不記在天涯

讀宛陵先生年譜爲梅響山作

偶讀宛陵譜因懷故里人名隨詩尚在業與跡俱陳

海樵先生集

卷之七

七

地古千山繞祠荒萬木隣承芳有佳裔千載緒重新

黃三槐至京索號詩

半世隱岩市三槐長在門青天挂明月綠蔭滿芳樽
葉密全遮屋林深半似村兵戈遍江國幽趣復何言

題楊伯海壑過軒

雅抱山中性幽軒日避名自矜丘壑貴翻覺廟堂輕
地遠月長暗石寒泉愈清漸多書滿案知草太玄成

簡故友

世路日艱危人情低自知因君爲別久翻訝未逢時

宦況如天遠詩盟逐歲移多情庭下竹不負雪霜期

武林中秋與吳岷麓對雨

江城風雨夜寥落客邊身不見中秋月惟逢故里人
百壺歡轉劇一語座生春即此同心好何殊骨肉親

送謝蘭皋符卿北上

君有安世志况登賢達途一身霄漢上萬里壯心孤
官豈供符綬文多屬廟謨何時請纓去橫劍靜羌胡

送方十洲守承天

黑髮早爲郡清才衆所知即今多盜日正是保民時

海樵先生集

卷之七

二

入楚風猶厚浮湘路豈危汨羅堪旅泊莫動弔屈原悲

武林送吳岷麓還毘陵

千里共爲客往來猶弟兄如何常歲暮獨自返毘陵
水國帆隨鴈霜天月傍城知君本龍質不久見飛騰

題沈樟亭卷首

亭在錢塘江上

底事山中客更尋江上亭開簾一以眺天濶浪冥冥
沙月到床碧野雲垂座青好爲舟楫去且莫草玄經

寄沈雲石

念尔十年期相逢復恨遲高談一宵盡幽意兩心知

樓上別君日、山中入夢時、悠悠歲寒誓、終擬戀綈衣、

山中病起奉寄劉鈍菴使君四首

閒居病初起、草色又盈池、忽憶使君處、孤亭風雨時、
林花留咲語、山鳥記傳卮、悵望高天夜、迢迢北斗移、

其二

蕭然一病身、地靜若無隣、當此出門日、俄逢擊壤人、
幾家山大卧、滿路野棠春、自覺南州遠、官居楊柳塵、

其三

黃霸新銅虎、桓侯舊鐵驄、豈堪滄海上、况值亂離中、

卷十七

卷十七

三

行縣全收盜、公庭半雜戎、安危才所係、旦晚荷成功、

其四

昨見夷離越、今聞虎渡河、官清心愈苦、民樂頌偏多、
山色當庭落、潮聲傍署過、漸看頑俗化、何地有風波、

寄袁荊州定山一首

兵甲滿吳郡、嗟君尚楚遊、祗因為國計、豈是戀荊州、
鄭苦身逾病、形勞髻早秋、遙聞已迎養、幸免故鄉憂、

沈雲石携酒過訪書此見訓

病况久不愜、感君携酒過、八人三斗共、一飲四更多、

博簊金爲土、高談口似河、鷄鳴各分往、開戶奈醒何、

再寄袁荊州一首

剡棹屢多阻、遠心徒自忙、不因夷馬亂、無奈楚山長、
性懶長違客、家貧漸倒囊、閉門無可語、日以醉爲鄉、

漫贈新庠士

少日擅文藝、芹宮早置身、青雲今入望、黃卷莫憂貧、
道可忠於國、心惟孝在親、由來作養士、即是廟廊人、

重九舟發豫章值風適匡南宗室招過瑞鶴堂
看菊聲樂畢陳展袍傾歡一飲抵醉天明出門

卷十七

卷十七

四

遂書五言近體四首於卷中他日人或見之恐
不以余爲萍遊常會也

九日何風雨、感君開草堂、鉤簾對芳菊、秋色滿衣裳、
細語將分夜、微歌半入梁、自知王度在、敢學孟嘉狂、

其二

籬晚千花發、林閒一客過、主賢忘揖讓、興到自爲歌、
急管催樽盡、纖腰出掌多、歡長不知曉、庭雨欲成河、

其三

客夜每多寂、對君聊解顏、身安忘逆旅、心靜見南山、

菊淡知秋老林喧識鳥還無端詩滿案幽意正相關

其四

釀菊浮杯麗分萸插帽輕客途逢九日風雨又三更
饌出天厨味歌傳子夜聲荷君青眼義願訂白鷗盟

贈白菴趙叟

高卧谷園畔陶然一葛巾詩吟世外語跡混市中人
有覺心方寂無求樂是真山深忘甲子草綠不知春

與汝言大綿中秋宿草萍客舍

旅館他鄉客殘燈坐轉親中秋今夜月獨照未歸身

雜集

卷之七

五

馬上青山近愁中白髮新茫茫江國路何處是通津

汪東漁羅山伯仲招同陳六水李東麓蔣羅溪

吳七泉携酒登落石臺酌攬秀亭上日暮流觴

頗足幽賞漫成二首

盤遊孤嶼曲宴坐此亭中一水綠長在萬山青不同
殿深延夕照樹老識秋風漸覺煩襟盡悠然見遠空

其二

新涼偕道侶連袂出西城不到危臺上那知落石名
崑深題字古溪淺泛杯平客醉乘流去無殊鏡裏行

與林曉江雨館論玄

對子坐清晝共忘羈旅思心因靜自遠病與雨相宜
知寡一身貴神疑萬物私冲然得真覺恍惚見庖羲

月夜林曉江過旅館話感

今夜月如晝愛君重扣門延之坐深院相對只空樽
世事已如此物情安足論明朝向脩路休憐別離魂

送倪靈谷還姚江

避亂長爲客天涯幸見君如何禪院夢又繞故山雲
別酒隨燈換岐途向水分不知今夜醉何處挹清芬

雜集

卷之七

六

題方諫議願菴圖

偶得觀願意菴居生靜心閒雲元不兢流水亦無音
世道默中見天機化裏深此情陶亮解請看壁間琴

席上贈鄭龍岡兼送還閩

避亂向江國逢君千里途相看兩意得入座一言無
地近簷長合交稀調轉孤今宵莫辭醉門外有驪駒

再送鄭龍岡

千里共爲客一朝君歛歸開樽向岐路別淚各霑衣
道遠夢難到時危書更稀行藏不須問吾事在漁磯

寄朱東武太守

聞君還舊里、我尚滯殊方、宦況有消歇、客踪無定藏、
雲山驢背逸、塵路馬蹄忙、好整當年社、行將返故鄉、
觀邵青丘割股圖

孝可動天地、誠能轉鬼神、暫傷一寸體、存此百年人、
丹竈空留訣、靈臺別有春、遺經至理在、圖畫莫傳真、
贈許存濟

尔有濟人術、懸壺傍市橋、真人原性許、隱士久忘瓢、
養火温丹竈、穿渠灌藥苗、歲深功行滿、栽杏欲連郊、

海樓先生集

卷之七

七

懷陳一敬朱少欽

世道值艱危、漂零歎別離、多因念家處、長記對君時、
雲水迷鄉夢、星霜換髮絲、三年知己淚、無日不垂垂、
爲金面山題乃父蘭軒

聞君有隱操、軒外種幽蘭、數卉已凋落、芳花獨耐看、
綠含湘水淨、清映谷雲寒、舊日高樓在、餘馨尚未殘、
贈松峰道人

世亂不求達、入山聊結廬、移將援溺手、且著養生書、
堂下橘泉滿、峰頭松月虛、悠然遂真性、那復問安車、

送張栢品丁少微之海上授業

知君盛才譽、何患作人師、滄海行將至、春風坐漸宜、
青燈留點易、綠草對吟詩、沂上歸來夜、潮聲滿絳帷、

送冒博士之江藩

宦路久未達、斯文今在茲、蒐園作賦者、非尔更言誰、
海國干戈日、乾坤饑饉時、茫茫江上夜、獨棹欲何之、
白下送王亮卿

多病閉禪戶、與君相面稀、那堪殘雪裏、拂袖又言歸、
道遠千峰外、寒江一棹微、嗟余望鄉意、徒有客魂飛、

海樓先生集

卷之七

八

金陵重別胡龍江光祿

方入新安郡、重逢舊國門、一年同在客、終夜醉清樽、
我獨踈狂甚、君惟古道存、不堪今又別、雲樹斷人魂、
秣陵旅舍送邵醴泉還姚江

同作天涯客、長看帝里春、如何今夜酒、先送獨歸人、
姚水烽連海、山陰雪暗津、殷勤故交意、千里共酸辛、
荅余少峰

與尔未識面、芳名先自知、只今相對處、還勝不逢時、
書卷只在手、江山盡入詩、更憐幽興劇、長共白雲期、

寄贈陸少峯祠部二首

十載得芳譽、一逢知故知、官居閑說劍、蕭寺坐談詩、
古道豈終喪、國風今在茲、他年歲寒意、還結竹林期、

其二

爲仕年且壯、典祠才益賢、早成三禮賦、還上九重天、
衣馬自紛爾、素心長晏然、君身已許國、無復念鄉園、

送王十嶽還歙

對面未終日、相違仍隔年、青樓今夜酒、把袂各悽然、
揚子波喧呌、黃山雪蔽天、知君多燕頤、功業在三邊、

海集卷之七

卷之七

九

觀兵海上示大綸兒

念尔遠行役、提兵滄海間、風來搜島去、月落帶潮還、
戈戟森爲柵、樓帆動若山、狼烟無靜日、甲冑幾時閒、

問病

托此一封書、殷勤問起居、今朝身好未、昨日藥何如、
脾弱宜茹淡、心煩且致虛、宵眠好安枕、涼雨滿庭除、

送高東樓還溧陽

行盡越山路、還歸溧水居、離心似芳草、千里只隨車、
世事須看劍、江魚可附書、思君正延佇、秋月滿郊墟、

送龔應昌入燕

送子發西驛、正逢江日殘、三盃問前路、兩月到長安、
鷄唱隴雲白、馬嘶城月寒、上林花萬樹、多是隔春看、

送劉梅野北上

離筵花滿枝、江路柳成絲、羨子遠行日、正當強仕時、
久沉珠愈彩、三獻玉方奇、早試雙龍劍、須令八塞知、

溪上寄送周霽峰北上

栖栖溪上樓、病暑又悲秋、昨夜見高子、說君方遠遊、
仕林推練達、藝苑重精求、況此

海集卷之七

卷之七

十

明王世斯文正在周

卧病高石渠過山中話別

追憶少年身、同酣花下春、如何老大日、獨作宦遊人、
通籍九重闕、驅車三市塵、相思江上路、愁見柳條新、

謝汝湖天曹約遊武林以病不赴

連日酒爲病、支離且閉關、樓中望安石、夢裏見吳山、
槐吐半林綠、雨生三逕斑、悠悠江上路、仙駕渺難攀、

爲馮禹山壽乃翁一首

百里久爲客、半年方一歸、因尋黃髮叟、得醉白鷗磯、

野饌惟桃實、仙竈盡山衣、賢郎初作令、絲服有光輝

大善寺訪唐婁江王間川二使君留酌謾賦

念子已成疾、不緣來往稀、山中十年夢、江上幾封書、
小院斜陽後、香林積雨餘、逢君且淹酌、相對夜燈虛

代送定山推府

君為越中郡、不愧法官名、遠盜皆歸化、冤民得遂生、
春從農圃入、月到訟庭明、從此朝天去、還依鳳沼行

送沈純甫北上

忠孝自能期、何須覓所知、三年廬墓日、千里報君時、
風正挂帆早、話長行酒遲、殷勤持此念、四海看驅馳

壽商夫人八旬

夫人勤且賢、八十壽宜然、有子雙登第、無夫半似仙、
操凌湘浦竹、清溢華峰蓮、對此秋中月、當知降世年

山城秋望寄懷沈見湖廣文

嗟君遠遊宦、一別兩經秋、有道傳巢縣、無書寄越州、
斜陽明遠市、獨樹近滄洲、渺渺雲山外、知音不可求、
歲暮西湖舟、中有懷王龍、江別駕

獨客驚殘歲、寒樽載短舟、如何湖上路、不得故人遊、
桃葉搖沙岬、楊條拂水樓、自知多別緒、臨醉復成愁

代送沈廣文之巢縣

之官辭帝里、繫駕向江湄、南北此為別、雲山何所期、
才非百里用、學可萬人師、好領春風在、長榮桃李枝

得史玄洲書荅寄

忽忽五年別、悠悠千里心、風塵變朝暮、何處問知音、
臨水得雙鯉、對花開一琴、明朝王子棹、載月出山陰、
晚過謝汝湖天曹別業待月

北海青山暮、西橋綠草長、因尋謝眺宅、同醉庾公床

暗月沉花霧、流歌出畫梁、那知微雨後、猶得覩清光

寄嚴玉山使君入覲

使君才本奇、出政萬民宜、方及歌謠日、又當朝會時、
路棠開送馬、湖月上留卮、我獨江東隱、無從折柳枝

寄張明府令兄石梁子

與子未相識、聞風徒鬱然、近逢難弟語、方得令兄賢、
禹穴遙臨海、蠶叢半出天、有懷不能往、江月幾迴圓、
江上得張有功尚寶書

日暮出江閣得君鴻鴈音、開緘讀錦字、千里見知心、
黃鳥嚶高樹、白雲停遠林、喜之不能返、沿水弄朱琴、

題譚嶸縣冊上

長聞譚令名、官况入秋清、冠冕一時會、山川千古情、
竹延遊騎止、菊照綠樽明、向晚下嵒壑、歸途有頌聲、

鄭梧野曉山伯仲過山居

二客本豪華、東遊坐海槎、祇因看野竹、偶尔到山家、
具酌臨溪樹、簞燈照水霞、陶然留一宿、明日又天涯、

送白省吾使君還嚴州

海集卷之七

卷之七

七

安車隔歲臨、半載受恩深、還郡止雙劍、別余開一琴、
宦勞生白髮、節苦見丹心、春雨耶溪路、桑麻處處陰、

再宿楊秘圖山居

歸路復躊躇、重過楊子居、行尋三徑草、坐對一床書、
飲汲前溪水、餐供後圃蔬、論玄方及曙、殘月在庭除、

贈史尉

偶過仙尉宅、枯坐學餐霞、中歲頗辭累、何年定去家、
一庭黃柏樹、半艇白鷗沙、但得陶然醉、無論世路賒、

贈楊汝鳴山人

聞君住南楚、三載此方歸、道遠形容變、家空骨肉稀、
舊遊予獨在、新計麥初肥、一訪姚江上、同眠釣者磯、

寄友

秋風溪上路、日日放船來、賴有二三子、共酣千百杯、
朝携美人去、暮逐片雲回、明發東歸棹、何年寄隴梅、

贈陳引川

久遠市中跡、長懸川上心、虛光釣寒竹、清響入瑤琴、
混合無朝暮、奔流見古今、相期樵海罷、來此濯煩襟、

送友遊明州

海集卷之七

卷之七

七

海國遊何處、明州有故人、潮聲到枕夜、霜雪變楓辰、
土味收文蛤、民風採佛因、所須詩篋在、莫歎客途貧、

送李肖竹還閩

逢君尚難別、况此未逢時、獨棹遊何地、寒山不盡思、
到鄉聞語合、隔海越書遲、惟有延平道、相傳處處知、

草萍客舍寄王東白少郡

旅病當殘歲、還家值亂離、路荒求藥少、心鬱賴君知、
曳楫乘灘險、驅車度嶺危、投身山館夜、相念益懷其、

王山道中寄送林益齋使君北覲一首

昨日靈溪道，詢風說爾賢。定承前席問，況是覲

君年。冰雪三冬暮，風雲萬里天。無能臨水許，西望獨

潸然。

飲姜一齋僉憲草堂漫贈

人世日多狀，桂光栖舊山。一壺高樹下，萬事與雲閒。

寄朱壻葵庭

憶昔別君處，吳門落木初。殘冬還舊里，祇見寄來書。

骨肉竟誰在，交游日漸疎。

卷之七

十五

其二

病懷文作惡，眼底更逢誰。近歲事無限，惟君心獨知。

其三

有子在燕北，不知余到家。君雖聞近耗，猶自滯天涯。

元夕值雨李泉家宰見招以疾不赴答此

元宵值亂離，時事轉淒其。獨卧一庭雨，偶遠元老期。

再寄孫容峰隆峯伯仲

蕭條上元夜，風雨暗書臺。春草滿庭綠，王孫何日來。

送柳少明之秣陵二首

夷馬今尤急，郊原戰未停。儒生方說劍，之子復傳經。

其二

蕭然一敝裘，塵路去悠悠。知是逃名姓，元非愛遠遊。

卷之七

十六

卧病寄鈕石溪二守

寥落上元期，蹉跎恨別離。如何多病日，又是仲春時。

季東所長史致仕歸越因贈

忽忽數年別，重逢當亂離。惟餘故交意，猶似昨朝時。

冬夜傳虛畧諫議論儒共四章

與君住吳越，得見太平年。人可為堯舜，心非隔聖賢。

論釋

西方有大士說法向金沙淨宇晴流月諸天夜降花
性空消萬劫照遠度三車試問無邊海何年定到家

論數

大衍建五十黃鍾生一陽奇來分禍福變至得行藏
氣應機衡轉時平象緯光人能知進退不用問羲皇

論醫

盧華已千世張王惟數編有誰知候氣何處探先天
用比兵尤險功同道益玄且從調寢食聊以適餘年

卷之七

卷之七

十七

贈許北門明府

幽心厭城市惟向北門居未種籬前菊先開墓上蘆
青山雙屐雨白日滿床書歎酌秋風外悲歌思有餘
北關逢河間馬石溪薛春軒二子因遊天竺寺

夜題東山上人房

未出函關道先陪竺國遊佛香浮院內月色滿床頭
興豈殊馬異才疑是薛收平生有寶劔今日爲君酬

寫山水題贈

巖居向日郭臨澗竹門開白石寒泉過青天片月來

後時淹版築混世託樽壘即此幽栖好無論雪髯催

除夜荅趙趾齋廣文

海上見君日樓中除夜時同傾竹葉酒莫負歲寒知
地僻風多別官閒道在茲春光候庭戶不日到芹池
橫林道中對雨

春雨暗江路獨傷遊子心亂迷青草色細隱綠楊陰
秣晚野烟出水昏沙樹沉忘君舊栖處沿樹蕩舟尋

潤州同陳玉虹王竹區李澗西楊雲岳費玉峰
王沙村劃一江曹石城南津錢竹野孟山王龍

卷之七

卷之七

十八

池李應山招遊勝果寺漫成二律

毘陵余舊世得與潤州隣念子交遊久何殊骨肉親
問花過酒夜看竹遇僧人今日城南興同歌芳草春
其二

携樽出南陌息杖憩香林慮遠知僧性身閒見鳥心

花明空裏色松度梵中音既醉忘歸思月明樵逕深

早春日過陸南門隱居留酌

對酌忽成吟一吟開客心十年囊綠綺千里得知音
斜日轉黃鳥惠風飄素襟醉來歸路暝燈火出晴林

集周形齋太守草堂用贈仰峯法曹韻

三逕菊花秋，齋居傍水流。
銜恩曾佐郡，愛隱却辭州。
跡遠門連海，吟長月到樓。
與君談布褐，尤勝共輕裘。

漫贈陳午江僉憲用前韻

行吟江上秋，坐見午雲流。
喬木通三市，清風播一州。
心閒鷗自侶，海近蜃爲樓。
對酌過寒夜，高情欲解裘。

贈陸南門用前韻

多病復悲秋，詞風四海流。
貧居似東郭，高隱學南州。
挂角窮千卷，看雲坐一樓。
萍逢滄海上，何惜典征裘。

卷十七

卷十七

十九

陸晉川侍御携酒邀周法曹過旅館

逢君東海畔，下馬各褰裳。
但恐綠樽盡，不嫌寒夜長。
話深無剩燭，窓白有飛霜。
一醉羈愁遠，渾忘在異鄉。

陳玉虹樓上對雨

時玉虹遷居萬舟山中

聞子遷居好，寧辭帶雨過。
兩山排戶入，萬井映樓多。
細草留吟屐，鳴禽和醉歌。
徘徊林壑暝，燈火出烟蘿。

太倉與周仰峯法曹席上話舊用韻

一別二毛秋，空嗟歲月流。
推刑天上部，謫宦海邊州。
烽色連城市，潮聲過驛樓。
追思六年事，不覺淚霑裘。

逢周翼亭因贈

吳越不千里，簡書何太遲。
江城一相見，言笑尚如斯。
霜冷燈前酒，秋生髮上絲。
猶慚多病日，遂失送君期。

迎春日同徐奇隅酌酒

今夜興不淺，竹堂芳宴開。
久遊憐鴈斷，殘病得春來。
杯底流殘臘，風前見落梅。
自忻千里會，那論二毛催。

南除春夜與丁江皋何鶴江陳泰湖城南步月

因過姚長山宅留酌醉中漫賦

閒尋道人侶，散步城隅明。
月幾家好，故人今夜俱。

卷十七

卷十七

三十

疏挑河上圃，酒出竹邊廚。
未得行藏計，同君醉博盧。

京口寄泉崖諫議

京口春已暮，瓜州草正芳。
如何遊遠子，千里未還鄉。
目斷海潮白，夢回沙月黃。
君才本騏驎，不日看驪驤。

馬小亭昔在武林見之一別十三載今復遇于

廣陵開樽握手欣然賦詩

昔見意未得，再逢情始親。
同登江上市，且醉客中身。
風暗綠蕪曉，酒香紅杏春。
君才已超越，何事尚沉淪。

題黃西岡冊

知君終慕意結屋蜀岡西幾樹野鳥集半山寒月低
遶廬松葉暗穿竹水聲齊惟有三春草年年滿近溪

揚州寄謝瑞峰

客久嫌遠道況當多病身出門難混俗幾粥且安貧
江上少歸鴈眼前無故人淒涼憂君夜愁見月重新
蒼雪峰上人見寄

一去已旬日緬懷當奈何予方苦炎毒君復病維摩
水館迎山近蓮池貯月多長吟寄來句聊得慰嗟咤

王蕭山考績歸任寄詩代訪

海集卷之七

卷之七

廿一

明府同年別簡書千里遠乍聞車北返又見鴈南歸
縣潤潮長過民安稻屢肥年來爲令者似尔得人稀
送劉望洋之吳興

高士尚清遊西風况滿舟一帆初挂月三畝正登秋
舊友全依雪新詩近說劉莊居本無累閒酌與溪鷗

方十洲兵曹遷居

地帶望仙鄉居臨大道傍春風忽滿戶芝草亦重芳
海月清留宴吳山綠映堂家傳一經在奕世有榮光
童南衡侍御習禪日久忽生仕心拂衣北邁戲

贈此詩

君已逃禪久因生不住心一身同去水萬里只孤琴
了性全榮祿隨緣聽世音茫茫天上路旅跡羨栖禽
得綸兒書因寄時會武北上

聞汝過淮陰予猶滯武林兩鄉同客况千里各愁心
家遠衣難授書長淚轉深征鴻十月至擬聽北來音

題顧大石狂遊冊

予方耽閑戶君復事遐遊好句全留寺青山半在舟
避名知累遠觀世覺身浮江海茫茫去何年到虎丘

海集卷之七

卷之七

廿二

送王龍溪表叔

道人憐散逸汗漫任風波落日片帆遠滿江新水多
問名知內史論道識鄉軻予亦同心者相隨奈病何

送周雨山還金陵

戚戚在岐路執戟歸鄴都病多雙鬢換天遠一身孤
晚飯到吳市秋吟向野蕪扁舟今夜月難遣客愁無

寄金子坤

思君不可見漸覺歲年過世事猶如此生涯近若何
天長紅樹沒雨後亂山多何日金陵道相携一和歌

九日吳海峰光祿招同張石川彭龍池陸玄洲
岳秦餘毛海曲諸君登虎丘分韻得壹字

經歲未歸越當秋又客吳如何九日至猶自一書無
整幘因風改分莛覺類殊翠微如可上那惜更携壺
姑蘇夜半逢陳唐山即有燕北之行留酌賦別
夜半月輪低逢君吳苑西因傷十載別不覺數行啼
市上留征驛花間聽曙鷄那堪萬里去秋草正萋萋
過袁陶齋隱居因贈

惟君厭榮利束綬早歸來長以百壺酒獨登千尺臺

海峯集

卷七

七

籬疎全覆菊門靜半藏槐落日閒相過羈懷得暫開
郊外奉寄孔文谷憲副

一涉園丘想久違君子顏徘徊步南畝恍惚見東山
風急亂雲出樹深鳴鳥閒相期越溪路追笑萬峰間
武林與徐松凶詒舊無送西歸

金陵別君處殘雪遍林塘今日臨安道秋風客鬢蒼
問君新地隱應酒故情長明發江關外高帆帶夕陽
友人生日

四十未為壽滿腔都是春看君經世學必作永年人

久識鄉中譽今同客裡身摘桃無貰酒共醉白綸巾
寄友

憶昨難中日惟君為解紛今朝還舊里相望隔寒雲
沙鴈迎風斷江流入浦分有懷梅未發何處寄殷懃
斗門月夜寄懷沈樟亭丁仰石

客裡復為客村中更入村維舟依水畔沽酒問柴門
知子愛明月誰家醉酒樽悽悽霜浦夜遙望暗消魂
送沈樟亭遊閩

為客歎離群那堪復送君今朝岐路酒未酌已成醺

海峯集

卷七

七

吳樹含江月閩山入海雲茫茫烽火夜鄉信幾時聞
題王昭君

漢主欲和親單于遣使臣紅顏出關塞黃屋起胡塵
鴈渡金微夜花隨王輦春琵琶空有恨青草幾回新
除夕

飄零竟所知道遠滯歸期當此歲除夜更多鄉國思
淚添燈下酒愁白髮邊絲既醉不能睡城頭殘角悲
得史王陽尚寶書

野性厭城市遠逃海上居偶看高士傳恰得王陽書

脩楔風還在遊仙興有餘支離不能往延望正愁予

寫山水題贈

瀛海玄洲地仙家玉樹林青易懸作象赤島疊成陰
圃暖雙芝餐臺明五宿臨時聞降王母雲外有鸞音

寫花鳥題贈

與尔共文社醉鄉遊幾年方攀一枝桂又上九重天
內苑鳥初變曲江花正然蕭條故人意殘病若為憐

寫芙蓉題贈

秋日到川陸芙蓉生近洲風聲偏近樹山影欲沉樓

海集卷之七

五五

地遠居長靜官清興亦幽宦遊身萬里惟切九重憂

寫山水題贈

一入清溪上遠勝城市間花迷半橋水雲吐四郊山
開卷意何大把竿心自閒日斜忘歸路相趁野禽還

寫山水題贈

岩居向日郭臨澗竹門開白石寒泉過青天片月來
後時淹版築混世託樽壘即此幽栖好無論雪鬢催

贈僧二首

何年離上京吳越往來頻使錫過滄海叅山見法身

乞齋投野寺施藥與貧人已結塵緣去今當了正因

其二

在山方出定隔歲錫南飛住越隨緣久經吳混俗稀
雲踪元不着水性定忘歸萬里誰為侶禪燈共衲衣

海集卷之七

共

以上各集卷之七終

海集卷之七終

